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三冊目次

弇州山人讀書後八卷 （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〇〇一
衡廬精舍藏稿三十卷續稿十一卷 （明）胡直撰 明萬曆十二年郭子章刻二十三年莊誠補刻本 一五五

弇州山人讀書後八卷

（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讀書後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世貞撰。此書本止四卷，爲世貞四部稾及續稾所未載，遂至散佚。其姪士騏得殘本於賣餅者，乃錄而刊之，名曰附集。後吳江許恭又採四部稾中書後之文爲一卷，續稾中讀佛經之文爲一卷，讀道經之文爲二卷，併爲八卷，重刻之。而陳繼儒爲之序，稱其如呂氏讀書記、晁氏讀書志。案晁公武讀書志每書皆詳其卷數撰人，以及源流本末。世貞此書則九十五篇之中，爲跋尾者四十二，爲史論者五十三，而四十二篇之中又皆議論之文，無一考證之語，與晁氏書南轅北轍。繼儒殆未見郡齋讀書志，而偶聞其名，妄以意揣度之，謂亦如此書之跋尾耳。書影記世貞初不喜蘇文，晚乃嗜之，臨沒之時，牀頭尚有蘇文一部。今觀是編，往往與蘇軾辨難，而其文反覆條暢，亦皆類軾，無復摹秦仿漢之習。又其跋李東陽樂府與歸有光集、陳獻章集，均心平氣和，與其生平持論不同。而東陽樂府跋中自稱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祕，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云云。然則此書爲晚年進境，以少許勝多許矣。其第五卷爲四部稾中題跋二十五篇，其中如讀亢倉子不知爲王士元所作，則未考孟浩然集序。讀三墳以爲劉炫作，則未考隋書經籍志。讀元命苞一篇所言乃衞元嵩之元包，尤爲荒謬。則猶早年盛氣，不及檢校之作。許恭摭續此編，毋乃非世貞意歟。以原刻所有，姑竝存之。至是編雜論古書而究爲雜著，非目錄之比，無類可附，今仍著錄集部焉。

新刻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晩季所譔四部稾續稾所未載也初刻續稾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錫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

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圅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繕寫多訛甚則

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閑仲校正善本仲謙喜躍請呂孫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釋道兩藏尤奇瑋宏博此

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辟殘璣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

龍任西頭者已召起敭歷中外納郎節遠近贄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觴詠無虛晷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著至于戢身靖廬誓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矻矻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彝才與妙觀詧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耷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逞

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臠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鑑空衡平奏刀必中郤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案一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葢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置一語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

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
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
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
兩字迄不可得夫未能使自已
解順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

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
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祕
且過之而皆不傳濡須秦氏爲
金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
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

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
書記及鼂氏讀書志每終篇標
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
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
無恙而糟粕去神髓存則身後

書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閑
仲爲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
眞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壻也尤
嫺於瑯琊王氏一家言謂四部
若大海水而讀書後則又海中

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若浩繁而學者得未曾有即以此孤行人間足矣

雲間陳繼儒仲醇譔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讀莊子一
讀莊子二
讀莊子三
讀莊子讓王篇
讀列子
讀墨子
讀尹文子

讀孔叢子
讀劉子
讀子華子
讀楚語論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書伍子胥傳後
書樂毅傳後
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讀淮南子
讀賈子
書齊悼惠王世家後一
書齊悼惠王世家後二
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書霍光傳後

書淮南厲王傳後
書張安世傳後
書漢武帝時功臣侯年表後
書班史酷吏傳後
書涼州三明傳後
書揚雄傳後
書鄧禹傳後
書黨錮傳後
書呂不韋黃歇傳後
書蔡澤傳後
讀黃石公
書項羽傳後
書蘇子范增論後
讀陸子

書蘇子瞻諸葛亮論後
書諸葛亮等傳後
書馬謖傳後
書陳思王傳後
讀徐幹中論
書陸遜父子及機雲傳後
書羊祜傳後
書阮籍傳後

書周處傳後
書周顗傳後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書謝安謝玄傳後
書晉史隱逸傳後
書范承明傳後
書慕容盛載記後
書謝靈運集後
書何胤傳後
書尒朱榮傳

讀文中子
書李勣傳後
書五王傳後
書李光弼傳後
書李晟馬燧傳後
書李鄴侯傳後
書鄴侯家傳後
書常袞傳後

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書韓文後

書柳文後

書王叔文傳後

書五代史後

書馮道傳後

書趙普傳後

書歐陽文後

讀朋黨論

書王介甫文後

書曾子固文後

弇州山人讀書後目錄

書三蘇文後

書老蘇文後

書蘇詩後

讀皇極經世觀物內篇

書韓世忠傳後

書趙鼎傳後

讀通書正蒙

書趙松雪集後

書耶律遼史後

書許衡傳後

書廉希憲伯顏諸傳後

書攺併五音篇後

書陶九成書艸莽私乘後

書宋景濂集後一

書宋景濂集後二

書方正學文集後
書李空同集後
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書陳白沙集後
書王文成集後一
書王文成集後二
書李于鱗集後
書歸熙甫集後
書洹詞後

補遺

讀大學
讀中庸
讀孟子

附四部稿讀書後目錄

讀秦本紀一
讀秦本紀二
讀魏志
讀五代史
讀宋史
讀元史一
讀元史二
讀荀子
讀揚子
讀管子
讀逸周書
讀家語
讀關尹子
讀鬻子
讀列子

讀亢倉子
讀鬼谷子
讀鄧析子
讀呂氏春秋
讀韓詩外傳
讀白虎通
讀三墳
讀元命苞

讀衛霍傳
讀會昌一品集

附四部續稿讀佛經後目錄

讀圓覺經
讀壇經一
讀壇經二
書僧偶禪師傳後
書南陽國師傳後
書智玄法師傳後
書佛祖統紀後

書佛祖統載後
書弘明二集後

附四部續稿讀道經後目錄

書黃庭内景經後
書道德經後
書莊子要語後
書關尹子要語後
書天隱子後
書化書後
書元始上眞衆仙記後
書許眞君石函記後
書坐忘論後
書三茅眞君傳後
書桓眞人昇仙記後

附四部續稿讀道經後目錄

書張道陵傳後
書玄風慶會錄後一
書玄風慶會錄後二
書玄風慶會錄後三
書眞仙通鑑後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書李素菴中和集後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莊子一

余讀莊子而歎曰嗟乎世固未有尊老子如莊子者也夫尊孔子者莫若孟子而孟子之尊孔子不過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吾所願則學孔子而已其談仁義辨王伯探性善推不忍往往發

揮所自得之蘊以成其書固未嘗舉孔子之文言而訓詁之也莊子之所撰著雖極而至於尊天而無懷葛天之治其究必宿於老子之謂無名無欲無為無言以至無始之旨挫銳守雌和光同塵絕聖智以應天下之法致柔守中抱一含啖食毋有精有信虛極靜篤以保一身之要與他所掊擊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弊聖智之當絕棄展轉反覆亾所不持引或曲而暢之或旁而通之且詠言之嗟歎之必使老子之道高出于堯舜之上其遺言下視乎六經而後已嗟乎莊子之尊老子不亦至乎抑不特尊之而已也而且老子之忠臣夫忠臣者揚主之善而諱其短凡老子之所稱張與奪枉曲直全騁堅用奇取大取小得志於天下之故稍近術而為人所窺者則已逆料宋儒之見攻而闘之彼且以為真闘之也而其辭之剽掠乎詭身先陷于不

韙矣夫書不可以多著也多著而至於十餘萬言而其旨不過數百言而已是以雜而不可竟複而使人厭書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之是以誕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嗟乎何莊子之忠於老子而不自忠也

讀莊子二

太史公曰莊子蒙人也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不窺然要其本歸于老氏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作漁父盜跖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蘇軾記其祠而謂爲得老子之麤者莊子蓋助老子特不可爲法而引楚公子操筆之僕隸其主而出之以爲愛公子而不知事公子之法凡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

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于訾詆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關尹老聃之徒以至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余謂太史公非識莊子之麤者軾乃識莊子之麤而巧爲之蔽者也當老子之時見天下之俗日趣于薄以至詐力相矯思太古之朴一見焉而不可得謂仁義之名實啓之則不得不惡其名而歸咎于

文武夫旣歸咎于文武而追其自則謂堯舜之不能造極于無爲而以有爲啓之則不得不致歎于堯舜夫堯舜而至流于周之末若有如老子所云者不知聖人不能爲俗能因俗而裁成之而已不然以老子之知之卽無位而不使東周之郭十里之巷若畏壘而日就纖嗇以有儀秦也莊子又後百年而生者也彼見夫仁義之日僞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僇焉而苦禮樂之

拘檕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且天下皆以爲聖人彼又懼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於聖人之外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又往往寓之一卮語於孔子而必持老子之說以駕其表然又竊見孔子之眞爲聖而不可奪故間以一二格言寓之意若曰孔子之未見老子一格也其得見老子而受砭焉又一格也大意在尊老子而抑孔子旣抑之而又收之使爲老子徒彼

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鄒魯之儒非邪且何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而以列禦寇之齊續於陽子西游而爲一章則甚當雖然無救于所謂詆訾孔子也

讀莊子三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劒盜蹠漁父四章而以列子前後之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蹠漁父之排孔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其排婉而深不若盜蹠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吾于蘇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得之也凡莊子之爲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怪詭而轉句或晦棘而難解其下字或奧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獨

讓王猶近之而太疑于正而是三章者故甚顯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樂記儒行者意必莊子之徒托而爲之者也韓愈作讀墨而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之吾以爲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蓋嘗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

淺六經之用聖人之論議皆精切而爾雅卽田子方荀卿之所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葢游于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太史公謂申韓之學出于老子故與之同傳唐人祖老子而離之吾以太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得一語而守之曰嗇曰儉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申韓氏之所貴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太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齊宣王時人審爾奈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之比也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辨夫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

讀莊子讓王篇

讓王一篇或以爲漁父盜蹠說劍皆非莊先生所作而讀其辭則若差暢而近古于道亦不至悖第中所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而亦不受支父疑卽巢父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亦不受支伯疑支父子也夫是三君子者不以天下易吾生者也舜又讓天下於善卷而亦不受此不以吾身殉天下者也又讓天下于石戶之農而不受此以舜之德爲未至者也皆入深山蹈滄海而絕其跡者也湯克桀以讓卞隨卞隨沈椆水而死讓瞀光瞀光沈廬水而死則何言哉夫所貴于不爲天下者爲生也所以能近道者爲削名也爲名而自殘其身則不智居潔而顯揚其汙則不仁許由巢父事多傳之者或不妄其他或莊先生之寓言或他人璅言之而莊先生爲記之要之不足

道特惜夫莊先生之自持論而自相悖者也彼卞隨瞀光者巢許五君子之罪人也而又何言也

讀列子

吾始好列子文謂其與莊子同敘事而獨簡勁有力以為差勝之于辭亦以為然而柳子厚故謂列子辭尤質厚少譌作最後稍熟莊子始知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凡列子之談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為以幻破　于膚膜之間而莊子則往往深入而探得其髓其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于揣摩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

琢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吾意列子非全文其文當缺而後有附會之者凡莊子之所引微散漫而列子之所引則簡勁疑附會之者因莊子之文而加劇琢者也柳柳州列子辨獨舉劉向所稱為鄭穆公時人以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繻公時與其相駟子陽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是可知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為證且向寧不自知其

非鄭穆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訛柳州之辨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

讀墨子

墨子戰國一賢士大夫也孟子闢之以為惑世誣民若不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者而後世如韓昌黎輩尚尊之以與孔子並稱而上媲于神愚以為皆過也今讀其書大抵皆平治天下國家之道不甚悖于理如所為入國必擇務而後從事國家昏亂則語之以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然則墨子之言以救世主之藥石耳非欲執而為世主之準也獨所謂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哭往哭來及從事乎衣食若以為薄而無當者然此亦中產之下之常至今獨不能敗而採墨子之旨大槩激于一時王公大人之為葬埋謂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

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必捶垛通壟轂民之事廢民之財如此而矯之以薄亦何不可且夫驪山之藏不三載而焚掘殆盡即漢唐宋以還諸陵寢亾不發者王公大臣貴家亾得完骨者厚葬之為失不唯損天下之有用以歸無用狀天下之有知以供無知其究至于暴其親之胔以委艸莽餧豺犬而横闕天下椎埋刼殺之竇其罪加于薄葬者何啻萬萬

倍顧不之訾而徒墨子之訾何也且夫墨子之道行則世主必不能安宮室之侈與聲音綵色狗馬田獵之奉卿大夫必不能安趙孟韓魏之富而說客游士必不能安華陽碣石之居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辭而闢之者益不止一孟子也吾故曰微孟子墨子固不能久且大也然而所謂塞路者何也貪忍失職之徒假其說以干世主用之則貴且顯即不用而可以希冀賢豪富饒之句施一廛一畝足以終其身而已此非墨子意也為墨子之徒而私之者意也

讀尹文子

尹文子非僞書其言刑名者眞能言刑名家者也所謂智巧皆當與衆共之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絶衆之勇不可以征陣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名語也他所証多諸家書頗覈而

不倍道故存之

讀孔叢子

孔叢子吾夫子之世家乘也後獻而文亦寓焉自子思以後世世爲諸侯師然而不能爲其國救敗辱焉無它諸侯者能以禮夫子之禮禮其後而不能屈以夫子之道用夫子之後之言故也子順所謀筴皆不悖于理而最後欲令魏陰媚嫪毒以圖苟全則大謬鮒之就陳涉也以夜焚書坑儒雠也即死難何累哉獨敘世一章謂

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分所食邑三百戶請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子國生子卬子卬生弘農守仲驩仲驩子立與劉歆友善歆故光同時人小可三十年耳是立與六世大父行友也立子元元子建仕王莽爲建武大尹亦似太速疑必有脫誤

讀劉子

劉晝孔昭所作五十五篇其詞雖骫骳奕徤而不悖理道識是非有布帛菽粟之致清神防欲知情韜光諸篇苦李蒙莊之藩隱然若窺見者當六季之末而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矣鄙名以後小露問學無闕本眞茲則多生之餘習矣

讀子華子

子華子十卷自孔子遇諸剡而贈之以束帛于是著焉劉向序其辭以爲趙簡子奉纁幣聘之爵執圭而殺竇犢舜華子華子遂巡弗應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館于晏氏簡子卒而歸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余得而讀之陽城胥渠章頗言陰陽之理亦有大致語而風輪水樞之說亦微近穿鑿其辨黃帝鼎成升遐事甚詳然似是公孫卿以後語駁郯子禮亦正然似是左氏以後語辭趙簡子聘章則模檀左文也晏子之事景公也不治阿且其言阿則烹與封之說也謂仲尼天也又曰轍跡病矣則門弟子之說也大道章頗言身中之造化時時及養生北宮意章則及醫矣是岐黃之說也凡子華子所言理在春秋時最近而文則廣有所剽擬誦之可也柔而益

我可也然不可以爲眞子華子

讀楚語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蘇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

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蘇子之好異也今夫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比奚啻食重然則禮而輕也當其身尚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從治命不從亂命恒也屈到之命薦芰亂也否也且夫芰與蔬籔等耳非若邕之痂長孺之爪甲腥臊而不可登席又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老言之建領之撤一蔬

可以易益一豆不爲多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何所知乎今以建之卻之又不能爲之諱而國人之媚新令尹者以爲不違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後世是揚先人之過者建之卻也不在薦也夫不忍于一薦之小禮而棄忘其父之嗜好其不孝小也急于揚已之名而不諱其父之誤其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禮于盟主之上卿棄諸侯之信

而不之顧此夷狄也而何有于小禮也其父生不得志于鼎俎而又銜建之驁桀故示微于宗老而建卒弁髦之寧不違道也或云屈到之芰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之譏子可無衷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對

書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程嬰既已脫趙孤而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之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易者請先死云云其後韓厥說景公與程嬰謀而劫諸將僇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宅如故趙武既冠爲成人程嬰乃自殺以報宣孟與公孫杵臼或曰嬰可以

無死死過也予則以爲不然凡嬰之所爲存孤者誠難而杵臼死誠易然天下之所覩者生死也所不覩者難易也自趙孤之未立而嬰所以生者爲趙孤也嬰故未嘗一日忘死也趙孤立而嬰生則食趙氏之報嬰能無死也杵臼死而以生授嬰嬰生而以死還杵臼夫豈直義至盡哉蓋有餘仁矣雖然岸賈亦烏可非也盾以不能討賊失之終然其始事可亮也岸賈以不能

匡雪失之始然其終事可取也盾既爲法受惡
而未有能表岸賈者也

書伍子胥傳後

伍子胥勇烈徇志丈夫也謂之盡孔子之道則
不可謂之悖孔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
幾微不合輙去之又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不
合而去有新君在矣不以事新君爲二心也孟
子之言君之視臣如艸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
子過矣艸芥其親寇讎之可也艸芥其身寇讎
之不可也乎王淫太子之婦而欲廢太子推忮

以僇其太子之傅而併及其兄卽商受何嘗焉
受不僇文王不僇太公武也何以斬燼餘之頭
而懸太白鞭屍非過也情也亦理也吳王僚信
子胥之言謀伐楚而光沮之不以怨光而進專
諸俾刺僚而奪之位蓋審僚之不能得志于楚
也光爲之破楚以伸志故竭力而事之又爲其
子竭力而報越讎其必不赦越也欲以爲脅者
爲光而夫差弗信也社將徙矣力諫而死之知

以智也能死忠也若子胥者於君臣父子之間可無媿也太史公稱吳以子胥謀西破彊楚北滅齊晉南服越人信哉獨所以彊吳之蹟備于吳越春秋而其辭不雅馴使子胥之志明而材不盡顯以此少泯泯耳或謂子胥之托子於鮑氏何居曰彼蓋傷奢尚之綫絕而强延之以孝托也吾故曰子胥者不悖孔子之道者也

書樂毅傳後

樂毅之破齊凡五載而功不就至以譖間去天下惜之獨蘇子瞻謂當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併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殺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于內齊擊之于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愚以為蘇子之論事勢審矣獨未能悉樂毅

也夫樂毅者夏侯玄之所謂仁人也彼非獨仁人也而又且智彼其合諸侯而擊齊一戰而大破之臨淄下湣王走死齊之重器奇瑤悉輸之燕中矣如是而不急攻莒即墨者以為二城彈丸之地不足為吾害莒南近楚急之則必借楚以為我敵即墨東近海死守虜耳急之則多殺士卒而未即破而齊故數百年大國也其人彊武而習兵且易以亂故必緩而用威德拊循之

既久而齊人皆爲燕矣夫豈直爲燕彼且以樂毅眞吾主然則毅之兵固未嘗五載而盡頓于二城之下也以故新主立而南面之間得行騎劫代之勢不得不盡銳以攻卽墨而又以新將故不識地利而恣爲暴燕人失毅而離齊人失毅而振葢不待火牛出而燕之敗形成矣且諸侯之所以不窺燕者自有說夫以齊舉宋而伐之燕舉齊而不伐非獨如齊而厚燕也謂湣王

之不若昭王治也謂湣王之待諸侯倨而昭王之待諸侯恭也謂湣之舉宋而暴宋不若毅之舉齊而拊齊也且騎劫敗而諸侯猶偃然以此知蘇氏所論誤也不然使毅而有可訾則惠王必不悔而召之召之不歸而何以封其子高帝異代主也毅之後何以無功而封孔明三代才也何以自比毅而人猶未之許也若蘇子者眞所謂以成敗論者也

書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司馬穰苴孫武天下之言兵者歸之穰苴兵法不可見所見獨孫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爲太公不能過也而太史公獨稱穰苴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若爾穰苴其尤勝邪然太史公於穰苴則僅詳其斬莊賈于孫武僅詳其斬愛姬而已以爲用兵之道一賞罰盡之矣雖然以穰苴之善用兵而使

燕晉之師得脫而罷去追擊之僅收所亾境內封地耳不能大有所摧敗也景公尊爲大司馬而委之政其時亦可以有爲何不脩桓公之業而廓大之卒見擯于高國以死至于吳之彊伍員力耳柏舉之戰雖能乘勝入郢而班處其宮使秦師得用其救再合再敗而後歸又不能預防夫槩之爲內孽安在其爲武也太史氏又稱其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恐亦附會之過當其時

武必先死矣不然而檇李之敗績會稽之許成舍腹心之越而從事于石田之齊武胡為不諫救也太史公亦云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益頗見微指云穰苴之兵法大約威王使願忌輩增飾之晏子春秋亦一及其拒景公宴遊事亦略可証

書呂不韋黃歇傳後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毋如呂不韋之穢且甲然亦無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筴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為難信毋亦不韋故為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為真父而長保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為

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亾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亾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嬴出也黃歇之為姧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鉤奇然甚勇而忠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覩所上秦皇書不下韓非子以一富貴之惑而積慮處事若虺蜮然亾身滅家而不覺豈不可悲也哉春申君不

當稱四公子賤謀貴疎間親與文信侯並而稱
可也

書蔡澤傳後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
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
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爲蔡澤之用應侯然不
知應侯之用蔡澤也夫穰侯者秦太后之懿戚
而四十年之信臣也應侯以一亾命扼擊而奪
之此非特乘穰侯之瑕其材必有以大勝之者
夫應侯相而穰侯日見短則應侯之相日益固

應侯之相日益固則穰侯終不振當應侯之爲
相也竊君以行威福專意以酬恩怨人主非不
知之特欲伸其所大欲耳武安僇鄭安平叛王
稽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
解蓋嘗彷皇而左右顧求其人以託稅駕之地
而不可得既而微知有蔡澤者游學干諸侯小
大甚衆而不遇其困甚矣澤之與應侯又非有
相知之素也其曷鼻雕頰蹙齃膝攣非能長富

貴者也與之語頗明消息盈縮之理而非有押闔操縱取天下之深計者也夫困極則易爲德非知素則深見恩不能長富貴則無與謀傾人之計策者明消息盈縮之理則必不恐蹈前轍無押闔操縱之深計則必無以見其長而形吾短故幡然而薦之天下皆以應矦能用賢而應矦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蔡澤而稱邪昭王固賢應矦其不稱邪則益以賢應矦謂亾有能及之者自是而據金印擁高貲而老死于東第無患矣彼荀卿之於黃歇韓非之於李斯一以師一以同學而材皆勝之困歇與斯之所畏而不欲用者也宜其困且戮死也

讀黃石公

黃石公素書六篇至爲淺顯孔老荀卿之所雅言者豈別有不傳之祕以授子房而此則約其凡爲可示人者哉不然當報讎大索之後跪而進履于圯橋與夜半不失約子房已思過半矣何用是素書爲也

書項羽傳後

吾少時閲書至夜分而困欲寐輙取項羽傳誦之卽灑然醒以爲非羽不能發太史公筆非太史公無以寫羽生氣羽之罪其大者在弑義帝坑秦卒二十萬人僇降王子嬰耳其惡不待言然彼皆有以致之義帝亦了了者第不免儒而腐夫一牧羊子耳王於項梁之手見梁敗而不羽之恤遠奪其軍而又不使之入關其救趙也

又使之爲次將而所聽令者羈旅庸奴之宋義彼其心固已怏怏于帝殺宋義而楚卒屬之矣剄王離破章邯而諸侯屬之矣破函關而秦屬之矣其目中固已無義帝矣猶貌而使人請命帝但委之于籍且猶不能免而曰如故約籍能無恨也夫豈獨恨也當疑其與沛公結而圖籍義帝擁空名于上欲以承平之君臣而御怏怏之桿霸倒授太阿之柄而觸其鋒能不立碎也

雖然義帝者腐而不失其正者也新安之坑子嬰之僇葢天道也彼諸侯之卒積數世而其首皆納于秦庭凡在者皆秦卒之刃餘也又皆其子孫也幸羽一卅心焉孰不爲之揮戈者子嬰之降自降沛公耳非降羽也六王之身有屠而死者有囚而死者有飢而死者夫負芻非羽故君而燕及梁非祖父邪誰能恐之故曰有天道也至楚漢之爲訟則羽之負漢者一而漢之負

楚者三羽之負漢不王關中而王巴蜀而已當羽入關與沛公兄弟也又皆楚臣何必距而不納其負一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之巴蜀甫就國而兵東嚮其負二也然猶有可言者至太公甫脫高祖盟血未乾而反戈尾其後其負三也羽自得罪義帝耳不得罪高祖高祖死何以見羽地下哉余故友宗臣每酒闌大呼吾寧不成而爲羽不能成而爲高祖且謂高祖易與耳余

笑曰若言高祖易與則過高祖遇羽而拙故思以拙勝之若固見其拙以爲易與耳不然彼章邯黥布豈碌碌者何以取之若寄哉

書蘇子范增論後

蘇子之論范增甚奇而其爲書生於事體則甚闇夫卿子冠軍何人也以一言之偶中而懷王拜之爲上將軍其智勇未聞也章邯旣破項梁而殺之楚人之膽奪矣移兵而渡河以大破趙人趙人之膽奪矣趙舉而秦彊夫以已破之楚膽而當方張之秦勢且皆半菽之飢腹而冰霜不完之指唯有解甲而逆潰耳義送子相齊益

欲以爲遁宄而僥倖于目前之未戰乃佯爲大言以壓項籍籍不殺宋義趙必下楚必潰楚之潰在呼吸之間而無他術可以解爲籍計者何以不殺義也增于此時去籍則秦追僇亾楚之末將而族之必也籍勝則恨增以爲宋義之黨而先去以爲三軍之望族之亦必也卽兩俱免族而當叛臣債將之名爲增計者何以去也夫增奇策士也豈惟不去而已當與籍謀而殺義

不然何殺義之後事事日取增計而尊之爲亞父也然則增不當去乎曰有坑秦卒二十萬人失仁失仁法不足以取天下一當諫也違義帝之約而王漢王楚失信失信法不足以取天下二當諫也弒義帝失義失義法不足以取天下三當諫也諫不從則去之去之而無忿懥之跡以完其身可耳若殺卿子冠軍何以去也

讀陸子

陸賈縱横者流耳而所撰十二篇皆淺顯無甚俶儻之見而亦不詭于道或謂非賈書不然也使後人僞爲之則必說其理雄其詞而張皇其事矣賈固時時近儒者高帝不讀書故驟而歎其雄博其意不在馬上治故徐而益有入焉彼其他所以揃尉佗和平勃皆正論也是故卒以富壽怡樂終而不爲食其之烹蒯徹之巫也說固有道矣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淮南子

史稱淮南子撰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其存者內篇而已而又亾其三篇讀之知其非一手一事也其理出於文子（莊子列子）其辭出於呂氏春秋玉杯繁露愼子鄧析山海圖經爾雅其人則左吳蘇飛李尚（田雷）被伍被之徒各取其長而未及裒以故多錯綜重複不受整束而淮南王之材甚高其筆甚勁是以能成一家言蓋自先秦以後之文未有過淮南子者也其書爲劉向所纂集中篇之亾當亦自劉向爲更生時故當得其枕中之鴻寶而作黃金不成幾陷大辟父得惡謚是以諱而去之夫淮南王好神僊身坐死而遺禍及更生亦幸而存哉或曰淮南王眞僊去不死者也漢以法誅王求王不得而諱之

讀賈子

賈子上下二篇其上篇皆論說時務其事與辭皆載治安策中不知其書成自擇而上之邪抑以其書上之而爲班固之所裁節邪下篇則兼論德政援據古昔然論政則有餘論德則弗足矣人言文帝不能用賈生者妄言賈生不能用文帝者亦妄梁大國也懷王上愛子也以賈生居之蓋非久而入爲公卿矣生死而文帝次第

行其言孰謂賈生不用哉夫賈生用而不相陸贄相而不用則其君有昏喆也

書齊悼惠王世家後一

齊悼惠王肥者高祖之庶長子也哀王襄者悼惠王之元嫡也文帝者高祖之第四庶子也惠帝崩有二子皆疑當廢哀王立而考惠帝于事正于序宜呂氏殁諸呂謀危漢哀王發兵入討之爲外主而諸弟朱虛侯章爲內主奪產祿之鬼而誅之功最大兵發而謬召平詐取瑯琊下濟南材至高諸大臣絳灌曲逆畏哀王之武而

貪文帝之仁弱舍此而立彼僅還所奪之郡一侯其舅駟鈞以小慰觖望而已哀王以是歲薨而文帝至爲令主比德三代傳世二十寧非天哉二年王章王興居然皆背割梁趙盟皆析齊之壤而封之以失職怏怏章死而興居叛誅十二年志在王濟北十六年辟光王濟南賢王菑川邛王膠西雄渠王膠東皆悼惠子也吳楚反其不從反者僅一齊地而已雖王之尚未愜于

志也絳侯下獄駟鈞享國薄昭誅死外家之說胡據哉

書齊悼惠王世家後二

吾嘗謂高帝有材子孫四人文帝亾論矣如意少而當帝心以爲類我不幸夭耳必有以類高帝者哀王襄景王章皆椒宮少年子也不畏高后之餘威不虞諸呂之彊力哀王鳩東海之烏合突起而西向章以北軍千餘之卒逐呂産而殺之悉殲其族黨非有膽勇謀斷誰能勝焉絳侯之與諸大臣共議謂駟鈞虎而冠恐以外家握權而亂天下而置之非本心也其意實患哀王之果銳且其舉兵時名以誅諸呂則必以薄諸呂之共事者慮他日之見誅而貪代王之仁弱建策立之夫舍有功之齊而推不意之代王王必德我嗟乎庸詎知絳侯廷尉之獄不在哀王而在文帝駟鈞老于微侯而薄昭以暴横戮也抑不特此愽陸侯光之立昌邑王有廣陵在也不闇昌邑之賢于廣陵光固難廣陵而易昌

邑也呂邑廢而拔宣帝于民間而帝之天下之德光孰有過于宣帝者然而族光者宣帝也徐羨之等之廢廢帝也而先以法除義眞爲義眞言敏銳故預廢焉以爲文帝地不知誅羨之等者又文帝也勃之辱光之族羨之等之誅雖必不盡出于公然而是諸臣者所樹皆得人以成一代之治所以報之者亦少恩哉

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後

余少讀蘇軾所爲賈誼論謂非漢文不能用賈生乃賈生之不能用漢文爾而中有云絳侯新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

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欝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獲用也不如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吾未嘗不伏蘇氏論人之當擇事之長而歎賈生之無辭以自解其後

得班史之所著傳而讀之然後知蘇氏之工于掇事急于持論而不盡悉故實也夫賈生之始建議改正朔易服色制官名興禮樂固非絳灌之所喜而實亦非絳灌所深惡也其所深惡者在遣功臣列侯就國而已故假以紛更之罪而譖之帝帝亦因其譖而姑出誼以慰安之且欲老其材而後用之耳非果于棄誼也何以知其然也諸王太傅在王相下與郡守等自大中大

夫而出不爲左特以長沙卑濕且一異姓貧弱之王其跡似棄耳亾何而召見宣室自以爲弗如而徙傅梁梁大國也梁王愛子也誼不死仰入而九卿矣故曰帝非果于棄誼也誼亦非悲鬱侘傺而至死者何以知其然也弔屈之辭雖若以自擬而實譏其不能自引而高逝賦鵩之辭雖若以自弔而實歸之知命而不憂其所上治安策有可爲痛哭長太息者蓋在召對宣室

與傅梁之後也所謂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者豈實錄哉且賈生之自傷在爲傅無狀且哭泣以悲梁王之墮馬而死非以不用也壽夭有命生之天又焉知非其命之盡而歸之自傷又歸之不用寧非冤哉史既稱絳灌之惡之而絳侯之就國以一言告訐而逮繫誼以待大臣之禮風之而上遂幡然改誼不絳侯之怨是脩而脩國體抑何厚也劉向所以深惜之而軾不之

知也夫誼死而文帝大第用其言誼雖夭不爲不用也吾因曰蘇氏之工于掇事急于持論而不盡悉故實者此也

書司馬相如傳後

司馬長卿不羞其淫奔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傳之以穢後人其文辭之美麗固不能相掩而子長復謂其與卓氏婚饒于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人也方其一出使而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婦翁臾之易恥以為榮而又成開土之功名於願已滿矣適知武帝

之易封而亦易僇故避而吏隱于文園擁國邑發揮文詞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于西南夷武帝固心器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事而取通侯之印擁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主父吾丘買臣嚴助輩駢首于東市亦易也王子猷蓋知之是故不取井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者所謂智也

書霍光傳後

當武帝之末海內虛耗盜賊羣起强藩壯王睥睨于外而博陸宜成侯以宿衛之庶臣無三事九伐之素寄擁八歲之幼主而御宸極中外之孽不作公私之庾漸克能使其君晏然而信之一日而僇貴主覆悍社收椒宮之祖父與副相之重駢首就屠而亾後言廢一君立一君若承蜩而亾它變此非有沈毅獨斷之略周詳萬全

之慮不能也其所以胎禍者驂乘之芒刺而罪至于不可解者宮掖之醜毒而要之有天道焉武帝雄鷙好殺光固已心儀之少府徐仁廷尉王平之議獄不當而已胡至死也昌邑王之淫亂不足以當宗社之寄即有之其從官坐不諫正削秩禁錮可耳胡至二百餘人悉棄市也王莽之子妄言以莽故寬之可也胡至使父酖其子田延年之決于廢立功非小胡恐以詐取平

直事必置之自盡也凡光所持三尺寧過毋不及是以宣帝一時不勝法拏傪而無遺亂寧非天也然帝能誅光之子孫而不能盡削光之忠猶像之麟閣以寓其思侯封之續及于旁胤中牢之祀迄于東京則光固有以自剖別哉

書淮南厲王傳後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其所論獄若為黃屋擅拜丞相爵關內侯収聚諸侯王人亾命賊殺無罪人法皆可以死而坐以謀反則未也以文帝時天下若金甌而又最稱理即病狂喪心者亦何敢以蕞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所為也使閩越匈奴以市明珠良馬或有之夫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為期會欲與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而文帝亦何至終愧悔邪其子安之反則有之蓋憤父之死矜已之才而窺武帝之有釁也亦可謂不智矣雖然王安之謀反固也然而未成反也學仙者流則謂王與八公者習不死術而流言聞于武帝帝使捕之即與八公俱上升帝恐

其為天下惑而別起閤如後之戾太子子輿事而稱其自殺以苟完獄耳以故心盬其事竭天下之財力求爲神仙而不可得劉向去安時無幾得枕中之遺籍而實習之此寧非明徵哉獨所謂八公者有左吳伍被雷被夫左吳首禍者也伍被首反者也雷被告變者也雷被用而左吳伍被誅意八公自有人不然吾未見三子之能仙去也班史不當與伍被別作傳當附之安

傳蒯通亦不當別作傳當附之韓信傳江充當附之戾太子傳息夫躬當附之董賢傳嗚呼孰謂班史有定識哉

書張安世傳後

張湯之于安世父子也其才智强記同然而湯刻而儉安世愼而共湯膽大安世小若是乎薰蕕也然而有不可曉者湯廉而安世貪也劉向之于歆父子也其才氣學問同然向爲劉氏而攻王氏歆爲王氏而削劉氏其忠逆異也他若石碏之忠而厚逆也賈逵之忠而充逆也桓彝之忠而溫逆也黃權之降敵而崇死敵也沈充

之逆而勁忠也李懷光之逆而璀忠也所謂父不得而子者寧獨堯之丹朱瞽叟之舜舜之商均鯀之禹也雖然子可以有不賢父父不可以有不賢子則子尤重哉

書漢武帝時功臣侯年表後

世稱漢武帝不愛通侯之賞以鼓舞世之趣功名者故能破匈奴滅朝鮮舉甌閩卷南越關滇蜀而增益天下之半然所謂封侯者殊不可曉而所謂罰者亦未盡當也今夫丞相天子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固當以賢舉藉以不侯而不丞相固不可以丞相不功而與之侯尤不可也孰若侯其相道得而後侯之乎乃至遂舉之以為

側使田千秋以一言而相又緣相而得侯何也卜式請以父子擊南越賞之可也而與之關內侯不可也孰若賞而聽之往功成而後侯之乎欒大一妄庸人耳而遽以之為上將軍而侯之以五千戶之封孰若侯其驗而人主之壽益而富貴之乎大將軍青之破右賢王得其將校人畜至數萬計益封可也而益之至八千七百戶其三子皆襁褓而悉封侯不已濫乎其最後帥師圍單于斬首虜級萬九千使其王叛而稱其主號而不益封乃至將校俱不得侯何也戾太子自經于泉鳩里之舍男子張富昌踢戶而入令史李壽趨抱解之太子而生侯之可也不生賞之可也胡至聯翩而侯邦題之邑乎上官桀之破郁成得其王于康居而使四騎縛送之貳師所恐其有失也騎士趙弟拔劍斬之無可賞也桀不過轉一官為少府而弟胡以侯新畤

乎至于罰之不中節尤有可言者荀彘之縛路博德以爭功相疾棄市然樓船之始敗于朝鮮既以左將軍勝而後合兵又陰與敵和非無罪者也公孫遂之往天子知二將之異使正之且許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與左將軍謀而縛樓船非矯制也左將軍誅遂亦可誅乎左將軍卽可誅朝鮮平矣獨不可以功贖乎張富昌李壽昌以太子侯田千秋以白太子寃侯而太子無罪

之嫡尚繫之獄何也弟所謂罰亦就一矦事舉而及之耳其他死于酷吏之手而决于一時之怒不可屈指數也嗟乎武帝以人主之威天下之力驅之誘之幸而成功名于將亾之敵孰謂其能鼓舞哉

書班史酷吏傳後

太史公敘酷吏中有張湯杜周以湯逢武帝之恔而道以深文故所以描寫其情狀不遺力即小廉薦士不沒之然不以貴也班氏之稱湯謂辨當否國家賴其便又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别傳噫何足訓哉太史公之誅湯誅意也吾獨恠夫郅都骨鯁廉信士也爲濟南守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而巳不若義縱王温舒之妄殺也

爲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列矦宗室側目而視而巳又不若温舒之諂事有勢姦如山不可犯也爲鴈門守匈奴不敢犯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都固糾糾干城也其罪獨有臨江王詣中尉府對簿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禁弗予意以爲上親子吾不敢廢法又如是而巳非有所迎徇深文煆質也身之不免而被以酷名寃哉田延年增車牛直剋貲三千萬罪固有之

然其爲河東選拔尹翁歸等爲爪牙誅鉏豪强亦如是而已翁歸能臣也必不爲濫刑延年于廢立有大功何至等之酷吏哉郅都死矣寃于太史公田延年死矣復寃于班氏吾以爲二史亦深文者

書涼州三明傳後

余讀涼州三明傳若威明然明皆廉節好讓有將帥材著績中外而皆不免爲名使威明尤迂之甚至自跣爲黨人而上不之問夫明哲保身者固若是乎大將軍武太傅蕃之有朝望志除宦官誰不知之豈有所徵而不知本謀者然明亦不過于生死是非之際一時不能決擇耳旣成而始悔辭爵不拜追理武蕃之寃表薦李膺王暢以與閹宦抗雖曰晚矣猶知有不遠復者紀明眞將材也當西羌之爲梗鄧騭掾元舅之尊秉大將鉞以天下全力與之角而不勝幾棄涼州頻以孤軍轉戰十餘年長矛勁弩奮其膂力爲之盡非其材之過人嘻克如是晚節與中官比翼以全身而竟身殉之良可歎也陽球爲酷吏非有腹心之素一疏而誅中貴人父子立戮上台李帝所甚愛而除之漢事故不可測哉

書揚雄傳後

自孟子歿而有荀卿氏荀卿歿三百餘年而有揚雄氏中間若董仲舒之正毛伏以下之專于其經術若有補焉而未有立言以維持道統者揚雄氏始準周易而爲太玄準魯論而爲法言法言之所結撰要在于尊周孔辨術經治一時已稱述之至昌黎氏而尊涑水氏而信涑水氏之於孟子不能信而獨信揚雄氏揚雄氏之出

處其先亦未有訾之者獨不能不推致恨于劇秦美新而紫陽氏之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蓋舉市國之稽淵歷姓之馮道所不加者而加之于是雄之名遂忍人之齒頰而其身毋所容于聖門之籓籬矣及考其傳而推之則事不必盡然而情亦有大可原者當雄之游京師而給事黃門也成帝之世與王莽劉歆竝哀帝之初復與董賢竝莽賢皆至三公貴勢所薦引立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漢劉歆輩皆用符命頌功德而雄復不矦以耆老久次轉大夫則其不附王莽可知然所以濡滯而不去者以去則莽必恨之恨之則必追而戮之即不恨必且召而有龔勝之事雄見夫莽雖奸然自唐虞以後所創有而未嘗稱干戈以剪劉氏之社稷而身又不當扞圉之任如是而死孔門之所不載而微箕之懿戚尚且受封于周而

謂之仁是以浮沈待盡以存五世一綫之息耳至于劇秦美新故不見本傳即有之亦投閣之後不得已冀以死全且所劇者秦耳而不及漢所美之新美于秦耳不美于漢也不然涑水氏能斥馮道詆介甫而獨雄是恕乎哉紫陽氏之深意吾固已知之卽文中子之賢尚議其僭攻其瑕而宋之統遂接孟子矣何況區區一雄哉

書鄧禹傳後

鄧仲華有遠識蕭張流也然而非大將材也其心寄雖已篤而齒尚卑名位尚輕戰事尚未練一旦中分六師之半崇以三公之位而委之關中之大敵竊以爲光武誤也斯道也高祖蓋深知之故根本付之酇侯謀畫寄之良平而大將之印獨舒徐焉必待淮陰而後有所歸彼于料已料敵審也夫史稱光武諭河西其將吏皆臣

服以爲天子明見萬里外雖然此一事耳吾以爲明不如高祖高祖以數萬衆授一釣者佐以羇旅之降王而不之制裂地以予未輸膽之大盜而不之惜得一叛王以已之供供焉而不之疑若光武者猜厖萌抑隗囂薄彭寵而致其叛于呼吸成敗之際不爲明且遠也我

高皇之善任也實與漢高竝是故韓公誠意跡不蹈行陣而中山開平歲不絕受脤之託彼皆各當其用也然則善將將者毋若漢高之與我

高皇也

書黨錮傳後

黨錮中當以李元禮爲第一陳仲舉次之竇游平擁后父之尊迎立嗣主此不過人臣之常節耳而身歿大國一子二從皆封侯握兵縱遂能聲宦官罪而盡誅之何以服其心使無語邪元禮文武材也惜不善用之耳史稱其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耻貴勢此三者誠有之夫豈惟非明哲保身之道卽

所以樹臣節而全國體者亦未當也林宗雖曰遜言危行終享時晦亦是由早逝耳使得及陳竇之變恐亦不能免也諸君猶之可也張元節岑公孝不勝其剛腸肥膽陷府主于大辟而身竝亾命元節之所株累爲之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至數十百所嗟夫是不可爲范孟博乎縱不復愧諸死友獨不愧翟超成瑨乎哉且也賢者不必皆黨錮黨錮亦不必皆賢劉景升不臣張儉胡毋班不擇比胡以終也蓋十餘年而欲挾匹夫之持論與朝宁相抗者吾不知所終矣

書蘇子瞻諸葛亮論後

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荆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强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

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嚮應難矣凡蘇子之持論甚至而事甚美雖然吾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攷其時事夫荆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荆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荆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荆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荆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羇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尚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

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卽會而欲掩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旣劉璋徼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荆州而跛尾之不然且立槁矣劉璋焉子也焉不卹宗室之岾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故曰蘇子

不讀書又不攷其時事蘇子又曰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操之臨終召丕而囑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愚以爲蘇子益不特書生而已一妄庸人囈語也夫自古捐金而間者豈唯漢高秦始之于趙魏亦有之矣夫秦之間信陵李牧其勢固已如太山壓一卵而當時信使游客車相錯而無禁高帝之與項籍兩軍相拒不過數十里信使游客亦不絕而後皆得以行金而爲間今魏蜀之使不通而關譏若戟門誰爲之行金兩國之臣非故交誰爲之通間且夫丕嗣之三月而篡漢篡之踰月而召植而因之若孤豚又其大臣皆曹氏之心腹也夫間必自隙入所謂隙者安在也夫

守義而責其所當得之吳蜀廢義而言其必可乘之間抑何前後翻覆也吾故曰蘇子者一妄庸人囈語也

書諸葛亮等傳後

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鈞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

名爲吏部郎中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鎭壽春使一方肅賊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而已也卽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李默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收何下于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有光于祁山之捷最後頓兵堅城以疲退舍雖損失亦不至斜谷之敗也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遜而順元遜遂而倨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後世尚能知之

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于鍾會列元遜于孫峻孫綝不亦冤哉

尋元遜之初輔政其聲望赫然每出百姓延頸思見其貌而淮南之役覆魏之全師而取之中原大震其後雖不利亦不至掩前勝也何三月之間而頓失人心以至覆宗僇身爲世口實乃爾蓋孫峻之徒畏其嚴忌其盛而

搆之少主未必皆實錄也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哉元遜滅于吳而仲弟喬有後于蜀公休滅于魏而少子靚有後于吳其子復顯于晉思遠與子尚俱徇節而季京仕晉爲郎天之巧于全賢者後若此

書馬謖傳後

馬謖之所譚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雖太公孫武之爲法孰能過之然張郃一騎將耳以翼德之寡謀提之而有餘謖用孔明之成師一戰而沮壞不復振者此心戰之論豎儒之所傾聽而街亭之所繇敗也孔明未能盡離儒者是以輕信謖而大用之其後誅謖是也習鑿齒之論孔明得其誅而不得其所以誅

也魏延吳懿可用而不用其不平久矣苟惜謖不誅何以使之服自是而更有失律者何以獨行法獨行法則衆議紛然而蝟起不行法則軍氣瓦解而不振謖清談士也寧可以得臣比乎荀林父赦而晉霸得臣誅而不害楚殭然則楚亦未可非也載考向朗傳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亾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然則謖且逃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

誅何待

書陳思王植傳後

陳思王於文帝同母弟也文帝即位之二年即風監國謁者論劾其罪召而欲誅之以太后之救而幸免然亦瀕死者數矣盖以武帝之世有奪嫡之謀而未遂故也而王仲淹乃曰思王三以天下讓夫豈其情哉與楊脩善則脩爲之擬答與丁儀丁廙善則儀廙爲之請嗣雖有百口無以自解然丕方矯情自飾而植乃任性以行乘車馳道中與伐吳醉不能受命此雖非臣子之節然觀過知仁亦可以見思王之無意奪嫡而貪功名者知三子輩成之也仲淹殆得其微矣雖然思王之失職成之者三子也而啓之者武帝也攷之漢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丕茂才而坐溫選舉不以實免官十六年始拜五官中郎將而植已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是時同母之兄任城尚未侯也二十一年而任

城始侯鄢陵則思王已加食邑至萬戶又時時對人稱說其才而欲立之豈所以安思王哉不特一思王也鄧哀王沖僅十三而亦欲立之及其亾也乃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噫是何言也厥後任城以彊勇毒思王削而移徙籓國若傳舍幽憂疎隔亾異囚竄至使文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蒼舒在我亦無天下蒼舒者沖小名也嗚呼孰謂非武

帝啓之哉如意不死呂氏而死漢高攸不斥晉武而斥晉文定陶豫章幸而免耳然亦危矣按魏略又謂太祖疾甚驛召任城至洛而巳殂任城乃謂臨淄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臨淄侯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然則斯言也王仲淹之所以稱讓任城之所以毒而思王之所以終免也

讀徐幹中論

徐偉長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其所著玄猿漏巵扇楄諸賦見推於曹子桓者今多不之見而獨中論十一篇卽子桓所稱成一家言者東漢之季其文氣最爲緩弱不流暢然頗樸而近于理如幹中論是也視學巳自近褒法象猶足禔身然此二者非孟德之所急考僞一章所條爲名之弊凡數總而斥之曰盜夫斥之曰盜誠惡之

也然而孟德倡之也孟德倡之而偉長斥之子桓以爲稱而不之覺嗚呼其眞不之覺邪將不滿于孟德邪

書陸遜父子及機雲傳後

陸伯言一少年書生受脤而據諸將之上揮麾揚策破天下之所憚服以為英雄如昭烈者若拉枯朽然後挫北兵奠南服國無亾鏃算不遺籌其孔明之流亞歟而物議稍不及者當由經理内政收採羣情有所未足耳孫仲謀能信之于未試之初而疑之于既成之後非伯言之有勤怠也仲謀有勤怠也幼節德不及宇叔子而

才微勝之然能使孫皓緩亾者皆其力哉夫以權之智而不能容伯言以皓之昏而能容幼節者天也士衡縱横六寸之管而假七尺之壯軀叨三世之將名不能逆自韜晦擁旄非分舉宗覆滅不亦哀哉道家之忌士衡固已知之而又犯之且伯言前後決勝頗以陰謀而幼節之平西陵坑儁無噍類又寧盡天也士龍前後為守令皆著循吏聲然以區區小仁而欲為顛厦之木難矣

書羊祜傳後

史之所以美羊叔子者至矣其先識不伐則見于曹爽之敗有功不居則見于國邑之辭日與吳勁而敵不恨恩施于敵而上不疑餉歲積而民不告困殁有遺思而久不至忘夫豈直古之遺愛已哉至于宏覽淵識沖度和襟郭遐周頗子之目殆不虛矣雖然吾以爲叔子智者也得老氏之用而精之者也若於仁則吾斯之未敢

信何以知其然也夫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夫此數者皆叔子之所饒有也得俘兒而不殺縛敵將而放歸此非慈乎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不過數人此非儉乎一聞開府踟躕不居而讓之三光祿此非不敢先乎追斬敵將憐其死節而厚殯殮之此非哀者勝乎大業垂就而預爲容棺之墟以待此非功成名遂身退者乎雖叔子爲德于吳厚矣然未嘗一日而忘滅吳則又老氏之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者也且夫曹爽樗而魏之族也其志猶有魏也司馬氏材而魏之賊也其志已無魏矣叔子魏臣也何以策爽之必敗而遠之策昭之必取而就之陳留王之立也何以不願爲侍臣而求外補吏也未幾而何以安爲相國從事中郎掌機密也賈充小人也何以出關中而密疏留之蓋策賈

充之必不成出也凡此皆所謂智也夫仁人者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吾何敢信焉雖然自魏晉之際未有如叔子之賢者也以司馬氏腹心叔子最賢而尚無後張華次賢則僇而無後然二子尚猶成其名也裴秀次賢則子頠僇而無後王沈不忠則子浚亦以不忠僇而又無後賈充不忠無後而族盡滅何曾稍疎則至孫而滅亦無後嗚呼司馬之德若是而能久有晉哉

書阮籍傳後

吾嘗讀晉書阮籍傳謂其喜怒不形于色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而又云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由是見疾如讎以爲立言者之自相牴牾而不知其皆實錄也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者也籍故逆知司馬氏之必篡魏而不欲爲之臣與荀勗賈充輩同列而自顧其瓌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

羈之才欲掩之而不可得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爲之用必死爲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則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逃之醉一醉而連緜至六十日彼豈其情也哉凡其臥酒家乞步兵廚甚至于母死而舉二斗酒食一蒸豘自遠于名教之外使何曾輩疾而惡諸司馬氏皆以爲不死地也曾言而不用故無他其言用不過廢徙而已不死也然猶慮司馬氏之識之故其乞相東平草勸受九錫章示若爲之用者特不勝好酒之一念耳使司馬氏狎而愛之愛而舍之以終保牖者巧也昔人謂澄公以石虎爲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爲海鷗鳥也嵇康略知之矣而未能究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脩飾而時露其鋒距于土木之表此何時也而其與山濤書非薄湯武之放伐鍾會何人也造康而箕踞待之不爲禮且

問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夫會之來叩籍以時事也亦其見康意也籍醉而不能答會亦當恨之特其所以恨籍者淺而恨康者深也知二子者其孫登若登故報籍以長嘯而報康以苦辭康下獄而後悔晚矣又不知乃以勸進九錫章短籍按進章不見籍傳而見文紀末謂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游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然則風之終

讓也非勸進也不然以炎之爲婿豈不足爲呂公王莽者而至飲一醉六十日而不之許也

書周顗傳後

周伯仁吾所不解過江以後若使追喪亂之艱難此身之非有或散髮巖阿或栖遲冗列用拙挫名以酒蔽身可也既居九列參密議而縱飲沉湎狂僻廢禮且夫密疏申救始與而不言德固若長者大以元老故交哀呼求救了不之眄而顧左右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寧能不使之飲恨橫發邪伯仁若思卽始與

救之久不必殺但小緩耳伯仁死始與不能無罪檢表而泣以情語諸子猶庶幾哉

書周處傳後

周子隱感奮時譏折節砥礪文武果亮爲時所儀抗忤權戚委命疆圉若無可憾者吾猶謂其爲晉而死六陌不若爲吳而死無難督也亾國之戚雖足以杜王渾口而吳魏均滅要之百步五十步耳宣佩之勛猶不在子隱下而晚節不固獨彦和首亂而存宣季從亂而旌晉於是乎失刑賞哉議者謂子隱之子孫多愧其先烈吾

獨以爲之兆也若筵者皎然爲君子且有光矣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書謝玄安傳後

謝安石格量弘濟故是始興以上人然大略能因事爲功矯情鎮物耳淝水之勝雖曰有天幸而玄之善用兵亦自有以制之苻氏滅國十餘擁百萬之衆平襄而後氣吞江左獨玄以北府

偏師躑躅當鋒覆師斬將者至再三其膽力當何如哉苻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丕而戰慕容垂人皆咎爲失策吾以爲未爲失也枋頭之役慕容垂之威畧能使晉人褫奪丕勝垂丕可掩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蓋不得已與丕合牢之雖身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因之豈非天哉

書晉史隱逸傳後

晉史之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魏氏之忠義也辛叔重冉氏之龔勝也龔子偉孝行士也而有俠烈風夏仲御行怪者也而近戲宋令文郭元瑜竊邪之陪臣也戴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逸者夷穆而近道遯晦而挫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舉索偉祖陶處靜其至矣哉譙元彥朱臣容楊軻次之軻之不幸

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仁也而不能忘跡也陶元亮之達也而不能忘言也夫所以不能忘者名之根也又次之矣雖然元亮之所爲次於隱第附于節爲近

書范承明傳後

余觀自古忠臣介士之于故國未有如范粲承明者其持志烈于微箕保身巧于夷勝夫口舌步武之際人所最難檢攝持而至于三十六年之久卒以天年終此豈慷慨殺身可同年而語哉且其不屑在廢立之時而不在于移鼎之際洗幾先哲雖聖賢何以加焉伯孫以弘博之資率其二弟棄學業屏人事而奉承明沒齒不宦

可謂生能養志沒能繼志者也養志繼志孝之純也奕世不屈忠之純也伯孫有焉武帝優容之而不恔不奪其猶有君人之度哉傳稱太宰從事中郎讀當時未避師而稱太宰亦無官太宰與太師人也

書慕容盛載記後

吾嘗讀慕容盛載記其與羣臣言管蔡忠存王室而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意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僇不臣之罪彰于海內至伊尹則又謂其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夫盛一小夷虜也乘險而據一方屢遭篡弒之後故其與羣臣議摧抑伊

周以張威而折其心之不軌不足據也獨蘇子由之持論以世之言爲周公之事無以異于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夫天下之大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攝焉以爲之主也夫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所疑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然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足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間隙而間之以至于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中赧然有不自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異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亂而天下不搖蘇氏辨矣

然亦非能善論周公者也夫武王沒而成王尚幼周公用叔父之尊親而當武王之重托以御初服之天下使退而躋于畢召之列則五服之外人得以幼主而易成王故負扆以朝諸侯使天下曉然知成王之爲君而周公之爲攝又不欲以萬機之衆而撓成王蒙養之哲使之從容以成其德而練於政知其必克負荷也然後稽首而歸之若信蘇氏之論則七年之內將以攝

稱眞而天子之名不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此新莽之所妄引以成其篡者也而謂周公爲之乎且蘇氏之所疑于不能服者卽霍光之于昭帝諸葛亮之于後主也天下尚不疑于霍光諸葛亮而獨疑于周公萬萬無是理也周公之過陳賈則一二測之夫洛邑之頑未嘗一日忘怨周而爲殷武王之黃鉞固已斷紂之頭而懸之太白矣乃使其憤怨狠戾之子爲之長而又使

其失職之兄不肖之弟而監之不亂何待且夫紂之自絕于商久矣武庚親其子也頑民挾而欲其心倒戈者畏而有二志皆非所以寧之也微子者紂父之元子也而賢滅商之後卽立微子可也或曰封武庚者武王也非周公

書謝靈運集後

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旣入而漸愛之以至于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然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照對顏延之之請隲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若鋪錦列繡亦復雕繢滿眼也自有定論而王仲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顏延之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

書何胤傳後

甚矣士之好名也天監之初何胤與謝朏並召不出則已何至示必出之勢以動謝朏而身獨隱以擅一代之高毋乃傷于巧哉世固有巧而競于進者未有巧而競于退者雖淸濁異形其累自然一也雖然謂謝朏爲胤所賣則非也丈夫自有志安可以出處問人胤蓋巳逆知之矣故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玆言也固朏之所樂聞也齊氏禪代朏僅不能爲褚彥回王仲寶耳孔子有言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朏所至以聚歛聞何暇論晩節哉

書爾朱榮傳後

昔爾朱榮死而魏收爲之志受其子文略金而比之韓彭後人笑而嗤之吾以爲韓信神于兵者也固非榮之所敢輕擬至以方彭越則榮方且憤然而不受夫以榮挾虜姓而肆爲暴戕宗室屠王公掠妃主戲天子于股掌之上而不之顧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至于雄武抗悍有經世畧則自項羽而後未見其比者也榮秀容一

酋長耳地方不過三百里兵不滿萬騎然後收募天下之豪傑悉出其麾下其志遂欲掃羣雄而制六合之命天下亦悚然而畏服之且其始之入洛不過五六千人耳而六師之乘萬雉之都拉然而土崩其破葛榮亦不過七千人耳而百萬之衆一朝而潰敗雖成如元顥才若陳慶之而取之如拉朽然至于處分大盜之遲遲策關西之勝隱然阿瞞寄奴之風何言彭越也羽

之喑啞跳盪非榮所可及然羽有近筭而無遠略寛于近而薄于遠故嘔嘔之愛能使二十七騎于烏江而不忍去而不能使田榮陳餘英布之無叛所當之敵戰必勝攻必取而不能保曹咎龍且之無敗而所遇又高祖是以禍不在內而在外榮有遠略而無近筭寛于遠而暴于近故葛榮之衆不抗侈而左右之無辜而死者比比能使天光之以少制万侯醜奴侯淵之以少

制劉靈助而不能察元彧輩之謀而所遇又莊帝是以其禍不在外而在內嗟乎古之有天下者要必有人君之德而其佐命以功臣終者要必有人臣之體人臣之體在才臣而心小其識不凡而凡不遠而遠乃可保也無若德而其材非人臣者偏雄則項羽袁紹李密委質則韓信及榮也其法不足以有天下適足死耳他固有幸而成者不足道也

讀文中子

立言之士自吾夫子諸高弟顏閔參賜外要無若孟子自孟子而後則無若文中子矣夫析理性辨邪說精微入玄洗快破的故瞠乎不敢望鄒人之籓若衡事篤古簡要精當河汾之間裕如也柰何以模擬少之第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顯貴爲貞觀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爲疑若余不佞之所疑固不

止是蓋夫子大聖人七十子之徒其齒莫重於顏季二路然未有長於夫子者至攷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而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二年卒壽僅二十三今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廿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二年卒年四十六

當長文中子四歲也乇若淹若威若州達卽不可攷要之其齒皆不卑于房杜者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爲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橐哉將文中子之微言固不止是而好事後進有勦入而亂其眞者耶若以爲阮逸僞作則斷乎非逸所能辦聊志于此以示傳疑

書李勣傳後

高宗之欲廢王后而立武也褚遂良諫長孫無忌不諫然猶能持之李勣不諫又從而臾之武立而後易社稷鼎誅鋤李氏之裔殆盡而天下之惡悉歸之勣吾謂未可以是深罪勣也夫勣也智有餘者也以爲人主以愛欲易椒房吾必不能制制之而不得則禍隨之吾勣臣也禍不至死不已彼見夫太尉之懿親且有翼戴功以卑辭竄荒裔而卒賜之死方自以爲得策而詎謂武氏之遂滔天也假令武氏前高宗死卽後死而不臨朝不廢立不易社稷鼎勣不過一具臣而已家事語亦不必傳也且夫勣故盜賊雄也爲父而事竇建德則失之君爲身而復事唐則失之父特以其能善爲兵事曉便宜而已柰何以大臣之節望之夫呂后之王諸呂其安危大幾甚于易后王陵曰不可平勃曰可幸而爲

平勃不幸而為李勣不然何以異哉然是時呂后高宗之意定矣諫必不行不行則禍隨之為大臣者取幾焉可也

書五王傳後

張柬之等五王合謀誅二張遷武氏反中宗之辟而復唐之宗社何其壯也未久而妖韋蠱于內諸武蠱于外而五王者厭厭不振以至于屠滅千載之後嚋不痛之而又惜之且恨之胡寅仲以為五王於是時當乘兵勢執武氏而聲其簒奪之罪以僇之可也張敬夫曰固也中宗子耳子可以弒母乎為五王者廢中宗立宗室之賢者仲討賊之大義而僇武可也朱子曰固耳

宗室盡于武氏手矣其存者皆愚暗不可恃也與謂五王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以中宗耳復中宗以思太宗耳宗室之僅有存者非直愚暗也又皆非太宗後即欲復唐之宗社而不稱中宗誰則應之廢中宗而立疎遠者誰則信之當是時乘兵勢而悉捕之武之族無少長皆僇之如呂氏例可也如是而武氏在上陽聞之當亦自

不良死即良死可以無後患也若夫中宗之暴
昏而妖韋與其女之淫佚則天也五王固無如
之何也已

書李光弼傳後

史思明亦悍胡也其材力遠出祿山上李臨淮
之角之凡兩大勝一大敗其勝者皆用寡而敗
者乃用衆用寡之勝皆乘險謀豫以忍而屈之
野戰則敗郭汾陽之始能用衆而不能用寡即
用衆亦未必決勝也晚節之捍吐蕃回紇始乘
險謀豫以忍而屈之故不敗而卒爲宗社之元
臣惜哉臨淮之有功名而不善居之也凡臨淮

之才畧心事與陶士行畧相當其治軍臨淮爲
最治民士行爲最臨淮不幸而與河北之籓鎭
近士行幸而與温太眞合而見推挽不至作愧
憤死噫嘻亦數哉

書李晟馬燧傳後

李西平渭橋之役以一旅弱師介于二賜虜之間卒能勉強激勵以成補天浴日之烈此非特其忠志強忍殊也蓋亦有精思焉夫西平之一決喻于郭汾陽多矣然其量稍隘意稍滿故輕發於後貴之延賞而卒爲其所制延賞雖忮非魚朝恩元載比也以爲西平之處延賞不若汾陽之處朝恩元載也馬北平材力亦陶士行李臨淮流亞也知有身不知有社稷是故與西平胥壞焉德宗之世有西平陸敬輿故不亡急而用之緩而棄之故不振嗚呼哉

書李鄴侯傳後

自三代而後人臣出處之蹟未有如李鄴侯泌之奇者也或伸而屈或屈而伸或先幾或忍詬其保身亦未有如鄴侯之巧者也七歲而以童子薦入禁中與宰相張九齡諸公善奇矣尋謝去游嵩華終南間求神仙不死之術又奇也久之復以獻議入翰林從太子諸王游太子善之又奇也爲詩以譏楊國忠安祿山斥置蘄春又奇也太子即位靈武爲肅宗使人召致泌泌忽間關來謁又奇也立談而參帷幄體輔若一拜右相辭俄又賜金紫爲侍謀軍國元帥行軍長史亦將相任耳又奇也復兩京迎上皇除道清宮泌皆任之甫功成而辭榮乞歸以避李輔國又奇也當是時廣平王以太子領元帥泌寮也師友也即位爲代宗召泌舍之蓬萊閣強以婚娶食肉又奇也然其重已不及肅宗矣元載忌

之出爲江西觀察判官判官一下佐也泌不辭而往又奇也載誅而復召常袞忌之出刺楚澧朗刺杭州又不辭而以吏治顯又奇也嗣帝爲德宗避泚奉天復召泌而用之則亟臣之而已又出而觀察陝虢鑿饟漕之道翦淮西之逆又奇也自是始登相位天子恭已委之不復該他相以至終其身又奇也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淮貞元之際李西平馬北平其建勛克復若異

代然而皆保全于泌之手又奇也夫以輔國忌之載忌之而不能傷袞忌之而不能終抑則泌之巧所得于老氏者深矣其所進深謀秘計以聽者之中庸不能盡售然至于處父子兄弟之間功亦不淺矣

書鄴侯家傳後

鄴侯家傳者故唐丞相李泌孫蘩所撰也蘩才而躁嘗歷仕至方伯討賊有功而以贓論死當下獄且論報自度不得免恐死而先人之蹟且泯泯故成此傳其所紀獲遇肅宗且相而遽引避再遇代宗且相而復引避獨最後遇德宗不能免相以終而中間預收復二京策平淮西叛卒其事甚奇至于保護諸皇前後者二則留文

成之所不如矣司馬文正纂通鑑悉收載之而宋景文之于唐史畧焉豈宋以史筆貴覈而司馬志在資治姑取益時政耶泌既好誕蘩復有加焉可以類推矣史又謂泌以好譚神仙爲世所譏雖然不可謂無得也晚而拜相卒死繁劇將無自夭其天年也耶泌辟穀文成亦辟穀乃卒不終辟者何也富貴之可愛甚于死之可畏也

書常衮傳後

常衮唐之賢宰相也獨其與崔祐甫忤而奏斥之遠州爲過耳其所與忤之繇不過也夫寬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祐甫乃固執以爲辭欲令公卿大夫亦三日釋服者何也衮云禮臣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唐高以來皆遵之至玄肅之喪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衮之言何其秉禮經正哉充祐甫者不獨僚爲臣且導德宗僚爲子者也自元載王縉之執政官以賄成衮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予而不無壅眞所謂人臣能任怨者祐甫以逐客執大柄欲收一時之物情而矯之至二百日而除官八百人豈能無容徇也宰相之祿厚矣而又有堂封以供餐費堂封矣而又日給內厨御饌可食十人此因元載王縉之所貪

餝而衮之所不一日安者辭日給當矣辭堂封亦未爲過也當衮朝恩之領太學也衮時在散僚獨以爲不可上用生月納諸道節度使金帛珍寶器馬直二十四萬緡衮又以爲不可曰彼諸道者豈能男耕女織不過橫取之民歛怨求媚耳此二者舉朝之所若唶而不敢言者也而衮明言之自衮之相也與縉同一厤皆不爲載縉黨明也既貶之後不以故相自尊佚所莅皆有聲績其觀察七閩教民陶瓦以易苫蓋無火災誨子弟習經術通執文易世之後彬彬比于上國其功豈在李冰文翁下哉寡陋豎生槩以苛碎目之過矣

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吾嘗謂太白之絕句與杜少陵之七言古詩歌當為古今第一少陵之五七言律與太白之七言詩歌五言律次之當時微覺於摩詰鹵莽徐更取讀之眞足三分鼎足他皆莫及也天子蒙塵於蜀少陵敘致有慷慨惻怛無窮之感而太白乃作上皇西巡歌得非有胸無心者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雖或壯麗千古何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永王西巡歌彼誠以永王為中興之賢王也辭官不受賞其語誰信摩詰弱故不能致死安民然其意非肯為之用也生平悟禪理舍家宅無妻子而不之䘏顧不能辭禁近以叕豈晚途牢落不能自遣白香山之所謂老將榮補貼者耶

書韓文後

韓公於碑志之類最為雄奇有氣力亦甚古而閒有未脫蹊逕者在欲求勝古而不能勝之舍而就已而未盡舍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及晁賈談理不及衡向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遺意而急于有所干請于人則詞漫而氣亦屈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際終亦不落節也弟所謂原者僅一原道而所謂辨者僅一諱辨而已不作可也蓋公于六經之學甚淺而于佛氏之書更鹵莽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謂之文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

書柳文後

柳子才秀于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瞠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敘述艱苦酸鼻之辭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掊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乎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

死終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番歲多棄其日於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合下便超六季而上之而晚爲富貴功名所分且多酬應蓋於益損各中半耳

書王叔文傳後

王叔文以永貞元年之二年順宗即位自東宮而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三月伾亦爲翰林學士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五月加戶部侍郎使如故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七月叔文母喪去位伾得風疾八月上傳位皇太子之明日叔文貶渝州司戶伾貶開州司馬又二日上即位九

月出其黨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等爲外州刺史伾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泰等復貶遠州司馬嗟乎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譴以當權姦之首至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冤也伾貪不足道也叔文以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爲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之所注措如罷宮市斥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餗諸者頃皆能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渙之人心而

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爲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卒爲宦官所持不能全身亟貶而至硊死蓋其事之最要且正而禍之烈實由之即劉闢爲韋皐求三川而許以死相助金錢溢于進奏之邸叔文小有欲寧不爲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皐時已逆知叔文之失宦官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顧且神策諸將尚爲啓

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況裴均嚴綬輩也均綬素附中人者也其所用韋執誼韓泰等固不能盡當執誼鄙亡論然亦以文學爲德宗之寵臣而泰等則天下之所謂名儁有才識者也觀柳宗元寄所知書謂非罪人交十年則必不趣執而後合又云早歲而親　始奇其能謂可以立仁義與教化則又不必爲富貴而求顯獨史所云互相推奬曰伊與周曰管曰葛僴然

自得謂天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鑪一人得千錢乃容之此事則醜而不可掩而宗元又云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此最爲實錄而苟非賢人君子則亦勢之所必至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

訓輩伍寧不寃也夫訓非叔文比也即使幸而勝之叔文失一仇士良而得一仇士良何益也

書五代史後

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欲自附於春秋之筆削創立義例而其文辭頗爲世所喜楊士奇稱之以爲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而義例勝之予亟攷其所謂義例者亦不爲甚當如朱梁石晉郭周皆起於叛臣前後李唐皆起於夷狄劉漢起於貧國之大鎭不過因其繼唐室之統據中原之地其大者尚不能半天下小者三分之一

而延世不能過三紀年或僅四五亦何必盡倣古帝王之例而全予之李昪王建劉巖之類乘時鼎峙去全忠輩等耳又何必盡用僭竊之例而全削之死節死事之人相去不甚遠而分爲二劉旻之時漢何不以附於知遠後而別爲國至於文辭尤索寞腴不如范曄雅不如陳壽比之兩晉六朝差有法耳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齒史漢哉一安重誨傳少欲間以議論而痕跡宛然詞旨脊拖去伯夷屈平霄壤矣士奇之論私其鄉前輩耳而耳觀者羣和之良可笑也

書馮道傳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爲之臣子者抑何其不幸也諸方之僭竊無論巳爲唐而遇朱温一死也爲温而遇友珪一死也爲友貞而遇存勗一死也爲存勗而遇嗣源一死也爲嗣源之子而遇從珂一死也爲從珂而遇契丹一死也遇敬塘一死也爲敬塘之子而又遇契丹一死也爲知遠之子而遇郭威一死也爲郭威之子而遇匡胤一死也遠不及十年而死近不及三載而死內不免以帷幄死外不免以節鎮死徼而兵死野而盜死不知何以處死也馮道一椎魯士耳歷相十餘君而不死此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籓位三公爵眞王而卒以令終彼非能賄免也非阿腴取容也又非有布衣之故也彼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忮不畏不名不衒推分任眞此六者莊老之所

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爲鄉愿者也雖然寧獨一道哉如賀眞固李濤李昉李琪之流皆類之獨道以耆得貶耳然則爲道而死者必擇以死之日而後可

書趙普傳後

趙韓王不讀書而片語鑿鑿破的如勸太祖收諸將兵權云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勸太宗破金匱之約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必多多許亦毋論本意若何令人那得不轉圜竊疑自古得天下之易未有如宋太祖者陳橋之變焉得諉非本謀蓋太宗與普謀之於外而太祖陽示無心於內此事獨普三人知之廷美當尚弱弗與也太祖之傳太宗約再傳而始及德昭亦非本心也知德昭幼而太宗之不利孺子也太宗可以倍廷美而不可倍德昭當眞宗之正東宮德昭雖物故尚有子而一時在廷諸臣未有一言及之者寇準窺微指之所在而請決焉此何足美而一時與後世之人亦未有訾之者何獨於應禪之景皇帝責之於肅愍而過為刻也故余每讀宋史至太宗令人思吳乞買至趙普令人思粘沒喝嗚呼虜亦有人心

書歐陽文後

歐陽之文雅渾不及韓奇峻不及柳而雅靚亦自勝之記序之辭紆徐曲折碑志之辭整暇流動而間于過折處或少力結束處或無歸者然如此十不一二也獨不能工銘詩易于造語率于押韻要不如韓之變化奇崛他文亦有迂遠而不切太淡而無味者然要之宋文竟當與蘇氏踞洛屋兩頭曾王而下置之兩廡

讀朋黨論

朋黨之說蓋自古有之曰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勢也亦理也歐陽氏獨曰小人無朋以爲朋者僞也及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以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

之朋也蘇氏復爲之續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暌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態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歐陽氏之說則慮君子之黨見疑於人主而求所以釋之蘇氏之說則慮小人之黨見信于人主而求所以勝之斯二說者皆得之而未能盡者也凡爲

君子而純者必不爲朋黨者也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無僞以守至正而已凡爲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爲朋黨者也曰見利則趨利盡則散而已其爲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曰近名曰好勝曰快心士固有批鱗蹈刃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爲可喜可愕者

入之而爲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厨八顧之類是也宋光寧之際賢者亦近之曰好勝其人雖跡爲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以求伸爲徒者傅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若宋洛蜀朔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者亦似之曰快心則忿小人之爲奸與其黨類之貪横甚至胥酷吏之法而翦除之伏機反中其禍繇身而及國若黨錮諸賢於宦者是也不

純乎小人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如唐之入司馬者其與伾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革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行若德裕之政術僧孺之却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人者也二者皆易察識者也若乃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以其可喜可愕者中君子之

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覺則彼得持君子之疎而投之禍不幸而不之覺則君子亦淩淫與之俱化蕩而無所歸陽則以其似而收天下之譽陰則以其實而市天下之權緩之則肆然而來以與君子同其進急之則忽然而匿不與君子同其退又急之則并心爲婦寺之吮舐盡棄其故而了不之恥此于古或有之我未之見也凡朋黨者先王之所不能廢也而恒示之戒其于

朋也爲書之像形也若風之襲物而弗克正也故書醜淫朋易美朋亡又曰君子羣而不黨而歐陽氏蘇氏若以爲善而汲汲乎求白于人主者何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之然多不勝小人必無朋黨小人而不純者有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君子而傾人之國然至于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過于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

書王介甫文後

介甫于文章頗能持論近道理而好以己勝至于語務簡而意務多欲以百餘言而中爲層疊宛曲其所長在是而其所病亦在是也誌傳之類亦刻削有矩度而好爲小巧於字句間立法此所短也吾嘗謂介甫于字說其初不無一二會心者遂欲字字而爲之說此其所以貽笑猶之治鄞非不足以阜財而得民遂欲行之天下

此其所以流毒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智卑其禮則君實固瞠乎後矣

書曾子固文後

子固有識有學尤近道理其辭亦多宏潤遒美而不免為道理所束間有闇塞而不暢者牽纏而不了者要之為朱氏之濫觴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許之近代王慎中輩其材力本勝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長其闇塞牽纏迨又甚者此何意也毋論子固即明允子由介甫俱不足與四家列而稱大若名家者庶幾矣

弇州山人讀書後卷三

弇州山人讀書後

琅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騏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書三蘇文後

明允子瞻俱善持論而明允尤雄勁有氣力獨其好勝而多騁不甚曉事體考故實而輕為可愕可喜之談蓋自戰國中得之子瞻殊爽朗其論策沾溉後人甚多記敘之類順流而易竟不

若歐陽之舒婉然中多警儁語騷賦非古而超然玄箸所以收名甚易吾嘗謂子瞻非淺于經術者其少之所以不典則明允之餘習晚之所以不純則葱嶺之緒言然而得是二益亦不小也子由稍近理故文彩不能如父兄晚益近理故益不如然而不失為佳子弟也四家之文無論已其學則子瞻最博子厚次之退之又次之永叔狹矣

書老蘇文後

明允晚而始嚮學且僻處西裔無師友之淵源與琢劘之助以故于六經雜肋耳而其學僅戰國策史記班范諸書雖佛老莊列之言亦未之考索也夫以明允之雜肋六經則當寘而弗論可也而何至以其私臆而窺聖人之心又以勢之所不得已者而爲聖人之作用使六經之道下而與百家諸子等且有詆譏往古多深文而

不中情事其建白置措必權衡而亾益治亂且夫辨姦一論其驗介甫固若蓍蔡然亦介甫自有以驗之彼夫口孔老之言而身夷齊之行卽使造作語言私立名字衣巨盧食犬彘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何以知其必用用之何以知其必爲天下患也或以明允在永叔席嘗與介甫抑而字韵詩而屈或曰韓富與永叔揚明允不容口而介甫獨不及故恨之或曰明允未嘗作此文也子瞻後見介甫之亂政而擬之以歸明于明允也吾謂皆不足論卽果明允作而介甫之報之摘其生平所著書而比之章惇王韶胡不可或又曰惇韶介甫之所喜宜其不以惡明允也雖然明允天下才也使其心術正而少得賢師友以經學琢劘之其雄勁不亦奪永叔而掩子瞻也哉

書蘇詩後

蘇長公之詩在當時天下爭趨之若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一轉首而不能無異議至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人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爲然彼見夫盛唐之詩格極高調極美而不能多有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故獨于少陵氏而有合焉所以弗獲如少陵者才有餘而不能制其橫氣有餘而不能汰其濁角韻則險而不求妥鬬事則逞而不避粗所謂武庫中器利鈍森然誠有以切中其弊者然當其所合作亦自有斐然而不可掩無論蘇公卽黃魯直傾奇峭峻亦多得之少陵特單薄無深味蹊逕宛然故離而益相遠耳魯直不足觀也莊生曰神奇化而臭腐蘇公時自犯之臭腐復爲神奇則在善觀蘇詩者

讀皇極經世觀物內篇

邵子之皇極經世書吾所不敢輕言而中有扞格而不敢輕信者如觀物篇天生于動地生于靜天動地靜誰不知之第一氣之分自然輕清上浮重濁下墜則自靜以動靜見天地則可謂動靜生天地則不可也因天有日月星辰則以少陽爲星少陰爲辰矣地有水火土石則以少陽爲石少陰爲土何所見邪然猶可也而以星爲晝辰爲夜者何也寒暑久耳晝夜速耳何以辨其陰陽太少也雨露風雷陰陽之所化也何以屬之地而謂土爲露石爲雷也雷之發聲往往在水土中不聞在石也露至輕清最高在雲之上不聞在土也皇帝王伯以配春夏秋冬之升降可耳至以配生長收藏抑何贅也謂三王收而五伯藏不知其所證引也夫子有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至設卦之後始繫辭以盡其言今

以言配五帝以象配三王者何也且夫五伯之時以語冬則可五伯之術以語冬則不可冬之藏爲春地也五伯之藏亦爲三王地乎不得已而又以體用心跡交互焉抑何其割裂穿鑿也使此書在宋前其見排斥而擯之籓籬之外久矣

書韓世忠傳後

韓蘄王一健鬪將也而忠志材氣有古大臣風晚節優游物外以智藏身則庶幾留文成而尉遲鄂公所不論已吾嘗謂宋高宗卽昏愚何以信姦檜至此卽議和之不浹歲而兀朮已敗盟矣然無纖芥之恨及檜者其畏諸將甚于畏金虜也蘄王得其幾矣故亦能借而苟自全允岳武穆之死所以成蘄王之生也蘄王生於是乎爲宋臣者皆有生樂而鮮死憤矣

書趙鼎傳後

吾嘗取宋南渡以後之才而合晉南渡以後之才比之大約謂宋略不如晉止是緣飾儒術可觀耳緣飾儒術其可觀者在此其没世不振亦在此又謂趙元鎮可比吾家始興然不如始興巧而善收採物情其和平練事足相當弱亦稱是後讀朱子語錄與吾評合李伯紀之忠志庶幾溫太真然愎而過自信又不能堅忍寧如太

真之權奇倜儻也張德遠僅賢于庾元規元規亦非不忠于晉者但忮恐好殺且好勝耳其銳而喜事所至無成亦略如之岳鵬舉喑嗚跳盪臨機决勝故在祖士雅上綏來填撫之略恐不如也韓良臣則又其下矣陳康伯不敢望謝安石虞允文采石之戰故自偉然亦乘亮之未渡而幸勝之又何可望康樂也陶士行未壞之桓元子元子已壞之士行然其材亦非宋所比晉之孽乃王處仲宋之孽乃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是以無解璽而有銜璧嗚呼豈不幸哉

讀通書正蒙

秦漢以後卓然欲紹孟子而追跡六經之後者楊雄氏而已耳王通氏而已耳周張二先生而已耳太玄紹易者也法言中說紹論語者也通書正蒙紹繫辭中庸者也其所入有深淺所造有純駁要之皆不能無意者也吾于措語之際竊窺焉二程者志在脩明夫子之道而羽翼之者也不欲爲家是以其見不盡合既不盡合是

以無取于正蒙而口不及通書其曰茂叔者不純師之也更百餘年而朱子特尊焉其尊之也亦以自爲紹也曰通鑑綱目者紹春秋者也大約通書入之淺是以爾雅而鮮格辭正蒙入之深是以精至而多瑕語通書嫡也而不甚肖正蒙庶也且孽也雖然自秦漢以後未有能爲是識者也其讀而不易入者何學既明矣是故二書爲筌蹄而可以無述也譬之始制食芻豢者美之而謂爲天下之食師也食之久味且忘矣而何有于師

書趙松雪集後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者詩文也書画也又皆以薦辟起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同也文皆暢利而乏深沉其雜古同也書小楷趙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纖其精絕同也行押則趙於三王近而文不能近少遜也署書則文復少遜也八分古隸則文勝

小篆則趙勝也然而篆不勝隸画則趙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淺其天趣同也其鑒賞博考復同也位在趙至一品而文僅登一命壽則文踰九齡而趙僅垂七袞異也若出處大節之異前輩固已紛紛言之獨趙集有述太傅丞相伯顏德一章中所云與地久已裂車書當會同又云六合仰照耀一方顧顓蒙嗚呼元誠而親主宋社誠屋伯顏誠賢有功烝而所宜言者何有留

無心至此也吾待詔不與同年語也

書耶律遼史後

羊叔子世所謂仁人也然吾讀遼史以爲耶律休哥之填燕勝叔子遠叔子之填襄陽未嘗一日而亾取吳其所以勉而爲仁者老子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休哥悍虜也虜性貪而好殺以殺爲仁以戰剋爲德而休哥獨不然擁數十萬之衆席驟勝之威以壓宋而宋之諸將毋一能負材者顧獨曰保境息民而已使其下皆化之而不輕爲鹵掠嗚呼仁哉

書許衡傳後

許文正衡之仕蒙古爲異論者不甚肯之以爲蒙古夷狄也不當爲臣此言謬也夫衡也姚樞也竇默也非女直氏之臣也民也女直之與蒙古皆夷狄也自蒙古入而天下之不爲禽獸幾希矣幸而有世祖者不甚嗜殺人而一竅之通小有志于儒道於此而不自牖以啓之二帝三王之教其與存者幾何用夏變夷文正與樞默之績偉矣夫耶律楚材調鉄木真之吻齒而柔之中國不盡爲牧苑而遺黎相煦以成蕃庶吾且心儀之以爲其功不在大禹下劉秉忠改服而殉世祖爲之定都邑立綱紀後世無譏焉何獨於衡而有所斷斷也且夫禹不忍於蘇乎哉孔子不舍魯而適楚哉當是時中國之教尚休明乃慨然而欲居九夷庶幾九夷之化而中國也然則爲衡者何恐坐視中國之民而九夷哉

雖然其時有江漢先生趙復者欲以死殉而不得則抱孔氏之遺書授樞等而卒不仕也此則善之善者也

書廉希憲伯顏諸傳後

吾嘗謂元有三仁焉楚材調乳虎而馴之使不盡血肉中國又能以死塞利孔其仁蔽天地矣伯顏之下宋社也肅而謐其居功也廉而約其處廢也恬而智其應世事也毅而裁古社稷臣哉乃廉希憲又有學力爲宰相之爲眞宰相也男子之爲眞男子也噫孰謂胡無人

書改併五音篇後

改併五音篇者金老儒韓孝彥允中病古集字之未精因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而次于道昭復與其子德恩猶子德惠婿王德珪增訂之加詳焉書成于金章宗之泰和八年而孝彥之猶子道昇序之者也其書未辨出道昭或德恩德惠手小楷法種種精妙吾不知于吳彩鸞傳跡何如南渡以後斷無有儷之

者益章宗古文盛極而業自書成之歲告訖其國日尋於干戈以至於亾毋暇及典籍翰墨之事矣此書幸不遂燹化而吾又幸得之異日戒兒曹刻梓以從三倉凡將急就之後與廣韻韻會並傳寧不一大快事也

書陶九成書艸莽私乘後

陶宗儀九成於書鮮所不讀尤好纂集文獻掌故如輟耕錄說郛書史會要圖繪寶鑑之類雖雅鄭未分而璞玉良辨矣洪武初宋學士景濂序其書史已推爲耆碩中間有纂修之召不就余嘗見其聽琴軒詩序及送行文或作古隸或作小楷蓋至洪武末猶存而此所謂艸莽私乘者則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事而元之末季

諸公所撰著也其能完身名于革故鼎新之際晚節能以壽終殆非偶矣此書乃少年筆楷法尤精謹可存余既愛其人不忝乃祖靖節風而惜其湮沒也特爲拈出之

書宋景濂學士集後

間與僧無心有閱永明壽禪師日行百八事毋論精神疲于應接卽自子至亥盡廢食寢盥漱之畧而爲之亦有所不能徧後又偶檢宋學士洪武以後集十二年中得文千四百篇永明神僧也固毋論已學士握文柄特自耳順而踰從心縱游刄斵輪不礙方寸亦寧無毫髮累而優然自如吾三載來五更起焚誦不過佛道經數

卷應酬文字不盡却然亦不能學士五之一而日來心氣損耗成疾爲子弟所苦禁亦自種種覺之乃知吳門白馬之喻誠非妄也因題數語於學士集後不勝貧子之歎

書宋文憲集後二

宋文憲以宿儒佐英主司禮樂制作之柄其高文大册徧海內卽近而九重遠而四夷亡能舍公筆弗請者骨尚肉而臺閣以易奪之久而至弘德間縉紳以古奪之至嘉靖不盡程古亦不盡爲易者復奪之益至于今而不復有能舉文憲名矣何論著作雖然亦安可竟廢文憲也文憲於書無所不讀於文體裁無所不曉顧其槃

以典實易宏麗以詳明易遒簡發之而欲意之必罄言之而欲人之必曉以故不能預執後人之權而時時見奪夫使後人率偏師而與之角孫主簿之三千騎足敵羸卒數萬若各悉其國之賦甲而勁於大麓所謂五戰而秦不勝三趙再勝者邯鄲岌岌乎我故思用其人也

書方正學文集後

正學先生之死義天下之人能壯之而又能痛之當是時人主不勝一念之憤屠僇其宗戚以至朋友之屬無所不株累片紙隻字皆有厲禁然其文固已鴆于三十年之餘而大行于百年之後然後知萬乘之威不能與匹夫匹婦爭勝者此是也先生之學出于宋文憲不能如文憲之博而純則過之其文則不盡出文憲所自托

在昌黎氏而不能脫蘇氏窠臼大較飛湍瀑流之勢多而煙波瀠洄之意少持論則甚正而微涉迂要非孔孟之書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弗道而至一節之士如周孟橋楊云敵孔璋輩津津稱之不容口異日經濟之不盡究而以致命遂志終固其托寄樹立然也建文魚水之契于集中亦一二見之茀齊黃日夜不遑寢息以成燕之禍禍成而委之先生以一木而支大廈之任良可歎也集中林嘉猷者先生門人建文中爲按察僉事先生使之行燕世子間亦甚奇審爾則必不使先生草卽位詔卽不指斥亦必不免若乃至東市而哀憤伉厲固不特一先生也世之衰先生者或過有所褒飾然不失爲志士而國史成于

宣廟時似亦可以已矣而曰孝孺叩頭求哀命執之嗚呼彼寧叩頭者哉

書李空同集後

空同先生兩疏于弘治間擔荷世道不淺雖再下詔獄見以爲煅煉而實益其剛果之氣若廣信之訟血氣與義氣各强半耳材高而病脱疎則易入名高而尚激厲則易染同舟遇風胡越相救而不知其伏機之至此也一遇康德涵再遇林待用而後得免虎口噫嘻亦危矣當嘉靖之丁亥已丑間楊應寧當國名爲最知先生而竟不一推轂事殊不可曉吾嘗謂憐才者若春風拂面便消忌才者若冰雪寒必透骨俯仰千古至今尚新可歎哉

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吾鄉者妄謂樂府發自性情規沿風雅大篇貴樸天然渾成小語雖巧勿離本色以故于李賓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論議過爾抑剪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不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于房中鐃吹之調取其聲語斷爛者而模倣之以爲樂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而已

書陳白沙集後

陳公甫先生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乎法與體與題之外者予少年學爲古文辭殊不能相契晚節始自會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若邵堯夫非不有會心處而沓拖跳踉種種可厭譬之剝荔枝薦江瑶以佐蒲萄之酒而餒魚敗肉臭羹蛙炙雜然而前進將掩鼻抉喉嘔噦之不暇而暇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極推重莊孔暘又堯夫㜈也而公甫亦自沾沾則不能盡出無意以此小讓陶先生

書王文成公集後一

余十四歲從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讀之而晝夜不釋卷至忘寢食其愛之出于三蘇之上稍長讀秦以下古文辭遂于王氏無所入不復顧其書而王氏實不可廢蓋當王氏之爲詩少年時亦求所謂工者而爲才所使不能深造而衰于法晚節盡舉而歸之道而尚爲少年意所累不能渾融而出于自然其文則少不必道而往往有精思晚不必法而匆匆無深味其自負若兩得而幾所謂兩墮者也以世眼觀之公甫固不如以法眼觀之伯安瞠乎後矣若伯安所上封奏陳事理叙功略押闔宏暢使人日醒當不在蘇氏下余少嘗見魏子才先生曰伯安虓絶不如胡承清此以事理言也非以文也

書王文成公集後二

王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道性善皆于動處見本體不必究析其偏全而洸切痛快誦之使人躍然而自醒人皆可以爲堯舜要不外此第孟子之所謂善足矣乃必盡闢他說以獨伸吾是文成之所謂良知足矣乃至盡引經語以證吾合吾伸吾是而彼之所謂是者亦出矣吾證吾合而諸峯叢而不能悉合者亦出矣譬之

行道而得康莊見者振足嗷酪而得醍醐聞者朶頤何暇辨他岐別異味哉乃北人不學妬文成之俎豆而膚辭詆訶之眞蚍蜉之撼樹可咲也

書李于鱗集後

昔在西省東署時於于鱗詩無所不見而所見文獨贈子兩序及顏神城碑之類不能十餘首當時心服其能稱說古昔以牛耳歸之衆已有葵丘之議而最後集刻行則叛者羣起然往往以詰屈聱牙攻之則過矣于鱗之病在氣有窒而辭有蔓或借長語而演之使不可了或以古語而傳新事使不可識又或心所不許而漫應

之不能伏匿其辭至于寂寥而不可諷味此三者誠有之若乃誌傳之類其合作處眞周鼎商彝尺牘之所輸寫奇辭濤言縱橫溢來而莫能禦恐非北地信陽所辨也徐子言之惡于鱗著之書吾既不伏亦不暇辨爲志數語於後

書歸熙甫文集後

余成進士時歸熙甫則已大有公車間名而積數年不第每罷試則主司相與咤恨以歸生不第何名爲公車而同年朱檢討者佻人也數問余得歸生古文辭否余謝無有一日忽以一編擲余面曰是更不如崔信明水中物耶且謂何不令歸生見我當作李密視秦王時狀余戲答子遂能秦王耶即李密未易才也退取讀之果

熙甫文凡二十餘章多率略應酬語蓋朱所見者杜德機耳而又數年熙甫之客中表陸明謨忽貽書責數余以不能推轂熙甫不知其說所自余方盛年憍氣漫爾應之齒牙之餘頗及吳下前輩中謂陸浚明差强人意熙甫小勝浚明然亦未滿語又數年而熙甫始第又數年而卒客有梓其集貽余者卒卒未及展爲人持去旋從處墨蹟復得而讀之故是近代名手若論議書疏之類滔滔橫流不竭而發源則泓渟朗著誌傳碑表昌黎十四永叔十六又最得昌黎割愛賸賺法唯銘辭小不及耳昌黎于碑誌極有力是兼東西京而時出之永叔雖佳故一家言耳而茅坤氏乃頗右永叔而左昌黎故當不識也他序記熙甫亦甚快所不足者起伏與結構也起伏須婉而勁結構須味而裁要必有千鈞之力而後可至于照應點綴絶不可少又貴琢

之無痕此毋但熙甫當時極推重于鱗于鱗亦似有可憾者嗟乎熙甫與朱生皆不可作矣恨不使朱見之復能作秦王態否熙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輩爲蜉蝣之撼不容口當是于陸生所見報書故無言不酬吾又何憾哉

吾又何憾哉

書洹詞後

崔子鍾論人雖過刻然往往有識見不隨衆悲咲獨于文務剪裁而無沛然之氣蹊徑斧鑿靡所不有蓋慕子雲之法言而工不足者也吾每讀歸熙甫時義厭其不可了若干尺線每讀崔子文句句可了若線斷珠落根柔有并州剪刀剪歸生以端午續命絲續崔氏也

讀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帝王相傳體用之大要雜見于禮經而朱子獨表章之令天下家喻人習不若五經之有專治而不能相通也於戲亦盛矣吾獨惜朱子之勇于表章而不精于訂定也夫三綱領八條目盡之矣今雜置知止及物有本末諸條于首章以致知格物之解闕焉而妄以腐庸之長語補之不合聽訟之章於物有本末後

又贅之以釋本末且遂有本末而無終始何舛也王文成之格物與朱子異且取大學之古本以正其誤似矣然所謂古本者恐亦未盡當也新民之釋章明德前而止至善後昭昭若日星誰能廢之且欲以如保赤子之一言而證親民抑何濶迂也區區管窺竊以大學本無闕文位置稍失序耳前亦非聖經後亦非賢傳益曾子引夫子之緒言而釋其意以誨門人門人因而

成書前列三綱八條而後序釋之凡古人之爲文類如是耳何以知非曾子書也文有曾子曰云云不應自言而中自引之也所謂門人者必子思也何以知其子思也它門人必不能也今竊爲之訂定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

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則致知在格物之章何關釋乎大抵所謂大人者德位兼備之大人而所謂學者治國平天下之學故于格物一章遽及于無訟之爲本以見體不離用平天下之章絕不及國而惟致辨于忠信驕泰之得失以見用不離體而中以脩身貫之見大本之所在而後可以言學王文成之訓格雖小牴牾而其所謂物則合矣卽物窮理之支離何必待辨而明吾故曰曾子授之而亦子思述之者也

讀中庸

讀中庸而知孟子之爲子思門人無疑也孟子之言性善委曲懇至然不過因率性之道而明天命之真耳其他所稱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卽誠明明誠生學安利之說耳第反之一字却似未穩恐人作荀卿解首章援朱子解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下慎獨功由淺而至深而王文成解則下文之所謂獨者卽不睹不聞而所謂慎卽戒謹恐懼也竊詳文義當以文成爲當下文未解喜怒哀樂謂之中卽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率性之道也文成解則慎獨以後脩道之教事也微犯致字義矣第朱子解則天下有大本而無達道矣至于致中和分天地位萬物育又分戒懼謹獨支離割强大失子思本意

中和者體用也中庸者卽已成之德而表之曰

無過不及而已曰平常而已注變和言庸者誤
庸之一字禪者亦知之曰平常心是道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幾于化矣而末引夫子失
鵠反身之論所以異于莊周列禦寇也
鬼神之爲德章直與易繫相表裏祭義不足盡
之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此語有深味而朱
子以不言后土爲省文似失之天以象地以形
雖分而上下然各一物耳而所以主宰之者一

上帝也冬至而祀南郊其神此上帝也夏至而
祀北郊其神此上帝也所謂易有太極也故詩
書聖賢之所稱述有上帝而已不言后土者非
略之也釋之言曰帝釋天道之言曰玉帝亦此
義也所謂閻羅王者主治人之盡而爲鬼者非
土也

夫子稱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孟子之所謂王道
者子庶民之一經耳而何以能使齊梁之君幡
然而從我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不
可缺只在之字上體認分曉耳朱子之格物於
之字似未徹也王文成之格物知有之而欲廢
此五者不可也故皆不知聖言之全

子思說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至誠如神處絕
得易繫之精非孟子所可及

衣錦尚絅章與首章戒謹恐懼以後相表裏而
精詳懇至

讀孟子

孟子聖之英者也於辭無所不達意於辨無所不破的其鉤摘聖人之心神辨論千古之學術精深痛切有吾夫子之所未及而至于是湯武薄君臣亦有吾夫子之所不忍言者不幸而不見用于齊梁然亦幸而不見用于齊梁也惠毋論已卽齊宣而用之其始必受掣于文忌騅兗之輩必不究稍究而受忌于秦楚燕趙之君兵交于臨淄之境故將畏上刑而不出必以議孟子翼之以韋丑則必敗其勝之而先移二周之鼎天下之罪叢焉則又敗夫惟其不用也而後世以王佐目之以不遇惜之故曰幸也韓子以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爲功不在禹下愚以爲尊夫子功也闢楊墨非功也凡天下之術有可久者必其便人情者也墨氏利天下摩頂放踵而爲之惱者不自便也揚子拔一毛而利天

下而不爲貪者不之便也此皆非人情是故不待闢而終自廢如便者雖至今存可也吾竊以爲夫子而下顏氏子醇乎醇哉曾子子思蓋庶幾焉荀子大疵而小醇者也揚子醇與疵俱小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者也孟子之醇非諸賢之所能爲醇也孟子之疵猶之乎諸賢之疵也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技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秦本紀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

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爲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即西北至于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粤踰五嶺巴笮滇池亾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爲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略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宜哉時哉

讀秦本紀二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爲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强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于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于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益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

于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爲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爲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税以與天下相安于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爲非愚以爲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于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臣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援者也

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攻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冀而始爲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于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説而輕于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爲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甞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爲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嗚呼篡矣當獻帝時董李肇釁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亾無操亦亾亾等耳有操後亾則曷不侔諸葛之

政將之以忠純權陷廓清寓宇莫又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佷其嗜狐其態屠僇忠舊放廢儀節至于弑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摶國于桓玄逐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祀矣零陵之弑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之亾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弁髦冠屨潰坊隘椎衽衣冠納之腥穢飾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玫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旦而騎且馳射之令技比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士風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嘬而食半也元之再嘬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明高皇帝之勳豈不均爲重昭揭萬古哉余聞者欲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 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講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

爲敵者偏覇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惝惝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志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志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亾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亾而銜璧輿櫬再辱王庭抑何其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于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闓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

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讀元史一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氐羌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爲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盖至孝文而其俗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覩慕于志邪宋亾而薄海內外鮮有不爲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

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爲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所謂匈奴鮮卑羯氐羌索虜者其人淩淫而忘其故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之還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哉金之有先頗雍也猶之乎漢文景也嘗怒太子盡用華服可易世其衰矣是元之策也

讀元史二

彊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葢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亾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于蝟櫟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勲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逺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爲唐

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餧虎也是故餌之以强有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梟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解多好盈而務逺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驁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

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衆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傴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矍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　明而不復有跚斷關據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葢竊窺之焉天之啓　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囿中國而芻牧之

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臠肉酪侏儒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逐而治其黠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臠肉酪侏儒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旣不勝盜即無奈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巳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偷安之徒幸

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眞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旣誠矣心安用養邪如以辭而巳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詆古而顚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于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巳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卽瞽叟爲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聱曲闇智浹泓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祕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祕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卻鄭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即孔子亦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與魚鹽諸大策外往往擇用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爲績巧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爲戰國之策士術史傅會而增益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徂之國也戎與楚積强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絀管子善因時者也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氏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謂我願之乎又曰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邪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于桀薛之問而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

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昔宋之南歷於金若卵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于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并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共却虜徐而置濂洛諸儒于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邪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奇深其文辭而怪其誇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齊民棄之往奔湯凡數徙輒棄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卽又曰武王征西方憝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始漢武之靡也

王子晉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以是至今稱晉仙去王會敘事固典有法然所紀奇民淫珍怪鳥獸抑又何誕也柰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哉第書名汲冢者非按汲冢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安釐王出冢書凡七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丘藏微書易國語論語篇目杜預序稱太甲殺伊尹事今本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紂妲己懸頭二太白旗及周公謚法已收之太

史公史記中寧至魏始出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冢書以為恨而孟子於武成乃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于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

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周禮儀禮不載而厠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删其歆莽褻猥之傳會者為禮經尊論語而删其非夫子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粹者別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未敢也聊識于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卽老子所與留著五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則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別本邪抑向本遺錯後人妄益之邪夫老子而不爲關尹著五千言已耳老子而爲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鬻子

鬻子僞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于道要之至淺陋者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巵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禹得七大夫如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夫鬻子九十而爲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何哉阮逸僞元經李荃僞陰符劉歆僞周禮固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淺陋者也雖然使僞而近也毋寧僞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敘事裁而撥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爲瞿曇氏之學者徃徃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于中國而秦廢絶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耳其識則無嘉焉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强辨儼然戰國之習也僞者多援少倍多拘少劇亢倉子僞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僞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卑闔張翕之機大要出于老氏老氏之以退爲進以與爲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于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

禮猶惜其爲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爲儀秦憯而爲申韓誕而爲市大悖而爲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續仙傳曰鬼谷子卽王詡也得道爲地仙此誕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產戮之按左氏駟歂嗣子太叔爲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于無厚於乎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于辯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傳

其言苟益其辭也邪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于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竆圖肅丼舞文之魁也孰謂駟歂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稗官者其食客所爲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爲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廁之經迨今爲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也旣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于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咲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于倫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于懷春之吉士而周公之討管蔡激于隱客之一言爲大謬耳夫子見貍跡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貪很之心其然乎豈螳蜋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曾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詩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爲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爲背理道而獨于五行之生尅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于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飾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誣者然而于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邇而當者然而于事不必濟也其濟爲僞不疑而其誣至于劉歆之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爲僞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淺率而強爲古語也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刄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基此皆不知其㠯而妄爲說者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僞爲連山等易百餘卷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抵罪所謂三墳者豈卽其書也邪

讀元命苞

右書據以爲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元素由祕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此即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爲宋人作也凡唐以前僞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

反之故以爲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强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邪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于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敘其材力慓果負誼桀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

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于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于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爲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斲鑿瑰麗而已卽揣摩緊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亾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决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于鎮再屈于稹三屈于逢吉四屈于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千里之外披膽待熵百萬之衆頫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卽不啻凝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爲當然者豈盡成敗論邪彼其詆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識平泉之覩侈則不聞以緑野匹者又何也

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忮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别于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邪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于令狐而不能快心于敏中也則其鬼固賢于其人也嗚呼才至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弇州山人讀佛經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悅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于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亾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爲眞境焉抑何謬盭失計邪不得已而强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强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矣不卽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旣絶萬境皆空不願作佛何况生天亦庶幾矣莊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讀壇經一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爲祖也黃梅之徒蓋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磨之示旨微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也日擕醍醐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讀壇經二

阿難親從世尊且數十年受楞嚴時猶隱法身而不支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謁黃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遷化現虛空變分散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耶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書僧稠禪師傳後 一日僧稠

覽僧稠禪師傳密行妙解化匝元魏高齊之際一時龍象蓋南嶽思天台顗所不及也第攷朝野紀聞全載二書則謂稠少作沙彌往往同輩猝酗角力輒以劣弱見侮祈于金剛神求庇一夕夢神現大身執杵逼令食筋盡一鉢覺而力驟發同列猶侮之因橫蹋殿壁行數百步躍首至于梁者數四乃引重千鈞拳捷驍武動駭觀聽後遂證果入林慮山構寺宇窮極壯麗齊文宣聞而怒欲僇之躬率數萬騎往討稠領僧徒候于谷口帝椎問稠曰陛下欲加法貧道恐血汚伽藍故爾受僇帝大驚禮懺既設饌畢謂稠曰聞師得力于金剛神欲一見可乎稠曰此人力耳當爲陛下見少神力因㩛諸梁木起相搏聲若霆震摧迸紛墜帝懼而止之遂聽稠度人造寺無得禁止今傳不載其食筋呪木事第云出

家落髮識神厲勇及受十六持勝法節食鞭心九旬食米量至四斗又遇懷王西王屋山兩虎交鬬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齊文宣加害領徒預逆因而感悔此却符合又傳謂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絶無患惱端坐而終異香滿寺荼毗之際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移晷二書所載則又云於并州營幡子未成遘病臨命願爲大力長者旣成此功後三十

年隋文帝過并州見此寺而渙然若記處分營造其寺遂成當時故謂文帝大力長者也尋傳所以不載者得非謂僩師業證四果位居五地豈得乞靈鳥翎現身國主習小乘業作有漏因邪然攷之文帝以魏大統七年生生二十年而始爲乾明元年今乃稱僩師後身則尤可笑因附記于後以補傳之闕且證別記之謬

題南陽國師傳後

司空于頔問紫玉大通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此事作麼生頔失色師曰這便是黑風吹入羅刹鬼國代宗在便殿指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南陽國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衰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卽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二段極相類亦大俊

快然禪和子往往用此伎倆久之不直錢矣于司空原籍是羅刹鬼國人魚軍容落地便結無明種子一生於其間作活何煩問對也

書知玄法師傳後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晁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膝安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鉉法師臨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攷神僧傳知玄邂逅一僧患迦摩羅疾候視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以飲食餵之則開口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迓甚懽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旦灌之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既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玄乃掬水洗之痛徹髓絕而復蘇遂愈回顧寺無覩矣玄因卓錫其地述水懺三卷尋二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爲寃報則一耳豈盎陷錯雖深而宅行尚可錯被寃雖慘而餘因爲劣耶因識于後

書佛祖統紀後

自景德傳燈錄出而續之者至合爲五燈其統則釋迦世尊而下爲迦葉阿難陀中有馬鳴龍樹以至菩提達磨爲西天二十八祖達磨來本土爲初祖以至慧能爲六祖而衣鉢絕矣六祖之後最顯者二宗曰南嶽讓青原思讓之下爲馬祖道一而道一之後其著復五宗而此統紀則宋僧法槃別立教宗以法華爲經天台爲統

止觀爲門曰三諦所謂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爲此一融之裁不顯蓋三惑覆之于是立三觀以破三惑曰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大抵其義塈于龍樹演于南嶽思而備于天台智者自達磨西來之後一洗而空之直截簡易最爲高明之士所傾信而此說漸屈法槃乃推南嶽思以繼龍樹推天台智者以繼南嶽而自提婆達多以至般若多羅西天之所奕葉而徑略之乃至斥禪那于別傳列達人焚壇經寶林傳以爲快謂雖異途而不敢不賛者賢首藏師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爲異同而自立己意者慈恩觀師又謂圭峰密私用其言而事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用兒戲以侮耆德嗚呼天台非非統也止

觀非非門也醍醐酥酪皆乳也釵釧杯盂皆金也物尚無諍而我何諍焉且夫之燕者懼南其首耳吾北首而或水或陸陸而或騎或步卽歲月之小異何患其不至哉近有一妄庸僧曰尚乳臭目不識三昧而輒作披荊鉞以攻賢首皆法槃輩爲之倡也故雖精博如李長者超絕如大慧杲而不敢以爲我師以其有諍心也何況法槃又何況此妄庸僧一幺麼也

書佛祖統載後

元僧華亭智常作佛祖統載其名與統紀同而立例却異自七佛以至二十七祖中國六祖一花五葉爲主而教典正傳淨行神足亾所不該又效涑水通鑑編年之法爲之其用心亦勤矣第有不滿人意者釋迦旣爲始祖且係教主卽當詳其罔明兜率之緣與生時化導之跡不宜太略一誤也末世如觀音化身爲寶誌僧伽彌勒爲傅士契此文殊普賢爲寒山拾得尚猶說之而此四大士親助世尊行化瑰偉奇絕舍利弗須菩提皆佛大弟子而曾不得與諸高僧並誌二誤也我佛未生之前編年何用至于三皇諸紀皆路史稗官之談怪誕不經又與佛典非合而備載之三誤也佛生之後震旦世次沿革志其一二以爲年綱足矣而備載不切之政瀊紀無涉之人四誤也志存伐異卽猖狂甚口之

辭必收事取黨同則鄙俚不經之語亦錄一語有助則小人盡爲君子一事相睽則賢者遂底不肖五誤也大槩所熟五燈會元而聚而於全藏未爲淹通挂漏不少六誤也僧雜際會恩禮貴富取睒俗目書之有味七誤也須大出手塁一番作用去十之八益十之三然後可稱釋史不愧法門聊志于後以俟異時

第二卷載太古諸君盤古天皇地皇人皇氏五紀太昊炎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商諸代既在七佛之後又非釋迦同時至于三皇以前語出稗官事多荒誕略之可也卽如太昊在位僅一百十年女媧在位一百四十年而共工大庭以下凡十五代而通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則人各得千餘年天子矣豈理哉少昊既云黄帝子而系黄帝後云十八代一千五百年顓頊既云黄帝孫少昊之從子而系少昊後云

十代四百九十年帝嚳既云黃帝曾孫顓頊從子而系顓頊復云八代五百二十年帝堯既云黃帝玄孫帝嚳次子而系帝嚳復云九代二百五十八年何自相矛盾至此也

第三卷世尊降生成佛事當詳而反略其生也曰二月八日其出家也亦曰二月八日又曰十二月八日今天下俱以四月八日浴佛而以臘月八日治粥供佛及施僧則兩二月八日恐未

確

穆王乘八駿游西極孝王時外國進二尺虎四角犀宣王時史籀改大篆平王政出方伯秦始逐諸侯客東巡瑯邪刻石何預佛門事後放此

老聃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麤反唇蹇鼻髆尖胯聛耳髼頭諸醜狀誰見之復誰紀之蓋道家者流妄稱其有八十二種好相擬于世尊故釋氏之徒從而加毀也史記云老子入河沙不知所終而於紀巳卯年著其薨亦無謚夫子獨詳而不敢有所訾者以夫子之徒方馭世故也

始皇癸未沙門室利防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之此事殊誕妄不足信

第四卷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西訪佛道至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而迎之歸恐非實錄當是摩騰法蘭自來也

釋道比較焚經事妄是時無道經且所稱大臣皆不合吾前巳辨之

第六卷支公養鷹復養馬大違佛戒且晉世高僧皆以老莊得儁聲于本教故自淺

孫興公許玄度于佛有何關而傳之郗嘉賓爲桓氏弱晉者也爾時諸僧雖不過得數百緡便相稱述耳

第七卷摩公爲姚興所殺不知何故諱之不諱

師子慧可無礙𡰪為而諱肇何也第𢈔傳所謂
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清風恐亦係傳會是不類
肇公語
第八卷謝靈運謀叛棄市於佛何關
僧道不拜王者可也若不拜父母則唯世尊始
得
第九卷達磨觀世音大士化身也而誌公亦稱
大士化身同時顯化南北人用為疑是不必疑

千百億身之二人耳
范曄魏收以其能叙述釋氏而無貶辭不知曄
之逆亂收之淫鄙去崔浩李德裕何啻壤也
第十卷載文中子事甚詳以其語有西方之聖
故也
第十一卷謂唐高祖受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
拱立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
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帝令定
優劣編入朝典按此時尉遲公方在宋金剛部
下作賊文靖為內史令亦無為金吾衛將軍
原州五石青質白文成字讖女主武王代有
天下於佛何與
奘法師之類朗善記其什公之儔乎而潔烈勝
之於道稍不足者綺語耳
第十二卷黃梅弘忍大師夙生事余于本傳辨
之

呂太后武曌之淫亂而能弘佛法豈真能知佛
法者即權教所不棄豈止枉尋直尺得猶失兎
而已
阿闍世雖殺父不赦十二時中尚有善念如一[illegible]
雄者善念永絕必墮無間
嵩嶽珪與嶽神論語信是雄爽然尚非極則語
第十三卷法秀施袈裟迴向寺領玉篇進玄宗
事既詭誕而末復及淫褻語殊乖本色

元魯山雖不爲僧服及作僧語而有僧行附紀之可也

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入蜀而守臣有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爲閬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見之大怒以劒斬像首其人在陝西首無故忽墜正史稗史皆不載最爲誕妄可笑大慧杲引之以證禪悟而智常復載之何也

第十四卷觀軍容使魚朝恩于帝前謂慧忠曰

朝恩亦解些子佛法即問忠何者是無明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現朝恩失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其語與大通答于頔惡風吹入羅刹鬼國一機軸然于能心折而魚更起忿端于差勝耳魚與忠復有問對語太峻險且無大意味渠方威振人主恐忠未便作此劇折或其徒有粉飾耳

第十五卷清涼國師澄觀代宗大曆元年戊申奉詔入內勑譯華嚴德宗貞元十二年丙子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迎澄觀入京同罽賓三藏般若譯烏荼國所進華嚴蓋再譯也十五年進號鎮國大師加天下大僧錄至開成三年戊午始示寂俗臘百有二可謂宿德矣清涼得法於南陽忠徑一山欽爲人主所尊禮然不聞忠國師之推轂江西一石頭遷而清涼之推轂百丈大珠南泉西堂藥山歸宗故當別有意也

第十六卷大顛折韓昌黎書係僧雛僞撰吾前已辨之

柳子厚少年急功名不自檢猶無害晚途遠宦邑鬱侘傺至死而爲神以恐喝求祀望阿脩羅趣且不可得豈可以其作綺語贊僧媚佛而諄諄錄之也

智常有論謂周武廢教時沙門犯顏抗爭殆數

十人及唐高議沙汰而惠乘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見法門有人大曆而後祖道既與吾門雄傑盡趣禪林至武宗議廢教而稍能持者僅知玄一人而已雖上意不可解大數不可逃而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亦吾徒失學之故也尋智常此語太麤生然亦未宜盡廢宋宣和世亦然

自十七卷以後唐時宗門伎倆幾窮賴趙州臨

濟別作提撥警策一番五季而後法席愈盛作者林立第覺諸大德往往自學問中融脫得來雖辯才無礙天藻秀發而能踏江西頂透曹谿巔上者吾未之多見也

了元雖詩僧尚有蔥嶺氣息洪覺範則一削髮苦吟措大耳

陳隋之際焚身有崖菩薩者其人甚奇事甚偉而此不之載

政和帝既詘釋教于宣德門觀燈爲一麗肖行童指斥殆無可對隨而杜口雖炮烙刀碪雜下竟不得其一聲鐵圍山叢談夷堅志皆詳之而此亦不載

張無垢九成居士中龍象也與妙喜若一人而今絕不之齒豈有所不足邪

張無盡求臺諫要得呵佛罵祖與司馬二呂諸賢放對正是擬作無佛論時識見也後作護法

論便與蔡元長別乃知佛力不可思議耳晚歲翛然事外未必無得吾嚮者疑之過是不見居兒廣額邪

又云朱仲晦少年不樂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則是言也禪者誑大慧而借朱先生爲重之言也朱先生生平無書不讀所坐正

于鑽故紙無出頭處果爾豈所謂曉來未必了了者耶

宇文虛中爲宋使金至翰林承旨久之以忌者搆其欲結南客殺虜酋舉族燒死今云壽百八歲無疾跏趺援筆朗吟而往豈實錄也其詩所謂英名留付世人傳當是被戮時絶筆語耳於釋門何與

所載李屏山鳴道集其掊擊闗洛時有得有失而序之者湛然居士移剌楚材也移剌卽耶律遼姓之訛音吾鄉者甚嘉楚材之功而疑其用處有佛圖澄僧稠意今果然卽將爲釋子後身也

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爲終始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文第若出一人弟孔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又云所謂禪一字六經中亦

有此理達磨西來禪話大行佛法弊矣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其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吾常謂元城在元祐黨最爲傑然投荒萬里垂暮年而節不挫膚色不少變怪其定力之所自今了不諱賢于諸賢多矣然坐此不得收理學籍噉孔廟犧爵老先生者涑水公也涑水心行幾希閔子卜夏然于死生處恐不如元城了了

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誤也其制詞稱名班彌怛拔思發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著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足不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臆不如一行不過小持法呪唄而已乃猥被世祖之寵秉華夷釋教之權不亦幸哉

辭禪帝一商胡也雖不逼經典而亦有闇合處大約胡人入主中國得佛教雖不能止貪而亦少可止殺阿闍不可無世尊阿育不可無麴多若瑠璃若太武則末如之何也巳

書弘明二集後

弘明集者梁釋彥悰述廣弘明集者唐釋道宣述也大要與黃冠諍角以搭擊拒閑為功姑取其衛教而已而不計其辭之憒與夸也悰公所述多東晉宋齊人語既不能暢其筆扎而於所覽西竺文言亦淺鮮口若吐而吃指若舒而掣者蓋理為辭窒辭為理困攻固非輸守亦非墨如是而已若宣公述則緇衣諸賢承梁武弘法之後其書盡出而脩辭亦漸暢第婣習其便不

特彼教之所不堪承而我古先生亦為之嘔啞矣其佳者不能勝陳琳之檄張湯之案而拙者則一村社鬨訐耳彼黃冠又其下者無一息猶龍公泒何足與辨也尋宣此述與續高僧傳可謂篤信好學不可謂之知道也其志于釋門立功名其事則史其文則藻於吾儒蓋鄭康成范甯之倫不可與望濂洛闞閩也余因妄有所評

若達磨而下諸祖其造類孟子智顗類朱子而皆勝之永明壽叢可與朱子埒而大勝之太慈杲性質類程叔子學類陸子靜而微有低昂此語出兩家故當皆不喜然自有識者

弇州山人讀書後

琅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書黃庭內景經後

黃庭內景經者乃太上道君於蕊珠宮作七言咏歌以發修身攝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餘地焉眞人在巳莫問鄉一語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鄉者爲拈破之耶飛升度世資之有餘務責甚經自景林王眞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凡仙經四十餘卷而此爲首南眞遷化後幾三十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而此復爲首司命以後隸傳護軍長史許思玄少子上計掾道翔道翔之子黃民避亂入剡併諸經寄東闔馬朗家晉安守孔默罷郡還聞而以重幣勤禮懇之黃民而始得傳寫孔不及奉誦而其子熙先綜先才而狂

謂經語誦之萬徧即得仙以爲妖妄猶消念叢
燔之後誘其舅范詹事曄反族滅而辯爲人王
與私各錄一本自隨演錢塘深沒僅內景存乃
深信萬徧之說甫誦而火燬其廬再誦之露臺
而雨漬其褰遂氣結貿曆日死深山中而經卷
之在二氏者絕矣王靈期造黃民而懇得之輒
加損益傳以羅浮遂盛行於世而黃民歸錢塘
乃留真經一㕓付爲朗後荏苒不復能取而李

馬氏寶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務事佛而
經稍散佚其後正本錄本雜寓於陸靜修孔璪
杜京產顧歡鍾法師婁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
方購得之陶有神鑒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真蹟
而內外景悉備閱之茅山今道藏所存本是也
此與右軍固無與不知何緣宋思陵有臨本攷
之宣和書譜不載恐所得右軍內景經亦贋本
耳載攷此經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太上金書

一名東華玉篇孔熙先兄弟以爲讀萬徧輒得
仙而笑之不知授者非凡師乃仙師也受者非
凡骨乃仙骨而又慈惠忠信耽注玄真者也受
而齋九日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關鳳文之羅
四十尺金紐九雙以謝師沐浴居靜室九十日
而誦萬徧一日當得百十餘遍亦不易易也今
此經托之梓徧天下而耳目之授者何師而受
者何人也即十萬徧奚益矣余自承本師曇陽

子誦時時默諷亦已成誦文仲子休承許爲余
作小楷奉持之一月而休承目眊手戰不能終
諾乃改以乞周公瑕公瑕月受役碑板間乃能
舍而爲余結此段方外緣亦佳事也

書道德經後

周公瑕往年爲余書老子道德經五千言亡何而失之歲庚辰公瑕歸自錤中念且老從我索一傳客或謂公瑕迫得傳而余恨失經以從史公瑕續書之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者殆不偶哉既裝成褎而志其後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之後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絀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庯鄙詭誕者覩西來之跡宏竒高大炫燿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漬其餘瀋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監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爲鬱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

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真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亡論已前是而爲廣壽爲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爲周文王守藏史曰變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

官爲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時復西邁云云蓋又傅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爲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恠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爲太上靈眞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絀而指爲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徃徃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泯其迹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矣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於世甚無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辭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貞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蓋使理國繕身者於張强與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而妄爲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世貞一言而當獲譴於今之爲二家者然使吾老子孔子而在以爲譴哉不以爲譴哉

書莊子要語後

莊子亦人中天也其位業所受則天中人也其言有倏然而出世外者則亦人中天也出而不能盡不獲如大雄氏者則又天中人也爲言幾數十萬今吾采之而周生爲錄之者十不能一耳然皆粹乎瑩然若穀之得鑿酥乳之得醍酪而砂礦之得燭銀也自莊子之言出而後世之修辭者獵其奇務識者貲其博拘方者疑其誕而守經者病其詭彼皆有以來之雖然彼固有以來之於彼無與也吾采之吾以自爲而已於四者亦無與也

書關尹子要語後

昔關尹子望紫氣一縷於函谷之東而知猶龍公之至今不佞讀關尹子一句而知其非關尹子書雖然是後世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之所撰其言非以托關尹子也何以故能識玄理曉養生苦思振奇者必不以關尹子重以關尹子重者其人必剿黃老莊列之危緒而爲之屈於旨伸於辭恒也今此所屈者辭也所伸者旨也故曰非以托關尹子也乃王生爲余書者則奇已甚矣思愈苦矣夫亦可以已矣夫

書天隱子後

天隱子一書司馬子微述謂傳之天隱子疑即子微所自著也注叅同者見以爲淺近思悟眞者見以爲局小而亦自有理至謂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則所謂見其一未見其二者子微之術不過却病延年而已夫道苟不得病何必卻而年又何必延也其謂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語故精

書化書後

化書者觀化也凡自有而忽無自無而忽有皆化也其自有而漸無自無而漸有者亦化也以我推物以物推物物以物物推天地皆自有無之際得之而脩身理天下之道寓焉其旨遠其辭文其言約而中是故識者曰此非齊丘之所著而眞人譚峭景升之所著也景升書成而授齊丘使行之齊丘匿而以己名焉或曰齊丘既得書忌景升而殺之或曰醉而以皮囊之沈之水爲道家者曰景升羽化者也齊丘不得而殺也宋人之傳奇至云有魚而得一皮囊藻荇封之若駝鳥卵啓而得一人齁齁熟眠醒而問漁者曰化書行乎曰行矣吾在此甚樂幸復爲我縫而置諸水此傳會也夫漁者何以知化書之行夫漁者得人而復置之水寧有是理哉是書也吾以爲齊丘必竄入其自著十之一二而後

撦爲己有如五常一章忽云還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於儒者又齊丘於覩化之際輒自稱小人所謂不考而招者一笑一笑

書元始上眞衆仙記後

此記別標爲葛洪枕中書而序辭稱於羅浮山夜半靜齋忽降一眞人授書謂二儀未分溟涬鴻濛狀若雞子有盤古眞人自稱元始天王游於其中凡六劫而忽生太元玉女相與通氣結精還居玉京山宮殿凡一劫而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其後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太元母又生扶桑大帝東皇公號元陽父九光玄女號太眞西王母太上眞人元始天王弟子也金闕老子太上弟子也其職如世之有司徒承相耳它靈眞衡名往往與位業圖相出入至所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浮山稽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伯夷叔齊爲九天僕射周公旦爲北帝師屈原爲海伯王弼爲北海監皆眞誥所不載却又有大可笑者洪化去在晉惠中而許暎許穆許玉斧郭景純皆

生南渡以後與洪不相及又云二許爲真人未有掌領又似未見真誥全文者夫好夸飾而不核古以是作僞書久而始逕露一何幸也道藏若此類多不可盡摘摘其尤著者

書許真君石函記後

石函記上下卷按此函既爲許真君所載而中所辯撰皆不類晉人語蓋自張紫陽而後陳泥丸白紫清繼之俱以無礙之辨才發性命之宗旨一時門弟子模倣爲之末宗耽僻之氣可掬乃至所爲醉思仙歌亦托之真君大還丹歌則托之吳猛鉛汞歌托之嚴君平龍虎歌托之陰長生破迷正道還丹歌托之鍾離雲房敲爻塲頭坏贈別方處士題王先生菴門贈喬二郎靜渚二道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之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之劉海蟾鄙俚冗沓不能厭沿街鼓簡氣如出一口不知長生之四言何其古雅得正始之音而海蟾五言古風鍾呂近體清逸秀勁何嘗不颯颯唐氏本色耶此豈陳上陽之流爲之飾畫無鹽唐突西子要何擬議若其中有一二精至語不妨作摩天偶倒取之

書坐忘論後

楊用脩謂司馬子微坐忘論爲坐馳誤也殆見其名未熟其語耳子微所謂執心住空還是有所既不合理又反成病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則永斷覺知入於盲空若任心所起一無所制則與凡夫元來不別若唯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悮耳若徧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此皆從方寸中鍛鍊一番過來故於受病處極懇至乃爾其治

心之法則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眞見又云疑則任思悟已則已必其有思思則以智害恬爲　傷本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毀譽善惡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如此下語即吾夫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以異也去曹溪黄蘖亦自不遠以此言忘何云坐馳吾故曰用修似未熟其語也

書三茅眞君傳後

關中王令賜綖自白光祿啓常所來携光祿手刻三茅眞君仙傳伏讀之即眞仙通鑑所傳而頗加詳者也眞君化跡顯在名山紀之眞誥與南眞石函並炳烺耳目夫復何疑所恨玄門操觚之士不通史學猥加藻飾以召瑕攻竟成蛇足耳不佞請得而畧言之夫所謂百十二字寶號者受之天乎受之人乎受之天不過眞誥所稱而已受之人不過唐宋以後所封而已不應

煩雜至此且襲北極文昌之訛濫也秦時封徹侯至少不過蜀應文信及始皇時王賁王離趙亥趙成馮毋擇而已以李斯為承相尚不得侯而何以有長平侯偃廣信侯憙也戰國有號無謚始皇不立謚何以又有長平恭侯也定錄仲君以景帝戊戌生至武帝元朔元年舉賢良拜五官中郎正按元年為癸丑仲君僅十五耳是歲雖下郡國舉孝廉不聞舉賢良也西漢官無所謂五官中郎其以上書拜郎中者主父偃三人耳不聞拜中郎也征和二年轉太子太傅按是歲為癸丑戾太子反若在前則與少傅石德及宮臣皆從誅在後則不立太子設太傅也元鳳元年拜破胡校尉武威太守是歲為辛丑時不設破胡校尉官保命季君以庚子生武帝建元三年舉方正不就按是歲為癸卯君僅四歲

耳又云游梁國為孝王上賓時孝王薨十餘年矣宣帝地節二年自洛陽令轉西城校尉是歲為甲寅君年已七十五然是時亦無西城校尉官也元帝即位仲君拜執金吾季君拜五更大夫轉西河太守按是歲為初元元年癸酉仲君年九十五季君亦九十三不應上之官籍令九卿二千石有此壽俊人主必當旌異史必為立傳亦不應寂寂乃爾且九卿年表執金吾為馮

奉世無所謂仲君也亦不設五更大夫官大抵事玄者不當以其飾而恣爲談守儒者不必惡其飾而遂生繭取理而節可也長夏無事偶書於後以示王令倘可遺光祿小刪之何如

書桓眞人昇仙記後

吾於丁卯秋中避跡弘法寺抽道藏搠字函小帙曰桓眞人昇仙記吾甚愛之因手書一通葢謂記内所稱西蜀華葢山李桓仙君授覲金丹大藥與飛步隱身諸訣既成而薦之俾從陶隱居爲門弟子披髪跣足執鋤爲圃十二年吾當舉之上帝詔昇雲天且謂陶有三是有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殺禽魚蟲獸救治病

其二好算星度窮究天機潛厭鬼神言人休咎其三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屋自恃聲勢親近朝廷其四望想太重便希昇仙創待仙樓造降眞館又謂陶雕琢文詞勞神典籍窮究經旨好述異事且求眞不一潛神二門言善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凱如言而往果如期上升四非之説故余所甚契及後稍暇讀其全文而鄙之以其沓拖猥

雜殊無六朝風氣而徧考諸藏有高道傳云桓法闓字法舒不知何許人事隱居華陽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隱居與然謂已當之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隱居計門人無桓姓推執役者得法闓詰之曰常行黙朝之道親朝上帝已九年矣隱居更欲師之法闓辭不許乃懇曰某於求道勤矣而尚淹世者非有過耶幸爲訪之法闓駕白鶴而昇三日密降隱

居室謂先生陰功著矣而所脩本草以䖟蟲水蛭之類爲藥利在人害在物以此小淹一紀乃解形當投蓬萊都水監此傳乃道士賈善翔撰進成都李汝成駁之以隱居玄門董狐豈有異人居門下而不識者又得隱居曇鸞南平王所造清隱館即弟子桓法闓所居邵陵王又有隱居化後法闓猶存無先期上升之說而法闓受法高第其非執役固明甚也據賈高撰傳謂都

水監之說爲門弟子女眞錢所預告者又攷隱居所著眞通記則周太玄從定錄趙丞得之南眞夫人者都不言法闓也若此上升記絕似唐末宋初人所作其前載李桓命桓闓師隱居語尤誕妄且是時隱居尚存何得稱貞白先生蓋不知貞白爲化後所賜謚也造僞書者賴有逗漏不爾令人頭眩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孔恭訂

書張道陵傳後

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傅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茂事而傳之者也太傅位三公

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草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冊之不載也神符所受能執筆一選畫而千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厲太上固願指靖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深山窮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宜攝之彼地即生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實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衛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況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回而迴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修而諶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高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

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劍符籙雖存而未必一一修持其修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眞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先出其倜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爲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耶眞誥雖時時稱天

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甚重之

書玄風慶會録後

長春丘眞人見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所面告者幾三千言畧叙師傳之旨戒以太怒則傷身太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旁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虜性貪淫好殺疑其枘鑿而太祖乃歎賞不已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夫以佛圖澄之神奇能海鷗石勒然亦危者數四而勒亦不能用其言長春何以得此於元祖耶一説長春能

呪餅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攷諸傳俱不載録者曰移剌楚材疑移剌或耶律訛也其官稱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元至至元後始有侍郎亦不屬尚書省此恐誤

其二

後考湛然居士西征記頗稱長春之短湛然即楚材别號也此移剌者當别是一楚材

其三

丘長春道門之法嗣也其學實得之禪以片言悟蒙古太祖俾總領其教而其徒不能盡賢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後四傳而至所謂蒙哥皇帝用少林僧福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陵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又至薛禪皇帝再焚諸

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冦天師謙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僇僧人冦悔而欲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師爲醫弟子當壽以殺人師亦烏得無罪哉

書眞仙通鑑後

麻姑壇祠記顏魯公所撰而趙道一倚之撰蔡經傳第其中所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又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及姑取米擲地變爲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然則方平之得道當在盤古氏以前而及其作方平傳云東漢之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

夫孝桓帝時主太尉陳耽家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則方平之再過蔡經家百餘年事耳度其終姑不過二百歲許人而何以老於麻姑又云滄海三變爲桑田也豈方平間於東漢時一出耶或別有一方平耶或過蔡經家事有之而傳方平者耳傳其名姓而不嘗見其文耶前傳言鎮青城山光仙寶室天而後云鎮崑崙亦自相牴牾

車子侯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靜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武帝思之爲作歌云云按此即奉車子侯也奉車子侯霍去病之子也帝使從封禪太山一夕而死帝思而歌之又語其家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桓氏新論則帝出聖才有朕兆子侯則沒印故畏惡殺之今因其語似爲仙去又不識去病子而謂之車子侯尤可笑也

太極真人杜冲以周昭王二十七年聞文始尹先生登真乃靈宅棲玄學道康王特賜金百鎰完葺本第賜號曰樓觀聞老子在周爲藏史孔子猶及聞禮後始西度函谷尹先生挽之爲草五千言今云昭王十七年尹先生得道一誤也康王者昭王之祖也今云賜金百鎰完葺本第二誤也恐係傳會不可信又云周穆王好尚黃老崇建靈壇立廟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尤可笑彼謂穆王時有老君觀耶又杜冲真以昭王二十七年始學道道成而宗年二十受業爲年一百五十餘歲至厲王十三年而上昇彼謂昭王去厲王時有百七八十歲耶楚康王事尤誕王翦滅楚已虜其王負芻矣何得復有康王

周義山傳是一博暢才人文字然歷引所見諸仙真皆傳記紀載無一創聞至所謂黃老無英白元君則又黃庭經傳世以後語今云是漢宣

元時人得道恐未可信費長房以失符爲鬼所殺華佗以慾期爲曹瞞所誅此方術人也而列之仙可乎長房之得符自壺公見范曄漢書甚詳丹臺錄云壺公姓謝名元一恐附會語劉寬不聞其有仙道特真誥載之

路大安傳尤爲不經據大安以順帝漢安元年壬午生至惠帝永康二年辛酉當爲壽一百八十年矣而是時王戎僅七十耳乃謂大安爲蜀

而戎爲舅其齒恭一至此且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反自爲相國明年正月廢帝於金墉城四月反正改元永寧是永康無二年也惠帝不辨菽麥人也一年之内見廢於趙王倫復辟之後齊王冏專政帝食息不自制而何以能召大安驅禳癘疫所謂上眞授記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遂以大安元年白日上昇然年號實太安非大安也此類殊不一聊辨而志之

據眞誥陶隱居所紀許黃民原無得道不當列之仙傳也胡長仙事甚奇俶儻第在中宗武后朝當遠出葉靜能張果上而史於方術不載又太平廣記捜剔不遺餘力於葉法善羅公遠輩紀載甚詳而獨不及長仙何也得非有所增飾耶

許眞君除殄妖蛟及拔宅飛昇事神奇俶儻足以竦動凡俗照耀一世今遺跡尚存識記都在獨晉史搜羅神怪不減虞初旁及義雲而乃遺敬之一不可曉也郭景純之抗王處仲於行刑人及鵲巢樹亦載之而顧絶眞君化鴿之跡二不可曉也眞君所居既非深僻壽至百三十六歲白日冲舉家屬門故何止百人而有司都不舉聞三不可曉也眞誥揚許所載晉室諸賢並盡豈有長史係眞君從弟而了不之齒四不可曉也陶隱居徧訪仙跡若渴若狂而於眞君事

獨杳然五不可曉也今者龍沙高過豫章城地仙之事當有驗者而先師曇陽子詩所謂五陵教主世多不能悉而注眞君傳者以東門之鎮爲宛陵南門之鎮爲吉陵西門之鎮爲鵲陵北門之鎮爲涪陵中門之鎮爲秦陵以實其分野大遠而名亦創新未知其是否

王子年能預知符堅南伐之必敗而不能守能預知姚萇之子無畧得符登而不能知身之見殺於萇手此大謬也豈釋氏所謂還債耶將無

以述讖緯談休咎爲眞宰所罪耶正史不言兵解恐傳者增飾之其所著拾遺記十卷蓋不待罪而知其詭於道也

項曼都者誕士也與昔所傳古强蔡京之流相表裏其曰斥仙人者人而指曰之耳而以爲眞仙何無識也徐啓玄爲王大夫治女金英事雖甚不可言而又涉無謂得非啓玄者欲竊其女故爲障眼隱形之術譸張以攝之耶

蕭子雲據南史以侯景之亂避地而卒今云遷蕭山再徙居清虛館遇神人降言館之東北有都水坑水自東注可以徙居蕭又徙家寓焉歷二紀餘一旦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史仍司都水福庭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隱世不復見吾不敢以爲的然夫子雲名卿大夫也淸虛館在蕭山之近隅非若地肺桃源之深阻也其家八十二口又非一人也何以居二紀而不致人主之傍求族黨之蹤跡其卒之地與歲史無異書者何也且書家者流必擧子雲以爲口實寧有遷化之奇彰彰如是而一不之及意或刑客之棲止淸虛者會張杜曇永之仙跡而牽引子雲以爲重耳

吳道子畫蹟雖神奇然是一工師耳正史野史載其出處甚詳且明未有以爲仙者而今云得神仙術周游人間玄宗聞而詔入宮庭有粉墻數尋俾畫山水道子請用墨漿一缸潑於壁數幕覆之俄頃請上臨視山水林木人煙鳥獸無不備具而且精妙道子徐步指點巖下一小洞叩之忽開一童子在側道子奏曰此洞有佳致臣請入爲陛下先遂躍而入俄頃門閉守城卒曰道子出矣上再往視所畫處乃瑩壁無復山水何齊東野人誕謾無稽一至此也是不知矣道子之供奉明皇最久畫蹟滿宮禁及長安寺

字也可鄙可笑一至此

許栖巖事不可知而所稱對太乙元君引黃庭老莊三語云但思一部壽無窮真人之息以踵其精甚眞却似有解悟後令道士算劈太華何神立海橋何鬼叉是竊語大約此文唐人傳奇如嵩岳嫁女南溟夫人之類

劉忠州晏所遇王十八事見太平廣記其文典其事亦覈但以所好如此所遇復如此而位宰相領鹽鐵不思轉首而取寘儇利令智昏其斯之謂歟

嵇叔夜傳謂舜聽佞臣言而殺伶倫八人又云晉文帝令康北面受詔敎宮人康不肯從帝殺康於市又一齊東野人矣

司空在南北朝爲三公齊明帝之世寧有司空張岳耶東昏嗣位日尋殺僇豈有容司空解官令百僚餞送事耶大抵多宋嶶時緣飾以乞恩澤者種種皆此類也

玄眞子隱淪之無累者也幾於道矣然所謂鋪席水上安坐飮酒來往若飛與顏魯公作別揮手上升則正史稗官與吳與掌故俱無之可謂畫蛇之足矣

張果宇宙初闢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旣以太極紫微左仙卿謫降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絕耶

明皇月夜事一於西涼州觀燈兩游月宮而其所奉引之人曰葉法善曰羅公遠曰申元之叢一事一人而所傳聞異辭耳然恐亦誣罔不足信也申元之張雲容事別有傳奇甚詳

鄭遨跡極奇然是隱逸之有至趣者也非仙也歐陽子五代史何以遺之

譚紫霄在五代時已識得莊列之旨與釋氏合豈不閒士哉辭榮謝施百五十而恬然以解賢

於杜光庭遠矣

黃損仕南漢時爲尚書僕射忽遁去三十二歲而歸題詩竟去亦奇矣然此詩所云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凡四句皆見賀季真恐好事者妄傳之耳

崔偉事誕妄不足信夾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見酉陽雜俎然已於舒虛寂傳見之而又皆翟天師乾祐弟子疑必有一誤

李昇傳與元白飲有絕句所謂誰能無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者鍾離雲房傳亦有之謂爲呂先生作當以昇傳爲是

純陽傳不當入邯鄲盧生事邯鄲呂翁開元中所遇也純陽尚未生

賀員外傳謂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去家自棄荒山遇水部教之啗松腴年八十上下水如飛數從水部東游過濰縣元祐初來見蘇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又曰吾師以上元期我於蒙山矣子瞻作詩送仝并以絕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無有見者致子瞻集有之詩甚佳子由亦有贈然其時有識者云仝妄人也元無識賀員外得詩竟去誇於人遂絕不見子瞻

陶隱居孫思邈陳圖南三先生皆不能斷九重還往覺陶公微涉有意余素好博綜負才鬼之

慕則陶公我師晚來殊厭射欲從孫先生乞數丸藥救道上貧子歸借希夷一枕傳五龍睡法耳

水丘子語不多而煞有至理當是得道者

王筌傳始遇一婦人乳長於臍曰我蕭三娘也按西京雜記婦人乳垂三尺者北斗中第七星東方朔知之

張拱傳載道士語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却粒

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子房
諸人乃以丹藥療饑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
此不淫色可也灼然之事吾所服膺

余讀宋史林靈素傳怪其誕幻甚口而無它奇
術今覽此傳則又甚矣中間有與史不合者故
記之傳言靈素本名靈噩靈素者宣和所賜名
也其所稱以術召致劉后事比之少君致李夫
人尤怪偉史云靈素謂蔡京爲左元仙伯王黼

爲褚慧而今云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
大鬼頭童貫則飛天大鬼母勸帝誅之又云與
張虛靜侍帝晏游禁中見元祐姦黨碑因與虛
靜各俛首致敬上詰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
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黨是何
人帝翌日以示蔡京京皇恐乞出而已靈噩居
眞宮密室人所不能入京探知其有黃龍帳
金龍牀朱紅几案以爲僭妄而疏論之上即與

京掩入其室則明窻淨几別無一物京乃伏罪
而至云即時致西王母降於其室則又誕也史
言大水犯都城靈素竭其術不能退而傳云水
自太子致但請太子拜之當自退其後復上疏
云臣初奉上帝命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崇大
道賛忠賢今蔡京鬼魁童貫國賊任以重權付
之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切忌丙午丁未兵
馬長驅腥血萬里兩宮天眷不能保守因乞骸

骨歸鄉降詔不允至冬金臺攻之靈素即日對
閑賜物携一童子步出國門帝賜宮於溫州居
之明年八月朔携奏數紙溫守上於朝授弟子
張如晦偈而化去先於郭外相墓令於穴下更
開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　候蓋土
即走至百步外俄而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聞
而震悼賜文而祭之其官曰高上神霄玉清府
右極西臺仙卿雷霆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

文逸棐元應眞傳道輔教宗師金門羽客冲和
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
國魯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實封三千戶
賜紫玉方符通眞達靈元妙護國先生云至淵
聖即位索取元賜七寶珠尋墓所不可得復有
雷電蛇獸之異淵聖大驚使使賜御香設醮致
謝封爲通眞達靈眞人據此傳稱爲尚書左僕
射趙鼎謫後所撰似必有據而史辭第云食邑

實封云云不知政和官制無封邑也

皇甫坦即嘗爲淳熙定光宗后者淳熙晚見疏
椒風遲之至死所謂皇甫僕我即此人也其人
故有道術然傳不過據碑誌譔墓之辭耳陸務
觀西游錄嘗過其居時有軒轅語

姚平仲朱仙事大有紀之者絕類鍾離雲房若
此夜功成即不終褁馬革亦當於道傍甲第五
慾甕中淹殺

蘇養直事蓋別有紀之者非赳所張飾第嘗見
一小說忘其名云蘇晚年病殆得丹藥以起與
洪慶善云云後竟以老病終亦無所爲元日歡
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馳而立化事也養直少
有文行眉山長公嘗爲作研銘

太陽太陰女几諸仙此稍晦其辭耳列仙傳記
之益容成素女之術也如楞嚴經所稱堅固而
不休息者天地間自有此理亦自有此事第不
可爲訓耳

鉤弋夫人奇女也爲武帝所識孕十四月而產
昭帝燕齊方伎之餘士尚好言之若以爲仙則
夢囈耳

傳以麻姑爲王方平妹尤可笑此事惟顏魯公
所撰壇記一見之何嘗有兄弟語

紫素元君傳所載任生事疑即傳奇所稱封生
也韓太華爲韓安國妹貳師將軍之婦得道在

易遷宮中若貳師婦則以平盤謬矣意化不在事後耶安國老死者三十年而貳師始貴當是最稚妹耳

王進賢傳尚書令衍之小女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掠得之渡孟津欲亂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而胡羌小虜敢干我乎即投河死其婢田六出亦不屈投河死遇嵩高女眞韓西華得度居華陽易遷宮眞誥記之甚詳

按本傳太子妃字惠風劉曜拔洛陽得之以賜其將喬屬欲妻之惠風拔劍抗詈而死其死節同特死水死刃小異耳惠風以抗劉曜得死而父衍以勸石勒即位亦得死死等耳不有愧其女乎

徐仙姑傳僕射之才女年數百歲常如二十四五人獨游江湖間寓止寺院有惡少數輩欲以刃制而辱之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兕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臥遽徹燭焉衆大喜欲趨之忽皆僵坐口不能言明日姑徐理策出山久之乃解姑往來江表顏色轉少其行如飛所至神明畏敬亡敢以非意干者

愍謂毋論姑得仙道即之才有女能如此眞所謂淤泥中蓮花也第不知少時何以過活花姑爲女道士黃靈微也行止亦相類

李騰空乃李林甫女人以爲疑不知林甫亦謫

仙也而況其女乎大抵宰官貴臣多夙生有來歷者要在藉失之耳

書陳上陽金丹大要後

陳上陽者名致虛元人也道家書幾無所不讀於文雖不能雅馴而亦閎肆辨博成一家語其論精炁神授據法語警策動人金丹藥物妙用亦自可采而至鼎器一章所謂偃月鑪者必取之女子之身中則謬矣吾獨怪其妄引儒釋抑侮聖言以爲其罪不減調達善星於悟眞篇後已詳言之邇來江陵宜黃尚遭毒手不知二大

夫下泥犂阿鼻時亦與此老革相見否

書李素菴中和集後

余始得此書而讀之覺其緊爽有味其於一切內外丹藥吐納伸經之術如黃庭參同悟眞之類皆指以爲傍門小道而究其大指多出禪門如四祖啓法融南嶽醒大寂語又雜以中庸飾之大要欲成一家言耳非必有所得也吾所聞如尹蓬頭赤肚子所見如閻蓬頭劉大瓢輩遠者至數百歲邇者亦自强力飲噉兼人旁門小道行之久久亦自有益第不能出世耳此曹子

肩山公所謂啖猪肉者也李先生所謂談龍肉美者也

弇州山人讀書後終

跋語

經年畏世瑟居蕭齋悠悠忽忽秖覺神味不酧力無能致異書銷永日徒引白疎狂澆磊塊而巳冬日無事薄游甫里集許氏

少逸山居案頭紫氣英英猥來逼人秘帙鴻書湘架爲滿隨手一編乃吾婁元美先生未刻讀書後爲仲謙氏取裁焉者標舉清剛撮鈔嚴整其定案如畢雨

箕風水溼火燥俾古人心折一轉軸則江花頓萎卞血生碧令后人膽寒要之大海迴風拖一綫文瀾流美人世間自無容沒沒昔慧眼用盡三昧見普賢不

得余戲謂政行大士不及世尊耳今弇州逗脫鴛繡業巳供世眼第金鍼度處唯許仲謙氏覰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如是而巳夫何容賛一言

後學孺山樵翁亮謹跋

衡廬精舍藏稿三十卷續稿十一卷

（明）胡直撰

明萬曆十二年郭子章刻二十三年莊誠補刻本

衡廬精舍藏稿三十卷續稿十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直撰。直有胡子衡齊、已著錄。是集爲其門人郭子章所刻。凡賦一卷、樂府一卷、古近體詩四卷、文十九卷、雜著四卷。又續集詩賦一卷、文十卷。不知何人所編。卷首盛才賦下註少作二字、殆其後人取初集簡汰之餘、與晚年未刻之作裒爲一帙也。直家泰和、東距衡山不千里、北距廬山亦不千里、故取二山之名名其書室、因以名集。直初從歐陽德游、又從羅洪先游、其學一以姚江爲宗。故所作胡子衡齊八卷、大抵闡明心學。然明儒學案稱其少馳宕、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講學。故其文章頗雅健有格、無鈔撮語錄之習。又其宗旨謂釋氏主於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儒者主於經世、故其學在於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故其文章亦頗篤實近理、未至王學末流之誕放。至於雜著諸篇、如設爲獵人之類、詆諆薄俗、未免少傷忠厚。直初見歐陽德時、德病其疾惡太嚴、一切憤懣不平、是已先失仁體。殆亦其夙見未融、故嬉笑怒駡、不覺言之過歟。

衡廬精舍藏稿序

先王之所謂策府也阿閣無險四域中繩宜草木而無鳥獸悉其所制作可掩古可昭來者舉而藏焉荊揚之間語無險而中繩者孰逾衡廬蓋神禹經之矣尚書惟揚州彭蠡既豬惟荊州荊及衡陽山海經載南海之內有衡山有三天子之都一名天子都即廬山也而皇各有藏衡之藏在岣嶁靈蓋嶽麓凡七十七字廬之藏在紫霄石室中百餘字不可辨量識所謂洪荒漾余乃撣是已廬陵湊二山中址距廬東距衡俱不能千里予師胡正甫先生生於其間自號廬山名其居曰衡廬精舍先生少讀古人

書長學於歐陽文莊羅文恭二公究餘姚之旨以上窺孔孟之際所著書若干卷其宗鄒魯其文洪範國雅其詩賦建安大曆脩胸中之誠以擴之書棄知棄意以明道而畧物闊而盧牟六合斂而綜攝一貫鉅而數陳皇王纖而竅縷醫筮靡不臻其玄闡幽啟六經子章自少從先生游得而卒業焉間請付之剞劂先生曰非吾志也吾名吾書曰藏之衡廬耳子章曰有藏則有副以俟後世聖人君子乃謀之二三子而刻之嗟乎衡廬之藏佻自神禹文不盡解大都紀決排叙疆理至其見知堯舜為萬世文命之祖說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

一執中數語予觀先生所藏不禹之續而禹之心其教子章曰聖學始於仁而要在無欲語學至於無至矣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仁有所恐懼憂患忿懥好樂則心不在有所未無不行未盡無而何以名仁孟子論養心在寡欲養浩然之氣在無害故曰無適無莫君子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也無聲無臭天地至於無則道心微而中執是乃所謂仁是先生藏稿之大都也蓋周元公論聖學以一為要而直以無欲當一先生之教恍若券合而說者謂元公産於衡止於廬先生宅於廬締於衡其跡亦若片合豈二山之靈從於禹嬰薄於元公而凝翕於先生耶嗟乎禹之學以柏翳光元公之學以洛陽衍今所為先生柏翳洛陽者屬之誰乎子章不敏敬告吾黨諸君子相與共淬礪焉

萬曆甲申中秋仲門人郭子章頓首撰

補刻衡廬精舍藏稿序

廬山先生之文豈止立言已哉誠嘗遊所聞而領其槩矣精一微危十六言啟萬世心學之要即孔孟而下亦後聖人而生得聖人之中者精以擇一以守守非外於擇也指其所擇者耳聖人恐其精而無的一而或偏也故示之以中執而以中是又化其所以執使精者常照一者常馭陽明先生嘗揭良知發揮精一無上說由一擇也來蓋所以擇而守者賴有此良知常照而未嘗昧也良知澤自其繼善而受秉者單言之蓋人性之根柢也而非同體異用之說也及乎形生神發則合虛與氣而人心自是道心中合下帶来者故上知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惟陽明勝則氣清而人心不甚駁雜陰濁勝則血氣熾而道

心常為其所掩上知則氣極其清發出人心亦是道心蓋所謂從其大體者也若中人則頻失頻復終或無卻至於下愚則發出機械變詐亦非人之所易及者卻都是血氣用事如受辛之抑戮三仁正卯之偏其五惡即聖人有不能化而入者孰非人心危縱而墮落於耳目口體之欲乎所謂從其小體者也道心微而難見人心危而易忘二者存亡之間苟察之不精則必有以人心為道心者如日用動靜飲食男女之間雖聖賢所不能免者但當即令於天理之公不當即歸於人欲之私此發用之際亦要點檢約中和後身可脩也此脩身又為精一中形著之實跡而變化之本基此矣我

廬山先生妙契曾孔之真詮遠徽堯舜之

心法究極乎精一微危之義而直指獨知二字為學者入德慎脩之地格也致也皆吾人心上之事而精之之功也自此而誠而正而脩身又自此而齊而治而均平雖各有作用而莫非精者一以貫之其與克明峻德以及時雍風動者不曠世而一原矣乎此聖經條目功夫所以直言明明德於天下蓋明即精一之至耳廬山先生之學誠有通性命貫天人而一體之仁不外乎一擴者至於博極古今表裏人物探賾索微闡幽潛顯尤非後學之所能肩誠於嘉靖丙寅間領畧先生之教嘗試誠以立命之學擢誠為青衿一人自是益親而益密其所領畧者益深而益微數年以來塵涸於隱吏中賴有此以立命根腳耳茲忝和龍子來瀨探迺翁門人之舊得通鋏長公之書並寄老師為補全集以示是集也刊於青螺郭公守潮之日今其板攜至泰和而蠹者幾半矣語誠續而補之誠承是遂歡然命匠不兩旬而工竣因遣役齎之泰和以成全書先生集中所并載詩歌序銘頌箴辭賦雖云正學之緒餘然成象成形莫非二儀之精也今亦幸而不泯焉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歲三月朔日潮州府同知蜀成都後學門生莊誠謹識

衡盧精舍詩稿序

夫詩之興也蘊於中而爲志發於聲而爲文蓋本末兼之者也故作者非强爲之言而諷者亦有所感創而趨於正詩至三百篇其體備其辭婉而麗後世無以復加矣故聖賢如孔孟不自爲詩而但示人以學詩之法以三百篇之多蔽之以思無邪之一言惘說詩者之泥於文辭而教之以意逆志凡欲學者之先其本也後世之學爲詩者不求之志而求之文辭若以三百篇之體猶爲未備辭猶爲未工者往往蒐奇抉異字銖而句琢[illegible]變爲律惟主屬對賦變爲歌

行率多浮淺比興變爲詠物不免於認客作主賡和變爲次韻一韻至累數百首何取於多作者不本於性情諷者無由而感創詩之弊至此極矣俗習既久雖有豪傑之士亦陷溺其中而不自知即有始而迷終而悟者卒亦未有能超乎翰墨之外者也杜子美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一似脫而能悟者然猶欲得思如陶謝者與之遊是其志不過欲爲陶謝之詩而已耳昔之有志於道者曰删後無詩斯言固不爲過而世之狃於俗弊者乃反以爲迂闊何耶泰和盧山胡公在蜀中出平日所爲衡盧精

余詩稿視淮海孫公孫公歎以爲以傳而以署滙川州事三澤戴君謁予序予惟近世言理學者歸江西而吉安爲盛胡公之先大夫晴岡翁公私淑於陽明先生學先存者而繹窮索語在胡氏世叙中而復古郛公文莊歐陽公則陽明先生之高第弟子念菴羅公則二公之所畏也公入則承家庭之訓出則從諸先生長者游得諸天者既粹而父兄師友淵源之自又如此宜乎涵養之深踐履之篤作爲文辭以宣寄情志者彬彬乎兼該本末而上薄風雅也公自序云予㧞髮好攻文辭類多靡冶既壯始有予雲悔少

之嗟噫公何悟之早也夫子雲以賦爲童子之技悔而不爲其志誠大然說者謂其沉靜少嗜欲恬於勢利言不詭於聖人雖若庶幾於道而栖栖危亂之世其所當悔又有甚於俳辭者况其悔而進之者又不過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而已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視孟氏何如公當

聖明之朝猶以介特不能安於省署而流離江海濱然不以爲意反以爲樂故園其木也亦將往來於懷吾觀其志直欲掃迹山林毀棄筆硯啓爾忘言於埃壒之外者視彼少嗜欲恬於勢利猶汲汲求文章成名

於後世者公之書尊不止此也故予特以爲千世之
侮爲文也公之侮爲道也爲道則身不必仕不必不
仕詩不必作不必不作要以不妨於學不背於道而
已予不敏自少有耽句之僻後雖有所聞於先生長
者而自視所有如鷄肋至今未能舍也三復大雅不
覺爽然自失此序之作是亦徒知而未能蹈者然公
既有以教我亦相與勉之而已矣
明嘉靖四十四年春季月吉日近礐山人謝東山頓
首譔

又序

盧山胡子江西泰和人也自少工詩師事念菴羅先
生篤志於道往者予兩官江西得締交盧山子已又
數會並匡廬水之間今又同官於蜀楚侗耿子自南
都寓書余曰子今得爲仁之依舍盧山子莫可究竟
者又寓書盧山子曰淮海子入蜀其爲子賀得良朋
以余二人合併之益即楚侗子在數千里外猶相爲
慰藉則余二人之情可知已盧山子將諸玄解爲人
繩墨嶄然故其詩甚精不詭於法世會次洞然無蔕
蔕有物我同體之懷故其詩暢而舒直而宛究厥品
流獨立物表埃壒者不得睨焉故其詩天趣最深非
追琢可及余素亦喜爲詩年來自愧未有叢分之
得處於道乃漸次離去不爲理所無亦儼同盧山子
海少之嗟耶然盧山子則固得處於道斯高泉謝公
所謂不必作不必不作者故余不敢望而同也集既
得高泉公序諸首乃付冀別駕謝郡守梓行之
嘉靖乙丑春中淮海道吾山人友弟孫應鰲譔

校刻姓氏

門人蕭元岡　蔡同春

郭子章　曠驥

鄒元標　陳以曜

蕭景訓　胡國禎

歐陽宗符　歐陽宗翰

蕭廷對　王用中

陳秉浩　曾儀鳳

衡廬精舍藏稿目録

卷一

賦

雙松賦　詠螢火賦

感蒼蠅賦　志歸賦

卷二

古樂府

劉生　紫騮馬

隴頭水　擬和獻王退怨之歌

明月篇　柘枝詞

步出夏門行　枯魚過河泣

銅雀臺　昭君怨

薤露歌　燕歌行

緩歌行　當車以駕行

折楊柳　關山月

公子行　[illegible]

白紵舞　君馬黄

艾如張　善哉行六解

芳樹　行路難

聖人出　結客少年場行

將進酒　行路難
君子有所思行　門有萬里客二首
遠如期三首　臨高臺
猛虎行　戰城南
出塞曲二首

卷三

五言古詩

雜詩十二首　遊仙三首
詠懷　曹溪贈六祖塔
同張京兆九日遊茅山和韻二首
送咸省王君歸覲建業
送朱鎮山參政河南二首
同省魏張二君奉使二首
贈別胡侍讀奉　詔歸省二首
別李伯承令弟得第字
衡嶽感懷二首　觀日臺
會仙橋　戲作最潔詩
過匡廬阻雪報九江牧射陂朱君
登峨眉山至楚狂接輿隱處旁有玉液泉
九日遊仙女山懷有訓信卿是山爲先祖謙
謙府君舊遊
仲冬乘霽再遊仙女度螺墉江聞水聲
冬日登仙女峯絶嶺
春日近湖族叔枉過小酌螺塘江滸
楊餘卿過宿重山菴中二首
雨雪秋暑後不雨偶坐南軒承朱鎮山先
生佳篇見贈慨然有感懷答二首

卷四

七言古詩

金陵曲　初唐體
憶昔行寄徐廷評　初唐體
君莫悲行贈人　初唐體
題羅吳溪太守所藏竹鶴老人山水圖歌
伐木篇　題張京兆畫唐馬歌
使君行送別
王母歌壽句曲王生母夫人
送陳西塘給舍之南省　長短句
昭君怨　春野唫
台嶽短歌贈王台州五首
上壽詞壽宋母太夫人三首

[illegible]翰林雄敬席上仙人騎白鹿圖歌
覩駢峯用韓韻
欲遊方廣尋朱張舊蹟以積雨阻遂別衡嶽
西去作長短句
澄江秋水篇寄壽康丙菊老生七袠見遠懷
至日冒雪遊禾溪遅近湖族叔
賦得溪泉歌贈張君
悲憤詞哭歐陽文朝二首

卷五

五言律詩

重別日表
下第留南京寄曾往少府庫主二首
自城歸村中寄廬陵　并秋夜月
江村步月　龍洲園居和作
龍洲讀書
乘醉同康東丙訪王武陽草堂共賦
同歐陽文朝脩業龍洲感賦
丈朝省試二首　徙宅四首
觀山寺四首　擬遊匡廬
丁未秋盡往廬山未果因留石蓮洞
住石蓮洞贈念翁四首
石蓮後洞轉尋又一小洞二首
坐林中　同歐陽曰稽遊通天岩
過茶山覽亡友羅日表壁間題字追思二首
和答輿代顧秀才　輓李光祿祖母
別南刑部黎克芳蔡汝聘二首
早春送蕭天龍之官萊蕪二首
送鄒二下第南還　送周經歷
何封君社中二首　吳郎中出守福州
人日立春喜雪和胡子文太史
大朝門同午樓復建百官朝賀二首
同署范郎中出守淮陽二首
况吉夫督學貴州　重別吉夫
詠况吉夫藥湖別業二首
魏黃門冊封汴藩歸省二首
郊外別振卿　贈別
贈李太史承　命奉二親歸豐城兼訊胡侍
讀二首
每日省退歸舍馬上見西山
卧病省署同鄒繼甫作八首

春夜袁洿陽狂琴水塘菴下榻談禪示有獨
往之興別後感作却寄留之
春夜過銀錠橋在禁城外北海子
贈李二守日守二首
贈兜率菴僧二首
予與鄒繼甫有載晚鄒舍翁之約時予赴楚
便省過家見春流漫溢耒耜方興感思宿
盟慨然增懷
初至武陵官舍續陳后岡先生作
秋夜辰溪舟次對月懷萬思節憲長
華容道中聞萬思節憲長以赴任延遲被言
還陽羨　上封寺二首
別望之後追送二首
吳武選謫詩貽其封君二首
過周坪坡列十餘峯奇峭若筍林賦詩
七月十三日夜坐月寄棠山子
五言律詩六句
重贈念菴先生
卷六
七言律詩

越王臺懷古　春日覺山寺江亭
秋日江郊讀書感懷
初春雪霽遊娀姚贍謝蕭晴川先生
送胡仰齋工曹北上
擬訪座主王吉水明府阻漲懷寄
春日歐陽曰守赴試京闈有司以官舟送
龍洲書屋題贈康東洿先生二首
龍洲書齋新霽客至　石蓮洞雪霽
贈蕭孝子思齊　贈曾都諫
荅周上舍　山中懷寄康明府龍洲
下第登太白樓　昭陽對雪口號示李生
久客昭陽懷寄李石麓殿撰二首
元夜西苑燈山代歐陽先生作
西苑恭覩三楊學士　錫遊之處擬作二首
贈楊憲長二首
陪大司成尹洞山先生遊三茅山觀池中小
龍和作弁以為別二首
飲曹氏園
興化沈山人逃羈子舊別淮海近十年春杪
忽走京師訪今學士李公方欣欵邂逅復

言別作此贈之
湖上幽居爲淮海沈山人賦
詠董原漢鑿白雲樓東西二牖和高李二君
二首　送樓兵備入蜀
陪祀　天壽山
朝謁長陵同宋望之侍御作
唐荊川先生視師海上奉贈二首
餞別余午渠憲副之閩中
秋夜郢中高比部席懷令弟民部得何字
秋日諸君枉集望西山得新字
送王鶩泉侍御之南臺
同諸君携姐別何振卿得翩字
寄王陽岡都諫蜀中
春日毘盧閣同張侍讀張廷尉二公得文字
龍兵馬判真定
承　命楚臬過淮陰逢　萬壽節遥祝
穆陵道上懷姜廷善林邦陽王少潜三兄
辛酉仲春抵楚城初渡漢陽感思舊遊因記
所懷
傳報廣寇刼子邑之西南燔殺慘甚羅文莊
公舊宅劉雨江先生舍皆爲烟燼焉之權涕
同萬思節藩參各乘小艇泛巨浪取疾赴
景府之役奉和一首
蒲圻道上觀豐嶂長松率尔會心遲之霽實
藩參共賞抵暮不至留詩一首
九峰寺中飯
京山逢継甫出示登太嶽詩奉和
自大荊驛山中至湘陰度林子口時因暴雨
停駱田父家又暮夜傳言有虎
晩宿嶽廟官舍同周生乘月坐松陰下
至嶽廟次日風雨大作因爲精禱詰朝果霽
聊書志喜
午登祝融峰四面忽起白霧瀰不辨上下
趺坐石上嗒然與之俱忘
觀音巖僧圓寧樓上中飯賦贈寧爲高僧楚
石門徒
同周生宿南臺寺
九灣坡巳躋絶頂其上又有峰如屏
予以癸亥夏杪至雅之官舍雅素稱多雨四
山陰霧鮮見皎日杪秋稍霽夜月倍明不

覺躍然如晤故交時亭中增竹砌花頗茂有會於心爲之賦詩

初秋登雅州三峯閣同李六臺和韻

余錦衣奉 命鶴鳴山建 萬壽醮筵和作

九日三峰閣和李六臺二首

新秋對月有懷王歐及鄒耿諸子

霧中山曉霽登頂其上有飛霞峯明月池

名山道中逢伍魚山年兄奉延紫府飛霞洞和韻爲別

飛霞閣追陪陳蒙山和韻留懷廬阜

陳蒙山官舍後新創小樓題曰瞻峨且云是東望之意也予爲書之而識以詩

壬午冬尉松潘過賓岡山歷明月關俱有羅兩華題蹟時關兩華以貴陽憲長歸矣懷望賦此

過風洞頂望雪山無開魏南臺開府諸番服屬邊烽始靜感懷昔此預簡南臺

嘉州凌雲山寺覽蒙山憲副題刻和韻懷寄

登烏尤山山在江水中相傳龍所開有郭璞註爾雅臺

坐雙飛橋寺僧出孫思邈丹竈藥爐制甚古留詩一首贈謝楚山上人

是夜宿白水寺相傳冬春積雪封山諸獸皆遠伏及春深鹿開山人始行

過雷洞坪自坪上有八十四盤險絕

至光相寺是爲絕頂

自峨眉還眉州陳蒙山從錦城以詩訊問登山辭甚清妙依韻酬答

閱山圖擬卜隱適有學憲新命陳子知予之不能遂隱也以詩見嘲作此解之

送翁兵憲歸南昌

甲戌春小葺衡廬精舍二首

西粤蔡黎三四君皆一時名士偶因便風裁述昔遊 贈郭栢岡太守

冬日毛石軍自螺川枉訪精舍賦贈并寄訊耿符臺

曾二潭郡伯曾會原中丞見和精舍小作疊韻爲謝

雪中龍滄源節推枉過精舍

茶泉廷尉新第成賦贈

題茶東廷尉雲舫樓
奉答大司空鎮山朱公致政還家二首
中秋日携楊生同遊武姥登禮斗壇坐月聞
桂香
六十生日避客斌姥懷有訓
戊寅冬再至石蓮洞　洞中雪後聞虎
楊乾叔新搆其先君武東銀臺有作因追和
之以贈乾叔
秋日田間
仲冬君鳳[illegible]留宿
辛巳春日泊舟神岡有懷見臺中丞

卷七

五言排律

秋日自海智寺歸家即事
送李行人使琉球十韻
送樵員外請告還蜀
萬通政承　詔歸省十一韻
同姜廷善鄒繼甫王少潛胡祁禮遊西山宿
碧雲香山二寺別後追作三十二韻
中秋夜邸使君邀登廣視堂後山翫月同賦
少參管都閫

五言絶句

同羅日表下第歸至寶應日表議別舟先行
叙别江岸酒樓
王昭君五首　嘲夢四絶
卧雪東林寺延望天池感賦五絶
度鐵天坡感懷四絶　白沙驛三絶
午日白沙驛阻漲感懷二首

七言絶句

庚戌秋虜逼都城聞鴈有感二首
贈從妹婿張可大歸泰和二首
題松贈李明府二絶　題況膳部扇景二絶
桃源行四首　過桃源洞再賦二首
蒲圻道上寒帷忽覩疊嶂連霄酷類敝廬前
山感憶仲第
聞鴈憶兩舍第　過澧懷屈大夫
同蔡士脩衡雨尋藥山古刹叙别二絶
覩漲懷歐陽文朝
夔府官舍夢王尚涵三首
聽鶯懷鄒繼甫二絶　度鐵索橋

七天橋　天仙橋
山崩晚霽　下至梅子坡大雨
蒙山丈從武陽驛放舟見憶春日洞遊奉答
二首
乙亥春日效長慶心身問答三首
卷八
序
同年章近洲補令桐城語別序
送薛同年使金陵序
送同年黎叔期尹盩厔序
別同年陰定夫序
壽徐桐湖年伯先生七十叙
送周縣丞之元氏序
代送太守范君之任淮安序
別王尚涵序　別諸南明太史歸越序
胡氏世叙　龍洲稾序
華陽稾序　白雲稿序
唐詩律選序
送綬菴萬公赴江西憲長序
督府董近淮先生疏稿序
壽大總督中丞近山羅公序
西曹集序　刻擊壤集摘要序
刻喬三石先生文集序
南富王氏續脩族譜序
刻督學集序　刻正學心法序
賀撫臺三川劉公晉陟少司徒序
刻武經七書序　瑞泉南先生文集序
別趙堯卿序　梁陶貞白先生集序
碩輔寶鑑序　王氏內外篇序
卷九
序
滄洲稿序　羅念菴先生文集序
重編王文端公文集序
郭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賀歐陽鑑齋先生七褒晉秩序
奉送陳寅齋赴召序
贈何宜山先生督撫閩臺序
刻王太史詩序　湖廣鄉試錄後序
贈賀大方伯吾南劉公考蹟序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奉贈劉撫公唐巖先生晉陵南少司空序
曹中丞詩集序　贈瞿曆夫序
贈總督李蟠峰公晉陵大司寇序
鶯谷山房藏稿　廣東鄉試錄前序
廣西鄉試錄後序　趙浚谷先生文序
萬安倉前周氏族譜序
春陵三勝紀畧序

卷十

序

刻白沙先生文集序
南溪蕭氏續脩族譜序
正終稿序　贊戒附
送郭相奎冬官赴任序
刻蕭溪先生集序　贈別習豫南太史序
賀朱兵憲年黃鄉冠序
重刻巫心齋先生遺錄序
別曾舜徵序
賀劉養旦憲副歸省齋壽序
贈唐憲騎台公入覲序
西昌鄉約後序　副將康氏續脩族譜序
爵譽康氏重脩族譜序
張氏續脩旌忠錄序
賀陳柱峰六十壽序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序

卷十一

記

卧冰記　荊塘圖記
彈子洞記　餘功亭記
愛日堂記　雅安分司題名記
三峯閣記　夢記

卷十二

記

遊峨眉山記　謁蘇老泉墓記
江源記　果州正學書院記
世德樓記
武功九龍山勝佛禪林記　甘白齋記
王氏冠山墓記　承天府學田記
高齋記　遊西粵龍隱巖記
遊省春巖記　遊隱山六洞記
遊七星巖記　還珠洞記
學孔書院記　端溪書院記

雙鶴樓記　先妣周太安人擴記

卷十三

辯

太極圖說辯　太極圖說辯後語

月借日光辯

卷十四

論

戒殺生論　疑論

名論上　名論下

才論上　才論下

論文二篇答瞿睿夫

卷十五

議

屯田議

說

巽說　賀鳴甫字說

蟲說　蟻說

人龍說　雜說四首

續知命說復耿伯子

申說贈蕭希之太守北上有序

洗心說示羅應甫　易說示張有書

卷十六

解

仁解四首贈同門劉仁山使君

頌

衡嶽頌　三君脩元公廟頌

贊

批贊　四公贊

外祖周處士樵翁像贊　處士張仁夫像贊

贈評事王矢齋先生贊　王母劉孺人像贊

介齋蕭先生像贊　蕭母嚴孺人像贊

卷十七

策二道

卷十八

題跋

書大司馬許默齋公錄襄毅公疏草後

書唐荊川爽齋廟詩後　書青尉傳後

書蘇子瞻書傳後　書郢縣志後

讀鶡冠子　書陶靖節集後

書神留宇宙卷後　書後合溪子語

題宋高宗所臨蘭亭帖後
書子昂擘窠圖
書鄭使君家藏祝枝山書
書冊鉛總錄　書三妙卷後
書張果傳
書崧原別語冊後　書王育經說

卷十九
書
上陳撫院論倭寇
奉大司成尹洞山先生書二
奉念菴先生書二　與樊戶部
與朱鎮山中丞　奉聶雙江先生
答何吉陽亞卿書二　與宋望之
復吳峻伯　復孟兩峯
奉廓翁　復座主洞山先生書二
復趙柱野中丞　復劉朝重
與徐存齋相公　奉少宰李石麓公
奉大司空雷古和先生
答諸廠樸　答鄭銚峯先生
卷二十
書
奉復念翁師書三　答趙太洲先生書三
答謝高泉　答張泰嶽宮諭
答程太守問學　上李石麓相公
上江陵張相公　上趙太洲相公
啓江陵張相公　寄何古林亞卿
答山甫中丞　答唐明府
答人問獨知
疏
謝欽賞疏　祈行久任疏
乞休疏
卷二十一
碑
勅賜霧中山開化禪寺碑
廣文襄公祠堂碑
通州濂溪先生樓田洞中家廟碑
祭文
謁告南岳文　謝雨文
歐陽母蕭太淑人誄文
代祭繆進士文

代祭馬翰林母太夫人文
代祭大總臺層公文
祭貞穆先生下九逵文
蜀歸告歐陽文莊公墓文
初歸告先祖父文　祭程後臺太僕文
祭東廓先生誄文　祭羅念菴先師文
祭寉牙六叔文　祭張南軒先生文
大益書院祭文　祭蕭晴川姑夫墓文
奠歐陽蜀南兄文　祭歐陽乾江兄文
奠表生文　陳軍門母以貞郡會祭曹太安文
同邑會奠劉軍門母太夫人文
祭少司馬張公母太夫人文
祭歐陽舜齋先生文
祭太僕少卿劉仁山文

卷二十二

傳

盛公小傳　蕭夫人傳
仙門先生傳

墓表

表東山先生墓表
處士層菴先生配汪孺人合葬墓表
曾秋潭先生墓表
南太僕少卿仁山劉公墓表
封監察御史朴菴張公配楊孺人合葬墓表

卷二十三

行狀

念菴先生行狀　王紏逸先生行狀
通政武東揚公行狀

卷二十四

行狀

歐陽乾江先生行狀
先母周太安人行狀

卷二十五

墓誌銘

覲後王君墓誌銘　鄭節婦張氏墓誌銘
封宜人羅母蕭氏墓誌銘
王母梁太夫人墓誌銘
外父蕭處士碧池翁墓誌銘
歐陽生墓誌銘
勅封賀母劉太孺人墓誌銘

平樂節推劉公墓誌銘
勅封張母廖安人墓誌銘

卷二十六

墓誌銘

梧州知府劉見川先生墓誌銘
樂十松翁墓誌銘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螺溪處士胡君偕配劉孺人墓誌銘
蕭小峯處士墓誌銘　梅溪郭君墓誌銘
處士蕭提淇翁墓誌銘
水部尚書郎張玉屏先生壽藏銘

卷二十七

雜著

首約贈同年出宰　香符
醫諭八首　詩誠
誓師　果州鵝
別諸生二篇　龍談
翠峯語別　答客難上
答客難下

卷二十八

雜著

言末上　言末下
理問上　理問下
六錮

卷二十九

雜著

博辯上　博辯下
明中上　明中下
微孔上　微孔下

卷三十

雜著

談言上　談言下
續問上　續問下
申言上　申言下

衡廬精舍藏稿目錄終

賦

泰和胡直正甫著

雙松賦 有序

去桃源六十里鄭家驛堂背雙松喬碩奇古閱人多矣予數過加瞻仰焉近年採巨材雙松以非杉楠幸完莊生所謂材不材之間者矣予獨訝其不託深谷而處孔道終非其所故為賦云

猗與雙松閱幾百齡籠雲漢以布葉掩日車而抽榦偉峻極之瓌質匪群品之攸京實結侶之大犹爰伉儷以居貞類海濱之二老媲魯國之兩生爾其違文陛謝上林逃岱嶽之豐爵脫閟宮之斧斤抱貞陽之烈氣乃根托於置亭雖隱約於一舍終挺特於霄旻參日月以飛節貫四時而晶英欽為德之崒嵬虞厥身之未諶背幽寥而弗都據闤闠而稱永撫孤操以嶢嶢匪藏珍而匿景此之孰得孰失孰智孰愚予獨惑伊而絪縕將卬言之弗恂請決策於詹尹

詠螢火賦 有序

予夏夜候月堂皇觀流螢下上飛明因感世儒小明不能窺乎大道遂為之賦用自警云

維朱明之孀蒸御空館而偃仰候明月以延竚觀夜色之沉滿閱熠燿以飛熒懸三五而下上突流星之的皪類隙光而搖颺紛瓊葩以繁滋散壙珠而輝晃抱孤明以自炤奮重陰而如熇或循涯以飄颻時出林而穿莽類明哲之篤保豈奔熱而蒙戕同軟露於寒蟬焉嘒嘒以競響長屢表乎忠貞安仁綴以殊獎予獨悲子之誇衒曾未覩太陽之熾燎贊昊清以赫曦烜入荒而非廣偉大明之無外燭萬物之穰穰彼勇躍之霄出被閒物於窮壤或滉予轂鑠亦明德之中朗豈若乎之耿耿終何裨乎參兩乎且不能煒華燈於堂皇抑照乘而晶熒獨情情而涼涼迄違物而惚恍將囑子以大道寧歸子之譙讓

感蒼蠅賦 有序

余暇閱室中有青蠅挂蛛網得脫者復鑽窗紙求出不得四日幾斃因鑿竅出之感而為賦

眇茲一室牕櫳玲瓏光生虛白案几昭融青衣羽客倏爾遊從三三兩兩營營翀翀于時有舍隅爾朱之宗家世網業手口並攻儀天象之懸畢類虞師之設量有翼而來必絓其中既資夕膳復薦朝饔嗣覩一客蒼頰脩容已縶復脫一奮殊功人曰是其族之傑

雄也已乃欣一生於九死依容光以遂冲背魏闕兮
弗趨鑽故紙兮求通雖縱掉於羅罻終悲咤於樊籠
淹翼日以枵餧將枯死於穮穲爰有悖德先生聰矣
其桐鬣敦方寸導使由從復乃厲色聲而誨之曰爾
蒼顛者能弗忘繁網之厄鑽楮之忡乎爾乃弗知一
膜之表曠浩靡窮下何地而非衍上何天而弗窿于
將翱翔兮汗漫逍遥兮混濛放身太虛飲露食風咲
尋芳之太汙眇附驥之非隆縱鵬飛而九萬亦胡大
於域中於是彼蒼者子俛首鞠躬聆言若怵一躍騰
空弟子晉曰若非蘧先生將朽此蟲矣先生儼然正
襟愀然改容曰弟子識之彼世方以觸網為悅鑽楮
為工不知幾千萬兮羌靡方以瘳其嚎徒惝怳於目
前抑胡樂以自功

志歸賦

余嬀州之瑤裔兮胎祊諜乎顓呂叔有周之錫芧兮
卜鳳皇之鏘鏘中綿邈而幽寥兮延明德其幾千祀
維先大夫之顯侑兮遘重華之遐軌代赈鈞而儀矩
兮重頫英于芬藹亦奮若之麗文明兮會壯月梧以
益切往慕古之靈喆兮曾夢蘇而見之衷奇服以為
豫兮冠切雲而佩纖離羅玄天之不吊兮浸縮髮而
殞余怙身悴悴而罷悚兮抱悽惻而血為雨伏蓬衡
之圭竇兮操瓢瓠以奉慈母雖頷頗而瀕九死兮志
不跌而山峙縱時命之長遲兮儕醜旅之為恥紛其
蛋此鶉結兮鶉衣而自比登賢書于幾壯兮猶枵
腹而笑不欲幸至人之徬遑兮指孔道于中天曰塗
人為禹而不越塗兮啓跬步而覽羲軒子則繇周魯
而端履蓁兮毋爾蹈岐劇之旁偏于趨風以雀躍兮
褰帷瀾倚而驚言詮逖遺真之醇腴兮親時俗之濟
言珍還固之瑑瑋兮口尼軻而足延擧荊王抵飛鵲
兮曾不識重輕之所繇左手翰于朋伽兮亦罕為犁
其城庭旣仰祿于三茅兮紛多歧而戰此脩名時曖
曖其彊齡兮猶狐疑而因仍繆連衂而升南宮兮攀
紫極以敉征宅奐鴆之畢反兮鼓蟬翼而補青旻遘
時路之蕪穢兮幽玄雲而蓋夫皎明羿不逞而執銜
兮浞彊圉而奪要津赫乳虎之嗁命憲兮豨砥王之
均甍寿鴟梟于家衖兮斥鳳鷁於鷄鶩恣闓國之任
象兮莽㚇發而酕醒六合澒洞若顛舟兮乾坤幾顛
而不平余孜悒歔涕兮射天狼之未能奮欲斬此長
虹兮哀無倚天之斧斤後賈子千禩兮吊靈均于湘
潭儆江蘺以充纕兮亦何埤乎時艱撫祝融不足舒

齋兮酌洞庭而蹈吾䏶改吾幭于巫峽兮涉九折坂
而停驂吾騰隱萬仞之峨峨兮摩金乾而撫兩丈睇
北辰之在睫兮猶欲吽乎帝閽悵夾夾之遺權兮緬
白髮於高堂朝勃然舍紱而東兮返[illegible]之故疆倏
三歲之適軸兮旋迴節乎武昌[illegible]于八桂兮又
結軫乎禺陽惟予躬之[illegible]而卒莫當余
安節賈覓嘷於甌脫兮秦鄉[illegible]之場方再請
而辰服兮足才于而九第張於太階之[illegible]兮思美
人於西方仰華蓋之連座兮懷三台之煌煌[illegible]扶搖
而[illegible]蒼[illegible]顧日月之自古扣洪[illegible]而[illegible]閶闔兮豈
非余之所藏[illegible]遠兮又[illegible]以相將老
冉冉其[illegible]晏兮[illegible]其[illegible]長[illegible]焉[illegible]隤而不進兮
河鼓不可以服箱[illegible]之靡濫兮玉車數十乘而
弗修吾誠[illegible]下兮亦[illegible]于君子余故敝曰萬
宇吾一[illegible]兮[illegible]吾一肢胡[illegible]而卷懷兮俟與世
而長辭魂一宿九[illegible]兮[illegible]乎明時已矣哉河清
之[illegible]兮九閽忘而[illegible]不可同群兮指箕山
而非[illegible]昔夫子[illegible]九夷兮亦匪余心之所
如思九娗之[illegible]而頓與赤將氏謁予而
歎兮悲世[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天路兮啓予以玄珠曰

真人之休遊兮豈恎恎乎濁穢飡元氣而嚼金華兮
焉需[illegible]由之[illegible]駕虛無之為駟兮靡所如之弗豫
王母來宴西維兮華公款于東紀嘯父鬪其聲瑯璈
兮玄女從風而廻[illegible]入景而入天門兮踐九宮
之[illegible]宇吒豐隆移綠旗兮四祖洲以容與俯崐閬之
下土兮曾不勝累[illegible]之[illegible]極九天而至愉兮羣仙
夫其咸娛超氛埃而托星辰兮聞自古之多徒薊子
元枚範莫追兮豈無成翁之[illegible]女前史班班可攬
兮宴齡嚮而稱謚仰西方之有聖兮夫不語而不謫
彭籛非脩兮[illegible]乎非短彼徜徉來天地之神精兮亦
何鬼[illegible]之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兮[illegible]之邁也
神龍變化亡弗可兮何必[illegible]此蜺也予抗臂而莫禁
兮又揲蓍于宓羲唯用行而舍藏兮有孔氏之遺懿
宣中道之自虞廷兮乃天命之為皇指鴟鴝以為鵲
兮嫵[illegible]以為床古畫性[illegible]至命兮又何擇於遯藏
余確乎不拔兮亦時止之為[illegible]其飛躍兮曾
不揮魯戈以再陽縱皓髮之蕭颯兮策十駕于途長
苟朝聞而不倆兮夕則可而勿恨唯余之坦然居休
兮亦何對蒼空而翺翔晚發憤兮忘老又何必去乎
不死之鄉辭曰逅衛臣兮故遊偕二三子兮夷猶忻

鳴鳥兮出谷浴沂水兮悠悠鼓一弦兮故琴樂吾天兮何求螺水洞乎洙泗孟山屹乎泰岺不下帶而佩宇宙兮豈必呂羣籍以從禽彼磻溪釣于非熊兮久矣非吾之攸珍矧二家之齗齗兮浸若螺𧏙之與螟蛉

衡廬精舍藏稿卷一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

泰和胡直正甫著

古樂府

劉生

劉生氣若虹身跨五花驄西京然諾重北闕姓名雄
結客三輔外揮盖萬人中直逺河源地歸來第一功

紫騮馬

三花汗隨紅萬里自豲戎馳駿龍為友繽紛錦作幪
獨乘玄菟塞如馭大鵬風幸奉英雄駕猿居豢勤功

隴頭水

隴水挂隴頭霜笳咽共幽那堪來去淚分作東西流
飲馬寒仍渡磨刀夜未休直取樓蘭破東歸不顧侯

卞和獻玉退怨之歌庚子年作

桐柏水出荆山傍華精固結鬱以藏魍魎夜哭怖神芒穴山采之寶璞彰於以獻之楚兩王悲嗟嗟王胡不自中聽信讒人乃有賤工一言詬之雙足辭躬鳴乎欷歔心之痛兮口不能詞足之離兮無可柰何吾獨悲哉寶璞而題以凡石貞士而誣以誑賊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投彼讒人乃明白黒嗚乎欷歔寶璞可剖以自見我思王兮勞心悃

明月篇

朝發兮采石暮落兮馬當散炎霧於輕飈流皓魄於滄溟耀江波之鱗鱗噴萬里兮珠光矯王螭兮璇宮舞素娥兮霓裳渺下上兮混素渡無窮兮滸泱盪予目兮天外浮予躬兮銀潢彼湘靈與明妃邈不足以徒予腸予將騎白龍歌少皞挹南斗而酌酒漿又詎知驚斯跔跔馬之控地大鵬羚羊角於蒼蒼

柘枝詞有序

余從京師初覩戎戲莫詳其節思必為柘枝蠻夷之舞因作此詞寓有感焉

將軍長劍倚西極志欲殲戎方閫外屯營三十萬鉦鼓震遐疆落日初桂崐崘側戰酣氣彌揚長鎚直擣河源外生縛吐谷王殺戎血作黃河水洗刀生赤鏽玉關從此無烽燧喜氣發春陽天子御門賜顏色雙賜小蠻娘金鈴抃轉呼萬歲萬載樂平康

步出上東門行

步出上東門回回起念思今胡不作樂何彼待來茲一解 君家有清酒席上有鳴琴良覯心所歡可用解愁情二解 舍下無斗粟囊中無半錢將泝猶龍蛇自委蛇何不去而海上從彼碎穀仙三解 騎當飛兔馬佩當步

光紉男兒墮地懸奇志[illegible]生愁郎聊悲此寒與賤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洞庭延望波濤洞泣涕自漣洏感是舊棲托緘書報白龍慎哉勿輕躍風雲未有期懽為豫且獲所貴知德者脩翮詎可脫

銅雀臺

君王營四海西伐復東征頃㝷三分業空餘入俏情舞衣金薤葉歌調白楊聲妾恨非神女無由入夢傾

昭君怨

蛾幕易璘房氈裘挂[illegible]悲調粉白雲想換流黃琵琶龍頹顏曾[illegible]待還故宮今猶是沐恩光

薤露歌

步出北郭門遙望[illegible]南里高墳倚石麟相對何纍纍借問何代人云是[illegible]里子此人昔相秦自矜力與智拔蘭如發[illegible]嘘蟣一朝號嚴君裂地銘金璽氣勢何灼爚[illegible]焉敢訾自知商鞅後秦宮夾冀址帝宮亦何存唯有荊與杞榮焰化飄風千秋若寸晷達人任元化龍蛇自逶迤得志成甘霖不得樂蓬累

燕歌行

寒風發發薄軒牕葭菼揭揭月蒼黃白露條滲成清
霜春風幾日秋氣剛蛦蛄蟋蟀鳴我床羲和叱馭何
勵勸回顧華髮變蒼蒼耿耿不眠夜何長起步落葉
循堦廡鳴絃惻惻奏清商借問客思何瀇洋乃在燕
山北斗旁中有高樓五鳳凰紫貝雙闕白玉堂大明
宮殿何煌煌上薄太清耀文昌嘘噏六合控朔方西
壓崐崘東扶桑有美一人御八荒群公左右儼成行
九陌朝天珮玉鏘我獨何為限河梁欲往從之無輕
航金莖采采遠莫將朝侶鵷鷺暮狎鴛鴦愛而不見心
煩傷中心懷思不可忘跂闞鳴鴈南飛翔不覺涕泗
滿巾裳側身北望倚彷徨山中桂樹徒自芳

緩歌行

北溟有魚不知幾千百里化為大鵬六月不飛培風
鼓怒一徙天池彼斯區區掉舌譏之余容與於萬下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鄙夫雖肝射雉爭高任公入
十而不獲一朝而引戴山之鰲矯矯淮陰胯下相遭
起佐沛公促項如薦何怪神龍取笑蛆蝦未見海若
秋潦莫誇人各有心好尚舛差惡用相加莛乎撞鍾
蠡乎測海焉知多寡之門大小之家

當車以駕行

上有蓍草下有靈龜下有茯苓上有兎絲同聲相應
同氣相資流水高山豈無子期火出陽燧水出方諸
銅山未崩鍾聲四施龍興雲自蒸虎嘯風自馳生當
逢堯與舜死不為商受鬼為我為彼仲尼之子何用
苦栖栖聖人御天時乘在茲龍馬出河鳳鳥載下敢
告僕夫星言夙駕

折楊柳

思緒芳襲窗愁現亂絮飄影隨粧鏡曉吹斷塞笳管
攀折心兒碎織題意共遇到應憔悴甚情是故時條

關山月

刀斗夜偏驚關山月正精邪巷玄塞影遙共故園明
冷浸剸犀劍光翻翼虎營愁聞笳吹起併是斷腸聲

公子行

翩翩佳公子愛客日忘疲置酒臨飛觀桂席扶桑枝
交牕侍王女簪盖何葳蕤西園競紛葩灼灼映清池
名香陳異域綺饌分天廚瑤觴傾桂醑鸞刀宰神魚
燕姬左調瑟越豔右吹竽晝窮成宵宴綃幔華燈舒
陳阮恒接轂丁王或長裾發篇凌白雪裁曲鳳將雛
各磨萬年觴良遇惜居諸偉長何恬漠獨寢箕山隅

宋鵲

珠朱鷺鷺之衔考賁鼓吹笙竽八篚陳九醞斟宴嘉
賔樂相於講周禮進典謨歌祈招詩騶虞采齒風顯
白駒過三五提靈符諡坤戶轉乾樞光天下踰海隅
賓吁咈主都俞諫者出色愉愉手胥樂福祿俱萬斯
載承權輿

雉子斑

雉子斑文章一何陸離性行何剛狷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朝飛不過林夕息乃在野田稱麥間安能逃彼
蘇合丸秦人張羅巧若素空罔非爰爰者兔何能超
其藩雖有哀響詎聞之天象以齒自焚翳以香自埈
兇神好嫉惡用太妍雉子何不刳羽縞裳御冑朱冠
遠從王子喬棲息緱氏山弋人長繳詎能攀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與君論毛色臣馬爲能君臣馬雖微
賤來自塞域生權奇朝刷流沙千萬里暮蹀燕昭臺
下墀君君建翠華能使和鸞齊君若張大纛早能識
路岐啗糜蕢金非所宜臣馬當獻君願假九方知

艾如張

艾如張羅艾如張羅熠熠翠鳥投艾迷羅客語主人
爲質微眇又無善鳴雖負黛色徒悅宮庭爰有神禽
雲霞其羽雄鳴六律雌鳴六呂黼衣繡裳僕隸如兩
汝何不以四海爲羅羅此神禽豈無衆族來下來王
汝莫鳥囿放鳥山堂主人熟視不忍釋奇毛神禽亦
不家悲嗟嗟

善哉行六解

宋葩春榮黃葉秋飄逝者何迅一往無旋形不七尺
命靡百年騰精宇宙營目九埏吉凶是非徽纆紛還
自匪仙道曷任燔煎丹經百卷妙巢一丸松喬邈矣
傳者妄焉彈箏酒歌對之中悁駟車宇蓋憂悲孔延
不如澹素放心自然德被至人教我忘言

芳樹

芳樹結根乃在上林園土衆華今歲榮上有雲霞照
耀華姿下有湛湛之清池君王羅綺幕霓旌騶瓊枝
王醴酬紛葩佳實成來玆觀者忘疲宴者以委蛇惟
願我君王萬歲樂於斯芳樹同鄧材永老無離披

行路難

君不見烏生子坐巢秦氏桂樹端黃鵠摩天離弋翻
二物紛紜遭射彈又不見嵇康遺榮志偓佺魏武鼎
業期千年一身四海俱難全人生以天地爲鈞陰陽
爲陶吉凶禍福隨變遷秦項雖雷威那能奸其權放

助之帝仁如天胡為浮濡洪濤震蕩於九廷鯨鯢食
人噴蛟涎自非金書蒼水使泳日浸月知幾年湯德
及魚鳥四海成乾枯顔生抱瓢有餘樂彭齡白髮推
黄壚成鳳祥麟三千年一間覩鵾鵬鄉鍮無地無大
者块九不可測何論魚目混靈珠切玉利鋁刀鹽車
駕駒駼自昔丘軻已皆然何用怵迫生煩紆我今落
魄君喪狗君亦胡為局促如轅駒君乎何不為神龍
之變化用則甘霖霈四國不用還歸包山湖愚子藏
舟深山壑逆者藏天下於天下放心與化而俱徂忠
信可以蹈呂梁太行未必推輪軻楊雄美新誠典墜

屈原沉湘何太荼柱下首陽無工拙方朔依隱翻自
拘與君今日相逢且為樂會須一倒三百壺安能白
首長雌伏閻君躡蹻尋五嶽我當褰衣叩玄蝯太公
老作帝王師磻水當年臥寥邈雲龍風虎自有期鵬
翔大道長歸舉行矣山中路不難回首下和羞獻璞

聖人出

聖人出黄星明天庭朗耀泰階清冠日月佩五雲驂
駕飛龍揚霓旌恢帝綱惠天心踈斥螻蜓進龜麟濟
六合奠八荒四靈咸集九夷賓流雅頌綿休禎億千
萬禩地天寧

結客少年場行

赭汗溢金落驌驦若游龍手掣紅蓮劍腰插寶月弓
左牽連雙鶬右挽殪玄熊拆丸渭橋北鬬雞平陵東
作使秦羅敷調呋漢叔通走馬揖司隸停車接上公
從者五陵豪雙控鐵花驄借問誰氏子云是古俠雄
生小特猥烈長欲威胡戎然諾五嶽重意氣萬夫宗
坐待掃攙搶算數貳師功飛檄傳烽火照灼甘泉宮
天子徵六郡姓字達宸聰裂眥閃岩電怒髮指蒼穹
慷慨生赤霓叱咤起剛風排陣龍隊踢闘營虎翼從
飲馬瀚海黑搖蕩天山紅既奪休屠祭復作狼居封
轉戰鬬頹破移兵昆莫空震響播八區英聲蜚九重
自非蓋世勛那辨許國忠凱歸報明主雄名勒景鐘

將進酒

將進酒開華堂主人敬客黼衣玄黄周旋虎步磬折
龍翔衆盈各竟意氣恢張時哉惠風百卉菲芳旁唐
為骰竿碼碯為周觥羅列水陸陳椒漿鳴鳥簪歌雲
和倡八音肉好和者一何喤喤主人前致辭上客莫
停觴人生蝓閑若隙光聚散靡常君胡為乎對酒不
御將髯吐氣而慨慷為君屬之不醉不可歸房客跪
謝主人人各有思腸結髮攬桑弧長大不得將沉吟

日夜命各有當畢突孔東胡為皇皇幸當盛明之世
朝野悅康夔龍滿清廟諫鼓在堂皇麗龍游沼鳳鳥
輝煌靈芝歲三秀嘉禾獻四方才者宜征拙者宜退
藏主人家殷富時吏不呵室家洋洋今我不樂焉能
回戈於魯陽願言秉燭洗盞更湯人生貴適志何必
綰金章鵬鷃匪大小凫鶴何短長但願
皇帝陛下聖壽無疆客請吸東海主為倒銀漢携手
崑丘巔醉臥王母傍睨觀當時焉知名物之不為析
楊將進酒樂未央

古行路難

丁未冬頗有子雲悔少之嗟作此篇

郢人夸白雪後世珍其聲本非清廟韶徒為巴國傳
不聞神人暢肅雝奏唐庭一鼓百獸舞再鼓鳳鳥鳴
洋洋三鼓亂天地咸清寧嗟彼惠施臺胡然悅晉平
暴風隨廊瓦三年宜驚奔誰能為此曲欽哉古放勛

君子有所思行

黃茂信嘉穀焉用雜稂莠稂莠何足言蟊賊竟長畝
所以九苞羽翱翔千仞霄豈與鸙雀輩爭路鳴嚶嚶
我願栽錦字寄聲於清飈為我語神禽無然困山椒
砍竹歸西伯尼父無停轍軒皇本神聖阿閣當來巢
但恐良媒隔寂寂誰相招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鬢髮結冰霜入聞南土音訊知來故鄉
果得舊里閭共井復同棠戒庖烹伏雌延客叙溫涼
借問邦族間今昔幾存亡客起訴主人閭里非故常
吳越盛兵戈征輸劇吾疆昔日富倉穀今者但空箱
空箱仍水盎屋廬半荊荒辭襆未即竟衣淚淋浪
收淚且勸客揮飲登中廚

門有萬里客車馬儼成行問客何方去駕言返舊鄉
主人挽客泣去思何勵勤早晚尋鄉井為予語高蹤
身雖遊上國夢寐懷本邦出入承明廬　恩光詎可
揚歲家南山下田園成丈荒兄弟共親鄰幾載不同
觴不如復里閭輸秦效山陽歲宴列林麓酌醴膾玄
魴尼父稱大聖詎知溫良臨歧莫重歎與君別非
長君行慎夙夜強飯戒風霜

遠如期有引

張伯端太史奉使而南也因覽樂府鼓吹曲有遠
如期篇逐變其調衍為三章歌以贈之

我欲登閬風之層巔兮我欲登閬風之層巔兮虛教

充我使豐隆駕我軒經歷縣圃俯睇九埏手拏日月
出入天閶曄曄靈華獻于帝前帝令三光風雨靡愆
匪佳人兮誰爲先
二
我欲凌滄海之淶泱兮我欲凌滄海之淶泱兮天吳
爲僕御蒼蚪服我箱東過王公西王母房員嶠雙闕
六著相羊呼吒靈鼇堙毅波浪朧彼鯨鯢蓺我稻粱
匪佳人兮予誰望
三
夫何佳人之違此兮夫何佳人之違此兮照我靈珠
貽我璠璵我何贈之采蘭及芷又何酧之桂英爲醑
瞻彼白鳩徒奮其羽翩翩神鳥不與予處停杯不言
嘿嘿一語彈南風之琴奏清角之音我不如鼓嚨胡
擊土鼓河梁之區愛愼胥軀祝融之巓誰者容與瞻
望弗及兮思如縷
臨高臺
臨高臺高臺上極于穹窿紫垣天市𤥨闔綺疏曲曲
而相通崐崘縣圃睢乎其下詎知三觀之與祝融靈
光章華豈及吾臺中之人丹顏素髮稱老翁從臺謁
帝翔天宮帝覩挐之神符斥飛廉而鞭豐隆回羲和
之飛御日吼雨而掣風六合搖搖若頹舟臺亦岌岌
不可以久從况乎下有澆瀯萬仞之洪淙滄桑變幻
今人莫之知嗟爾非柱下之老龍又非廣成子講道
於崆峒胡爲凌蒼昊駕汗漫將欲與天地乎長終
猛虎行 有序
予旣有感作臨高臺然未盡也乃又作猛虎行以
諭于龍德君子三致其意謹藏而不敢出
山下有龍山上有虎龍藏困穴虎臥天府虎非獨輝
威亦有靈心口銜帝符命令百神虎踞地長咆大塊
盪搖睥天𥏚嘘星晨紛挐虎雖耄矣有雛孔牑鬪而
八翼莊舌九州軒牙四極啗茲下土曷其有息嗚乎
下土亟矣無爲語龍潛不辭𧊒無奮爾鱗遵養純熙
乃登于天津我欲伐虎手無斧柯爾不潛淵虎將磬
噬爾如下土何如下土何
戰城南 有引
余邑宋貳守佐楊州倭寇臨城獨出鬪死作此傷
之
海水蕩山搖南斗天吳軒鬣雨亂有官家戈矛如雲
攢蹲蹲不敢出城口大夫腰有赤文之寶刀生乎欲
伐北潭蛟一母不殺氣長吼寧當閽門格鬪死那能

踢踏嬰城守揶揄四面重圍列十萬不前蛇矛絕鈇
移礪石填蒼海蒼海茫茫臣力竭城中砲鼓聲如雷
不抹城南戰骨折天地為我慘澹壯士為我飲血義
氣高橫狼烏孤英魂暗作潮頭烈潮頭怒氣如山來
人今戰死不復回人今戰死可柰何江東日夜愁洪
波安得戈船將軍豪烈如大夫斬鯨盡種王山禾戰
城南君莫歌

出塞曲

月壯動鼙聲良家七校營橫戈穿虎落絕幕取龍城
騎踏天山碎鞭搖瀚海傾不斷盧胡頸韜中劍欲鳴
身將六將軍專征擊塞象神兵動天地玄甲起風雲
戰奪休屠祭誅空遨濮群戚胡報天子非取[illegible]

衡廬精舍藏稿卷三

泰和胡直著

五言古詩

雜詩

悲風響庭樹白露凝清霜躑躅不能寐怨此秋夜長
攬衣三四起鳴鳥驚且翔屣履步前除明月鑒我裳
明月忽西沉仰見心與房理琴成商曲撫劍涕縱橫
丈夫七尺軀志欲攬八方雞鳴苦不早引領覩扶桑

二

捉衿不厭短曳履不辭穿所嗟白日馳當我盛壯年
盛年不可再憂思起纏綿精衛何微渺銜石填滄淵
大人志亨屯匪為識王躋策我千里驥膏我文木軒
朝遊敕渤澥暮宿增城巔

三

早欲巢衡霍匪為欣其名上有金簡峯猶存神禹文
又欲歷泰山不辭路險艱日觀凌蒼蒼可以撫朝暾
朝暾旋赫赫洗櫂出咸池流光盪八表窅谷無不輝
綿歷億萬禩玄雲無蔽虧人欲天不違胡為長盱睢

四

沉湎事詩書回回起憂嘆憂嘆何嗟及緬思古姬旦

吐食意已殺執贄何纏綣山高不謝壤海深納澌濁
澌漫既無遺何況江與漢千秋長已矣夢寐見顏回

五

漢家奕葉盛猶亮建豪英魏其一引疾武安揚嘉聲
悲哉聲利子得氣何驕盈巍巍追象緯曲旃羅前楹
除吏傾人主權榆入宮庭悵悵杯酒間兩賢一朝傾
對蘇方姿黃須吏變丹青對面揚洪波千載詎能平
萬生求仁義誰為欽其名

六

巢父傲帝堯季札輕其國胡為世俗人刀錐動顏色
辟如群狙公朝三不自得斯人之相遠何啻千與億
不自臨嵩少安能小陵丘蜥蜴舞行潦鼓舌讒潛虬
彼此殊趨舍是非不相謀斗筲自營為焉用反謗尤

七

薄遊寫煩襟驅駕欲焉之朝登千仞岡延矚顛木消
顛水不可遊改馬革野馳路逢一老叟秉耒適求菑
我見問津途拱立於路岐頫首但耘耔鳴鳥相追隨
却略再拜問迴爾指中逵咄咄濁世子誰能測其微
求馬何陋潰決下不能追

八

攬轡首北極反登玄冥州黑蛟舞我前檮杌嘯我後
回車歷太行詰屈摧我輪輈摧馬已瘏瘏軀向我留
轉顧阻山河欲濟無輕舟九域不能騁不如事遠遊
遠遊何所之飛駕凌崑丘曄曄若木枝遙覩青雲浮

九

崑丘不足步我欲凌太虛豐隆擁雲旂羲和駕日輿
上仙營華觀侍從紫子陽先過東父宅復息西母居
西母何婀娜揖上上清居上清十二層歷歷見白榆
鞭虬衝空衢倚馬紫霞鋪覽六合表放心而夷與
俯觀欲與海[illegible]立入生若雲於無乃成蘧除
子將汗漫期與天同歡娛

十

幽幽山上蘭鬱鬱園中葵葵生欣有托零露滋黃蕤
朝花迎扶桑夕艷傾崦嵫幽蘭秘陰谷而無朝日晞
山鬼日經踐荊棘相蔽虧二物殊顯晦貞心如一揆
北風終不殘嚴霜有餘姿豈若桃李輩一朝失所持
志士存本性天命永為期

十一

騏驥行千里捕鼠不如狸失阿能剸象不為膾臛資
神龜遺網罟騰蛇殆即且松柏雲漢高乃復守門闌

君子既大受焉用識小知寄言匠石子棟桷有良宜
十二
至人握瑾瑜鷄結藏璀璨飛鳥矜碔砆黃鵠豈相羨
嗟彼卞和氏荊玉求自衒三獻而不得憤恨起哀怨
寧戚胡自悲挽衣不至骭唯有榮期子可為達士言
遊仙三首調咲丁戊山人
昆侖乘左馳日月從右沒人生居其間奄焱若行客
榮華成朝電驕奢翻自墾生時斲一髮奄後胕膀隔
秦項蕩飄風堯舜亦蕭忽今古貌榮名枯骨何所獲
我聞丁令威乘鶴獨超越千齡復歸來舉手謝舊國
乃知好道人匪為托高棠
二
王子叅白鹿游戲紫雲臺老君乘青牛西去還復回
曆數踰宇宙神行遍九垓回觀商與周短世安在哉
世儒阻聞見難為語其該不見棲眞士遺世養丹胎
日精足朝食朱芝亦間栽手把軒皇書不與洛誦偕
抱一藏營魄玄牝自閉開曰此山澤臞未果陟蓬萊
寧知神內王孰與蛻蠶埃應龍木天飛蚤比凡骨駘
整駕吾將逝顧言處不材
二

大道雖可受虛無為之先當其產大物虛喻成地天
二儀既以剖靈氣於中旋壯哉廣成子出入握渾元
一朝啟天扃授道黃與軒落落千歲閒傳者有周聃
周聃既隱矣靈均繼其銓縱讀遠遊詞託意何濬淵
寓言沉湘曲千秋徒憤悁寧知騎王駟聯髮九陽門
嵇生何倜儻結志稽冲玄赭衣適東市顧日彈素絃
兵解無髣彿偕士焉所原人生測有形焉得契空玄
金石徒區區鑄鉄獲大還虞恐衆士咲為君陳篇端
詠懷
揮刀截流水流水不可截討古寫煩憂煩憂鬱以紘
務小事文翰結慕左馬揚踰遲改初服馳精虞與黃
犀皮雖支枝欣此日月光長劍倚天外耿耿飛英芒
大業無階陛盛年掩空房歛志仙眞侶希心寥廓翔
豈由心好道實乃意無彊羨門不我遇中路成悲傷
整駕欲焉之沉思所行藏古有適志人鹿門與柴桑
百罔非所珍耕鑿庶自將晨往從之游寧憚歷冰霜
曹溪贈六祖塔
翩秉度平陀南華擁繚繞谷斷意若冥崖飛神欲悄
嶷山自何年重嶽出幽眇瞥見西天明引觀慧日晶
山似書開尋溪即恒河森借問何方隅祖宅神為表

天路無術阡塵蹤失緻繞激泉沁心脾開梵徹昏曉
禪榻托高眠寥然天下小

同張京兆九日遊茅山和韻二首

宿展華陽頌結慕靈山巔仰祿寄茲土引睇脰空延
君侯京洛貴雅志雲霞鑄共歡九日期擘賞出郊埏
遵流涉紆窈破莽躐嶙磊側見青琳闕合沓丹霄懸
矯然並躋登邈若翔飛煙廻覽隘八區放歌適九乾
仙人喜我至玉沼沸神泉飄若摩烏呼寧非白鵠蹮
情澹吾喪我神超理忘筌坐得蘇門嘯詎論天祿玄
欣茲諧佳願矯復追高賢

二

三君起炎漢靈跡彌千年僕也欽玄軌長揖問真詮
抱一理則契何當授九還三君去已矣玉珮噂將宣
安得九華女秘寶颯然傳孰是都不勤坐看飛羽翰
福地倚惝怳丹竈無留連微祿馬足縶人理難卽捐
未承慈母歡寧論婚嫁牽仰慚羅姑洞俯悵陶公泉
連鑣出洞口相嗟且停軒歸還縛塵鞅轉復憶巑岏
何用理幽緒高唫雲藻篇

送同省王君歸覲建業

同居不知心白首成按劒何況江東西生小不相面
于焉傾盍初忻若衎所善奏我紫瓊琴贈我琅玕管
交歡若未遍飈忽起長歎明月散玄雲榆葉飄若霰
涼風吹行轂回盼不得聰所欣南斗傍持節返鄉縣
入門拜黃髮牽裾羅芳宴持觴訴久離悲歡言笑晏
兄弟各具觴甥姪慰繾綣所願懷雁盟佳期逅能踐

送朱鎮山參政之河南二首

翳翳廣陌塵伶伶羈客蹤羈客多感思欲語誰將通
夫子狂英盼傾倒愜素衷小言剌譏蟊高論破鴻濛
沃若欽瓊漿心愉顏貌豐云何疾乘違飛旆指洛東
聽茲春陽釋玄陰蕩廻風廣望迷四野沉憂不可窮
焉能羈林鳥香翅起相從

二

夫子起南服弱齡富丘墳手豎青琅玕咳唾蘭芷芬
翩其振苞羽照曜雲中君大音無慢聲亮節凌埃氛
以茲淹程路不自言苦辛曰予夙仰止匪但閭里親
送之路水涯屏營不忍分牽裾少延佇回盼帝城闉
帝城一何麗軒蓋何繽紛皇路豈不廣良遘會有辰
斗酒重致辭詎云兒女仁

同省魏張二君奉使二首鮑明遠體

與君繆通籍覿面靡心期擘孝金門游連翩公府趨

詩書同流覽析覺亦互持心知景光娛潛恐會晤稀
整駕居然逆銜命詎能遲鱗鱗起寒雲獵獵飄涼颸
涼颸吹我心愁然遠懷思無由覓宿昔含悽奉別卮
二
出門渺何之所之吳與楚蕭瑟涼海隅靈嶄長江嶼
揚舲遵濟流挂帆連鴻舉悅惲遂旋思飛躍貪鄉渚
眷國記故桑鐃鳩歡新秬忻君使命嘉惻予歸思阻
登車千里遙斐留庭户語

贈別胡侍讀奉 詔歸省二首 有引

予雅同宋大理丞望之張編脩伯端胡侍讀子文談心論文問時一聚首焉今張史歸滯江陵宋丞方欲乞歸侍讀且先行矣予情同三君獨甭羈留索居寡侶臨別慨然爰贈二首

松栢生挺直不為桑蔓牽磁石能引鐵於金終不連
自余遊上京瑰思寡懽頹良覿二三子談笑芬若蘭
但言同聲氣寧知異鄉園爰作一渠馬分飛忽別山
宋丞懷五嶽張史滯江關矯矯吾宗兄何復理征驂
征驂不得停悵隔增憂嘆豈無京洛客車馬羅翩翻
親交念獨違心結不能言
二
巍巍太清閣紫星爛以熙煌煌帝者居乃在杞陰
之子嶽降英夙齡紬金匱茂倚篤人綱達觀超名位
名材為世珍寧與凡質儷總轡出東門匪徂江海思
上有黃髮雙懷我不得寐恭荷天子仁 詔歸遑敢滯
入門謁父母下堂敎中饋長跪進霞觴須光願有繫
東公及西母延年樂萬禩豈不稱榮遇何以荅明惠
願言返明光皇風弛遠裔

別李伯承令弟得弟字

人生苦乖違無論兄及弟當此嚴風晨胡然生遠思
輶車送城闉執手嘆迢遞借問嘆者誰齊國有二士
二士良易知易知復難棄譬彼雙靈鳥奇毛各有異
一飛耀天衢一養凌霄翅會短苦別長何由判衣袂
數數鴻雁音聆之不能睇我為語阿伯神物終當媲
願仲奮來儀雙鳴無終離

衡嶽感懷二首

弱齡慕遐舉中為世網嬰雖抱及物志而非濟時英
家本衡廬交早負泉石盟秉憲涉湘沅吏道滋塵縈
衡嶽負疆域渺若隔蓬瀛恭承
帝新命駕言事西征迴車恣探歷寥然愜心傾朗瞰
湯雲歘明我游上清吾衰疲塵鞅人已馬所成卷懷

沸伯王遠遊訪尚平學道未有聞悵然迫心情安得
同心友眷言事耦耕潜龍期晚得混燿入無名

一

恭聞夏后聖秉志切元元洪波蕩中土隱若裂肺肝
不辭胼決力寧論胼胝艱去家七八載三過不入門
誠精格玄昊金書下層巒禹拜受此書治水識其端
鞭撻蛟與螭疏鑿江與漢江漢故湯湯河淮無濫湍
九州一以平四隩蕃歡頻上啟重華帝巡狩駐瑶幡
玄晃照林阿韶韻播江潭爰以上公秩望茲南維尊
秩秩虞夏文郁郁夔龍班緬思此盛際千歲不可攀
測知聖哲心匪忝一身安願子道未至慇言歸山樊
山樊有故侶終焉盤壤歡

觀日臺

肅此葵藿志候彼扶桑顛元氣闢混沌大明升重淵
浮雲莫蔽虧赫曦以中天

會仙橋

石梁駕空壑飄飄凌風躋道遇古皇仙指我上天梯
我揖謝仙人先後天在茲

戲作最潔詩口號

何物稱最潔子憐山下泉出石全無滓涵光自有漣
無令許由至洗耳污清涓
何物稱最潔子憐岡上雪如鹽非火熘比玉無蠅涅
無令樵父行踏破山前白
何物稱最潔子憐江上月撒之有餘輝攬之不盈結
能照一切物不染一切物

過匡廬阻雪不得登悵然增懷因賦短篇報九
江牧射陂宗君

危磴忽驚呼巻帷萬峯矗嶢廻斗杓連亘横地軸
積雪石門高屯雲外相逐上有古仙人雙騎白鹿
我欲造其廬鐵殘蕤頽壓鞦之凌風層氷阻廻轂
棟超無來往躋陽成鄉躅睠思故交親綰符在山麓
形骸疲勩勤心神棲玄務長共倦人語入室披瑶匱
薄暮吾當來相見叩玄帷願言同斯人永結霞外輻
五嶽巉巖峋遍綴青琳屋縱很出方區何當踐茲谷

登峨眉山至楚狂接輿隱處旁有玉液泉

峯峯屹中天廻巒閟芳谷流泉遁宫商隱約聞鳳曲
楚狂去千載高風表幽獨僕本黃虞徒雅志稷契躅
繆負宇宙身豈耳泉石牿狂者亦何為諒我非所淑
彊年桂簪紱餓溺意頗篤猶狗疲鰙節神襟躋繁牘
根芳氣自劣枝葩豈空續時乎不再來天命詎終復

因思淥開言皓與楳與觴往轍已無追來軒尚可續
決策希潛龍匪徒耽逸軸歸與貴身貴親交雖共告

九日遊仙女山懷有訓信鄉君山爲先祖[illegible]據府君舊遊

仙女山卓雲吾祖昔臨賞九日東清巖挈客恣如往
層峰列重嶂前川倚以朗殘椒猶可擷絕磴步雖廣
振抉叙升霄翩身出穹壤生負丘壑姿翔復執歸歟
以茲釋天刑焉用桂塵想但無王子晉大籥雙偃仰
引聊忽忘言叹月流歸舫[illegible]

冬初三之日乘齋[illegible]遊仙女度螺塘江聞木聲

冬暖似春暄夜度螺江木[illegible]峰奔湍激石齒
彷彿松風翻凌空忽在適[illegible]琴瑟吟吟雜宮徵
飛鳥適相從鳴音和交美[illegible]脉脉如有旨
遊倏一何多相與偕行止[illegible]閒擊吹宜且侈
孰若濬遊遨天機為吾使[illegible]

冬日登仙女峯絕頂

曾聞商山境上有仙娥峯四峙邀已久[illegible]載藥遨嬉
茲山名豈劣遊勝將無同既覺青玉峽[illegible]叢
飡之雖所志安劉詎足功翔茲續遊遨豪襟森以沖
霽極冬欲煦葉落天彌空飄飄凌絕巘縱浪倚玄穹
下山若有會把酒挹商風

春日近湖族叔枉過小酌螺塘江滸

卜遊非不早宿疴滯霖霖景[illegible]散新晴和颺動神襟
欣此竹林侶相送出江滸起矚原上樹早已貯清陰
百卉競芳蕨穿瀨奏徽音年言歲序易裝忽春已深
欲從[illegible]將共如白髮侵不為人外遊恐負枝上禽
遊諸發輕舠擊汰和清唫斗酒酌船艖坐對四山岑
昔仕各鄉土結託歡從今稍思憩同隱道真以相尋
陽能御過伯孟山巷中

辭陽[illegible]寂景曠原況務旭曾無車馬喧遲此求羊躅
忽有素心人睠然慰幽獨及辰相遊遨結托同春服
沖襟期遂古寧與塵氛逐疑義恣其析發篇時來續
曆步歪林塘聽禽出幽谷至樂不名跡世嘗焉所局
得若何倚然乘風共沂浴

二

歲月自駒隙皓髮忽以[illegible]將耳順君今五十期
欲揮魯陽戈白日不肯[illegible]美全歸川上嘆在斯
念子服官年已謝趨時資禄言歸丘壑世路焉足縻
渫辭本恕障遺其無等夷知命同翳如勉矣貴知非

永頤均切琢洮澳乃爲歸

丙子秒秋驕陽蒸熱踰月不雨偶坐南軒承少
保鎮山先生佳篇屢贈歎然有感懷荅三首

蒸暑後三伏胡然劇秒秋驕陽秉時令無乃乖葬收
循疇藪並萎臨池埃欲浮芳蘭摧通谷時菊寒京丘
靈雨不相濟田父空昔愁含置坐中軒已矣非吾憂
發篋來瓊玖清風慰我求

二

昔多君子朋乃在黄金臺畢彼聲利徒諧此金石懷
予拙終畎畝學道無取材君本濟世英夙名播九垓
中歲簡帝心奇勛列上台何當佐聖日乃復棄華階
鴻冥分有托蚪潛匪諒哉鵬鷃同一棲鳧鶴靡所乖
永願陪清唱不受俗塵猜

三

雙截殊燕粵尺書歲難陳今歸依南斗上下章水濱
章水日悠悠客懷亦以新良覿未有期名篇聮獨殷
伐木聲璩瑋鬧逕意清真所媿巴曲俚胡以賡陽春
申章謝存慰報李詎能珍

衡廬精舍藏稿卷三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七言古詩

金陵曲初唐體

金陵昔日盛繁華六代皇居接狹斜博望苑中珠委
露太初宮內錦爲霞花覆蒼龍填寶馬柳迷朱雀出
金車九斿夜拂將軍第萬騎晨臨公主家主家甲第
攢雲霧粧樓舞館歌鍾度金屛翠幕競三條綺瑟鏤
箏通萬戶一姓公侯盡貂冠滿門子弟皆紈袴雨雨
鳴珂金馬門雙雙飛盖銅駝路金馬銅駝夾御溝帝
在層城樂未休三千嬌女憑闌幸四十離宮判夜遊
勾勾綺陌成宮市曲曲金塘起棹謳曾聞袁后承恩
寵䝉見潘妃侍宴遊更道麗華髮似漆傾國傾城人
第一結綺樓頭壁月新臨春閣上瓊枝密窈窕脩容
夜掌箋婉嫕貴嬪晨簪筆可憐寵似日邊雲詎識人
如花上日別有長干遊冶郎闘鷄蹴踘虎鞶囊璠瑰
象骨粧紫弱龍藻龜文轉步光俠氣飛談排許史雄
風帶酒擲金張不辭萬醉青樓曲不惜千金紅粉粧
紅粉爭矜桃李豔青樓直擬芙蓉殿眞珠簾外柳藏
鶯雲母窻前花覆燕燕燕飛燕舞不禁春鶯啼鶯怨曉

美人七寶流蘇開斗帳九華碼碯結羅裙嬌向舞腰
生宛轉香從歌口出氤氳此時願作鴛鴦鳥此日願
爲連理身共道青山盤龍虎詎知白紵移歌舞一從
五馬度長波幾見六龍更舊主陵夷宮闕成灰燼飄
零臺館生蒿蘭富貴驕奢能幾時王侯將相應同盡
秋水盈盈秋鴈飛山川猶是人民非獨有石頭城上
月曾照當時歌舞衣

憶昔行寄陳廷評南京初唐體

昔逢南宮士曾驅北路轅飛纓入帝里射策叫天閽
天閽邃遠隔層穹以額叩閽不可通校書天祿人難
擬獻賦蓬萊事已空黑貂毛落空奔走紫鋏彈歌割
斗酒騎馬明朝謝北燕掛帆一夜歸南斗故人東海
陳夫子作宦南都法曹裏相逢相見重相憐一生一
代一知已下馬即探千首賦開尊共論六家指半歲
猶成轅下趍一朝遂作雲間駛當筵意氣拂雲端共
道移山不讓難逸興旁凌鵷鷺觀豪歌漫脫鵔鸃冠
淹留五月菖蒲酒荏苒良宵苜蓿盤才高官薄君無
惜客久時侵我更歎憐君作牧鈴陽縣執法秉令相
國羨寶劒空驚魍魎悲神蛟未際風雷變伯王由來
感遇多孔璋生小詞場擅滕王閣下別經年廷尉堂
前重接面經年接面已多違可憐歸棹催歸花間
恨別烏衣市月下含悽牛渚磯自予結髮操鉛槧欲
希增典凌周漢長歌直擬卿雲飛短賦幾追白石爛
古字陸離嗟子雲奇篇勁律輕王粲寶璞翻干楚國
詠韶音空使齊侯嘆側身天地有餘悲極目天門不
可期九死不干楊意薦半生空負子期知衰花纂纂
今三載楊柳陰陰連歲改箇時綠綺向誰彈箇日春
光空蘭蕙借問上才遊西園何如高讌傾東海王鏗
傳書莇莫通金龜換酒誰為解金龜王鏗兩悠悠采
石鍾山望欲浮竹箭江東長自好蒲梢天北幾時收
晉朝定擬推季祥漢室誠看薦太丘長睇聊緘青鳥
信何時並駕赤驊騮

君莫悲行贈人初唐體

漢家天子重邊勳王鉞登壇靜虜氛太將旌旄天外
落健兒鉦鼓地中聞三千劒客良家子八百材官太
乙軍安排遁甲三方入開闔神兵五壘分霜重文犀
六屬鎧血凝匕首七星文雙彎明月能穿柳合隊流
星似捲雲大軍朝飲長城窟勇騎宵臨瀚海碣闘虎
聲呼捲地天長蔚陣湧翻溟渤出塞初見太白高倚
[illegible]已射旗頭沒壽上先懸遼濮頭營中細截渾邪骨

[illegible]地金人寢祭天本賢鐵騎空斯月正値當年漢道
昌坐看一日胡塵歇時来何用𧶠六韜天幸那須通
九伐歸来天子賜龍駒綠騎雕鞍九衢𧝹襹俱爲
左庶長盧兒盡是執金吾𦀗弩將軍分食邑護軍校
尉錫禮褕戸伊吾金屋滕家家陣擁錦屠蘇赫奕
只知身尚主愛壻誰識昔爲奴軒皇廟略還眞假記
老兵書定著漢家有當年李將軍三出無功怨數奇
南山射虎獵石世事悠悠君莫悲

題豁溪太守所藏竹鶴老人山水圖歌羅公字地名西岡

誰將崐丘縣圃移若木更取三山珠玕樹灑然揮斥
造化工速思翩翩落毫素葱蒙金帶蒼梧煙縹緲還
連赤城霧樹裡茅堂掛雲端雲屏石几蒼苔寒上有
硆硏疊嶂崒嵂之奇峰下有洄沿青錦湍居者不知
幾千歲別有乾坤日月寬百尺飛梁駕長壑凡夫欲
度心骨酸豈同栗里誇田廬應共桃源製衣冠此中
眞意竟難辨世人枉作畫圖看維太夫手骨皎若行
王山俯觀簪紱如浮埃幾年賦就歸去来金高壯斗
懸難買閑心懷獨向碧水青山生神解興超意遠凌
九垓老仙憐汝心魂醉手摘羣山滿幅尺邪居壁上
有羅浮清臥時時游丹丘嵐光樹色淋漓濕浸入緗
帙翠欲流夫君自此得玄悟晏坐齋心心無住何必
氣屐與向平萬壑千巒疲道路余亦愛山人覩此暢
心神却借幽林色散入酒樽春醉來揮禿白雪毫爲
君添寫西岡月月光流滿千嶙峋

伐木篇贈謝樂昌鄧先生有序

鄧先生名魯字重質鈍峯號也先生生質合道閑
關杜機超然象外蓋古嚴君平孫登其流云戊申
予館韶嶺侍先生將期磨德領誨飫若飲海顧予
無篤遠之志弗能臻於道與懼負教督厚矣別後
撰是篇寄謝先生兼自警焉

深山伐木響丁丁春日遲明鳥嚶嚶沃渥肺肝涵浸
心欣予得者古先生挈予躬兮遨太清滌煩襟兮葆
玄靈遺濁世兮迈居眞安得駕兮雙玉驎翩其西遊
隱姓名

張玉屏京兆藏趙子昂所畫唐馬歌有序

張大夫藏趙子昂畫馬十六索予題詠予未知十
六之數何取也客曰杜子美寓韋錄事宅詠曹將
軍畫馬詩云其餘七匹亦殊絕逈若寒空動煙雪
又云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也命

九此非十六馬乎余未知果出是數否也聊掇其
意為之題馬
唐家擾馬皆雄才月精降作飛龍胎鳳臆麟形赤岸
閑不用余吾產寧須崐閬來自從太宗開創功絕世
除兇雪耻酬千祀九夷賓天馬至焉者赤電三花明
顛利紫鸞錦繡麗後來太僕馴養四十春乳成十萬
六千之飛驎就中拳毛騧照夜白縱有江都不敢画
其餘七馬九馬總權奇傳真賴有將軍霸將軍去後
豈無人秖能畫骨不畫魄子昂丹青近代雄身是龍
孫異風格画出七馬若膺揚秦皇七騎百不易決筞
九馬翹陸飛漢家九逸那堪策但看飲江嚙草相為
娛澤邊隱見群龍趨雙雙瞳鏡懸萬里淋淋汗血隨
三珠意態搖撼晃明水動若神蛟欲變波浪龕應知
唐家全盛日乘此可以西擊胡子昂家有玄德之的
盧特不可兮馬不徂神物空令落畫圖至今觀者生
意氣志在白狼黃沙青海隅坐看一日乘風騰九區
朝蹀流沙暮越都誰能羈絡同凡駒吁嗟馬乎古今
識者凡幾徒前有九方聖後有張大夫張君好龍好
眞龍一覩神駿恨晚逢驪黃牝牡未暇閱思欲薦之
齊景公當今海內昇平久縱有追風縛畎敢近閭胡
騎飲長城城內求之千璧玫瑰君引上紫玉坡金旗
綵仗相經過能使六飛平不煩不然驤首矯足出交
河為君橫行萬里盡沙陀歸來再圖凌煙績畫出雲
螭照王珂

使君行送別

使君動飛軒門填征馬喧蹀躞去何之持牘奏天閽
天閽縹緲碧霄遠牛渚秋高蘆花短紛紛尊罍臺垣
英何以贈君雙彤管共言君是秦中豪才名早共終
南高佐邑只飲江東水感特欲釣海上鰲知君牢落
情無極共傷賢士隱卑職莫因蓴鱸賦歸來且從省
閣訪舊識不見老驥伏櫪思千里不聞烈士暮年心
未已此去叩關訴九天此日江南命若蟻願天假臣
七寶之龍困木截蛟螭陸斫犀兕叱咤海若呼精衛
盡填波浪平如砥坐看桑麻長作田然後拂衣謝天
子謝天子難具陳見君飛躍心浩渺送君寂寞意崢
嶸儂莫歌吳歈君莫唱秦音吳歈慘愴不堪道秦音
悲壯愁人心不如與君兩置之江頭脉脉且分襟

王母歌壽句曲王生母夫人

吾聞昔日西王母鞭鸞宴罷瑤池侶萼綠雙成夾寶
幡人間天上恣遊處爾來八萬六千春三見桑田復

爲滷鍊丹曾度魏夫人閱世應同皇太姥前年猶飡
鍾山玉去年移家華陽曲華陽羣仙爭獻壽大茅起
舞小茅續高堂鶴髮雲作裳芳筵沆瀣羞麟鵠吁嗟
毋兮不羨簫歌擁芳筵還見珠樹勝當年珠樹花開
豔五色長與蟠桃共薦璇臺側

送陳給舍之南省長短句

疇昔遊南國群彦列嶙峋廓落諳心期夫君意最親
看君意氣同仲舉掃除天下宿自許大兒詎肯揖元
龍小兒孔璋那留數胃中礧砢凌匡霍詞源彭蠡春
波瀾綽約曾遊姑射山清淨寧同天祿閣幾年名姓
注天宮新命南垣詔語崇聖明耳目重萬里况乃留
都是故豐即看鳴玉辭金馬愁見征帆掛紫鴻掛帆
一去大江落江外鯨鯢走郊郭腥風浩蕩蔽五湖殺
氣崚嶒瀰大壑君今停盃技筋欲何為以額叩閽非
爾時休將五餌抹時艱耐可三空獻帝墀送君行君
莫悲僕也與君有夙期十五國風談未畢一曲雲和
姑置之主人玉釭酒如乳相對那能不舉巵勸君臨
岐且盡觴鳳臺千首空相思

贈魏翁

先生閒簾諷道書七十朱顏鬒未疎曾共伯陽辭函
液遂同象罔掌玄珠人間未肯留名字赤帝外臣無
乃是七十一峰總遊遨八九雲夢吞無際更聞黃鶴
復歸來幾迴飛跨洞庭水

春野唫

大皡應節條風回冲氣韶光遍九垓玄雲霈澤素冰
開燕嬉雨徂鴻北來睇春陽之可樂兮嘉平疇之于
耜桑鶬鶊以娛蠶麥芃芃而覆雉麑花艷而鶯繁碧
蘼縈而魚麗偉佳人之獨抱飲醇和而垂熙欄臯蘭
以為佩綴江蘅以自嬉偕三五兮良儔登京岡兮臾
猶舞惠風兮僊僊歌伐木兮悠悠循芳谷以邁軸撫
流水而浮游汰梓澤之靡冶蕩牛山之洈愁將安排
以齊化繫長繩於煦日縱予心於區外侶東皇之大
一

台嶽短歌二首贈王少冶郎中守台州

鬱維台嶽剌天嶕嶢雲霧貝闕手避玄標金樞複道
高入神霄雙雙老公駕鹿騄飈度橋而下芝蓋飄飖
迎使君兮東來撫我曾孫兮逍遙

二

鬱維台嶽潛根十洲真人不殺海怪吞舟天吳軒鬣
遲崴山丘雙雙老公方瞳卷髮八百弟子吹竹鳴求

迎使君兮東來蹤彼毒蛟兮妖虯

上壽詞奉壽宋母太夫人

奉母七寶玻瓈盞盛以赤瑛之瑚盤薦桂液浮朱丹中廚饌出玄豹肝紫駝赤兕間熊蹯河伯神魚鱗斑斑左右侍列皆靡顏子夜歌聲繞雲端再拜獻壽為樂難毋不可兮安素澹有子食祿足時茸窮滋極欲非所耽猗與母惪世鮮班顧母千齡淳風還

二

奉母七綵芙蓉帳壓以靈珠玉旁唐碑䃗倒挂青琳琅吳姬剪製九華裳上有朱鸞錯飛凰闕賓霧縠雲霞翩西方火浣綃明璫鷄香五味鬱金香再拜獻壽為樂康毋不可兮安素常六珈象服有輝光綺黼煌煌非所藏猗與母德世鮮望願母千齡熾而昌

三

桂宮蘭殿倖天居璇臺井幹瞰八極朱爵文牕列綺疏丹穴藏金斗蠐珠方域阡陌背膂腴曲池闌樹紫玉樞八百僮奴履紆朱七十駕驂羅堦除再拜獻壽為母娛毋不可兮安敝廬有子已作殿廷儒家世仁義富倉廩猗與母惪世鮮如願母千齡為令模

黎翰林維被席上山人騎白鹿圖歌

使本三十六帝之外臣好遊汗漫驂赤麟當時小吏王子晉驂駕白鹿來相親朝謁崐丘庸閬苑暮過員嶠宿渤澥函關青牛那比跡洞庭黃鵠猶絕塵幾年誤落人間世悵憶僊蹤不可置竭來黎君高堂午筵開見畫生綃宛相似復疑神車天上回頓覺風馬雲中馭金椎十二杳難期空向丹青起遐思吁嗟黎君生長羅浮之僊標駕鹿凌風度鐵橋笑揮百賦戲海若怒掃千詩驚山妖食華已作周王客獻環身在軒轅朝明時金門稱大隱暇日黃花喜見招把君之黃花倒君之卮酒羨君且從夔龍游與君終作麋鹿友雲間真侶有宿期晝上環山仍如舊年來舊夢竟誰真醉後同歸無何有

祝融峯用韓韻

祝融插天天半起尊居擁護煙雲裏踏盡羣峰幾千尋不知猶是孫峰底隱若賢人望大聖賢猶可擬聖難名吁嗟遐哉聖所際高高上極于太清

欲遊方廣尋朱張舊蹟以積雨阻遂別衡嶽西去作長短句

夜臥兜率宮朝返絡絲渡回瞻七十峯峰峰被雲霧忽然風捲重雲開紫盖朱陵似相顧遥觀祝融隔層

空憶昨日經行處今日非昨日人間異天路今
煙霞人塵網寧自錮金簡粗探夏文蓮花未蹋朱
張步游躡若被陰霾隔玄關莫藉仙源度我閬峨嵋
之山高入天上有靈仙不知數即今不復倚躊躇驂
車且向西遊去重來擬結魏元君不似桃源迷去住

澄江秋水篇寄壽濤翁先生七袠見遠懷

澄江秋水淨如拭龍洲萬樹森似織主人別業深樹
深樓臺影落水中直自從身謝五斗榮一任鴻飛九
天翼灌園耐可狎鷗眠洗硯還應供魚食詞賦八百
敵離騷玄言五千凌道德兒孫盡課雕龍文家僮只
收伐檀值明月滿江江浸天天為主人開胸臆昔
游從悠經過江頭花底索春何香風庭際度蘭舡帆
影軒前送棹歌竹露廚煙色共碧鶯聲童語音相訛
主人當日興絕倒一斗百篇不為多醉來共撫先生
梆書罷遙籠道士鵝管絃何必羨金谷觴詠真堪續
永和主人早是丈人行從予結髮推宗匠共道談詩
匡鼎來那知抱道羲皇上一別十年秋復秋萬里那
由奉巾杖傳道今年七袠餘雙瞳似電神精王緣憐
爵客錦江頭題詩招隱增惆悵嗟予何事老塵容舊
約空悲五老峯猶思月色醉林亭遙想秋聲和夜鍾
會須三江作釣侶還尋五嶽共遊蹤

至日冒雪遊禾溪邊近湖族叔

歸來忽踰年兩得逢至日長病聆春歸漸衰驚歲殘
朝來命車禾水頭撫景何辭竹林遊牽帷萬峯成燕
婉俛仰已無千歲憂乃知此方山水奧況聞先代芳
跡留同宗同隱世莫得世外招携不可即日晏梅花
漾溪流悵望冥鴻天外翼

賦得湊泉歌贈張君

里内張君生綽約雅抱似欲翔寥廓家學早傳張仲景
前身應是孫思邈曾飲長桑上池水視脉還如睹五臟
投劑幾迴死轉生捄人何啻饑達渴不將蓬蓽異高
門當關百喚百不諾吾衰歸臥衡廬交反闗謝客閉
羅雀三逕荒蕪竹樹新惟君來往穿林薄借問張君
何所嗜生愛清泉恬自樂神方不藉九轉丹淡盡凡
情即仙藥

悲憤詞哭歐陽文朝

日日相見不厭多一朝不見愁奈何幾年不見君歸
來就君歌君今忽往矣已而已而渺若江河一去不
復來空有淚滂沱

二

日日相語不厭然一朝不語心煩冤幾年不共語歸來読君歡君今忽往矣已而已而渺若雲山一去不復還空有淚潺湲

衡廬精舍藏稿四卷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五

泰和胡直正甫著

五言律詩

重別泪表

岸葉從飈入簷陰篆客衣白煙浮渚潤青草覆鷗肥
郊求分舟去豐江帶鉤歸神京瞻尚邇綠處是黃扉

下第留南京寄懷莊少府座主二首

仙諜南華胄丸髯白玉姿珠從閩海貢駿逐帝京馳
倜宕明時忤幽憂澤國羈懸知宣室問早晚詔彤墀

其二

苑樹青無極壇雲紫欲流清時悲楚璧逆旅看吳鉤
四海身浮梗千山客上樓問奇還載酒惆悵理南舟

自城歸村中舊廬

舊屋轉蕭然移家鶩四年總流蛛網月棟抱燕泥煙
入座雲長濕穿樓樹欲懸年來塵土迹暫得浣林泉

立秋夜月

乍報飆回馭隨看月送涼花迎蓮隙照犬戲巷中光
映樹山排畫侵荷水吳粧黃鵝將白酒定醉野人觴

江村步月

言從琪樹東步出碧江灣佳景哉生月流光蕩若環

相逢人出洞為問客還山忽有香風至岩芳擬共攀
歐陽文朝載酒同訪康東沔先生龍洲園居和
作
載酒尋陶令欣逢在綺園入門鷄作鬪報客雀能言
鴈影流緗帙梅花落錦茵賓遊非梓澤風物擬桃源
龍洲讀書
窈窕繁花路高虛野甸居漸為逃世客懶荅貴人書
水閣依鷗鳥壓編養蠹魚日尋垂釣侶長在月明初
乘醉同康東沔訪王武陽草堂共賦
乘醉煙花野還尋水竹居路迷隨老圃林散撥幽裾
濕露藤交座當花鳥窺書主人能野逸對客采畦蔬
余少同歐陽文朝王尚涵讀書茶山今丙午復
同文朝脩業龍洲相去已十又三年矣感賦為
贈
結髮同鉛槧羇棲各壯身州堂猶我共布褐轉情親
山水依書案鶯花亂鳥巾所欣無結駟班坐看江春
文朝省試二首
家世文章伯藏書蚤遍窺岷丘珠樹頹天路石麟奇
豹隱休多戀龍驤看在茲傷痍南國盡何策獻明時
二
川倚去棹王峽嘆垂繩地闢山攢楚天長水漾吳
芙蓉秋日麗鵰鶚曉霜孤暫去題鄉藉春能獻廟謨
徙宅四首
予舊家邑北螺溪以先廬圮甚歲壬寅移住城西
厭其市喧丙午麴改徙僻巷其傍便地可圃勃焉
有抱甕之興康明府以書譏予方繫于世用不得
遂所願因作詩解之弁識其事
徙宅何頻數逃喧豈擇安名山遲結社僻地當開壇
破屋藏雲細頹垣放月寬柴門傾側慣日暮冒關闌
二
浩蕩踰壓世支離信所居人生俱逆旅天地乃吾廬
喜趂三家市移來萬卷書曾無儋石稟負載得輕虛
三
尤喜兼為圃携鋤坐帶經看成蔣詡逕錯喚子雲亭
紺橘淹霜脆紅葵抱日馨明府休移勸白首漢陰銘
四
家本江村住千重水樹幽花飾橋路月萍漾柳塘鷗
娬姺丹臺稿蹉跎禾黍秋年來塵市鬧轉徙憶初遊
觀山寺四首
寂寞古琳宮緣山一徑通翛然吾愛我況復水澄空

以姐青無石留僧綠樹叢綸巾依谷口人咲是愚公

二

留醉空王毀提壺更石門山深天亦迥巖古佛長尊
曲澗浮觴慢幽花襯席繁高歌出洞口涼月在江村

三

頗識浮生幻幽尋不記艱地同離垢國人在妙高峯
雲起移前嶂谷虛荅暮鐘過臨泉穴坐清詠起蟠龍

四

長思靜者居此地即吾廬榻寄青龍藏經橫白鹿車
漁歌聞欵乃僧酒灌醍醐去住成泡影軒裳意轉疎

擬遊匡廬

豈不待婚嫁吾歸吾柰何世情先老絕遊與傍秋多
五老鞭龍到三江摘葉過雲空從直上濯足於銀河

丁未秋盡往廬山未果因留石蓮洞

未果巖泉臥非關嫁娶遲出門已解纜息轡滯尋師
錦澗望中適天池夢裡追寄言雲外侶春共采金芝

住石蓮洞贈念菴先生四首

石洞何寥廓石蓮朵更奇窮從天地鑿花是鬼神為
山曲藏蘭若雲深見肉芝種田真避世漁父尚無知

秋仙留秘室今古待高賢到此真非世關門別有天
人同谷口卧景即輞川妍七日叨觀局人間不記年

三

青蓮居士宅黃石老人書久已從吾好翛然應物虛
澹雲空色相脩竹見真如凡骨緣靈境蕭疎自喪吾

四

山拆奇無盡更疑琪樹層穿蘿鹿豕慣爭席野人曾
高落山巔水曲垂石竇藤逃名猶未已住屋混禪僧

石蓮後洞轉尋又一小洞二首

不覺窺明見先從踏暗來忽然闢混沌那復有塵埃
高賞容天入重關付月開未須嫌闃寂作伴翠莓苔

二

一洞復一洞幽絕到無誰鹿女尋難至猿公望不知
玉書應鳥篆丹竈自神泥薄暮仙人返披霞得共窺

坐林中

巖居一事稀移榻過林園菜舍無沽酒隆寒未換衣
坐深樟子落意靜鳥聲微真有丘中况隨方得所歸

同歐陽曰穡遊通天岩

流光悲過客幽意托名山相與攜僧往悠然並鳥還
高巔天共語曲洞石為關夢裡聞鐘磬冷冷非世間

過泰山覽亡友羅日表壁間題字追思曩昔愴然濕襟因識二首

吾少談經地羅含後亦來人今餘故蹟世早失高才
門戶留妻女文章落草萊當時開萬卷莫是玉樓催

二

夫君何處往遺墨使心疑想像行花逕依稀美酒巵
誰言長死別只憶是生離寂寞寒松影空依壁上詩

和答興化顧秀才

坐挹凌雲氣留傾卷霧談囊開千首賦宅傍百花潭
搜譽瞻天北飛纓泛斗南見慙胡馬閑語罷淚猶含

輓李光祿祖母

令德天孫降徽音渾國傾將雛威鳳列奕世石麟生
象服恩方渥魚軒躬可驚歸來李令伯江樹正秋聲

別南刑部黎克芳蔡汝聘二首時淮揚方有寇警

矯矯雙黃鵠南飛刷羽儀關山衝暑雨淮海傍鯨鯢
宦薄身應健時危別轉悲懸知匡嶽度幽夢鎮相隨

二

四海朋簪合兩君交誼殊貫星南共北征棹楚連吳
叔齒皆為弟同心已愛吾但看明月共莫漫怨驪駒

早春送蕭天寵之官萊蕪二首以舊同石蓮湖之遊

復作他鄉別深悲故侶稀愁先江草合望斷嶽雲飛
世路憑呼馬官曹當食稀知君兼吏隱且莫賦初衣

二

古邑鄒東岱三峯更接連去看民似鹿轉見吏為僊
念我淹金馬因君想石蓮鄉心將別淚併入酒杯傳

送鄒二下第南還

憐君復不第歸去大江濱抱劍從茲往雕龍竟莫陳
帆依彭蠡雁家滿蒯門塵定遇匡山侶多應問遠人

送周經歷

空有連城璧當年竟莫售一官聊佐郡遥去越江頭
霜重淹行騎塵昏辨故裘閶門如過將莫更問吳鈎

何封君社中二首即何振卿父也

詎識山中相言從帝里過花間九老宴醉裡八仙歌
大隱忘朝市清時押爵羅為傳匡世略愛子在鑾坡

二

上國開三逕燕歌異四愁支頤觀紫陌適意度青牛
春院星恆聚秋臺月共酬莫須尋閬苑茲地勝堤丘

吳郎中出守福州

五馬似龍驕銅符發汴春陽臨嘉遂雪日蕩旌旆
首郡雄藩圖千峰接海防吳公政第一應為繼遐芳

人日立春喜雪和胡子文太史

人日春兼至天葩曉正飄禁扉同貼勝溫樹不封條
萬國瑤圖啟三時帝澤饒佇將多富壽歌舞頌神堯

大朝門同午樓復建百官朝賀二首

井幹複天都門成接斗樞螭蟠虯瑞榜鳳繞夾金鋪
奚命承中禁離光照八區萬方何以慶擬上泰階符

二

軒閣看儀鳳堯階俯濯龍宸聰從此達獵疏擬誰封
烽火光雲漢珂聲接曙鍾定應門下省承問獨從容

同署范郎中出守淮陽二首

華省正鳴鶯青門別思縈曉乘五馬去春逐百花行
古郡依東海危樓控兩京南邦愁帶甲到日有長城

二

聯珮鳴青瑣同曹住白雲欲成花下醉其若席前分
鷄香瞻河曲龍光遍海氛預愁能載遠鐃吹鎮相聞

況吉夫督學貴州

紫庙切文昌蘭芬天上郎新辭振鷺侶去近碧鷄鄉
劒珮穿蠻部文章被鬼方何妨輕萬里冠已著神羊

重別吉夫

爛熳黃花日離禁遠別情黔中希鴈到徼外劇猿鳴
絕巘捫天上飛梁並鳥行不因文教重何自達朝英

詠况吉夫藥湖別業二首

聞道湖中勝夫君宿所期涵天為泛宅浴日學咸池
鮫室幽相通蓬山浸欲移年今聘太液瀲灔起遐思

二

輞水闌南埒濠梁得上游魚吹聞枕畔荷氣到床頭
幔擬長生草波田不繫舟蛟龍今作雨曾是昔潛虬

送魏黃門冊封汴藩便歸省覲二首

金簡出天宮分封節使雄馬來照夜白袍著鬱輪紅
嵩嶽瞻幡駐龍沙鵠舫通還瞻雙白髮西母並東公

二

共羨朝陽翼東飛別帝廬到家仙作隊啣命王為書
錦被應裁扇蟠桃不羨魚花紅春爛熳讌樂復何如

郊外別振卿

初歲韶光潤離筵落日催可憐燕市月遙桂嶺頭梅
滄海看鯤運潁川謝鳳來還令鼇島國朝漢有高臺

贈別

作尉明州去寒風春正初玉堤楊柳細折贈洮愁予

邑里連鯨海干戈劇羽書如逢天北鴈紙寄釜中魚

贈李太史承　命奉二親歸豐城兼訊胡侍讀

一首

身將雙白髮遙逈斗南隈寶餞分神禺宮衣出上台
堯階移舜去漢殿謁歸來堂上稱觴日還思獻壽杯

二

苑艸半芊綿隄花開欲然獨憐供奉客適理孝廉船
別緒縈千里交情記十年豐江雙寶劒暫是去幾時旋

每日省退歸舍馬止見西山

海留何所貪闢户面青嵐夏取峯雲僻冬宜樹雪諳
三茅仍在望五老亦長參日日歸鞌上如同故侶談

臥病省署回鄒繼甫作八首

氣回丹鳳闕春入爽鳩司曲巷交槐影長廊掛柳絲
才迂欣散局地僻得冲規更有談天衍知音勝子期

二

隱吏非慵吏官廬當艸廬鶯聲流枕席竹影泛巾裾
竟日幽憂病經年擁腫居欲尋芳杜去未敢即題書

三

棲栢經旬廢亭疑晝亦稀劇談松月出習靜鳥聲微
楊子玄爲白蒙莊是亦非惟餘懷抱念長在北山薇

四

掩閣鳥同寂升堂鶴共遲亂花封印篋飛鳥掣文移
公事癡能了陰符懶未窺散衙饒暇日春院綠陰滋

五

休沐仍居府閒情日上樓未能過軸隱聊作逍遥遊
省内開三逕窗中瞰九州迴看林靄合可以當冥搜

六

偶挂烏紗帽悠然倩竹林却看青玉署寧異白雲岑
蛩後生新籜風前裊素簪眞非與君意誰明大隱心

七

脾病宜蔬食曲肱良在茲盆魚相吻沫砌艸忘葳蕤
坐接青雲侶閒傾白雪詞莫須懷禁近隨處是恩私

八

韶齡期學道老去尚迷陽日恐童心減年驚旅鬢蒼
欲歸匡嶽去重使故交傷未解人間世何由應帝王

春夜衣汚陽杜尋水塘菴下榻談禪有獨往之
興別後戲作却寄留之

叅侍給孤園皈依得世尊雙林一以寂半偈兩無言
慧劒宜剸豙禪枝足叩閽達人無不可莫羨隱空門

春夜過銀錠橋在禁城外北海子

粉城佳麗地春夜喜重經巨浸通銀漢長橋挂碧汀
雲移千樹月氷圻半湖星縹緲聞仙吹祈壇近苑亭

贈李二守

巖郡連燕甸官銜駐嶽雲班應聯刺史人共仰神君
停驂春同到窻鮮日有聞好令箕頴客鼓腹事耕耘

二

少小結交歡依稀各鬢殘共客長安日翻悲會面難
中年宦始達畏路夢相看故里吾將逅岩巔望羽翰

贈究率菴僧是僧曾隨太平周都峯給舍步訪
關西楊斛山侍御遂遊華山而歸

高迎泉灑落㴾踏石嶕嶢崖闢支為戶松頹臥作橋
女蘿蕤犬吠仙吹和鶯嬌静者心能愜相看嘆鹿蕉

二

曾透江東嶲遥尋陝右賢聯翩登華嶽迢遞迓衡巔
口絕波句語心依智顗禪還應有秘要知欲為誰傳

予與鄭坐甫有感晩鄰舍翁之約時予赴楚便
省過家見春流漫溢未耜方興感思宿盟慨然
增懷

作客懷鄉井歸鄉憶友生以吾今日意知爾近年情
四澤春流溢千林野鳥鳴何由同抱犢齊上隴頭耕

粉至武陵官舍續陳后岡先生作

支離隨浪跡官舍武陵開花近秦人洞雲依善卷臺
簿書銷日短棲㨾感心哀敷政宜春令幽篁亦赴栽

秋夜辰溪舟次對月懷萬思節憲長

㳂洄行未定明月滿孤航輪亞參正光涵一水凉
遥知吳地共具祭楚山長寂寞沅江芷因誰發故芳

華容道中聞萬思節憲長以赴任延遲被言還

陽羨

思君不可見良夜若為酬行誌同游騎愁登盈濟舟
雲鴻今已遠矰繳更何求洒掃張公洞予將共臥遊

上封寺二首

紫蓋接芙蓉層巒歷上封穿雲迷後侶失路聽前鍾
世界歸天眼煙花入性宗莫矜凌絕頂猶有最高峯

二

客有泠然興隨予躡紫煙狂歌希散聖宴坐見諸天
卧榻依南斗齋厨注細泉但同無愛染那用禮金仙

別望之後追送二首

以我沉冥客親君瀟蕩人相看若比翼遠別自沾巾
叢菊可憐色冥鴻欲避身才高依混俗且卧故園春

二

棘寺晴雲切江洲遂雁遲過知花熳爛應對舞遙遮
末路唯存道貧交只寄詩漢庭名已盛莫久戀陳陂

吳武選謁詩貽其封君二首

稼穡長爲寶詩書亦閒操自然眞性在不爲隱名高
有道忘廛市無機任桔槔應咲天刑子撼撼爲誰勞

二

掉頭不肯仕乃復掛金章天語瑶華重皇恩奕世芳
紫衣羣鹿豕烏帽照滄浪匡濟平生略幾語尚書郎

過周坪坡列十餘峯奇峭若笋林賦詩一首

連山陟未竟嶙峭見玆岑合作青蓮朶分爲翠玉簪
可堪逢絕勝無暇恣登臨悵望青天暮迫然寄此心

七月十三日夜坐月寄蒙山子

忽爾飛天鏡猶疑掛夕曛竹光侵案冷花氣入書氛
中年偏愛月游子劇瞻雲攬結難盈手那餘持贈君

五言律詩六句

重贈念菴先生

羨觀青瑣客早臥白雲壇屋裡登巖易床頭得月寛
爲謝飡霞意東山討恐難

衡廬精舍藏稿卷五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六

泰和胡直正甫著

七言律詩

越王臺懷古 以下四首俱少作

陳帝壘高屯虎豹越王臺更築琉璃壘邊暮脫黄金
甲臺上春傳白玉卮禾黍幾年雲旆旆鶯花三月樹
離離古今霸業空流水日月江山有所思

春日覺山寺江亭

春樹花繁擁紫苔春晴騎馬隔花來不禁江漲千尋
媚正聽林鶯百囀迴谷口人因虎豹臥仙源興逐碧
桃開登臨未效東山屐且向芳亭送野杯

秋日江郊讀書感懷簡楊虛卿羅良弼歐陽文

朝王尚涵

茅堂苔逕俯江濘終歲幽棲斷往還村雨雙鳩啼白
社林煙一犬吠青山短衣最愛秋垂釣長劍能堪暮
倚關新冠當年憐賈誼天門涕淚不知難

初春雪霽遊娀姥贈謝蕭晴川先生 有序

邑西南溪之里處士蕭晴川先生予姻家丈也春
日挈遊娀姥尋龍王洞登虎鼻峰訪陶皮之遺井
相羊踰日且曰昔碧山學士楚魚讀書吾欲子藏

脩山陰之古刹可乎予感其意未遂也因爲紀遊
兼謝雅誼遂著之篇
危巒仙閣臨霄霧絶壁丹梯躡晩霞雪霽千峯回黛
色春還萬樹落天花坐看北斗依南斗行踏金華指
玉華願假慈光分半席應將文史載三車

送胡仰齋工曹北上工曹舊給諫以言事左遷
十年今召還
赤旌悵望在㮣船翠盖留連向綺筵催柳暖風薫別
帳喚花嬌鳥雜離絃一尊且酹東山月十載還瞻北
極天明到金門尋舊侶幾人猶是禁中仙

擬訪座主王吉水明府阻張憹寄
江城索寞抱春愁江艸芊綿獨倚樓積雨正淹徐穉
榻停雲空望李膺舟黃鸝遷樹枝枝濕碧藻翻泥岸
岸流淺薄自知非賈誼吳公門下負相求

春日歐陽曰守赴試京闈有司以官舟送
江光艸色曉煙縈才子乘春謁　帝京鷁舫行隨歸
塞鴈驪歌聲襍轉花鶯天邊此去應題籍闕下何人
共請纓山國故交長臥病瑤華莫厭寄柴荊

龍洲書屋題贈康東沔先生兼簡伯子兩正二
首
球浦澄波淨也天龍洲玉樹濬林煙亭依疊翠移新
画人出深蘿十似仙鵷鵡羣穿銀浪浴芙蓉畫帶錦
霞鮮可憐中有詞人屋鳥雜書聲度渚蓮

二
洞中仙磬霧陰陰樹裡池臺日月深竹翠俯連青玉
案荷風輕美紫瑤琴並行木杪花交面散坐亭皐葉
滿襟雅興林泉君不淺月高猶共踏江潯

龍洲書齋新霽客至
芳洲綺樹接江城曲巷回軒霧細生弱柳颺中斷齒
雨遊絲水面帶新晴林花點艸粗成字山鳥呼朋自
有名臥病一春蘿逕滿君來時復掃榛荊

石蓮洞雪霽
年來洞壑即吾廬怪木幽藤共索居懶學子雲答客
難直題叔夜絶交書千尋翠壁爽禽下三逕松林大
士鋤不向巖頭看雪霽野人那記歲將除

贈蕭孝子思齊
我愛城西蕭孝子引刀刲股對青天朝昏涕淚眼雙
赤風雨廬墓楊獨眠古道久違荊棘路百年誰須蓼
莪篇中流徒爾孤根樹旌寵幾時來日邊

贈曾郴陳

齡已抱平戎策盛世長飛諫獵書豹尾久從仙作
侶龍顏親奉玉爲盧邊庭老卒知名姓天上耆英訊
起居豈爲才猷凌絳灌蚤令經濟落樵漁

荅周上舍

冠裳太學且歸來歲月螺溪舊釣臺蚤向江東稱竹
箭佇看天上跨龍媒堂邊古木巢高鶴戶內寒流洗
落梅共道風顯非俗客移文應不勒山隈

山中懷寄康明府龍洲

龍洲近隔碧山隅洲外澄江似鏡湖漢水丈人提甕
好漆園敖吏著經無池邊古逕門因竹松裡行廚飯
是菰若倚寒梅唫白雪好憑來鴈寄玄珠

下第登太白樓

李白騎鯨天上去獨留飛閣切昭回百代光陰悲過
客五陵煙月憶仙才簷前岱嶽連遼海牕裡中原入
楚臺鵠觀龍宮回首盡浮雲休擬日邊來

昭陽對雪口號示李生

雲橫海嶠接天黃坐看飛花積素光地變方壺珠作
樹身疑玄圃玉爲堂那誇絕調驚三楚爲卜豐年入
萬箱綺閣郎君休訝冷鐵衣都護在沙場

久客昭陽懷寄李石麓殿撰二首

海上羈棲歸未曾嚴冬氷雪劇崚嶒三江去棹誰相
禁五老仙人祗見憎旅館端居成淨土鄉書絕寄似
行僧更堪回首青冥上迢遞龍門憶李膺

二

天上逍遙紫禁廬海邊唫望去鴻疏曾聞三殿開紅
仗劇想千門逐綠輿起草應同東觀侶齋心好似曲
山居昭時次第爲霖雨不羨周南太史書

元夜西苑燈山　代歐陽先生應制

春回元夜敞芳筵萬炬千燈北斗懸闕下神鰲當四
極苑邊列宿麗高天光摧五嶽三山曙瑞作瑤臺之寶
樹鮮不是競遊花月好漢宮祠祀重祈年

西苑恭觀三楊學士　錫遊之處擬作二首

天遊秘苑勝蓬瀛休氣榮光接禁庭綺樹千行承黼
幄瑤峯四繞疊金城攀龍自馴雙頭鹿雜鳳遙聞百
囀鶯傳道賡歌三相國錫遊那數漢昆明

二

欒欒寶殿臨瑤水簇簇琁臺漾碧漪花映綺疏天上
出柳搖金堞鏡中移當軒松偃蒼虬蓋夾岸筠翻翠
鳳旗借問吹笙還宴鎬幾人欣奉萬年卮

贈楊憲長二首

關西家世更誰過江左風流近若何家繡行經天下半霜旌晚在蜀中多詩篇老去追元亮稧事歸來學永和自是山中多相業不妨門外更施羅

二

已看去國身如葉却為憂時鬢盡絲家近華陽傳玉珮步從甪里訪瑤笙樓前水碧魚吹靜席上山青鳥過遲為問玄經曾草就肯令載酒共探奇

陪大司成尹洞山先生遊三茅山觀池中小龍和作并以為別二首

金門僊客歸天上却度華陽訪紫清一望晝相連太乙迴看洞壑接滄瀛題詩丹壁雲為墨把酒琳宮鳥獻笙此去台垣陪紫極空餘吟眺獨含情

二

千峯迴合有三峯一逕斜懸出萬松巖石巧如迎笑語泉流曲似引行蹤煙霞暫作山中相風雨來觀洞裡龍莫擬東山足蕭傲蒼旒早晚待臨雍

飲曹氏園

名園芳宴款春韶苔逕蘿溪度石橋日麗千花明水院天晴萬竹上煙霄烏衣舊巷今誰問丹洞仙君早見招江左風光長不負卑栖那復嘆鷦鷯

興化沈山人逃羈子譜別淮海近十年春杪忽走京師訪今學士李公方欣款遘遽復言別作此贈之

客中相見倍相憐憶別那堪又別筵逃世已甘玄尚白還家應笑白為玄短帆淮水飛鴻外長鋏燕臺落日邊最是李膺留未得因知郭泰勝登仙

湖上幽居為淮海沈山人賦

德勝湖邊樵者居幾年高臥著玄書花間放艇通溟海竹裡開畦引碧渠已識乾坤為泛梗細看鵬鷃總拘虛非熊定作磻溪老皓首那能只為魚

詠董原漢雲臺白雲樓東西二樓和高李二君二首

登高忽似出籠樊坐看千山繞禁垣溟海東來通太液崑崙西控引中原且從嘯月留官閣耐可披雲叫帝閽詞客有懷能作賦不同王粲憶鄉園

二

金門病客慙真隱粉署高樓得並娛正與白雲同偃仰不妨明月坐蹤趺窓中野雀閒相聚席上山峯瞑欲無共道樓居生逸思擬將官舍等蓬壺

送樓兵備入蜀

建節朝辭出五雲離亭落葉滿晴曛樓船直泛芙蓉水寶劍行當虎豹羣三峽迎旌連嶲度兩川吹角雜猿聞懸知纔帶西南静司馬無煩諭蜀文

啓祀　天壽山

皇家陵墓衍郊圻壁殿瑤宮隊羣微夾道峯迴瞻鳳翥當墻雲起憶龍飛山隈□大連珠斗樹杪香煙散羽旂委佩松陰零露溼共攀弓劒祇沾衣

謁長陵同宋□之侍御作

長陵□□倚蒼蒼□分行輦路通山出恒宗來王氣水連滄海□□宮□□□羽衛□精禾外王殿界息宿霧中□看羣峯如□馬還疑萬騎獵秋風

唐荊川先生視師海上奉贈二首

翊翊瑤節下□霄歲暈關河朔氣饒兵法久傳黃石略使旌遥指赤城標雪中鯨海銷氛祲春後鮫宮貢薄綃薊北越南均報主勛名那羨漢嫖姚

二

軍師猿起白雲扉海上還如臥翠微日護貔貅仍習静營閑□鳥試忘機絲綸早已推黃閣去住身看著白衣行過荊溪棲隱處莫因蘿薜繫驂騑

餞別余午渠憲副之閩中

芳郊寶刹傍金臺黃鳥關關碧樹隈花下熊轓千騎出日邊驛繡五雲開共憐粉署論交地不盡青春送遠杯傳道慢亭連九曲令高想見大夫才

秋夜郢中高比部席懷令弟民部同宇尚寶況膳部張職方鄒比部梁中翰得何字

新秋雨歇淨庭柯億別其如明月何客舍幾迴瞻玉樹仙機好似泛銀河當筵草色寒仍綠近塞鴻聲夜轉多莫道難兄懷不極天邊長賦郢中歌

秋日諸君杜集望西山得新字

節物纔驚落木頻天涯冠蓋喜相親開軒列嶂嶙峋出卷幔流霞合杳新醉裏金門堪避世望中巖桂正宜人不嫌擎筑延歡賞歸路遥看月滿闉

送王穗泉侍御之南臺

四門博士有聲名緯斧俄看別帝京舊關還瞻雙鳳出新驄遥見一鷹橫蘿邊菊當筵發天際長江帶月明南過鄉關應計日須知攬轡在澄清

同諸君携姐別何振卿得翩字

省中長和白雲篇物外招邀兩騎聯忽聽驪歌悲舊社不堪煙景入新年和風柳變鶯初合積雪庭空月正圓此夜相看須酩酊朝來五馬去翩翩

寄王陽岡都諫蜀中
夕郎南氣已經年更道西移萬里天巫峽峯巒疑伏
過錦江鴛鷺憶班聯愁中幾夢燕臺月醉裡翻悲蜀
國絃遷客好同龍臥日還將梁甫續遺篇
春日毘盧閣同張侍讀張廷尉二公得文字
旃檀曉閣氣氤氲鸂鶒林開貝葉文近接金莖承惠
露平依玉闕捧晴雲西山障塞千重出南紀關河一
望分別有客愁無斷滅寥天欲叩恐難聞
龍兵馬判真定
金吾執戟羨中朝半刺今看佐郡遥別意已傾燕市
月交情猶記廣陵潮御溝垂柳牽離席候館啼鶯伴
去軺共道傷痍彌海宇那堪三輔轉蕭條
承　命楚臬過淮陰驛逢
萬壽節遥祝志感
千旄遥夜駐郵亭萬壽嵩呼儼禁庭幾載金門藏姓
字一身湖海信飄零徘徊暗憶南端月咫尺還瞻北
極星淺薄自知違報主擬將吾道付滄溟
穆陵道上懷姜廷善林邦陽王少潛三兄
炎日相看去北燕秋風忽到穆陵天藍輿曉度千峰
月松閣遥聽萬壑泉不用吹鐃驚鹿豕試看衣袖滿
雲煙自憐行役生涯况廻首西南却惘然
辛酉仲春抵楚城初渡漢陽感思舊游因記所
懷
去歲尋春傍玉堤今年還在楚江西城陽攬轡花相
引漢口移舟柳欲迷逝水定從廬嶽繞嬌鶯一似
關啼神京故里人俱遠悵望晴霄月滿谿
傳報廣寇劫予邑之西南燔殺慘甚羅文莊公
舊宅劉兩江先生舍皆為煨燼為之掩涕
傳聞烽火照青螺舊國其如戰伐何四海盡看悲劒
戟孑江無處慎風波鄴侯書架空飛焰陶令家園遍
荷戈撫劍不能量備關洗兵誰為挽天河
同萬思節藩臬各乘小艇泛巨浪取疾赴景府
之役奉和一首
朝隨疲馬赴嚴程暮逐輕舠不載旌一望漁磯懶釣
侶共乘煙浪咲浮生鳳凰山近難移舸鸚鵡洲廻且
聽鶯鞅掌自憐頭欲白同官獨喜得同聲
蒲沂道上覩疊嶂長松率爾會心遅吳霽寰藩
臬共賞抵暮不至留詩一首
冥冥青嶂列煙霄落落長松夾路饒行部正懸雙騎
好懷人莫聽早鶯嬌驛邊坐對梅花淨天外廻瞻鴈

影遥不得當筵傳白雪空令待月自相邀

九峯寺中飯

朝朝行役度巖岣中飯長依野水濱路出九峯連沓
靄溪穿千樹失風塵征袍盡帶煙霞色官騎時從鹿
豕鄰只為舍人還避塲白鷗休道不相嗔

京山逢繼甫出示登太嶽詩奉和一首

郢路何期得再逢旌旗遥自太和宫開襟已出雲霄
上作賦還爭嶽瀆雄塵裡停車分石髓雪中移席傍
花叢追隨欲踏岣嶁月其奈明朝又轉蓬

自大荆驛山中至湘陰度林子口時因暴雨停
驂田父家又暮夜傳言有虎

朝游七澤暮三湘把炬傳餐夜未央世路不須防虎
穴客心終是倦羊腸雙枝茅屋雲相伴側聽楓江雨
欲狂詎是傳驂能問俗秖令道路嘆勤勤

晚宿嶽廟官舍同周生乘月坐松陰下

挈朋晚憩青霞館躡屩先登赤帝祠宿霧濛濛常作
雨清泉裊裊自成池林間月霽移松影巖畔春深長
桂枝自幸向平婚嫁早與君唯有白雲期

至嶽廟次日風雨大作因為精禱詰朝果霽聊
書志喜

瑟見淫霖結暗氛中宵遥禮祝融君朝曦忽送千峯
出宿霧奔依萬壑分渺渺塵途那許日飄飄雅志已
凌雲捫蘿直到晴霄上金簡先披大禹文

午登祝融峯四面忽起白霧齊不辨下上予趺
坐石上嗒然與之俱忘

祝融吐霧晝漫漫趺坐中天白壁壇混沌未經七日
鑿妙圓那用九年觀玄爽使者金書迥南嶽夫人玉
液寒從此仙遊非世侶便應巖下掛塵冠

觀音巖僧圓寧樓上中飯賦贈圓寧為高僧楚
石門徒

上人崖畔啟靈宫戒律曾聞事遠公招客只供羅漢
菜翻經特引大王風飛泉出石成甘露猛虎參堂學
小空來此不緣求勝果將因結屋傍岩東

同周生宿南臺寺

池邊旋轉暮同登樹杪逢迎見一僧信宿每從禪室
慣清齋寧與世情仍中宵風靜聞天籟虛谷雲開散
佛燈共道石頭傳法處空餘巖壑樹高藤

九灣坡已躡絕頂其盤不有若如拜

千盤磴道躡層巔縹緲還驚碧嶂懸豈有羽翰生白
日翻憐車轂上青天雲深暝路曾逢壁地遠村醪正

渴賢此地從來添青髮頓令身世欲長揖

予以癸亥夏至稚之官舍雅素稱多雨四山陰霾鮮見皎日初秋稍霽夜月倍明不覺躍然如晤故交時亭中墻竹砌花頗茂有會於心爲之賦詩一首

長途且喜趁官舍病客渾忘歷瘴鄉入座水聲連枕席遶堂山色晃衣裳青青竹映梢欄冷片片花黃入簿牒香隱吏只嫌明月少令逢皓彩若爲狂

初秋登雅州三峯閣同李六臺和韻

客心已逐大江東且向江樓坐遠空雲擁千峰歸蒼底日高百鳥散林叢登臨轉益煙霞癖濟倒那思管葛功家傍匡山何處是秋風回首夕陽中

余錦衣奉命鶴鳴山建　萬壽醮和作

金書萬里護旌幢絳節三山職事雄方欣已承虞舜典仙蹤遥問廣成風鶴鳴雲霽占靈境　龍御天齊生法宮擊壤別看歌　萬壽應知夷夏盡呼嵩

九日三峯閣和李六臺二首

重陽登閣宵聲臺絕幽風煙短鬢催檻外江濤連雨急尊前山翠撲天來吾衰已謝周公夢客賦無慚李白才若使柴桑歸更晚紊燕尊有菊花開

二

秋江水碧浸芙蓉佳節憑高旅思濃決月雨霾迷大日中天雲破露三峯思歸只合隨飛鳥濟世還應起臥龍賴有黃花能醉客直將烏帽掛高松

新秋對月有懷王歐及鄧耿諸子

新秋客夜坐虛堂院柏亭筠釀早凉西徼自無鴻鴈到東山已過薜蘿芳銀河影掛千峰淨碧月光連一水長興夜不禁思萬里吳天楚澤共微茫

霧中山曉霽登頂其上有飛霞峯明月池

曉峙山巔霽色榮碧雲踏破紫雲生應憐石髓勞仙餉共看曇花隱塵行峯出飛霞眞作護水流明月足爲盟滕蘭一去無消息倦客從誰問化城

名山道中逢伍魚山年兄奉延紫府飛霞洞和韻爲別

別離長憶帝京春邂逅相看各愴神絕域論心鄉語合中年作客故交親扳留喜訖煙霞洞歸去應爲水竹鄰南往北來同燕鴈前程莫不寄雙鱗

飛霞閣追陪陳蒙山和韻因懷盧阜

瑤草空堦穐自青碧霞飛閣帶昏星仙閣已覺無塵想澤畔應知有獨醒坐久溪山唯落葉醉來天地一

浮萍相逢等是煙蘿境斷望還思九疊屏

陳蒙山官舍後新創小樓題曰嶦峨且云是東
望之意也予為書之而識以詩

仙人早自好樓居縹緲俄驚百尺餘高揖羣峯當戶
出静看脩竹隔簾踈圖書曉映流霞外尊俎秋臨落
月初共道主人心獨遠峨眉東望接匡廬

甲子冬赴松藩過寶國山歷明月關俱有羅兩
峯題蹟時聞兩峯以貴陽憲長歸矣懷望賦此

寶國山外隔仙蹤明月關頭路幾重遥憶故人思故
國且從高躡孱高峯千尋飛棧天為盡萬折危巒鳥
不逢獨羨陶潛歸去早一尊何處撫孤松

過風洞嶺望雪山兼聞魏南臺使君開府諸蕃
服屬邊烽始静感懷書此預簡南臺

雪山雪自開天積風洞風如捲地廻絕徼盡看無草
木嶢關且喜絕烽埃應同列子泠然至不似王猷倏
爾回共道諸蕃前負弩年來朝漢有高臺

嘉州凌雲山寺覽蒙山憲副題刻和韻懷寄

江頭巖壑翠參差洞裡乾坤日月遲三水煙濤天際
渺九峯春樹霧中疑青幃正帶曇花捲斑鬢羞同石
髮垂坐看皇人偃室通思君那共采金芝

登烏尤山山在江水中相傳龍所開有郭璞註
爾雅臺

清江幻出紫嶔岑傳道龍開歲月深孤標遠與金焦
竝静窟長含霧雨陰朝逐巖雲來洞口晚留僧飯返
叢林蘭雅臺空那復問碧潭流水契無心

坐雙飛橋寺僧出孫思邈丹竈藥爐制甚古留
詩一首贈謝楚山上人

朝出叢林入洞天丹崖越午到巖顛千峯合作蓮花
藏雙水高連玉液泉悟後丹砂俱幻法行邊脩竹契
真詮閑來不用重留偈小坐崖亭意已傳

是夜宿白水寺相傳冬春常有雪封山諸獸皆遠
伏及春深鹿開山人始行

春深傳道鹿開山獨往飄然歷九關曾閣只同雲坐
臥祇林唯趁鳥飛還豈無撒聖游方外信有諸天與
世閒欲夢周公吾老矣楚狂遺跡似堪攀

過雷洞坪自坪上有八十四盤險絕

冰巖霧谷窈無端飛鳥真看絕羽翰五夜雷轟僧自
定萬年雪積鼠長飡青手也度三千界白象寧憂八
十盤衰病欲從顏闔老無如此地學開壇

至光相寺是為絕嶺

七天歷盡到天都獨立飄飖萬仞孤世外身心雙寂
寞光中樓閣總虛無崐崘西出堪為侶江漢東流見
一盂莫道神燈似是幻好從名利照迷途

自峨眉還眉州陳蒙山丈從錦城以詩訊問登
山辭甚清妙依韻酬答

名山幾向望中登御氣乘風恨未能春日偶然成獨
往閻浮從此不堪憑眼觀大地原非相身到三天別
有燈為問浣花溪上客幾時還得共騫騰

閱山圖擬卜隱適有學憲新命陳子知予之不
能遽釋也以詩見嘲作此解之

買山為傍百花潭野水脩篁似欎藍飛夢幾廻歸谷
口閱圖終日憶江南舊痾自信三宜黜新命其如七
不堪為謝羊裘終莫負蓴風鱸膾定抽簪

送喻兵憲歸南昌

美人東去望迢迢天際冥鴻不可招世路覩經九折
坂勛名重見七擒橋西山藥室依丹桂南浦雲帆掛
碧霄只恐金屛名姓在豈應玄髮老漁樵

甲戌春小葺衡廬精舍二首

舍紱歸來歲又除依然谷口舊名愚門前雙鷺疑相
引坐上千峯畫不如阿堵只藏徐穉榻匡床時撿伏
羲書為嫁故衹猶宜靜更向深山賦卜居

二

衡廬南北地相交結構逢春剪白茅甫里先生聊作
伴華巔胡老自成朝園荒擬種千桃樹閣小平依萬
竹梢白鹿朱陵隨所往遲看野鶴不須巢

西粵舊寮三四君皆一時名士偶因便風裁述
昔遊

萍聚當年三四君粵山迴首賦停雲戈船夜共灘江
度銅柱朝看漢代勛洞窈追遊天外出桂香把酒月
中聞相思事為交情後更數名材世不羣

贈郭栢岡太守

太守華堂開北郭玄冬觴席照南辰無心再憶童騎
竹有道誰憐兩析中江上罇尊庭好在簾前蘭茝自
長春更看種栢還同老雙鬢何妨總似銀

冬日毛右軍自螺川枉訪精舍賦贈并寄訊耿
一符臺

忽承祭戟駐江濆入坐飄然意不羣談宗絕似先司
馬艸聖還追晉右軍野外庵留唯餐菊山中投贈倚
停雲遲朝為報符臺客種樹年來當策勳

曾二潭郡伯曾原中丞見和精舍小作疊韻

爲謝

新卜未能歸五老故遊空復憶三茅却憐皓首初辭
綠豈爲玄經作解嘲蠑浦春回芳草色武峯雲接舊
松梢南溟九萬須公等莫許槍榆獨從巢

雪中龍節推枉過精舍

乍覩瓊花入座飛定看玉樹映山扉白頭索共墻梅
咲青眼欣瞻羽節歸松下何辭穿茁屐江邊華伴坐
漁磯高風詎數王猷興仙棹親勞到剡溪

泰泉廷尉新第成賦贈

幾年强節謝金閨新卜紅城傍故溪廷尉高門應不
忝輞川佳致全誰遜堂開圖畫雲表樹遶轉碧闌月
欲迷莫道主人今白髮才名早冠大江西

題泰泉廷尉雲錦樓

參差華館接崇樵縹緲飛樓羽鏡燭絕勝雲中行書
舫還疑海上出蓬壺聰臨南斗天無際慢捲東林鳥
並呼珠樹即看春爛熳不妨高論擬潛夫

奉答大司空鏡山朱公致政還家二首

幾人師保冠群公更覩河渠繼禹功此日情傾三徑
客向來才敵萬夫雄五雲魏闕宮袍色綠野春連玉
樹叢最是羨東山能着屐虞廷遙憶舊司空

二

大邊紉覆賜歸來江上綠綸亦快哉世路久諳同蕉
鹿家園真覺勝蓬萊芳尊幾共羣羊醉佳句還追燕
許才出谷春鶯聲正好肯容乘月放舟回

中秋日同楊仁叔遊武姥登禮斗壇坐月聞桂
香

經時臥病掩柴關佳節還登禮斗壇落木遙通江月
白高巖細瀉石泉寒湖開麋鹿真爲侶秋短雲霞已
製冠生愛天晉移永夜年年來共醉中看

六十生日避客鑑峯觀有訓

虎鼻峯頭獨振衣誰主翁口御風歸正憐伯玉能知
非曾共壺丘學杜機山靜絕聞羣雀噪天高遙見一
鴻飛溪仙回首真如夢帳憶玄暉倚石磯

建寅夕再至石蓮洞

余別石蓮十有六年去先生之逝亦十五年是冬
自舘臺復爲久住詩所衝慨匪一端也久以沉病
不欲多言重感歲月聊題數韻

不違夫子去無還遐矣何人更叩關久別林巒知埭
請重來松竹似聞頹泰山頹後吾安仰威鳳翔時世
莫攀姑射重傷冰雪豹獨看明月滿高巖

洞中雪後聞虎

青巖為屋石為扉雨雪三冬客未歸一臥洞天傳辟穀獨留虎穴學忘機石中慈竹娟娟淨艸裡香泉細細飛文史自憐吾未得雲山隨處有歸依

秋日田間

今歲春田大半非秋田猶喜豈苗肥歡同禽鳥呼朋出行趁漁樵共路歸木落似延山入座霜寒曾製辟為衣農家濁酒堪忘世不為長生始息機

仲冬尹鳳湖參軍過顧留宿

殘冬卿得似爽蒸蔫地寒飈雨欲騰晚霽挂看天似水夜深還見月如冰欲迎佳客留三徑坐把高談勝百朋累世交情金馬貴如君風致幾人曾

辛巳春日泊舟神岡有懷見臺中丞因憶東坑之參乃挂言者之口為之水嘆

春風吹雨暗江城東望停雲曉霧生惆悵昔同玄豹隱沿洄今聽早鶯鳴岩蓮銜暖花應麗雪浪橫江月自明誰道大鵬翔既遠猶煩羅罻重含情

楊乾叔新構其先君武東銀臺有作因追和之以贈乾叔

師垣欽宅園成休奕葉銀臺世作求傑閣好藏先帝製高臺曾共故人留蘭蓀九畹浮佳氣華武千峰擁上游寂是後賢能肯構關西清白自悠悠

衡廬精舍藏稿卷六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七

泰和胡直正甫著

五言排律

秋日自海智寺歸家卽事

高朋江寺合決月始歸來老屋唯餘壁頹垣已作臺案書封積葉堦水露新苔荒圃蒿萊遍柴門犬豕開餘橙霜後摘稀菜雨中栽乞菊纔題簡嘗茶一引杯自令幽事愜秋色共悠哉

送李行人使琉球十韻

漢節層霄下周官絕國通金書頒玉篋麟錦錫龍宮到海天為障乘潮夜易穩吹鏡行碧落旌旆掛長虹兵謝陳稜武辭看陸賈雄鮫綃原入貢楛矢不求供天地同垂曜華夷並視嵩少年臨異域別緒共飛蓬自是龜麗國偏知造化功歸期麟閣畫名姓冠諸公

送樵員外請告還蜀

慢世緣多病為郎故守玄題書天竟許解纜鴈先傳醉別燕山月思悲蜀國絃猿啼巫峽路楓落錦江船蹲芋宜瀾上誅茅記壘邊何心榮負弩詎說叩垂簾縱薄凌雲賦還來頌得賢

薊通政承詔歸省十一韻

澤國標英彥天宮秘藻詞矜系馬驚佗已踐鳳凰池錯落連牛實騤騰壓地奇含香三署首題柱九重知寵錫非常數雄飛自異資恭承丹鳳詔遠慰白雲思酒倩麻姑釀桃憐王母持遥知花幔爛應照舞逶迤康伯親餞訓黃香孝可移征塵出紫陌祖席怨青驪佇把黃花露台堦見羽儀

同姜廷善鄒繼甫王少潛胡祁禮遊西山宿碧雲香山二寺別後追作三十三韻

化嶺連西極香山湖上京三關增險阨九塞倚崢嶸脉度崐崘遠襟開渤海橫飛神先鳥去挈侶邀泉行花容紅中騎蘿深綠外旃妙高凌帝釋巨麗邯仙瀛入水開功德三車邁鷲程龍宮日月奐鷲苑殿堂閎亭脩多羅樹垣圍善見城磚碟分陛級瓔珞掛簷楹脾睨黃金屑罘罳赤玉瑛法輪廻象寶梵鐸震鯨聲鹿子游相亞獅王吼欲轟谷虛松韻遠園廠竹林瑩

先帝留黃幄

今皇駐綵旌龍神爭護蹕天女下彈箏蓄德兼三昧觀風覽八紘詎與遊姑射應同問廣成慈雲浮瀛潤慧日鎮常明自匪天遊豫那覘世太平賡歌前逵蹟清賞此時情均有林中好曾無身外攖覺花悅爭娃

忠州極幽負古刹登鷄足高僧得鳥鳴勝招青雀息法度白猿精盛炎夏無暑中霄月正皓澈流不記處選洞更忘名靜巖同忉利寒崖過國清眼空南瞻部身倚西長庚吾道原無外空門諳有醒天機自與我眞寂本無生回首塵闤客何心火宅爭相携歸省闕還爲語朝英

中秋夜鄭使君邀登廣視堂後山翫月同舒少參管都閫

佳節秋臨半英寮夜卜歡官堂登石壁客席挂林端皓月依人至中天任意看豈期法署窈坐攬衆山寬江漢浮杯杓軒裳集鳳鸞三星盈底出萬井滕邊攢香逓淮山桂情傾楚浮蘭醉題鸚鵡賦倒着鵕鸃冠爽氣占玄化淸輝接廣寒露圍光几案葉落間盤餐北海尊猶滿南樓興未闌那能羈世網耐可棄微官佳賞應難繼令人憶考槃

五言絕句

同羅日表下第歸金寶應日表議別舟先行叙別江岸酒樓

花院移舟近筑歌落盞遲談深征袖濕非是怨當時

王昭君五首 有序

自石季倫以後詠昭君者多矣唐宋人獨取白樂天二絕句以其語有眷國懷土之恔讀之良然最後讀郭代公詩乃知樂天有祈祖郭詩云容顏日憔悴有甚畫圖時又云始知君惠重更遣畫蛾眉斯其藹然忠愛形言表矣今古蓋絕唱云友人歐陽曰守示余和白之作余因尾作五章非將以追步逸響聊亦各宣其所觀爲耳

氷雪凋蟬鬢風沙涴綺裳愁容無復理不爲學胡粧

二

淚作氷霜結愁添塞草翻斷腸那假寐有寐是歸魂

三

自向金微去幾度閱黃河妾心將妾淚點點逐東波

四

頗作隨陽鳥穩風一度翔無恩承漢寵秖憶見君王

五

傳聞漢帝愁遣將靖邊氛安得從俘虜南隨霍冠軍

嘲夢四絕

儂別伊人去若個是相逢伊人別儂去若個道是儂

二

決絕復決絕不決當柰何愁令心血楨望使鬢毛皤

三
夢有浮生相浮生卽夢同浮生無用惱遍莫憶夢中

四
舊夢在何處新夢續相從舊空那可續新續摠成空

臥雪東林寺延望天池感賦五絶

宿世天池客雲深世絶尋東舍匡仙舘西家董奉林

二
一落何遲廻飈輸久莫馭悵望山頭雲來回山下路

三
層氷壘崔嵬凌凌不可度仙人代移文塵鞅吾當悟

四
釋寀香爐峯偃蹇東林寺朝飮虎溪水還共天池味

五
允矣當稅駕誅草傍巖竇入虎不亂羣巢鳥探其鷇

度鑽天坡感懷四絶

自桃花舖連陟峻嶺四十里至望州舖約十五里至蛇到退又上十五里至鬼見愁摠之平地至此近六十里峻若登天行者未能不捫䄂也齊下山僅十里上鑽天坡險如前然自古感詠者亦豈其無絶不經人行者耶

蚪鬼愁還恨极天猶有人豈因何斗稱險危言此耳

二
六合同一色二儀混莫分何處瞻親舍茫茫盡白雲

三
棘端凌太白馬首控青雲雅懷巒鶴侶疑此得相邀

四
飛鳥看欲跕愁依怯更躋前峯[illegible]天半那隱故園心

白沙驛三絶

雲封疑絶逕崖瀑似懸河回望經行處千峰攢若戈

二
峭壁前相織層巒後復盤坡陀開一掌古驛掛飛湍

三
披席雲同臥盤飧霧共傾等是煙霞境清夢繞南衡

午日白沙驛阻灘感懷二首

佳節深山度鳥聲破寂寥坐愛溪蒲綠那須漬酒瓢

二
柳暗滄洲路山廻螺浦津犀兒環白髮應憶遠遊人

千舍地名滄洲銳州水名螺溪

七言絶句

庚戌之秋傍通都城聞鴈有感二首

濊鴈翩翩向海邊來從北薊自燕然有無天上借飛
將曾否山前縛左賢
二
我家匡山雲霞廬計程明日過山居倉皇顧影遙懷
侶不次聞聲未勒書
贈從妹壻張可大歸泰和二首
韶齡獵藝擬飛纓紫鈌青貂謁 帝京寶馬天邊來
共羨春官門下振芳聲
二
南歸正逐鴈南翔數度金陵過豫章即看孤帆匡嶽
遠白雲遙指更迴腸
題松贈李明府二絕
翠巘臨流矗鏡中萬松倒掛碧龍從主人衣白辭山
出應采龍形獻 帝宮
二
虬飛夭矯樛枝勁盖轉扶疎曲幹連但識棟隆能柱
國詎知霜雪幾經年
題況膳部扇景二絕
平湖如練浸寒山耐可乘槎碧漢間幾載釣竿今已
繞絲綸那用羡漁竿
二
舟迴林麓行猶緊月出湖心碎却圓佳景當年遊不
極更勞飛夢到江天
桃源行四首
斷隴橫岡卷霧屯停驂為問古桃源共言夜半傳飛
檄正是當時花竹村
二
屬艸樛枝架短楣傍床翁媼鬢鬖鬖鷄豚果輸租
聲纔到漁郎莫款承
三
秦代衣冠何處尋真桃猶發晉時花若論今日衣完
肘唯有桃川道士家
四
錢媼扶藜訴乞憐石壕悍吏索丁錢橦開籬落聲如
豹道是官家入覲年
過桃源洞再賦二首
桃川道士路焚香指點秦人占洞傍引入高巖泉灑
灑倒看石竅駕飛梁
二
北極宮前山似刃蘇黃度口掛飛濤峰攢壁絕深難

到應有泰人别種桃

蒲圻道上峯帷忽覩疊嶂連霄酷類敝廬前山感憶仲弟

共在天南水一鄉相看渺渺隔天長峯帷忽見青實
嶂稍點還思喚二郎

聞鴈憶兩舍弟

翩翩好作一行飛孤影憐余鬢欲稀每憶高堂春酒
熟夢中齊著老萊衣

過澧懷屈大夫

道可受兮不可傳虛以待之無爲先江潭若肯從漁
父芳芷幽蘭應自妍

同蔡士備衡兩尋藥山古刹叙别二絶

松韻還同說偈特峰頭誰度咲聲遲我來不乞山僧
法莫擬重經李習之

二

官程苦被白雲牽載酒尋山厳别筵風雨莫憐分手
地衡廬已締佳山緣

觀張懷歐陽文朝

自憐濟世本非才鞅掌長依楚水隈春到故園新漲
滿昔時蘭槳共誰回

夢應官舍夢王尚治三首

故人天上跨龍媒旅夜翩然入夢來萬里愁開夔子
國憐君遥度白鹽坵

二

少小交親白髮催每從南國望金臺故人不厭關山
隔清夢還期夜夜來

三

十二巫峰合沓新爲雲爲雨竟誰真青春臥穩啼猿
夜不夢陽臺夢故人

[illegible]以聽鶯懷部雅甫二絶

鶯聲日日滿幽林宛轉長吟復短吟不見昔時同聽
客啼鶯空作昔時音

二

旭日高槐啼欲斷午風深竹弄還長莫言絶域如天
外猶有鶯聲似省廊

度鐵索橋

索橋宛似鵲填河詰曉凌風躡蹻過始信當年蹈不
客只憑忠信出洪波

七天橋

七天橋宛夜虛無六合渾淪見一吾度後已知吾愨

不須家閒業玖

天仙橋

乘風飛度萬重雲親受皇人赤玉文爲謝麼愸天上
侶先天也向語前關

山嶺曉霽

八萬山河一掌寬四天應合作迴關獨憐到此誰爲
耦坐共羲和待日看

下至梅子坡大雨

非煙非霧燭銀光[illegible]雲雨欲狂八部仙龍來頃
刻共留汗漫九天[illegible]

蒙山丈從武[illegible]放舟見憶春日同遊奉荅二
首

平羌江上放孤舟想見峨眉影素秋正是謫仙唫自
好那因相憶下渝洲

二

春日曾同聽棹謳青楊白舫共夷猶秋來依舊峨眉
月獨羨綸巾照白鷗

乙亥春日效長慶心身問荅三首

心問身

心問身云何晏然春晨啼鳥尚高眠饒君安逸君知
否不逐公車已一年

身荅心

身荅心云君莫誇君今住處我爲家知君鈍拙家常
累不遣家安擔是差

心復荅身

憐君傀儡不能收專爲抽牽豈自由多少抽人隨線
斷誰從未斷共君休

衡廬精舍藏稿卷七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序

同年章近洲補令桐城語别序

自嘉靖來江藩鄉選登甲多者稱癸卯榜焉或曰其闒瑰卓志之士亦衆今年春予與梧陽張子近洲章子同第又同出癸卯薦者然二君質行脩靈均有長者之度予得以周旋譬猶樛木之逢繩侵容之值鑑不假告語而自覩其失也若二君非所謂闒瑰卓志者與已而近洲予先得謁選令桐城將去予乃偕梧陽子過之語别近洲予曰予舊遊于江之南北亦與知民事有可言乎予曰某未知民事然知今之令民者也今賢令未暇細然前後熟者得二人焉其一貴溪徐公者爲句容其言曰令之令以伎上成聲吾將以不伎上成聲故其政專主養民自身及僚屬上吏供應一切裁省行之三年上吏猶數撓之屹然不以撼也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吾以一二事言之可知也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哎糧判四百簿自取公聞遂躬往莅收判簿不得取例金焉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例一金公亦自往視馬例遂絶邑舊募民兵四百每兵十金公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二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于供公令官廠養鵝雞官池魚閘地圃之窮至取供一不煩里甲歲自辟小而上數之省者胡啻萬計其養民如此其一即癸卯同年羅汝芳者是也羅爲太湖予遊之陽羨因以徐公之事訊之羅子曰公之約已省民類是也然以責之上吏恐難子不聞越富人之愛醜女者乎越人女貴室虞姑惡嫡女醜也有賤女之餽以餽其姑女于是得安其室越人非端女而餽姑也斯所以善愛女也予始疑其言亡何聞太湖之政未期而上吏弗爲撓周澤得以下行由是清弊覈寃宥躬率民墾田若干畝踰歲得果以代償民負興學崇禮人自遵約僻壤獷民欣歡向化訟獄爲空予乃知羅子之善愛民猶越人也然羅子性恬寡嗜既登第家食十年始仕方勸農從止二三人自携飲饌騎步惟意上之人雖皆公稱其賢而又無有私德其情者是則羅子之政與徐公先後異轍遲速異效然地之人皆稱循焉斯予所熟今之令民者也近洲予嘗謂梧陽子曰桐城與句曲壤相邇而太湖膚壤也吾今得所以爲桐城矣子曰

然適者江南寇久徵兵益賦交檄旁午即徐公不獲節養羅君不皇禮教子又何以應之雖然吾聞之矣變無定適其載而不易者誠于民利之心也今夫誠心之被民辟若日之必暄隨物斯暵水之必潤隨地斯濊彼其至性莫可得禦也今吾子載其心以行因變而制理斯民之日與水也又曷虞旁午之不得節養禮教哉子又不見銅爵之足踰峻阪歷九折其置步益臧有客之者曰縶圉而弗馳將馳之且跅弛矣今之日設子當其難豈不益臧其步矣乎子往吾將睹桐城南國之巨障也近洲子盍書曰此何獨桐城雖繇此上之可也請書以識弗忘于是栝陽子令子執筆書之引觴出郊以貽近洲子

送薛同年使金陵序

今觀政進士銓期遠者往往以部請出使去四方縱身沐冰雪呼吸滃沙冒出虎狼之口至其心不以自憚者冀得取道舁者其親馨一朝之歡為私幸雖千萬苦不自討耳而廣潮薛某氏不能之西北徒慨然載目南睇于飛雲之表久之本兵武皋錄竣例遣使留都獻成

大廟于是職方大夫言于大司馬許公曰今兵部觀政進士嶺南薛某可使乃大司馬公遂上其名以行于是聯諸君子郊送而廬陵胡子則進而告之曰以子年最少則最父母所眷念今果得假餘日取道歸嶺表上慰高堂之眷用展其一朝之歡此則諸公所賢與吾子者特厚而其行又非有苦寒滃沙之侵虎狼不測之虞將道然鍾山之麓秦淮之濱傾都長行尊德候訊王人者人相織于道已而放南息駕于海陽悸夫飯生咸孝問于載歸之晨此比之終童之建節東歸無以遠過然視子之色辭則以苟得歸覲償肺腸之願其屯無毫髮加弗其意子豈有過人者非與今人所最患者志見不曠遠耳子生於大海之濱見莫非海也夫見莫非海則進此而庸且行之將視之猶流澌噴沫也而況終軍之事不亦膏涔之纖潤矣乎嗟乎吾以海觀子矣雖然吾又嘗較之以四海語江河則不啻大阪之一培井者以天下語四海則不啻九牛之一豪旋者是故觀海者既大矣意不若以天下觀天下者之尤大也吾聞嶺表奥區昔嘗有有道之士生焉子歸或有遇則吞若南海者八九于胸中異日子來吾且以天下觀子矣吾與諸君子期子者不細小也輒發其狂言庶幾足以贈子

送同年黎叔明升盩厔序

初涪州黎叔明舉進士與予同侍座主李先生門予視黎子色類若欲華一第而已者予固心奇之已而又同觀政兵部凡在兵部者餘三十人多四方俊辨之士有所論議則莫不奇黎子于時貴國李某先選仵令甫豐乃即謀黎子為贈文黎子則稱引聖學而激之以漢吏其言曰今天下人士重而習者類皆祖漢儒然循良之政竟不聞隆于漢者何也意者漢儒承斯文敝壞之後雖其考辨未析然各即見之所到而真意行之斯亦足有立于世今之操管為文太精罩天地而細微于無倫然言不必行行不必實及解褐登仕簿領奔謁勢利交而得失眩求如漢儒之真意者鮮矣而況聖賢之學乎一時讀者慨然知黎子之賢有本末且曰使黎子為令不獨不為今時吏且不為漢吏令黎子果領選補盩厔令諸君復委贈于予嗟予何以贈黎子哉聞之昔時有國主者猶喜聚穀粟金帛牧畜至不可萬計其視當時之錦玉妖姣則曰是不可以衣食人者也來輒唾而絕之客有欲為國主壽者聚族謀曰今主人性不喜珍吾雖有南海之明珠西昆之璇樹無敢獻也若其所喜聚者則彼且山積谷量矣又非吾斗斛尺丈之可進者吾殆何以為獻或教之曰子無以獻也子惟告主人以若所蓄擇飲而安食擁輕而策肥少發其餘以仁其里人使日相鼓舞為主人壽斯主人之為福德甚盛噫斯言可謂工於獻主人矣今以黎子之所論說則何異國主之絕浮玩而尊實得者乎騁辭枝說予不敢以獻予將效實以諗予又何加于子之自有也予之告子則亦曰飲食斯服御斯損其餘以及盩厔之民繇是騁于一國一世以逮無窮斯子之所樹不將出漢儒而上之者乎不然吾將曰漢儒少有而少用之且較矣今夫有而不大用之則與未有而無所用者其過均也是則非黎子之所自志而自誦者也若予則終無以贈子者

別同年陰定夫序

天下有不可常者有可常者朝暮而時以陳宿為而明以幻此雖近聲不可得而常也而況遠久者乎生於無始而不為老延於億萬世而不知其所終此雖遠久不能以不常也而況迹麗者乎然若今域內之夫不獨其身都二事肘挂兵印之大者斬以為固也即有飛羽之權庶務之備莫不擁據以為萬世之安

至于耆生碩士號稱博通者覩人地勢之巍章服之炫則見以爲矯然而龍興聆人呼喏之衆頌譽之叢則見以爲烜然而神變得之則與之俱翔失之則神與之並墮此不猶憑海以覩蜃氣樓閣臺奇物狡人絢焉可攬也然間忽變消猶睢睢養養而盻其來是不知其不可常而以爲常也夫以不可常爲常則常者喪矣此不亦天下之至悲也乎以予之凉菲自結髮迨今所際變若秋雲猶幸知有常者存也今年春始得舉春官列三百人之中方其唱闕廷燕者闈解褐于成均林林乎出絡絡乎入果若鍾宗之昆弟之爲出入者巳而各觀政于部寺署數十人居合一室暮而散嚮晨而聚肩果若昆弟之析而爲出入者而定夫陰子則與予合室而同志又若昆弟中可以語心者甚不可一日去也然自首夏抵今四選向之三百人去者大半數十人者僅數人今定夫又將出爲南省戸曹予顧視左右稀矣予因感斯人異時榮落顯晦不可知升之或爲龍詘沉之或爲蛇鼠殆亦如此矣非獨此也即凡有科以來隆貴拓落類若此也又前之楚漢曹劉齊晉湯武之事類皆若此也然則自往古以來直忽踰耳其終何可常也乎嗟乎其常者奚在也乙夫蜀内江人蜀之井其人之隆貴倶已朽瘞久矣獨其文辭之瓌瑰功烈之輸巍至于今不朽瘞者將不謂之可常也乎然其文辭功烈雖世世誦人口而其誦而傳之者蓋在人不在巳也況其人亦遞相朽瘞久矣是終謂之可常也乎雖然是必有爲之本者矣生之無始而不爲遠延之億萬世而不知其所終斯其有藉于物者乎亦不藉于物而貴傳于人者乎抑不必藉于物傳于人而獨在其一身也乎定夫合而觀之其畧可知矣定夫以文辭首蜀士其他日功烈非可量其能不以隆貴易志意者不以予言也而予猶欲定夫知文辭功烈之必有本也然則天下之至可常者不在定夫之身而又孰望之定夫之邑有銀臺趙公者同志之楨表也至南省以予言訊之然也不然又畧可知矣若予與諸君子之不得常晤處也固無憾矣

壽徐桐湖年伯先生七十敘

餘姚徐桐湖先生少治禮經不爲訓故而好研其旨歸凡受經先生門者類陟顯仕巳乃魁鄉士先後今福清古田治教節養一切以禮其語民若語在門者所至以興政稱而上吏有嫉其好古者撓之遂發憤

謝去民至攀號莫留乃為建祠樹石以志不忘既解
授學三子子某第丙辰進士官比部郎又再歲先生
年七十矣比部君以縻于官守不得躬觴懷悒悒不
自得而其寮友聞之則謀所以壽先生者以廣君意
且曰先生砥躬治民進退鉅節為世禮宗壽得如禮
可乎某惟古者先王養老之禮廢已久矣今猥欲以
子弟親好之私行之其將不為瀆褻夫先王之養也
視其老且視其所以老是故國老隆矣非莫為奉也
而必以鄉射之節崇焉非莫爲使也而袒觴鞠𨄛躬
為之觴焉非以無議臣也而一有所問則躬就其室
以珍從焉天子所以擎拳跂踶若奉其王父母者何
哉誠以老者道德之尊匪是不足以導愉而示嚴也
夫導愉則引年之道備示嚴則憲德之恍將此先王
之上下所以交相成而事業隆也今是禮既闕絕而
先生又珍其道德寥然屏乎山窮水奧之區天子不
為聞有司不為問而獨其子弟親好各以其意願瀆
而申之可褻雖然先生再仕不樂而去身隱矣又焉
所歆慕于其間故以彼膠庠鄉射之勞其躬孰與其
子弟親好奉席撰杖於山窮水奧之為適也以彼袒
觴鞠𨄛之勞其哀孰與子弟親好致其敬麥黃稻稉
糗餡蜜雜饌酏酒醴芼羹隨所欲敬進之之為飫也
以彼笙簧琴瑟歌咢之煩其耳孰與擊土鼓扣瓦缶
而歌烏烏之為快也孔子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是
故先王非蘄乎人之愉之也蘄自愉其愉而已非蘄
乎人之嚴之也蘄自嚴其嚴而已然則先生之為壽
誠在此不在彼也而奚所歆慕於其間某也請為先
生以是焉頌比之土鼓瓦缶附諸奉席撰杖之末郎
先生其孚有拒乎若其嘉謨懿畫
天子有問而遂不可致則幸有比部君得於過庭者
之既聞也君出而賦政入而告我后有日矣是則所
以壽先生之大者而又奚嘵嘵焉以躬觴為

送周縣丞之元氏序

余與萬安周繕部君同年友善因熟其從子某者某
始為府椽守吏部十年得元氏縣丞職典焉于是介
鄉之搢紳及繕部君請余言為贈余雅聞繕部君之
論官也曰比民莫如令最比而狎則莫若丞簿丞簿
良耶民將謂保母否耶民將謂家虎故擇是貳宜慎
乎郡貳信斯言也君之語子也篤矣余復何言然子
職焉也無已則請爲子言焉夫牛羊之馴伏童子得
歷肬而來之焉則不然焉有駿駔使牧者弗得其性

則將奔踶逸駕𩥇坂超塹顛而斃者多矣不然者則
宿無半槽之飼而朝有毒箠之威其踣而斃又多矣
故牧馬視牧牛羊難五方之民各殊獨燕趙有慨慷
悲歌結客少年之氣使牧者弗適其情則將鷙悍鷹
擊鼓𤺺相起其顛于法也亦不少矣不然者則身有
繁賦之累而官有困奪之蹈又未嘗不蹙蹙然罹也
故牧燕趙之民視他方亦難然馬誠得其性則可以
過都越國他畜弗能望燕趙之民誠適其情則可以
急公死義他方弗能先是又在乎善牧者而已矣今
元氏趙地也予素稱謹敏温克愈人甚已其能使人
馬之無適也斷可識矣其爲保母不爲家虎也亦斷
可識矣雖然予又有感焉天下大一馬也既已首燕
趙則項臆脅梁腹脤吳楚肋脊閩越蹄足廣蜀尾滇
貴肩背長塞以之今自項以下未嘗無事獨首領得
密邇皇仁然亦已疲矣牧者不尤爲大急乎夫一邑
一方之積一職一邑之積也予行試之可也

送太守范君之任淮安序代作

淮治左海而右河河又挾沂泗沭漣汜濉之流以合
淮而入于海近代又疏邗溝洩湖水以達之河爲運
道以故淮之隸地畝畝半爲巨浸民歲食或不能半
菽而沉公糴不可後又況公私之外必給力以奉支
武大吏分司郡邑之需且以當孔道上下往來之衝
不重難乎哉然是三者均不可以貸且殺也而頃年
益以冦警民外苦刼戮之慘内困兵餉之繁其間桀
黠拳勇逋公販私之徒輒復舍髮從賊滋爲民蠹故
淮之疲爲可矜而其轇轕最爲難治又今仕者之所
聆而畏也往予之撫淮也適冦始爲蠹民力已不支
甚矣今予去淮已四五年予不知淮之可矜而可畏
者其狀何也今年之夏予秋官曹郎會稽范君承命
守淮將行而請所以爲治予以淮之爲郡辟之孱弱
之人外有廻風不留食之病内有癰毒莫可忍之害
偏治之則傷其一兼治之則勢不可意非人醫能醫
之也必有神醫醫之而范君其謂之何雖然古法有
云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然則穀氣者生人
之原而病所從治者也即今有神醫者作非不兼治
也而治之必自廻風始予家濱海往聞海上戰常北
詠其所以則曰下之人困于取財而從冦爲鄉也故
北上之人困于乏材而賞罰難操也故北夫以下方
困于取財上方困于乏材而上吏之給一供不啻伯
之四方往來之給一供不啻十之川汎觴濫之給一

供不啻倍之此上下之所以益困而胥敗隨之者蓋穀氣薄也穀氣之既薄揭揭然唯癰毒之治則其人棄已久矣醫雖神奚爲也噫以江南之壯實且爾而況淮之孱弱乎予往有慨于淮不得良二千石相與戮力反本而圖之則其病必不可瘳今幸獲范君以往方人皆畏淮而范君以恬介獨得淮然范君惇大中堅有遠謀其于治淮蓋其人也不然淮南北之喉領也淮終不治將又有大可畏者存焉范君之行也既先植王尚絅氏之三年有勇知方摘其所自畏以釋天下之大可畏者又孰與于淮民之易異日天子徵神醫能造命元元安利社稷者非范君誰耶

別王尚絅序

余結髮共學忘形期許內托骨肉之誼而外承拂弼之交者則與歐陽文朝氏王尚絅氏爲最而尚絅以庚子舉鄉試第一人余得踵上春官久不相離也則又爲最二人幼貧食苦其道所經嘗肝膽相悉又最當是時二人方年少氣勁今忽忽俱年四十髮星星白矣前年丙辰余始以學諭就試成進士乃尚絅復試已未不第亦獲授華亭學諭以行邑之縉紳以爲贈尚絅者宜莫如余始余之少也駃不撓事觸尚絅氣持重揆物中情惻然而暴余性駘蕩多易好爲往古之談覩尚絅之擇地後蹈擇言後發則瞿然而却余入慕道德出悅紛華欲寡過未能也覩尚絅之揭揭自果成于少不易于強則芒焉以不恒懼三者余方資鐵羽于尚絅自視朽然無所用之也余又安能以無用之言而益夫有用之器也耶雖然物有之矣工之爲輪也規之萬之量之權之人無不至矣然必水之以眡其平者何誠以水無心而虛也故函牛之鼎萬石之鍾中實其竅則不足以入溪毛而鳴巨挺而況於用乎周道之繇也以其廣也有好討者因人之廁足方尺之外無繇也盡方尺之外而塹之人尚能繇之乎故曰九層之臺其下千畝尚其基也焉之良也非不直中繩曲中鉤也自九方視之則曰此法焉耳非康衢不行也然而以之峻坂則蹟是故君子未嘗不揆物也而盡者通未嘗不擇地也而弘者遠亦未嘗不自果也然蹶而後臧習而後調蓋屢遷之爲善也由是言之無用者固有用者之所爲用也余又安知無用之言不益于有用之器也耶曩余之教旬曲也走師而問焉師曰教不在學乎嗟乎教固難言而學尤難言也尚絅夙爲令少傅徐公所器華亭公梓里也公必有以語

尚涵者矣尚涵往矣觀于水得東海焉景于人得小衡公焉聆于學得公之言焉進之爲水鑑爲鼎鏞爲千萬人所厠足爲康衢峻坂不易其轍寥乎爲遠浩乎爲大又惡知此之爲用彼之爲無用也嗟乎斯尚涵之所爲用于世者也余于尚涵分當爲規不當爲諛余言果奚以益之

別諸南明太史歸越序

始紹興諸南明君以丙辰對 大廷

天子親擢第一官翰林脩撰縉紳榮之而君弗有也則退與二三友講求仲尼孟軻之道將大肆力焉既三年君得 馳恩贈所後父封其母乞 恩贈封所生父母如所後又得請告奉二母歸咸出殊典縉紳又大榮之而君弗巳也則又日與二三友求所以肆力斯道者曰吾將山居而靜觀焉比部羅子鄒子侍御耿子及二三友咸有贈言令直爲之序直常偕君試南宮凡就試者不下三四千人此三四千人者始嘗登等於數萬人巳而得對 大廷者止三百人而君獨冠獨能致殊典于其親是君固千萬人之一人也君之於親誠榮矣然觀之古今制科冠者不知凡幾人惟宋之呂王張文數公獨著使今有數公則又億兆人之一人也然數公雖著于世謂之聞仲尼孟軻之道則又未也至近代羅呂二公迨今羅贊善公始皆有志于道蓋上下千百年數人而巳乃茲復有君是君之爲志固可以輩推而世計之者哉夫仲尼孟軻皆旅人耳而聞于其道卽不可以世計則其道果在于榮遇而巳乎君又豈以一日之榮遇爲足顯其親而巳乎雖然自宋以來尼軻之道明矣然使人知皎然求之于心者自越始而後之學于越者卽未有能臻于其道此又何哉意者悟未造乎則旣有敏識玄解稱妙悟者矣說未詳乎則旣有廣聲博喩稱篤論者矣抑未有必爲之志乎又或不免重內輕外與尼軻之旨殊乎非直足知也君越人也然則今日不溺于悟不耽于說有必爲之志而無輕外之弊用能光大越學以紹尼軻之緒果不以輩推世計以顯其親者非君疇則勝之某聞之仲尼之徒顔子至矣而其所聞爲仁之目則唯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軻氏亦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而卒歸其功於集義嗚乎此所謂尼軻之旨未始以內外異觀之者也君將山居而求諸此焉則靜可也動亦可也異日出而柄世而君之復我者必不有殊于尼軻之旨而可以行

字也

胡氏世敘

胡氏之先衛國公贇自金陵辟地來吉伯公覇居廬陵至資政殿學士銓而著仲公貞季公陽居泰和至屯田員外衍南城縣丞箋而著語在楊文節文貞二公載記中衍家南岡官至工部屯田員外郎階朝奉大夫所至以循良稱與黃魯直友善倡和語在省郡志中又幾世曰太守宗元始徙今義禾田縣宗元公幾世爲子忠府君子三伯曰雅字興詩　國朝永樂丙戌進士未官卒季曰和字成樂成樂府君子四仲曰晳字豈明資坻訓導以儒行著稱子甯極甯極府君早世娶月池彭孺人生子二伯曰行恕字民悅仲曰行恭字民敬是爲謙齋先生

謙齋先生生六月而孤幼穎敏强記絕人不爲兒弄家貧處舊常夜㩌柴讀書忘寢弱冠作運甓論師陳公異之令請于母彭孺人爲縣諸生而祖姑固止之曰汝孤無作業行孰爲資又孰爲若嫂持門戶者先生泣下已之遂去里中嚴莊蔣氏爲童子師因得備朝夕問辨滫瀡奉彭孺人盡歡平時出必揖以告夕入如之晨起節斝同候問所宜若夜則張帳余夏扇冬爐以時撫摇之竟後日力彭孺人末年病不能卧起先生率其妻蔡孺人更持抱之藥必親嘗溲必視色夜呼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三年歲戊辰彭孺人終哀毀幾絕忌日必哭以祭其天性篤孝如此彭孺人既逝家亡儋石食芧菽或竟日絕炊披誦坐中庭曠然若不記饑否也先生於讀書嗜古亦出天性書貧不能購則從其從伯敎諭君匡及所善蕭載沃者乞假手錄至數十部由是博通六經子史下逮醫卜陰陽小說靡所不闚初得性理羣書近思錄即手錄誦曰此鄒魯正脉也遂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輒箋疏其義旁於易書詩禮行間家居齋引內則少儀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隲二書語貇貇數賢腸奉從子弟服行凜凜無敢悖慾爭者四時家祠經費祗祀獨首族人率一歲間不授徒講業必半之祠下也雅慕范文正之義田曰吾家作者無忘吾所欲爲族人寓楚囊家請如楚編名養生隅二以歸曰有行親迎禮者得遂獻之衆雖迂其言不敢駁于時廬陵琅湖蕭氏闕義塾重請師乃禮先生敎之先生之爲教也先孝弟容禮然後舉業雜體文科設之故其在門言辭誾誾如也體貌雖雖如也見[illegible]

知出先生門以是鄉黨延頸致之恐後始先生從授
學者陳公名其蔫行有矩度游其門者獨器先生而
所善蕭載氏者即出瑯湖敏辨有志操喜柳子厚之
爲文旣連寒鶩爲卓詭不可目前人操行與先生異
然相覩友稱莫逆云少又與里中故刑部尚書郎周
公尚化友善周公砥節剛廉居鄉獨推先生一日貽
書及詔書裁抑生員私議其可否先生報書曰吾子
校論吾儒者今日事甚幸教我與世俗議異然伏覩
今上嗣位之初下棟材抱德一詔布天下此則神謨
睿筭絕等于後代萬萬者若今頒裁抑生徒冗監三
倒遍天下此恐佻者倡和爲兹無俚之畫豈宸斷之
初心哉且今青衿冗濫固宜更張之日遂例裁定額
以爲尊 聖祖訓非不謂難也至于大邦千百中僅
存其什一不至數盈而强小邑數十輩中不封其一
二不至數虛而縮使大邦所出如小邦所存之上上
者則在大邦何不幸之多也使小邦所存如大邦所
去之下下者則在小邦何幸之多也假有希奇佐王
之夫挺出其後亦以例格而不得入則何以能無棄
玉之嘆況大邦旣黜之徒將襲籍來于小邑是導使
耿居而躍于弊敗之風爲甚者也以此賨材畀國益

不增損甚僕則以爲不如因人才爲去取不以衆寡
格因風土爲希稠不以郡縣拘倘可爲取士之效歟
且窮居懷天下憂布衣談當時事誠莫逃出位之譏
然因吾子論難輒次裁答亦衛世者之樂採也幸不
爲過其再書曰裁抑之說昉于青衿之子規免差徭
請謁公事假私躁以備屑名借冠服以圍齊民此則
流弊之甚吾子所以斷斷言之豈不然與僕則以爲
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
夫提調教官造士之本也督學憲臣簡賢之綱也誠
令在上者敎育甄錄首士以德行導士以公正則本
端綱挈就有奇衺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料其體
矣乃欲膠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且科舉之法泰
有悉今日者然而弊之不衰才之不昌則以薦舉之
未行舉主之未坐故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
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
示彎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値乎是故科舉之外必行
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濫訛之路塞此不
可易之勢可見之績也或者因謂士務德行則有封
股盧慕轉用爲欺之患此又不究其原而猥以俗議
舉之也僕竊不然昔者三代敎以德行而賓興之若

是則人當無完膚而墓舍亦將斷斷不謝矣漢舉孝
弟力田又舉孝廉 國初首重薦舉累累得名世士
豈聞有殘軀舍塚以規之者乎夫殘軀舍塚以規進
非今獨難雖古亦難也寡悔寡尤以得祿非古獨易
雖今亦易也彼豈有輕捐其易而重幾其難者乎且
今患不有此等人耳假誠有此等人即賈名干世猶
當登而揚之以樹標于末世比之買骨以爲駿招豈
不可也今柰何遂以臆見拒良法哉萬一今日能復
此法則雖踵虞廷之比屋蹤文王之濟濟不足難矣
僕之區區祛弊振靡寔先于此爲國禔祉不亮大手

吾于異日圖之周公得吉喪服且曰使若 國初薦
舉法行則首請公車者舍先生誰耶已而又擬爲策
問自代爲對詞旨俊特一時弁傳誦焉蓋先生雖伏
蓬蒿不忘當時雖行郷閭要亦有所及非苟沾沾自
好已也最後都御史王公講學虔臺其意指出入朱
子先生心不然之會公道吉上書陳辨公曰待歸相
見細講先生退曰昔之處士多遊公卿以相引重吾
不爲也遂竟不往年踰五十意嫌遠出遂館後之陽
田時孫直方六七歲挈以教又手錄 國朝名臣言
行錄授焉今手澤具在館數年卒病中風輿歸一夕

不語卒時嘉靖丁亥十月某日也得年五十有九鄉
咸知者嗟悼弟亦中縈點者更爲之痛曰嗟乎寧夭
癡我何賊乃喜人先生生平仁愛無猜先人後己雖
僮隸禮若嚴賓雖戲劇臨之對必誠悃其容人慕要
師德有暴之者卿甚直面壁而已或延謝則歡然往
雖曳止之不得其楮墨卷帙衣篋皆有常置倘迫無
疾言遽色步履御用不可得亂也故人雖以莊見憚
又皆樂傾其誠至指目之曰劉先生也劉先生者
來鄉人故學士文安公父質行悃愊出言爲世口實
與先生頗相埒故云故居扁曰謙齋又自稱謙謙子

所著詩文皆遠辭色頗類豪者吉水羅公嘗讀
其貽子帖題曰先生誨子以知行爲學以務名爲戒
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斯言殆見其心矣書法鍾王
勁逸知其人配蔡孺人宋安撫某之後生有賢德能
始終成先生之高誼既卒歐陽文莊公爲銘其墓生
子三伯某是爲晴岡先生仲某季某皆早卒女一適
鄒邑南溪蕭儒仲歲庚寅附葬廬陵某都之小江邊
嶺塋後園乙辰向
晴岡先生諱天鳳字時鳴貌皙白通雅自諱達壯本
嘗就外傅獨受學父謙齋先生謙齋先生先授小學

孝經稍稍通記始授四書詩傳以貧故未冠出爲童子師讓齋先生悔曰吾不忍貧令兒子奪舉業不可也于是先生復專業舉于數年里中故刑部郎周公延之教子姪祇先生所爲偉之先生天性介特既內承嚴訓又得周公觀磨故其行益方格不可犯卑視儕俗之憤伎機利者里士有機利自喜先生恥而絕之退著蛙說以自廣嘉靖癸未年二十八補邑庠士時家益窶食益繁乃出館虔州之蕭氏又數年館雩都之袁氏袁氏有士曰貢號稱博通獨與先生莫逆相期許而雩士又有何公秦黃公弘綱皆學于陽明先生最久稱高第日過從論學曰聖人之學貴反諸心不事窮討先生初不懷之已而疑半信半時冬夜思家感更鼓之失然後舍然信曰陽明先生之學蓋獨有本矣于是著自信篇曰余客雩陽冬暮思歸中心怜怜怦怦靡有定也乃夜從友人家劇談久之返舍已漏下三鼓矣既返踰時而后寢若熟寐而後寤既寤而聽猶三鼓也余曰噫何三鼓之永也久之聞鼓聲已四下余復就寢又若熟寐而後寤既寤而聽猶四鼓也余曰噫何四鼓之繆猶三鼓也余乃攬衣起坐覘[illegible][illegible]憑月光約計一切度夜且踰半今其時

愈久矣東方之白豈非將昧旦耶而司更者繆[illegible]此使吾爲令必笞司更者爲上吏必訴爲令者于是起而步于中庭聽聰標光則月色瑩瑩然白也已而聽曰尚未鷄鳴耶俄之僮曰果未也又諏鄰壁亦曰未也余乃正襟危坐伺之良久才聞五鼓頃之鷄聲始喔喔然入耳矣瞿然悟曰吾過矣過矣夫司更者始非加疾也以吾劇談而忘其永也故疾後非加永也以吾夢寐而望其疾也故永心之欺戚以意遷時之疾徐以心移是吾且繆盭若此奈何以罪司更者哉使吾誠爲令也而司更者是罪誠爲上吏也而令是訴焉則吾之繆盭不尤爲甚乎吾以是知心之所係大矣故一塵眯目則天地易位一指塞耳則鼓鐘失聲苟吾由繆盭之心以察物而窮理是猶眯目以求上下之分塞耳以求清濁之辨也不可得矣故鑑誠明然後妍媸別焉衡誠平然後輕重異焉人心誠定靜而安也然後至理得焉故曰唯深也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能成天下之務不然未有不繆盭而妄欲罪人者也余于是信陽明先生之學蓋獨有本矣今夫靈哲煌煌窮理從生物眯以塞病孰爲甚曰饑渴之害莫甚焉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

則不及人不爲汝心志是乃存心立本之始也吾于
是書之篇以自省上以告諸同志諸葉終身不敢怠
棄于是先生慨然發憤而訂正之若上矣館暇則
從何黃二公及諸同志游講劘造詣靜坐默觀雖夜不
輟讀書唯紬大旨爲要刊芟繁發其精意不爲訓故
又著理論其畧曰後儒所以異聖學者惟以理爲外
著之弊也後儒既曰性即理也而又曰在物爲理則
謂性爲在物可乎既曰在物爲理而又曰處物爲義
則謂義非理也可乎又作常勝論數條不得戊子冬
謙齋先生病中風暴卒于家先生奔赴痛哭欲絕終
身以不得永訣飲恨言之未嘗不隕涕覆面也乃著
思親記以自警其言痛切觀者感動庚寅冬先生既
襄事後如雩都究異同于何黃二公蒸蒸乎造弘深
矣壬辰雩都病痊醫者投以熱劑遂病痰發已之臘
月十日先生辭世終其身年才三十九綿終語不及
家惟痛懷不得終養老母而絕先生生平以學古爲
經濟物爲心其睠顧學也則以孔孟爲期以不愧屋
漏爲功以得其本心爲的以一物不得所爲恥以養
志敬爲日程其在里雩也其氣春融其色玉瑩其聲
然如金石鏗鏘其過事如游刃而有餘地其人之接

也如登臺飲醇莫不薰心戀慕而交稱其誠也一日
著新衣行道上有荷擔者擠之泥淖衣盡涴乃族人
從旁欲毆擔者先生力止曰彼非故也誤也麾其人
速去之先生從邑庠歸天未曙經溢水循之石上見
一人卧石側鼾鼾然醉也袖有物墜起先生懼人掠
去乃偕僮候守抵曙視之即其族子鬻產金以輸官
者也先生主家遠之先生居雩三年其及門士唯今
袁侍御其周訓導女最諸生文嘗從游山寺見一人
病瘵攣躃踞地旁一人曰使得一金謝我我有奇方
起之先生爲探囊不及廿金與之同行者曰是安能
待其起而驗之耶先生曰吾聞言不自己吾又安能
徐其起而驗之耶文一日侍行問曰今人視色輙動
心何以止之先生曰令人子女雖容未嘗不愛然未
嘗有不善之心者一體故也孰能視天下色皆子女
也何動心之有先生言行類此以某年月日葬坤塘
大隴西盤形之原娶辛戊西陳氏聚里中漆田周氏
子三長郎今湖廣按察司僉事直是也直字正甫第丙辰進
士初授刑部河南司主事以三年考陞雲南司署員
外郎于是先生蒙　勅典亦贈爲刑部雲南司署員
外郎次諒字誠甫邑庠生次周字　甫孫四人順字

與道庠生顧宇進逵顧宇進通顧宇進迴

龍洲稿序

予方捉髮好攻文詞至厭棄舉子業久不録歲丁未既壯始有子雲悔少之嗟故所爲古近詩多散落不記存賦二首竟亡逸丙辰官上都庚申出補楚臬歸檢故篋及門弟所藏讀之如隔世語追憶宿抱似亦有所寓寄且多野人之況因令存之間涉靡冶如白紵諸詞促爲削去題曰龍洲稿龍洲在余邑南二水夾出廣袤五六里中有各故姓菜圃花榭脩竹巨材迴磨疏櫚槿籬林巷菊蓃莽蒼負勝而與余少與數子者讀書其上雖去餘十年心嘗到焉故自予未試以前雖有四方之作咸附是編未歸志也詩文凡若干首如左辛酉二月日識

華陽稿序

華陽者金陵句曲三茅山之第一洞余昔仰禄教句曲蓋三登三茅山焉山殊無奇詭獨華陽洞幽勝志稱洞與江通山擁波下上故昔名地肺洞其竅也自茅盈後若左慈陶弘景之徒咸偃洞居余雅遊輒裴回不能去然時方溫經治章句應南宮試因有覩於聖人之旨誠不欲羅猜於時所作詩叢八九首遂題□華陽稿云

白雲稿序

予不喜弄翰踰二年矣丙辰官上都覩詞家學士觵觥稱盛又方爲社會雅亦引予予故以病自卻然予獲在西省省居禁城最西其入則陌紆而逕窈兩廊槐柳夏春交蔭諸分司咸有砌草盤花甕魚怪石脩竹崑松碩栢古藤翠蘿蔚蔚夭夭與塵囂敗几掩抑宛若古剎其南有白雲樓樓北瞰上谷羣峰其西西山也予雅與二三子時有閒徑旬簡出四時相羊登樓四眺若可攬結日照若綺雨霽若鬘雪晨月夕君白紅青綠東與黃屋縹緲相映照卒然遇之若依嶠壺而覩神宮夜則乘月步庭階隱約若在林麓當休沐偕出西直門尋各名剎步溪流登西山往往直胃幽耿輒不能無感發吟咏或酬贈追遂間作咸歸寄情而已始雖有求工之心然知終不能工竟亦置之弗爲深求因并録存曰白雲稿比部古稱爲白雲司因以名樓又予懷也故云

唐詩律選序

世多以律詩爲非古予獨不然詩之古不古不繫於體之律不律也辟之求古人於世將以其質行耶抑

以其狀貌耶如以其狀貌則必若樵鮮削瓜然後為
古人可歎其取冠服字畫皆然有聖人者出雖貴麻
冕而用必巾幘雖貴科斗而行必真草夫豈聖人不
好古哉以為取古于裁製點畫固不若取古于顯容
心画之為真也其于用詩何獨不然詩之作義取含
蓄温厚足以感人而體製次之今世唯務詞葩體奇
以為勝其於感人之義咸盡而不彰漢儒譏司馬相
如勸百而諷一者以此夫相如之文體古矣使皆勸
百而諷一則又何以貴為予與鄧人鄧繼甫官西省
政暇間取唐人律詩刪其繁猥令吏人錄為四帙相
與讀之往往有當于心者若今世所共道者不假言
矣其它七言律如張燕公云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
超遥野鳥聲張曲江云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
訪隱淪王摩詰云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
華五言律如張燕公云山城豐日暇閑戶見天心忽
有南風至吹君堂上琴岑嘉州云勤王敢道遠私向
夢中歸儲光義云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如此語
其幽懷忠抱雖千載猶能感動其於古三百篇之義
何以加焉若獨以其律體而異之是尊取狀貌而不
貴顯容心畫也豈可略乎昔王荊國選唐詩百家往

怜曰費日力于此良可惜也予與繼甫游而識之
未嘗費日力焉因幷叙其意以歸繼甫

送履菴萬公赴江西憲長序

某嘗從武進唐先生游則聞履菴萬公詞翰為勝鄭
大司寇聞之曰其政事益兼優云時公在湖北某方
被命為同官或謂公已有休疏某蓋愀然戚也尋聞
疏上不報乃翻然喜辛酉春某至湖北公一見語合
歡若平生久之益知公之為有道士也詞藝政事秪
緒餘耳已而同寢食接舟車事至纖巨重輕唯唯否
否雖不語亦合其相期也非獨某不可一日無公而
公亦不欲以一日安某也公治湖北期年首先教化
痛抑貪吏尊以廉恥公私往來宿所濫費盡汰而令
甲之懷撫苗民動中其情故自公所在微無滯囚驛
無濫供吏不敢為暴閭閻安堵流民繼復不煩兵戈
而苗土歸者至萬餘指　天子獎賚有加自他人視
公雖一稽疏不煩民一夫騎不使盡力以為難而自
公行之自若也是歲夏公以資遷為江西憲長以去
而共事兩憲副若南昌張公臨淮李公與公游從尤
習咸不忍別相屬為言某以公之遷也其喜也同而
憂也獨公連疏請休今操柄者能挽公以獎怀而沒

適在予省固其與二君子之所同喜也然公行則吾身遠于著蔡而湖北縣失保母其爲某一人之憂豈可勝道哉然則公當有以處某而某又奚暇以言瀆公也且使某也告公以職事之內則公所有也某不必言也使某望公以職事之外則勢所難也某不當言也雖然公固今之有道而望于人者也古之人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今者號稱有道享一時之望天下唯恐不爲大吏作而爲大吏也則斯民竟失望何哉某嘗有大憂于此而非公則誰爲言又誰爲慰彼有道者以爲不由而通則道不行不知其由而通也未嘗不遠道而病于民也民病而望失焉又烏取所謂行其道哉孔孟非古之有道而望于人者乎孔子于佛肸公山欲往矣然所之不三年淹又何其遠引也孟子後車嘗數十乘矣然萬鍾不以槩受又何其介然也孔孟爲有以變通而先失所以爲行者哉夫孔孟之不忘天下視衆人什百也然得之不得而循曰有命而況衆人乎然則衆人豈欲踰于孔孟者耶其皆未忘上進而不知命也耶公學乎孔孟其道上退而不上進詞藝政事雖所兼擅循粥粥焉懼人知而名之公之往矣作而爲大吏其不離道而荅民之望也決矣公豈獨爲吾黨慰且爲天下慰公其無者退不返也而又令人憂

督府董近淮先生疏稿序

有爲進西崑之璧貢南海之珠者焉有爲漕江東之粳運關西之粟者焉二者其孰良於用乎曰予不聞昔之人有握珠璧不得食而斃者未聞有積穀粟不得珠璧而餓者也當其燕豫則膚瑠璧媛貴家紈袴之子寶珠與璧何啻千金一建窘急則珠璧豈可與穀粟同年而語哉有用之與無用不待較而明矣君子之獻言于君也亦然著封禪之書中典引之論非不有宏詞爛識馳騁天下之巨麗絢然如西崑之璧南海之珠然使人皆循其辭以陳事于上則上必不能曉辨以有行皆循其辭以諭事于下則下必不能曉辨以有承雖自享以千金之價其無救乎生人之枵腹也久矣則又將焉用之信陽近淮董公以節鉞鎮川湖貴三省暇日出其疏稾示直因命以序直伏讀嘆曰若公之言則誠所謂漕粳運粟人得食之以寄其生者也與夫世之聚璧珠以蠱時人者矣公自辛丑起家進士兩爲令民食其德咸爲之祠及晉爲御史視鹺兩浙移按貴陽陟撫延綏政績多顯白今

總督川湖也則逆酋授首而廣公適成凡此公皆豫
疏於　上已而奏效不易其畫碑之朝而食夫人也
則朝生暮而食夫人也則暮生其鑿鑿乎有實用于
當時蓋讀其疏即知其政不假論也予獨以寬海禁
一疏則當時讀者或未盡悉未嘗不爲掩卷而嘆公
之言曰海隅窮民無田可耕若居者禁不下海下者
拒不入關彼豈肯俛首就死鳥窮則攫兎駭則奔此
嚴海禁之隱禍也已而數年之後公言一一皆驗其
極至填人于壑連結數省之禍竭東南之血髓到今
而未已噫公之言用而福未用而禍碑如饋之穀粟
食則生弗食則不得生存乎其人而已公又何少乎
昔者賈生欲分割諸侯主消未萌之禍當時弗能用
已而主父偃舉之而漢室用安今公以名材簡陜方
未艾又安知不身究其用而無假諸偃之言乎直于
是知君子之言必爲穀粟之可食以生夫人使誠足
以生人即或以斛珠而易斗粟吾不與也

奉壽大總督中丞近山羅公序

國家涵育無類[illegible]所訢詁論生理之極唯楚
西南連蜀貴陽萬山巖嵬攢戟剌天爨谷飲澗箐藪
箐阻間出平生人獸鬣育則背所栅居兕西南夷之
貙兕結蹯聚閒山緣屋貌人性獷慓輕易亂一不可
意動相鍛刺孫斧藥攘不可枓理酣怒豪吞劉我邊
氓雖屬羈縻實作不恤逮於庚子辛丑之年剽肆日
猖　朝家始議遣重臣出督楚蜀貴陽兵事開府沅
水之上授以不御之權繇是奉
聖天子威靈芟夷斬刈如解髖髀如搏虱蟣既數年
而稍定已而屯戍設哨星羅碁列如障逝水大勢浸
息滲沫猶滋又數年而始靜方稍定也邊氓咸曰吾
民幸哉更生而未遑安生吾督府謂何及始靜也邊
氓又曰幸哉安生而未遑樂生吾督府謂何歲之壬
戌今大中丞總督南昌近山羅公適來填撫而容山
小醜方就奴累群夷仄立且震且疑公至則下所屬
各條利害採擇可行著爲令甲耳目不怠昕夕有程
節靡簡苛鞏壁導廉汰弱易寙飭蕃銷萌將必遴驍
哨必歷久鎮扼其衝夷雖獍也不絕以獸聽民交易
無相紛發於是車轍之通何月之迅文經條達武緯
恢竒悉施庶家聲威旁覺民恬耒耜士狎鈇戈將卒
無私漢土輯和近臨夜郎節幹燮人西極牂牁南帶
粵徭縮斂昆明貢獻相望昔在提武之君三年始克
漢戈船將軍屢出之不能收者公一旦綏紳而坐撫

之魚魚然畜也詵詵然馴也頹乎若髖髀之迎刃而解也游乎若虬螭可引條而豢也假乎若淵停之不波雖滌滌而不爲溢也山險斯夷水奥斯明千里旅倪咸忻以躍曰吾何幸獲樂生矣匪我督府孰胎孰成何以報之願永千齡而午月之穀日寔惟我公初度之辰湖北各屬大叅蔡君兵憲李君都督石君叅戎洪君李君郡君申士民之請乃航五溪之水狙明山之簌登獻爲壽公曰唯

聖天子大德曰生宵旰靡寧斯飈以致我何有焉羣屬不已授簡末寮某撰述以晉某乃爲公誦江漢之

詩曰虎拜稽首

天子萬壽又爲士民諸大夫誦魯頌之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于赫公上下永貞同禔于治如天生而地成靡有疏數靡有竟既豈唯遐壤會福匪替

西曹集序

始予入西省省中稱山東人李伯承嫺詞賦而伯承語予輒推轂郢人高伯宗當此時兩君結都中文學士爲詩社稍亦引予相從好日篤然予稔痛才詘間睨諸君搦筆席間咄嗟成篇往往縮朒不敢進予又與伯承論相抵伯承重氣骨喜嚷壯語予以氣骨尚矣而神韻先之辟人之生有頎然魁碩鷙鵰虎視叱咤風雷者至扣其計画無所之則何取焉假令志意摧三軍智勇饒王公雖身不七尺或狀類女婦予其烏可少哉是故人不專頎碩貴在神智詩不專瓌壯貴在神韻雖然世之語神韻者希矣伯承聞予言或然或否至相與共讀伯宗詩則又未嘗不交口同然目相視而笑也豈伯宗於予二人所稱道厭或有兼之者與予嘗塊卧省署伯宗時叩寢縱論天下大計自負其奇不肯與世比方麼臣竊兇柄陰掎中外士伯宗獨據法裁其私人屢奸請不回又嘗贈言事者詩

柄家大衡遂因藩封出伯宗爲右史時予先佐楚臬逢伯宗郢上相與道舊引滿盡歡出詩數篇皆灑然泠汰於物無吊湘之悲已又出西曹稿拮曰此非子與伯承曩所然可者與伯承既叙之矣子寧獨嘿乎予聞楚有杞梓不用棟章華而置爲杙麗禪榜其文采猶炳炳著也他日匠石顧之始徵其餘材爲棟今是編固伯宗之炳炳者也惡覩其不徵于匠石者與予因述疇昔伯宗脩業之勤并逮其大節若此覽者不爲膠體而談藝局藝而論世也則庶幾哉知伯宗矣

刻擊壤集摘要序

予既以政學而又苦病侵時時思歸田野以求所未至適同郡蒙山陳子與予同官川南而又同此懷也則相與追憶唫望無日不在青原白鷺之濱匡山湓浦之間且云吾二人者非獨歸也盖將有大歸焉暇日取古人歸田詩共讀之以寄所懐多見其有激而云獨淵明之作可謂曼矣亦終不免於杜子美枯槁之譏予二人者雖愛之味之而未足以盡當其衷何則以其猶有人之言者存也一日予爲出堯夫擊壤集昕陳子陳子手而讀饜而玩踰歲復予曰吾讀他詩非不如珍羞可口然似有遺旨焉讀此詩則知天下無遺旨矣異日水邊林下舍此奚歸因相與摘其要者將刻之而屬予以述其故予少聞先師歐陽公曰堯夫聖之樂者也今讀其詩然後知先生之樂非常樂其學充焉爾矣先生之學非常學其幾先焉爾矣幾先故體微體微故應妙應妙則化而順化順則達而充夫既充充然達矣然後能交食於地而交樂乎天故樂非欲言也而不能不爲言言非欲韻也而不能不爲韻韻非爲詩也而不能不爲詩今夫大造至矣唯剝而復乃見天幾復盼而姤姤孕而震震上坤下雷出地奮庶物馮生此先生之所爲矢詞而成篇也予雖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况能與于其幾也哉予將以晩節師叔先生之萬一以庶幾所爲歸者非陳子其誰予挈之雖然大音不響大羹不嗜久矣摘而刻之者匪獨爲予二人水邊林下之計亦將有和而好之者矣或以其辭非漢魏調非盛唐則又如九方皐之馬吾知其千里而已而詰之者曰是牝且牡耶驪且黃耶非[illegible]不能言亦不能知也

刻蕃三石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作何近代品識之異乎盖近代作者闇於大道而顓倣子長以爲[illegible]其語人曰[illegible]在焉其實襲也夫古之文莫矣乎長[illegible]若左凡六七家成未盡相能等而上之[illegible]者若未知有典謨讀雅頌者若未知有訓誥[illegible]盍者若未知有繫辭何則彼文者道法之所出不得而襲焉故也辟之爲居棟角肖也然各一其材今曰阿房靈光材最古乃採截而盆之亦曰規矩在焉可乎今夫規矩各一物自巧匠運之爲規而員出焉横之爲矩而方出焉故規矩者方員之母也而方員豈規矩哉是故道法者聖人之規矩也道法備而文言之以詔諸世此聖人

由規矩出方員之跡也方員之跡無定體故為典謨為豪象為訓誥雅頌不可窮極執之則室子長之雄徒則亦方員之跡見乎一體而已乃獨逡逡焉執子長以為規矩而襲用之是焉知規矩當時惟何大復力爭之惜矣知言如太復而早世未酬也關西三石喬公自少為大復督學高第故其文雖不顓倣子長而實鬱然有漢人氣考其人悃愊介特憂國急民厚倫樹風矍矍蒸道法者也讀其言可見公他行具予友孫淮海君敘中獨其一事世罕聞方嚴氏盛時天下名人無不序鈐山堂集者彼文建遂尚邀引避不復往若公可謂皦然偉其表表公又豈肯承他人誕噯緣襲為文者耶淮海好其操入果果守慎齋伍君又公督學高第弟子也得而刻于果而屬予敘之如右

南宮王氏續脩族譜序

方予齔齒已知是南宮王氏族屬繁縟至指髮侍海陽尹自齋公暨德二守劈泉公自齋方格恂亮劈泉弘濬明懿一見咸以古聖賢之學見屬予時嘗芟塤莫入也後又與自齋令家子貢士仁卿姻婭因謁其伯父太僕脩齋先生觀其儀則瞿然長者繼與丁敏侍御同年子薦太守惟弼令尹同試南宮三君子語余必以學而余亦下上切劘不敢自委放余然後追嘆自齋劈泉二公之逝不得復相從為可悲也今惟弼與余又同官西川荷蘭澤有加焉而惟弼乃緘其家譜示余曰此脩齋與半峰郡伯續編屬為之序閱其先世自唐符山長者邁種潜德肇居連嶺奕世有明遠翁始恭今南宮又再世生明道美道二公當宋之時二公子孫蟄蟄麟麟昌家勤王聲光已爛江介到今七百年內井竈第宅㝡鼓萬指冠緌鼎甲侍從方面兩承埒峙燁乎盛矣乃以余所覩則又特異盍王氏之盛自太原郡聞顯有文藻非不都麗然未有翩聯以興于學若今南宮諸君子之衆者也夫學學為仁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身而莫先於親親今惟弼與諸君子訂譜敦宗約範嚴飭以與一家親親之義偉焉乃又有備政裨于民物其學非沾沾者倫雖然予嘗見自齋劈泉恒有憂先天下之志而未之酬諸君子繼出耆髦任重彌力寢明寢昌雖以仁壽斯世爾合天地而族萬物可也然則大王氏之學者自茲譜始予故樂為序之

劉[illegible]學集序

道原至一而散見于至不一是故以至不一求至一固不可得以至一而拒至不一尤不可得何則至不一者固至一者之無爲爲之而不能不爲者也不觀日與月乎貞明之體至一而散見于下土雖寸壤尺波容光隙地莫非明之所被夸父逐之於隅谷犀牛觸之於兩角固不足以得其體然謂下土與隅谷兩角所見非明也乃欲截而拒之以專求于無所被無所見之間則亦將二而違之矣是故苟不得一則雖塊立尸居杜機忘言固非一也苟誠得一則天地之持幬日月之臨照山川之峙流庶物之蕃生吾得玆而論之無非一也上自三帝三王下之九流六家內之六經外之諸子百氏臣之家國朝廷郊廟庠序青舉饔餉軍府之制細之禮器樂舞少儀內則藥工場師稗官小說之故吾得綜而論之無非一也古今之學術上下之政治吾得綜而論之無非一也然而一之一也易孔一之一也難子不能知一而幸友于淮海孫子方予與孫子足未相數言未相洽駸駸乎合矣已而足相數也言相洽也不知孫子之爲子子之爲孫子也孫子生神穎長學于道林子視其氣杜機忘言沸諜一晃至讀其詩文凡數千萬言達于天地庶物究于帝王辨于諸家放于上下內外巨細尤嚴于學術政治而皆出其幾微之所綜其韻不假揣度而靡不應律其辭不煩比擬而靡不合軌予知孫子之無爲爲之而不能不爲雖千萬言無言也進乎一矣孫子督學關西門人寗刻其詩曰督學集今台山邵子刻藏保寧者增文類復仍其名豈不以孫子寤道得一自居關中寖盛也夫孫子名湍天下而莫逆莫予若序而傳之以明孫子之學非予誰耶

刻正學心法序

學術之異同非獨近代蓋自孔門而已然矣孔門弟子唯曾子子夏最少至晚年各以其學爲列國師蓋曾子之學一貫自得而發之大學以傳子思孟子孟子之後凡幾千年始續於濂溪與明道子夏之學篤信聖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爲聖人始事以本爲聖人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器數今著于記者可考波被漢儒而訓詁繁增太史公稱當年莫竟其指屢世莫究其說者蓋其極也已而浸淫晚宋到於今而盛行故二家之學皆出孔門傳及後世而異同相訾何哉蓋爲曾子之學以由本達末爲序爲子夏之學以溯末探本爲序由本達末者心外無理而

物無不通也遡末探本者索理於物而求通其心也是故本末與序心理殊觀而與同之皆與焉此豈一朝夕之故哉當子夏在聖門夫子已詔之曰無為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篤利小人哉蓋警之無為小儒也已孟子論北宮孟施一曰似子夏一曰似曾子已而又曰不如曾子之守約則學之大歸蓋已較然辨矣明道以後作者非一然斷然示人先本後末反求諸心則未有顯赫如近日陽明先生者也直長不知學方壯遊南野念菴二師與聞先生大旨弗克自決及讀濂溪無欲為要之語已渙然矣已又見明道述天理由自體而得又曰不可以窮理為知之事曰天理具備元無欠少曰以誠敬存之不待防檢不須窮索其訓致知格物曰物至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欲則亡天德然後益信陽明無一語不與濂溪明道合其遠接孔曾以上遡道心精一之旨復何喙焉爰摘取三先生語彙之以時觀省蓋自知其贅而未能已茲者柄學蜀土日語諸士雖興發頗衆猶復牽於舊義有若予昔之不決者同門高泉謝公謂曰予盍以三先生語刻示之聞之今撫臺二華譚公公曰此正學心法也遂以名篇巡臺近麓李公重嘉趣之乃屬果守慎齋伍君入梓因以二師論學數書附焉直因序其所繇為諸士勗嗟夫諸士不予信而信數先生不數先生信而自信其心可也然猶有懼焉學莫辨於本末尤莫辨於身口學墮諸末不及反本猶懼其特若隨口耳則將奚救此又直之反躬自皇而重望諸士也

賀撫臺三川劉公晉陟少司徒序

事變之興非一日成也蓋必有積而醞之者焉戡難定傾遏劉保大發蹤指之試而樹瑰雄之烈亦非一日成也蓋必有待而藉之者焉益州之部三面阻夷不隔一塞自邛筰以東冉駹稱大綰轂夜郎巴黔相牙其間皆土夷酋長及江介逋逃所窩都宅而竄伏者非一日矣其俗樵氏其民易動而難戢旋撲之則蔓起而衆緩治之則虎負而深夫既緩之而醞其禍矣然欲以一旦戡定而殄戢之非誠文武忠猷任事之臣何可幾也唐南詔之亂得李贊皇乃服宋李順之變得張忠定乃安　國家徙為藍鄢寇劇至司馬彭公西來乃定越茲五十年矣復見今三川劉公嗟乎此豈非所謂待其人而藉之者耶公之始臨也支

羅狄冉駹之派憑虎負之勢抗命已五六霜先時備
兵憲臣莫敢孰何唯日撻我民與凌賊忿賊視而㗛
如是者數年去年八月公議親征有司猶上書諷止
公愁然曰吾弗往則臨敵將佐焉敢進止維時九月
之初秉鉞東征其不佞覩公文武忠猷可動鬼神贊
口行其捷乎公果夜夢巨神仗劍叩寢告曰吾爲若
殺賊公占之曰是必神翊予破支羅也詎謂白蓮黨
從中崛起神乃翊公而戮之耶白蓮黨者故妖賊張
寅亡命潛秦晉蜀地糾煽爲逆積數十年凡一省中
從者不下數十萬而蜀蔡伯貫者亦渠傑也蔡之徒
策曰重慶蜀壯郡吾出不意破之則與支羅連坐遣
一酋擁兵北取漢嶂直薄成都其先置者內應舉火
則全蜀定矣不虞公提重兵臨重慶若從天降潛伐
其計不得逞攻破旁州縣公立命中軍受方略分兵
擣賊賊見有絳衣巨神遂敗忍盡根株斷之而先遣
伐支羅兵將亦以是冬盡定俘斬至不可勝紀蓋未
半年而二巨寇盡平寇甫平則公晉陟司徒之命下
矣或曰公歷卿佐舊矣往權家𤎅赫熏炙而公獨外
出乃茲始從蜀臺晉今秩則前之抑落而艱𩎟者固
爲西川待之此豈人力也哉其天也夫而西川人士
與官西川者何其幸與以某竊覩公才猷近贊皇剛
决近忠定然敬寡矜孀鉏墨作廉退然以民隱攖念
宋度虛衷從善如流溫恭而有禮則於古人不知孰
後先嗟夫天之所以待公者蓋又有大者存焉於是
凡西川在蜀三司咸曰吾黨被陶教席勛猷非欲一
日舍也然又無能奪乎其大者則授簡小子某敬爲
之言以發其眷眷又爲天下賀其待之大者故序

刻武經七書序

直嘗概古軍政司馬法不傳而孫吳獨以辯譎徽稱
武經非王者宜用有長老先生哂曰子無異也夫易
傳戒機事不密乾予責好謀有成兵家多算勝少算
不勝此雖黃帝太公不能違也而況後世乎方猾夷
之剽攻巨盜之盤踞羽檄交施主震民搖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存亡死生噓吸需淵而將兵者不有奇算
密畫以取勝敵乃曰我爲王道是不仁之大也黃帝
太公之與孫吳非異其法異其心也心之公私即道
之王伯分焉子惡得廢其法乎久之目擊倭虜爲變
一時諸將敗衄漂血千里其間非無鷙擊飈發之士
而儒帥察於密策懦夫詘於先發往往爲賊計所乘
然後知孫吳之不可已而訏上之人之未有以敬也

孫吳之書具在世之武冑有終身莫諳其名文者或諳其名文矣又止于壘誦應科竟未能有皎然試之其身者則何殊吾黨之誦孔氏而未能身明其道者也夫孔氏之能興治已亂至明也人不能身明孔氏而治之莫興亂之莫已則尤孔氏之不效是重誣也今之誣孫吳者亦然以不教之將擁不鍊之兵一旦事起上下靡從徒使文臣輟民務以經武事齊民旣出食食兵矣乃復荷戈而代之死以至近募遠徵莫非朘閭閻之膏以填其壑蓋冠未殄而國已先瘁矣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則以不教將之弊弊也而諛者乃咎諸時勢推卒之已不亦左乎侍御近麓李公承　命按蜀曰吾所標惟文武大事而樹風正表旣丕振斯文矣又念蜀地近多故而武弁生遐僻無從得書乃屬閫司管君某陳君某刻武經七書遍示各將佐而屬直以引其端直因述其旨爲執事者深膈其六韜非出太公穰苴尉繚文非古茲不遑論著

瑞泉南先生文集序

予自童喜攻文辭騖爲奇詭不肯休頗自矜嚴以號於人曰古詩文法當尔也比壯有先生長老訓之曰若小子柰何以萬鎰珠彈飛肉不可還以連城抵鵲[illegible]鑄石不折則[illegible]不怪乎今夫人至靈者心也而道出焉可以三天地育庶物自陶唐氏得之以協萬邦有虞氏得之以光海隅三王得之以式九圍清四海尹陟得之格皇天周公得之興雅樂孔子得之卒爲萬世師嗟其大哉奚啻萬鎰連城而予小用之奚翅彈飛肉抵鵲石吾不勝爲予嘆且爲哀之予始聞搪焉若有阻也而罔困文終不可爲予曰文者聖人之陋有事也吾告子以協萬邦光海隅式九圍清四海格皇天興雅樂師萬世文亦至矣聖人奚不爲文哉且子之所謂文是鉛文婦刺繡文之工而未觀山龍火藻之彼生是猶宋人雕楮葉之奇而未知狙猱新甫之松柏之爲真也是奚足語文予不見自漢司馬相如工富麗中人心髓延及魏晉六朝凡數百年綢繆不可已甚矣哉其禍天下[illegible]之蠱毒也予尚懷懷焉未之以夸嚴於人[illegible]者因象爲予予於是惶然汗下口噤不能言又[illegible]者有醒也已而悔棄所習凡有年矣雖未得於道然灼然知蠱毒不可近又未嘗不自哀且以哀人雅聞渭南瑞泉南公少喜詞賦日爲數千言旣乃紹興偕其弟姜泉公聞陽明王先生語學遂悔棄其宿習奮志求學蓋有先得予心

之所同者當其時王先生始以學倡東南要歸於本心正所謂三天地育庶物者而信者尚希公生關内居西北為辭賦藪乃一旦棄去變而之道豈非所謂天下大勇者哉公既開學以[illegible]其侶馬西玄溪田諸君挈而之道諸君錯愕不能決[illegible]公之言以為弘大不知公既澤於道而文之猶之覩山龍火藻自不屑組繡樹徂徠新甫之松栢者[illegible]知楮葉之不足矜也先生既終之幾年姜泉公東其先後詩文得若干卷已付之梓姜泉公之手叔[illegible]于友也以序見屬予考公方[illegible]開道未傳年[illegible]之德循良之政蔚被四方[illegible]向使天假之年公所[illegible]不可涯進則格皇天與禮樂退則求為[illegible]師無不可企者悲哉已矣茲集之刻俾世之[illegible]肉樞錦石而矜為組繡楮葉者讀而思之[illegible]成於公之大勇庶有得於大小虛實之辨則斯道斯世之幸不尠小也序惡可辭

別趙堯卿序

果州趙景雍堯卿少慕聖學遊庠厭舉子業求諸物理茫無入又厭之遂偕其友二三子者去而學仙釋既[illegible]反正閱十年矣適于覩學按果乃介其子庠生從吾者從予訂學無一不契時年六十餘而志彌勁而功彌殷予以病致歸堯卿買舟浮江別數百里外請曰雍也幸有省又安得令二三子翻然歸乎予仰而嘆蹙蹙然而惻曰吁哉難言夫二氏之於聖人不異于異而異于同今世儒守吾之粗而異攻彼之異而粗非不厲戈矛嚴藩塹也不知附般之士方退考其有同而内顧決裂靡所從歸則又安得不舍而趍之乎是則世儒之驅之也久矣吾與子又惡能使之歸哉雖然子不聞邪有天者有天天者有地者有地地者二氏以為吾得其天天地地者足矣吾焉知其他不知聖人得其天天者以成天而物無不覆得其地地者以成地而物無不載是故二氏之私不如吾聖人之公也二氏以為天有時隳而天天者無隳地有時裂而地地者無裂吾得其無隳無裂者足矣吾焉知其它不知聖人雖物無不覆而不隳者固自若也雖物無不載而不裂者固自若也是故二氏之偏不如吾聖人之全也堯卿盡為吾告二三子公者聖人之所以盡性者也全者聖人之所以至命者也二氏主于舍性命無以為則又惡能必為其私且偏而不為公且全乎是故善辨二氏者辨異於其同吾知歸

原缺

斯民夫是之謂大人之學竊載籍以來若古臯益之徒大者著矣而尤詳于伊尹之事尹始一耒夫耳非其道義雖千駟一介不以自滑如其道義雖五就桀湯不以自嫌弗自滑故忘利不自嫌故忘名利與名旣交忘矣則尹何心哉心乎堯舜君民而已矣夫尹心乎堯舜君民故君不堯舜若撻之市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尹之負痛癢甚矣尹能一日已乎故尹之道所以能佐時保衡格于皇天卒售其志蓋其大有本也是故尹者古今之相準也山甫以後斯義無聞孔氏之徒闡發大學歸于知本可謂至矣而未嘗一試由秦逮宋閱歲二千閱君凡百閱相凡幾百然皆不知所學之大豈天未欲續堯舜三代之治者與抑後之儒者昧于反本徒以其制與文者當之世君時宰望其藩垣墻而却焉故也而斯民一何罹于涸轍之久豈不悲哉余友耿在倫氏持御史符督南畿學曰以大學迪士閒摭古今碩輔事要凡若干人編曰碩輔寶鑑附以讚述甚勤而旨遠緘書數千里外屬爲序題某何足以與此然俯仰數千年間未嘗不撫卷低回蓋繇山甫而上其道行繇山甫而下其事近耿子之意以爲事近於道者當時於民尙食其福向使此諸君子皆志於大學而反其本其斯世詎止是哉乃若時際道明之朝身事聖脩之主黻年章而翊協和咸揆自療躬敷錫皇極俾天下士有不知反本而并爲葉言者則推夫恥之磬伊尹之秉蹀臯益之軌償孔子孟軻之所未酬斯則萬世一時也宇宙一機也寧不重延頸於今日

王民為外篇序

夫學得其本而後治得其要學不得其本而獨唐皇其旨曰吾學在是吾治天下在是是猶擧亂絲不辨其緖其棡斯人必無捄矣徃者荀況氏好論脩身治世纚纚焉其言之也然而其待試之則以亂世王剎國自恬經術斷斷然語於君也然而其身試之則以殘民何以效荀氏迺不知性剎國主在法制固皆恣其習聞而自緣爲實見也且夫登泰山者身履其全雖槩言之而全者見其它得其一曲一隅往往詑爲圖記以彰大之後乃有因圖記加圖記者足未嘗一涉而曰是眞泰山也與時有躬履泰山者語以神霄之巍坐撫群峰而籠簇八表輒反彈射之詆其圖記所有則習聞者奪之也彼又焉知禍之所㭊也哉是故君子非必得已也而言不可苟已予邑王自脩先

生在左持操既長聞東越之學曰是獨有本也遂弘
溆而學焉已而舉鄉藉得令揭陽以不諧上吏遂歸
既老學益明觀於時務益審則慨然自幸曰此非一
人一家事也乃不自已攄而成書其首篇曰靜談次
篇曰法言而又有勢論及馭吏禦盜關治體者別見
於文集中欲以示諸人人而逮來世予獲讀之未嘗
不三復三嘆也昔者成湯與孔子非所謂身履泰山
者乎其于性咸槩言之曰惟皇降衷下民若有恒性
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夫衷與存存蓋言心也謂衷
為性謂性之存存為道義之門則自古未有外心求

性外性求道義者也故知性則能盡心盡心則天地
萬物之理得故曰正其本萬事理雖治天下有餘地
矣季世儒者非不見泰山然止得其一曲一隅而獨
圖記之為詳後之專信圖記者則偶然曰理在物當
物物而求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其流紛而無紀孰
一而不可達而猶自信為圖記之真間有躬登泰山
若東越一二君子則至今彈射之不已天下學士至
於諦言本而耳守習聞之一偏則已非一日矣先生
之學得之東越為多其曰性也者心之本體也又曰
惟無物然後能物物無物見心物物見性斯則上與

湯孔所聚言下與無欲為要廓然太公之旨如出一
揆雖其內外篇中節目扶蘇殆數萬語然皆遡其本
而出之絕不扭於舊聞之繆將令是篇示諸人人逮
於來世皦然而明且行之胡不可也予昔炙先生觀
其方格廉若嚴師又性不喜辭華則其為言豈欲苟
與窮愁著書文采表見者爭後先耶仲子一俞與予
同出羅文恭公門嘗手是篇屬邑大夫唐仁卿校之
屬予序之予因題曰王氏內外篇而其它文則挈為
王自齋先生文集而論叙於其首蓋益韋知本之學
必有明且行於世也先生名貞善字某自齋其號一

俞字信卿今為吳川令

衡廬精舍藏稿卷八終

滄洲稿序

泰和胡直正甫

予先世自義和徙今滄洲相距里許環洲水樹交錯平疇横浦遠山近岡足稱考槃然予從蜀歸即罹季弟及歐陽生變故宿病日加又歲苦寇戒靡有適軸之況自丙寅禁詩且謝避徵文間有不可已者誠非有意於爲作也復起之楚杖得文如千首因令童子錄藏備擇曰滄洲稾云

念菴先生文集序

文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也自孟氏沒道術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閼不著百氏𥝍出竄竊工巧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若易通西銘若定性書易傳序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免於萎薾而近俚彼其視之不引而去則曰此文之別種此豈細故哉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語道不昉乎虞書乎書云道心惟微既曰道心則外心求之者未可以語道也既曰惟微則枝末承之者未可以識心也故語道莫善於一莫不善於析方其析之惟恐不至而不知萎薾近俚之言諷若摶沙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能使綴而行之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夫唯不約是以不近此道術之益裂文柄之級落蓋交相厲也此亦儒者之過也國家自弘正以前稼道之儒不嫺於文柄文之士不究於道蓋亦不免於交厲之失唯白沙陽明二公之爲道也嶄然獨得於本心之微故其言不下帶指遠辭達有非能言之士所幾念菴先生生兼江陝之秀挺出二公之後年甫十三已慕爲古文比十五遂愁然以斯道爲任方良知之學之既流也高者憑几寂照而曰在是矣其次則或認識解氣機爲良知之流行先生始嘗惑之既而悔曰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后知無不良令皆以欲機合微體將求道心不可得也故既壯之後其學一主無欲所舉主靜歸寂辯荅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然後廓然大悟沛然真得始自信於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微也其教學者恒取證於靜無動有之語久之德與年偕邁矣則曰是未始有夫存與不存者又焉有夫動靜之有無寂感之先後蓋致微而一上達天德非膚學者能測也嘗試窺之先生之學凡三變而文亦因之先

生少學文倣李空同集之曰是未見端緒者既入官寮又與唐荊川趙浚谷相講磨大放於文久之語直曰吾無意爲之矣移荅友人取辟於水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以是知先生之於文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夫子曰文不在茲直於先生亦云文若干卷舊刻諸撫又刻南畿咸漏而泛先生病之邑前令王君某將營刻以内召未果今令蘇君某以先生生平力于道匪徒力文宜慎擇語學者彙編以相警發監司施君華亭聞曰先生之文孰非道也宜併刻之乃徵吏部曾君見臺偕及門士分按語學各體編置于前仍其年次俾覽者知先生所得之繇其他酬應爲外集又爲别集統凡若干卷蘇君屬直序其端直懶從游之久既未聞道又焉知文乃爲著其崖略後之誦繹有知文柄必出道術則二三君子之嘉惠斯文功不尠矣悲夫先生之道未逮大行然見諸邦家徵諸遐邇繹然而經乎世明物察倫盡性達命咸出無欲之體可以考堯舜孔孟不繆質天地鬼神不疑百世俟聖人不惑者也宴侯直云

重編王文端公文集序

[illegible]于古之盛際若五臣弼堯莫不與勛華相終始保衡耆艾商嗣君不惠猶隱忍保乂卒惟有陳率[illegible]配天之休君奭之告老非不厭也而竟留於固命之一言彼皆在平時而從容綢繆未嘗有艴然決去者此豈誠慊於去爵哉彼古仁人[illegible]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故為示廣也內而父母子姪外而君寮民人皆吾之不可解於心無所逃於身而迄無彼此之分為之大臣者時當[illegible]身繫安危一有不可則艴然亢必去之節若[illegible]之不相咸揆諸古仁人之心有之乎哉不[illegible]之中錄李綱以不合求去其言曰吾[illegible]不可則全進退之節若綱之言誠足以[illegible]檢者然槩之古仁人之心則或未也國家當正德末運在位者宿推予邑王文端公[illegible]存[illegible]其際莫屬[illegible]皇之變與屢疏以乞休既留而徐去庶幾乎有合仁人之心者與公始以文學列禁近積官至冢宰方其廟議親征公獨不可率百官諫止既大駕北[illegible]景皇嗣位公力求歸章凡二三十上上皆留以重[illegible]其逐正請逮于沮南遷議監國請迎復至面頰發赤詞色奮厲聞者卒不敢貳而國是以定一何其壯也嗟乎使公不從容去

就之間寧有是乎有識者誠得公之心以聹世之斷
斷然決一去爲難者其大小相越何遠也向使公得
柄大政與密勿又安知不有早計四六飛於北轅邪
其自童仰止既冠友公之玄孫別駕于寅大博翕從
讀公集知公之著作最富皆足以敷王體贊鴻猷闡
幽眇擅雄作者之林而偉度清德標表一時覽者咸
可槩見若公之心則世之能考鏡者或鮮也公五世
孫有霖爲梧守劉君敎約舊本捐力重刻而委序於
某某不敢辭乃爲昭揭其大節以諗于後之論世者
庶其見公心於百世之上

郭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天下之語水者至湘漢廣矣已乃適江河而失之比
適於海則無江河夫海之大豈惟其瀇瀁不可以虛
盈已哉海之中不知其幾千萬洲島也計一洲一島
又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海不有也不知其幾千萬鯤
鯨也計一鯤一鯨又不知其幾千萬里而海不有也
海之大類若此而學者之爲見也亦然是故有能麾
千金輕一秩者自謂廣矣而上此則難之又有却王
石之富薄金張之貴者此其見誠廣矣然使臨一身
之大利害則未可知也此爲拘漢江河之分不得以
強齊者夫惟前有不可試之險後有不可倖之虞君
子以道忘情而屹無色怖彼其聹天下之勛名鼎彝錙
者曾不足其一盼又況區區貴富已乎是則舍江河
而觀於巨海不知其涯涘所極也而非聞於聖人之
學不能也余友一厓郭君始起進士都給舍以讜議
石畫受知
先皇帝遂膺特簡以正使遠臨琉球國極海之東也
方將犯積天之浸涉鰻鱺之窟處人情之所必怖衆
咸縮頸蹙額而君慨然承荷無可矜之色退惟念太
夫人高年難割使道省謁逡巡不敢言太夫人聞亦
無怖容且慰之行勉以致身之義一厓君覲太夫人
神玉氣愉占兆無疆乃行不疑既踰年歸
天子加恩晉君卿佐太夫人喜曰吾子致其身而身
安殆天相哉一時聞者謂君常聞聖人之學故能以
道忘利害其爲見固當與巨海絜長量大也已可謂
至難矣若太夫人閨流耳乃亦無所怖懼勅其子以
致身是不亦有海觀非耶又數歲一厓君正位大卿
思念太夫人彌篤既遂解組歸歘林園陶陶融融與
太夫人之康豫相爲豈悅不知世之有辱榮是非蓋
益坐進斯道矣是歲季春太夫人年登八袠族彥門

士郭生移孝等謂非知言者不足以報君之道而係
其至樂乃不遠三百里乞言于予予非能言請以海
爲太夫人祝將䢖太夫人福壽若海之瀰演瀰漫不
可以盈虛蘄君之學若海之不見有洲島鯤鯨因相
爲無極也若夫稱述海上神人員嶠蓬壺酌沆瀣神
瀵誕其詞爲太夫人娛媚則吾豈敢

賀歐陽鑑齋先生七袠晉秩序

山澤之癯與巖廊之工各相訾而不得相爲豈故相
毒哉彼其身世殊觀而不明于通一之撰故也不知
古之哲賢郁華膴者揩揩然爲世齊也而未始遺身
樂恬漠者休休然爲身珍矣而未始捐世夫是以身
善世也世善身也身與世交相善而無不相爲則通
一之撰不可得異也是故召公固命新邦而雅切明
農孔子浮雲富貴而夢寐周公彼一賢一聖者盖不
必易地而無不相爲矣夫無不相爲則無仕無隱而
無不仕也而無不隱也而已矣而又曷相訾爲吾邑
歐陽鑑齋先生始甞守廣德佐河間飡糲服疏擲星
穎露嚴身危慶子而煦民渥慈母到于今唫誦人口
繼爲比部擊日世事遽裔禠上書以去故相嚴公故
世好也亟推轂不可得旣歸遇鄉戚族人無老稚一
出悃悃點默呐呐士伈若爲之下悃犯而不挍年甫
七袠眉折愈壯夫有召飲未甞不造席終雖立繼晷
能不亂或道之于謌輒色赧擁耳不顧闖其自視蘊
然處子也猶然慈母也邑俗故厚十餘年間得先生
益渠渠相敦矣故郡邑監司皆尊禮無敢後當道
咨薦人材必以先生爲若先生其于身與世何若也
其所謂交相善而無不相爲者耶其亦有得于通一
之撰者非耶今
皇御極詔耆臣致政十年者晉一秩而先生以年例
遂得絹金服翟與鶴髮相映照方命至先生無喜色
亦無倦容于時鄉戚子弟爭相謂曰是典也先生寔
宜之始先生以謝事歸假令早自出詘一秩之崇也
哉今先生自舍寘而上恩猶眷然是惟先生宜先生
適七袠滿期以稽乎德咸尊矣用能不玷今
天子新命是惟先生宜先生膺是異數浸知其德與
年交相引長將永爲世鵠俾鄉戚子弟日欽風而知
刑也日瞻色而知敬也日蒙被其更端而知所承也
豈不幸歟是惟先生宜而直以通家子欣從一陽之
月將發誕辰之祝乃鄉戚諸士駢過而屬之言直謂
予東也習慮先生辭避不可卽已乃思之今

聖天子隆三代之治將登先生憲老之重洊爵而問
道不矜則問政之使下矣先生既有明乎道一之撰
則又曷得讓焉而況鄉戚小子既而上一觴先生素
灑然不百能不已也夫亦何辭

奉送陳寅齋赴召序

予嘗游蜀登峨眉始自山麓仰瞻其巔若已跨金雞
翔太清高拂井絡之間既乃捫天躡雲歷蛇鬼猿猱
所𨔼者而升之自謂至矣而視其上猶有所謂跨金
雞翔太清縹緲一巔也故雖壯夫往往登至其中膛
而休焉況孱者乎嗟乎此何其峻也峨眉之產在宋
有蘇氏迺今數百年後復有寅齋陳君君生有奇質
既其髫日記數萬言甫冠遂魁蜀士人曰此今之蘇
長公也繼登制科出宰貴之安成踰年予道其治其
士民爲誦君之術政若出于口且曰君有冰雪之介
水鑑之明父母保鞠之政異乎殊矣然不自表見不
設畛域蓋自程松溪之後未有覩者而予兩接君其
言動發自天真心益異之又三年君以異政蒙內召
行有日時予方深閟山隩而邑友王信卿君門士也
叩關而責之言予曰予滁山之芻言也何以贈君予
也請以登峨之所終之然哉階一也而人之登皆

與耳是故始之仰而瞻其高者此賢人之擇也一節
可見者也其巔之上又有巔焉此聖人之學也其全
體不可名言者也予嘗聞蜀人以蘇氏期君矣夫君
文詞蘇氏也術政蘇氏也今者去爲侍從行且指划
天下利害以擴明主咸必蘇氏然予以爲此山之仰
而可瞻者也非君所爲休也若君者其將期於巔之
巔乎而蘇氏未盡君也雖然予昔登峨至其中意且
休矣有芻者曰子誠休則雷洞天門倒景光相與夫
接混濛攬崐丘撫兩儀而臨八埏者咸莫得之予感
而躋其上固不能無德于芻者之一言也嗟乎異時
傳峨眉之下有道濟天下出蘇氏之上者必吾陳君
君亦必無忘于予小子之芻言也於是乎言

贈何宜山先生督撫閩臺序

某嘗言天下事非必大也苟得人則補天柱地之績
可以坐奏亦非必小也苟不得人則股疥脛癬之害
不可以疾除閩者以爲知言方倭夷之發難也旁海
郡國膏塗血川人莫能孰何朝議創列督府而一時
秉鉞大吏皆便文自營示有意乎國之恢越十餘
年海壖上下僅得揚之虜擊之平海兩戰克捷差
强人意以天下纓緌之衆而遏亂揉時若斯其鮮者

則得人之艱也夫東南得人與西北殊西北仰給帑儲故獨急於鷹揚之士若東南則自揭其民力而以圖寇譬之治病攻伐蠱毒則重增尫羸非有秦越人之神技不可爲也曩吳越揮金若灌漏巵民力坐憊然而內無潢池之警則以地力稍舒而民志尚固也若閩海則不然閩地雖腴而幅稍儉氓隸趨利不復覩害士或志急而喜族讙方寇之攻與化也有力家止募伉健內捍私門而當關呼守陴隍卽許而弗應久之沿海兵民反爲僂儸而弄戈潢池者森若驚波不可止以是閩省數易督撫而獨成乎海之捷者則唯二華譚公與總戎戚公所謂有秦越人之神技者是也故談者以東南得人尤難若夫得安閩之人則又難矣顧

天子重念邊隅下各大臣臺省察舉異才于時中外交舉臨海何公時公新除服卽起家掌楚臬又不數月擢閩撫臺蓋異數云楚藩臬寮寀方伯劉公憲副毛公索言於某以爲之贈往某薄遊建業時公居南省而南省稱傑節敏才必首公比某典蜀學時公去成都已先擢柄文西粵矣然蜀士民頌公德政謂公當艱大嶷然不稍動吡嗟事辦若操槖曾不擇犀象縉紳中語屬大事者亦必曰何公今恭起病廢又得侍公楚臬益知公之文武才猷脫穎軼塵亦天植使然至決獄亭疑稱敏鍊者公餘事耳若公豈亦所謂秦越人再見者歟公之閩必能以神技先易其肺腸然後調養尫羸針砭蠱毒無不可也則今獨能安閩者孰與公賢而能誦公行事以相贈處亦孰與直核雖然以公文武才猷之殊匪獨安閩已也

刻王太史詩序

予昔與友人論詩獨珍神韻友人唯唯否否至或爲論說相抵唯丹陽姜廷善潭州王少朁不予逆然神韻亦難言其上必有道君子之襟稱外而至內又如稻麥食人無脩醲盎味而非此弗生此豈可與姸色象矜名稱者論哉其次則如陶謝王儲崔孟李太白諸作咸飄飄有象外奇驟不躡塵闠之氣間涉世故亦無爲艱難愁苦狀蓋物莫得而欺之者矣明作與者若何仲默高陳諸子或庶幾其次焉此亦未可爲不知者語也王少潛往不多爲詩間作輒近仲默旣卒之七年廷善官大司成始獲搜求凡若干首刻爲小帙題曰王太史詩寄予山中而概言其少予懽與少朁宿金臺所直門外古刹燈唇坐床談詩花皆昨

朝今披讀其帙追撫往事未嘗不愾然欲溯屬者乎
自畝畝再奉命入楚涉湘復弔問少潛家因出是帙
屬朱令某刻諸潭示覧者廷善所謂得其一班是也
夫得其一班以闚其全則少潛詩固非少也

湖廣鄉試録後序

主上執
皇序尹天下閱四曆矣楚藩歲當比士考試官教諭
黃某偕某等奉御史檄寔典厥務故事某當叙諸簡
末無讓方某之未被聘也聞楚山川甲天下已至望
之祝融紫霄盤亘乎東南拂拭乎蒼旻曾不得肆足
而馳騁相與誦之何若是乎其嵗嵬莫躋也江漢洞
庭滲浴乎日月窟宅乎蛟龍曾不得正視而容與爲
相與誦之何若是其濔瀁無際也踰時戾楚麇至[illegible]
役罔敢怠佚既竣錄其士之登等者九十人評隲其
文締觀其意指其質厚馴雅不詭於訓故者蓋靡得
詳稱云至其瓌偉俶儻不牽章句卓乎窮要眇而鬱
乎當日用浩乎括天地而礴乎中物理綽乎其不畸
乎古而鞠乎可措于當時異時則可以楨幹
王國腹心
帝猷者蓋不敢謂無人焉嗟乎此豈非山川風氣使
然哉不然何其與歲嵬濔瀁相埒也雖然子多士囿
成擅風氣之勝者也借曰擅之遂囿之焉其知不然
也夫風氣之勝五方各殊自孟氏以後士囿風氣以
表樹於天下豈獨楚哉聞諸楚之先自祝融肇封而
神農舜禹之蹕跡在焉蓋古帝王之所從過化也厥
後若倚相之博物靈均之忠憤世世藹人口而或謂
博者溺文憤者踰中此又豈非囿于風氣之左驗與
子多士不聞若國之先達有周子者學聖人之道其
足以陶風氣以約于中者與雖然周子語道淵且閎
矣然學聖要領則獨眎以無欲之一語是故使人人
無欲則天下家國可坐理矣風氣曷足囿之何以明
之夫士方伏草野業呫畢日唉不能重味歲衣不能
十襲未嘗不安且愉也一旦宅民之華握勢之便則
雖列鼎不爲厭雖靡縠不爲華雖綺閣璇房不爲適
雖吳歈越唱不爲豫其極不爲蠹亂不已則多欲之
爲害也子多士已與計偕行將宅尊握便有家國天
下之寄矣自非無欲未見其能尊
主芘民者也昔者伊尹道協一德功格于皇天世嘗誦
其勛烈冠古今而不知其不視不顧者則根荄固也
嗟乎此無欲令甲也非周子所望斯人以志之者與子

多士始無索其淵且闕者亟欲報
明天子不忝于股肱腹心請相勗于無欲之訓敬書
以俟

贈賀大方伯吾南劉公考績序

予頃居江介見岡隴巖崿詰屈嶄巖劃目劌心迄無瀠豫弘衍之觀屬者以職事遍歷楚郡涉雲夢之澤騁壇曼之墟卒然遇之心夷神曠若接混茫遨太清知南維有大觀也夫以江南輪廣幾千百里獨得此此豈易遇哉往予與今大方伯吾南劉公同鄉書又同郡居相邇見公雖少綽然溫懿若老成人其頎頎似春觀者咸醉心焉及予始登仕公已舉進士為才大夫頎然稱先達其不相值者三十年矣比歲已巳予起畝畝典蜀學乃獲附釆末相見歡輸夙昔載炙德猷惇大體要澹若無事然紛挐靡密斤斤画一吏莫能奸裁大政決大議未嘗一動聲色楚連歲大儉公斟酌贏縮裒益下上為民續命民以載寧兩臺承命察舉興才特首公公亦未嘗自見其能歆其德公遇人無猜腸不為苛詞縟禮亦不以微文苛節[illegible]過干人以是人莫不安公為公出力恐後又明年公以左轄三年報政期至藩察驗籓李公鋼湖頓公[illegible]下書曰方岳報政希觀也予不可無言予乃慨然嘆曰嗟乎不覩雲夢不知公之大也曩分宜秉政倚銓爲市公家巨閥相距數舍聲相荅也使公少貶以叩閽戶則已都華膴久矣而公獨不然今天下幸無大愁士爭自濯磨以懋績猷然議政者喜緣純近督責建事者競鏤刻尚表見辟諸一岡一巒不越詰屈嶄巖之奇非所以語於大觀者也何則天下不患無可見之功推非作而致功斯上功也天下不患無可書之名惟非要而樹名斯令名也古之大臣以道事君次安社稷咸若瘝躬豈忍作且要哉有作且要則天下之元氣且坐削矣奚功名足云方今或以詰屈嶄巖為奇而公獨得其大公非江以南之雲夢乎蓋公自童巳深德家學夙志嚮道從州牧到今官介若抱冰故其神明內王不營而物綜焉公所爲本末固如此公雖不善伐將書其績獻上惟上仁聖公孫咸歆尚大體必爲公書曰是能爲國植元氣者古有社稷臣恭則近矣是惡可不在天子左右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直當覲見觀　國制至文武科之繼設未嘗不翔首頌服也自三代後吝儒羅材若我　國家可比周與可

其周與然生長南紀覩大江東西少有以厲藝士樹
魁磊之績者而獨楚之先則鬻熊吉甫傳頌甚遠歷
漢底宋代有著稱迨我
神祖造鼎金陵則康廖二子首推勍敵以是東南武
事咸推先楚士當春秋時楚負其傑虎視肆夏漢稱
荆楚劍客奇材豈不諒哉
今上登極之四年冬楚復當大比武士代巡燕野陳
公飭紀督試其防檢脈文塲埒爲直獲以監試式觀
得雋之盛爰受末簡敘諸其後今夫國家不難羅材
而難任材不難任材而難得材　神祖聖宗剏府創
衛列爵置屯其育養世胄不可謂不腆今者繼鹿鳴
蒙大饗異時樹牙振纛秉鉞專閫其簡用武臣不可
謂不崇乃至嚮者倭夷內掠膏原血谷吳越佳麗森
爲飛燼而傭師愞夫踆踆不敢出城口放一矢竄則
畏影尾則怖形往往騈首委饑虎喙徒令儒紳士代
以經武齊民既漕粟食兵乃又代荷戈而之死其極
至借力象郡鬼國而未已若是者何也豈非羅材而
不得其真與夫不得者非生靳之也人不習之繇也
彼漢之嵩儁宋之飛錡咸當季運而成駿烈曷爲際
兹隆盛而將種寥閴若斯之至豈不亦悲乎爾諸材

官良家子翩翩來也橋弓累弦礪鏃鳴羽自視爲中
鵠栩筆操楮入經出史自名爲成章若可雄今而蓋
昔也不知卒然敵遇其不爲踆踆不出城口其必內
能坐策爲鬻熊外能奏公爲吉甫子將然耶否耶雖
然今天下果非無材也材生乎習習兆于志志胚于
忠故君子貿有報國之忠然後能有致身之志有志
矣則習精而智鉅雖欲不爲材不可得也子不聞霍
去病深入闐顏致幕南無王庭岳武穆志復中原挂
巨張廓勝之虜彼豈皆倖至哉去病奮云匈奴未滅
何以家爲武穆自爲裨將已刻肌自矢盡忠此二君
者謂成于忠志非與直所屬爾諸材官及良家子苟
必篤忠志增益其所習廓之慮在天下命曰訏謨引
之計及萬世命曰遠猶材哉材哉雖拜自獻于司馬
晉而腹心
帝庭可也若夫任材之道則固有握樞者存直奚云

奉贈劉撫公唐巖先生晉陟南少司空序

直之始至楚也三寮大夫交語直曰若非今劉撫公
閭右者與若國雖名獻纂纂然能保大刪難若劉撫
公者則亦不數數矣若知公治楚耶公治務振紀急
民時時爲民蠲弊剔墨然惇體尚要洞悉隱曲不爲

苛繁遇人溫恭語出至誠造次拙答一字畫翼如也然未嘗假人顏笑難犯以私剸堅制變機決游刃之餘而智出涌船之表所措設必為民永利不務近名宛水國堤固楚命也楚無完堤民與魚鼈游者餘十年公至遍江漢各樹堤計共千里費不征民且寓賑先是楚堤連遭漲壞自公築牢甚會無漲故民得有秋時謂公造楚動天矣楚故兵弱公選料督練遂成勁兵公之為之又非若攫拏兢武者流一何其備德也又曰是奚足善公曩公守嘉興倭寇犴至矢死捍禦創築各邑城基布墩臺而嘉興地竟全大吏督師㖂公不賂已檄公領兵海上驅之虎口公顏色不變率師出城父老子弟蟻集號留遮不得行時大吏自怙能生殺人臺臣以下靡若草矣念公方䝉公未嘗求解免人曰公不避倭處易不怖大吏難古所謂鐵人石心非耶公後十年三過嘉興海民咸先期出迎最末愈衆嗟嗟誠所謂備德也即若國豈多覩耶直聆其言諭歲公提兵出討土夷縛其酋以歸于時公已晉陟南大理卿尋又晉少司空諸大夫復語直曰公兼資文武類如此其等迪教蒙休將謀贈于若以若戇不阿若無以鄉故辭直曰予言惡足符無雖然將曷踰諸大夫曩言哉夫古今人才非不希保大綱難而難於備德昔者皐陶論官必準于九德未嘗及材智彼豈左材智弗尚哉誠以備德者所以孕真材釀鉅智也故人知智之智材之材之為用而不知德之材智之尤為用也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嘗試號於人曰爾能塞淵則馬政蕃將孰信之乃不知塞淵之不獨蕃馬政也若公豈亦務為九德而塞淵其根抵與雖然豫章杞梓山而明珠固不產淺淵也公之先自大司寇至端毅公忠孝衣德所從來遠矣至公纘而大之雖吾鄉果不數數覯也諸大夫曰若言未有加于公者諒哉戇不阿矣可以為贈

曹中丞詩集序

紀山先生起家詞林出為柱史繼踐藩臬陟左丞所至咸有賦味總題曰曹翰林詩中歲解政歸築佚老堂東湖之上有佚老堂稿又移歲有善福閣藏山稿相繼梓行彙之曰曹中丞詩集胠胎鄂渚屬衡盧子序諸首衡盧子讀至末簡曰先生殆隱矣乃令弟子遡流設難而告之曰先生曷隱哉始讀先生詩中秘敷揚清廟之逸響也藩臬勞役屏翰之遺音也樂府塞上之什則采芑兢歌之流聲也假令先生即史[illegible]

頤脫才力尚犍可以收金人十二鐵繡閻顏不爾則當爲巖廊型表明爲劃先收葦而固隱爲彼八十而感非熊九十而傅壁中書者抑何人也今先生年未耄又胡嗷嗷唯呂伏之逃而陶韋之是高語未竟先生嘆然應曰予惡知之自予歸伏荆南予方以東湖爲神凄奚羨洞庭西園爲閬風奚羨衡武予堂與闕卽淸都天官奚嘗岩廊予固不知鵬鷃之大小彭顏之脩夭予又安知呂伏之爲多而陶韋之爲少子休矣勿言弟子不能難歸且報曰先生言大不可器局殆隱矣夫衡廬予輟然咲曰小子識之先生之言蓋所禁因可以兼矣予又安知先生之隱非隱也夫遂書以識簡端

贈瞿睿夫序

予與子言內外吉凶之辨詳矣予言所可言而所不可言者亦靡不著辟人投之美食誠食之則旨而思飫也彼耳食者終無以益饑亦猶之夢中談夢其談愈奇而夢益弗瘳浸淫而終身饑終身夢也能勿懼乎予憐無蝉子子之鄉二顧文者於予有對病良劑予歸當先子得之子且爲予論二文以堯舜孔子之旅大二體二作仟外也又爲予念伏自予曰二體食微則愈大微非在內也世之窓汪洋者不足言而泥于見者猶未可語微而它喋喋唯微之語亦或耳食者流子駒陰踰百半猶綠鰻馬頭耳食也子當爲予成之予亦感予粵著之孤過矣予之不孤由二三子之不耳食也不然雖結歲從滕予孤彌甚予自信不忍予孤也當欣欣探策出西粵門東指九疑道五峯之麓眇若洞庭者什佰予臉應矣何感爲

贈總督李蟠峯公晉秩大司寇序

江藩稱人才藪矣繇上世閱今數千百禩凡夫瑰士霞蒸雲族麟麟炳炳爲世魁宿大抵多予墨客卿種閫者頑未有擁纛登壇者騰龍豹之畧屢奏殊勳總文武而憲萬邦者也正統嘉靖間始有羅公樹功閫門毛公耀武交南其它則寥寥一二何其艱也至近代文武兼資翩焉繼作自克齋李公後爰有自湖吳公二華譚公兩溪萬公逮今大總督蟠峯李公並峙一時瑋晃連絶焜煌宇內又何其盛也蟠峯公莅仕郎以經術文學推轂名流繼乃飈歷楚粵揔轄蜀藩秩政膴澤殊揉不畫聲實覃中外搢紳語文武才屬大事者屈指必公
先皇特簡以大中丞填撫真保控扼北陲公至踰年

光上之子不復敢彎弧南牧而公之名益著南矣然者公既以常調陟南工侍適兩廣未靖議帥亟甚天子若曰匪豪曹之鋒閒銅爵之足欲求剸堅致遠非計之得也則又改公兵侍兼職臺憲仗鉞出鎮剗期平賊不一年間遂遽剿兩廣蠻猺克復古四邑疆未幾連征東廣潮惠蕩夷寇猖不可爬紀又未幾殲倭海壖捉生尤夥踈矣

當宁偉公傑烈恩嘉嘉獎書旣又陟公南大司寇鄉之仕二廣列藩臬者五人咸相謀爲報贈因屬直勉之某襄得侍公見大度長筭負荷弘碩屹然有措天下泰山之志然又抱冲叢簡未嘗爲突梯之行炙轂之辯又非若世之攘臂籍疆場之利者也其有是成功豈非所謂允文允武者哉公旣蒞事卽疏陳歸養當宁虞公去遂有是命意欲公取道拜大夫人請得就養留京地里最邇良便大夫人樂哉公往哉某因觀古周人之詩旣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乃又推本其友曰張仲孝友是吉甫之所繇憲萬邦者孝爲之基而忠成之也某回繇公知古人矣公行且入承燕喜爲龍爲光上翊

明明矢文四國庶幾卑公忠貞之志孝德之大是爲

鶯谷山房藏稿序

洪都大司寇蟠峯李公自韶齒攻文學脩業鶯谷之山平時撰作若文與詩無論晦顯咸蓖山房題曰鶯谷山房藏稿蓋公之述作最富曰藏稿珍所擇也問出眎其門人藩叅龔君君因校刻西粤之署乃公復緘貽以命不佞而爲之序不佞曩嘗趣承大雅習奉教於侍史矣聞之吾邦之詩派自天稷彭澤上矣不佞少讀彭澤詩超忽蜺埃壒冲融絕鏡刻意其獨得諸天非人力可勉企迨長知問學稍能涉道之藩復讀其詩至神釋一篇反覆其意然後知彭澤之達道而于吳未悉也其能蛻埃壒絕鏡刻者有旨哉故人之爲言不患不能蛻埃壒絕鏡刻而患不知道甚哉知道之難得也彭澤之後嗣其響者在洪郡莫若山谷山谷始嘗踵杜與韓其末則能剗剔皮毛直詣精髓一不襲其畦徑繹其趣若幽入絕島饑餐古雪雖未得於道未嘗瀕俗第令歌之不中金石被之絃管如擊橐然故近世作者多少之乃若近世作者獨喜追古轍朋相擬效于時洪郡則有熊士選氏士選詩酷擬杜不敢一失銖寸形模肖矣而以求山谷之淳

體不可幾也然則詩文亦難矣哉矧言道耶公古詩
道謝近體出入李劉文則取財漢宋間然皆發諸肺
腸語不屑銖寸之合而音中於金石之會至其渰足
雅容雕琢靡華又庶幾彭澤之冲融故公之言曰苟
不見道曷貴於精公蓋蒸蒸然嚮斯道矣公豈與今作
者爭厲鶩行哉公筮仕使滇升蕃揚公一見推轂名
才宦轍歷五嶽登遊遠四咸有味賦唫人口屬者從
鉞南紀壯猶膚功語具兩廣捷音疏中若公所謂文
武兼資坐揉三不朽者非歟公之本末不佞別有
述茲不載

廣東鄉試錄前序

今上生而神靈乘乾統天是爲萬曆紀元首禩于時
聖學隆興敬惠重睎文治駿發武節奏橫會東粤以
地遡孽芽雄虺卵菹蛋島鮫宮木䘵水絓之間訌然
贅聚劉剸我民屢十歲不能下上乃特嚴大吏握鉞
平之山魅海氛詰朝而告清明九真以表暹球夷寬
日域星蠏之種貢艦賈舶來復舊墟無論象犀珠琲
沉檀海山之精續續然歲㚅乎函夏
天子若曰屬者嶺海用武豈若昔邦國之君唯方物
是騖哉唯其材賢之允楨也而東粤歲當賓興適
敷求之典迺延按廣東監察御史張某振蹶百紀□
宣
上德彌篤興髦士聽欽風咸翔翔容容與快覩之忱
御史乃明典申制合撫□□使王某所遴士二千五
百有奇鎖闈試之凡三提調則左布政某右布政某
監試則按察使某僉事某典試同試則以前巡按御
史楊某檄聘教授某某教諭某暨百執事咸精簡從
事御史夙夜嚴屬百司冀獲材賢是楨者以報
明聖而翊文德凡得士登等者七十有五人乃錄其
文之踰者上獻
闕下某當有言以告茲登等士某惟
國家掄才準周制士始育學繼舉于鄉升之南宮晉
與廷對即周所稱升司徒司馬告王者是也而今之
日固成周再遘也東粤又昔重譯所繇入之舊鄉也
諸士浸聞周之教乎今夫周教士稱三物曰六德六
行六藝夫士既養以德行而又摩揉之以藝故其庸
之足爲國楨者此物此志耳世之剸墨洛誦之子亦
鮮不聞其說假令今日號諸士以六德則應者十且
一二號以六行則應者四五號以六藝則應者七八
何則教學之失其本匪一日矣今世教唯藝士自擬

髮以藝學且藝非其藝矣矧曰行又矧曰德故嚬而
語曰若學務知仁義于聖義而極諸中和無異乎其
目相睢盱口相嚄唶而重惡莫當也故麾者希也唯
高者止愛護名檢畢者則曰吾取貴富華當世足矣
焉用它此非獨海邦雖畿甸僕綏咸然某請姑說海
爲海邦士碎而解之今夫人見江河以爲廣矣見江
河之坻凡數十里焉必置縣邑樹萬家至相競惜不
肯捐尺寸及觀之海茫流潤天地其間不知幾千萬
洲島也計一洲一島不知幾千萬里又不知凡幾國
都也而吾赤縣神州適據其中彼以江河一坻成縣
邑者乃吾赤縣神州一鋭毫耳曾何足有無縣斯以
談士之爭一藝之奇者碎之爭一坻之縣邑萬家彼
皆未以海觀故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柳氏曰
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遊息者也是故學者
識學於聖人之道則其觀進于海矣視彼一藝亦一
鋭毫也又何足有無乃或取貴富華而已者則是執
漚生以爲巳有益微以幻矣雖然百川學海與學者
學聖人之道非蹴取其大也原本先也子不觀海實
於原泉而聖人之道實本諸心是故心之覺爲知覺
而生生爲仁生而無不通爲聖通而宜爲義其極爲

中和而六行以立六藝以正緜之而大業以出至不
可名言此非外至也而覺且生其從入之要道也噫
斯海說也于東粤士海觀習矣其先若始興建余稚
二君忠獻文丞柳亦涉海之大洲大島者也而謂能
得原本以竟其大用者則有間也
明興辨朝海上有儒作焉亦庶幾哉得原本者也以
今校于諸士之文則皆翩翩忠獻文丞之流光亦彷
彿乎志其本矣某獨意
今上濬哲訪落敬學將觀其原本皇乎巍乎攬斯道
之大登閎蹀三五有餘矣東粤士旣多海觀豈不能
遡其本以進其大而以學獨亮乎
聖主亦肩成周之治仰成國楨之臈者與又豈不令
重譯以不波告禎祥長鋋強弩細載之弗復試將世
世稱東粤冠古今極盛者與斯則大自爾身諸士無
愳其莫當也而士之爲見恐終限于鋭毫終淪漚生
之幻已耳不亦左乎是舉之先則前所稱握鉞大吏
某維提督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殷
亦暨提督南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某以逮都督
同知總兵張某左參政某右某某副使某某僉事某
某某左參政某僉事某前期以入

賀行都司某某成有維繫于斯文者也故書

廣西鄉試錄後序

今天子統承丕丕基握符紀元聿新鴻猷濬哲徇齊神資絶出聖學日懋彰聞中外寤寐賢儁賓興海宇爰自畿甸達於侯綏江介嶺海之間甌脫斗辟之内士有章縫而呫嗶者咸忻聖作而快先覩于時郄按御史唐某監臨廣西試事錄成某以職事宜叙諸末簡某聞之重華南巡斆躍頁于衡湘聲教達於梧野西粤固古帝之流化區也秦漢以戈船戟閩桂林象郡歷唐彌顯奇人墨士遝遝與桂蠹翠翺文犀馴象並貢稱珍明興樹藩設學材賢彙征名卿碩輔勛猷代著下至茵長莫不慕義趨風解結投弩競列纓緌之林猗其盛哉然某嘗涉湘浮灕攬結西粤之勝海陽中峙支嶂萬分攢戟列珪翥鶩翔鸞龕鈣柴虎岭嵤開砢雲譎波詭不可狀陳而其間二三巍巒赤立乎漢表若偉丈人儒長者高踞俯視羣子弟蒲伏趨走聽指授之不皇也又若元戎搴旗連百萬熊羆虎臣驍騎角力之恐後也斯其山川奇勝雖秦蜀莫之印也蓋嶽然嘆曰西粤材賢之衆多其間名公卿之勛猷以燄之今日其方權輿而未可津涯者與何則昆侖之氣鼓行域内自北徂南而西粤固南國之極壤精華之尤萃也以彼其山川而值精華之萃故曰今日未可以津涯也曩閩蒞茲土者惟固守簡閱舊畫多未遑事事曰吾無攖也已而鼬穴木蕪雞跣之餘孽卵育日繁豪喹我民其極至侵疆奪邑戕官剸吏歲罔虚日襟喉為之鬲塞諸司猶然視曰吾無攖也頃得節鉞大吏肅斧使臣毅然議征於是古田先復府江繼通刋除蓊鬱旁皂日南之垔談者則曰西粤之人事又何其與天運地靈相協應也然則西粤材賢駿發而鴻宣引長而合發斯文非其時與茲者夫比賓興羅蒐卓犖諸士集昌遷遷盛時而適際聖作之期則三試之所揮霍有司之所鑑遴滋詞與義鏗耳溢背縱纚林林固是以嚶吁南宮矣不知其翊運應時仰對聖人求賢之實評止斯藝乎夫士之為藝談儒行則宗聖脩而詆老佛論治法則尊王道而卑五伯籌國計則上商周而下管桑非不彰彰著也然一朝布之中外較其行事與曩所言者若兩人焉何哉則以未達國家求賢之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維周之禎士翊以克楨哉書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詩又曰

下齊君子有辟卿士不解於位民之攸塈是以自養士布列有位冀爲國楨非斯世斯民無爲也士自始學至列有位豈擬乃學非斯世斯民無事也此國家求賢之實亦世道自靖也士既不知其實而倚之方其學操翰輒私心卜曰吾得繇是飽刀泉華閭里足矣他吾奚有有晉是者曰吾得繇是樹名檢階顯融則身名兼之矣他吾奚有又有晉者則又曰吾得繇是抒猷悃垂後世可也是非無世與民之事也而其實非也既非其實則出擧日日操翰而宗聖脩是楷生聖脩也其行有老佛覈詆之者矣雖日日操翰而陳王道是楷生王道也其政有五伯覈卑之者矣日日操翰而偉商周是楷生商周也其計有管桑覈下之者矣夫國家求賢之實若此而士固如彼則世與民將焉賴國家亦焉用三試士爲也是必有古之已飢已溺一夫引辜者作夫乃可以斡世而胥斯民則士於國家非獨楨之且龍之矣嗟夫今西粤士欲以翊運應時仰對聖人求賢之實安知不有若而人者繩繩繼繼贊睿德而鬯鴻化也某滋望矣故曰今日未可以津涯也

趙浚谷先生文序

自易象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備矣彼水至大者莫如海鄒孟氏嘗以海況聖言海固不易該已其次莫若江河予嘗浮彭蠡絕淮泗因江河之巨滙也方其微風颺波紆紆容容涵雲霞之麗抱日月之晶觀者固已盪胷臆皇耳目矣已而噫氣噴薄砰雷震霆踶萬馬舞三軍鬬虬螭而咆熊虎觀者震掉不敢正視頃之則又恬如寂如放乎無有凡此不出晷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獨彼水與風不得知雖造物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與之自鄒孟氏以後其文之盡變有若此者唯莊荀司馬太史韓蘇數子揵之柳歐以下亦頗得其七八然予又觀江河下上有三峽龍門其變不在風而在石彼其石之巉嵲崩岩與波舂撞天下希奇也而莊荀太史數子間極其變亦或有似之然不常有也何則使天下水咸爲三峽龍門則利涉者阻矣故三峽龍門謂江河間出之奇可也非所以語於文之大凡也

國家自弘正間文章復古學士詞人競尚剞劂往往語聱嶜崤而音入焦殺其極至襲古人勝語以相矜嚴此何異獨誇三峽龍門不復知江河風水自然之變亦少過矣嘉靖間三四君子起而定之若趙平涼

之作高者雄渾頓挫不襲一家而姿態不可槩視數予最爲近乎嘗得平凉集未全稍錄其粹乎友鄒繼甫故平凉高第弟子也將梓行之而屬予爲叙因尚論之如此

萬安倉前周氏族譜序

予聞漢人之語士曰脩之於家壞之於天子之庭嘗竊怪之以爲士果脩也而又奚壞乃不知今之脩於官者或壞之於家則又何哉今夫君子之語修也以身而其所以爲脩者以仁身固一矣而仁尤至一夫惟君子之仁其身者無弗一也是故當其仁家則民與天地萬物未始違當其仁民與天地萬物則其家未始置至其異日釋而返服於家其素所教又未始更端也何則彼其所以爲家國天下者疇非身也亦疇非仁也又惡有修此而壞彼哉故世之有脩而有壞者非所謂修也予少與萬安周方伯洞巖君共事歐陽先生與聞求仁之學繼同舉又同朝朝夕通家予不能盡語君之修嘗試觀之其捆內雍雍子弟翼翼僮僕魚魚如也其愛人無崇卑衆寡戚疏藹藹如其當官侃侃憂國恤恤如其然諾石如辨是與非山如也其道人善規人過又挈乎而道之規之藹藹閒閒如也已而出爲郡爲藩臬其聽采爵民庶僚隸兒猶其室家其刪難濟變猶治其家艱至於下上之開辨是與非導善規過猶曩之予導予規者然君竟以是取慾下上遂致而歸天下士共惜之而君弗以屑意惟日篤于睦宗輯譜敎家飭族將興鄉人而趨爲君豈不知家國天下之異勢哉盡君之所欲以仁其身者一也而又奚有兩修兩壞之殊予聞君之先有游濂溪先生門者爲其翁幾世爲方伯其翁又幾世而有君從弟某舉進士令宣城咸以正學聞則周氏之爲世修久矣其譜實自某公創修之至君凡幾修而以序屬予予以爲君之脩譜者影也其修諸身者實也君將俾族之人索影而求其實則必自君之仁身者始由是而鄉之士與四方之士與焉將亦自君之族彥始然則君雖隱矣而君之欲爲國與天下以達于天地萬物者令未始臧曩也是在斯譜而君之脩固亦與斯譜爲無窮也

春陵三勝紀略序

夫覽觀方輿纂圖列勝此博綜者爲稽而已而非以爲遊也登躋崇幽抒詞袪藻此遊觀者爲適而已而非以爲道也是故君子苟涉乎道則遊非遊矣春陵

古稱山水之域其大者若九嶷舜陵其次濂溪月巖稱三勝萬曆改元孟夏予挈二三子從湘源謁濂溪窺月巖濂溪去州舍許去元公廬不里許泉汩汩從石出相傳元公濯纓其下月巖又去濂溪舍許巖闕東西雙闕中空洞透天圜不啻百十丈遊者從西入視之類月下弦東入爲上弦踞中則中天矣予行四方探陟有年未覩有若斯殊勝者也遂偕二三子留宿嘯歌不能去已而州大夫出三勝紀略請序予披誦簡二三子曰爲此編者其亦有鄉道之心乎昔者精一之旨發自虞舜曠數千年閲手寥寂無欲學聖之旨又發自元公夫無欲精一之門也學不從無欲而自謂能入道者誣矣誣矣二三子識之而況舜之藏元公之生咸不越封内山川之靈疑若有屬今州大夫編次得之是豈爲稽與適而已哉不然自三勝而下澹岩稱稀於天下矣大夫曷爲其絀之也二三子識之予是予與二三子爲九嶷之期别大夫而序以遺之大夫羅其銅仁人其先出予鄉之清江二三子蔣論曹學參全州人周鳴球羅田人

衡廬精舍藏稿卷九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

泰和胡直正甫著

刻白沙先生文集序

夫人心者天地萬物之都宅而道之本也記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故古之學未有不先本後末者也自後世以趨末爲工苟有爲古之先本者則不問其所底輒羣然詆之曰是非老則禪也而世之末儒是形而避影者乃又甚其說以自衷異曷怪乎數百年之憒憒而和擠擠焉而趨也夫先本非絕末也以爲非本不足以生末故古之君子先從事焉善養其易知簡能者而天下之理自得則天地萬物將爲舉焉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本立而道生猶之樹材者先壅溉其根柢則枝葉自從而敷榮焉非必若剪綴然枝枝以營之葉葉以備之者也故記者謂之近道若夫老與禪則顓焉以闕其根遡焉以銷其枝葉與吾聖人先本後末之學大有間矣夫惡得擬其所似而槩詆其眞反以柜天下知本之士甚哉後之末儒之難與語學也白沙先生自少有志聖人之學始從臨川吳聘君未有入乃返求諸約端居十有二稔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參前倚衡應

[illegible]書若馬之有銜勒水之有源委乃渙然自信曰
作聖之功在茲矣而措之日履堅貞明懿孝友天至
雖寠極且劃田廬以食太夫人之兄子買婢出良族
輒選配為婚友喪服緦佐奠至數千里外自彭惠安
劉忠宣羅文毅以下靡不景從邑令執弟子禮服行
其教輶軒過者挹其德容至稱之活孟子云片楮隻
語咸踔絶出塵表可輔世而翊道嗟夫若先生之學
豈啻枝枝而營葉葉而脩者哉蓋亦崇其本而自然
其末者彼二氏者有是乎哉而世之談者未誠有然
道之志知嚮之矣又未能若先生反約而深造且不
至若先生之貞履則皆逐規尋聲隨陽浮而爭置一
喙是猶守澮洫而議淵海執碔砆而評荊璧亦左矣
夫或若經怪其出語間涉釋氏是又不然昔程伯子
亞聖儔也蓋亦間用之而尼父微言于老聃軻氏借
證于陽貨咸自領真脉何如耳豈必盡避其語者哉
苟不以其脉而獨屛形聲取甚畏避者以為譏是亦
自附剪綴之工已耳而于先生又曷為有無于時乎
[illegible]予友何君重刻先生文以傳于衞無能為役乃為
敘其先本之學或以回避影者之譏而伸學聖之有
歸然則世欲繇先生以入聖則亦必讀先生致[illegible]

原缺

江先生繇是獲讀其騶義傳知自成鵬舉二公叔姪
爭死雖古今希矣已又與鶴皋侍御並遊邑庠竊樓
閣武泉並試南宮而將樂君又挈其羣從從予問學
有年則所為序南溪譜者孰與予予嘗稽之矣昔蕭
之先其宅端揆任相導者何承承也自鄭侯下逮嵩
復俛傚勛名灼爚照當時流後世者抑又何磊磊也
然鄭侯僅獵柱下之旨而宋國世溺泥洹之教其於
儒道詘焉今南溪繇孝友發家其子孫若宮師之文
學給舍侍御之讜直郡邑之政教雲仍棫棫非周公
孔子之道弗詢也閱其譜絶不有近世駢枝之弊則
誠所謂儒家者流也夫儒之道始孝友行家邦加海
隅而漸被於鳥獸魚鼈草木則天地萬物舉矣古之
大人所以相天下者用此道也予所望於南溪之後
豈不有希古之大人者作而儒之道始全

正終稿序

余讀友乾江君正終稿而竑然涕下也予踰冠從學
夫子得友君交若弟昆然余揉年纔稍知自力每移
書激君君晚刻勸出予上又日移書余規余方倚君
共老以幾全歸何啻斷金然朝飛書而夕報寔遊矣
余寔獨君惘哉今槖中學箴醫戒皆默與余心契者

蓋出其終之先三五日而晚備篤矣時君喪大夫人已踰禫猶以未襄大事固持小祥服夜侍靈輀忽晨興端坐正襟委化以今世人若君之得正而斃復誰何哉二孤方擗踊未皇治君他文而先刻是槀貽後死者讀之且惻且慕自不知終之所至能幾希一二否因雪泝題簡端云

醫戒附

月在季夏予抱濕疾之痾行坐弗良日偃仰床褥痛苦弗寧也醫脉之曰是其原久矣君手百家之編竟日忘疲不久坐乎予曰有之握管操觚無輟

思乎予曰有之夫坐忌太久久則血氣凝滯天地蒸濕之氣淫之與俱滯矣思極傷脾腎為智府亦且傷腎脾傷則食凝而為疾腎傷則水不升而火熾火疾之母也此豈一歲之積哉予然後恍而覺慨而悔曰嗟乎予之罪也不謹疾乃至是哉坐與思二物者非能病我也內賊主之釀之以成而又治之不早治也蓋予始而殫思則病萌矣謂暫縻而靜默其可也果未踰時良已矣始而躭書危坐則病萌矣謂暫拋而徙倚其可也果未移晷良已矣始而驅馳劇謁則又病矣謂休騎而端居其可也果未踰日良已矣不知因芽之萌而扎其根又不知其根之存第隨發而剪其芽無乃蓄之使滋茂必待斧斤於醫乎是故上醫不治已病治未病養生者而違斯理和扁無奇功夫人而臻壽域矣乎凡治貴防於未然而萌為已後貴慎乎微而著為難遏感醫談悟治心治國之理因著之篇為戒云

送郭相奎冬官赴任序

予嘗陟巨嶽未至數百里覩其地維已隆起連數郡故其高能興雲而造天異時顧視他山凡突兀雄峙

拔起者其為高亦僅僅無甚峻至君培塿與平地逐造者又不足言矣予然後知天下有殊物龐然絶出之高非大其基則不可以成古之聞人多矣而學者必以大人為至夫大人豈好為大哉其天之授斯人人之受於天本大故也昔者伊尹氏耕於莘野方其表操固已有撻市內溝祉席斯世苞褁宇宙之心已乃翻然從湯堯舜君民上格于皇天若反手然又豈以一旦突為之哉彼固樹基于本大者非一日也近時自一體之學倡天下學士知忻忻從大矣然或至汪洋浩蕩大而無當出處取予之間日喻其閑猶曰

此一體也斯蓋未覩本大之實而恣其意見精魄以當之其於大千里矣余嘗覩為大之實在微愈微故愈大古先峻德始於惟微子思語大至位育而其幾則肇於不覩不聞記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此為大之實也余對學者每不敢語大蓋有懲也南冬官尚書郎郭君相奎舊學於余然資故溫戇服官著聲廉明今其赴南署也特走別余余無為贈則獨以大進語曰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則大之貴積也審矣夫風之積不厚則不可以負南溟之翼水之積不厚則不可以浮萬斛之舟然則積豈易言哉其惟學乎者未切磋浸磨以入於微則有留京諸君子者在下可容言也

刻濂溪先生集序

甚哉學術之難言也非學之難言之者異也嘗試譬之祖父之造家莫不肇蹟南畮耕穀務本然後能操贏以殖其貨此非獨人事亦其勢然也而後之子孫徒見貨殖之利唯旦夜持籌課筭子母記籍充棟而居積自矜遂捐舍南畮任其汙萊有務之者則詆之曰是西鄙野人之事吾祖父無有也力本之論不勝其逐末之說故談者恆難于言雖然亦取衆于祖父而已矣堯舜者中古之祖父也文王孔子近古之祖父也濂溪明道二先生又近世祖父也堯舜語學曰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何其詳也豈不以心一也惟動于欲而失其本然者為人心惟不動於欲而不失其本然者為道心然則道誠不出于心而欲固賊道者與至哉道心精精是而不以欲雜一一是而不以欲貳蓋自堯舜千百載之前而無欲之旨已彰彰較著矣其在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乃造于穆穆孔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乃底于皜皜皆是旨也四代聖人先天開人鮮不自道心精一而威德大業繇斯以出始未聞外心而專求物理也濂溪先生去孔子千有餘載其著書不多唯獨揭示聖道曰聖誠而已矣而指其學聖之要則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夫誠非道心乎無欲非精一乎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非執中乎是近世開先肇家遠與四代聖人異言同符固孰與濂溪先生今先生遺書具在其旨尤彰彰較著亦未聞外心而專求物理也異時學者恇惑影響之聞耿忽道心之旨謂理不生心而出於物乃至鰓鰓覼覼慱求諸物以有涯隨無涯至於當年莫究累

世莫歷逃不自知其遠人以為道而猶尋近闘珍求
見以相雄長其間有能原本道心至先無欲者則反
詆之曰是不為老必為禪嗟乎是不知老與禪相去
且千里也乃俾學者盡棄南晦東趙皆殖而重怖于
西鄙之訶轉益為逐末者增赤幟而堅壁壘天下後
世莫不畏影跡聞聲悖響執敵為力本者一置其
喙吾故曰非性之難言言之者異也嗟乎是當知祖
父何哉且夫天地之運不息自窮天地觀之後千百
年將不知有堯舜人者作而為之闢先聖基以祖父
乎天下斯世且不[illegible]大明中天哉彼區區競逐末者
又何[illegible]獨虞今之末達乎醒且
察者[illegible]而越趣避溺而悔飲而卒莫之救
也可不為甚乎[illegible]亦取東於祖父而已矣某塞督
[illegible]正先生遺集刻賜學者以見
取東之意庶幾[illegible]曰逐末者之關迄末皇也萬曆甲
戌太平崔君[illegible]州理官念先生昔嘗判永乃求
先生集[illegible]刻永郡中明年先生冢孫博士
君[illegible]山中以新刻寄且曰道州故
刻亦[illegible]刻請為之序予聞之躍然
因[illegible]本末古今之異而妄欲為天
下庶且以諗崔君并刻之

贈別習豫南太史序

明興吉郡以文學蟬嫣都館閣者麟麟稱盛至弘正
後稍陵夷希矣至近愈希既閱多年乃有今豫南君
嘗試較之當時事業籍甚則莫與楊文貞文貞之處
公天下士所熟誦競書不絕也予獨喜誦其一二細
微而知當時名德之履蓋文貞以元宰歸省過湖中
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擧手一笑竟別
底維揚郡守令先月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
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廉外無別
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
也予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
長矣豈其人與世咸幾於有道者與然予觀文貞為
此良有本文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
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乃又較之古
近事業籍甚匪一人予則獨喜誦伊尹事予所誦非
以其出處勛伐為也伊尹耻君不堯舜至引辜于一
夫其自任之重蓋自畎畝而已殷矣夫伊尹以一荷
鋤寒畯任天下之重如此亦豈無本哉尹之自名曰
先知先覺彼其所以先天下而知且覺者其躬量固

孚也故曰大人時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
之也豫南君與余同事念菴先生學大人之學舊矣
今以銜命事峻歸報 天子將繇是踐大人位而右
且停驂過穎別予山中予慚無為別僭以文貞之事
伊尹之言納諸行李意者繼文貞以振起吾邦而道
則上志乎尹者也

賀朱兵憲平黃鄉寇序

夫哲人治國若神醫用藥然神醫之為用苟當其病
雖射干甘遂咸使伐毒及非其病雖者參烏頭反為
毒胎乃其進退盈縮之間則非庸瑣者能諳曉也吾
省贛南兩郡綰轂嶺海通道漳泉習為盜區自正德
間新建公始仗鉞平之公初招各酋唯黃鄉葉氏先
附公用以平各賊繼征寧濠能出死力以是督府例
用葉家兵而葉家兵驕氣日哆哆張矣嘉靖間逆節
稍著迨今萬曆乙亥巨酋葉楷等席威肆鬪動號數
千殘剥良民不啻百家其極僭稱元戎自署中軍睥
睨城池蔑法踰制叛跡至不可勝道于時督府新原
江公握鉞適臨奮然議征乃屬兵憲朱公偕分守張
公簡將矢師期在殲魁盪巢脅從撫之則又屬贛守
葉侯密馳招徼而各保聽招咸鼓舞更生乎先鄉道
各將佐益厲兵死戰斬其伉健賊衆遂潰已而分哨
畧進圍屯火攻自楷以下巨酋盡血刃下其燹死捉
生俘獲及收録器仗踰制者咸不計其數而百十年
奥隩逋寇一旦盡盪滌之于是督府請于 朝建縣
治以永塡撫其地遂埒則壤而菑平民功何穹也贛
之南既多盜區而黃鄉自怙宿勦獨雄各區兵動輒
蹈適今不剪則上通潮海積逋下膺毒于吉臨滋厚
即若辛酉之變夭忽蓋起將胡以禦之自非魁賢操
符定畫威德竝運而又獲同心協策動應機宜吾未
知其膺毒復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捷自吾吉以下咸
袵席而嬉矣其功豈獨在贛南哉昔在新建公是
用射干甘遂之力也今督府監司是除者參烏頭之
毒也其為國計一也而贛南兩郡侯咸曰是役兵憲
朱公功最多爰徵予言以頌且曰是當勒石傳諸永
永朱公諱某叙州人贛守葉侯某某方人南安守某
某方人

重刻王心齋先生遺錄序

心齋先生遺錄若干卷始嘉靖間門人張水[illegible]峯刻
諸江浦隆慶間先生仲子某偕諸門人編校年譜并
遺錄刻永豐仲子嘗屬予序而未之遂今萬曆四年

水部重刻于家乃亦以序見督予少讀遺錄而得先生學脉之大較矣今且半皓乃以水部所刻讀忘寢食而益得其旨歸然後捲卷吁曰是刻其可已乎先生之學先知本故立其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則仕有不襲時仕者此旨歸也然先生所以語立身者甚詳非曰不辨不肖之身而徒出身以師帥一世之謂也先生所自為立身者甚嚴非曰不辭不腆之脩而輒委身以鼓舞一世之謂也先生錄中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又云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為立本工夫平時揭示無欲之訓不一而足附錄[illegible]等篇則又循循示人遷善改過反躬自責[illegible]言是先生所語立身之事如此水部雅為予言先生最嚴取予不苟一練一葛予又考先生自童[illegible]嫻文義而孝誠天至厚義薄利成出性成及聞東越致知之旨而深造自得日以光大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故嘗以一身而活千萬人以褐衣而師東平王公非獨纓綾詩書之士欽風而起覿顏而淵而下逮農賈僕隸緇釋老[illegible]一聞謦咳若澡雪其胸臆而牖發其天機是先生所為立身之實又如此而今之學者未少有得則皆好為人師至南面抗顏號召後生猖狂鼓舞自為大于一時亟高其言曰吾學即止至善又焉用致知焉有所謂無欲之功其極至習為圓通恣為權譎以便功利大德既隳猶自與曰吾誨不倦即學不厭不知所誨果何物也所謂出身以為天下國家果何身也嗟夫先生所為訓與其自立者豈端使然哉夫衡懸則不可欺以重輕繩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設則不可欺以方圓水部既重刻遺錄而又附以墓文誌傳豈非所謂懸衡陳繩申飭規矩以示斯人之徒者歟雖然聖賢立言猶善醫者因病而施方非可以方泥而局泥也先生錄中有云出則為帝者師處則為天下後世師予則以為學以出為帝師而未嘗不師天下後世處為天下後世師亦未嘗不師帝者是故時潛時躍時見時飛而未嘗有家舍用舍行藏莫不在天地萬物是乃先生所學孔子家法學者亦善觀善學之而已矣水部嘗令江浦有惠政民生祀之豈亦有先生一體者歟是刻為學者慮至殷也故援其意為之序且以復仲子

別曾舜徵序

夫所窮非不學也然而滯物高儒未肯入其門焉凝

脩非不學也然而泥迹通儒未嘗入其門焉主敬而嚴主靜而寂非不學也然而涉念聖儒未嘗入其門焉夫聖儒曷宗宗乎盡性而已性之體非有內外虛實動靜之別亦非有定無後有先寂後感之異尤非可以知識求意見測語其量則囊括宇宙發育萬物而其實不越乎至微學者誠得其微非不研窮由吾性而窮焉則雖物非物也非不提脩由吾性而脩焉則雖迹非迹也非不敬以靜也由吾性敬靜而無所主焉則雖念非念也是故其學能開物成務裁成輔相盡人物天地之性而不爲勞夫盡性不勞則真全不毀矣故又曰盡性以至于命性也儒者知言之而不達微之體故襍百氏微也老釋能言之而不求盡之之功故成二氏甚哉知微之難言也末陽曾子舜徵自衡五百里訪予盍山之麓留十日與語聖人盡性宗旨而莫予逆也已而浸及於微舜徵躍然屬予著之篇以示人人嗟乎道心之微自虞廷啓之予雖未深知而曷敢愛言雖然舜徵寧知今之患乎患不在不知微而在知微也不知微之患譬之食蘇藿者其病吐吐者易瘳知微之患譬之食參耆者其病茹茹者雖洩于盡觀于今之士可省也雖然又有礙焉外入者非寶貨者非居積然則予非患知微而患真知者之鮮也子行勉哉予將聖儒其志盡性其宗精之一之乃見其微以執於中姑毋多談

賀劉巷旦憲副歸省祭壽序

予友少衡劉君始以江西藩臬請告歸侍其父封吏部公母陳太安人餘十年矣會　朝家強起君補粤藩廣陳辭不可不得已行踰年蒙命陟雲南督學憲臣君聞報含然取道歸覲請得復告終身二大人側于時封吏部公壽八十有四太安人壽七十有九雖誕生殊時而少衡君將集宗戚脩舉一觴冀解顏[illegible]告已意而或者謂君曰先生學[illegible]左[illegible]裘二大人豈不願君膴仕哉君倘[illegible]立太本以行則必能萃四方之珍以腴口腹矣止取[illegible]澗之芳洞庭之鮮必能備四方之音以娛耳目矣止取諸瀫楚之調思鄙之曲必能爲　明天子外握斧鉞內提銓樞龍光溢被親闈加尋常萬萬矣奚止爲里閭之頌禱宗戚之燕遊先生胡不爲彼而爲此乃先生門弟子聞之紛然起曰是且未識吏部公之心焉識先生蓋昔者公方年強食貧猶然矜先生遠從羅文恭公學古聖賢之學斯時豈以口腹之腴耳目之娛寵光之溢營許念

哉況今加耄矣其所期於先生有不珍而腴不音而
娛不斧鉞銓樞而光被臙仕又焉爲有無乃相率敦
譚生某走數百里謁予書以爲二大人歡又介其門
人萬安令某申之夫予與君同年同學玆又同情盖
予嘗請告重悕慈旨乃亦舉一觴跽告吾慈闈曰若
子在千百里外念大人奚能越晷刻若大人念子在
千百里外脫有急晗不得即從左右亦奚能越晷刻
若是雖日飲食大官綰黃金章不樂也今得奉一觴
唯阿在左右無乏事其樂豈與身都三事論哉而吾
慈闈及宗戚相聞絕倒盡歡若公與太安人豈不同
情而必當者耳必有先得吾心同然者矣子歸將覲
公與太安人心愉色康飲食日加眉壽之綏以莫不
增君以是燕喜亦且日臻于壽考祺吉殆相爲無疆
予又奚庸贅詞言喜津津執簡請次其語爲獻歌
南山而行

贈唐醫[illegible]父母入 覲序

君子之學始於仁身終于仁天下後世夫君子一身
何以能若斯遠且大哉惟仁則非獨四肢百骸身也
其在天下後世疇非身也吾以其宰四肢百骸者命
令天下後世各以其相宰者仁其身而君子其庶仁
矣哉當其在上爲君而明明爲相而休休咸必曰吾
爲天下得人以爲仁而[illegible]于天下日命令天下後世
相宰而爲仁乃所[illegible]君相以此得人而行其用
也吾嘗譬諸醫[illegible]上藥以佐主人緩急其視
爲人解一紛[illegible]其功豈百一[illegible]也然而君子惟
曰吾以既吾仁而他非所知也[illegible]者子游爲武城夫
子問以得人[illegible]其知其足以[illegible]政而未知夫子之
意蓋出此也吾邑人文[illegible]矣自唐臚台公以更
賢來首[illegible]與人才日進諸
生從業舉[illegible]翩翩與
詩[illegible]春康生夢相皆
所[illegible]邑中咸感公善能
作人[illegible]知公之爲天下得
人[illegible]四五子者請爲
贈予以爲[illegible]方循政孰功哉孰
功哉公[illegible]公且爲吾君相進明明
休休之[illegible]矣

[illegible]序

[illegible]上川南[illegible]保甲寓行鄉約而駁之者
曰[illegible]里甲外增民役[illegible]乃爲厲與予應之曰

昔周室井牧兵賦與比閭族黨義取相維豈故相應哉乃下令行未周期而民訟大寢會四封妖寇盛作境内獨完蘇是兩臺臣遂檄行全蜀焉丁歸里人聞而慕亦相與講行不肯輟萬曆丁丑予邑大夫唐令君來臨首議民風輒欲以鄉約從事出其科條語簡而義尤備未幾士民舉訢訢趨繩束積俗丕變閭閻若更生焉公復露冕躬循四境作新考成誠精爲竭且過予曰予不可無一言以相予見是約也它方有行者矣然而非有保民之忱則功令寄諸彌文而民不可孚非有安民之政則殘蠹生於弊穴而民不蒙爲始令君甫下車民覩顏色已知其郵郵焉學道愛人矣乃予邑宿號逋賦公爲更令不施桁楊而輸先峻過此予知其吏格囹虛比屋嚮方化國日長而三代之政左驗一邑矣予何幸躬覩揖讓其間而皷壤歌成也於乎休哉

副將康氏續脩族譜序

夫自昔有食邑相襲簪笏克家奕世乘朱輪若至數十人有世業詩書代擅著作一門文集至七十餘人是何其名位之穹而文藻之郁也然其子孫皇皇樹利浮華罔實若楊惲劉孝綽焉則禍敗隨之君子之語世家與所爲遺子孫者其孰爲莘甚哉是故食不必八珍要在菽粟雖終身弗餒也衣不必紈綺要在布帛雖易世足溫也遺子孫者不必名位與文藻要在德義雖百世弗匱也雖然自孔門以知德爲難茍有閭巷砥行慕義若渴内睦于家外誦服于鄉人本德傳于世世則有不膺爵而穹不摛藻而郁者存它不遠引即吾江介若陳伯宣布素士耳乃獨以雍睦利濟訓迪子孫鄉邦化之後不數世有昉有競有旭與度而簪紱科第綿綿焉金谿陸公賀嘗以學行教授鄉閭而成其子稱三陸先生及孫持之咸爲一代大儒彼其在當時若蔡叅父子孫曾歷世鼎鉉其後人至不敢俎豆而著蒿之覩此何相萬也然則古今稱世家與所爲遺者可彰彰見矣予邑東南康氏最古其先家金陵十世有二十評事生延孝延考生八十評事圖輔國輔取司馬氏一乳三子南唐主喜曰此人瑞也咸錫封爲京兆男伯曰子文爲正將仲曰子忠爲叅將季曰子信爲副將以世亂咸奉母避地泰和卜曰聞鍾則止于是伯居銅庄仲居横乾季居古瑞山皆邑近地今所續脩譜則爲副將季派季之後仕朝之系多居古瑞至德隆分徙蓮舍道泰徙

譚山武城徙千秋象嶺仕王之系叔忠徙金灘雖咸
未有燀爚赫奕而其間著于鄉者為武城永高著于
官者為王成為遇東與某某名位文學亦有聞舊譜
歐陽恭簡公叙之今續脩曰堯圖氏獨捐貲二百餘
金其兄堯命集子姓編梓成帙皆可謂慕義偉然者
矣康氏長少某某以姪思齊受學於予乃相介紹屬
以序予昔受學於歐陽文莊公公與千秋亦世姻也
嘗館穀其家為述康氏習樸近古而公又壻于金灘
以其先髫髦翩翩如也頃者康氏義問彌著若古之
雍睦利濟競嚮往焉而金灘滂相氏已與計偕試南
宮又多燕燕慕學其燀爚赫奕孰禦哉雖然予所屬
望康氏緜其慕義則九江無弗可緜其慕學則金谿
無弗可其它名位之崒將以翊世非為榮也文藻之
燁將以明道非為侈也昔者文莊必有語康氏矣

爵譽康氏重脩族譜序

儒者之治譜也鮮不以宗法言此特歆其名耳而非
實也古之宗法有世爵以臨之夫是以導則率禁則
齊而理在其中其在庶人兩賤之勢不以相使而況
為大宗者或顓愚而售詬則又將孰導而孰禁之是
故先王之於庶民家有廟以萃渙黨有塾以發矇而
導善禁不善之為理者寓焉烏在乎宗法之舉與廢
也至于後世則又有譜以為著代叙齒之辨自譜作
而廟之萃益篤塾之教益明推諸先王所為理者益
周以洽故譜足尚也而譜之行不患無宗法而患其
家無老成之人譽髦之士不足以觀磨申飭則雖其
譜牒不執於宗法亦奚以裨雖然古者又有比閭族
黨相姻於導善禁不善故能一道同風雖在環堵之
中咸有老成與譽髦者相望而勵起此先王所為必
世而仁者也乃若以今之世而責以昔之今而欲其
且蕪遐也不亦北首而南轅乎嗟夫此豈獨一家為
然哉予鄉在邑北袁亭衎距姓基布而康氏稱著焉
康之先在宋主極府君繇金陵官太和留家爵譽廒
後分徙雷岡至幾世祖仲衍來壻里之周氏因復居
其故址始作爵譽康氏譜其後乃有劍川司馬務信
徵君樹聲相承繼有存吾處士養浩贈君復編譜牒
菊庄二尹北轅長史又續脩之越今踰四紀而齒日
繁居日析家老長暨文學至德等咸以譜不可無脩
也乃申諭其子弟某某等增脩之而請序於予予不
揆方以孔門求仁之學為鄉士輿而康氏子弟從者
獨多已而約束為鄉會而其家老長咸嚮往焉頃常

以講學會友登其門覯黃古茅麟列卿比班行中龐
眉皓首冠纓復綦抑抑顒顒望而知為老成人也子
弟從事請席奉匜匪舒匪棘望而知為譽髦士也此
康氏譜之繇成也非苟然矣序既尊世啟又若是習
也予固不可無一言以颺之夫古之比閭族黨之相
翊於導善禁不善者咸以處仁而已仁者非小器近
道也而又豈槩能之蓋大賢由是以達于道小賢由
是以習其事令康氏譜一事耳而有三善世之援華
由冑襲爵以相翊而實則決裂枘鑿不盡其賢惟康
氏自宣極公以下首末若引繩然靡有附麗之謬其

義例則曰賤藝弗遺老佛弗錄又何其厚且正也康
氏歷宋元逮　明興以明經發家相繼登賢科膺貢
辟簪組蟬嫣承承到今未艾而譜之速就未嘗代其
能雄其成此三善者皆世所難而獨易之康氏其將
為仁里前驅哉若夫雅志求仁以漸漬乃祖康公之
業而際于馮翼孝德之盛休也是在二三子者

張氏續修旌忠錄序

吉郡忠義推文丞相雖孺婦咸知誦之然不知其一
時景從艱闕勤王則邦之子弟居多若張履翁之徒
是也履翁生永新臣宗官學士院檢閱雅與丞相妹

壻彭震龍善當丞相督師嶺外東震龍為援履翁聞
輒傾貲起義結邑人顏司理偕震龍為城守候王師
不至城屠死之三族為赤悲哉入　國朝弘治丞相
得專祠故里震龍配食獨遺履翁嘉靖間御史李公
採公議疏諸　朝履翁竟得從祀而吉人士聞者莫
不咨嗟咏歌尸祝聆蠁兇有生氣履翁之裔始散避
茶陵安成者代有顯人其居泰和沙里自學正君惠
幾傳登正德戊辰進士為煥煥弟某等感先烈槩
國典因錄刻省郡志所傳履翁死事及蒙褒巔末題
曰旌忠屬予友王尚涵氏序諸首今二十年餘梓燬

孫元潤等又續刻之請予為序予嘗怪荀子言性惡
及讀其書曰物之動者有氣而無知禽獸有知而未
有義人生有氣有知而亦義夫人有氣有知而有義
則性未始惡也荀子之言不自左矣乎今觀履翁事
予益知人心之義之不可後也孟氏云所欲有甚於
生豈不諒哉雖然自宇宙來未有若丞相之義烈亦
未有若從丞相者奮義之多也即後之崇報雖人列
俎豆祇益為勸咼為緊當其時予邑死事劉士昭出
針工予宗靜山當敗天為元矣而獨以一夫操未抗
之其事尤最奇士昭未知得從祀否靜山後履翁十

年始得從祀祀不祀不足言予獨信人心之義不可
後而又慶舊義者之必有後也序可寢乎士何元潤
等又率其家之游予門者曰朝儒朝海暨予妹壻可
大偕來視成遂奮筆著之篇端

賀陳桂峯六十壽序

昔陶淵明冲襟逸度絕交賒于世途而獨惓惓責子
之篇其故何哉今夫大夫士之在世也鮮不欲其身
長久身長久矣然迈顧無繼志之男承學之嗣則雖
壽等老彭德幾周孔而其東未能以盡釋蓋觀於詩
書所稱則古今人情大略可知也何必淵明然則人
子期為釋親之衷壽親之至者豈不誠有道哉雖然
此未可易語也何則道之所存世之為親者鮮不曰
是奚所與于已奚所為脩短而為子者亦鮮不曰是
奚與吾親奚所為脩短然以是語於親之喜刀泉田
舍者則可而以語于其冲襟逸度之前者則咈矣以
是安于其身之營刀泉田舍者則可而以安于繼志
承學者之衷則戾矣彼固不知為人子者坦道與不
坦道其為親修短尤不眇小也嗟夫此其為父子者
蓋不易值矣而矧為易言乎予昔與桂峯陳君始為
友相取在古文詞非獨業槩已而為姻又為鄰相左
右在德業不督縟文蓋君先世元總管梅村先生嘗
壻予之先世總管有行誼不濟於俗故君世其德而
於予為姻亦非若世之以機利相與者予叨仕官而
君歷試竟弗舉然君之情致高朗志懷得失遇酒輙
引滿不醉不已蓋有類淵明之為人君與予今年偕
六十而予皓首柴立不若君青髮脩脩酣嘯勝昃時
是秋君嗣子惟直適登鄉籍與計偕而文學友某某
等謀先惟直北行奉觴申祝以為致詞莫踰于予觀
君自任曠懷洒然出物表視世人鰓鰓卿機利者其
所享已十百之矣乃又獲淵明所不可必之願此非
所謂天於人交竺者哉為世賢嗣所為壽親之至則將
曷以君家之先元方季方咸有勳德以承太丘非不
偉燁惟直豈以是為道之存乎夫道之存以萬億世
為期者也其身以萬億世為期則其親亦以萬億世
為脩其視世之以一勛一德顯親者何啻經旋之遠
卽世之巍縣者已非其匹而況懷刀泉田舍區區相
矜嚴者乎惟直辨夫否則未可為至而終弗且跋非
惟無以事冲襟逸度而亦非所謂繼志承學者也於
是諸君咸忻曰然乃相率命予言登堂再拜慶洗
致用酒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序

歐陽先生文莊公既薨之十有五年其門人淮南
公胥秉大鈞　天下學士大夫延
頸歡曰歐陽先生抱聖人之道未獲大行今佚而張
之終先生志必李相君也于是李公慨然嘆曰弘先
生之學者于不得讓焉乃取先生文集摘其要者彙
成若干卷江陵公序而廣之以屬方伯馮公謂吉故
先生鄉也謀諸太守周君刻置郡齋而先生仲子中
書君復屬直敘之直少從先生游最久且密面授手
勒更僕莫殫未嘗屬草故多不見集中然耳習先生
之學則直亦不得委焉自孔子語理曰易知簡能天
下理得夫易知者即吾心良知是也故明道之訓格
致曰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不役其知非
所謂良知乎學者不信孔子明道惟取決在物為理
之一語競力窮討莫克反其本學術將為天下裂陽
明王公起自絕學亟示之曰大學致知乃致吾之良
知非專外也一時豪傑響應而獨稱歐陽先生為盛
先生始學近空寂而從政疑於思索乃以書質諸公
公荅以自私用智喪失良知之語先生遂悟良知真
體明覺自然隨感而應燦乎條理自周於天地民物
不見有動靜寂感內外之殊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
天理謂是沛然不疑躬行益篤不遺日顯而上造淵
微根心生色人我靡形積久宥密愈真醇而愈輝吉
筮仕州牧民士尸祝兩守成均教學興昌天下士方
沉訓故競詞章信與者希然一聆先生謦欬飫其誠
欽其和莫不爭師事之先生教人不事規條而雅善
開發要其旨則以自知為入門以庸言庸行一猶其
獨直而行之不動於氣為格致之實以大人萬物一
體明明德於天下為志願以無有作好作惡蕩蕩平
平為標的以與人為善為程課蚤歲貽書大學羅公
中年往往復雙江聶公決千古疑若指諸掌稱其所
語人者其即所自得者歟故言出而天下莫不傳誦
事成而天下莫不悅服推其心惟懼一人不入於善
游其門殆亦不下三千非獨元夫鉅人競相師慕雖
夙稱神奸久先生言貌未嘗不矍然顧化也晚起宗
伯荷知
先皇益以斯世自任若有宇宙在手之意猶亮闕猷
已見崖畧血誠至公風動上下其利害不入心故憑
河而不却其毀譽不奸志故包荒而亡遐遺其度休
故常任天下而人不疑其道邃故變通鼓舞以盡神

安異建

偽二蹠皆當時所禁舌難言者而獨發之識者謂先生之學充乎周於天地民物上承孔子明道之正脉而跡之在朝則夷變之直清寅恭伊旦之㾗躬吐握殆兼有之自陽明公後稱全才者先生弗可班已而時勢之左竟莫遂其初志乃闢退語所覩有捎世之意比寢疾方欲乞身而不幸長終矣悲夫先生視宇宙誠吾身刻曰斯道大行不在其身已在其門人而淮南公又能紬繹遺言以嘉惠今天下士將逮於無窮至是則先生復何憾焉直獨念良知之體其本無

一物而其究則所謂周天地民物者不可以聲臭求而形骸隔故先生雖言良知無外而有外之學非真致其良知者是以先生之學苟莫可備揉擇而豈免可為腹心其能自任天下之重良以是也雖然是道也廣矣向使有一物岐於其中則舉乎其為之隔矣又為能通於天下之大彼隔焉者不足言而世之學者又多以有物之體依傍於無外之道遂至縱任自恣無復格致之實以致憂道君子又復排以虛寂若指良知為不足者誠如是則異乎吾夫子所謂易簡理得者矣噫此非良知之不足也由學者未能真見良知故也夫良知本無一物則既不可以縱任而亦未嘗不虛寂故必有其志然後能真見其良知真見其良知然後能以無物達無外家國天下可坐理矣此固淮南公之深聘亦先生遺旨也直何足以竟其蘊

衡廬精舍藏稿卷之十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一

泰和胡直正甫著

記

臥冰記

余曉過猷縣見荷鍤而鑿冰者紛焉亦有襮板於冰之上其頭面則垂諸冰竅若熟寐然問之乃以暖氣餌魚以伺鍤取之者也余因與同行者引觀而嘆之或曰吾與若破曉夜馳萬里道冰鬢須而垢面雪沐而風飧攘攘竭竭為名利而來其不以身餌者亦寡矣又奚彼之嘆為或曰吾與若皆將有事天子之庭所謂致其身者也非餌其身也余曰二君子之言然哉然余聞之昔王祥寢冰得鯉以奉母世以為孝意其法亦若此矣非必冰自剖而鯉即躍也以是知古今人事不相遠而其心特異假令今人之為此者皆有勤君父之心則其於致身竭力也何遠哉然吾見今之人或不然者雖謂之不餌其身吾不信也

荆塘圖記

距句容縣治五十里為方山自方山東析為三茅山又蛇蜒三十里若乎迴縈縱乎與嶂望之若屏立帆駐若丈人者跽坐環瞻羣子弟蒲伏趨其間也然後降為林麓盤為周原原之上多嘉木良卉紆鬱逶迤而為平壠是之曰荆千村村水自山谿而滙為巨浸曰荆塘以其地舊多荆樹故名而地著者鉅姓許氏許氏有好脩之士曰某少游太學友天下士迺而讀書谿塘之上益種以可實可材之木可名之葩日引羣從諸子槃旋樂之諸子以君之樂游也命工圖之且圖荆以置諸中堂庶幾君之出而槃旋以嬉者入而偃仰無一離也始予至句容君來訪視其氣貌知其自肰于名山佳木者既而其仲子學適果以圖來請記夫子之欲寓於丘壑久矣然有數而甚艱今君不絡一騎不輦一石悠然得諸槃旋步履之暇而諸子又致之偃仰寢食之常何其快也乃君復以其雍睦愷悌之行日相薰感荆且榮無日矣蓋山川之靈秀其緒者為名葩異草而精者為魁賢碩德自魁賢碩德之生則其薰感乎草木者益異斯理之必可卜者焉若之不種於原而工樹于圖豈其意歟剝君將出而理人必能使幽巖遐壤之夫安其閭閻若已之豫復以穀其子弟茁其草木及其致而歸也其為山川光華且盛然則君必有封植于茲者矣于是記之

以俟諸它日

彈子洞記

辰溪之乾溪北山有石洞谺然張也土人指曰是名彈子洞昔有過者又字之曰玄靈洞凡乾溪衆水咸歸洞底伏流三十里出銅馬彈合㵾溪江東去予數過巽之至是始單騎往觀將通祠口卽步循亂石攀緣履口外熨盤石上仰視中巔皆峭壁壁上怪石糾拏倒垂若鼇首然旁兩崖峙天若雙門闢兩掖馬水落石間雷吼輪輷或爲鏜鎝之音石勢如動予嘿坐久之復攀緣度流始抵洞中洞高廣僅可數十丈下通水石因選石鼓兩外觀則見衆流之歸也如歸飲咯之內洞中之右又一小洞窈黝不測則伏流入深處也小洞當門有橫石負小方石又疊負一巨石其上若覆荷又若茄房咸如人所置予欲久留則石燕數萬纖下不可坐也方未入或言纖或言無他奇旣出或言奇又或言幽予口嘻子未游於物之外也又烏知淨穢之辨奇不奇之分予獨訝者今時旱虐苗槁盡矣乃不使衆流分布溉之乃獨飲咯其腹甚非仁者澤物之意而或謂楚水國也水橫溢連年江漢洞庭不得乘其職則又不若茲洞獨飲而懷之之爲愈也予曰若是則洞之蓄淵矣非予所及也因并記之以自思

餘功亭記

錄桃源之辰沅抵界亭萬山嶻嶭危若梯天至七盤嶺旋轉崒嵂夫役負乘踣斃不可數守藩參藩萬公出鍰金募浮屠人從七盤東擇稍夷坦闢新道十里接洞飯舖緪馬料洞掛洞壁飛泉數十丈下泓爲湫渴者就飲困者就息過車當煩鼓驟就清冷翔幽聊未嘗不毛骨洒淅稱曰此萬公功也然公來湖北緇是節茇興學正士績膴澤沃而闢道特餘功耳于是大參雙南蔡公繼至與兵憲檢菴李公議建亭泉右題曰餘功名其泉曰嘖玉令爲之記今夫功者當時所賴而非君子之所樂也天至大矣紂雨時暘物孰敢而澤之惟淫霖而暘虐旱而雨則煦而澤之者衆矣其在于人朝饔夕飧神王氣和雖食以膏粱人孰德之唯夫旅餓而獲半菽之餉病亟而値一劑之良則德之者衆矣國家無事雖有聖相虎將無所爲異唯當國步搶攘有賢將相易之安寧則與之者衆矣若是則功者生於患害者也豈君子之所樂哉雖然使虐旱而無雨淫霖而無暘旅餓而不有半菽之

猶病亟而不値一劑之良勢危而不有賢將相之力則生民之大命去矣故功者爲當時之所頼又有不可以誣焉者萬公欲以其學行天下雖使有蓋世勛非所樂居也而况區區㴱道已乎諸君子與予猶云然者誠以其頼之不容已也亭成兵憲沙城阮公亦至咸誦曰宜因併記之

愛日堂記

蘇子瞻云人之至樂莫若心無憂而身無病予嘗讀而嘆曰此引年之玄樞也彼方術士豈足喻此哉雖然唯心無憂而後能身無恙自非有志之士以道自勝則出有爵位之營入有蓋藏之慮上有堂構莫承之懼而下懷箕裘不續之虞故嘗以不能盈百之年而抱千歲之憂以兼所愛之身而不免四百四病之侵斯人也智智焉蹙蹙焉雖當皎日如伏陰霾雖居廣廈而坐幽狴雖有高車廣座如跼蹐槃爲騁雖子嗣盈前日擁長妓竭要眇之音亦暫覺得頃時詭浪景陳郎戚矣此莊子所謂日消老洫不可以長者且從令長至老耄比旦暮耳其曷有享乎然自運人傳士則莫不身知其弊而又身蹈之夫人身知之且身蹈之則使移以告諸其父兄曰願無其然是大不能也彼有志之士雖能以道自勝而日擊其父與兄不能自享若此則其心不亦太憂乎予以是知仁孝君子之慶所遺也余自髫髮友歐陽文朝氏因獲侍文朝太父侍御公及嚴君鐙齋先生先生始仕守廣德清惠絕一時累級至比部郎以年例且遷矣而先生疏歸獨鼓特余留以書充相亦慰留不可奪既歸仍其先業日引族戚賓從爲娛夫人尹賢德冠里閭又能贊先生唯所爲文朝爲之子則即所謂以道自勝之士伯孫遊邑庠且抱子先生日相閲者四世若是則先生睎爵位蓋藏果奚物也而堂構之承箕裘之續靡一不酬天下之物孰有能攖其衷而動其憂者先生將踰茲至百齡一無恙可坐卜矣乃文朝氏又懼無以爲娛別搆一堂以奉先生及夫人題曰愛日緘書千里令予爲記予既慶先生父子之間以道交相望又交相成且相遺也予知先生以百齡不啻之身延千億齡不可既之道又奚羨嶠壺之客享區區恐亡而靡所短長反自誇而嚴之乎予獨念童時偕文朝侍侍御公忽忽二十載成如昨然靡有寸益而獨仕宦先文朝嘗遠違老母甚逮數年感愛日之義則雖以吾百日易文朝之一日不可得也然以文朝

材賢什伯于余不日為世庸亦將遠於庭闈則文卹之在今日其夙興夜寐日進無忝且以承歡膝下㑹右無方雖惜寸陰可也予辱先生及其夫人宿誼最深情不後於文朝故述其意歸而為壽遂為記

雅安分司題名記

嘉靖壬戌冬予以楚僉分司湖北未二期報遷蜀藩之右參議而湖北民士不予釋也因不自揆妄意留楚久任之議戒舍人上書
闕下具言久任不久任善弊之故乞勑銓臣始書至都中雖一時碩治之士咸詆譏格不得上予乃以次年夏抵蜀分司駐上南之雅州焉既至問雅民止四里過遭山石占三之二問向之分司茲土為誰氏不能舉二三曰前至者還去不常不能悉也余不覺嘆曰嗟乎此久任法不行則民士且不能道官司名氏況能洽而治乎乃披公移稽志籍得若干人因令有司具石書各名氏籍里及其到日書竣予又感焉夫語治多矣而莫益於久任簡官之為大今上川南以藩參分司特駐雅良為奉　璽書督建昌六衛糧餉俾各呈請發支道里近耳不知建昌抵雅千餘里往復經月値公出候益艱難瘴癘者不少司道相去逆邀武弁侵漁弊穴百千雖神智莫得盡剔數奉欽查則衛所官罹罪網者過半況雅以四里石田之民歲供分司百役及其往來寮屬夫騎給使之煩是固有割骨胺髓而上吏弗爲覺耳凡此皆不便之大者夫考全蜀之兵糧執愈于松茂意者當倣松茂制例印以建昌六衛糧餉就建請發支于兵道以雅黎二所就印請發支於巡道而藩參移歸總司專職分守則道理之近稽剔之易供費之省其與前之所耤便耶否耶可不較而知已若此則雖不及簡官而所為簡者不勘矣予方有擬状言又未知如久任之豪識討否也乃因述題名并録舊附記于此云

三峯閣記

雅州在萬山中山峯壁巉巖霧雨常翳翳不可時遊嘉靖甲子首秋之日適土夷平定田稼碩登余乘霽出閱城東已而渡小澗歷土神廟之前閣閣南向橫徑不二丈週井幹四阯若懸空翠屏龍觀金鳳雅安嚴道諸山綿絡蔡蒙之間咸歸几案獨其南牛心山三峯端聳卓出殊衆山若賢正士安處羣衆中雖觀者莫不辨之而亦屹無自見之意閣後周公平蒐二水交焉予顧樂之竟日至是秋之九日偕鄉大夫六

臺李君復來賦詩甚適或請其名予曰夫遊山於蜀猶遊澤於楚非以其特不足貴因遂題曰三峯閣予嘗見涯詞詆醉翁之遊適晉風乃不曰昔文王日昃不皇食則又特在靈囿何哉晉王右軍倡梓澤之詠當時謙止玄虛則見右軍一人而已夫江湖與魏闕一致此不可為曲儒道也而余不足語此余方病胃濕將東游樂醫陟望指白雲所在耳因諗李君而書諸石

夢記

予以甲子孟冬某日之夜□署余考曰小醇大疵夢中惕曰余不及荀楊□□哉既覺憶余少貽宕壯雖學常與什不一每自考曰難乎有恒既强頗自飭然未可以言仁復自考曰色取行違今稍知所求而習心未瘳諒哉所謂小醇而大疵也即使余醒而自驗亦何以易此以是益自惕也而至今年孟夏之望日方就假寐夢腰繫三帶其一小者或指曰此出楊子雲也其差大者曰此出董仲舒也又最大者忘其名既覺又自惕于其為子雲仲舒所繫乎然又有繫之大者其可不察此予之神智所為自於□者也蓋學不出于自性即古聖與稽皆為繫耳夢□□乎

原缺

遊峨眉山記

泰和胡直正甫著

予以乙丑仲春之念六日晨發峨眉縣西城從了寶樓陟華嚴寺過楚狂接輿隱處漱玉液泉徘徊懷之西上為中峯牛心二寺為雙飛橋雙飛者以二水從山巔懸溜百千丈始合流於谷底震盪林木鬨聲轟如也南為後牛心寺為孫仙洞寺僧出脈孫思邈丹竈藥爐制甚古西為白水寺寺後羣峰林林若筍然是夜宿寺閣詰朝卸去輿從乘小藍輿上□□□崎峭行若躡壁泉飛下竅□下窺自若也又上□□嶺嵒衣老坪榭孫棒咸斗絕又上至峯名初歡喜雪皚皚封崖壑猿鳥盡絕以為至矣已而歷蛇倒退至梅子坡最險雪益塞道不能以輿乃與從者魚貫絙牽彳亍傴僂五管在上一休一升仰視峯腰咸雪白一色絕嶺蒼鬱髣髴倒出漢表雖自顧疲殆而神從景王不羽欲飛又上至雷洞坪坪上巨木凡幾千章皆金鐵幹被絲髮皆結冰雪礫格聲琤琤然中通一徑可七八尺許左右深陷俯視窈黑雲霧汁流相逐不知幾千百丈也相傳雷雨居其下一闢人語鼓吹

聲則雷大作過者毛骨洗然非人世矣豈亦所謂倒景非耶又上爲八十四盤險踰前此上至峯名大歛喜路始平入天門石石雙峙如門歷七天橋抵光相寺寺殿皆鐵瓦是爲絕頂環顧白雲滉瀁若身在混沌視天脚反在下有二鳥名佛見及異鼠咸就人取食若相馴然僧告予曰時暮矣明晨請睹光相予宿至晨起稍霽衆譁曰光必現矣比余跂崖巔陰霧漸塞靡所覩見有儒者曰是不必見彼下有放光石當其雲蒸日麗與石相映盪爲之光光不爲異余曰唯唯有禪者曰是太不然此光出時一切見者於光[illegible]中各見己像甲不覩乙乙不覩甲若此光者[illegible]日則當如水中鏡中彼此互見今來互見乃知是異余曰唯唯于是峨眉曹尹進曰某去年侍訪院王公守巡楊王二公咸值光現各睹厥相果不互見今人輿其所常見而毀其所不常見姑不遠引即此蜀地若火井油泉皆所目擊若皆以常見毀之豈不誣哉予思子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不知歐陽子曰聖人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者是謂之中道余亦曰唯唯至午有驛騎促余歸下至梅子坡雨如注行者艱倍前日竟不得睹所謂光相佛燈及雪山瓦屋之許下逮黑水龍門咸莫到焉至雙飛橋有僧楚山潛奥洞十年忽自牛心山後披荊莽間徑行出迎余訊曰山巔睹光相乎余告以登陟危阻未有所睹楚山艱然咲曰公豈以未陟峨眉爲安乎彼未嘗安也以未覩光相爲少乎此未嘗少也余又曰唯唯既還雅久之有峨眉馬峯山化某者自山五百里踵雅稽首乞予紀遊予憫其勤爲書大略貽之俾加諸石以諗來者

謁蘇老泉墓記

客爲言蘇老泉墓前山水秀美乙丑三月之四日予登方寓眉乃偕鄉大夫張中丞往謁焉先後出東門[illegible]里抵石龍里之柳家溝逶迤平岡間有墓在焉墓前列祠屋三間祭視前後山水無甚異里人曰墓湮久矣去茲有廣福寺蓋宋哲宗勅建爲老泉守墓者曩鄉大夫士疑墓在寺後已嘗加土特封不知眞墓隱茲地也乃近年鄉大夫士尋訪得之始又加封表以潁濱記墓有可龍里今稱石龍字相近又旁有井即老翁井所號老泉是也予與張公拜畢又走二三里至廣福寺寺後果有墓又有石刻廣福禪院字甚遒勁云潁濱書又云東坡未可知予二人咸感嘆暮歸

遐墓顧觀覽四目仙人像相傳仙人有四目庭前丹洞先年龍出洞石迸裂龍所揚泥沙高在屋壁予視良然既歸翊日有州氓萬錦者扣馬訴曰官府第遠尋蘇老泉墓不知近有萬闇老塋萬闇老名安錦祖也祖塋荷勑葬今塋道牧豪民馬牛樹木伐盡翁仲羊馬咸為鄉民某某舁去幾年矣力不能返故特訴理予曰嘻有是哉已而思曰蘇老泉宋布衣官主簿耳去今五百歲其子孫無聞而大夫士哀其湮特封表之萬闇老國元輔近成化間諭葬未幾年其子孫尚存墓為人侵伐而大夫士若罔聞知興何以故噫嗚乎噫嘻孔子所稱夷齊齊景公之事數千載而下何其相埒也吾黨士可以鑒矣雖然豈獨蘇與萬哉因備書之以告凡百

江源記

書稱導江自岷山太史公以岷為汶故括地志稱岷山在蜀之汶川縣余嘗遡江走汶川求觀所謂岷山主人指一山無甚異問江出是山乎非也余又遡江行凡四日至松州見江愈隘可丈許以為源也而其人曰是江遡而上二日至彰臘縣彰臘而上不知幾何日至岷州則江從出焉時余又訊之彰臘守備官良然蜀省按伯楊公賢山東人嘗為洮岷兵憲駐岷州予既歸省詢之答曰岷城之北有岷山未知是江源否余退嘆曰事不目覩而獨信書雖千百禩名賢相傳猶然訛也矧其它乎余又考汶川縣古稱廣柔自隋乃有今名則非太史公所稱汶山之地明矣釋書者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今自汶茂至松皆氐種所謂西徼是也而云猶在西徼之外其在岷州不可推乎或云岷州昔轄蜀故稱松岷而蜀山最著稱岷岷云余亦未竟其源者也因記所目嘗以啓後之窮源者

果州正學書院記

學一也而有正學何哉當漢太史公六家要指已置儒學雜刑名陰陽家列稱之則學之失正蓋久矣其外不一家其後有訓詁家有辭章家漢明時泥洹教入為佛家近代有舉業家號名經義寔與干祿字學無殊學龐極矣此正學繇別也均之學正學也則又有先本者有先末者二家亦自相詆訾並駕於天下然則正學奚取衷哉學不昉堯舜乎舜言道心惟微則自古未有外心語道者也精精是一一是則亦未有外心語學者也有知求諸心先其本者矣然又推

所行言説之興學墮實説凡皆同于不正而已矣不
正之靡易指正之不正其靡難求此憂道君子不能
不為之所也果州舊有書院歲久圮壞予同年友滇
齋伍君治果將取九州邑髦士彙教之乃撤書院之
舊增修講堂一區學舍若干間後為祠屋祀先儒仕蜀
若濂溪先生以下凡[illegible]蜀若南軒先生以下凡
衆公圖予董學至果方進諸弟子以正學乃請區之
曰正學書院自予來[illegible]書曰崇正學廸正道竊嘗
仰窺列聖學術逆追堯舜陋視漢唐卓乎偉哉今伍
君又力以是訓諸學官弟子則自漢以下刺史孚[illegible]
也漢文翁遣諸生[illegible]京不過[illegible]訓故而已張叔最有
名亦靡所建樹司馬相如工麗藻以蠱人心為古今
作俑然文翁獨稱化蜀則亦正學既靡之過也今幸
辨夫不正之靡矣為諸弟子者其務反諸躬行以無
蹈于正之不正俾後刺史以正學化蜀自今始豈不
休哉是又慎齋君[illegible]堂之至意也工既告成君以記
請予與君均有學責[illegible]與諸弟子交勉之是故力言
以為之所

世德樓記

貴陽南明先生性孝優厚口不臧否人南弱冠以禮
總[illegible]多士筮仕[illegible]補為六年膺五薦遷保山令保山
新置祿夷猓而屋先生治以廉信民翕然服為諸令
冠六年凡六膺推雲南府同知雲南府為滇都會號
難治先生莅三年事舉而民比凡三騰薦例當內
陟以父監察公母宋孺人憂既並奉重太母王恭人九
年服闋成都勸駕先生曰吾結髮期報主已乃録録
郡邑間非吾意矣已矣夫時伯子山甫君已登上第
選翰苑補給舍名藹藹起方嚮用先生復曰將代吾
甫行者不在吾兒輩乎遂焚牒不復出築廬之西為
南明精舍植花卉[illegible]樹日[illegible]其五者[illegible]倡和適軸[illegible]
世味泊如也又好覽觀古今書史究探原本而尤精
易乃又築學易齋日兀坐其中有以自得歲丙寅先
生已六十有二曰吾晚好樓居又築一樓扁曰世德
適山甫君以蜀川憲使歸省落成比至蜀以其友生
某記之某聞古今稱樹德士至自卜其子孫之興門
閭之光已而酬若左契者何哉其感應之機固然也
夫感應之機固然而人區區焉有意以為之又有心
以卜之是可以言人德未可言天德而可以逮一世
二世未可逮不世也易首言乾元乾元德蓋乾始能以
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無心於為德故曰天德先

生民嘗利一方矣尋退而學易山甫君又將其德以
行于天下濊澤豐功嶽嶽然著而爵祿名譽一不以
奸其衷蓋方焦然為之而又嗒然忘之厖乎猲乎以
盡夫人而恢乎遊乎以遊其天若先生父子豈非其
以天德相承者哉雖然乾元之道大矣人知乾之資
始而不知資生之功皆乾也山甫君之學固奉乾贊
元之學也宇宙生乎身而不為大造化運乎手而不
為巧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而不為有增此先生之學
望于山甫君固不荷以世計者也山甫君著書數萬
言行國以西江以南莫不滿家然多發闡先生易故
不為集言集與山甫有弟昆之好亦嘗辱先生遠
誨以病不能從事故特推其意為山甫君誦之山甫
君行且讀先生所欲為者又奚假于某之集言

武功九龍山勝佛禪林記

余郡名山大者蓋稱武功山最友人鄒經甫雅談其
勝余恒耳之徘神遊焉今年春有僧本教者三踵余
門求記其九龍之勝佛禪林乃知九龍在武功山腹
而勝又最本教祖號寧州者僧臘既高自衡嶽柄教
處衆一旦携其法侶某某等數十人始集茲境樸劁
芟夷荊棘逐虎蛇盡占其勝後築淨室中翊佛殿東西
列妙堂稱堂兩楹列鐘鼓樓前闢三門門之前為正
景橋橋跨水入安成縣江河百三十里其左浮屠曰
涅槃真境右曰千僧寶塔最後峙一浮屠曰鎮塔揔
題曰勝佛禪林覽之瑰崑蓊蔚為武功冠自嘉靖癸
丑創始至丙寅凡十有四年而成自一瓦石至殿閣
材費凡化於千金而強嗟乎何功之鉅且完也彼學
大雄氏者非獨能勤苦嚴果報恫喝人而得之蓋亦
有大同之義焉彼其初迯淨飯王居反丐居於祇園
精舍折身毒國祿反丐食於舍衛城中彼雖以是自
挫折其慢相亦豈非示大同於人人者乎故其丐而
得居也亦以居人無擇穢淨丐而得食也亦以食人
無問貴賤彼固未嘗立物我而私之也則人之所繇
感動施與而克就其事良亦非偶然矣不然何若是
乎其鉅且完也往余董學西上嘗檄有司緝先師廟
取費官帑而就之反覆察其故乃以官為私之過也
此豈吾儒之教使然哉蓋大同之道本出吾儒今不
得於此而徒見諸彼豈無故哉余重有感又寓思繼
甫乃為記其本末且將攜杖尋居坪之奧颯翼峯之
曠灑然御飛雲於雷巖仙洞之巔覩慶廓中之果非
有物我也當別為賦云

廾白齋記

廾白先生字國賓名仰生儒族治儒者書有年矣而頗好老氏又傳異人交乾履斗魁罡七元之術自署其居曰廾白齋遂號甘白子於是老之徒相與詰曰吾老氏之教知白守黑今先生乃獨白而廾之何也先生忻然應曰子以吾老氏之指專墨墨而黑乎今大窈窈之內言有物冥冥之中稱見曉是殆有白存焉彼豈專守其窈冥已哉若專守窈冥而已者是墨墨而黑也故知白而守黑則黑非墨守黑以養白則白非黴子固安知白之不為黑黑之不為白子又安知白之非白黑之非黑者與語者無以應而其族子直閣而異之乃趣告先生曰不聞吾儒者之道亦有白焉吾儒者𥔲不可尚是內白也涅不可淄是外白也先生曷捨此而從彼其言唐然吾莫知所適矣先生乃俛貂唯唯亦若無以應雖然直嘗考先生之復矣先生少事父母生釐歡而死且骨立教二弟詩書第亡教猶子如二弟又教授鄉之子弟懸篤如教猶子焉家故貧吟咏不輟娛情花草每宴坐一室焚香正襟人莫測其旨嗟夫是乃先生所為自廾者也若先生豈亦所謂服乎儒而隱於老者耶今上隆慶改元先生年九十一矣直方從蜀某諸告歸謁先生耳目洞然步履翔然聲響鏗然神氣冲冲然指目直曰吾所署齋名子為記之直敬諾而未皇秋杪先生微疾自知終命呼弟姪端坐箴戒皆平時禮法語又為七言律一章貽直勉以忠孝晚節詞甚壯瑋詩畢端然而逝聞者論曰是真能不詭於儒者耶是真隱于老者耶子寇魁冠朝世其清白一日以遺命責記乃撮其大者為之書

王氏冠山墓記

古墓制無傳而江南地湫繁蟻浸食骸遺葬者必稽形家說族散不一所從來久矣墓可無記也哉予友王有訓氏葬所後父春谷公祔七世祖妣曾氏之墓右稍後而左則自為壽藏東挾其故妻蕭西則妾劉也其外累土苞為巨塚有訓特訪予鄂城委為記按王氏先虹溪先生名叔可宋大學生以孝著稱友楊文節胡忠簡二君語載省志配曾氏葬邑北四十里冠山幾傳為稼軒翁即楊文貞所記稼軒是也子某生某某娶某氏寔生春谷公某字于春者公少承家學獵經史抽錄古詩人傑句軒然哦咏至忘酬答氣岸峭直不能容人過然孝友天至初母弟羅誣生

園公為謁贊管解生平薄利厚義往來賑急人爭誦之蓋公之節行偉矣然竟短世壬子其卒以正德己卯正月十一日至嘉靖初始葬早塘繼阡石壁成為湫癈至癸亥十月有訓乃克定卜冠山以祔曾夫人之原蓋亦其數然耶有訓名杙公仲弟拙逸公之季子出後公者也有訓與予偕事念菴先生門學其營度公葬地祈免湫蟻凡幾審試矣乃敢奉窆慎可知已有訓妻蕭孺人出南溪著姓父諱其訓母劉氏蕭孺人既生長邑宗姻禮度又得有訓刑于故其賢最

蕭孺人孝誠天至事有訓所生翁母與所後姑事春谷公妾易氏與其姑埒有訓從先師學取友四方遠越數千里近或百里多至踰年少或踰月浹旬蓋不知其幾而孺人為縫衣時帳脫簪卸珥亦不知其幾咸未嘗有慍色懟言故有訓得內盡孝友外獲友天下士蕭孺人之助翊勝矣蕭孺人產子一八歲殤女五坤承嫁楊典瑩坤極嫁曾一唯坤止許聘蕭效恕坤過許聘劉仕鑾蕭孺人生正德乙亥四月日歿嘉靖甲寅八月日年才四十拙逸公哭之痛曰天殞我孝婦其祔葬墓左者則歲之癸亥冬也嗟乎若蕭孺人其賢足祔矣予乃併為叙其閫行附墓記之末成

大夫府學田記

往滁陽孟令令黃黃人有以左道被率得之貳已也遂誣奏危事中之詔遣禁衛臣劉君愷逮孟道予所轄武陵相近予語曰孟良吏也盍優之劉君曰何也予曰良吏寧與左道貳乎劉君首肯遂禮孟寘之郡館數百人引同饌飲久之孟得釋貽書道其事予曰嘻偉哉義禁衛臣乃有是是不可不為孟君報德蓋心識之十年矣過者于起田故復督學使過郢訪郡中學田博士弟子咸言田出劉君指資計一百十有四石詢其名則即前所禮孟令人也予迺知君之為義良有本末又嘗獨郤金二事益稔回為之嘆羨已而劉君遂過顧予謁為之記予顧博士弟子語之曰今人多言古事寥闊不可近若劉君先後為義謂近于古事非歟又或言宿衛貴近下走支馬長秋廉不辟易銜命建橐之四方不啻健鶻乳虎今若劉君始非有三物之訓然能先後為義不靡于所習豈其所為亦由于人心固然者非歟嗟夫等而上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若禹稷之己饑己溺伊尹之撻市

齋躬乃顯謂古人有之今人不可有又謂非人心所固然者可歎介傅士弟子本以固然之心淩彼三物之教斯夕食劉君惠既感恩高義有不稷契伊尹其心者是重慚劉君也劉郢為紀

先皇潛邸劉君先世起家從龍蒙被聖澤用能厚施爾諸弟子爾諸弟子亟育棫樸之化爭自奮為王國之楨其所自為之者又可獨後于劉君哉予故樂記其事以風諸弟子且報劉君云劉君字某相其事者君弟庠字某巳未進士子某學廩生

高齋記

昔夫子問二三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探其用也乃曾點獨欲挈侶為風浴詠歌事未嘗一挂于用而夫子亦獨稱與之出由求上豈以其高致為哉以其心不繫物而與物偕也夫天下未有繫于物而能理物者也亦未有偕于物而不能通物者也紫陽先生主簿同安扁其廨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豈亦不繫物之旨與歲之巳巳予起田間督楚學又踰年遷佐西粵藩事四方同志勸予當告去者書不下四五函疇昔之夜夢人贈予詩有高齋語予尋考高齋乃趙清獻致歸扁室之名劉自念曰予之蠲盭非獨人言雖鬼神示之矣然余始亦有去意也而遲延安之日覩[illegible]與嵩嵩者語及若有會聞出涉奇巖異洞臨流同二三君子適然共適全忽忽遂忘爵祿予亦自不知其是且否也即移高齋名姑名寓廨舍方且治文書其閒暇則焚香展讀易書時復哦焉歌焉浩浩焉優優焉頹乎若虛舟之縱蕩於大壑也或曰子竟忘去乎曰行且告矣

遊西粵龍隱巖記

陽月之五日余先出東江門蕩小艇絕江抵東岸其友黃子劉子從之過花橋橋側巨石拔地數丈有樹相樛結蔭影漾波余卻觀裴回循橋南山轉行又有石豎山角若卓杖愈南從貽雲亭址先入後洞至則二君巳軒軒翔且歌矣洞面西俯江瞰城然不見城獨見群山之巔雖隆冬翠冉冉飛几案間矣閤可坐二三千指高不下數丈上懸若幢蓋後壁稍左有宋磨刻二其一即蔡京所書元祐黨籍首司馬光呂公著蘇軾劉安世諸君子凡三百餘人其一為寧宗書字碩適勁二君酌而吊宋之君臣曰彼京者憑天子命謂足以貶斯人百世矣不知反褒且遠也自今觀之則孰褒孰貶孰榮孰辱余曰天下有道則呂非在

上有當指天下與道則吳非在下者後世相與嘆且笑出洞石多墻立磨刻宋方信孺三大字頗偉又有記儂智高事折而東即龍隱巖初入稍狹中乃穹朗上有龍跡天矯長數十丈鱗鬣宛然疑龍從上躍出印石成文古稱龍聲石如泥其或然與穿巖而出即灕江支流下深不測春夏水瀰巖非舟不通今水落舟止倚石下予與二君登舟酌酒放歌二君曰巖藏司馬諸君子名所謂龍隱非耶余曰龍神物非隱非不隱非顯非不顯故曰與時偕行龍何心焉乃為歌曰山之徑兮維龍之宮兮與道沖兮山之闕兮維龍

之隱兮與道適兮歌者鬪遂鼓枻去而東

遊省春巖記

別龍隱巖視日未晡則捨舟北過七星山繞東度石橋循拖緣港並高崖上類多碑覗下露斷礎臨巇有道人導而入中稍豁旁垂石乳狀若蛇鱉之首覗其側有穴黝黑偃僂度之漸就虛明石乳垂益多後壁為道家莊嚴前架小廊題視稱亭客曰王孫題且構也面俯平疇自堯山絡羣峰奇詭並獻余與二君倒壺酌盡歡微酡氣休休乎意曷曷乎漫不知身之所寄甚其所為歸寧知纍而足此之欲有倦色漸合乃從別六洞歸舟微月泛江波到舍已傳漏矣

遊隱山六洞記

余既遊龍隱則詫于其友合溪子合溪奮曰子不聞有形遊有神遊苟知神遊則天之寥地之弘日月山川之羅列與夫草木禽鳥羣物之糾紛何適非遊奚必龍隱余曰富哉子言然孔子蓋嘗登泰岱觀呂梁樂山樂水咸有天游存焉第貴勿溺耳故遊而溺者非非遊而溺者亦非奚必不遊於是至前之日合溪子命觴邀遊於隱山之六洞隱山者唐李渤吳武陵咸有科述亦名山也是晨西出麗澤門里許至山下

小亭憩長桂君都閫錢君咸來乃先尋南華洞洞水浮碧可鑑西轉北牖洞歷夕陽洞愈西至嘉蓮洞或云石似蓮又云昔有木產蓮折北踏一石廣長如床轉至白雀洞末乃穿豁砑入小門至老君巖即朝陽洞也東對獨秀山上鏡石成老君像左右垂石彷彿鶴鹿咸天造因共酌賞之愈北萬石巉崖遂南步而酌于亭良久復南走里許登披雲閣閣據叢石之心延覽益遠或曰是閣當春花秋月彌佳閣內一石立如樹與羣樹混從後北轉為石數益參差狀如蓮瓣如牧豎叢又從觀四面之山皆石也萬壯二君喜且

既且奕余坐其旁悄然思靜翛然神飄然形也詎有推
余起曰遊可寐乎余吟囈語曰余寐則不知天之寥
地之弘日月山川之羅列與夫群物之糾紛亦不知
境之非我我之非境兀兀爾陶陶爾咸莫非遊也又
奚必醒遊於是相携下山穿紅葉林而返

遊七星巖記

是山亦純石縣凡七而巖竅其腹余以孟秋遊其上
巖奇之而未知下巖之奇之難狀也上巖始入有真
武閣回觀灕水西北屈曲入人抱左顧羣峰旖旋雲
攢抱矩穿後穴抵巖寬可羅百座上湧濤文勢澎湃
左右石柱凡三北則哆張而天入為出口轉到下巖
門外觀棲霞洞字邈遠觀謂奇止此耳久之閩都督
俞公談下巖之勝仵輝仲冬偕伯萬公廉憲桂公暨
于二人乃款俞公偕遊於是盛張烈炬令道士前導
下歷數十級旋就軒騰迤出平臺危數十丈上坐老
君像下鏡仙李洞字旁有石鯉躍濤文中再進一色
若白浪飛撞虬螭百千駕濤奔角力不可逼上有石
乳倒垂者三滲泉滴下之三柱若相吻然又進則交
瑋疊關斷東就狹道士告曰此地中天界也是為一
天門入門有仙龍潭石欄護之巳而歷第二門中立
石柱從旁登降入三門愈盤寥闊石乳垂數十丈若
不可勝數變幻詭絕縱橫萬類不啻闕秦宮漢苑飛
閣叢臺複道井幹璇閨珠箔騎列錯映雜遝蔽虧掩
亦猶甲乙之藏癸辛諸之怪馳長楊來異獸森縣圃
之若木觀者目眩神飄應接失次道士搪然指曰是
為毬為戟為床為架為獅為駝為網為匙為瓶為燭
為將軍為諸佛為須彌普陀為百果又云穴通九疑
名言劂多然實巧盡不能裁色現詞不能肆神不知
孰生化孰經營至是也旁有大壑澄泓不測或曰羣
龍窟為龜窟窈窕偃蹇儔侶行數十步又復弘衍其
前觀前未嘗不歎百樹烟雲嵐靄共里許觀天
日矣度石橋始出洞休慶林觀咸若超然自世外歸
引觴各舉其奇不能悉胡子曰巖奇獨珍闕留隱不
一暴其倪雖千森衛步之豈盡所詣森藏若虛者耶
雖然使非能真際其奧者縱獲聞予言尤不能悉也

還珠洞記

還珠洞即伏波山前麓濱江穿起竦張中垂二石瑩
潔如磨一不及地線許志稱有紫白二蛟相向弗之
顧也左右石轉相通如夾道後有數穴相傳昔有漁
父從穴深入覩物如犬熟寐旁有一珠拾歸或謂曰

此龍珠也恐觸其怒戒令還之故名又云名由馬伏波載薏苡經此誤謂珠也皆不可知洞中獨宋刻最多其下皆平石懸水上若與波下上予欲延矚久矣適余友少微邊子從西蜀至因送之鎮邀共驄馬邊子謂蜀山雖崇峻選洞遜西粵矣同遊郎萬桂二公錢將軍暨予凡五人

學孔書院記

始予友淮海孫公解大中丞歸而遠近問學者屨盈戶公乃選偉袟山之麓得其勝者止焉遂闢為書院以居學徒中為堂曰某堂齋曰某齋軒曰某軒亭曰某亭後為寢室旁兩楹為學舍凡若干間公自以平昔所學舍孔子無繇也因名曰學孔書院而以書抵不敏而屬之記凡四易載矣不敏豈故為緩哉誠以孔子至聖自鄉黨記其威儀言辭下逮服食莫不有法若是密也自家語諸家記其為政未幾而誅正卯墮三都却萊夷若是勇也辨商羊萍實之繇對殞羊專車楛矢之異若是博也自宰我子貢有若贊其賢於堯舜醫生民未有之盛若是高也自子思子述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自孟氏稱其金聲玉振始終條理若是大且全也後之人苟有欲學之者猶之逐日有捩之者猶之繪天彼天與日豈終可得哉是故不敏非愛言也不能言也已而不敏亦以癸酉解粵臬歸而自顧老矣方不自揆將畢力所學以冀全歸則反思曰夫日至明矣必有所以明者天至大矣必有所以大者孔子至聖矣必有所以聖者昔者孔子嘗自名其學曰發憤夫憤何為也憤之文從心從賁誠以人心有至賁焉蔀且多矣孔子之發之也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極之於皜皜則意識盡泯而賁之全體見矣賁之全體見夫然後施于四體見于仕止久速其緒餘為政事其土苴為多能其不得已為六經之刪述假之以稱蓋為密為勇為博為高為大且全皆賁之至也即孔子自言志學而從心不踰者是也孔子豈嘗竊取之哉末儒者不得孔子所從入而遽欲討求其至者而學之未見其能孔也雖然不敏既幸于老無聞也而猶幸其晚而不迷于從入也又一年孫公復起大中丞仍鎮鄖臺使來督記不敢知公之得於孔子深矣而竟不能舍從入之言以相質正且以為公之在門告作學孔書院記

瑞溪書院記

原缺

百粵自為奧窔雖寇擾歸起連數十歲不能平今少

跣之為暴也禮肆民然後知揭竿舞節之為鄙也孝弟服民然後知悖公死黨之為大戾也而又有大人之學以浸洪震鑰其間民其不鄙曾哉雖然大人之學難言久矣古大人之學先知本後世學失其本則治失其本亂何尤焉蓋兵莫憯于志而鏌鎁為下志之所辟憯者以其生生之心滅熄故也生生之心滅熄則為暴為鄙為大戾何不至耶是故今之欲為知本之學則亦去其害生生者而已矣生生者之害去則豈獨興禮樂而服孝悌哉極其大至于彌綸而位育參天而貳地亦何不至耶然則大學之本即弭亂之原矣某昔仕粵泉與閣公措逞而共勖於李君者也故不辭為端之民士告端民士其必有擇矣是為記

雙鶴樓記

邑大夫曙台唐侯以書抵山中曰頃鍾樓工竣竊已銘鍾而樓不可無名與記于時有鶴翩然翔集巍甍之巔僉曰鶴來異耶因遂扁雙鶴樓非足下記不可蓋予邑宿有祝聖古刹旁列鍾樓峙居邑學左形家者以是稱控壓焉嘉靖間方毀寺遂遷樓邑父老類以樓之興廢卜邑之隆替會唐侯稽古樹表以作人文軌昔嘗請復樓侯乃復其地建祝聖殿題曰萬壽宮繼建樓層三高七丈又二廣若干而懸鍾最高處視之尊搭一方峻出乎大塔峡閣之上登者四矚則南撫天柱達于五嶺東望王山放乎廬霍西北引盼華武極而瞻夫
帝京其致凌太乙臨神區而浹乎無垠蓋杳不知鶴之所期茲乃踊躍而翔集其上豈亦有類於漢之神爵歲祥政而來者與判曰侯之祥政皆希蹤於仁聖之遺非若世之標表為禎良者也鶴靈禽其不先得乎哉休矣夫鶴之為侯祥也侯曰鶴當為萬壽宮來兆
聖天子祥也吾何足以當之乎則以為聖人之祥者時豐民阜才賢輩興斯其大者然則謂侯以祥政被予邑之士民蓋蓁有與也則亦壽并聖天子之祥哉乃為蒸鶴之歌歌曰戴丹冠兮披玄裳橫四海兮絕漢翔咸德光兮來下與我侯兮帝鄉再歌曰聳脩趾兮引員吭鳴九皐兮九天揚翊德音兮來下啓下邑兮賢哲三歌曰鶴千年兮羽蒼蒼千六百兮侶鳳凰侶鳳凰兮來下介
聖壽兮無疆

先妣周太安人擴記

先妣周氏出里中漆田古族父山字樂樵娶胡氏以
弘治丁巳年三月十三日生年十八歸先贈君晴岡
先生諱天鳳字時鳴以不肖直官刑曹蒙
恩贈先生刑部員外郎先妣封太安人始贈君卒太
安人方三十有七甇甇絶難堪而太安人安貧奉姑
誠孝天至晩稍貴慈煦儉樸如一日其細行見邑大
夫唐傜所為誌銘中邑大夫非浸與可者也卒丁丑
三月二十八日年八十有一次年四月卜葬在邑東
四十七都鄭家原之牛欄丘艮脉庚向螺絲形其後

列二員峯形家謂品字三台云前有池汕水滙為之
買諸廬陵蕭氏後界山巔左砂界山脊至前案右砂
界山脊至廟背山左肩之外有寺曰蟠龍山楊梅寺
創自唐不肖直方欲買田寺中為醮需未逮也佇當
圖之右砂麓外有蕭松者守塚太安人生子三長即
不肖直任嘉議大夫提刑按察使仲諒庠生季問先
卒孫四頤字進道庠生顯字進達顯字進通顥字進
廸孫女四嫁某某曾孫男五士綬士統士紀士經士
綸曾孫女四聘某某地去吾家義和約五十里不肖
直大惧異時湮沒故為記焉於乎昊天罔極痛哉何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二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辯

太極圖說辯

昔陸子辯無極太極反覆數千言予以為無極可無辯其不可無辯者圖與說也蓋據其說曰無極太極訓者曰是無形而有理夫既稱無形之理矣則惡可以形圖哉今夫圖天者蒼蒼然日月著也圖地者茫茫然山川布也而天之主地之體可復圖乎豈惟不可圖亦有不得而指言之者假令有人指言天之上

何狀地之下何形則世必咲為怪誕人矣何況太極所以生天地者而可圖乎今乃規之而若輪圈之而若鏡與丸也是孰視而孰傳之耶非獨太極雖陰陽亦不得圖也據其說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陰陽特一氣猶夫水之有寒燠亦一物也今乃白而陽之黑而陰之外之則左陽而右陰内之則左陰而右陽是果然哉且画卦者以一為陽以--為陰其取象亦足矣今又為白黑而左右之不既贅乎太極陰陽之不可圖明矣而其說則尤有不可通者說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則太極先動而後靜也

大先動後靜則未動之先果何為耶且既穆乎沕乎其無極矣而又何動靜之可言又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俗其昆命未生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其為動之極也幾何時又為靜之極也且太極之理果獨立而動靜耶抑附氣以動靜耶如以其獨立則穆乎沕乎固不可以動靜言如以其附氣則氣之膠轕坱軋不可停止謂為動極猶可言也至其靜極則又何狀是必凝久為塊而已其可通乎既曰五行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是無極與二五始無不合也則又何待於妙合而凝云若既曰五性感動是仁義禮智信

始無不定也則又何待聖人先益以中正後繼以仁義而後為定之者也既曰中正是不可以動靜偏言之矣則又何獨以主靜云者至以五性之感屬神發之後善惡之分出五性之動則與書之恒性易之繼善益遠且詩也憑其辭繹其意非獨是非謬於聖人即其所自言者亦首尾衡決而脈理始不可尋矣是可謂周子之書哉古之善言至理者莫若易其次詩與中庸易止言太極生兩儀而未言兩儀未生之前有若是次第也詩止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中庸止言天命之性天地之道而未言天地未生之前有諸

是之次第也有開天之外者或對曰氣也開氣何所
際際之外又何物焉則雖伏羲不能以對非不能對
也不可得而對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而
况二儀之生與其未生之故又可得次第詳言之乎
後世唯三墳僞書則有太始元胎太極父母之說周
子豈效之乎曰若子之言則周子手授二程子非歟
曰然蓋予嘗遡於心而求之程子之書其昆仲師友
天人至理殆數萬言獨未一及圖與說者二程子豈
以師之所特授者而故特遺之歟考之胡邦衡記周
子祠亦未及焉周子自為易通書言太極而不言無
極言仁義中正而不言中正仁義則其非出周子亦
明矣或謂出陳希夷爲逆遇異術探取以成誌予則
曰周子必不爲此希夷亦未可誣或者希夷之流爲
是以附聖人之教未可知也曰然則朱子表章亦非
歟曰朱子尊信周子之篤者也古之傳僞命者雖忠
臣孝子或信奉之非不察僞命忠孝至也朱子其亦
猶古之忠孝者與夫朱子何可尤

太極圖說辨後語

右辯予作于蜀臺云蜀有開陵先生者讀其語書曰
太極未動之先果何為耶此語雖周子復生無以答
云云予非疑周子也疑此非周子作也而從旁者譬
曰此必非周子作假令出周子二程何不以示人程
伊川作易傳訓易有太極章未嘗一語及圖亦未及先
動後靜之說伊川豈訓易而反秘師說哉此可知其
非矣予又讀宋末許白雲書知昔人已疑動靜先後
之謬而白雲答之殊覺矯强近歸讀予邑羅文莊續
稿載太極述其序略曰愚常熟玩其圖詳味其說雖
頗通大義不能無少疑又曰圖之作雖極力模擬終
涉安排視先天圖之易簡精深恐不可同年語也豈
元公未嘗見耶是文莊亦指其非周子作也又謂天
地造化之妙聖學體用之全易中言之甚悉於是錯
取吾夫子十翼中語組織成篇以盡愚意凡皆傳夫
子之舊不妄贊一辭名其篇曰太極述直謂朱子表
章圖說而文莊尊信朱子素若神明豈故於茲有異
同耶豈亦不得已而爲是耶學者觀所述亦可知圖
說之贅且繆其非出周子明矣其述云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月借日光辨

月借日為光其說見參同契宋儒遂有銀丸黑毬之譬予竊疑之今夫月陰精也腐草之螢映書徑寸之珠照乘明星有爛雲漢為章小大雖殊咸各有光况其精者而獨無光乎此必不然也宋儒以為月晦則

疊日而死月朔則離日而生月望則正對日而盈以是知其借光此又不然夫以日疊而月死則曷為不死于晦之夜而死于念八也以日離而月生則曷為不生于朔之夜而生于初三也以日之正對而月盈則月在上日在下浮雲之微尚足翳之曷為大地之隔閡而竟夜能盈乎且日月之正對即不當有分數之差池也又何月蝕而有分數之異宋儒豈未思耶無亦泥于窮理之過而强自智也夫惟其强自智也宜又有四邊光射與夫暗虛之說則亦曲且勞矣宋儒又謂星光亦受于日不知日蝕之時日尚不見而星光反著是又將孰射之然則月有死生何哉或者謂陽無顯晦而陰有盛衰潮汐珠胎魚腦與月盈虧此亦其驗與然卒未可知也噫使果有人凌倒景旁日月者則必能知之亦或能言之然而終未有凌倒景而旁日月者也

衎廬精舍藏稿卷十三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論

戒殺生論

世儒譏不殺生則必斥曰是慈氏之訓非聖人所為教是固未考於聖人之教而撰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尊也諸侯大夫貴也然皆無故不得殺生夫無故不得殺則有故而殺者蓋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聞[illegible]殺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蓋亦無幾矣聖人之教蓋如此世之儒者奈何欲以不殺歸慈氏而以殺歸聖人夫窮殺者蓋亦世俗偏窺聖人之舉也聖人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已然其養之有道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制獺未祭魚罟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皆鳩未化鷹不設罻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群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愛惜生物何其周也聖人雖為祭而殺然在天子不過曰一元大武諸侯以下不過曰剛鬣柔毛曰肥腯翰音曰疏趾明視曰尹祭商祭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以四方之食供為燕人之祭春韭以卵夏麥以魚秋黍以豚冬稻以鴈其數可舉其義可陳而未嘗有二脩焉雖為養而殺然六十止食宿肉七十乃食二膳八十常珍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孟子亦曰七十非肉不飽則未至六七十者雖孝子不得以享其親雖為賓而殺然天子適諸侯諸侯乃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其在于詩其語嘉吉不過曰肥腯曰鱨鯊鯉至矣其語富多不過曰四簋曰八簋極矣聖人何嘗教人日斷割之以天子諸侯無故不殺之物乃取而饗飱焉一膳而斃數命一飲而殘百種舒鴈之外鱉鱔鯉之餘乃至豹胎熊掌鹿胃麋膏麝麞虎兕以下沐逮犢麝彌山之族而醢臑之乃至鴈胥鵠臭鶉胖雉腊鶩鴞鷸鷂以下磋及卵胎彌林之族而熬淳之乃至鱣鮪鱘鱑黿鼉鯨鯢蝸螺蚌蟜細極鰕鰍彌水之族而膾炙之秦漢儒者恣其饕餮附會記者則著之為教曰大者為軒小者為膾乎烈腥臊猶未饜也乃至薌之蓼之芥之蔥之桂之

蠶之稚之蠡之祝之梁之豸之枝戶蛆之芳竄
易矛之巧將使大羅氏之適藪澤見毳介之影則啞
啞然咲憾不顧四極以為之網也大庖氏之入市肆
覩魚肉之林則津津然涎憾不鼓龍泉而為之割也
將使鶉鳥愀然不安其林豺獸焦然不寧其穴其于
天地之心太和之氣其不奸乎聖人之教寧有是乎
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今夫人之一身膚甲
為骚毛髮為最骚然俾人日殘膚甲而咲之雖悍夫
不能日殘毛髮而咲之雖忍人不為聖人視喙動皆
膚甲而草木毛髮也有一草一木不得其理聖人理
之如理毛髮何至殘食膚甲而教人為堯舜之政三
王之治能俾天地訢合陰陽和豊胎生者不殰而卵
生者不殈獸不狘鳥不獝魚鮪不淰四靈可以為畜
故其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嗚
乎此豈以殘殺能致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狼
至毒而有父子螻蟻至微而有君臣鴻鴈之有兄弟
雎鳩之有夫婦騶虞不履生虫不踐生草烏鳥為其
母反哺牛為人代耕犬為人居守此其為仁義何可
勝數而人或不如斯物也反日殘而咲之可乎麀麑
于矢壯鷁反顧則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鶉將就食

感主人以精穀之詐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鶉者引
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則一市
之犬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忍人乃
誣物為無知既日殘而咲之儒者又重佐其焰至誣
為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愈於不仁之流也或曰子
不聞伏羲氏之王也教民網罟以佃以漁王制月令
季夏命漁師伐蛟而取鼉周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
然則伏羲為非教而周之制豈未仁歟曰是不然當
伏羲氏之王五穀未生鳥獸至多羽翮之徤齒角之
猙與人爭搏而居爭穴而處𪀃𪀃然相搏哆哆然相
噬也生命之害大矣人不得已以其智勝而殺之茹
其毛飲其血而害猶未殄也伏羲氏則又不得已教
以漁佃使善取之所以消人害而拯枵腹也伏羲豈
創教以殺生者乎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湯德及禽魚
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召公戒珍禽奇獸不貴異
物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伐蛟取鼉而為政者也禹
菲飲食文王惟正之供日昃不遑暇食靈囿靈沼自
麋鹿魚鼈之外靡有奇稱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薄
正吾聞之矣未聞聖王以百二十品為食者也月令
周禮可盡信乎不然則周之生民其斃于供久矣漢

武之射蛟于江虜篾之微妣于郢當時史氏非之廷臣諍之又何甚乎予故曰秦漢儒者附會以愈於不仁之流者也曰若是則與慈氏何以別乎曰子以殺生為天地之心乎以不殺生為天地之心乎知以其不殺而已矣則吾知殺天地之心以為仁可也又焉知聖人之與慈氏且夫聖人之教為蒐祭賓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固未嘗無別也

疑論

夫事自聖人為之天下是之後世傳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雖衆之可也事自聖人為之天下是之後有聖人者作復從而稱道之苟吾求之有逆于心非之不可也疑而存之可也武王之伐紂非獨孟子稱之也孔子嘗稱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所謂聖人為之天下是之後世又有聖人稱道之矣而蘇子獨非之謂武王不當以兵取紂又不當殺之是固蘇子求之有逆于心者也然而非之也亦過矣生民之初以其有欲而亂也然後相率就其仁能衛而會能宰者而君之焉非徒君之又從而服役之聽承其制令死生以之其極至不敢齒及路馬而感其芻豢此皆凡以擁衛而祈生也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克綏厥猷惟后又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公天下之論也故以殷之天下觀天下則武王之殺紂為非以天下生民之命觀天下則武王之殺紂不為非也所謂順天而應人也蘇子非之過也予固不敢以武王為非然因蘇子之論怵于心而亦有逆焉蓋不能無疑者三蘇子曰武王觀兵孟津而歸紂必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已矣予則不然予以為成湯放桀夏之子孫無可托者故湯自為之若商尚有微箕二子者在箕子所陳洪範皇極之道遠紹執中使箕子有天下其錫福庶民豈下武王武王既誅紂釋箕子因訪聞其道即尊而立之繼殷嗣可也非獨嗣殷也蓋箕子有敷錫庶民之道使為南面宜也武王素殷臣率天下尊之從而北面為亦宜也縱使箕子不欲有天下則微子亦可王也武王豈必自為之乎武王必非如後世利天下者然而計不出此何也此予所疑者一也昔者堯之將老求可以集天下者唯舜當其時堯止一子二女而已自堯視之其捐天下甚易其捐二女俾從一夫此人情所難雖堯不免也堯不惜捐其天下又并捐二女不為情堯之欲

得舜以生其人者其為心若斯之篤且亟也武王既
不能釋天下之歸已又不能强箕子以有天下則延
留箕子置之中國天子師友而賓之大小臣工師事
之又或分國而處之使中國之民咸被敎錫生人之
澤則武王之心即堯心矣然終置之朝鮮異域使與
中國邈然不相為何其左也此予所疑者二也周之
先世太王生太伯及仲雍王季斯時去武丁未遠也
殷之澤方未艾天下未有紂之暴其天與人未厭殷
也其時季歷雖有聖子如文王而太王臣道也惡得
先有剪商之志太伯又惡用逆探其父之志遂逃荊
蠻以避之謂其說誣則孔子所謂三讓天下又何以
稱焉若太王果先有是志武王終取天下而家之則
武王實成其先世纂竊之志即書所謂弋殷命者是
已未為可也此予所疑者三也予嘗求之武王必不
能釋天下之歸已箕子或果有不可强者存焉太伯
之逃抑或以季歷父子足以當國而故讓之與曰武
王有天下是即以天下讓也豈必先世先有剪商之
志哉噫斯言也未有予證也今安得復有孔子孟子
語予以其故則無復以容予喙作疑論

○名論上

名何所昉乎自有真宰斯有天地有天地斯有人有
人斯有性性者真宰竅矣竅乃有道道乃有物物乃
有分數分數乃有稱謂蒼然穹而覆也吾無以謂之
名曰天塊然塊而載也吾無以謂之名曰地若此者
生於分之無以謂而强以謂之者也其凡為分名者
類是也而分之實不在是也物有至寡吾無以謂也
名曰一物有至多吾難以謂之名曰兆若此者生于
數之無以謂而强以謂之者也其凡為數名者類是
也而數之實不在是也辨之上古結繩以為治謂治
在繩既可也南蠻刻木以為信謂信在木不可也海
外有國象物不能為辭而以手示其形形果在手乎
又有國焉以草木紀歲以鳥獸紀官歲與官果在草
木鳥獸乎向使古之制名者名天以謂地名地以謂
天奚不可也名兆以謂一名一以謂兆奚不可也又
使之名鵠為黑名烏為白名鳧為長名鶴為短亦奚
不可也然則人之有姓名其亦無以謂之而强以謂
之者與嘗試觀之名何為乎號于口者聲音也書于
簡者點畫也以視之斯人果一耶抑非耶是故古今
名相如者三矣固不皆相如也名無忌者亦三矣固
不皆無忌也而世之君子嫌則喜毁則怒以為是非

原缺

惟欲天下咸得其天性迈諸實而已非以名也故孔子惡夫似是孟子斥夫假仁其旨嚴矣而宋之范文正則曰聖人以名為教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太公直釣夷齊餓死仲尼聘七十國以行道無不涉乎名若此則數聖人咸偽焉耳又何淺之觀聖人也文正又謂忠臣烈士因名而勸則亦非矣夫忠臣烈士雖或出於名亦天性勝也否則為望其能之死不同也夫子疾殁世而名不稱非疾無名也疾名不稱實也四十五十而無聞非謂無聞問也謂未聞道也為己為人是聞非達夫子之戒名也深然畏書史望又敦獎名教樹之風聲其曰積善成名令聞廣譽為不得已以鼓下士亦使之因名求往迈諸實而已咸非以名也是故名者所以取人而非以自取也所以用人而非以自用也不然是聖人重導為偽也非立教本指矣雖然聖如周孔亦不能免毀以全名况望之人人乎聖人之蒙毀辟之飽食者腹猶果然而人詆曰是區區枵腹者則未嘗為有無也此聖人之常也然今之學者又欲冒毀以直造乎性命此則自枵其腹以動天下之饑又從為之辭斯益以遠矣名與實誠與為王伯治亂之所從繫也吾慘勝于斯久矣今此粗

有辨故書之論

○才論上

夫聖人以道濟天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而夫子復有慨于才難何哉曰辟之車然道為之軸而才為之輪善治車者雖有堅好之軸而棄輪則莫為之運是故才者其所以運之者也才稟於氣氣有通塞強弱故才有敏鈍長短巧拙精粗之不齊夫惟才之不齊故才為難而大才為尤難宋荊氏之楙八閫自謂能涉及之江介見豫章其枝圍千 故其蔭芘千乘則綰然盖包山之湖自謂廣大及出東海則不啻十洲三島雖百物幽怪靡不有焉則悦然失其大小之辨也甚哉大才之不可多覯然而求合其正性不詭于道者則又難矣是故有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以聖人之才合聖人之道斯大之大也雖然大之中又有間焉何以明之昔堯至大也堯讓天下於數君子者屢矣數君子者卒不以自與而必於與舜舜之後又必與禹者何也彼遇舜之才尤大禹之才次大故非舜不足配堯非禹不足望舜而非舜禹亦不足以用數君子之才者也雖然此三聖人與數君子者其才固不一而道無不一故其一時上下莫不相通以

道相通以道則非獨此數君子者能以道而御其才即其他敏鈍長短巧拙精粗之徒咸能共成其大而協贊唐虞之盛者亦良有此道耳自禹與數君子之後語君若湯與文武語臣若伊周孔子皆有聖人之才與道者也孔子雖未試而其才舜禹儔也自湯與文武伊周之後語君若漢高漢武唐太宗所謂有聖人之才而未聞道者也語臣若孟子所謂有聖人之才與道而其才阿衡儔也孟子之後不可謂無人然其他敏鈍長短之徒猶有不齊而其道猶遠矣雖然使有琁聖人之才學聖人之道或君或相與於其上亦必有以通乎其下而所謂[illegible]大者尤有在焉夫惡得千百載見之猶旦暮[illegible]才之難也

才論下

聖人以道通乎其下者非他道也仁是也夫濟天下莫病乎無才尤莫病乎有才而不出于仁嘗試以人臣論人臣有才而不出于仁則不得不趨而為術其次則以氣其下以詐張子房始終為韓非不忠也而卒以術勝彼非好術勝道不勝術也賈生之策度越漢庭非不達也而卒以氣勝彼非好氣勝道不勝氣也至於詐則小為弘湯大為莽操禍至不可言矣若儒家者流窺竊古帝王之道依倣其近似以就事功又多以意行則子產叔向與諸葛孔明之流是也今夫術可以應變而不可以致理氣可以發謀而不可以成務若可以致理成務而善能持世者則莫如意然所謂共成其大以臻唐虞之盛彼卒未逮也何則彼固作于意而未始怵乎仁焉故也辟之水焉水能潤能溉能浸能溺其極至放海稽天而其源則始於山下之泉仁者才之泉源也不得其源而徒其放海稽天不可得也今夫人一也唯其生則膚甲怵于心腑其弗生則肝膽同于楚越此仁不仁之辨也聖人之心[illegible]故其辭曰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有溺者由己溺之又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夫人當饑溺擧盤怵於其躬則雖鈍者靡有不敏怯者靡有不勇短者靡有不長拙者靡有不工狹者靡有不廣彼其措畫而營救之者曾不知內交誰何也要譽誰何也惡聲誰何也而才不才非論矣聖人之怵而生者亦若此聖人豈復作而致其意哉夫意與仁奚別也意者忻于名義因于往蹟生夫人自外入者也仁者觸於不忍發于一體生夫已自內出者也故曰大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

意之也夫唯非意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
則才者聖人之神用者也而術與氣不足言矣

論文二篇荅瞿曆夫

古今論文若楊子雲劉勰范曄顏之推歐陽永叔黃
魯直等無慮數十家然予獨喜陸士衡韓退之殷璠
蘇子瞻四子者語最確士衡文賦詳矣然獨曰石韞
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則知文當求之色澤之表
韓退之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亦大
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文當先養氣而仁義定
致養之原以是則小慚蒙謂小好大慚蒙謂大好小
稱意而小怪大稱意而大怪果惡足以感軼轍哉殷
生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則知摹畫於步驟者神躓
彫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於藻麗者情涸蘇子曰吾
文如萬斛源泉隨物賦形常行於不得不行止於不
得不止夫行止由已者文之至難者也而非絕世好
者莫能與近世唐應德有喉中轉氣管中轉聲之喻
凡皆可謂善語文矣而未逮文之從生于少不自揜
見當時語文唯推先子長自謂當稅駕于長氏之廷
長久涉道之藩然後知士非不學文之弊而不知已
重之可憂嘗致書知已者曰士不知已重則無所為
易時而為時所易無可為命世而為世所命遠絹冀
世之猷而近貪一時之利內薄天壤之身而外厚蠅
蝸之名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抒為文辭皆准奉習
聞以應求遵成語以塞門童誦於家長獻於國白首
身退問之而不知其措間有騖古之士則亦不過摽
掠其標格而追逐其聲響寸而寸之不敢以語尺尺
而尺之不敢以語丈甚則借笑為欣雜百娛笑不足
以為樂益哭為戚雖百號哭不足為悲以若所為即
令字字語語同於子長其無所用之明矣故嘗以為
令之詩文辟鏤冰令之古文辟剪綵鏤冰者壽時剪
綵者壽歲二者有間其不足行遠均矣而世猶孳孳
項項相矜相嚴以終其世還諉笑而耻之嗟夫士之
知道亦難矣道者非善其一身已也錄一家以逮天
地群物皆吾大一身也自大一身言則以家族准心
腹以民庶准四體以天地准頭足群物准毛甲故家
族不得其任則殘心腹民庶不得其任則殘四體天
地不得其任則殘頭足群物不得其任則殘毛甲故
君子和其家族使睦理其民庶使平和其天地使寧
適其群物使若皆所以調燮其身俾得其任而不殘
也夫士以一身任群物天地之大則以已易時時不

得而易之以巳命世也不得而命之如此則士之於
巳重矣士有重於此則雖山彼金壁莫能滑也雖立
取卿孫莫能汚也雖刀鑊臨之志不可易也雖有璇
閨綺闥姣顏膩理仙仙之舞靡靡之音極都麗之觀
雖有汧渭之駿渥洼之龍躝飛兎而殪貔兕竊騰驁
之樂曾不足引其眄回其聰也雖使近而一家遠而
天下咸諾諾焉近而一家遠而天下咸譁譁焉易足
以易其作者也又尚何利祿爲有無哉故士得其時
則發其和家族理民庶相天地通群物之道於上而
蘇判諸散藏秉劉史放著不得其時則發其和家
族理民庶相天地通群物之道於下而論譔記述褒
頌譏刺之文著盖皆輸其成算而出其素有稽諸口
實而申其事情當時用則治不用則亂後世循則成
不循則壞辟之雷霆之鳴于春雖欲不鳴不可得也
星辰之明于夜雖欲不明不可得也饑歲之膏粱寒
年之繒帛雖欲不適于用不可得也故六經語孟之
語是非也若探其根而善敗之應也若見其果至若
于長氏之爲言也雖未能望孔孟之藩然猶發其中
心之誠然者故欲爲于長要亦有本末非今之士苟
求苟然從人笑笑以爲悲樂者之能之也予當時嘗

此書詳洽完備於大畧讀者可以知文之從生矣
其時予又爲董督府奏疏序其畧曰有爲進西崑之
璧貢南海之珠者焉有爲漕江東之粳運關西之粟
者焉二者其孰良于用乎曰子不聞昔之人有握珠
璧不得食而斃者未聞有積穀粟不得珠璧而餓者
也當燕豫則庸瑙璧媛貴家紈袴之子寳珠與璧何
啻千金一遠窘急則珠璧豈可與穀粟同年語哉有
用之與無用不待較而明矣君子之獻言于君也亦
然若封禪之書申典引之論非不馳騁天下之巨麗
絢然如西崑之璧南海之珠然使人皆循其詞以懷
事于上則上必不能曉辨以有行皆循其詞以論事
于下則下必不能曉辨以有承雖自享以千金之價
其無裨於生人之枵腹久矣則又將焉用之予是書
又似中近時齟齬辯勝者之弊作論文上篇
古今文不一體學文者亦不能以一體局聖人之文
大都在道其次在法法所以維道也翱翔道法因物
成體者非獨時習亦正變者之自然也今夫文之有
正變猶兵家之有正奇織家之有經緯雖六經不能
違也變之中不一體猶奇之中莫窮機杼之中不一
色此雖六經亦不能違也是故易有易之體而玩易

者若不與書謀書有書之體而讀書者若不與詩謀
詩有詩之體而誦詩者若不與三禮春秋謀彼其不
相謀者非意也自然而然者變也自非有大觀若孔
子者通易詩書禮春秋為一致則局易者必詆書局
書者必詆詩局詩者必詆三禮春秋匪獨相詆且交
相絀矣是故必有孔子然後知所以盡變孔子非好
變也其道法通也繇是推之苟有近于道法則易之
變為玄為老為南華沖虛亦同為後之論說傳註不
一體詩之變為楚相為離騷為琴操樂府為後之賦
頌五七言古近不一體書與春秋之變為左氏公穀
為子長史記為漢紀歷代史列國志為後之書記
述碑銘傳贊不一體周禮儀禮王制月令變為白虎
通獨斷通典為後之通考諸書不一體學庸孟氏變
為荀韓以下諸子為漢唐宋之論議不一躰論語變
為法言中說為後之語錄不一躰假令有孔子者作
當必有所擇不有所局又繇是推之漢為漢體唐為
唐體宋為宋體而宋尤道法最近者也則亦豈當為
孔子局日詆哉然則孔子奚詆詆在道法離焉而已
故道法離雖鄭衛出于春秋詞非不工也而聖人必
刪而絀之道法合雖秦誓出于戎狄詞非獨工也聖

人反存之列六經之中援之綴大學之末若是則聖
人所為文其大槩可知已嘗試辟之今天下九州所
共聞者唯華音而種諸華音唯優伶然優伶之言不
貴于時者非其音不純華也舜東夷人文王西夷人
舜與文王豈必脫然於諸馮岐周之音哉而其言貴
千萬世者非其音純華也然則孔子所詆者昔猶時
之不取優伶焉已矣孔子未嘗詆文之變躰為也今
天下文盛矣然語者唯祖秦漢而忘六經推子長而
薄孔孟韓蘇之文實孔孟出也則尤今世之所尿詆
自此郡倣倣于長不欲一瀏秦宋而後之相師成風
亦惟知榮一家之體崇一代之辭引篇擘紙獨詆有
秦虞子長咳唾餘瀝則相詫為之假令誠有孔子之
文而體涉六經辭近韓蘇則曰此別立門戶甚則為
鄭衛亦識優伶左袒而騖宕後生大半贊道法而斥
棄之然則奎天下耳目浸入六朝靡有旭旦非斯人
之徒而誰歟嗟嗟予將不暇憂文而憂斯世予少雖
喜文後自審才識竟自捨置然於古今作才微有辨
夫道法備于身不得已而文之不以一體局此上也
孟氏以上是也是謂聖賢依倣道法而籠挫于百家
囊括千載體者中也莊荀屈子子長揚雄韓蘇以下

諸子是也是謂文人贅視道法唯摹畫于步驟彫法
于體句組綴于藻鑑者下也相如鄒枚曹劉潘陸顏
謝以下及近世詞家是也是謂詞人然近世非獨屬
一體其實襲也予嘗作喬氏文序箴之其畧曰古之
文衆矣司馬子長與莊荀孫韓老左凡六七家咸未
嘗相襲等而上之讀彖象者若未知有典謨讀雅頌
者若未知有訓誥讀繫辭者若未知有語孟何則文
者道法之所出不得而相襲故也辟之為居棟楠肖
也然各一其材今曰阿房靈光材最古乃截古以益
今而曰規矩在焉可乎今夫規矩特一物自巧匠運
之為規而員出焉橫之為矩而方出焉故規矩者方
員之母也而方員豈規矩哉是故道法者聖人之規
矩也道法備而文言之以詔後世此規矩出方員之
跡也方員之跡無定體故為典謨為訓誥為雅頌不
可窮極執之則窒于長之豪健瓌瑋則亦方員之跡
見於一體而已何乃跂跂焉執于長以為規矩而襲
人之遂至廢百家耻六經是焉知規矩是序蓋與前
意相出入乃予文作羅文恭公集序曰文者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是故文非聖人不能柄自孟氏没道術
大裂文王孔子之文湮閼不著百氏褫出竊竊工巧
而文柄遂旁落於能言者之家近代儒者所著易通
訂頑荅定性序易傳彼能言者無容喙矣降是則不
免於萎薾嘍嗜而近俚彼傑然好言者且唾之矣惡
能使繹而行之何者道術不一而枝末之析太繁也
讀予是序則知文之弊其責又有歸矣予竊者曰不
暇憂文而憂世至是則不暇憂世且憂道矣噫安得
有主宰道法正本違末以柄斯文則世在其中作論
文下篇

序曰昔予瞀學獲二奇雋其一黄梅瞿子九思其
一麻城周子弘禴知二子皆當以文名世予嘗挈瞿
子遊西粤旦夜問古文法予慚非作者又懼奪之業
衆未有復也今别四年瞿子已與計偕名郁郁燀上
下矣方千里走使訊予山中故勉撰二篇復瞿子嗟
嗟乎所屬瞿子文云乎哉文云乎哉

衎盧精舍藏稿卷十四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議

屯田議

大司馬許公以軍餉日匱計脩屯政乃下群屬議之于是觀政進士胡某議曰自三代之後兵農既分則兵有待食不足之慮農有餉兵不勝之累於是欲為寬民濟兵之策者則莫良於屯政故屯政者所以紓漕輓固守禦而古今足兵食之上計也乃若漢唐設屯紀載昭灼雖各有用民用兵之不同然其寬民濟兵有利無害則一而已逮我 國家經制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為準有事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無事則七分屯耕三分守城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督理之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尤良然而承平既久法玩政弛內地則私相貿易外邊則侵占荒閑雖有屯名而無其實矧邊徼連年寇警荷戈被甲尚稱乏人而復能分兵以耕乎又益以客兵則軍食日亟軍儲日匱往往出師百里未及三日卒以食盡至煩當宁屢出內帑以賑其乏乃者內帑又匱告匱比年以來計國大吏始有意於屯政之脩若內地則增設撫臣以董其政外邊則勅遣重臣以督其弊殆未嘗不奮然求理也然旋設者復撤清稽者未行此其利害所在豈亦有難與圖成者與嗟乎此屯政所以貴熟講也今夫內地之田不過一風力使臣盡心清理則弊端可塞舊制可復至淮徐開荒亦可摒之兵備責之有司苟得其人其舉此非難也又奚必以疲病之地而增設一撫臣哉惟今日之勢莫急於邊亦莫難於邊蓋常深思今日脩屯足邊之方則其說有六請為當事者陳之一曰復侵占夫九邊不皇縷舉今獨觀諸宣大可知彼宣府舊納本色二十一萬一百七十六石有零大同新舊本折一十二萬九百六十七石有零其屯利亦不可謂不厚矣嗣是侵占荒閑損十之五近年勅遣重臣清稽若指揮王鏜首出原種屯田四百畝軍人李天祐任仲義等告許田地其數不貲而撫臣以為邊地當簡節闊目以鎮定之豈以其激則為變耶愚則以為行之有漸而措之有方雖變無繇也不然則豈弊端終不可稽而屯政終不可脩與故今日得人則侵占不可以不復也二曰復紅牌昔者永樂之時各屯置立紅牌刊書各千百

户指揮管轄旗軍姓名于上百户一員則轄旗軍百于名千户一員則轄百户若干員指揮一員則轄千户若干員都指揮則總其事專設僉事則稽其成至撫按邊郎督其入兵備守巡分其責故當時事皆脩舉而田亦不廢兵可得贍然謝為今之計紅牌不設而欲屯政之脩是猶治亂絲而無其緒也其有能得其理者必不可無矣三曰築墩堡昔趙充國屯先零必采塞列隊而後可耕韓重華耕振武亦必堡相望而後虜不為患此往事之較著者也聞近日墩堡為虜所破壞以當刻日脩補

[illegible]

許里相望[illegible]者率環使耕者無為虜掠而刈獲有期不然則雖有亭障家堡終闊虜神禹后稷以導民萬未有能耕者也四曰增人户夫邊徼之地不患無田而患無人今每邊主兵不踰四萬其不可以贍耕明矣議者謂欲脩

祖宗流徙之法凡富民殘衆贓吏武職犯法情重者悉令徙邊夫富民贓吏武官皆有顧戀至於子弟臧獲之多又可以佐力而疾耕也誠舉而行之則與募民實塞其為利又大相懸矣五曰開荒蕪夫紅牌既設則田各有屬至于荒棄之地棲延至

廣若能出令令各兵墾種期以三年之後若百户歲增糧壹百石草至五千束千户歲增糧至五百石草至二萬五千束則即行陞用其有不及者亦量為賞酬庶幾人樂為勸而荒閑不患于無耕矣六曰擇將帥夫屯政之脩其責非獨憲臣而已蓋亦由將帥得人焉故物與之國將帥得人則我勢勝而兵力省糧餉舒矣以既舒之糧餉而屯政益脩者敵不得我擾故也繼盛之國將帥不得人則我勢弱而客兵煩糧餉亟矣以既亟之糧餉而屯政反不得脩者我望敵而棄焉故也當今之時正客兵煩重糧餉乏缺之秋也[illegible]將帥而專責於憲臣特恃乎墩堡是猶徒手[illegible]欲以撫採也亦不可幾矣昔者越國既敗得[illegible]則易敗為勝齊國既弱得[illegible]則易弱為[illegible]夫以諸侯之末世且然而況[illegible]天下之大據豐亨之力勝殘之權猶　為在我

[illegible]

當宁誠必求天下出群之才置列大將以操其可為之[illegible]其戰勝之勢則客兵可以全省而屯政亦復可舉矣而建議者[illegible]法與屯政相表裏[illegible]年鹽法未弊各商[illegible]自[illegible]備牛具代治屯田

且種只輸至便利也今欲復屯政當令衆賈如某種
輸可也雖然此亦昔之將帥得人故也今將帥擁千
萬衆尚不得以存其關堡彼鹽賈將何恃以無恐故
將帥苟不得人則非惟徒搏不熱而虎害益以不支
雖皆鹽賈加之斧鉞不能責其耕矣以愚之議自謂
屯政大畧計無有易此者或者又謂其田敵鹵不可
耕則請折之以王錐李天補之使占非其敵鹵不可
耕者乎乃若墩堡牛具之費則內儲必有可措設者
不然則輟內地冗員冗費以給之其置此亦不難矣
書生過計未識廟算謂何如也謹議

說

巽說

夫聖人之學備於易而巽之說爲盡之巽者一陰伏
於二陽其象爲風其德爲順是故聖人委於天地萬
物順應而不窮者巽之謂也然巽上爲旅下爲兌不
能通於旅與兌之義而巽之說不可見矣夫旅逆旅
也非吾恒能有也兌說也無弗說諸心與世之不莫
不以其身爲萬萬不可壞毀自守壞之大以在毛髮
之細咸謂可執而有之是故視其身也膠淤物若居
不可出之狴而困不可解之梏當其時視世字爲旅
人於江湖間逆遇者其胥淵相絕也如此則觸其目
撄其手足罔非逆胸迫腸之地而望其委順於天地
萬物者必不可幾矣不能委順於天地萬物而令求
一瞬之說於心亦不可幾矣以吾試觀於古今人何
莫不然是故聖人旅其身旅其天地萬物旅其身則
不有我旅其天地萬物則不有天地萬物我與天地
萬物皆不相有而後隨萬物之低昂而委順以應之
夫委順則無事矣故聖人繫曰巽稱而隱隱也者言
無事也又曰巽以行權權即所以稱也學至於能權
則以我宰乎天地萬物而我無天地萬物之累以天
地萬物宰於我而天地萬物無我之累我無天地萬
物之累故我適天地萬物無我之累故天地萬物適
我與天地萬物不相有而相適則其悅諸心也豈獨
加於軌而王樂已乎然非始諸旅則靡所入非終於
兌則不知其所歸得其所入所歸則巽之說見而易
之義盡斯聖人之學爲不詭矣永新劉某與余同學
于念菴羅先生因出其先君巽屛册示予蓋先生所
撰諸薦紳作者咸在因以其簡末屬予夫予不能知
君之行事然而知先生之學聖學也君能物其子游
先生之門則其人可知而以取諸其號之義吾亦可

俾而言乃於是作異說貽其

賀鳴甫字說

永新賀夢鳳氏始字為岐甫既來大學選翰林殿撰唐君問字君以其嫌於山名又義無可繹遂以鳴甫易之賀子退語胡子以發其旨且曰鳴世之事豈易承乎胡子曰不然世未知鳳凰又焉知所以鳴是無異其郤而不敢承也今夫世之語鳳凰者必以其鱗翼龍形鷄背燕頸九像六苞五色三文然後交口而信之若其感于形也亦必以其胎於火精產於丹穴棲必阿閣翔必紫庭然後交口而信之者是惑于地也夫形與地鳳也使集行而鳴聲鳥亦將從而鳳凰之乎然或有鳥焉雖不隣龍龜燕其形火精丹穴其地靜而嘿同衆鳥也動而鳴則衆鳥之聲與之一是又不從而鳳凰之乎夫人亦然彼尊行懿德而號聖聖者固人之鳳凰也則亦必弃眉舜目必平陽蒲坂而後與之乎是皆不然所上於鳥者非以其形與地也以其鳴足以一衆鳥之音斯其為百鳥之王所上於人者亦非以其形與地也以其言足以一衆人之言斯其為衆人之宗夫鳴足以一衆鳥則鳴之先必有以伏衆鳥者言足以一衆人則言之先必有以伏衆人者然則殿撰君之命子者豈不遠哉子少而譽敏友大學之英益滌其俗學其將不以形地自限且知所以為鳴者矣嗟夫子誠知之則雖不言不鳴可也雖世人不辨其形不信其地不謂之鳳凰亦可也不然則拘攣乎方隅擬議乎形似是宜其為希世為絕德而寡見其羽儀難啽於斯世也歟子其勉之

蝨說

有壯男子焉始嘗擁貲江湖有聲既而以聲伎豪盡資老遂衣敝絮着敝褌層複垢穢竟為蝨藪其多至斗之不盡以是寢疾骨立轉復蕃息蓄聚蠕蠕相尋以食其未竭之血而肥植叢林勢不可復搜膚既已漸土矣然後蝨亦隨以盡藏惜之者曰彼其初壯男子其自以豪侈取羸病已不可追數然使斯人當病隙而烘蒸之則何遽以此物斃哉彼其終不然者亦由以微小縶之而層複迭為藪澤者厚也豈不悲哉嗟乎豈惟斯人夫國亦然當其中葉即肇釁之近且多為敝兵冗員之所盤食而況其外而遠乎然人亦縶以微小而其所托於藪澤益厚故國愈羸病則兵愈增官愈浮蓋自古及今而少有不然者是故國不羸瘠與病也吾獨異其不蚤烘蒸以至於斗之不盡

貎林薰沐之不得施則又何獨壯男子也壯男子粵人嘆其事者亦粵人余感而著之說

蟻說

予平時見群蟻奔營如有急難無停晷以為鬬也偶暇觀數小蟻擁半死蟲負移咫步蟬仰而躍群蟻顛頡困不勝中一小蟻逕穴次似鳩侶者未至值穴蟻出聚首若相語于是穴蟻復歸頃一蜉蚍巨若豆者領千百麻蟻族出共負疾趨倒曳入穴戶其豆蟻却弗入四顧彷徨復領群小蟻魚貫出或挽曳臂或推鑽擠紛紜旋轉不能了予乃知蟻非為鬬口實忙耳予以天下至微唯蟻雖飡若蝝肝宜無弗充然奔營不已若此者是不可已乎又見雀鼠雞豕終日奔營亦然未嘗不發哂一日予登高山俯觀山足若駕者騎者負者擔者趨者戀者呼而招者跛而望者隊而來又復往者其奔營亦何異群蟻之無停頓而思曰彼高人逸士卧雲霞漱泉石泊然而沉冥者又不哂吾黨之為群蟻乎或曰使人皆為雲霞之臥泉石之漱則天下莫為理矣彼高人逸士易以休哉禹八年不入膚焦不毛腫疾無胝孔子席不待溫接淅而行望望乎捐其身家以援天下然則彼皆非歟予曰不然孔子所以能捐身家援天下者以不為口實奔營故也向使禹孔子咸奔營若斯蟻則又烏能捐所切以援斯人乎是故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囂然樂于畎畝夫然後能徵庸陟方上下五就援天下若斯之急也不然吾無哂於是蟻也

人龍說

夫鵬運而負天鯨決而控地鶴長鳧短鯤大鯷小各不相為者以局乎陰而範於質也惟龍則不然龍稟陽德不可以須求無質故無方無方故倏大倏小倏出倏入藏湯三光雨澤下土蟠身方尺細入幽眇龍無不可故太易以龍發語聖人之特蓋有取焉人生而有質質有剛柔善惡惡者固不足言矣其善者亦各因其質之近而成乎習夫既成乎習則沉潛高明不得以相為而陽德微矣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雖聖人且不能以盡忘而況眾人乎給舍沈子某天性醇懿喜怒不色見氣質稱美矣比部羅子懼其範於質也因其請告歸山陰乃書冊以贈題曰人龍而求說於予予以為人之生質剛而難柔者以不知剛故也柔而難剛者以不知柔故也大哉人心之知其諸所謂至陽赫赫者乎故質則有方有方則物而不化

知則無象無象則神而能通君子之學以其無象子
陶乎有方夫唯知而已矣故剛則可柔柔則可剛故
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賁陽德也是故靈知煌煌崇
效乎天則可以時乘六龍變動不居孔子之時中是
已充沈子願學之心知至至之則人將曰沈子其猶
龍乎沈子勉之

雜說四首

客有為登守者為予言東海蜃氣成城墉樓臺五色
縹緲出烟霞中高鳥倦飛就棲輙墮氣中竟死海波
相與嘆曰悲哉鳥乎予因憶昔時艤舟洞庭夜張燭
群蛾飛而赴者不下千百麗之不得去觸而灼死者
盈案燭竟不能明予乃置盤水其側死水中者亦無
算予時嘆曰彼赴而死者固可悲而燭為赴者之多
至不能明尤可悲也此皆無異附勢而敗滅者固不
足為有識道然古今才智士自作而自罹者踵相望
也書之亦可為古今之一噱

予嘗見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殊絕非設色者能彷彿
也詢之性果妬雖馴久見童男女著錦綺必趂啄之
山棲時先擇貯尾然後置身天雨尾濕羅者且至猶
亦顧不復騫舉卒為所擒予又觀博物志言山雞亦
愛重其毛終日映水目眩輙溺死雉長尾適雨雪惜
其尾坐樹杪不下食以至餓死悲哉是三禽何其智
于羽毛不智其命也古今學士文人役終生事藻繢
詞既自沒溺其性命猶自珍曰吾有詩若干文若干
卷凡表見于後世視三禽智愚同耶否耶

莊子曰蚿憐夔夔憐蛇此各足其天不相憐可也西
方有獸與卭卭岠虛者比急難則卭卭岠虛負而
走其名謂之蹷說者謂蹷足鼠前而兎後趨則頓走
則顛故非附物不可以行水母無目以蝦為目此二
物一借足而行一借目而視借可憐哉今之文士尊
秦漢勝六經模擬句字不敢失黍米語大道罔知所
始襲晚宋儒者所言是非爭訟不肯下鮮不借足目
於人者又奚二物之憐夫

越人談象其齒退輙自瘞土泥中久復以鼻掀視存
亡亡則怒而觸林木盡摧或傷人故人之取者恒潛
為木齒易之又麝亦珍其香香滿臍痛劇即自以足
掀出之覆穢溺中犬逼且死猶倒拱四足衛其臍客
又言江海間有烏側魚八足能集足攢口縮口藏腹
腹含墨值漁艇即唾墨令水黑以自混漁人視黑水
占魚所在網取獲此三物者或善藏其賄或巧護其

身然皆不能免則何益矣余嘗喜莊生之言曰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不如藏天下於天下貴無心也然莊子又嘗訾伯夷哭單豹而獨贊櫟木與支離滑欲自處材不材之間則又與其言左矣老子云聖人不死以其動無之死地也夫死生之來雖聖人豈能以意違之哉天下有不自致而至者有避而不得趨而或免者矣則老子亦未可為通論也老子又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斯言允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故堯舜不能違天而必其子文王不能違天而必其君周公不能違天而必其兄孔孟不能違天而必其特顏冉不能違天而必其壽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言不自失其天而已予生平行止安危倚伏不自由百試百驗故余多罔所顧慮無象爵之貨也將焉藏無烏側之術也將焉混雖然唯不自失其天固有不以危危不以亡亡者存

續知命說復耿伯子

歲之甲戌耿伯子年五十又一其友周子就問之曰夫子所謂五十知天命者子則云何耿伯子為之說以荅周子大畧言天之於人必有與而命之者堯舜以若禹臯以相孔子以師皆天寔命之唯知命在我不容辭故堯舜禹臯則若饑溺若內溝孔子則遑遑相尋教學相長屹屹無已時是夫子所謂知天命也已又介其徒劉生以緘示胡子胡子讀之曰淵哉命乎辭耿伯子言則可以知之矣劉生曰何謂也曰易不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唯至斯能宰唯宰斯能知辟之宰一家者則一家造自我矣故知一家宰一國者則一國造自我矣故知一國彼其至也久矣奚復較量其容辭不容辭哉故曰辭此可以知之曰然則宰之自我者何謂也曰宰之自我者是造化我出宇宙在手而天者不竅矣又易為窮通易為治亂易為生死易為古今蓋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生而死亦生也非無古今而今亦古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則知命之境也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達天德則知命之說也老莊列窺其內則曰死而不亡曰制命在內曰長于上古而不為老是未嘗有生死古今也唐李長源宋邵堯夫見其外則曰君相造命曰仲尼以萬世為上是未嘗有窮通治亂也然皆未易言是故命者誠非聖人不能知也曰若是則何以入曰從耿伯子之憤樂相尋教學相長屹屹無已時則惕惕乎盡性立命矣立命

則能至而窒矣又何憂于知悲哉予獨後時未逮有類于寶而蘊金者也若世儒則又令之聽而聽古樂者其能有入也益難矣曰知命不敢言敢問命何物曰知性則知命矣予歸求諸耿伯子將終得之

申說贈蕭希之太守北上 有引

蕭希之太守既解服而北轅也其同年友唐君令予邑雅相切琢無仕學之異顔行爲雜說致贈凡十有二章而謬逮予予與希之不能無省發雖予於希之不可忘言亦未能有加於令君之深致也故特爲之申說焉申之云者即荀氏所稱前鑒既明後復申之之義也諒哉非希之眞之契亦異希之有以報我也其識亦凡十有六章

孔門學仁爲宗而孔子自訓之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申訓之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是豈有異哉夫覺則無弗生矣古之先覺者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而況其近乎此非爲大也其生道固然也而世之肝膽楚越門庭千里者則痿痺弗覺之爲過也是故有覺德行自不愧屋漏始

是道也可存而識不可以意而中可養而充不可以襲而行也之候處事理因襲往行者其植非不偉就然與存久自若長盛自茂者有徑庭焉何則居貸者非家珍而經年成楮葉者異天葩也故由知止而至能慮由深造而逢逢原其先存存乎

語一國則凡出令行政曰此吾國君令使然也語一家則凡出命行事曰吾家長命使然也故爲國君家長正則無弗正矣人心之宰物何異國之有君家之有長荀曰嫌二氏而諱言心切事功而緩言心是舍國君家長而求其行也本矣故學貴先知本

善學者譬如種樹仁全樹也志根也師友栽培者也詩書灌溉者也君子誠有志則未嘗一日離師友廢詩書苟無志則師友爲虛器詩書資詞章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嗟夫予罕見有弘毅任仁急師友契詩書之原者也

暴棄也嘗中夜思曰吾苟任仁則不節著不技揚可乎未可也何則孔子罕言仁爲道大又言仁之難成吾懼任仁之道大難成也已而思曰吾苟舍仁而他學則以節著以技揚可乎未可也何則孔子言志仁無惡又言仁者人也吾懼弗仁之類惡弗人也二者嘗交戰胸中矣已又思曰道雖大然舍之類惡必不可

也仁雖難成然棄而弗人必不可也雖節也嶽嶽而
中也蹙蹙技也章章而史也役役二者奚裨其夭以
是始戰勝仁為任

古之明四目者言以四方之目為己目也非謂寄目
于一人二人者也達四聰者言以四方之聰為己聰
也非謂寄聽于一人二人者也夫寄目則多指而亂
視寄聽則偏聽而生奸故君子慎辨之

今之從政者有實荒有文荒有實荒此易知也有文荒有書
荒此未易知也予昔為監司一日適治文且閱書未
暇出已而閽衙則候伺[illegible]者有饑餓之色項接郵
報將逕往復[illegible]已然矣退而鞫獄磨
勘倥偬畢事卒不能[illegible]十之五六此非文荒書
荒何哉此亦痿痺之一端也

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良二千石斯言雖堯舜
弗之易也然卒何以理哉孔子曰富之教之孟氏曰
聖人治天下使民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然則理天下富之不可後矣柳氏曰富民民之母也
故君子為政雖篤志於益貧而亦不刻意於損富亦
富之之道也

古之大人以善養人而不以善服人以善養人者唯
懼己不同人故常技人以善服人者唯懼人不同己
故常方人

學者是非古今藏否人物意匠羅然談鋒傑然口若
馳錣鄒心若懷詛盟則有不冰而寒不火而失者焉
此無他區別勝而愛憎繁也是故君子欲為益身莫
若退然反觀廓然自含鑑垢盡則明自燦鼻竇闢則
流自長我無心而物綜也

古之脩身以為教也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是故堯
舜不能必於其子湯武不能必於其君周公不能必
於其兄孔孟不能必于其室然而學者以是委焉則
亦謂之痿痺故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又曰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君子學苟至于中和蓋曰匪是無以成性非將曰吾
以是立極於天下也功苟至于位育蓋曰匪是無以
盡性非將曰吾以是垂名于萬世也雖然為法天下
可傳後世則極與名在其中矣而君子無心焉故曰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洗心說示羅忠甫

昔晦菴先生極言以心察心之非以為心一而已而
又以一心察之是兩心也且又擬諸以口齰口以目

役目者之為非不知洗心之訓出自易繫若是則以
心洗心者亦將為非矣此[illegible]出以意通難以文泥也洗
心之義何居曰易無思也無為也觀諸蓍卦爻亦無
思無為而已然能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此豈人力
也哉聖人以此無思無為洗心藏密至於知識不作
聲臭俱無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著而神不封而
知不爻而貢者在焉聖人洗心之妙至此蓋口與目
有形者也物也故欲以口噤口以目視目而不可得
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自心洗自心奚不可者而奚
有兩心之累哉然與學者易所入曰始焉日新又新
則能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漸入於無思無為之本然
而聖人之心在我矣乃若君子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則日新為近焉小子識之

易說示張有書 有引

余以秋日遊龍門總有書張生之別館臨別問學
出手冊請書余以老始學易因出易說數條書之
與張生共勉焉其說凡七章

初九潛龍勿用以卦爻之時位言當為潛龍之勿用
非謂小人道盛時也龍者乾陽變化之象潛者隱而
自脩之義此正幼學者事也他時壯行為見為惕為
躍為飛為亢首皆此潛德為之故舜禹始潛至于有
天下而不與

不易乎世易即天下有道其不與易之易非嘗不為
世所移易者也樂則行之樂即上文無悶之意夫學
者遯世無悶已為難矣至舍己是矣世不見是而亦
無悶焉此則不以世之一毫毀譽動於其中程傳所
謂自信自樂是也夫是乃為潛龍天德不以纖陰參
也此學脉也

見龍之德正中一惟庸言庸行之存其誠蓋惟潛而
後能誠惟誠而後能善世而博不伐而化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即誠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忠
信之業德即體業即用凡業莫不始於言辭惟言辭
無不誠則業無不居而德無不脩矣可與幾即惟幾
之幾可與存義即理于義之義

學以聚之聚即與敬德之聚義同蓋言疑也記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言非學不凝也學即上文進德脩
業之事

敬以直內言人之生也直罔之則弗直弗直則非忠
信故恒敬則弗罔而[illegible]無弗忠信敬直未有不
方外者也然必曰義以方外者即乾卦居業意也且

直或易遂以義宜則大而不孤坤道固如此

傾否必以同人而同人必于野而後亨古者邑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至于野則曠遠無隔錯四極九埏莫不相通故同人于野則誠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宜其大亨可涉險矣然五位中正二亦中正以應乎乾是以既統同以辯異又審異而致同則為君子之貞而與小人之比附者殊矣若夫六五同人于宗于宗固善矣然不免隘而吝上九同人于郊于郊廣于宗矣然亦不能無限隔故止無悔而已是故君子貴同人于野則無不亨無不通天下之志

謙艮下坤上其象為山在地下夫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而處至卑之下是有而不有卑而又卑其謙至矣故謙六爻咸吉無不利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不謙而凶故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謙而吉故也老氏得謙之一肢者也

衎盧精舍藏稿卷之十五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解

仁解四首贈同門劉仁山使君

仁自孔門發之先儒曰仁至難言諒哉或言公或言覺或言博愛先儒咸病之衆疑曰無私當理雖然亦辯賛矣愚以為不若孔孟之訓之明且切也孔子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唯覺則無弗生弗覺則弗生是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覺而生毋有不足痿痺謂之不仁弗覺而弗生也大哉覺乎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備矣矧曰天下國家又矧曰一身覺無弗公且愛無弗能當於理然而覺其近矣乎雖然非覺妙與用周之謂也

于嘗讀詩至無競維人曰此夫子語仁之旨也有覺德行曰此孟子語仁之旨也大哉斯人之覺自一身至家國天下宇宙無弗覺則無弗生是故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又曰地平天成曰鳥獸魚鱉咸若吁亦至矣而後儒循推之曰聖人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

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斯非溢言也必至是而仁之功
始備曰若是乎其生且愛也而舜孔又有四凶之戮
兩觀之誅何哉曰不聞人之身有疽癰痔刀鍼弗
爲貲豈故弗愛哉彼以全吾愛者大也夫人見刀鍼
之施於其體未有不怵然悲者也然而舜孔於四凶
兩觀亦猶刀鍼之施於其體者也舜孔豈疾其生且
樂其死哉必有怵然生悲憫然自反者矣故曰好生
之德洽於民心而曾子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此又非過計也必至是而仁之用始全夫仁之功
備而用全此吾聖門爲仁之學所以異二氏也是故
必知仁又知爲仁何由吾孔氏之徒也
曰仁之難成也久矣門人記夫子亦以仁爲罕言而
子獨望之乎人人者子不傷易哉曰夫子未嘗罕言
仁也而門人記云者誤也亦陋也夫子之門高等則
顏淵仲弓其下乃及樊遲司馬牛然而莫不以仁問
者誠以夫子之門非仁弗學也不聞夫子曰民之於
仁甚於水火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曰苟志於仁無
惡也向使罕言仁則夫子固絶人之水火且弗以君
子望斯人而預待之惡矣夫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
之心果若是與夫子教弟子猶曰親仁而曾子語文

會曰輔仁乃謂夫子罕言云者誤也陋也且未
覩曰仁者人也以若所言將使斯人弗之人可與夫
子曰爲仁由己當仁不讓於師又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若夫子不尤易言哉曰然則何以入曰獨知其覺
之門乎是故大學中庸咸以[illegible]仁也必自慎獨始
俗學志不知本近世陸學未嘗本矣然而精者溺
於粗者用[illegible]一以爲見[illegible]一以爲道用以證之孔子
之學非也孔子之學合內外[illegible]貫[illegible]用本末而
一之則仁是也是故[illegible]未有不窒已
者程子[illegible]迷已迷己未
[illegible]二者合
乎義禮不出仁而曰[illegible]矣
[illegible]

[illegible]峰有序

夫紫[illegible]功德之大[illegible]集[illegible]衆山出江
[illegible]人之與
[illegible]至[illegible]下雨其獨驗
之不然其登[illegible]山[illegible]出寸雲[illegible]布尋丈蒸
[illegible]漢東至[illegible]雨沛矣已而
[illegible]是故山之功

德匪獨江河之出而雲雨寔所從來矣古今名山東南若太和匡廬台宕浮武西北終南大白岷峨王屋清凉崆峒功德非不茂厚然奇詭窈麗寒閟嶔岑僅雄于一方且獨為神怪飛仙苾芻闍梨五比丘卞先生之徒所竊據孰有如五嶽之廣大中正高妙不測繼天地而獨盛者也是故山之功德五嶽不可及已他四嶽某未歷某所知者衡嶽方其臨華蓋隣芙蓉視禹山渺然以為極矣然求觀所謂祝融峰者則未之覩及躋祝融又夷若岡阜非有奇詭窈麗寒閟嶔岑之異稽其遊其上則聖帝明王之所登禋也其下則牧夫豎子之所嘗游也而非仙釋之徒之所開居也某然後知至高者至隱而不為暴至妙者至夷而不為曼是故嶽之功德所為獨盛而唯古聖人為能之昔孟夫子以登泰山擬特中之聖者不翕然與某自髫冠慕吾師念菴先生高行然少賤不羈欲摳衣未敢也既壯不自已始謁而學焉當其時竊窺先生錐綜志聖功猶以二氏之門戢有稗焉所謂假旁蹊以適周行不能無也及其出而仕十年餘矣就正四方名儒碩士參錯與論以求中庸乃疑今世之學與二氏近者十六七焉與堯舜孔孟近者十二三焉然心知疑而未知辨也既歸聞先生聲欬而覩諸行事蕩乎達人倫日用之懿廓乎絕意必固我之私而醇然當天道人心之正某因嘆曰先生之學蓋其為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不踰矩而某之觀之也猶夫舍群山之卓絕窈麗寒閟嶔岑之異而幸覽夫衡嶽之廣大中正高妙不測繼天地而尤盛者也已而先生欲進某而教之也則賴焉若鞠嬰孺而不以已主若食貧子而復誘以生道俾某則廉其虛而忘其高狎其大而迷其妙久乃茫焉自失然後知先生之學不復如向之可以窺識蓋亦猶祝融之不可以仰而覩也今年之冬先生壽屆六袠為弟子者有請於執爵號而祝頌之禮某隸于官遠在蜀藩莫能躬致竊覽古人之事尊親其祝頌以山川為極是以詩人擬之岡陵孔子稱為樂山蓋良有意焉今某無遠見所瞻止衡嶽而已而況有取類乎聖人之實者也于是作衡嶽頌托同門友王有訓歐陽文朝令小子順申斯語號進先生之廡下而祝頌其百一焉某恂知纖埃不足以加喬嶽然不容寢也其辭曰

業業衡嶽蔭牛冀軫蟠根楚甸胎孕吳閩百粵交脅六詔雲仍廬阜泰和為隸為祇台蕩浮武群從晴岑

汗流兩海沫噴洞庭交黎南貫泰岱東霄瀛仁博德
弘逖無垠猗維先生克成克京不出庭戶包括群情
幸甚至哉配千億齡

顯顯衡嶽炎德孔明神靈恢張不爲妖憑聖帝斯幷
明明克禋金簡兆功玄圭告成天維載填地軸以寧
挈擊日月噓噏霧雲名賢棲跡釋仙閒臻神靈托宅
兒羅亦馴蒼牲表陽醴泉瀦陰法天無私做地維平
猗維先生是則是程中正明夷可久以貞幸甚至哉
萬壽作朋

於衡嶽兮廣逵中庭巘崟其高孰測其峻躋躡芙蓉
嵸千萬仞仰觀祝融彩晃嶺嶺斗星錯之雲霞隱隱
匪雲霞之翳皆不可睹以觀于茲有明覯覯上聖至
高不暴至妙不受不矜爲禹舍巳爲舜猗維先生作
配孔顏兮曾度之貌其德甯氣培瀕津徒得見裔先
天帝光後天長存

三君祠元公廟頌

方予尋元公維田舊址於州大夫羅君某祠之退伏
念今肉食君子纔纔多㠯文自誉有能發揚隱嚴期
約不竊事者十不一二矣有能急隱撲剔姦莠不竊
民者十不一二矣有能崇學術篤風教不竊上者千
不一二矣予雖云然噫克如予指乃不知州人夫果
遂營廟宇一區既行觀永郡理官崔君來攝慨焉作
新會領巡撫趙公檄乃復大搆語具予所撰家廟碑
中二君又買近田若干畝畀公家孫博士君某世守
供祀崔君又刻公集郡齋中皆出予畫外先是永明
邑令何君念永明去道州故里最遠已請縻寺崇搆
仰濂書院配用二程先生存國故以興邦人意勤勤
著矣趙公巳自爲文載碑故不詳言趙公又檄何君
更脩道州城內廟亦大壯閎咸有別述要此三君者
非篤尚風教有味乎元公學術者其烏能成哉世求
之千不一二而環百里中遽得其三可不謂幸事快
覩哉博士君某以書抵予曰崔君名某字某太平人
羅君名某字某家銅仁其先清江人何君名某字某
簡州人三君于風教固放其不竊事與民莫不稱良
云予既謝病治農不與聞教揚事乃爲作頌頌曰

道國甫甫春陵顯顯月巖濂水羅田之宮五星奠㠯
左冢右龍綰結九疑羽翼祝融是曰嶽降篤生元公
逖邈精一近嗣中庸炳幾握要無欲爲功施之公溥
中實明通至理內溢異必外窮三綱九法以叙以從
既昧寂感亦與言同闢天闢地如夜斯曈啓程夫子

如日斯中公隲帝右故里攸空後幾百禩化爲荆蓬猗家儺儺麀麀攸叢肉食者鄙疇哉是崇顯顯三君聦焉惕衷趙公既唱三君同風五峯之栢三浯之松是斷是度是作是封荒怒薈蔚會朝穹窿枚枚寢廟神罔時恫煌煌譙堂趍者雍容春祀秋嘗子孫縱縱士者之來乃繹乃宗斯文之起繇繁繇隆匪自三君疇哉是功外無疵政內爲道仲倬倬磊磊頌辭匪豐

贊

拙贊

有用亦既也無用亦既也有成亦徂也無成亦徂也任無用以爲用守無成以爲成則拙之功不菲矣故君子安拙

四公贊

范文正公仲淹

范文正公卜一宅基甚輿家稱最勝當屢出公卿公曰令吾一家世爲公卿不如令一郡爲之遂捐宅基爲郡學今蘇州府學是也

贊曰人心最私私在孫謀雖有時賢懷千歲憂不營蓋藏必營宅丘矧言世卿有如攜取苟得以道孰爲之去嬌嬌希文不取而與視郡人士猶己曾玄克舜遐矣異勢同誼瑋哉斯人絕利一源

韓魏公琦

公守栢臺日方祀宣尼齋宿省中夜半有偷兒入室挺刄來濟公曰几上器可直千百金以與女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終不以語人後偷兒以他事坐法當死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使韓公盛德不傳也

贊曰死生大矣自古記之恢恢魏國視死如嬉既嘗刺客復試偷兒彼偷者子知公彌稔屬公勿言公竟爲隱公而隱之豈曰予詡如巨海涵靡有端倪如太虛雲靡蹤可期吾儕淺夫語公汗顏

張忠定公詠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王均李順作亂官屬多不挈家以行又憚公嚴莫敢畜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嫁之仍處女也

贊曰男女大欲慾炎性慣伊其慎矣百惡攸萃自匪至人涉境弥潰迺惟柳下抱婦無嫌千春奇躅誰歟比肩昂昂忠定處室彌年苦金在冶若蓮在泥不緇

不默貞性固而予哀學道舍兹曉聞

王文正公旦

王文正公生平聞謗輒引咎未常致辨公嘗薦寇萊公為相數稱其長而寇多短公上為言之公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多準對無隱益見其忠直此固臣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又一日上示公詩公袖歸謂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俟奏改王欽若遽密奏之翌日上怒公不奏公推引咎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對上始顧公唉

贊曰人悦榮名競徇以亟執識無名乃人之始循跡後出而跡豈復聖貴名教匪名斯尋樹名表實以華遁遯實苟無寀名奚損加古有至人非之無悶王公休休識度彌近雖曰未學天資可聖

外祖周處士樵翁先生像讚

某孩時觀予外祖樵翁先生形脩器偉俞俞焉而色康令再拜遺像宛然夙昔屹立具觀百夫之望也蓋先生長於盛時不耳末季之事故不彤其渾麗庄於名族不蹈儇瓆之行故不隳其與常某又幸令老毋八衰烈節毅氣有丈夫風知予外祖所樹者貞剛而所遺者永長矧厥子若孫振振蟄蟄益足彰矣

處士張仁夫君像贊

昔之君子恒不得當樞握衡則思為國醫以活乎人豈不以澤有大小而為仁則近唯張處士究農軒之玄機研越人之秘隨志與物以偕春心超世而獨炯貌亭亭兮孤鶴度汪汪兮千頃臨槎木兮酌清冷味橘頌兮壽且寧中流一瓢亨以千金計君所活曷止百身衆合而稱之仁夫如其仁如其仁

贈評事王矢齋先生像贊

偉貞姿而修髯兮紛既有乎內嶶部紉蘭以蹈繩兮長佩椒而崇社雖侘傺而顑頷兮靚機利而懷耻既倪俛而不利方兮洵機發之如矢抑惆悵而弼弼兮豈悻直之為使苟豪曹之出割兮豈切玉之足擬廼稱力以澤物兮胡訝其不為江河而為沚瞻者則曰瑩然若玉守乎尹於貞璞故昌其後昆鏘珩而鳴璜矯然若鴻謝繒繳於雲漢故大其門閭起鷟而騰凰燕山五桂河汾三樹猶未足以擬其芳彼欽丰儀而稽德發兮盍締誦乎天章卬再拜而仰止兮懷疇昔以徊翔

王母劉孺人像贊

顒顒孺人閨箴孔明樸不喜飾勤且克貞蹤孟擬白

追恤汲翼翼彼夫子抱義守也匪飢靈雖仲也奇珍
翼囊善養何謝尹埒母曰汝寧作為國禎室融和氣
祓滋賢聲終溫且惠婦貞姻睦食言宼德後必有興
毖翊翼翼百世儀刑

介齋蕭先生像贊

生于延纓之胄蔚于黌庠之英六翮倚而南溟未從
三花備而千里靡征匪武匪而匪雅爰遺世以藏真
更稱令禄固之觀知章今螺水之濱人咸知景介石
之君子兼葭之伊人而不知其外斂容而莫狎中積
坦而平平於盛有碩其軀如松如鑄有腴其色如璧

之蘖有因壘於隣敵無絕塞之隸若乃區區代謀致
勝是為詐力而已儒者不道也差夫是說也其于智
算眊矣而仁義亦未爲瞭也愚請姑言智算兼明仁
義漸後明問可乎今夫天下有上智有中智有下智
何謂上智治未亂保未虞其為化理感通者豫也故
有協和之德斯成舞干之化有來穿之政斯致因壘
之效彼二聖人者豈一朝夕然哉易所謂聰明睿智
神武不殺者是也斯非上智哉故上智即仁義也外
仁義無上智也何謂中智蓋世主非先有堯舜文王
之治一旦寇叛猝起夷狄內噬人臣上急君父中機

社稷下壓生民徐俟之則血已赭于原隰微懷之則
燼已飛于郡邑近募遠徵日銷萬金主震國搖生民
昌沸當此之時乃曰我為仁義不用智算內不能為
可勝外不能得敵之虛實而制其變坐視危亂莫之
能救是不仁義之大者也故田單不為火牛炫燿則
即墨將為墟陳平不出女子于城高帝且坐虜矣此
必不可也然猶曰田陳不足語也不曰郭汾陽伏士
壁內陽為逃遁以敗慶緒范文正密備材築不告士
卒而城大順是二君子者觀其心何心也故智算者
仁義之妙應也以其未能先圖而出應變故由中智

如金積玉韞彼其亦心翼翼兼備乎昌壽敷于嗣氣
方廉廉武挫乎席珍允哉其不詭于儒紳嗟爾已矣
偉茲儀刑

蕭母嚴孺人像贊

贊曰詩歌淑慎易著貞維母斯迪名閥徽音孝敬
溢乎栖梳溫惠乎宗姻相彼夫子雞鳴之義允篤
式穀爾嗣熊丸之風有徵婦則母儀已秩秩乎可程
矣純若遂家同拮据之艱覆儉佩絺綌之箴不借不
差有恭有倫是雖丹青莫為之狀乎靡得而詳舉云

衛廬精舍藏稿卷十六終

原缺

今用兵者既不善間又多以偵諜失真致敗果何道以致其真庶有裨于仁義之師歟凡此皆兵家要機爾諸弁士訓習有年矣試悉心以對用觀折衝之略

古今談兵事者浩矣檢括其論議號別其功用則其家有二蓋言仁義者下智算語智算者迂仁義二家之說交持域中而世之用之者則咸睨睨睢睢左仁義而右智算趨若江河變若風雲若是者何也則言仁義者之過也彼言仁義者曰仁義之師堂堂皇皇惟主于問罪令自服而已故有舞干之格而無鼙鼓之聲有因壘之降而無總[illegible]之誅若乃區區伐謀致勝是為詐力而已儒者不道也嗟夫是說也其于智算昧矣而仁義亦未為瞭也愚請姑言智算熟明仁義漸復明問可乎今夫天下有上智有中智有下智何謂上智治未亂保未虞其為化理感通者豫也故有協和之德斯成舞干之化有求寧之政斯致因壘之效彼二聖人者豈一朝夕然哉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是也斯非上智哉故上智即仁義也外仁義無上智也何謂中智蓋世主非先有堯舜文王之治一旦寇叛猝起夷狄內嗑人臣上急君父中機社稷下歷生民徐俟之則血已赭于原隰微懷之則燼已飛于都邑近募遠徵日銷萬金主震國搖生民岌沸當此之時乃曰我為仁義不用智算內不能為可勝外不能得敵之虛實而制其變坐視危亂莫之能救是不仁義之大者也故田單不為火牛炫燿則即墨將為墟陳平不出女子于城高帝且坐虜矣此必不可也然猶曰田陳不足語也不曰郭汾陽伏士避岡陽為逃逝以敗慶緒范文正密備板築不告士卒而城大順是二君子者覩其心何心也故智算者仁義之妙應也以其未能先圖而出應變故曰中智何謂下智則詐力是也若劉先主欺劉璋而奪其國唐太宗以宮人私侍高祖而脅以臣虜此固不可言仁義而亦難言智算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君子之心必出于此而後可以用智算歟斯以談智算而謂之仁義者無它以其出于公焉故也智算而謂之詐力者亦無它以其心出于私焉故也知此則執事之明問可復矣今夫天下之事既出于公允必準諸經折諸聖而後可以無憾執事引詩言壯猷易言機事以及孔子所稱好謀則既準經質聖瞭然知有仁義之智算矣又豈獨曰仁義不

[illegible]智筭足哉若夫孫子所云多筭勝少筭不勝其言雖有符於詩易孔子而其心則純以兵家為詭道以伊吕為間臣是赤惡足與語仁義也哉至于陳餘絀廣武不用而斬于泜水房琯用劉秩車戰而敗諸陳濤是非獨不知智筭則亦未可言仁義者至哉仁義之智筭可易言乎何則兵家有不可豫圖之變時勢是也用兵有因時審勢以成致勝之機虛實是也夫曰不可豫圖則孰成見以取之者必格而左曰因時審勢則稱故智以行衺者協膠而漏虞詡兵寡乘行增竈檀道濟運竭唱籌量沙此不足而示之有餘所謂虛若實之是也今若遇兵寡運殆而復用之則亦覩于其勢而已苟有善者雖虛而虛之可也李牧椎牛饗士虜至收保趙充國上書闕下留兵屯田此有餘而示之不足所謂實若虛之是也今若遇虜至悉亂而襲用之則亦審于其時而已苟有善者雖實而實之可也雖然虛實豈可以定擬哉時勢者其變也強弱贏詘大小治亂衆寡勞逸堅瑕遲速若其形也庸將泥形以待變故我有形而人得形之智將因變以制形故形人而我常無形愚也請指言其一二而說事試采聽焉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言貴多也故王翦攻郢非六十萬人不可而謝玄則以八千擊銳涉渡淝水破符堅百萬衆此多寡之形不可預泥也法曰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言貴逸也昔王國攻圍陳倉不克疲敝解去董卓謂歸衆勿追皇甫嵩率兵攻之連戰大捷國走而死而段紀明追羌出奢延澤輕兵一日夜行二百餘里擊賊破之至士卒饑渴又勸衆推方奪賊令鮮水上此勞逸之形不可預泥也法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孫子教田忌取上駟與中駟取中駟與下駟蓋攻瑕之方也而常叡攻魏小兒城反先推其驍勇因以拔城此堅瑕之形不可預泥也法曰兵貴拙速未覩巧之遲也故李靖征蕭銑秋濤漸漲諸將請江平進兵靖曰兵以速為神於是進兵銑卒以降蓋用速之利也而郭子儀討虜邠州諸將請擊子儀曰客深入利在速戰吾緩之賊自攜貳已而賊果敗走此遲速之形不可預泥也夫兵家衆勝寡逸勝勞堅挫瑕速摧遲此常形也然善者用之則反以之相勝者何也玄固知堅衆之可亂而段知東羌為易與叡能知已子儀能知彼故也若是則兵不可以定形不可定形則不可以窮極故守之藏于九地之下敵不知其衆寡之孰分攻之

動於九天之上敵不知其奇正之孰從作之若轉圜石千仞之上作乎不得不作止之若散淪霧皎日之下止乎不得不止故曰兵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制勝者謂之神又曰神乎神乎至于無形微乎微乎至于無聲嗟夫此虛實之極變也然而非間諜不能致也執事策末又以間諜為問愚敢不為執事盡之今夫間者離人者也彼離人君臣父子其為仁義者必不忍也然為間以間與國則不可為間以間寇賊則雖仁義弗之違也故陳平用於閼氏而主全武穆用於兀朮而國賴是故間者仁義之師所擇而用者也若夫諜則不然諜者所由得敵之虛實也用兵而不知敵之虛實猶登山而不知道之險易不知道險易雖孟賁罔弗顛也不知敵虛實雖太公罔弗僨也故諜者兵家勝算之權而仁義所必資也豈獨裨仁義乎然今之時用兵者不知用間諜雖用矣不能得敵之真此其故何也則孫子已言之矣孫子曰事莫密於間賞莫厚於間非獨言間也諜莫不同也今欲得敵之真豈有它詭哉其惟制大命而厚其賞乎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遇此相守一月則費且三萬金相守三月則費且九萬金然獨愛千金不以賞間諜

而忍於僨蹶喪師辱國而不顧非生謚至愚者不也乃今天下未見有千金予間諜者又烏能得其真乎雖然蓋猶有本領先焉今夫射者之教射使衆工人教之則必有憒弓使后羿教之則人人攢視而持滿矣匠者之教匠使衆工人教之則必有鈇斧使郢人教之則人人運斤成風矣故將者國之后羿郢人者也自古國家未有不得將而可語用兵者故苟得孫武則宮壺之姬可使赴湯火無難也苟得郭子儀則市井之衆可收召而趍敵也苟有韓淮陰諸葛武穆則聚沙背水之策木牛流馬之技可不督而能也今天下羽檄日馳邊將報敗者非兵法亡也以不得將之害也且今為將臣秉鉞掛印開府侯食者豈無人哉然號而問之曰孰可為孫武郭子儀非獨人弗許彼固無任矣是法雖存其又孰舉乎將不得法不舉則邊陲事愚莫知所終矣雖然昔者韓信一亡卒耳蕭何一與之語即知為大將高祖即信而拜之孔明一耒夫耳徐庶與處即知為卧龍玄德即任而相之不知蕭何徐庶曷為憑空言得真將耶今天下脫有抱仁義智筭之士亦或有如二子者不知今之君子曷繇識而取之是故用法固難而得將尤難得將

識將尤難執事試以是參而獻焉可也

問學術為天下裂廓而正之者存乎其人蓋自孟軻氏殁學者不一家楊墨之下可略而言稽之周秦之間有鬻熊子老子已而有南華沖虛文始三子有亢倉鄧析鶡冠尹文子五人有檏子鬼谷子文子商子孫子吳子尉繚子公孫子韓非子孔叢子其最著者荀子漢六朝之間有新書有繁露玉杯淮南鴻烈有論衡有潛夫論有呂言有申鑒有說苑有中論有世說其最著者揚子文中子唐宋之間有天隱子玄真子鬱離子有潛虛有意林其最著周子程子此數十子者總之則道德縱橫刑名儒家者流國朝儒臣宋氏蓋嘗疏剔而詆排之始以鬻子終以周程其歸係可知已要之夫人之學各蔽所見而失其本若道家蓋求其本而過者也縱橫刑名則依彷之以相馳騁而儒者反屑屑於其末其極則博而寡要宜不足回數十子之轅也嗚呼周程至矣非所謂由本達末者哉今之論學術者欲令數十子咸知所歸依豈亦當反觀其本者歟諸士涵泳問學久矣歎昔海濱嘗有衛道君子出焉由其說廓而正之諸士責也曷正言之毋辭

三代而上道術出于一故行道者衆而言道者希三代而下道術出於二故言道者衆而知道者希夫道之在天下有本有末本者人見其藏於內也而不知非內也末者人見其散於外也而不知非外也非強一之也雖頃暫不得而二也不觀諸日月乎今夫日月貞明之體至約也而其耀下土傲八埏鉅而山川細而草木莫非日月之末光豈嘗有二物哉自人之求日月者或獨索諸貞明之體則嘗拒山川草木之光而恥忽之是固謂失也而愚者謂日在淵而逐於淵狂者謂月在江而攫於江則其失益遠矣是本末二之也嗟乎此所謂後世之語道術者也夫道之本果安在哉心者斯道之日月也性其貞明之體也率之為五倫散之為萬行置之塞天地橫四海貫古今則貞明之寓於山川草木者也是則有本即有末夫惡得二唯孔子既殁大義既乖微言璅絕而天下之異議起異議則二之為患也雖孟氏獨衍其傳而當其時固已有楊墨諸子並駕其說於天下故孟子曰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彼楊墨孟子既距放之矣庸知其後僉熾愈盛言人人殊何啻駕五車汗九牛哉然則廓而正之者寧不望斯人歟執事發策以諸子著述下詢承學將廓而正之而患莫其人也請得而彷彿其大都鬻熊著書二十篇老聃著五千餘文莊周著內外雜三十一篇世稱南華經列禦寇著凡二十篇世稱沖虛經關尹喜著九篇世稱文始經至於文子鈃著十二卷亢倉子九篇鶡冠子四卷子華子程本著十卷鬼谷子一名玄微子或云即王詡著十三章孫武著十二篇吳起著六篇尉繚子著三十四篇公孫龍著六十四篇尹文子著二卷韓非著五十五篇孔叢子名鮒著七卷荀況著三十二篇此則周秦間之著作者然猶有曾子子思子言子管子晏子者世皆知其贋故弗及也漢六朝之間陸賈賈傳並有新書董子玉杯繁露世咸偽之淮南鴻烈解出漢劉安招集其徒著二十一篇論衡出王充二十五篇潛夫論出王符凡三十六篇昌言出仲長統三十四篇說苑出劉向二十篇中鑒出漢荀悅五卷中論出徐幹廿篇世說晉語與況論揚子法言十五篇文中子王通門人所記十卷唐宋之間天隱子或曰即司馬承禎所著凡八篇玄貞子出張志和十二篇聱隅子出宋黃晞凡十篇潛虛出司馬公意林唐馬總會元撰其他作者百家成弗論嗟乎自周秦而下何其多言哉何其多言哉不有周程則漫然無旦天下曷所趨國朝儒臣宋氏嘗著諸辯以為鬻子非自著於老子稱豪傑士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虛玄長晉亂之機於莊子則惜其未見孟子於列子則疑其多同於法於荀子則譏其才甚高而不見道於揚子則云雜黃老於文中子則辨其附託而取其為近其他評騭是非鑑別真偽若辨白黑而於篇終則惟以周程為歸宿其旨瞭矣然而未究本末之實未致幾微之辨則趨者終莫已也盖孔子既沒其本末一貫之宗先本後末之序傳諸曾子以逮軻沒不得其傳獨西河以文學名其學尊聞見謹器數後代傳之寖失其真至有累世不能通當年不能究故譏者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不幸老氏直窺本原已出炎矣而其言象帝之先知常曰明其與大易先天不違神明其德之旨無以大異謂其無得于本不可也雖然至于此而愚有二既焉獨令老子者從是而培其本順達其

本不使失序則何憾於老哉彼則以本為精以物為粗嗒然獨與神明居而竟嗇其末追焉後動不得已而後應此則所謂獨索貞明之躰而拒山川草木之光謂其本之能正亦未可也此一慨也當其時又令吾儒咸務其大而先其本不牽於聞見器數而漸進其末則為老之徒必曰儒者之道有本有末而大學之序先本後末一何其舛且中也彼之賢而蚤智者必有歸也然吾儒者猶復以末為先以六藝為工以閎見器數為上至爭一典一器之是非攻若聚訟膠若刻舟誠有累世窮年而莫殫者則彼將憚其艱苦其多而悲其足不反顧而走哉是吾儒之驅之也甚矣又何異乎逐日於淵獲月於江而竟忘其本此所謂益失之遠者也此二慨也蹶是莊列鼓其波譎于煽其焰而天下不之儒而之老者蓋紛如矣是故谷神不死玄牝之門則神仙家之焉聖人不仁芻狗萬民則刑名家之焉將噏必張將弱必強則縱橫家之焉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黃石張良之徒之焉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則蕭曹與漢文帝之焉然蕭曹文帝卒使天下食寧一之福致刑措之盛終漢之世而老氏不為無功雖然使語以五倫

一行塞天地橫四海貫古今若堯之協和舜之風以以及鳥獸魚鱉咸若若此者老氏寧有之歟然則有志斯道者欲廓而正之者果何以也嗟乎本末之序愚既言之乃若幾微之辨謂不以老氏常嗇於其內而後儒徒涉於其外將本末胥病之歟漢儒他勿論若楊子蓋嘗考其年無仕莽之實而宋氏已病其涉黃老矣文中子雖近而附託淆訛終駁書耳執事謂人各蔽所見愚不意一蔽而千百年之久也其不足以回數十子之轅亦曷疚哉天運往復于是乃有周程二君子出周子通書則以無欲為明通公溥之本程子則以大公為順應迹本而尤致意於性無內外之一語其於聞見器數未皇急焉當此時非獨有老蓋亦有釋獨賴二君子倡明其間天下乃知學之有本末而先後之序亦彰其視二氏與他諸子猶日月一出而群星不得以肆其芒孟子以後至是一明豈非廓而正之者之得其人歟然廓之者未幾而蔽之者復衆所謂蔽者又非若諸子之舛繆怪誕也蓋末詳則本略此重則彼輕其勢然也于是天下士莫遡其源則又鮮之老而多之釋焉然而儒者猶復增疊濟壁以拒其來歸乃至吾儒中有辟於立本之旨明

於先後之辨者則槩以二氏斥之甚乎大學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此謂知本後儒咸倒置焉愚不知斯道之奚所底也我朝成化間海上胡道君子若陳獻章者初非不知求諸繁也蓋其始從臨川聚而無得乃反觀而求之約體道於勿忘勿助之間悟道於至近至神之妙用已近登濂洛上窺孔孟而多自得矣其時天下識者至稱之活孟子云愚讀其言曰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則我物猶二也其於程子性無內外之旨猶未盡也雖然其亦今時之詳於立本者歟其間傳極群書者反詆之為禪然則今天下之語學者益轉該而爲之諱矣學何繇入道何繇正學者既莫取衷而枝嘵嘵若數十子者何以回也雖然執事已言之矣斯道猶日月也日月之明體末光雖各因於所見而日月自若也知本之學非曾子始言之孔子蓋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然非也予一以貫之繇是上稽帝王之業弘矣而其學曰精一曰建中曰懋昭曰緝熙敬止蓋未有不始自吾心本體之明者也吁世之任道君子豈無有揭日月而行之者與而執事爲爰愚生竊有志焉[illegible]進[illegible]以竟其旨

卷十七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題跋

書大司馬許默齋公錄襄毅公疏草後

右疏為大司馬許默齋先生錄其先襄毅公所草上武皇帝者當武皇帝時群璫竊柄導上佚遊嫖妓極矣而襄毅公方起廢為大司馬則奮然曰是不可獨攻其標故因經筵有見疏言帝王之學在養心親賢而經筵為首務推此類兵陳之於乎大哉言乎雖古大人格心之道曷以踰焉夫唐虞之世天下政務不少矣然元聖上賢交誡交陛之上肘稱以道心精一為授受以兢業佚欲為勸戒皇皇焉不敢以他務先之彼豈不欲咨實政而亟為此空言哉誠以天下治忽之機在人主之一心而心之難操又非可與衆庶論也故雖以元聖輔之上賢猶懼罔念之為狂而況武皇帝左右狎溺蕩心伐性且十百尋常者乎是故公當其時人不與適政不與間乃奮其衷亦以帝王之學為言意庶幾焉君心憬寤獨幹于九重之審則彼幺麽者何足難更置哉雖其時言不必行然昭然然覽為攻治先計若標世之大臣知此義者可多

覩也此又豈可與拘學淺儒者道哉昔少陽當時則士閫臣朋力攻瑾期致之法公獨曰此屬得跡丹足矣過峻懼必有茾露之變已而果然然則公之能為斯言良有斯疏也不然公豈獨鏡其末而未究其本與公平生弘量遠識推轂名流為一代宗臣其征矛木蘭也雪夜深入大破桀虜獨大上剎守者八百人公皆諭而下之不戮一級以為功議者謂公有致身之義斯有格心之道又豈不然哉然則公所為本末可槩覩矣默齋先生識量德位雖不同符而居勢之艱倘若倍之異日崇勛峻烈炳在史之世家固不以其小子之言[illegible][illegible]吾先生出示斯草屬題簡末乃拜手誦服用紓卹[illegible][illegible]以附名焉非敢謂知名賢之世德也

書唐荊川先生夷齊廟詩後

唐荊川先生示予謁夷齊廟詩詩末引王臨川疑夷齊叩馬事不經見因自以意論夷齊與文王同心則不得不與武王異志以此信其叩馬之事無疑是固已辨矣而猶未足以致其實蓋近世多以叩馬之事出莊子寓言而太史公誤信然予觀左傳臧哀伯之言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義士猶或非之義士非夷齊誰也且臧哀伯前孔子數世去周未遠其言或可信以此證之則叩馬之事亦傳之久矣其不創出於莊子明矣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則伯夷又何嫌其與武王異耶且伯夷之論在天地間何可少而臨川膠於一是而非之亦拘矣孔子又言夷齊餓死於首陽之下而臨川謂伯夷死於北海及來而死於道路與夫至文王之都而不及武王之世其說皆無據矣

書青尉傳後

余讀青尉事未嘗不憮然自悲泫然而追思下淚也青尉龍陽幕官耳因民瘵傷叩閽蠲賦不報遂雉經闕下死

皇祖悼之錫之廟食而邑賦終免此自史籍載記未有覩者尉可謂獨行君子矣借使尉居幕職上尉所為又何若也予忝監司分隸茲土目稔潦旱又苦衡疲民之蒙鹽[illegible]什伯於尉之日每有興革不能以去就爭之矧能如尉之自捐其身乎夫天下事莫難於任苟能任則四海之內均為己責苟為弗任則雖其職事弗為責矣古之任天下者一夫不獲引以為辜矧一邑乎若尉則與古人之心又何擇焉人謂青尉

過比任者過也奚過爲然予見今之人有當職兆之任者矣予故始而自悲繼而追思不可置悲嗟嗟乎青尉

書蘇子瞻書傳後

昔唐荊川先生語予曰會見蘇子瞻書傳乎曰未也盍求之歲之甲子予行部至眉求諸鄉大夫張中丞得其寫本讀之益知蘇氏之學蓋予自壯後始能讀蘇氏文喜其言能自立不爲詭隨其論當時大計是非利害開闔抑揚皆有本末可以醒寤人主措諸事功不誣及讀其中庸論乃知蘇氏未有得於性道以至強非而安所則又怪其自立之過今讀其書傳誠有篤論獨其訓欽明文思則指以爲聖人之才舉五教亦與孟子殊其病略與中庸論同然後知君子之貴於聞性道也雖然若蘇氏父子其學皆嘗遠探於經而傳取於傳以發其中心之誠然所謂一家之言是已其視今之棄經尊史附和景響者則大不侔矣廼歸其本張公而寓書其末云

書郫縣志後

往予閱从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經歷雄以彼其才而謟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傳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隨屈原而譏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姑渼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捍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于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予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

雄卒亦如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哉辭是知雄决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關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遊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讀鶡冠子

鶡冠子稱一壺千金韓子讀而悲之予讀則尤悲焉夫得壺於汝泗則濟者十八於江漢者十五於東海則十壺無一濟然俾壺有一髮之漏則汝泗猶東海耳嗜慾之賊道雖聖人不無文王至德猶必無然畔援歆羨而後誕登于岸蓋文王猶乘筏度溪澗耳若賢人之慾則汝泗也其次江漢也其下則東海矣今者欲濟東海舍篤附舟而乘漏壺此予尤悲也夫

書陶靖節集後

某少讀淵明詩喜其辭旨沖逸不犯功力而未知其淺于道嘉靖乙雖然忽夢侍先府君談詩先府君曰詩人最淺陋者丑孟郊郊得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是其器與辭咸淺陋不足觀某因質古今詩誰勝先府君曰無踰淵明某竊心識之以年登第乃縉先府君預用以示警然因是益喜讀淵明詩反覆讀至神釋諸篇然後知淵明之幾于道而杜子美未悉也不然何其明三才之中重曾叟之思乃出于道喪世衰之餘若是乎勤且篤也而世止以隱逸忠義槩之亦淺矣然淵明以彼其資乃終逃于酒亦能大有明于斯道豈亦未有以參三才之學告之者歟噫使斯人果與聞於學則冉閔儔矣乃益痛先府君之教予者深也暇日復讀淵明詩因追書于簡端

書神晉宇宙卷後

是為文信國集杜絕句墨蹟有予邑陳海桑先生題跋予少嘗假閱陳氏異之則諭之曰是神物不可狎狎則攫風雲勃生座間將變化翔去也予且見予屋極將有白虹紫光燭天而照夜也予雖不識書然知

大山長河不可以蹤徑辨予蓄實之㪅三十年是書
歸予友王有訓氏有訓遂請諸先師羅文恭公題曰
神晋宇宙續集後又七年予起畎畝將行有訓携
以贈予予辭不可有訓曰予不知信國不有其身吾
黨又安[illegible]長有是翰墨乎吾不以授予予不吾受皆
非達也予又不覩信國方坐卧小樓日有數死焉而
其字勢獨閒遠自得有隱士逸仙翩翩凌雲之氣宋
之天地裂矣而公獨以一身障之公之雄槩加萬古
矣觀其字畫岌岌欝出埃壒若不以世故滓其靈臺
是豈易言哉是豈易言哉予姑藏而繹之予于是再
拜受而識諸卷尾

書復合溪子語

隆慶辛未之秋予偕合溪子從端州逕西粤舟中過
從語學日有相發合溪子曰往見子詩嘗援用釋氏
語得無令後世惑乎予之語志學也必自孔氏求孔
氏之宗必曰仁體夫詩言志也志在孔氏而用釋家
語可謂志乎擄觀予詩後必傳予乃以釋家語惑亂
後世可謂仁乎予應曰往作詩誠有之亦偶適逸興
也爾非必信從其學者也今不作詩六年矣矧釋語
乎合溪子喬然曰吾覩子為孔子作千萬世人誣詎

原缺

[illegible]又作為跋語出袁桷庄家藏余得之
句曲曾生覩子昂跋語仍謂有感不知子昂當宋末
運感而為之耶抑元初為之耶於乎當今之時
堯舜在上非宋元可幾萬一然邊圉孔棘吏上計先
催科海內黔首窮蹙視二十年前加十七焉民卞嘗
不耕鑿然欲嬉遊擊壤不可得矣或者咎諸法乃
神祖聖宗法未嘗不善也今之君子左喜言法然而
斯民若是懸絕何也儒者有言誠心而王則王假之
而覇則覇今爲縣使上下皆誠心為王耶果誠心矣
又爲縣使邊圉不棘催科政舒民得嬉游以樂生耶
子昂衰世不足言今如盛世何哉或云前畫出子昂
其後跋字為贋予不暇深辨姑書而藏之

書鄭使君家藏祝枝山書

書本藝耳然亦未易言書家以畫沙印泥不落蹊徑
號稱竒妙者亦非可以強致大要在捉筆得法令鋒
行画內積久而神凝天放自臻其妙縱之則驊騄飛
縹怒猊奔驥奇詭不測亦自不踰矩法之內所謂如
珠走盤不越於盤者其圓體自致也彼捨中鋒而以
側媚豪宕襲似之者則亦如優孟學孫叔敖其言吉
笑笑偶得近似終不離伶工相耳又如人之生其情

神行骨肉之内則骨不嬴肉不濫而秀傑之氣自著不然雖嫵若少女驍爲健兒其神氣無觀也予嘗習觀弘治以前書咸出中鋒雖有未工其生氣自殊正德後則古法蕩矣予問以語一二工書者靡不掩口近時海内工書推文衡山祝枝山二君誠一時名家盛行在正德嘉靖間是卷出祝君爲莆陽鄭公宰河源時所得君時尹興寧與公往復唱和及倣效諸家辨論各體可謂富矣其書法後必有辨之者予不假言也予獨羡公遺于孫唯圖書文采風流到今可想見予壺陽使君出示屬爲之題因漫書簡末使君世工書視何如也

書丹鉛總録

丹鉛總録新都楊升菴愼所著初各本散録近好事者始彚刻爲總録世咸稱升菴齊物爲一時冠予獨疑天下物未必能盡博偶得是録因拈首册一二條以身所經嘗者較之則所録誠不能無繆予然後知天下之物果不能以盡博然亦不必盡也今畧記下方云

升菴録稱火井在蜀之臨卭今嘉定犍爲亦有之其泉皆油爇之燃人取以爲燈正德間方出予嘗仕蜀駐雅道卭詢昔唐時有火井縣以井中出火故名表天網嘗爲火井令今縣與井俱廢而其地已隸天全招討司厥後火井乃復出于潼川州潼去卭近千里予察趙僉憲親往觀云井水故冷土人以物引之常時煮鹽費繭至今爲然此火井大略若嘉定犍爲乃油泉非火井也其泉果類油今吏部洪雅陳君語余曰渠家亦以油泉燃燈則知與火井異地亦二物也而升菴說混矣升菴又謂積陽之氣所産何獨此二方有積陽耶又何卭之井始陽而終陰耶此皆不可知予思子曰雖聖人有不知此之謂也

太史公自叙上會稽探禹穴升菴訓云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又曰禹穴在蜀之石泉縣禹生之地近劉巡撫搜古碑刻有禹穴二字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余嘗遊綿石泉實屬邑因令人之石泉塌禹穴二字字方丈楷壯奇偉然未著姓名安知出李白又考太史公稱禹黄帝之玄孫父鯀封崇不曰在蜀蜀安得有禹生之地獨史記註引蜀王本記云禹本汶山廣柔縣人又考廣柔自隋時改汶川取汶山導江之義括地志又云禹生在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其地去石泉數百里若是則凡言禹之生

蜀者亦無定在又安知果在石泉否也此皆數千載
以上事相傳淆訛好事者所書悪覩其實雖博古士
亦悪得執言之也書曰蔡蒙旅平書傳與水經咸言
蔡蒙二山在嚴道嚴道即雅也余固已疑之升菴則
云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余尤不信余嘗仕蜀駐
雅尋蔡山殊眇不稱名若蒙山則定在雅之名山縣
山峻甚難登余嘗登巔有唐時古茶樹約二三十頭
其茶今上貢品味絶天下余得一二匀以療病神效
詢故老及鄉搢紳云古稱蒙山頂上茶是也而世稱
以東蒙山石蕁當之豈亦所謂幸不幸耶鄉搢紳又
出升菴所作蒙山茶辨余曰升菴既辨茶乃云山在
雲南何耶皆相與太息然自書傳水經皆在數千
載後其是與非不可知乃若雲南未經禹績而蒙山
不在雲南似必可知也

書云岷山導江註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又水經
稱岷山在蜀郡氐道縣江水所出鄭氏註云在徼外
今未知氐道何縣大要稱徼外則岷山非在今之汶
川縣明矣蓋太史公雖以岷汶字通用然汶川實古
廣柔縣至隋時因岷汶通稱之故遂改廣柔為汶川
則太史公所指汶山豈端在茲縣哉後人不考遂謂
岷山在汶川縣非也升菴所引蜀王觀汶水之流語
亦非余嘗至汶川詢故老求岷山殊無所得復問江
源則江已可浮方舟矣溯江求之三日至松藩江雖
狹然非源或云在彰臘余詢彰臘守備官咸云在陝
之岷州岷山自岷州岷山出穿西戎地始至彰臘盖
其先岷為蜀轄故岷峨配稱且稱松岷云余因考一
統志稱岷州城北果有岷山山黒無樹嗟夫天下事
不出其見必得真聞乃可信而後之儒者槩以簡冊
附臆決是非左矣左矣升菴别篇云江源實自西戎
為山本是說為得之

蒐山叢異古[illegible]之
是卷為白沙先生自書舊日詩凡幾首余邑侯仁卿
唐君得是以拜詩與書爲妙也而出先生手蹟足重
故稱雙妙與先生書題之標稍高果有言已而抉入山
伏居與洞日對層巒疊嶂岩峭壁嵾石窮奇極勝若或
為之剞劂彫琢而鏇纍斧鑿跡乃嘆巨靈之工雖百
郢匠莫之措也而以擬于先生之墨妙其奇勝出自
然者殆不可軒輊之乃亦巨靈為之非耶嘗考先生
始從吳聘君學未得因反求諸約端居久之然後洞
見本心之體隱然參前倚衡而以應務觀書若馬之

術勒求之有淵始渙然自信曰聖功在茲而其謂學遂一以自然為宗故其放于翰墨者亦即與天者相出王盖先生之巨靈不在外矣世不知先生之巨靈取諸褎乃徒為剪綴將枝枝焉脩葉葉焉排而求為奇勝以規名于後世其不自賊其天者希矣唐君後先生出東粤將亦反求光大先生之學故以介委余固自顧瞠然而不能已于言

書張果傳

吾嘗讀列子稱季咸能知人禍福壽夭如神而卒不能相壺丘子自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吾以為此寓言也今偶讀舊唐書張果傳言邢和璞善算人玄宗令算果壽年則莫知其甲子又有夜光者善視鬼與果並坐而終莫能見以果之藏於虛故也乃知壺丘事非誣又嘗覧忠禪師若示三藏觀競渡弄猢猻則咸知之已而為之無心則三藏莫得而測何則夫人形動則人見而知之心動則神見而知之惟無心無意則鬼神不得知而况人乎此非獨二氏雖吾聖人之無思無為者無不然也然則聖而不可知者盖必有之而邃難言也

書王庠經說

昔王庠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于道唯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軾以為名言予以為孔孟作六經歸於一定非孔孟故為定也性至一也然孔孟大要在知本反約而後儒註疏乃至逐末騖博牖聰杜撰往往張孔孟之言以就己意盖騁其射覆之見著為書一之論大學親民易繫窮理皆孔子之訓也其在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此親民之旨也今必改曰新民新民雖亦通而不知其與大學本旨有間也其在繫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其本文初解也今必訓曰窮至事物之理合理於義之本文而增贅事物于其間而不知與繫辭本旨彌遠是則孔孟雖定而後儒不以為定何尤孔孟哉夫孔孟在知本反約故常定於一而其萬之不齊不必定也後儒逐末騖博故常取其萬者而定之不獨萬之難齊而終失其一也噫孰知其愈趨於末愈騖於博而愈悖而馳也暇日偶讀庠之言感而書之

書松原別語卷後

某將入蜀時其友王有訓歐陽文釗王信卿以卷求

先師羅文恭為匯詩公卷卷以實脩期以收斂凝定入蓋嘉靖癸亥春也距今已十有七載公與文朝先後去世而某且皓首齡六又三矣冊中云自蜀歸以實脩者盡言之公之策直至矣旣公歿後四年某始自蜀歸尚未有真得悲哉俾某果實脩而有得亦安得公為言之况到今仍嘶斯語回顧不在悲哉又云論宋學則首明道而疑濂溪夫濂溪無可疑某亦曷敢妄疑濂溪哉蓋嘗疑太極圖說不出濂溪手非謂疑濂溪也某獨未嘗明舉以告公致有疑之之說是亦某過也雖然某所欲質正我師者詎止若一二冊中語哉乃致識諸簡末以洩予悲且用為惕雖然使師在今日其為予策且惕又何若也萬曆己卯重陽之日

衡廬精舍藏稿卷十八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書

上陳撫院論倭寇

某聞天下之事非必大也誠得人則補天柱地之績可以坐奏而矧其小者焉亦非必小也誠不得人則股肱腰膂之害不可以疾除而矧其大者焉夫得人者非盡以一人之奇智長筭駕等常而震當時者爲足以定之也以其能收千萬人之拙謀爲已之奇智收千萬人之短識爲已之長計亦非曰拙可以爲奇短可以爲長誠以引伸而觸之者大也是故治水一也以鯀之方命圮族則敗以禹之不矜不伐則成由是而天下之善敗可知其故矣今蘇松固東南財賦之首區也比者倭寇屢犯三歲用兵而未有顯績迄於今日環甲數郡若不敢孰何事不可謂小矣聞兩郡薦紳之論天下草茅之議以爲非踔絕闊達沉計之夫莫能坐定而非明公誰復其人以某之卑薄雖騃不曉事亦望之久矣某日以地里相比詢諸用事之人臨陣之卒似能得其利害妄意其一二而無所陳說今者伏覩明公其色戚然以天下爲念其氣毅

然以賊之必殄為志其度恢乎若有以包納天下之
短識拙謀而迄無自德之意斯誠天下踔絶闊達沉
計之雄今リ稱天柱地之所推先者也某故自忘其
短拙而妄有所陳其說蓋有十惟明公採擇一曰審
戰地夫倭寇之來發釁於寧波已而蔓于温台繼而
為浙道之兵所挫衄終乃移攻于松之上海而其鋒
遂若不可攖夫寇之挫于浙者雖其將卒之良亦地
形便也蓋東浙西海皆崇嶺連亘居高而臨下彼方
仰高而攻我則高者勝而下者負其勢然也至在周
原曠野兩兵相接其形勢之便否見若觀火是以戰
計可預定而勝權在我矣若蘇松則不然邊海皆曠
衍卑下瀰漫水鄉其高而可由者祗田畛耳方寇之
盤居内地畛路之利彼皆主之我兵方由畛以往攻
彼已據畛待之矣夫待者實而往者虛實者勇而虛
者怯以一畛之内兩兵之對而勇怯既判則我之後
兵雖有千百賁育無所施矣矧溪澗蘆葦之伏一起
則我兵披靡雖欲不遁散不可得也然則不審地勢
而妄前進者豈非我兵之自僨耶以我之自僨而不
審其由遂謂寇之不敵亦過矣聞之孫子有云凡先
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此則今日禦寇之要計也今郡
邑之側豈無曠原我能將得其地謹待而勿戰徐伺
其間而擊之則實在我而虛在彼勇在實而怯在虛
謂勝權不在茲吾不信也二曰嚴間諜夫敵之來以
不陣為陣以不攻為攻故其始至用少見誘我墮而
前伏必四起我兵遇伏萬人盡碎彼其所以然者由
吾之間諜弗真故也其間諜弗真者以我無死士故
也聞賊獲吾士人必質其父母妻子令為間諜入盡
死力我莫孰何是賊尚能劫吾之民以間吾之邦今
居吾之邦用吾之民反不得其人不亦恧乎古云香
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誠能不愛千
金以出死力而反質其父母妻子以責後驗馭以非
常之恩驅以莫逆之威則民之用命不獨可以探敵
即使陽投彼以為内應無弗可矣三曰操刑賞夫
賊既善戰又善識陣彼見吾兵必攻其瑕瑕者方壞
堅者已遁亦其欲遁雖嚴為掠陣兵寧赴淵而死若
此者以兵不畏我而畏敵也兵不畏我者以刑賞之
不素操故也惟刑賞不能素操則臨陣誅斬屠血成
川亦徒自伐而已其於勝敗奚救哉是故元臣巨將
操握刑賞信如四時堅如金石陽闔而陰闢海轉而
山移夫然後能動於九天之上行于九地之下而無

敵於前矣四曰選戰將夫文臣雖有統衆之權而無臨戰之責故臨戰必責之武臣者此國制也今之武臣怯者畏戰弗前則爲敵驅而罹于敗勇者求戰甚急則爲敵誘而陷于覆故今日之敗覆皆以無戰將之過也方寇之始至匪獨賊勢之叵測抑亦人材之難知故苟可以戰不必皆宿勇也苟可以守不必皆故智也今時日已久歷戰陣已屢經將之勇怯智愚亦灼然可觀矣安知下寮之夫不有名位而勇勝職卑而智鉅者非督府元臣爲之簡白而題奏之則戰將奚以賴戰將無賴則三軍之命棄而三兵之生靈從之矣是故博詢遠採搜求戰將此督府寢食晝夜弗遑而先務急也五曰簡土兵蓋古今不患無兵而患無將故將有膽則三軍皆膽客也將有智則三軍皆智士也苟得膽勇戰將則如古人收乃市井可以拒敵驅迫囚徒可以底功而況海濱之沙船淮揚之鹽徒孰非兵也側聞今日議者苦於寇勢之張專意狼苗之兵紛紜符檄徵調四出竊爲不取夫狼苗之兵雖彌猾悍然在彼則易於生競易競則撓功而不足以禦敵在此則難于相制難制則撓法而不可以嚮內此不待智者而辨也誠令今日既已調集則貴

於羈馭者之得其人至于邊海居民自沙船鹽徒之外尤當精簡預練以需後用可也若專恃狼苗而無意募練則如服砒礵者雖決于殺毒而傷人不免夫六曰習戰技今夫倭人之于中國非有弓馬之強火藥之利之難支也彼所恃爲長技惟一人兩刃之爲利也然彼刃雖利不過三尺餘耳縣吾無以禦之乎百步之外則彼得以相及於其相及而欲以敵之此吾之自捐其勢也今自捐其勢而遂謂賊之不可乘亦左矣不知賊之赴戰裸股而疾鬪橫足而捷鋒此正中國長技之所資也今中國長技莫烈於火砲火鎗莫勁于邊箭藥弩誠令三軍之士恭戰得衆而練之臨戰則操而縱之則賊之裸股橫足萬未有不斃者也聞之是賊天稟堅悍性耐寒暑一夫挺身自無瞬避若我之矢刃未制死所彼且狠然以兩刃之利加我矣終始合戰迄無陣法惟有前突乃其所長而中國能抗之者恃有此火器毒弩耳若狃於尋常之矢刃拘于素講之陣法捨其長技莫知決從則猶之自斷其臂以求搏虎其爲虎噬久矣昔魏揚大眼萬人敵也梁韋叡令千人并力以強弩射之大眼忘魂而走當誠以一夫挺身及數人見誘則挫兹火器毒

分力殄之如韋數之法彼其能終恃乎今又聞賊
身在陸而賊舟則貯蒲以焚行若吾能夜用千人銜
枚掩襲亟用火攻順風縱發載蘆葦以益其焰將使
彼進不得前退不得後此之謂批亢擣虛之勢賊雖
天幸亦萬未有不覆者也此則所謂時也機也時者
難得而易失機者難乘而易隨相時度機則惟在操
柄元戎立裁而坐決非數百里之外能盡議也七曰
築水寨夫邊海雖有禦敵之兵然方敵之既退勢必
解兵返于衛邑而沿海數百里竟無與守一旦復遇
其來[illegible]豪奪刼殺殆半然後倉皇而出兵兵之
至日則勝地已為賊有其勝權又復在敵竊為今不
取也夫今日之勢不難於攻而難於守不貴于一朝
退虜之奇而貴於終身無虜攻之患此何道以致之
也昔劉忠宣公平閩海寇則常總諸水寨之兵而身
為訓練用之勝敵此前事之良鑒也譬諸人之居室
由門而堺由堺而堂而室苟令一夫當門以為守雖
數十寇無能詣其堂矣今郡邑城隅直際海呼吸有
警則吾之堂室與寇隣矣終安得不為寇壑也為
今之計莫若沿海要地間築水田以為壕地約以五
七里從塲上設寨置壘俾守禦相望聲援相應虜必
不敢睥睨前岸以相規縱使其至亦不得越寨以攻
城矣或者有力則效東北看家樓或十家為之大者
或五家為之小者遠近聯絡列兵陳械時時守之寇
來則拒寇去則耕惟在上者嚴其諭約俾得三五年
不懈虜必不復萌內寇之心此誠數百年之上計也
八曰廣戰艦夫水寨之兵非欲其擁坐而已也欲其
以先聲奪虜之心而捍其勢于未至之前者也平居
無事各陳艦艘以習水戰使虜知我之備嚴則其入
寇之心奪矣虜或有至則負岸列艦以靜待動弓矢
火藥之利我得而制之則其進寇之勢挫矣矧虜所
負兩刃之利而欲與三吳[illegible]相角于舟樓砲矢之
間其長短之技巧拙之機可易而知也是故備敵莫
如豫執豫之權以鼓衆士則怯者可勇謀敵莫如制
乘制之良以摧孤寇則堅者可瑕孫子有云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豫
與制之謂也九曰破資格夫邊寇之守令非得文武
才志者必不可也今皆盡用甲科為之不知甲科之
能自樹者固多矣然而勝智過人臨敵出奇者豈盡
出甲科哉今者邊寇守令似當置于督府而不當制
于銓部徇其才瑰而智鉅雖出他途亦必聽督府奏

而用之可也十曰恤內地竊觀今之海內所以坐應
而不能給者其初非虜寇之爲祟也彼古人所云三
冗之大者已不可勝數其外則士大夫之貪墨而附
以虛文之爲害也由是民財之費若傾河海瀰漫橫
放不可以立障而坐排也然非有龍門底柱爲收其
勢而障之則其害不可以少息今國家之制若三公
不假言矣至于內有吏部總院外有撫臺按院固亦
百司之龍門底柱者也然都院不得近民按院迭無
久任則撫臺獨爲要焉是故自撫臺導之行則行雖
泰山之重不能以不行自撫臺導之止則止雖長河
之迅不能以不止然則今日之頹波舍明公德位其
孰爲之立障而坐排者今蘇松財賦寇擾已極其諸
鄰境通邑官司徃復徵兵餉饟費亦不貲若萊民者
復爲之乾沒則恐倭寇不獨海洋而閭閻之下皆矛
戈也茲者幸賴明公在上照若白日燭醜立彰故賢
者憑聲而奮績不肖者畏風而改心誠今日庶草之
大幸也然而層崖陰谷之窈洞房重閨之奧苟非爲
之曲照而旁燭則雖以太陽之暄赫其能無遺明也
難矣且夫常例之說固有志者不忍挂口而近當事
之人或視爲固然非一日矣常例之外又無所不至
乎側觀近日邑貳以下者之歸資類加諸昔日之鄉
相比其所有者何自也夫君而人者于民最爲親比
長出令而善則長及于邑之人已出令而不善則已
及於邑之人孰有美服可立而奪之衣也孰有美食
可立而奪之食也蓋治比日深則巧取有方資秩既
盡則廉志寡散雖有不然百鮮其二斯民剝膚之害
孰喻此爲此惟久民間者能知而地位隆峻者或忽
之矣是故不得不縷縷也至乎近日雇丈之甚其委
細者固多而大端則有五一曰無名雜徭二曰浮羨
供億三曰宴會多費四曰借關濫應五曰奢僭無度
然則神明銜制起稱出宰計無有先此者矣夫都上
下儀文徃復報答得若成化弘治之舊則吏可以省
事而供職民可以節用而愛身此不獨以障今日之
頹波濟方今之匱急而　主上南顧之憂亦足緩矣
惟明公尚垂察焉

奉大司成尹洞山先生

去秋別當平之館維春書丹陽以去使未識所候遂
竟闕絕至今闕然每一馳騁誠不能自解其勞結也
去冬楊選部寄來手字伏讀公見贈古詩過甚期待
靈鳥神翮匪敢仰承第以斷岸爲短翼之鳧以前哲

刀之磨則不敢不自前斤至于畢樓鈍割非所
計也獨業舉一事終覺如鏤氷刻脂情知其戲劇而
猶爲之令人中心無慯永之况然欲絶之又不可也
如何如何倭寇頻近日某公宜力遠近稍有望且秪
以各守城隍爲幸寇則伸縮自神莫敢孰何彼戕者
又不審機妄前屢取挫衂將孰尤也且寇之重也在
柘林三吳之子女玉帛珍希鉅麗者萃焉諸公無有
過沿林而守者則寇之伸縮宜不能制也旣不能制
寇兵雖各爲壘守則何益矣諸公近日至計唯倚重
狼兵彼狼兵各主易生競忌又重之搶擄視倭猶勁
俾勝敵猶可慮也不勝則雖狼兵尚未可知而况倭
寇乎今日之計恐不免召募沙船鹽徒與練鄉兵爲
長計耳事之所終在　廟廷必有成筭若草莽詢陋
曷敢議焉偶得便鴻敢附起居拜獻佳章石刻山中
各古刻及直所奉贈拙詩繕錄呈覽伏希裁[illegible]

奉念菴先生書

近𢿱邑人歸敬附書儀轉付家僮馳上計仲春時可
致到桐江也奉書後又自覺勇斷一番自分此生此
身在天地間只爲公物何至如鷄彘營營秪作一己
之計以自負其天命之重以辜吾父師敎督之意然

此意近似有可執焉者第恐從前荒忽今年四十方
少有肯發正所謂越午鳴鍾亦晚之甚也又賤軀素
弱往時斷伐近復今臨事稍過則耗倦繼矣即日雖
甚讒棄尚未能恆起都中葬體多離外之禮情外之
情雖强有力者亦不足以善其後而况於弱者乎不
肯其節目[illegible]而猶成其資序亦相[illegible]然未必可也
吾師等能近想平復性加亦[illegible]又所謂酬應文之可
已者近必斷絶之矣何如以今每欲先後學者不少
矣然高者只自[illegible]其性命而一不知其[illegible]者於
斯道甚有發明而以[illegible]檢身之功至於任氣[illegible]
爲[illegible]又自恨其[illegible]之實以恣其寡廉
鮮耻之輩此其[illegible]之人又世有志者所忍
助也此三者[illegible]不免乎過不及之弊然
則直接孔子博文約禮之學以光大近日王氏之傳
者宜無吾師爲獨益但向年歸寂之說不肖亦頗疑
之態近日指點未不然矣不肖近以師教之殷感發
及此亦將得間以求指歸之所在耳佇候歸日得承
痛誨不任延頸

又

正月李兄行復撰短啓計必達上相違數千里回首

南天自老母之外唯吾師在念深嘆往日相從竟自空負今悔無及去歲扇翰教督語意切至正猶以應時之芔澍潤未絶之枯株其根芽不得不萌露也造化之功大矣比來病中體驗真不敢不自勇斷日覺臨境有力雖未盡灑然有手舞足蹈之妙然自信主意血脉斷不在紛華藝能也其與子夏之交戰而癯者或亦不同以此則於博文約禮隨地實際從此深造以臻孔子三十而立顏子如有所立之地或不遠矣跡在馬上恩吾師盡忘世界始作得千古真事業之言因念曰吾身苟足善俗雖不俎豆鄉賢可也苟足裨國雖不錄名臣言行可也苟有明于吾道雖不從祀孔子可也如此則吾心更無覬忌而博約乃其天則矣所謂千古真事業者豈非以其出于天爲而不以人爲爲之者與何如何如吾師近日精采何似緬思姑射神人膚體綽約自當與凡塵夐絶也冀加珍攝冀加珍攝不肖南補之意頗以資序相難今尚欲力請然未可知也敝同年中同會者凡若干人用功者亦不少固不肖之幸亦吾師之欲聞也敢附及之劉太僕行力疾布此瞻慕不盡

與樊戶部

去冬小僮南去曾戒書儀修慰又非求從他道竟沉沉到今也悵嗟莫及前書重悼令弟爲才上友伯氏可以蹀跡兩蘇再著西川之𢧐詎謂雙羽方馳乃遽剪其一耶然聞吾兄篤念至于毀瘁何其過痛而不自知也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四海皆兄弟之語其不能不述以進惟吾兄善解以自玉且爲尊公慰至瑞今春拜翰海凡四矣每書皆若面傾知近況曠然翔于寥廓然忘其不平之意此非誠有卓識逆見夌出乎方域之外其易易能之昔者董仲舒作士不遇賦李習之猶謂自待之不厚今兄可謂之自厚其身加蓰乎所造矣然則某之服兄文豈獨碣硐之節適宕之氣而已乎某數多病近者尚益加長矣向時所馳鶩於勳如詩文一事皆避若沸水之覆于淵則其他世俗所矜眾者可知也吾兄昨所示佳章皆逸才妙思倜儻高朗濙乎若眷河之方況某且驚避之不皇何𤰞品題哉蓋兄方年壯氣健神精煥溢且翊以留都住勝少隙從事可以發性靈之蘊探古人之心而極搜遐索所究某將拱手待之指之以發滕而忍志也惟兄益從積而淵敕然後出其緒餘以爲之則乎方駕古人與何有某近日讀劉禪言田之事以窮

古人爲文之意凡試取觀可以一哭久不承書臨楮不覺長謌然對凡猶謂非長也亮之

復朱鎮山中丞

曩王僉憲行適報楚臬命下故倉卒附聞知明公素念篤也行至德州伏領差使毀到翰惠内三紙俱出手勒中間教督勤切若倒肺肝而訓之守官者咸不出守道自非哲人懸域外之觀出驗白之緒軫道義之契念故舊之歡曷能及此夫不肖某樸遬頑鈍不能曉通世變凡明公所熟悉也劾意今秋得遂請告歸理宿恙不謂隨及今補一非外吏遂不得自由矣辱明公惓惓見問以速出之故然某速出誠有所計明公亦終當有聞也雖然在某值此亦有足自慰者試爲知己者布其一二某傾玷儒秩繼冒開曹素乏理人之術絕鮮劃物之功今者獲藉仁庇少試方隅倘在一日則不敢一日不盡其愚俾稍垂蹄躈之波以幸活徑寸之鱗即自海無憾矣此某所自慰者一也某少負不羈長嗜清虚雖日聾折節猶覺齟齬今者得磨鈍于磐折之煩柬志于簿牒之叢將迓以驅惰酬應足以警惰然後大易撝謙之義詩人敬慎之旨此某所自慰者二也某志在遺榮而意願今治若紲纏然猶在清宴之地猶遂自全之計故每以敝屣而竊千金以燕石而冒連城未嘗不内愧發汗也今則臧否寄之他方毀譽懸之衆口欲歸弱以徼譽將獲甲而遺乙于是向日之矜重者失其憑握矯飾者喪其窟宅庶幾形骸之遺獲見性命之真此某所自慰者三也此外若世俗所競肥瘠榮落崇下一切不敢以滓靈臺即令今日蒙汚蟣快當路而去尤折折自得焉然此特可爲明公言未敢爲他人道也雖道之反增疑豈復相益哉來教所謂忠信出聰明此至言也顧某於忠信未有諸已明公又曷策之某往奉書門下以近代馬余諸老爲明公稱願遍過清齊上下數百里凡播之編氓傳之輿厮騰之置郵評之有司譚鴻哲之照則秦鏡不爲明諸介白之操則冰淵不爲潔述惇大之休則滇渤不爲容語節養拊循之恩則慈母之子愛子不爲煦也明公將以此登古人之勛胴亦猶窺左足越閫限耳其何不酬之有伏惟珍重某自茲南矣尺書往復不若燕齊之易縱塵教督曷繇即至此不能不悵望於臨岐也苟索揣稱無足可爲大方呈者畧書數首聊當祗掌風便還示指切此幸

奉聶雙江先生

司令便省還家取道謁廓翁念翁二老稍就正此學辟以不敏不強之資然亦已領其槩矣而獨以未得摳衣明公之門求一言之誨爲慨也緣其時改卜先人又赴任期迫故未逮耳迄今爲嘆往年聞明公歸寂之訓某時以妄動之體得此語極有藉已而試之似尚未得明公意指之所歸也某以爲心體誠無內外故莫非吾心之文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行乎其間者禮是已故夫子告顏子不曰理而曰禮者懼人之偏於內也近世學者處物接人進退取

予多不得其當非良知之罪也彼重良知於內而置事物于外陵遲及于是病而不知良知之無內外也以是知明公之教必不類顓以守其靜虛爲功而某輩誤承其指歸者過也不知明公近時指示又復何如別又裁候並佈積懷恐負長者宿教故借以請正倘不靳指南則幸大矣

荅何吉陽亞卿

向陽邏驛中奉短啟雖造次猥草知明公之所必鑒念也今到楚凡四易月坐武陵分司僅一日其外靡朝不在車馬間道以紙[illegible]行[illegible]迪[illegible]是趣宅上與用廣文及會上人宴坐後晤相與追誦宿教又辱手相慶謂明公得息肩留省暫順貴體其爲同志之賴且慰也弘矣周君於此學甚有明如某慚負何可言數年以來第覺聖人之學自堯舜孔顏皆歸于仁體仁者通內外物我渾然爲一與二氏之學爰乎異旨今學者專志於二氏無假言矣然爲聖人之學者亦多詳乎內而略乎外適乎已而妨乎人則固未嘗不昉于崇二氏之爲崇也其於失仁體則均矣以孔子之聖而必曰不踰矩而其告顏子之爲仁不曰理而曰禮至顏子之學爲仁也又必曰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惓惓服膺而弗失之矣然則聖人之學其必有以也夫其必不類顓于詳內遺己而已也夫明公試以今之學者槩之果當爲同乎爲異乎蓋近日教門既寬而慈辯之士又語之太圓宜其以二氏之意承聖人之言卒使天下之士立身臨政蕩然與世無底其極至導人于狂猾陰阻天下豪傑稱往之志且令天下士競民窮劇且動矣使爲學者而又謂爲寬圓之行以濟其弊而阻其志將比于宿昔訓詁支離之害其仁不仁又何如也然則某與明公之在今日雖不能爲龍門碣石其不宜以身同其波使自爲諱也審

矣明公其謂之何專使報行且言遁駕不久學家先此布又鬮升質所疑佇容專修候賀以旣鄙忱

又

去歲遘柴貢士及盛使兩奉小啓旣以謝明公之宿昔而又請質別後之新得蓋眄眄然望之矣令甥嶽氏回果拜手翰情切語詳不以其愚而挈示之以心不以其柔而重屬之以道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曷如明公之貺我厚也某雖不敏不强其敢不承乎某觀今之海內仕者從事學問非一人矣然求道如饑渴愛同志如骨肉則孰與明公天下信而從之以爲斯道之宗盟人倫之師表亦孰與明公至其撫江右未朞年謗議沸都下已而詆之益多相知者且疑之矣然又有解者曰今之君子其他利害忘情猶易至于毀譽忘情至難若明公所爲豈欲自冒天下之毀以庶幾直造性命之真者與不然何有是也某謂斯言亦可謂善求明公者數年以來反覆上下每取證於孔門然後知聖人之學固不必若此也今觀明公來書曰敘所以致謗之由有自以爲然者有不自以爲然者以是知明公之心真如月日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豈苦如近日之學必欲冒天下之敘而後以造於性命之真哉然則斯言也爲明公今日自計則善矣而以爲學問必如此恐非也明公來書謂近日學者容易承當輕率攬結某則以爲近日之學非獨承當之易也恐其所承當者非孔門之學故也所承當者旣非則其所攬結者自左矣夫孔門之學主於爲仁而其告顏子爲仁之功則唯曰克己復禮而已以孔顏之相遇也不直指之以見性成聖而必曰禮云者何也異日顏子亦曰博文約禮又何也近日學者以爲禮之字義不必拘而孔門立言非有深意噫近日之學所以爲容易承當者此也今夫自吾人之視聽言動以交于天下之事物有一非吾心之文乎故莫非吾心之文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是即堯舜之中箕子之極孔子之矩而顏子所以直接之者也自晩宋儒者專求其則於事物君子固非之矣然今懲而過之遂曰但求吾心無他而已至於事物之出乎天則不出乎天則不必顧也如此則當其應事接物之時又以何者爲吾心是二之矣故其態也不失之大過則失之不及不牵己而從物則病物而適己苟且以支其頗而自以爲不累任智以御其難而自以爲妙

用交際則有百取而無一辭仕官則有前進而無後
退至於事不得理物不得所天下從而尤之則曰此
吾能冒天下之毀以直造乎性命之真者也又曰吾
學并心埋沒一世不得出頭始與性命相應如此則
古之悅於天下之士與夫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從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考三王而不繆
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皆不得爲盡性之學矣是何
認瞿曇蒙莊之精魄以爲堯舜孔顏之性命其亦不
仁之甚歟且聖人之學行其出乎天則者而止其不
出乎天則者盡欲體仁盡性以至乎命而止聖人固
未嘗知與有譽而後有毀也如知有譽而故避
之知有毀而故冒之是前後皆意之矣又惡能有得
于性命之真體哉夫聖人固無意于天下之毀譽然
而天則之所在聖人雖欲逃天下之譽而莫與之逃
矣雖欲冒天下之毀而莫與之冒矣何則天則者天
心也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illegible]是故天下
之士悅之者非悅聖人也自悅其天也言莫不信行
莫不從者非信從聖人也亦信從其天也建天地不
悖質鬼神不疑考三王俟後聖不繆惑者非強合也
各盈足其天而已也設有聖人者不本而必非其時

則若湯之征伐犯不韙之大而天下猶知其非富天
下也若柳下惠之納奔婦失別嫌之道而天下猶知
其非淫于色也若孔子之往佛肸赴公山始雖有門
人之疑而天下終信其不磷而不緇也蓋非獨智者
能知之也雖匹夫匹婦莫不與知乎聖人之心者也
何則天則者天心也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
神乎若謂真爲性命之人必至于埋沒一世內不見
與于鄉戚外不見然于士大夫朋友門人之始而信
者終而疑之以此爲相應則是聖人性命乃同于海
畔逐臭之夫不可以相通而天下之人心果若唐人
所謂化爲鬼魅不可以至誠動同然感必不然矣是
言也彼固有托以自恣然而惧天下高明之士盖久
矣伏觀明公來書又曰由衷信古曾不多見則知公
之所學本乎天則而遵乎孔門以直接堯舜箕子之
真緒其在今日尤宜加切而謂必欲冒天下之毀者
非明公素心矣然則某與今天下士所恃爲宗盟爲
師表者其本孰與于明公哉來書所指不經之談者
闖其間一二已置于法甚讚其讚然斯人破露人猶
易見至于倡埋沒之說以恣其所如之便而自敗壞
其師門之教得諸公折衷之尤斯文之大幸也集之

愚柔明公所素念念也勉賜民物鑄嘗自試以為誠有天則第恐燕人寶石為玉而況燕石尚未為已有者乎且憾闕此之晚徒為空論以終歸于愚之厲柔之妄則其去天則益遠矣可不懼哉明公既不忍於棄絕惟不靳反復之至幸

與宋望之

某與公別且四年不通書問者又一年回思都下時昕夕繾結談心論文形骸兩忘不知復往幾何時也懷之懷之去春行時留馳小詩短啓未知達否久之復得殊詞之報始閱緘嘆已而思之又未嘗不為慰何則當公兩疏之時此其幾已動矣今者果服計而至丞之俾今日有事必需之才乃置之拓落不得當局之地此非獨某嘆之蓋人人嘆也然某嘗從公論古今人才若庸庸無所短長而坐登津要者此不足論矣唯磈礧非常之士始未嘗不從屈抑然後乃有大樹于世何則磈礧非常之士不能無輕嘗也耶萬夆而挾其不足為之意惟大經承屈抑奔頓璅尾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乃知當世之人無大小衆寡之可慢而天下之事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此其所以有大樹于世者豈苟然而已哉姑不論古人即如近時諸老中一二與刑士易嘗不出此乎其不出此者必庸庸無所短長始未有磈礧非常之節故也旋龍之德始於淵潛而終於天飛其潛不極則飛不厲此其所以既嘆而重為慰也計公所自處者必灑然矣或謂望之有高氣値此必不復出某謂望之篤志問學其行止必不任氣以彼其才尚望其俯從抑屈發舒其所負此當世之幸若欲退托山林與吾郡諸老長相戮力以發明此學則隨所欲耳固不當以高氣不能屈抑者自主也某居此惟以奔走一歲在車馬之間者十之七八即有為學之心亦無日力以行而況未盡為學之心者乎今所能者惟無積案停獄與屬吏不敢為墨耳閭閻之下亦頗信若謂仁意藹然行於其間則尚未也精神亦似稍長又幸揚朋石鄭繼甫來此得數會相切亦嘗進也數年絕懶作詩亦無暇刻第從僕馬為行役之懷或追寄友間倡和得數首今附呈庶知近況公有作得令人錄示亦見解遠懷也辰下無事願惟日會同志直求性命無墮俗塹此潛之第一義也第與公皆漸老矣舍此即成衰翁可不懼哉久不致書披冗不覺累幅唔對無期千萬自愛

復吳峻伯

某覆楚踰年日惟覵覵然僂僂然支離乎車僕而微經乎簿領目不離印篋胥史而語不出堂皇方域雖歷洞庭之曠涉沅湘之虛遨行赤壁放登黃鶴之間沐漢沔之波挈蘅杜之芳極汗漫之遐觀躡靈均之名蹤然而心若絓結口若噤吃而不能出一奇奮一詞非故有厭也誠以暸者索處則無與為指弱者孤立則無與為倡子長不云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此之謂也去年思節蕙長行後益禁喑嘿不復有云逮聞足下臨楚私心蹶然慰躍若蟄虫之感氣自鼓於壤穴之中已而接蓋乎郢城交譽乎湘陰聆白雪之音傾談天之辯然後廓焉有指以發其曚倬焉有倡以振其弱洞庭沅湘若濯其曠黃鶴赤壁若滋其奇漢水滋其清蘅杜滋其芳靈均之遺蹤咸滋其勝然後心若啓緘以有砉口若開禁以有吐也荒辭穢論不皇自惡殆磊列而出矣若是則足下非獨有德於某且有德於楚之山川厚矣然則某與楚之山川其不可一日無足下明矣茲吏至沅謂有捧祝之行期在孟夏遄車戒途創闢阜邊或謂足下欲假道了婚嫁事然足下名賢久滯郎署且遷則屬言遲速某不足言其如楚之山川何哉某方以此慨慕踰日又得足下郵筒之書書云與某神交已二十年且見督勗以力主於斯文此又足下屬之過也夫足下膺才炳譽某闒自弱齡又覩鉅篇於歐陽君座當此時已與足下神游肺腑矣乃若今之主盟斯文則亦在足下囊握耳足下何自謙為某少無他腸性雖嗜文然學之二三十年迄不敢自命其故有三韓愈有言能者無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如某則暸不自發弱不自奮昔嘗從事亦復觀人眉睫步人軌跡如正德間諸公摸司馬子長聱口既為陋矣輒又摸橅之者之聱口其不尤陋乎已稍有知心切慚之然使已傑然獨樹不倚於人而合乎天乃又未之能焉此所為不敢自命也某連蹇南宮大半歲月耗心業舉每自辟雕脂鏤冰萬窮窕然靡所用之雅嘗厭薄仰求諸古則朋怪戚怒群起而相嗤晚得一第勉服官政方欲追理舊業而力已倦矣又安能奮迅筆墨與古之豪賢爭先乎此所為不敢自命也長大從先生老長遊稍知涉道之藩既又反求六經然後知古聖人之文不倚乎人而合乎天者非技也有本存焉故也今某心匱于久耗力分于多訾本之未碩而技藝龐葉蹤

極婆娑則亦終無可食之實可匠之材矣其與前所謂觀眉睫步軌跡特五十百步之間耳此所為不敢自命也非獨有故亟不敢且又有不能者存焉雖然某承足下督勗則不敢不勉於道而已足下得第最早用力最預又喬世家學本碩而末自豈辨道可與有明議政可與有行康斥乎非當世之觀眉睫步軌跡者流也孔子稱夷齊林敵足下不以自主則今之君子將孰望焉某既慨足下之行又歎時當官不能相從澤畔引滿話別某所與足下弱者喻此又孰望焉行矣盍而努力自愛拜使長言并用為荅

復孟兩峯

遠使復館雅誨諒禰寬來讀之如在波濤中得指南車公仁我厚矣夫好性既稠疊媿感無量僕向所謂本然天則者正即良知本然之覺照無自然者是也物未嘗無覺照而言良知亦未能外良知而求天則即如好惡是覺照無有作好作惡是良知亦即是本然天則者也來教所謂不以己私參之者固已得之若專認能覺能照能感應無窮者即謂之良知則凡人之作好作惡淫知巧識狂慧奇察聰敏捷辯千變萬幻者孰非能覺能感應者為之也亦皆謂之良知可乎以至恣情縱欲戕人病物者亦孰非能覺照能感應者為之也亦皆謂之良知可乎故謂良知不外覺照可也其專認覺照為良知則去良知何啻千里此皆未見良知本然無內外之則未悉陽明先生致知不離格物之旨故墮於重內輕外之弊有知此者盡恣情縱欲戕人病物則正輕外之明症也今公反以求本然之天則者為是內而非外是又未悉言者之意而似為認覺照者之祛以此為平日求堯舜孔子脉路之正恐終北行而南轅也詎可盡乎至謂寂體透微仁體謹節似又以仁體為不微者豈其無寂感無顯微而亦未嘗不寂不微乎今二氏之學何嘗不寂不微而可以言仁乎雖然至於微難言矣非微不足以見本然天則姑容再晝盡儀附來使返上佇候倚報以盡款款

奉廓翁

某不肖幸生吾邦獲緣長者風教聞學近二十年矣然苦質駁習深展轉陸沉未能有得虛靡時日忽忽四十其間雖號名從事亦終竊二氏之膚末其於聖人中道槩未逮也邇年叨與令子繼甫兄同第同署竊於家報間獲覩平昔所領善教之訓又見令子進學甚

独往恣情欲以認性命樂圓妙而遺天則辭受進退皆不令道每自念以為陽明子之學豈端使然哉然嘗觀陽明子平生仕進之間祗見其退而已絕未嘗與當世比而老先生之居身垂訓莫不皆然然後知今之學者之未知有矩也而陽明子之教荒矣然猶幸有陽明子與老先生之矩誨在後生小子尚有歸依焉去歲同司諸君均擬致壽門墻而今不肖某為之言緣部薄邊巡又生奔走不能即就所謂游于其門而難為言者是也至今乃得勉申一言而未知其能得老先生之十一二否也專使獻上并以請質焉仰惟門下鑒教幸萬萬矣

奉復座主洞山先生

去秋過建業撰啓奉候具告所以速出之故既還家幸攺卜先兆首春抵楚奔謁無寧期今已踰半載猶尚在車馬間昔居京每痛厭拜謁事不知外出猶有頻於拜謁者乃今則化而安矣近晤[illegible]劉兵曹相與仰嘆門下德猷弘容恨不蚤握樞柄俾當時蚤沐其休澤其則以天下既弊而使賢人不得當柄以庸者固天也天下既弊而幸有賢人列散以俟者亦天也天雖叵則與人相近安知其不有意於樂育哉先

弟子所為拱手而待也乃者正欲附布鄙臆坐追冗頓不謂門下賜書先之遠諭勤勤勗以德業聲以不足縣懷之意恭平日所奉教門墻者何也乃顧以外出為縣乎且某外出分也語資則尚越乎同列語地則猶寧乎他方但使某居此不逐逐車馬日坐理于其間亦未必無小補豈若在內一不得逮人也哉以此觀之司柄者厚某多矣第地衝民瘠旱潦相仍積運未息即欲使閭閻暢然樂生尚未知其方也尤希教其一二連得鄉音劇冦焚掠戕及方面可謂殊變自匪異才何以戢之此在門下與二三卿衮少煩採擇不容不瀆請當柄早作家門計可也江右官私士民仰藉拯援不知今時號當何似計門下已先聞豈假多瀆盛宗居貨寓茲某方錮一二奸貪吏以嫌不得欵狹然不敢簡也告歸勿迫裁啓先謝東望眷然莫既所云

又

仲夏得門下宗老齋到翰惠尋附復啓時出猥草冀不深斥柳子厚云凡為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非人也子厚所言特流俗所為門生止能喁感一朝之遇欲得當以為報此自盛唐以來凡庶士升司徒者類

嘗若是未足難也獨其間有出門下者卒能自力於文辭行誼以稱報無窮則曾子固蘇子瞻之於歐陽永叔是也斯固以難而亦非至也唯夫為主司者以道德望於天下而其門牆亦能以蹈道迪德為報斯未之多覯也雖謂之甚難未為過也仰惟門下行方而不為劌知圓而不為同學通天人而不自擬文高一代而不自矜汲汲騖乎周孔之塗而兹兹嚴乎老釋之辨其於道德可謂勤切而弘深矣以某之下劣未強幸荷甄録依門牆之末比今六七年餘矣然未嘗以一言道謝於左右非忘之也誠以感恩思報之語非足以仰荅有道之一二也昔者堯舜三代上下之相與非相為惓也而況親如師弟子又焉用區區焉以感謝之語為已而欲追步文辭之間庶幾得垂片言以不遲聲為門牆辱然竊覩門下之文譬若溟渤之廣淵非溝瀆可望神駿之奔越非凡驟可追且又覩之古今之人其文辭非不工聞譽非不隆然即其言以責身之所履循其名以求實之所歸其不至憮然自惡者蓋寡是故無用專以文辭為也意者道之所在初不以愚不肖限俾嚮往焉而少有得以不辱乎門牆此真鄙心之所至願幸而然質駑習深之

老於今已有年矣而一無所得駸駸老矣恒用爲懼偶見孔門之學以求仁為宗仁者非他人心生生之理靈乎中而體乎物有天則存焉者是也故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求仁之實功晚宋儒者不知生生之理靈乎中而體乎物而繆指在物者之為理其失為支離不誣也近世有明乃又不知靈乎中而體乎物者之必有天則也則懲而過之往往重內而輕外喜妙而踰矩甚者恣欲放情疑阻來學猶自為超形器而越方體之極此其學既已遠於求仁之實功而適以增老釋之藩垣其病視晚宋則若加甚矣此門下向者所為痛排而深辨之也非門下過也兹者不肖某不自揣量誠願畢力以此為報伏惟門下亟指其迷俾得究其功可乎往年門下嘗示儒釋之辨在虛實某以為釋氏誠虛矣吾儒則不專實而已其謂虛乎則三千三百非專虛也其謂實乎則無聲無臭非專實也然則斯道固至虛而至實者與子思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蓋儒之所以異釋氏者以其虛而實者異也非曰釋虛而儒實也若然則某所謂靈乎中而體乎物有天則存焉者或庶其近似焉門下其果許乎繇兹以往誠令某習

道而少有得將謂主司門生以道德為施報自門下
與其始豈不可也聞江省冤至萬桑梓之殘亦仁人
所隱切也意者處之軍門其責得人乎劉主政還部
敬以請質并附啟奏言不盡意

復趙柱野中丞

其顯且倜然好覽觀古人之事而竊有慕矣古之稱
名人必曰所交盡天下豪傑曰門多長者車轍然非
畫以此為重之也誠取其磨德講業而宗依者有地
也磨德講業宗依之有地則其人之重亦從可知矣
仰惟明公以俶儻魁雄之資而弘包括寓內之度是
故語才則豪傑語德則長者也某在都下於門下素
無介紹之因乃辱高車睠焉先顧遂從定交每自幸
宗依有地而又苦於中道之間絕邇復得明公繹騎
過臨芷水督數米與情不殊乎肉骨而誼有加於往
日昇因闊所未聞言所可以言其厚幸之甚深也其
誠有終慶矣乃敢備使敬布賀謝并附小稿仰祈斧
政以終嘉惠

復劉朝重

舍人回辱教勤勤為師門持論以令之君子咸不能
無欲而遂自附於一體反有秦越其骨肉之間者比

篤論也領教多矣獨憾不得更共師門一面承殊耿
耿也學門工夫頭腦亦只一語而已無欲一體亦一
功也非謂先已無欲而後能一體若只先作無欲一
段工夫則當時豈盡離人倫事物而為雪山少林之
事止于一身而已耶況吾輩已臨民施政矣此心之
體本時時與物相通故謂之一體時時與物相通而
不以形骸世累之故二三其念也故謂之無欲一體
卽仁也而非有內外也無欲所以為仁也而非有先
後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為宗故一日復禮天下歸仁
其與二氏之學絕異在此若語意之間先後大重則
用功亦有拘礙不獨遠仁也願兄再教之前聞幼郎
變故今又有內子之憂殊為愴怳然觀兄東中語似
近得此學作主故於哀戚自有天則弟復何言夫以
兄之哀戚而自能中節此正見無欲一體之非有先
後也弟與兄皆長矣弟今獨學幸望時惠數語督教
彼此不文可也

上徐存翁相公

某嘗觀唐韓愈三上相君書皆自為求試雖曰不以
私利人不信也至宋蘇氏昆弟贄書嘗業慷慨言天
下事又皆出於遠削偶見無因而至之嫌是二者皆

適也某之不肯自疑丁丙出相公門今二十年餘矣既不欲爲私利又非同于無因之嫌然乎時未敢一通問門下者亦適也况嘗奉一言之誨寧無請質以求終教於左右可乎某初出京時相公立而誨曰君子義以爲質必孫以出不孫不足以成義某謹服膺到楚之日每以從事或值膠轕其言無不驗信然後知聖人經世之學爲周而相公所以獨幹乎玄化之機者恃有此道也往者相公雖久踐端揆共贊
皇庥然而權或不能以盡操力或不能以自致而相公稽極其玄化之機以曲成其康濟之猷嘿嘿焉悶悶焉若將亡乎於道路不得即號而呼之天下聽然知相公之心而不知所爲也蓋睢睢乎望矣邇者相公操可爲之權運自致之力天下莫不昂首戴目以爲有赫然迅然震動改易于世者而某知其不可也天之有秋冬方其霜霰凌冰冑發凜栗天下病患苦之矣天非不愛也然未能以一旦變爲煦日和風者其幾微也向使拂其愛民之意使今日方爲秋冬明日倏爲春夏則萬物之疵癘也久矣某獨患苦乎洪水之横流懷山蕩石若是烈也禹非不欲與水爭地而必之然必讓而下之者其勢順也向使禹之區區與水爭尋丈之地以矯一旦之功則中原爲大壑矣凡此者皆遜說也宋之盛時以韓范司馬之賢爲明君之所眷倚然終不能有爲於世爲萬代惜其亦或者未得遜出之權卒然以秋冬而變春夏者與抑與水爭尋丈之地而未能少讓者與今相公晉陟元輔方半年而聲色不動其悶悶焉嘿嘿焉猶前日也相公之措設可謂孫而出微而順矣爲是心也自非古之上賢誠有己溺己饑之憂若内溝中之耻必求以生天下之人者且不得而知也矧肯委蛇行之而姑待之乎雖然天之幾至微也然元陽未嘗一日而不運其鼓盪于域中雖幽蟄不能不生色禹之治水其勢誠順然而鑿龍門決淺原疏九河分四瀆以潰漸而放乎四海其功未嘗不震動乎九圍亦未嘗不歲月效也是故微者固大有所爲而順者將大有所拂者也今天下誠若一身然以京師爲首則趙齊爲肩晉冀爲背雍州爲腰淮揚爲咽喉中原爲胸腹吳越江楚爲胳膊閩廣爲脛足蜀滇爲兩肱數年以來自中原發難之後雍州有地震之虞淮揚吳越閩廣皆浸有倭夷之害又近有澇溢之眚江右有冠盜之殘楚蜀有木攻之疲而楚又有藩封水旱之交埤焉

趙則有車馬之役晉冀則有虜馬芻牧之困以是語之辟諸人之一身自肩背以至脛足無不創也一身無不創使元氣足以勝之猶可為也然而元氣之弊久矣某嘗以為必有神醫如秦越人庶可以胚胎元氣血肉屬骨起沉死而回立生然今之世舍相公則孰為秦越人者某嘗過楚之公安其邑中殍者日數十人某特與之議賑邑令告曰得免催科民或不亡雖熊有所矣今熊且亡賑奚以為某聞其言而悲之然則天下元氣之弊至此蓋極矣而微輸又非可一日寢者今相公欲以復天下之元氣雖至不可為亦必有為之所矣雖然猶有要焉夫元神者所為主宰元氣而運行之者也孰為元神則今天下在位者之人心是已自二三十年來天下在位之人氣奪于名位魄靡于權力而精髓則浸淫于錢泉如人困凌崖伏幽穽以桎梏自娛以波漂自悅而迄不知皎日之為明周原之為安其可悲也蓋又甚矣故今日必先出斯人於凌崖幽穽之表解其桎梏遠其波漂俾知有皎日周原焉則庶幾易其耳目移其肺腸然後斯人能收召其氣魄斡旋其精髓展發其四體百骸始能有為于世此某所謂元陽未嘗不鼓行而鑿龍門

決淺原不免震動之為勞者其意蓋在于此其大專要于人下人心曉然無所利之而已向使人心未回雖有秦越人止能還血肉之一二未幾而終于仆矣是故元氣至急而元神先焉者也其次則莫若盡蠲天下之虛文蠲虛文之功恐亦不後于鑿龍門決淺原之當以歲月效也不然則神氣之弊日益加矣夫虛文之大者莫首於冗員往時議革冗員矣不過以知事教官所局等官應文而已至於楚省內設總兵歲府坐分貧軍月餉此何為也某所轄湖北止二郡而監司者有守巡兵備三道每郡既有守一員矣而又加員半監司以臨之其不為冗乎舉一湖北而天下可知也其小者遷代之擾饋餉之黷內外參謁之騷夫馬供應之靡自上視之未見其弊而自下膺之弊莫有加此者也是故必行久任則遷代可無擾也必絕輕賫則饋餉可無黷也議處驛傳而品節之則供應可無靡也力謝見而勸懲之則參謁為無驗也若此者則又在言臣一申飭之而非有大拂乎人心若果鑿龍門決淺原之難也雖然某固知相公之亦嘿嘿焉閔閔焉而必有為也某自佐楚泉甫及二年因有寸效遽遷蜀參頗內媿于心輒不自揆令舍

人賁䟐僚辭新命所行久任請自某始然事喻常調
則咳者相格議自下察則尤者相稽所恃相公在上
必心察而力持之倘或以一夫之狂言決久任之議
法是又相公所以轉動人心調護神氣之一大端將
欣從而不痛斥者也某謹以是日離篆屏跡祇候覆
題以取進止臨啓附申鬱性弁布請質不任戰慄

奉少宰李石麓公

某辱與明公分誼之深篤此猶其細耳所最幸者荷
相期於斯文非世之所爲交游而故舊者也夫以明
公所任之重大而某辱分誼之深篤又若是其相期
也使某而無所疑于斯文則亦已矣使某少有疑焉
而不以請質于明公可乎夫道在人心本廣大也而
精微者廣大之實本高深也而中庸者高深之極今
之學問士爲廣大者至于宕情爲高深者至于遺物
其語道也首圓妙襲圓妙者則放而爲玄虛其行已
也先活變席活變者則肆而爲猖狂進退之節取予
之義蕩然與世無底其極至失已徇物妨人利已皆
所不免甚已大阻天下嚮往者之心而與于饒壟之
徒猶自以爲超形器而脫意氣之極若此者以不知
人心之有天則故也昔顏子得於孔子曰博文約禮

夫莫非吾心之文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
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者即所謂精微中庸是也
假令而言禮言天則則彼必曰是拘陳迹是落言詮
而已自某觀之世以爲陳迹言詮而不知妙道之存
也彼其不拘陳迹不落言詮者則反依附二氏之粗
以出入五伯之微二者旣相混矣又自以爲是遂至
于忽棄聖人天則之正而自恣其一時見解之偏後
生輕佻朋羣附和卒不能反其原夫是以若此蕩然
也夫世道弊矣所恃以維之者有學道之人在焉今
學道者又若此其復何恃耶然則今日能起而障之
者非有道當推如今元相如明公其孰能爲之今夫
孔顏之天則非有出乎人之外也設使有稱名人者
有行而過焉雖匹夫匹婦知其過也非徒知之且從
而訶之矣有行而不及焉雖匹夫匹婦知其不及也
非徒知之且從而刺之矣是非匹夫匹婦反智于名
人者也彼其天則所在雖至愚不肖亦不可盖而欺
也夫以匹夫匹婦不可盖如此寧可以學道者而依
附于二氏出入于五伯遂混而不知乎有道而嘗摽
者其欲有以障之非自其身表之不可也往某之南
出時門下三公子及夫人亦南也門下竟不用勸合

奉傳以取官供乃獨以一葉蓬艄浮濟汶達淮泗泝揚之間凡在匹夫匹婦見者駭觀聞者竦耳以為今一命之微尚假借鷁舫充牣河腹而況　天子之近臣且老[illegible]臨下旦而登樞者乎以是而匹夫匹婦之上其知者莫不與矣然則明公其所謂獨為身表者耶其[illegible]使學進者人人若明公所為作其欲見孔顏之天則也豈其難乎使在位者人人見孔顏之天則其欲迓斯世於昔也豈其難乎然則抹今之學進者以抹今邀天下與執諭於明公之所為身表者舉歷得明公旦夕提摳與充相下上其論即旦夕以斯道持世可也某之不肖自叨捷梟甫及二替未有寸壤遷荷今遷然而媿恧不已者乃亦天則所在不容自盡故也輒不自揆量差舍人賫疏借辭　新命祈行久任少稗　聖化請自某始然事踰常調則駭者相駭議出下察則尤者相稽然非上恃明公心察而力持之斷不可也雖然使久任之法得由某以行則某[illegible]調之責受越分之誅所不辭矣

奉大司空雷古和先生

某庸劣末學叨業奉教於明師友暨鄒鄉姚姒之友鄒矣當帝堯之御世其稱官置吏惟司空為首揆而禹之為司空也史臣稱之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若是則禹之功噯乎衘乎與天壤並矣然稽其所繇致禹亦誠勞矣或語其[illegible]曰克勤克儉又曰膚僬不手胝疾無理又曰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史臣又記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弗子斯其明禹也亦至矣然猶未足以明禹心也惟孟軻氏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是以如是其急遑乎此足以明禹心矣夫禹皆為其任之已也今人有居家者焉寒求衣者於吾饑求飯者於吾顛求起者於吾爭求理者於吾疾病呻吟叩醫而為之治者於吾此責之莫可辭者也苟寒弗為衣而卒以凍饑弗為飯而卒以餒顛弗為起爭弗為理而卒以仆且傷疾病弗為醫而卒以斃此心之莫可已者也禹知其責之莫辭而心之莫已也故引而自辜必曰己溺是故禹之克勤[illegible]私不理門日而行三過而不入蓋不以天下[illegible]而以己居天下也此禹心也是故東漸于海[illegible]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以迄于天地平成[illegible]永賴當禹特以安定其一己而已向使禹非[illegible]天下一己之心則方勞而倦也久矣豈能強[illegible]乎其觀今之宅職位者欲其以身勞國事如明公哉

今人也方三殿之誠復皆以爲天下且靡幾千百萬鏹閱幾十歲時而後可成又懼其無以繼也已而得明公出身主之貢入而西出風櫛而雪飡雖片石必訴雖芟木必理奔走其五官而不知其瘁也焦愁其腎腸而不知其疢也故其費之栽也不知幾萬千其時之成也不出乎三年之間而其餘貲又足以供主上不時之需而無至罄竭天下之力今上自縉紳下逮厮役莫不誦明公之勞而歸其功然則明公豈獨以身勞國事乎吾不知其果有[illegible]之心亦能以已爲天下焉否也雖然焉在當時其[illegible]足[illegible]一已也焉然[illegible]已也亦必有所以[illegible]而休養之者不然則焉能救之于既竭之日而不知養之于既救之後者宜非焉心也然則今日所爲[illegible]足休養之方在明公與二三元臣亦必如三殿未成之日奔走其五官焦勞其腎腸而某固未之能測知也昔者明公門墻甚峻叩謁之士如雲而某獨蒙以國士見遇又辱寵之雖文爲先世光某嘗私竊欲以身報此猶末也惟不自棄其愚且求以粗效其一二以庶幾少報知已萬一固其心也到楚以來甫入二霜日疲道路人已無渾痿刀令遷隍陳何言哉不自恢令舍賞既欲許免新命乞行久任請自某始但事喩常調則蔽者相格議於下寮則忌者相猜竊某所以周守其愚爲門下報而明公與二三元臣必欲體足休養乎元元恐亦無能加於此者是故秪伏明公委曲夕成不可得也某謹離箋拜跡祗候復題以取進止[illegible]緘附申謝牘并布鄉往不任惓惓

答諸殿撰

別後聞吾丈旅途抱恙兼有內艱之戚則與二三知已爲之惆悵悵不自勝[illegible]嘆[illegible]誠有骨肉之痛非相爲好也去夏[illegible]今[illegible]歸家幸[illegible]屑先人畢事赴任適有景府之役又[illegible]孜孜奔走無寧久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偬未皇想拜逢餘既懇且懸請來諭知篤志斯學則所謂哀而中節與惟疾之憂者吾丈當以先得之矣復何言哉某素支蔓多岐人也幸藉師友之訓誤聞剿襲以求正門下不謂高明採聽知吾丈勤與人爲善之心夫是以取諸人若此也此學自陽明先生發之明矣然先生欲人致其知於事事物物使不昧其則正與堯舜執中孔門不踰矩無異非止欲守其空靈而已今乃或重內而輕外務妙而遺則甚者妨人倫物從[illegible]來將自以爲超形器而脫意見之極其

于先生實致之旨不亦遠乎先生之言遠則於堯舜孔子脉路益難言矣豈不亦大槩哉吾丈聰悟絶等其必豁然于本無内外之體若夫舍物則以玩空靈當不爾也今之君子非不知無内外之體以為吾心既無他而外之弗檢圄無足為恙也彼亡亡輕重之間而其弊已滋矣昔者伯子不冠而處使其于心體無恙也則未必即同乎牛馬然而森乎□識之者何也蓋使已常不冠人亦不□而□□□而被冠焉恙不亦甚乎此夫〃所以□丈□□□□□之痛而況雖退取予之際乎故其□□□□而動而出所使民若承賓祭孔子且以之昔□伊尹而況始學者大抵令之君子崇二氏而暴孔□□無□也雖然此循焉者之失彼過此者其亦藉而言之者與此天下所以弗信學也然則遡堯舜孔子之脉以同今日末流之弊非魁徒如吾丈其孰望乎恭近因冗劇疏若有明恨無由面質故不避多言遥為請決亮之

奉答鄧鈍峯先生

向年寓京恭散請質過後自悔誕妄昔者孔子大聖尚問禮於老聃聽其教戒若第子之於嚴師未聞孔子遂欲以所學易老氏也孔子之不以易老氏豈非以其取諸已者當重而求諸人者未可輕歟况不宜其實家教於足下令日得稍不疏落懷有性命之至見秋毫足下力也乃敢忘所自而欲以一時未定之已意易數十年已成之厚積其為誕妄不既甚乎某數年㒷與相知者談公則恨不得再晤以為不得晤公但得公之謦咳一言或得似公者即慰我多矣乃者忽然天假令弟默成兄致到公之手教并晤默成兄如晤公焉又違同心得默成兄一二語及讀公手教豁然洒然如更洗濯於清淵也第不肖某所處地衝又方有冗致不得盡承默成兄教督且不暇細探公之近得要領雖獲茲奇晤亦若度夢語耳某豈其即欲捨此而去相從公于浿江曹溪之間又未能決此身浮游蕩若汎汎之舟當如之何惟公有使尚圖教之耳公老矣某亦四十有五暇日當復何時雖然使天終不棄令不肖某終有明也其必有合乎□之

王公祠記容後另復

□□精舍藏稿卷十九終

書

奉復念翁師

泰和胡直正甫著

某千里奔歸期決所疑并求鞭策然一聽盛德之容聆有道之言弘度虛襟蕩乎恢乎如覩蒼旻如近溟海如乘條風而飲甘露不覺醉心又如貧子見富人之樂取不暇乞全而反以錙銖襍物傾而獻之者以靡於虛而移於大也即此一段吾師真得聖脉而不肖魄冥與運相與有[illegible]求不須師門重托以仰報與人為善之盛心但自惟平日質駁習深雖稍見性命影響又生氣浮不能深造總緣立志不貞築基不堅故也恐無以勝此付荷虛靡一生將若之何復荷垕使遠將鉅篇篤誨虛心不作一語何以承領何以承領而箋示又退若引躬俾不肖某益無以自容師門欲望若此不肖某若復不自痛懲不自勉憤真物也夫真物也夫嗣茲猶希吾師直指[illegible]吾寔不敢憒憒度日而尤自懼乎內往也乞師仁府拈之龍谿指下見孺子即堯舜心亦必以其無三念者言之也此處竹侯明請不復煩聒

二

昨差吏馳書計以後期殊深疚於心當已至矣[illegible]日聞乃得吾師七月內手教知道體又少[illegible]躬侍甚為悵聽吾師杜門靜息何應復有[illegible]吾師每事親記過詳雖出肫肫淵淵若不見其勞然耳目精氣無有用而不損者太史公引老氏精太用則竭之語似非虛漫陽明先生亦云發散是不得已此處在吾師亦自有天則而不肖某不能忘言以所天者在師其猶子之於親不容已也柳子厚所謂欲久存其道是已惟師教之然吾師完養深至尚有此在吾輩當何如哉此某所以臨境而思歸也不肖某近無他進惟見吾況如水而已歸與寔有七八分矣

三

六月間差人回拜領教旨且悉起居幾又於[illegible]歷處承諭誨且示朝聞夕死與物無對不染[illegible]令人快慰警發何可言也此所謂後死者[illegible]天其棄屬吾夫子乎某號名學問歷年[illegible]者然生平乞念最弱每自考謂色取行違[illegible]不貯[illegible]發剌吾腹中[illegible]吾德業未能自[illegible]謂按伏此答葛藤似斷其餘亦覺稍易[illegible]

意此得耿侍御寄到吾師文集一部內關與游[illegible]公及尹道與論宇宙渾成一片而一身乃其發[illegible]驗與物同體之意不肖某數年間實偕謂從事於[illegible]非此則非堯舜以來脉路故有悖約之請天[illegible]然反身未誠尚不免有以己合彼之時方其[illegible]自謂是約禮順則是與物同體是不爲[illegible]度而爲之者然前念一轉吾腹則所謂天則同體須失其真雖費力認之亦不易得是日此念稍爭似此理日在目前得師此二書讀之益覺頵然張于西銘雖亦疑此意猶覺稍有間礙逮林公所謂一體似亦尚在同氣上看終不若吾師所說一箇精神爲真也今師所謂不俟順應無兩可否其亦順應於同體之間否乎猶希再證何如學師問及用世一節夫旣稱同體之學則用世自是本分不肖唯有見於一體也然後知吾斯之未信未信者正所謂以己合彼者也且師門旣遠短世有限又濕病潛伏久勞益增老[illegible]家居竊見並不知承順生平身不行道種種未嘗不有用世之本自入夏來已欲舍去但告行甚難今筑寮在邇或得掛名其間不費辭說而去何幸過此則亦不得爲人留耳向年承手教多紙其間甚有緊要語令集中皆未入豈編者遺耶向求啟贊書院記蒙師再允卽日得成之至幸遣僮歸報請原皆出精[illegible]惟便輿不靳示

答趙太洲先生

某之不學秖可踽踽從聞世巨賢林泉遺老奉匜撰杖聽夕左右於數十年之間則庶幾哉有所藁竢而從入矣宿昔海內諸有道俱長逝今之遺老東南惟我念翁西北明公而已某初有蜀命獨以得從明公游及登大峨爲肺腸快向過貴邑獲謁明公聆緒論近出眉陽引睇峨眉昔得其形貌大略至其峻極發育之實均未領也區區吏事頗不爲牽纏第近有土司殺逆命不免借防以冀彈壓坐是遂稽續請且日覺淸滿動入有爲功德殊媿無以對大覺者言前錄寄念翁以門下教語亦皆罔其形似而已感思精體幾欲棄而走從乃學翰教儀從春然先及且勤乎爲出谷之懷乃知明公眷眷於某此卽一體之仁藹然峻極發育流形矣第卽日尚阻前役孟夏[illegible]院臨審五月漸暑不知能出臨霧中瓦屋以俟秋初登入峨可乎霧中卽隣鶴鳴及瓦屋皆某本轄[illegible]皆轄亦不相病也

二

昔之任道君子方其出而宰世日與禁近之賢濶狴
虎貓之功猶虞蹂逖者遠於左右豈不曰吾旣得大
奉而行之者之爲愈又不若兼得夫領而傳之者之
尤爲愈也故伴其解而伏於林泉其求疏逖之士甚
于士之求也其誠有以也今若尋明公眷眷于不肖
某而不肖某亦已窺見任道君子之至意矣乃其心
亦欲乘此時以求領其旨歸是可謂交相需而勢甚
便也然兩界猶覊絆以人事乘時不果相從若此豈
非天哉此某所以廬墓無兩盡然也豈某本乏才能
此來尤切與民爲簡盡然而自撫切之政朝夕唯以
空言決士民猶似覺上下精神比前灰沮第未得再
面請以畢宿疑徒惘惘自憾耳又濕病日增决計明
春東歸已前三三友爲終焉計至于摳衣門墻竟未
卜遲迟及遂否也前所乞六經堂記文計已就草明
公主盟斯道註脚六經知必俯借以發朦瞽匪獨爲
訓迪不肖某而已者不肖某得領其旨歸而南也倘
因是以窺其大都則明公之道南矣

三

前差舍回尋承教語有大事未明之嘆所云云豈非
吾儒所謂全歸者歟孔子云生寄也死歸也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自後世儒者懼入於禪遂以吾
儒全歸之學皆歸之形體之完而不關於性命之復
其亦左矣若以爲形體也則九域獲盜跖得保其首
領完其四體者皆可爲全歸而比干之剖巷伯之刑
子路之結纓屈平之懷沙以至顏魯國文信國之徒
將不得以完人稱其可通乎曾子之全歸在觀其易
簀與吾知免夫之所指而不在於啓手足之間曾子
疾革時令人啓動手足此痛肯常事非欲門人啓驗
其手足之完否也曾子詩戰戰兢兢豈不知而曾
子亦豈不知門人之素信也乃又欲啓視而驗之則
亦失之僞矣故某嘗以身體髮膚不敢傷者此孝之
始事唯孔子知天命乃至命之地全歸之日此爲孝
之終事楊龜山引老子死而不亡惟顏子當之而晚
宋儒者遂詆其近於禪家輪廻之說豈不尤左乎不
知禪之說某亦闢之蓋其害道有在也今晚宋儒者
但知禪之害道而不知聖人之全歸乃兼有夫禪者
也某嘗以爲聖人能兼夫禪禪不能兼夫聖以其間
有公私之辨此其所以成毫釐千里之異也夫晚宋
姑八辨而吾儒不至此不得爲仁孝今某年已四九

以爲此尚若涉海未有所歸得明公借佛語相指發
蹟之汗不覺發背霑衣也六經堂記重荷不彼俯示
發明垂光百代知不肖其何以爲報夫經大道也其
未能由于大道今幸得大賢指示五子以爲參今入
路若不知勉從而獨執偏小之見求之則遠媿聖訓
中斷先世延負巨篇亦與仁孝遠矣但先世事蹟尚
宥恫惟門下再加詳定尤幸先師念翁以去年八
[illegible]中秋日長棄至昨二月十二不肖乃得聞訃其歸
將何依哉此真天喪予也痛可言哉今先輩逵者俱
已凋落西南歸然唯獨我公其輩若不早圖示教以
求指歸何以自終且荷來諭有霧中見歷垂訪之意
乃發原僧踵請倘慨然命駕其當擬杖留侯之上川
南也遲此必欲力告求東爲築場計矣專啓布謝并
以奉期扣心請質統俟面罄

答謝高泉書

金大醫行力病撰啓未卒所請頗抱鬱於其自提髮
喜操詞章然幸不能流隨人意以獵狩稱所爲古近
詞雖亦造詣於黃初正始辨音于貞元天寶總戀緩
騷以馳古人之遐軌矣然必發自肺腑扣衷而出必
不肯爲無愉而歌無悲而哭之聲況壯稍知問學所
從始悔而必指之遇年仕於中諸詞家學侶邀入社
會往往以病自卻後雖間嘗爲之自知不工亦多不
錄方諸君子柄盟斯文雅尚氣骨其獨以爲氣骨尚
矣而神韵先之故[illegible]作來嘗出以相示非獨悔
而決舍之也庚申之冬歸檢故篋時取讀之似亦有
所寓寄因并與[illegible]作錄來洗藏終不敢以出前
全大醫過[illegible]勸爲繼又得文博
士韓致翰[illegible]中丞論及明
公有業括古今[illegible]是明
公於藏者斯其[illegible]洗藏而
不肯出也其可乎其嘗[illegible]人讀
彈其文[illegible]著稱引以
爲達言其[illegible]業咸不諱於
三益而[illegible]約且其又
何諱於後世也[illegible]者耶其既感門下相求
之殷寔乃祈大匠[illegible]而約正之爲重也剝錄此進
於德業之大將[illegible]者詎不在今茲哉尚
惟門下遂示一語以相尊正至惠

答張泰嶽[illegible]書

別五易歲矣才兩得承書所最[illegible]者猶不鄙棄鴞

嘗先人葬表大以吹詡之逸夫而辱鉅公名賢爲之
表章閭巷之洗修而煩椎篇大雅爲之述序讀之閎
深典窈逼潤圓通無勞苦贅閉之狀即來教所謂浸
涵醲厚不得已而後發者蓋自道也視公往日他文
似加勝焉先祖籍以有傳丸原其不死矣弟何幸何
幸頗已自盟及飭弟兒輩當終生不敢自委棄以辱
高文媿雅教即不至悖先人地下矣其他則靡足爲
公報者謝豈盡言哉謝豈盡言哉朝政丕新仕路載
清皆藉有道共爲維持上下省事不小但如貴省及
蜀中瘡痍尚多恠目最苦州縣官不得人大抵不肖
者迹去賢者久任乃可善治然必不能行柰何近得
耿楚侗書謂公許弟蒯久任踈爲不識性體緣不當
於巫水起波斯言教我深矣雖然俾弟專爲一身計
誠自波也若令斯世皆久任自弟始則波之潤廣矣
又安知其不爲巫水也哉不然豈習見者皆性體固
循者盡順應耶弟即目病濕欲棄而東惧以逃讒自
覺世味如水而瘵曠亦加甚矣公復何以教焉今日
主宰斯文斯世自存翁外所望在公及石麓公二三
老耳珎重不宣

答程太守問學

前月條教官到三書併於冗病中具答計二幅次奉
起草故莫詑次第大要言吾心獨知之體通乎天地
民物古今故天地民物古今皆已責也故行有不得
皆當反求諸已其說頗詳不謂未到復動下問反覆
開悉則知足下之來道誠有不當饑渴者也僕寧不
復盡其愚以求足下之歸一庶幾復有以正我也且
承命歷歷詳荅謹如稍條之于左

來書云孟子所云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者爲
寔凡語以致盈學者[illegible]

孟子所云反求諸[illegible]反其智仁敬非寔
凡語也夫抵學問貴知頭腦若得其頭腦則聖賢千
言萬語非是寔凡如[illegible]孟子不先言愛人治人一段
而止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亦非寔凡語也孔子學
而時習一章竟不言所學何事孟子一日又曰行之
而不著亦不云行何事此皆爲寔凡語乎孺子滄浪
之歌尤爲寔凡自孔子聞之則得其自取之旨非得
下儒子盍自得也孟子之後真儒不獨晦翁如濂溪
明道二公不謂真儒孰爲真哉且不論其學問足下
試觀其治行爲何如其它如邵康節即宋之柳下惠
也象山之學盡出孟子荆川之以自三代風孟皆以

其大本達道不爲支離虛寂可以直接堯舜一派之學故謂之真儒今足下謂孟子之後無真儒且謂近孟子出語突兀所致則似求之太過而失之愈遠矣何如

來書云大學則云必慎其獨中庸云云

獨知一語乃千古聖學真脉更無可擬議者曾子獨得孔門宗旨其著大學推極平天下而功夫只在慎獨子思受業曾子者也其作中庸推極位天地育萬物而工夫亦只在慎獨斯豈可以文義求哉往僕於晦翁獨知之訓未甚緊切後因學問不得力無可倚只有其中獨知處耿耿不自安已又觀曾子之言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又自訓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所謂嚴所謂內省所謂疚所謂無惡非獨知誰也乃知晦翁獨知之訓已得千古聖學真脉又知此訓非始晦翁乃曾子子思自訓解已明白矣僕嘗訊鞫大盜雖刑之不肯輸服及至一二語中其獨知盜不覺服所以然者非盜不聞掩飾以觸其獨知若天所管押雖欲掩不可得也可見此知不容一毫虛假乃天下至誠之宅者也在盜且然而況乎學者乎其所謂明德所謂天之明命所謂[illegible]衷所謂天[illegible]天則天聰明所謂仁體所謂生理所謂性所謂人之生也直皆不能外此吾人舍此更何所倚故唯慎其獨知則可以誠意而至平天下可以致中和而致位育曾子子思豈欺我哉夫獨知如此其顯見曾子子思自訓如此其明白豈可視爲突兀語而復致疑於其間哉陽明先生雖憂傳註之蔽所云良知即獨知也又豈能舍此而別爲異說哉今吾人止當求獨知爲大頭腦其或言必慎或止言慎獨而不言必此各因行文不同不必大泥也

來書云易獨知之時爲獨知之體非憂慎獨云云

雖然獨知一提便明其能識獨知者難矣晦翁認獨知爲動時事不知靜時炯乎湛乎不可得而昧者非獨知乎是故獨知無間於動靜者也近時學者亦嘗以念頭初動分別善惡爲獨知以念頭既動爲善去惡爲慎獨此雖愈於一不用工之人然亦未見獨知之體者也此體不假推測不事湊泊不生二三非無念也念而未嘗爲念非無慮也慮而未嘗爲慮蓋立於念慮之先而行乎感應之間通乎天地民物古今無所爲而不容已者是也故古之善慎獨者唯顏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未嘗不

知則亦未嘗成念者也豈以念頭初動而後分別其善惡乎所謂未嘗復行則亦未嘗成行者也豈以念頭既動而後爲善以去惡乎此處則真有不容混於意者足下亦信之乎

上李石麓相公

某萬不肖褻者天幸獲荷相公睠誨引之道義之末有同肉骨之好自天下士蒙知與於門牆若不肖某寧可謂至渥矣然淵睨廿八載未能一通書政府者非爲簿也蓋恐固守其愚不知其過耳雖然以天下若斯之大其夫下[illegible]衆而獨某之猥陋不敢以形迹事左右則來[illegible]相公所終與不忍棄者乎方某伏林[illegible]閒相公首秉鈞衡私念姚公以來未嘗無真儒若孔孟周程竟未大試惟今代獨相公以真儒首膺

皇序蓋數千年一覯見而已往昔相君非不有意斯文然言醇疵者或相半焉若相公眞所謂醇如也故二三年來端揆之上好惡不作誠有蕩蕩平平雅道以浸淫於天下士而天下士無不延頸思見道化之成豈不休哉雖然孔子聖之時者自今人視謂孔子時乎爲任時乎爲清和而已也某獨不然某以爲時乎爲任則有時弗任矣時乎爲清和則有時弗清和矣此非所以語孔子也夫時者蓋孔子無時弗任而不爲任之跡無時不清和而不爲清和之形者也今者思相公所以爲天下計則惟無時弗任而已雖然相公蓋覰孔子之深者也某何足以迴前者家食時晝談夕夢未嘗不在相公左右然亦未遑通書乃辱相公拔之畎畝且托陳太常歐中舍暨示之不肖某感激不敢自[illegible]至建丑月矣適今歲場期迫又三楚賢録未竣方故冗力疾勉輯成帙還承賚奏并獻覽正[illegible]然寬貸儻不至[illegible]可言哉外[illegible]以續姚公之續[illegible]孔孟之所未酧則某與天下[illegible]不細小矣

上江陵張相公

去秋山中具復倉遽未能自道其意中語蓋斯學自堯舜啓之堯舜雖未嘗語仁而明峻德親九族下至爲歐魚鱉欲其咸若此非爲大也以仁體同然也故堯不容二女爲不念三過伊尹恥君不堯舜一夫引爲己辜非相湯時有之也其在畎畝樂堯舜之道則已然矣是數聖人者莫非仁也而至孔子始發之自孟氏後發孔氏之旨則莫過明道與象山明道曰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象山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二言者夫固得堯舜孔子以來之學脉也斯脉隱久矣所以然者盖未能信天地萬物之即己宇宙之即吾心也吁信者果難也唯近代自東越發之於是乎大明東越之徒得者固不少其間一二不見其全多喜妙而逹則遂至浸淫槃章卒幷其妙者無得也而東越之學且淆于時海內鑠識士慨然懲焉謝及尊東諸學寂夫人心之體無虛實寂感一也故語虛則與實對語寂則與感對有對謝乎與彼以爲得[illegible]御而天下之物綜焉而不知有二是以[illegible]萬物爲對欲其有堯禹伊尹之大且周不可得也蓋貴之必窒於天下國家之理是故有虛寂而不足語仁者矣未有仁而不虛寂者也昔先師[illegible]文恭公始嘗言虛寂其後稍遂置之觀其答蔣道林書可知已而近時學者似喜言虛寂以爲覩體凌浸乎視己也愈峻而視物恒貳其懼仁之道益遠而堯舜伊孔之脉左矣抑不知其不守於天下國家爲否也今夫理天下國家若調鼎然古之善調鼎者非獨伴鹹酸辛苦之適宜同將轉味爲鮮易腐爲芬雖五味之變若一味也夫然後可以上供大官而下不饗於衆口否則赤芝青精非不芯且潔也欲以通於天下之口難矣故學如調鼎乃仁之致曲者也恭近十餘年始若粗窺其門戶然未得也伏惟相公淵然嘿也而任天下恒迅於雷動山然立也而憂當時恒寄於雲旋方其任且憂天下莫得窺其際也以相公蓄養若斯之厚不知有取於仁道致曲之功否也抑欲俾堯禹伊孔之脉不至隱且淆則含相公其孰爲如往者玆者因進奏寶錄布所欲請惟俯焉教其所以[illegible]

上趙大卿相公

恭自逹相公東還忽忽幾年日與同志商理舊學未嘗不以門下爲歸昨歲承朝命拔起畎畝復與楚學行及中途乃聞相公簡自 聖衷入踐台階一時欣聳爲斯世斯文慶幸誠喙喙不能道辭也自庚戌間柄國事者集議通貢于時相公引春秋大義廷斥其非議遂得寢中國賴以尊安到今二十年皆相公力也而海內有識延望登樞以幸天下亦旣二十年玆晚矣乃獲酬所望雖然以相公之荷任蒙 主上之特知則猶未晚也恭遠臣又迂謝無能稱道爲賀雖然相公昔嘗教恭以莊子知經恭始疑之近締觀其

天道篇乃知莊子真知易也非獨知繇也天道篇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又曰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可以用天下蓋嘗讀易而知其言有自也易首乾坤而聖人繫之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夫曰知則乾虛而無爲曰作則坤實而有爲惟其知而無爲然後能運其實而有爲者也是故以君道較臣道則君爲乾臣爲坤以大臣之道較小臣之道則大臣爲乾而小臣爲坤何則君與大臣皆朝夕相與以用天下者也非用於天下者也雖然乾之中又有道焉蓋嘗讀易至九二見龍在田是龍已離潛出淵矣然至九三猶朝乾而夕惕九四則或躍而在淵若是乎畏懼退遜不舍夫淵者何哉蓋九四雖已稱見龍然而聖人無自見之意夫唯不自見然後能循乾之體怵惕之功出淵而未嘗弗淵也淵乎淵乎此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歸雖欲使天下吾釋不能也天下不吾釋則用天下矣此所謂乾之深也又非莊子能盡之也某嘗經恠賈誼蘇軾以彼其才不能用漢文宋神以及其在廷之臣卒至于弗自用此非獨遠于易即亦遠莊子耳若張子房則善用漢高與蕭韓矣然而功烈知彼乎卑甚者蓋又特知莊子而未嘗知易以未有聖人之學故也嗟乎古今有聖人之學而得乾之深者幾何人與今天下有志聖人之學者孰愈相公相公一旦椅 主知踐台階是既有九二之見矣將使相公與天下優游而厭飫日需而月磨嘿然以用夫天下而天下黙然求爲相公用而不可釋此其消息闔闢幾乎微也譬乎大也則惟在相公耳某固知未曉也某念天下士慶幸固同或未知所以賀相公者某竊相公知與誨督自謂先天下士盡故述所夙聞爲賀相公果不倦夙眷也必有以教之

啓江陵張相公

某辱相公教眷無假言矣茲值相公秉軸所欲效助左右者亦所謂千百載遇之猶旦暮也然思
主少國疑剸調又安相公才度遊刃有餘第以天下大計有三欲入覲時獲邃面展不虞老母病稽此真命也夫真命也夫直今亦病困他不暇詳其三大者猶不忍不爲相公盡也其一正聖功某聞
生上冲齡聖明殊絕然三代之下亦有冲靈異資弱以大臣無格心之學不能引君當道以志于仁遂致

苟且相徇終成雜伯爲可嗟耳所謂三代又非欲以井田封建爲也唯其志出于仁體根諸誠心則卽以三代之心行近世之法何不可者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伊尹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此仁體之著也孫玆仁體父母天下自昵厥心不爲名歆不以功幸此誠心之操也然漢唐以來人主未有臻此者今者惟在儒臣日陳以唐虞成周帝王誠心之學日辨以漢唐家諸君雜伯之學以啓興

主盛衆志矣是乃謂養正之聖功故下有格心之功則文帝[illegible]心之學主[illegible]無幾不飛揚於下久矣乃若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僅於小康雜伯無大裨于天下所謂心政不望于今日

聖明奮發之主則數千百載之間無復望矣豈不自棄矣哉且又不喜相公昔年試策中法後王之說夫

興

神祖六官八度孰非法先王者而奚顧顧以後王語也或者以論一語之小不必拘而不知天下人心之趨係之此不可無辨也其于豫人才某觀近日人才多以事功進夫事功誠急務也然躁者放作紛飾未有爲民長利爲國遠猷未必耕在外觀之殊雖每退

與一二知者嘆之而已至爲氣節尤可咲凡爲是者皆色厲內荏吐剛茹柔覘望以下上其手者也又議論嘐嘐閧觀大體卽如陽明先生從祀爭論不一殊觧平和臣獨不知陽明學脉所繇乃亦不知朱子學術所底以某近日細觀朱子晩年學術卽陽明無異耳而談者徒自燕越隨人附和以爲妍媸可不悲哉至于多種浮議此自古非常之人所不免者如大舜有臣父之譏伊尹有要君之謗孔子家尤不勘小近代篤行如程伊川[illegible]市井兒之魁則聖賢何嘗不掛當時者之多[illegible]惟在相公審擇如

陽明果不詭于程朱之學[illegible]執事君子定決之耳又焉用紛紛爲也雖然今日之人心猶未回也說者由多智識者以鼓動致然耳自非在位大人一以重大體正人心明學術爲上務其能使回心嚮往哉且翰館儲相地也卽如相公及唯南公咸由前哲以斯學淬磨成之故今天下食福不鮮今相公豈不欲爲後日地乎此仁體先事也故云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不然則相公之仁窮矣計相公已先得之非遠臣所知特一言之爲泰岱加飛埃耳其三培元氣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此元氣之說也自分宜秉政

聚斂成風倭胡相仍徵輸無藝南北交困久矣比年
共再履荆湘之間有遍邑蒿萊萬畝波漂孰爲吊訊
至如敝鄉昔時腴民十喪八九詢諸吳會之間亦莫
不然搢紳之衰凉者將匄貸而無門說者謂陵粟穴
金蹋在墨吏之家豈不然哉然令今日盡殲墨吏斯
民困猶故也若
神祖時閭歲免民租稅今已不可望乃當宁猶以催
科爲上課豈亦爲無何之計歟耶將毋詹書其中葉
猶以催科爲下考今盛世仍舊無然使今不催科
則國計不充使仍以催科爲課則民困不知何所終
也十餘年來計國大吏咸盡無所之地元氣之弊也
或者謂安邊即以安民某則謂安民乃以安邊今姑
不暇詳籌條言之幸有相公燮調群賢贊佐所爲計
安元元必有得其大者相公慎無以汰一幕官省一
傳廚爲足務也此三事者誠朽生迂談然野人芹曝
以是爲大久未呈獻今自念與世絕矣豈忍不爲一
盡力疾無次不任區區

寄何古林亞卿

某結慕明公廿餘年屬者獲遂矣待坐鷄塲畢繼以
覷行平昔請益宿心竟未能罄其一二某今又以老
妄病遂亦自抱病身既隱矣即安得復叩門牆聞一
辭耶今世之語學稱明且悉矣彼濫竽假道者靡足
事乃至談高妙靡圓通者害道殊不淺至或以定性
爲宗者恐亦未可以得性之本體也古人語性曰養
曰存存未可以定論故橫渠語定性而程子非之以
性本定而又欲強定之者意也白沙先生詩口定性
未能忘外物良以是耳近談學者開口即稱程子定
性書不知程子言兩忘則性自定兩忘者即養與存
存之謂也固非以有意定之者爲是也今使學者自
用力即可驗雖然此固在夫人默識何如耳夫默識
亦難矣伏惟明公爵然海內巨儒蓋有得于成性存
存者奚啻識性所輯白沙先生言行錄俾天下學者
曉然知先生貞確足爲今之談高妙靡圓通者深警
其功德後學者臚矣然序中亦似微取于定性之說
豈一時行文固當尔耶抑別有所見耶風便布謝弁
申請質不備

谷山甫中丞

結交二今成白髮瘦矣喜聞吾丈復起鄒臺正欲
待仕楚者附數字相問訊忽拜遠使累緘長篇短語
又惠及老母一時若觀面承音願領不盡來諭別已

十年第屢指訂之誠十年矣念之不啻懷丈之篤且增過時不學之惟讀至末有握手造膝不可斯期至為下澣弟亦不能不踟躕濕棠也蓋弟往日忌先師雅文恭嘗命千里之駕獲遂四方之遊初欲效之謂與海內知己如丈必有晤不自意前度告休以病阻遊及起補楚亦無由與丈覿今歸為老母足病至今痰弟亦病足近病痔不能坐卧其衰態可想見此心雖未已然其勢不能相從左右如往昔恐當如諭矣嗟嗟豈不可念哉雖然弟與丈所求不相負者必有在矣彼世俗之交不足論嘗見紫陽與象山因議論不一即有斷來章之說如此亦未可語同心之交也今弟與丈從事此學弟數年前辨名學孔然衆孔子不能無悖意向得丈委記其有激發之益是與丈相期在孔子相見在發憤皜皜之中古人所謂不約而同者不在茲與弟前者起楚亦非敢漫然蓋弟實見一體之真不以隱顯家國殊致隱非離群而顯非為私家非在內而國非在外故濂溪云古人束髮為學將以有為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所謂不得已願自觀精力與事勢何如耳今弟之精力憊矣止可收拾餘全歸討將來苟真有得傳一二人足矣即不能傳亦[illegible]丈少我十年精力尚徒才識過之今方出書勢已可為即有徵悉居郎臺調理似較便而來諭乃入有待且告之語似猶以隱顯異觀恐終墮意[illegible]夫一體而無隱必乃真以血體學孔而非以[illegible]孔也不然則弟記內所謂辭其責者其能免乎[illegible]一咲矣拙記謹如命因稽來使力疾成之而[illegible]不副文詞不達意幸丈正之然所以報丈一二者不出此外惟為時為道百倍珍調則非言語可能[illegible]也不宣

答唐明府書

承示別四生序仰見明府篤意聞學雖致允不為倦雖以僕之衰茶而不為棄也甚荷甚荷僕方家居正喜明府臨教已而延引之情既顯諄[illegible]之意[illegible]僕所願祇領不啻口出然辱首談即[illegible]所[illegible]心[illegible]二字最可惡僕時漫然畧致其愚已[illegible]之必明[illegible]之有[illegible]而云然也非誠以心學足惡也[illegible]此[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今者年躋耳順之期尚慚不[illegible]學然進承師資退稽于堯舜孔孟竊[illegible]而下[illegible]於四方之賢宿蓋若心者有年矣誠以道固有本而學貴[illegible]本此大學明訓也大學所引明明德於天下一[illegible]

究其序之所先在致知格物而經文以知本訓格物
恭皆犂然辨析灼然可證乃知道之本在身心意知
而要在知本然又非創自孔孟昔者虞廷之訓蓋曰
道心惟微因知道不離心則學不離心精一執中之
爲學曷嘗離心以求之哉伊訓曰一哉王心周公訓
成王曰殫厥心至于文王之緝熙武王之執競雖不
言心實不能喩心而必謂心學爲非恐未可也自孔
孟後子思愼獨之功極於中和孟氏慊心之學配乎
道義乃至詩人之語著牧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
千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其治兵曰克廣德心桓桓于

征記之語射曰內志正外體直唐人之語亦曰脉
心不正則本理不直語書曰心正則筆正然則天下
事孰外心而况於學乎昔某居刑曹其刑家比擬招
詞凡盜曰不合輒起盜心凡淫曰不合輒起淫心是
非心有盜淫之端則盜淫曷從生哉故春秋者必誅
心而刑家法之然後刑情始確刑事始著是[illegible]之不
善者起於心而謂善事之不起於心其可乎哉孟子
又謂是心足以王舉斯心加諸彼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人忍之攻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曰盡其心存其心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又曰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而已矣者無餘蘊
之辭也而必謂心學爲非恐未可也自漢儒溺於逐
末當時遂以末學爲訓故唐宋與國初儒者但知競
末至於爭一字一文之義始則鑿鑿於器數而不知
器數之所由本繼乃眩惑於訓詁而不知訓詁之所
從出歷數千年而知道之原者不一二人故韓愈曰
軻之死不得其傳雖以濂溪明道極力挽正然而繼
世則小明大晦而眞知本之學反若仇敵嗟乎世不
待堯舜孔孟以爲證而自學者倒施至是亦何怪之
有哉僕以爲見象之說心學者當講識其力行與不

力行而不當先謾其心之爲非也然則明所謂必有
慈而云然而非謂以心學足恶也又明矣即若髙文
所引三物者又孰非外心三物者一曰六德二曰六
行三曰六藝以六德言之則首智智者吾心之靈覺
而紫陽夫子所指本體之明是也謂之覺則伊尹所
稱先知先覺詩人所咏有覺德行是也其總之則謂
之智又自此智之惻怛而流行也曰仁通明而無滯
也曰聖裁制而得宜也曰義一無偏倚也曰中一無
乖戾也曰和中和爲至矣其謂六行即六德之見於
倫者也其謂六藝即六德之見於事者也非有二也

要之二物皆道三物之從出皆心故道心盡而天下之物從之可見心非專内也應天下之物必出於道心而後當可見物非專外也然君子之學無内無外而其本末先後之序則不可以倒施是故非不煩也而其求端則始於簡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非不愽也而其致力則歸於約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皆本末自然之序爲之亦非有擇也故曰貴知本高文又致重於禮樂直不敢杜撰一語記禮者曰非自外至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記樂者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而夫子語以一語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之所爲疑明府也某不盡然歟今學者重内而輕外善妙而遺則談先飛龍而行後破[illegible]言騐尋丈而事倹方寸至于妨人病物阻天下嚮往者之心此則近世忘不真者之過而非語心學者之罪也然則明府所懲果在是此非惟明府雖某亦惡也明府豈誠以心學足惡哉或者又謂明府最惡老佛以爲語心學者之近於老佛也故惡之深而遠之嚴非得已也某則以爲老佛之言或類吾儒而吾儒之言亦有類老佛者此則譬之食稻衣錦雖莊蹻皆然有賢人者則曰莊蹻之所食而吾弗食焉莊蹻之所衣而吾弗衣

此卒不可格也今以老佛之學在心性而吾因以弗心性爲此亦卒不可格也何則莊蹻從事衣食以爲不善而吾人事衣食以爲善寧不衣食乎哉老佛從事心性以度生死而吾人事心性以盡倫物寧不心性乎哉今之君子豈非所謂因人之噎而廢己之食者歟嗚呼是誠左也已乃若明府之虚心求善必不因莊蹻事衣食而遂廢衣食亦猶之不因老佛事心性而遂絶心性也然某又斷爲進衣食提心性以報明府豈容後哉[illegible]所友史君惺堂喻二君之學[illegible]吉有弗合輿何若此又未可謂心學爲非也明府又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故深咎學者語心之非愚則以孔子斯言未必卽如先儒所訓倘如所訓則亦所以語齊民之事而非以爲大人之學也古者七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夫十五既入大學則所講者皆明德親民止至善之說曷謂不當語心也況如某之學且白首矣明府今亦近强年已臨政居上處大人之位矣其所誨四生亦皆今時嚮用之人又寧不告以大人之學奚必拘學齊民之事以誨之哉且孔子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曰行之而不著習矣

而不窮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觀此則孔子責人之知道而不責人之不知也不可推歟不可使知之語寧非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之旨乎是故君子之語學貴本而不可貴末貴近而不可貴遠貴虛而不可貴執也又不可推歟以某目中所觀所期不滯世塵而單騎見古人者如明府不二三人惜哉有獨往之力有邁古之志意在求道不免燕指而粤轅也豈非有奪於其中歟三公之貴百鎰之富不足以奪明府而獨奪於韓愈之高森其言乃遂謂斯道雖韓愈爲蠱之嗚呼斯亦不[illegible]然此猶衆人之所爲疑明府也某不盡然[illegible]今學者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談先飛龍而行後[illegible]言踰尋丈而事儉方寸至于妨人病物阻天下嚮往者之心此則近世志不真者之過而非語心學者之罪也然則明府所懲果在是此非惟明府雖某亦惡也明府豈誠以心學足惡哉或者又謂明府最惡老佛以爲語心學者之近於老佛也故惡之深而遠之嚴非得已也某則以爲老佛之言或類吾儒而吾儒之言亦有類老佛者此則譬之食稻衣錦雖莊蹻皆然有賢人者則曰莊蹻之所食而吾弗食焉莊蹻之所衣而吾弗衣焉亦不可格也今以老佛之學在心性而吾因以弗心性焉此亦卒不可格也何則莊蹻從事衣食以爲不善而吾人事衣食以爲善寧不衣食乎哉老佛從事心性以度生死而吾人事心性以盡倫物寧不心性乎哉今之君子豈非所謂因人之噎而廢己之食者歟嗚呼是誠左也已乃謂明府之虛心求善必不因莊蹻事衣食而遂棄衣食亦猶之不因老佛事心性而遂疑心性也此某之所爲進衣食提心性以報明府豈容後哉明府所稱中明諸所友史君惺堂令二君之[illegible]吉有弗合與吾固知明府有[illegible]然非[illegible]容學是惡又豈俟辨而後明哉聞道[illegible]遽發語不隱括然大意則不敢諭堯舜孔孟與大學知本之旨爲己所當明府亦不爲韓愈而爲堯舜孔孟而[illegible]明府舟次幾覺果不以心學惡而還敎焉則所爲斯道之托在左右者亦不必下帶矣

答人問獨知

來書及仁論俱以中[illegible]仁前仁在獨知前爲言此似未嘗證驗於心而[illegible]文義與舊說牽繞故也來書曰獨知是仁不識未知時作如何看此乃尊泥於先

以為念動時為獨知即謂有有知時又泥於先未發前氣象一語而謂有無知時此大誤也夫心虛無朕者也能得知是也此獨知者不論動與靜有念無念有事與無事總之一虛而靈而已決然有寔頑冥知之候卻睡時人固謂冥也然觸而覺呼而醒不可得而冥也今之學玄嘿者每自謂冥心坐忘然知冥者又為誰可知其不可冥者以虛而靈故也是故當人心靜時縱無一念一事此虛而靈者昭乎不昧未嘗遺物其與應事接物者無減故曰未應不是先當人心動時縱有萬幾萬應此虛而靈者昭乎不昧未嘗倚物其與未應事接物者無增故曰已應不是後殆如鏡之明體不拘有物無物總只一明豈有專屬知一邊之說此知即是天之明命人之明德亦即是源頭更何別有源頭可尋亦如鏡之明即是源頭又豈另有鏡源頭耶若如吾子言有未知前一段則人心必有冥然不覺槁木死灰時矣此安得為源頭亦猶鏡子以不明為源頭可乎今之語靜與寂者適近乎此此在二氏尚斥為靜縛頑空若吾儒寧有此哉緣吾子只認念頭動時為獨知又為先儒未發氣象一語所泥故有如許層數如許疑擾而不知獨知本然虛靈不倚一物不遺一物固不容以動靜及有念無念有事無事偏言之也此獨知不倚處即為中不遺處即為仁又安有中在仁前仁在獨知前之異哉故無私當理謂之仁即謂之中亦即謂之性中與仁與性名雖異而體則一也要之皆獨知也剝復數語皆是慎獨求仁工夫故孔子語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以獨知之體常知故也亦如鏡體常明雖有纖塵不能掩也夫是乃為剝復真工大抵獨知之體若能直下承當常用剝復之功俾之親體見面則自無如許層數如許疑擾矣辨之勉之

疏

謝

欽賞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一年　月　日該兵部題為仰仗

天威擒獲元惡剿平逆苗邊患悉除地方安寧事奉

聖旨李心學等各賞銀拾兩一表裏欽此欽遵臣係李心學等內員數隨於本年　月　日接到承差

丼順領禮部發出

欽賞銀拾兩紵絲一表裏到臣當即焚香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外竊惟叢爾醜苗恃險負固釀亂數年剿撫
皇上聖德丕顯於九重
一旦皆賴我
神威遠加於萬里故一時督撫諸臣爲之運籌而虎
賁將士咸爭協力是以元兇授首而邊徼以寧臣
等何功敢叨重賞但奉
命自天感
恩無地
賜霑內帑庸資幸荷於陶鎔貴及遠臣矢志曷忘乎
衣被覩金恩
德益堅砥礪之真捧幣捫心願切絲縷之報臣無任
悚惶感戴之至爲此專差承差某親齎謹具奏
聞

祈行久任疏

奏爲懇乞
天恩准辭新命照舊供職祈行久任以隆
聖化事臣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叨嘉靖二十五年
進士由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除授刑部河南
清吏司主事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陞授本部
雲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主事本年五月十八日陞
授湖廣按察司僉事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伏
覩邸報以九月二十八日
旨下陞臣四川布政司參議欽此臣聞人臣委質惟
命所之朝而聞報夕而戒途勉效馳驅圖裨涓埃
此非獨大分抑亦大義也是以國家之制凡庶
寮小臣及列在藩服之外各有奔走之責者咸無
辭免之例至如臣某一介微賤誤荷陞級　榮寵
自天欣戴無地臣非上大夫焉敢以辭言但自臣
分限言之榮踰則愧愿愈滋
恩盛則惶悚益深此臣所以不能已於鳴也臣少不
自飭長益無聞遠於邇年叨錄制科始知勉修以
圖少效邊佐楚臬冒玷大方爰自
命下以來甫及三年到任之後日事奔走自顧寒鈍
之資竟無及民之實况湖北連年旱澇疲憊尤甚
以臣閱歷至今始諳民隱大略而已銓部偶因乏
人抑或以臺臣誤薦之類又或以臣素抱迂愚故
持少假無非仰承
皇上圖治求才之盛心不知臣非其人也臣竊見

皇上以天縱神[illegible]
帝天彌人彌殷無非爲生民計也而楚地實爲龍飛
之鄉故與其早移臣於蜀黍以試未歷之政莫若
姑留臣於楚僉以展未竟之功臣雖菲薄或因積
之故少有裨於楚民亦庶幾報
皇上萬一也且臣聞之自昔帝王其致太平皆以久
任收效蓋歷久則民情愈諳施久則民情愈馴此
古之致治所以勿不勞而實惠流也況新舊頻更
迎送煩數時日曠廢靡不貲而當官者亦皆自
[illegible]舍陽[illegible]始[illegible]之恐而縱有轉
[illegible]方之望奔競之風所由以養生民蘇害莫此
爲甚凡此之弊臣實親覩至於大吏方面之頻更
尤非地方所宜近日言官建議久任
陛下已賜允俞蓋
大聖靈哲既洞鑒了然矣臣復何言故臣願
陛下勅行久任請自臣始俾臣仍守原職進之歲月
果有寸效則惟
陛下甄録遷轉以成其始終臣尤當摩頂放踵捐犬
馬之身命報
聖明無窮也緣臣今遷未踰常格臣之辭免雖僭非
紛僭蒙
聖明憐其一念區區意在久任別無他故容臣仍以
湖廣按察司僉事照舊供職所有四川參議缺員
別選賢能以充其任庶幾
陛下久任之旨不虛而天下人心以定是則事體雖
至微而關係者非細舉措雖至簡而裨益者良深
臣嘗以爲
陛下有萬年靈長之禧則必有萬年久安之治自今
觀之計無有踰此者惟
陛下裁之臣直幸甚天下幸甚臣不任惓惓

乞休疏

奏爲在途驚聞母病憂惶成疾十分危篤不能赴
覲懇乞罷斥歸田事臣年五十七歲江西吉安府
泰和縣人由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陞授員外郎歷
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四川布政司參議按察司提
學副使嘉靖四十五年因病乞休致仕回籍隆慶
三年六月内蒙
命起補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陞廣西布政司左參
政萬曆元年正月内續陞今職本年九月照例該
大小官員應三年朝

覲准本司關臣暨同首領官該吏須齎冊文已於
本月二十日離任赴
覲外行至江西贛州府地方得報臣母周氏感病
痛苦在褥臣聞之不覺驚魂波夜憂惶漸成痰
疾又爲在廣水土不服侵冒瘴癘時作泠泄日
夜數行時欲中止重思入
覲大典簡書至嚴矧聞
皇上沖齡睿質聖學日新思竊快覩曷敢以私情延
進不虞行至臨江府地方續報臣母病加痰喘
眩暈瘦損鮮就飯食臣愈增驚悸旋亦眩暈頓
跌伏地心內怔忡亦成痰喘泄瀉不止肌骨柴
立神思昏憒飲食頓減強行轉篤臣獨欲力疾
前驅其若病勢沉痼伏枕難移臣不得已告鳴
臨江府撥醫調治屢藥無痊若不以血誠上訴
君父放還調理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臣母聞之必
戚不諱是使臣進退維谷忠孝兩虧終爲不韙
大罪臣胡以自解故臣寧不避斧鉞冒昧陳情
矧臣屢歲扶病供事奔職無狀分應擯棄兹幸
其請得之特賜罷斥放歸田里臣與母氏至危殘廢
病勢很殘殘喘苟延是臣母子將來餘生皆
陛下賜也若是則
陛下仁孝之勸既廣幽明之典亦彰匪獨臣母子之
幸臣不任冒死干犯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胡
安抱齎謹具奏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碑

勑賜霧中山開化禪寺碑

猗茲霧山青霞紅崖內崟嶕嶢東峨西岷迤南苑崖外若邁繚叢嶒嵬岁留涵幽隩中豁而繹曰彼天眼神觀斯奇內典攸標挺挺勝蘭創涉中夏寓錫維僑閱茲支䂮闢剃漸啟若奔猋燎炭馨蘭若闍婆羅門若疾沃焦伽藍緇鉢國禪剎基常勝乳猶普達崛興欣我盛明[illegible]帝慶圖芳彼法法宇煥岩假乃慈雲霈乃法雨罩化慰魋翊我禮樂熙我歲時永熙殊洗浩闡浮提緜億萬劫鞏我　皇朝

席文襄公祠堂碑

苟有告末世之大臣者曰若無以技能爲也唯休休有容而國家保不咲則鮮不疑之若無以強智聞識爲也唯好善而天下優於理不呵則鮮不咲之不知曾子孟子獨取而喜焉何哉嗟乎此古今學術政治之繇分也古大臣孰與伊尹伊訓曰德無常主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後世唯不知一故不能斷所無技必務以強智聞識自己出學者承之至恥一物不知夫既恥己之不知也又烏能舍己師天下之善乎故以司馬公元賢至議役法遂不能上下蘇氏之言矧其他哉程伯子以爲新法之弊吾黨當分任其過自非知一者其孰能言之是故唯知一然後能虛唯虛然後能無我能無我矣然後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然後包荒馮河不遐遺朋亡然後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莫之能禦然後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能此古今有容好善學術政治遠絕後世者不繇茲歟今[illegible]準　聖祖見終弟及之訓論者靡然先儒不能虛心觀善遂致紛紜嘖嘖是非相攻毒類一時幾盡唯蜀遂寧席文襄公議符　祖制爲張桂二公録奏仰當　皇心簡任秩宗乃疏辭再四不不得已然後趋任方趋任聞異議諸臣伏闕被逮乃獨上書乞貸宥之既入效妣崇要說十二事其大者曰清心寡慾接見賢臣聽納忠言又言當今急務求賢尤重繼因時事疏薦少師楊公一清新建伯王公守仁最後上所修大禮集議纂要雖與前異議者殽論是非然遇人品良者未嘗不測白意不次以言發人也公又因世廟成孝勤上

[illegible]惑質興議諸臣以次宥放奏入嘉納襃考
然竟爲執政中止已又疏舉吏部尚書羅公欽順自
代當此時興議諸臣大懲張桂與公等張桂亦懲諸
臣公獨上書力捄諸臣不憚委曲海内才猷稱揚公
一清學術稱羅公欽順王公守仁此三公者皆天下
名賢上選也時方百千忌阻而公不獨舉之又自以
爲不逮既特受主知春禮非常躋前爲異議者忿誣
繇後爲同議者媢忌公惟責躬求退未嘗怙恩一詆
言者今自有識者觀之者公所爲其庶幾哉休休有
[illegible]世之大臣有公之心
者[illegible]人哉方王公謫貴陽始
倡聖人之學公首相推信贈之文其言曰君子先立
其大不晦其明譬之開廣居懸藻鑑物來能容事至
能應蘊中爲道德發言爲文章措躬爲事業大至參
天地贊化育而有餘又曰朱陸二氏各分門户從陸
者謂爲禪會從朱者謂爲支離道至是一明亦至是
一晦觀斯言也蓋蒸蒸入至一無我之門矣悲哉三
代而上非不用技能然先立其大內材自達亦以達
人故能協一若後世顓力技能自務強智聞識馳精
於物理竭力於器數卻其所樹非不有瑰瑋之節[illegible]
錯之續遂足堅人我是非之畏增伯術功利之蔽其
于全一之道有徑庭焉宋仁神間真儒挺出世不能
用古今恍慨今公傳絕學明大本際遇今　皇天縱
康哲學先發一君臣道協心契誠乎可謂千載一時
者矣向使登獲握柄天假以年將論道經邦明揚巨
儒俾野無遺賢可以[illegible]二代而躋唐虞詎謂公入朝
未幾天不憖遺遽騎箕尾此豈人爲也哉抑天矣夫
既卒　皇上親製祭文曰學得其傳德惟一致胡端
敏公不妄許爾獨稱似曰斷斷休休唯善是好又曰
道世以來未有及[illegible]直方爲[illegible]鄉先達
稱近世鄉尊官不[illegible]折不以恩寵否人唯
席元山一人聞之心獨往焉今年春予典學茲邦遂
率今其偕學官弟子員請爲公祠且有故鄉賢空宇
在斗城書院後將特祠焉其曰噫何晚也遂檄邑令
修輯肖公像祀之巡臺近麓李公重蹕其事允議編
福辦祀需公季子常德守某從孫工部主政某狂三
百里請爲祠碑某曰此予夙昔[illegible]將述公大節闡學
術政治者著之不以[illegible]字文同元山其
號其他治行具國史并掾文襄胡端敏文中茲不載
道州濂溪先生樓田祠中家廟碑

御史大夫汝南趙公某撫楚之二年自鄂渚行部旋
移旌鉞趨道州謁濂溪先生故里睠家廟犄隘屛在
穹巖絶麓下甚非所以妥神而莊嗣也悅然登降得
其故址樓田洞中詢所部吏曰是地故篤生大賢其
果勝耶所部進曰地故稱勝因奉直纂謁時祇所勝
語符公大悅尋下所部出鍰金若干屬永郡理官崔
君某成之既竣直讀元隊陽去所撰祠記稱左龍右
象之勝比承命督楚學至道場事弗逮躬閱明年自
西粤歸乃取道謁拜先生里下獲尋故址以左龍右
象發閣當西南翔集林南銜腈叢鐘閟蘊靡足覩若
北聤闢前之數里林林奇峯翔漾裏可瞻舟大夫羅
君進曰斗鬐覗之北聤審矣是當爲右龍左象其庶
幾青烏家協直因嘆昔之君子或未躬閱而相襲乎
傳聞之誚雖數百戴其嚌辨焉然則學術之傳以久
而淆亦何異之有哉獨直以去楚轄力莫能復祠故
處羅君曰斗也竊願就之尋卽構廟堂一區會覲行
崔君攝守慨然有衰章作新之志俯奉公檄殫力夙
夜與羅君先後增修正堂並列五楹中妥舊像又前
闢儀門大門鑿沼蓺蓮以識遺愛右居宗屬旁立學
舍鬼垣繚之外垣文之垣之外披葡五楹散志我以

爲予買馘嵩成封土復爲創始某年某月至某年月
竣工二君又捐餘金買旁便腴田若干畝界先生家
孫博士君某世守供祀最見一荒區耳今梓睹言
翼翼膴膴鱗鱗蔚乎闕里之亞觀也非獨子孫雖遠
近學士大夫忻忻奮躍若復瞻儀刑而奔其側究有
生氣而公與二三君崇報夙心其酬矣夫于是二三
君暨博士君戒仲子某摹子某將公之意走八百里
以廟碑告執筆且樣發先生之學之緊直從雉髮讀
先生書將狂浸聞發從白首先生聖誠之旨無欲
之功越千百年猶[illegible]末之學
指象今皓首學未睹所得而奔益悉罔不能言雖
然亦未可易也因探散如亦細周氏伯季用復諸君
歸加之石未詔來者若其故里永州之異遷徙世系
之詳暨公之德猷二三君之懿跂則各有志載者存

祭文

謁告南岳文

某聞人神之職均大以其均有尊貴之性故也自匪
聖人往往窒於形氣弗能以至性爲大通是故人之
舉其職賤其尊貴者蓋鮮惟神魁然超形象寥然絶
覩聞鼓肝晁命之內學劃瀕埤之間嘘嗡風雲吐吞

[illegible]宗湛冥爛撐日月爲燭列山川爲宇出王天關旋乾地軸握禍福之柄尸慘舒之令雖以遠近顯晉之異人物善惡之殊其無所逃之明矣故能贊功天地儗德生民造命百物沛然而舉其職巍然而踐其尊貴以視之人則力易而功倍矧惟南岳德秉炎精位正朱明胎孕南紀貫沫兩海其靈挾群山爲宗其秩視三公爲儷其道自玄德之聖爲宗其能噓翕吐吞斂凝出入旋轉握權尸令沛然而舉其職巍然而踐其尊貴以視之百神則其力尤易而其功尤倍是故語盡性希聖稱崇極者雖岳神爲獨擅其無狀自

前年乘憲湖北欲謁未遂茲者道出衡陽枉奔山麓夕觀月星私多神惠比至五更烈風猛作再經翌日雯雨成霪息轡虛堂心疑形悄屏獨自思豈塵穢未顯歟豈牲幣未脩歟豈以予曩政之廢神將力拒之歟雖然今之仕官以王事載馳謁岳容與者衆矣匪獨予也不可謂弗顯縣官告具牲幣予以非典祀也[illegible]欲煩民不可謂弗脩予曩政雖廢神念宿轄必有於[illegible]忍終拒嗟乎予知之矣予嘗自怙其[illegible]大通之性猶不免形氣視聽之窒妄謂聖人[illegible]斯之未信與神均大而未能質之不疑此神所爲深慍

一叛却也神之教且彰彰予今請與神約所謂超形氣出視聽者予惟必斯之信必可以質庶幾予之舉其職踐其尊貴冥符幽贊神不予違是亶在予若神于茲日斡禍福於須臾回慘舒於焱忽易震風而興祥雲變霪雨而[illegible]朝之明升我祝融將翔身寥廓極日弘衍沐髮東陽舉首南極引頸六合之外既以卜神之果非予欺也[illegible]知神亦舉其職踐其尊貴殊惠玄造天不神違是亶在神某謹採靈均之蘭芷擷湘妃之[illegible]黃鶴之仙奉辦香以告神之左右惟神夙夜圖之

謝雨文 [illegible]

惟神與直亟[illegible]旬弗雨民來告曰禾之穗者漸墮田之汙者已[illegible]宜與文武諸司咸切憂咨方自引咎齋沐躬禱遽際其霖越日淋漓不後而時不溢而滋民相歡呼曰至哉神德不假叫號覃需厥施寔豫且[illegible]報謝之典其敢弗飭牲酒既陳神鑒其翼尚享

歐陽母蕭太淑人誄文

於昔鴻德孰不有先匪伊哲父胎教維甄三遷遐躅于春罕延韓國紹之六一肇賢韓茲洪族明德世延

眇二百祺母相後前猶母之生西華榴揖賀婺曷
皇妣替厚璨式金相柱芳蘭茂𥗉砑岩翁六一景曾
豪不事矼鶉裳蹝縧母昔相之德伉志耦少君婉嫕
程氏貞淳敬脩蘋藻孝飾禋榛絺綌栽績雖老猶勞
彩翬明瑞雖貴罕視匪母之瘁孰翊翁仁又孰俾翁
賦詩酬醇坤德靈含育茲少宰母訓之學曰志其大
少宰敬持希聖自待迪惟母言兢兢弔怠白首宦名
母弗內慨歲在涒灘翁也長辭母偕八袞噭噭孔悲
孝子有懷篤念母耆擬卧林阿奉以遙蛇徵詔自天
夷猶且疑母執不可督往以期口尒終養孰與以祿
翔乃未寬曷云終伏吾尚徙飯偕尒北轂少宰弗奪
乃脂其軸上國三霜茂不戩穀 帝憫日崇晝且弗
告維帝簡在將扶皇樞視母食幾爲國休虞烑煌封
典吝意則殊卜相淵衷龍章已書補天柱地可計居
諸禱母百齡朝野一趨倏焉告祲収華委戩容軒稱
致璽衣希襲純孝擗踴呼天莫及哀徹九乾 帝爾
於邑逝者可悼行者可悒上公庭士同茲阨塞吁嗟
母福祉綏弥臻偕耄伉儷猶踰十春式穀尒伯學瀚
聖隣亦有叔子隨和希珍孫曾蟄蟄瓊樹石麟凡茲
福德特國姿令北符紅縮兼玉情均子姓少宰之洲

朝夕就正母訃褀古郡晨兆詵闔前之日緝紉維竟
兀尒神遊聆者疑信天未回遹殲茲女聖登堂聞寂
題湊巳宮翚翟飛埃錦幰淒風酸心白旐聊泣房櫳
悲豈一端能不忡瘝灑奠晨輼曷磬哀衷

代祭繆進士文

於維先生挺髦韶稚□去丘索邀稽百氏挺藻飛華
風標瓊麗南斗躍鱗北闕奮翅治安天人朔展娛議
絀孝結乘有懷不寐霜思慈堂榆日將隧勃焉舍紱
反服祸志晨夕潘輿宴林袚氾自視斑裳彩龍詎例
發驛羨薜疑變□□□□□□□夫傳職先生巍峩
隻鱷求蓍坐□暮改而幾戩庭羨昔賢未思弗寘
純懿天毓恬漠自味瑋茲明德類風有禪遠期未伸
戢景何易象物新蕩賢者曷棄招拐墮彩少微賀嘒
萃也應之昇邦欽風托契寶嚴欽璞渾淪莫剩慨茲
龍淵霜光未試過車服痛繚思莫置緬惟立德芳流
百祀彼庸握樞雖耄曷貴先生長歸曾史奚媿感舊
懷賢薄奠遥致

代祭馬翰林母大夫人文

嗟乎余聞太夫人之訃未嘗不摽心象息蹙然悅然
追溯賢母之德甫勵孝子之心也雖然余文未嘗不

吾太夫人慰昔者阜魚少游四方故以不及母子相
歡爲痛子路得歡集矣則以不及鼎茵之奉爲憾二
者雖爲人子之至悲然親之遇不遇亦有命焉自余
蒞茲土得竊交翰林君知君之爲養者甚盛而夫人
之遇不可謂不厚始若以名才著江左至片撰隻字
皆爲海内珎慕夫人嘗用以解顧矣迄君起甲科翔
翰苑人誂不君榮君曰吾豈可一日違膝下遂謝去
金馬之庭疾返玉華之[illegible]遂奉[illegible]偕之交日奉慈闈
之座吳越珎技山海奇品岡則叔輿溪則畫艇少可
娱顏靡不戒陳隲[illegible]折從[illegible]文壑子路冎茵
之欣劉夫人冠德[illegible]昭闈相其夫子倫魁仕
成祺壽多祜允皆備至求之近世寔寡其儷夫人亦
可以含然自慰矣嗟乎余豈獨爲夫人慰且亦爲翰
林君慰用馳薄奠敬奉斯忱於惟靈淑庶幾有聞

代祭大總臺屠公文

粤昔陶唐分能釐職契教繇形皓髦弗易聲人一身
股行肱翼各奏其工乃凝庶績公生明時長立辨朝
速事
今皇實際唐堯爰作副相憲臺握杓遂迄其身曷異
于孫[illegible]公總憲有嗣其[illegible]卜祭有[illegible]貴徑[illegible]
稱拔黑白直指正色立朝[illegible]莫敢[illegible]世方[illegible]履公獨
松栢世方炎熱公獨氷雪臺端風生門羅可設流冠
表儀群紳[illegible]闌其止淵岳其動雲雷具鈞軸象泰鑑
擢眉
罔有夫議定如灼龜當衆紛呶執義不回翁翁封奏
廷争法令思謙蹇諤方平狄勁以公方之實兼而受
匪帝知深宮保曷命倚公生德淑出鴻系太宰兆與
弑斌有繼共穴飛鴻洼渥痒[illegible]任幹璣基璣辭瑋[illegible]
登朝辭祿聲蜚已融爰自筮仕[illegible]威棱岸嵂
承巳稱[illegible]簡花飛霜筆[illegible]翳虎視
跋扈顏消神姦魄褫郡國[illegible]遹迥
廷登卿貳載進司寇
帝眷彌力復肯法臺左右執識蒼珮雅班絳騶曼秩
匪公之錬始終曷忔人皆幸公重休累吉冎鉉台垣
贊機決察云胡傾阻憖遺弗臧
天子震悼群公淚溢穆穆
天子禮崇是崇謚以昭德贈以榮終龍章鳳藻映邦
輝宗豈獨焜煌貢於玄宮某等分綴末寮情均戚姓
隱甫方嚴敢不承令循念夙昔徘徊悲𢢀懷德懾標
昔宗各[illegible]北望靈軒莫[illegible]拂絅雅武公終爲世則

後代有述餘天爵茲[illegible]心[illegible]究彷彿
於維先生胡可云亡覩緘來訃迫覽渡腸始明則號

祭貞務先生王九達文

號訴彼蒼胡諒猶疑疑益彷徨彼人生賢儀[illegible]游
才[illegible]哥扶住滋寵流此儔不延爲嶽以徹我[illegible]先生
匪若之佻廣頰豐頤巴準長耳其壽山屹其行雲駛
皆可貿天力可剸兕脩路方馳亡也豈理先生生德
澤茲淵澄中年聞道恭黙而凝號之井井和之鈞鈞
雨江不竭注海不盈才也如彼[illegible]矣右器也如椎
朔未有後志豐位儉稅秤命[illegible]天撰[illegible]尚茲其壽
胡爲貞務謚於蒲[illegible]返家堂張生之音
睞矣其詳彼蒼回避先生[illegible]亡予少往梓鄉自標已
貌彼醜庸喔弗以[illegible]先生願哭欲規復止予觀其顏
化吝消鄙於時先生[illegible]壯年[illegible]名貴長行遜避頑儒
廼忘年德降友予[illegible]曰不詠靡談不俞兩上春官
同舟合舍庚戌之歲[illegible]春夏禮闈試聯選部名桂
儀[illegible]年例邑郡是借予曰不然曷審於茲薦書徽繞
孰與學師朋惟憧恕先生罔移閒甫之教以聖爲鵠
以身爲倡以志爲鉄賢學大小如炎斯浴如飲於河
終兌其愎聞士之慶吾黨之悲[illegible]誨我豈曰長離
我於先生骨肉契誼哭未想悄其莫躬解燕臺別寸
遂成末筆已矣勿言期之夢寐

蜀歸告歐陽文莊公墓文

惟吾師之葬也不肖某[illegible]血爲文悲夫以重厚如勃
之身服變化猶龍之氣乃不得大幹斯世徒騎箕而
疾逝于斗紙今吾師墓木已拱不肖某猶鞅掌泗絶
未能歸伏宿草而灑杯酒回視古人築場獨居之
事甚乎遂哉即痛以殞其胡爲哉不肖某宣力四方
踰十年雖於道未有得然自是驗知吾師之學灼然
可以繼堯舜孔孟之真者以出于仁體故也當師之
時世之語學者[illegible]虛寂[illegible]禪者入權術師慨而言
曰是皆未見本心惟不息人之心乃本心也一日不
肖某陳述道風[illegible]頗不動爲難師曰既不動而能計
慮採拯乃難嗚呼是乃堯舜孔孟相傳仁體夫而
天地散而萬物遠而千萬世之上下四海九州之內
外無不相通無不可盡者此也於乎吾師已矣獨恨
不肖某不能以身發明痛毒何可勝言雖然師之道
無先後亦無隱顯其致一也不肖某今雖病伏草野
猶期晚節要不隳仁體具然上報罔極之德敢用棨
告師之靈惟師在仁尚[illegible]鑒之

祔歸告先祖父文

叨第十稔柄學二霜心欲有爲而病適相左時方可
效而氣未克充今荷　皇命以歸寧寔藉先德之弘
庇小子其敢不欽哉仰承我祖父忠孝一脉雖伏草
野彌求無忝謹用清酌庶羞盟告我祖父之明靈

呼程後臺大僕文

嗚呼吾兄逝近載矣而某相去不千里尚不馳一奠
寓一哀以告兄之靈其踈薄極矣然而痛兄莫某若
也某往實恢弱始遘金隣荷相挈於道當時視兄行
若飭氣若𢙺其語道若親又數年復遘燕臺當時兄
別有得矣視兄行若達氣若健其語道泛洋不可以
畔岸某曰兄進矣已而疑之以書質於兄書之意曰
人心有本然不動之體而無以氣魄當之有本然無
爲之用而無以氣機承之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本
然不動者也若夫身臨矢石了無驚惴者雖亦不動
特氣鬼之雄耳故有持羨人以悲歌而故君而戚慘
之雄者餒矣而可以氣鬼之雄槩謂之爲不動之體
之發從矢愛及長知敬此本然無爲者也若夫好惡
一概愛惡具未形亦無爲特氣機之順耳以有對
質如可欲各觀象安而生魄則順者阻矣而可以氣
機之順槩謂之爲無爲之用乎是故本然不動之體
不以氣爲雄餒者也本然無爲之用不以氣爲順逆
者也蓋性雖不離於氣亦不混於氣任氣混性去道
遠而嗚乎某斯言也非獨書也逾年兄官僕丞某又
以告而兄終未有以明見復也詎謂兄自認其學浸
淫病且逝矣而予猶不忍不以斯言告兄之靈也嗚
乎兄已超形氣翔大廓魁然與造物者游兄必有嘿
以啓予者矣予獨憾不能盡於生前而徒申於死後
也故曰莫如某痛兄也

鄒東廓先生誄文

於昔姚姒執中啓傳文功紹之帝則以宣箕福之斂
皇極攸先猗我尼聖獨纘其全縱心不踰爰在傳年
大哉斯矩靈承自天渾淪無朕萬感燦然裁成輔相
維變所適維變無方天矩行焉微有低昂禍害孔延
肆惟上聖兢兢業業亦惟上賢中庸斯擇晚宋之儒
失其所揣其本外求物則探索紛紜訓故磔裂
人欣學習獨稟靈特曰惟致知匪假排測致其本衷
迭夕紛格上遡中極千春一脉寔啓吾邦
煌煌鄒公登孔之堂繹公部齒奮策
帝旁左馬勝班非心所藏致知之學自信而當請事

仁年醉明塈月國有大識精白飛章還廻外服今
性益揚孜忠碩節日月同光德聲義問四裔彰彰起
咨上肖宗沃心孔亟圖上聖功施弗逴及嗣教成均士
風是植匪惟多士朝紳有立爰及門墻逵者亞一感
事乞歸朝野共感原公之志六合同室裕公之學位
育可必既卷而懷憂道彌力豈同淺夫悻悻自遂大
推所學與世共明繼絶開來待有攸承下逮寒畯上
比公鄉有知斯應兩端盡傾如彼喬嶽不震不騰文
梓枯樗鮮弗抽英又若溟海瀁滃瀰溫神龍毒鰐悠
然並生公庶幾哉博學難名維公道博約之有主維

公智員寳方而矩行上庸德言無綺語孝弟之行神
明可覲進退之操雲漢一羽細行必矜片善是取物
俾得理人令獲所瞻其儀刑慢者就度聆其謦咳狂
者氣阻教脩林間風加海宇乃當昨士趣徑騖奇高
者悟性圓覺無迷妄者適情儻蕩㦸馳以是自堅蔑
視典彝未及志學縱心委蛇取予進退謾無所持三
千三百曰外威儀孔孟盈談迦周寔師流澌之獎枉
文卑卑禍道之深豈曰支離獨賴我公正色自持守
揭日月以開群翳身爲砥柱頽瀾寔支曰知本良嗟
敀乃盡赫赫帝矩惘念爲病全生全歸毅焉獨任豈

誰今茲遂終正命豈孔之學壽筭亦並公無少憾
獨弗華某與令于世誣維夔㓝荷公教豈殊于此
目公計五内崩殞人孰無逝孰無可傷嗟公之逝豈
閣一方維世於公冀還亮弼堯舜君民寧論召畢整
老洛社僉猶望之一朝傾徂天不憖遺斯世何辜斯
道何阨公既往矣魑魅晝列喬嶽若騫溟海若竭日
月之懸維明孰揭前年京歸走門請謁公面命之仁
道是責我今復來誰爲我惻我哭無聲我痛何烈明
與今于共率公教帝矩之訓顧言自數惟公之神無
間顯幽尚期蝴我鑒茲黄流

祭羅念菴先師文

維嘉靖歲之乙丑二月十又九日不肖門人胡某寓
蜀之彭山縣官舍於時聞先師念菴先生之訃設位
致哭易七日矣乃敢以香楮牲醴之儀矢心陳辭告
靈位前言曰嗚呼某自初春寓蜀省客有言先生以
去年中秋日棄去聞之皇懼如墜如摧欲曰弗忍欲
詢因從然而情知先生之逝也果矣蓋先生前年書
云右臂不仁於夕死可矣爲近巳而去年六月書云
云其固知先生之已躋於全歸而又不欲先生之歛
敀語比也孰謂先生亟爲求訣捐斯世而歸耶嗚呼

痛矣夫善世者道善道者心自明道象山二先生之
後學者伈心以索道辟諸掩目而求天至近世得陽
明先生而一明得先生而天下始信今先生即長逝
歸矣其若斯世之將復貿貿何哉嗚乎痛矣如小子
某少貧不覊長益駘宕方壯而耳學也身棄之踰壯
從先生遊入撓也而出遠之既近強年始稍知尋繹
十稔以來粗謂從事然兩歸就正先生兩訶之曰是
子所謂目長而足短者某聞言廩廩亟欲解組卒業
終身而謀歸不勇旋成長別自是以後將孰為予訶
而予證也天而喪予則喪予矣乃喪予先生予何歸
哉某又何獨為先生痛為斯世悲已耶嗚乎生既不
能就左右以終至教沒又不能斂手足以聆遺音豈
某也天厭之甚而先生遽絕之深耶報者云先生臨
終沐浴冠服端拱而後化自報者未知其為得先生
之心也而某固已嘿覩之矣先生其誠全歸者與嗚
乎某今年去先生之終少十有三年耳以先生之淵
懿而不留也況若某者其能久乎使某之學誠以日
為年則日且不足矣又安能望先生之全歸雖然含
全歸無用為生亦無為先生報異時得從見先生九
原與覩面耶嗚乎某之斷語心腐之七晝夜而後敢

[illegible]生其終朽骨嗚乎悲乎松原鬱鬱桐水湯湯
哲人萎棄山川淒涼繹先生之末路雖閉戶其皇皇
胡盧烏之不至將令天下仰日而遶光賸衡霄之一月
領羌何休以杓茟維予心之憤愠橫大塊其靡歲瑟
乎秉九乾共飄颻兮予獨覩儀刑於秋陽爰矢心以
報德將昊天之茫茫唯反躬以為歸兮或庶幾先生
之憲在神靈浩渺無不之兮驂雲氣以來嘗

祭軍牙六纛文

自昔元戎聲討逆命建牙樹纛蹈熊交眹指揮三軍
威靈甚盛今承
帝旨戡茲不靖大兵啓行吉辰協應惟神精光驅電
殺氣乘風騎青龍而翊白虎握太一而叱豐隆招搖
東指直殲元兇兵不血刃妖穴坐空克謐蜀土[illegible]
戎
[illegible]皇安民之功爰倚禡祭神其允從

祭張南軒先生文

[illegible]孟氏沒而功利之習日倡日錮堯舜孔子仁義之
[illegible]以蔽漢唐儒者徒知矜其名象涉其流[illegible]然
[illegible]之入人者未瘳辟之陷泥淖之中[illegible]有強者
在[illegible]而右[illegible]有張[illegible]其伴者獨寡惟[illegible]

千載不傳之緒以無欲為宗以天理爲極其相繼而出者雖見有通塞得有淺深皆知求無欲以復天理總之歸於爲仁盖皆嚮往堯舜孔子之徒然人雖知功利之非亦或有依違其見不知念慮之微少有所爲即與粹然無欲皦然天理者不相爲矣南軒先生聞道甚早大本卓然先儒盖嘗稱之至其立教以無所爲爲義有所爲爲利然後斯人灼然知一念之有爲者無論善惡咸出功利咸非無欲天理之真而天下學道者之趨始從以定是先生之有功於斯道吾不知其與紫陽夫子孰後先而遠近其少喜騎宕長乃闘學然質駁而習深將詭而繼溪迵知媿奮恨無若先生者爲之就正茲者繆執文柄過車道里高山仰止載瞻載負意者以一時對越先生之心一無所爲者即無欲天理之真將以此自終以此喻先生之鄉士俾皆繇仁義不入功利寧非先生之指先生鑒而牖之可也

大益書院祭文

具官某敢昭告於宋濂溪周先生之神維神崛興荆楚之介遠紹鄒魯之傳闡無欲之至教啓學聖之真詮心法迪乎來哲身範貴諸西川爰惟茲土崇祀孔

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和靖尹先生譙先生南軒張先生鶴山魏先生大明敬軒薛先生道林蔣先生或宦遊而往復或篤生以後先雖古今之殊代從教澤之同源咸配享於無斁將佑啓乎來賢

祭蕭晴川姑夫墓文

惟公生於熙代醇氣未失故能以太樸爲使純素爲性雖世故之多更而迄不知有奇衺之習育於仕門承花彌殷故能以詩書爲腴禮讓爲芬雖先業之克守而終不知有勢力之榮不含舊惡不責宿逋衆或病其寬也而公則自喜其無忤於世不踐湖山不踐公庭衆或譏其儒也而公則自安其無累於己求之古人關家若龐德公之教貽世若李士謙之任公其或庶幾哉而無愧是雖謂公爲遺民爲處士盖今一鄉之靡有異喙直不殺辱爲公夫人猶子爰自結髮祖詣詞章公愛若掌珠獲若荆璧惟悖其或[illegible]若薾芷望若杞梓惟忻其日揚盖嘗舉先祖父之[illegible]修以勗其大者又奚啻若世俗之異以顯融而[illegible]逮主北領鄉書隨復連蹇世或見病公猶[illegible]曰若子何虞不悅榮耶以公之[illegible]若古之永錫而直亦肖啓一第官中大夫列職憲臣若足以償公之風望

不成身業不稱世顛毛并班思報未能而公已
仙遊無有之鄉矣茲者華乞身於林莽懷知己之難
茫尋龍洞之奧室采虎峯之幽芳憶儀刑於故武梳
百結之迴腸謁靈丘而濺泣痛欲報而莫將跪奠酒
而陳詞擬明鑒之煌煌終何以酬德於九原耶期不
瀆顏予姒姚之崇岡

奠歐陽蜀南兄文

於悲嗟哉兄乎兄乎乃渴為予遽前予而長往乃曷
為乎遽殞茲而中斷瑤藩森爵雖封殖其德矣乃曷
為而不能引其年彼人之溢概韜韞其懿矣乃曷為
而不能衍其算予又曷忍捧帷邊棺燎香灑酒奮于
臂也不能把兄之舊袵涙吾膺也乃復涉兄之宿館
兄之顧予愛而且望吾屬于毛若比于目聯則達弗
聯則弗達不啻若世之所為肉骨予之視兄敬而相
倚一為腹心一為藥醫有則生弗有則弗生不啻吾
詩之所稱塤篪維今之日賢誰之為有此悽悽乃裂
吾屬毛比日之親剋吾腹心藥石之重予曷繇自達
自生竟天壤而抱長痛憶予紺髮縹習時妄襲古
辭狂啖雄肥誤損高鑒鐫心盟契有儒王生曰尚涵
氏暨予二人陳雷自例比足交侍車論互難始從茶
山書淵林繼晨展共晝夕眠合袂廿年之間有離一
季嬉笑罵怒寧知諱忌有亡藏否寧分此彼父同伯
叔母成妯娌維妻與子各執分誼於頹波中特稱友
紀孰使然哉唯兄之義谿達慷慨令人傾肺當此之
際兄出紈綺于孤且涼枳衿不敝予反嗜狂兄獨陳
義直諒貞風世孰為儷暨予壯齒折節慕學躬弗逮
言屢興屢踣間趨二氏兄心厭薄旋仕天牖繆悟悖
約兄聞欣欣蹶然而作月書歲緘期共有獲晚復同
師堅貞深濯閟道迴鑣閒過雀羅亦有王生有訓嶽
嶽予倚兩存為鑰為郛唯兄毅然奮飛霹錯翊予悅
觀教予體國小言藹藹重語諤諤是歲之春予歸林
壑茶山之刹襟簪復合予察兄志彌勵而卓兄訂予
功若漸有覺追兩師門冀共光爚時云暮矣皓可無
作予喜得兄殘齡有托蹻斯以言兄之于予豈曰友
之益友之上而師之末於悲嗟哉天而喪予則喪予
矣前歲殲吾師今歲又殲吾友予果曷所依以畢此
殘齡其為弗達弗生決矣予嘗較量以兄之詞翰雖
文蹀柳李詩闖岑王可幾也兄獨中歛而不揚其芬
以兄之經猷雖小為龔卓大為姚宋可幾也兄獨坎
壈而不章其猷乃徙教亦於盤齊而步於江戌豈

被予知閭孝友稱于家庭儕里之人士生而稱頌死
而巷哭咸曰善人善人此蓋千百中睹兄一人而已
及予悽悽留不衰益乃不為千百中而延茲一人於
悲嗟哉予歸未半春而兄以病聞予謂病常也抑有
托也孰謂兄竟瘵倒淒遙迢遞別而終冥若俾予徙
懍萬斛而未逮一語若俾予共要千里而未升一程
傳兄病殷亟呼予名豈兄訃此將有云云予念及茲
益靡為心今也挈帷胡不閒嗟呼天大叫秪摧我膺
雖然若在他人死則死耳於惟我兄其恐炳靈余來
哭此豈不聆音雖兄高達自抱德馨余與二王起居
必勤鞠子麟孫日長以成父要之約豈獨世盟兄姑
寧矣無悽以悍倘有來生猶冀長親於悲嗟哉兄生
而期余遊五嶽覽重溟今兄翱翔太清靡所不之翩
然而洙泗渺然而洛濱其將閔余聲之噭噭而哭余
涕之淋淋者耶

祭歐陽乾江兄文

嗚呼嗚呼吾兄其果逝與抑非逝與其可逝與抑未
可逝歟唯予創聞初焉震墜既信猶疑既疑且悸疑
信之間一欷百次胡浩浩之回適仇吾徒之特酷厝
焉毒以蘊釜於一朝而頓觸肆之子[illegible]遺若驅迅
而顯促延倉公而古橋相爭生其賤偶屏擲筆以捐
予已遊神於冥錄豈至寶之易毀抑吾道之竟孤爰
[illegible]洙以致詢僑孝誠其中紆依慈母之櫬轀羞屏羈
以[illegible]徂曰余仍茲奇運適寢瘵而避居徒撫枕以飛
[illegible]咒欲絕而猶呼將叫天而無從急憑棺之未得擗
領頤而佗傺彌紊邑而縈結掛思予之幼儀濡夫子
之貞則少醇懿而姱脩又益之以博物越既壯而雄
飛冠多士以稱傑謁南宮而屢剝試中秘以獨馳台
垣資其文彩同志倚為龜著維訏謨與讜議世食福
而弗知旋為郎於都水屢宣力於曹司時瞻雲而惝
怳尋遄車於孝思世方欽世德而景名才冀豹澤以
大厥施何哲人之長萎若濟河而摧其巍梲嗚呼嗚
呼人孰無死孰死於親唯兄之逝實孝之也世孰無
[illegible]資义於其兄年五八視耄尤玠翳予小子[illegible]
[illegible]遠謂夫子稟學函丈誤題狂簡縣語以上送辨于
[illegible]如往閱歷歲年誼孚情貌既均裘馬亦協寢
[illegible]膽同心殊宗一尚維予質駁多岐亡[illegible]
[illegible]方往徹徒悔來軒猶[illegible]各成悟矣鏡合一
[illegible]類梓舟於脩途補東隅於桑陽方將朝聞以夕死
[illegible]不報夫子之門牆縱修修以百卒獨相保於心[illegible]

八雲之雕飛飛宿璧之行堂何處子之拾我曾一
留信宿之為停乃一語之未訣維千號其孰聆烔慈
母之未歸兄豈忍忘於恇營且令予矢力於末路又
誰為之啓扃亦詵花而孰翊𠉀惟予之侮竹閭登堂
而弗揹笄諸孤以涕零奮百身以從之亦安能返子
于幽輤知醴脯之空薦挈肺肝以皦明靈

奠衣生文

雩陽衣國用少從先府君學文今歲萬曆甲戌春忽
自雩獨身訪予山中盼予舍不里許移趾之間遍告
終矣予創聞駭痛蹐躅尋備棺櫬殯之旁使赤益劍
厥叔其遺迎其柩歸雩予適病不能送江滸情益愴
惻乃治牲醴之儀為文將之其詞曰
悲衣生乎悲衣生乎生昔者被服紈綺僕隸雲從乃
茲則鶉衣擔簦獨行無徒胡豈約之異致也生昔者
韶齒彝華有力如虎乃茲獨羸骨湫容寄死道塗[illegible]
死生之變迅也予獨不知豈約者幻也幻不以先後
執死生者常也常不以遲速避從古今不起矣[illegible]
子哉然則人之寓世曷豈曷約曷死曷生如萌[illegible]
如椿曷跡西曷曷旅雩陽曷家嗚呼靈其歸乎[illegible]
以差

同君會祭劉太母文

唯天孫有淑季字瑤姬而明靈膐秭歸之壤與遙[illegible]
寵而氣蒸出黃牛之神峽淵峨岷而始平將間[illegible]
氤崇孕三楚之奇琮焉列星以為軫勅女須而道[illegible]
既降芬於名閥幼婉嫕而居貞厥相攸而獲樂逑君
子以作配彼君子之顯允偕令德以為行介和社而
祥發爰篤生此岐嶷鳳振翬以鳴漢驥騄首而騁逵
庶猷雲而發順絢賈馬以文馳乃飛華而飈藻標瑰
麗於彤墀蹇執法於秉搗為律冠而靡繩誕帝眷其
洵美曰唯䌛茲母儀既褒表以鳳冠又張之以嘉詞
分大夫唯虎符牧下國其勿辭盡愉養以徹侯爵五
七而前旋嗟此邦之湫陋獲神君與仁父肖露晃以
詢俗恫地瘠而吏疲祚白皆而肉之登沉溺於溴煦
既露湛於嘉禾亦霜清乎狐鼠外蒼棠而瞿瞿內承
萱以與與翔抱米以璧仍疊九邑而風鼓合庶草之
祈祈靡不歸顧腹於太母方伺母之休虞指遐齡於
百年之姥胡大命之有極致瞪視之遽告既大夫之
崩號亦吾邦之喪昊既蘭茝之收華嘆騂駒之梗道
誠吾邦之京祈豈明賢之寡造嗚呼哀哉其等愈飲
每而思行或膽僕而歎嗟諸素旐之翩翩盻靈舟之

[illegible]氏[illegible]瀝血中夏思其如椅[illegible]悼逝而[illegible]謂踞陳詞而薦藻

同邑會奠劉軍門母太夫人

嗚呼豫章之材横絶百畝上負青旻下芘千乘而匠石者斲其末枝可棟王闕長河之流深灌地軸經帶秦晉潤澤中夏而都水者引其支派可浮萬艘其功德若是烈也而不知其托於靈嶽發于名山貞靜博厚之蓄固數森濵漾者之攸植而攸溢昔者五嶺之粤楚閩之交雄虺卵蓄恣睢吞齧雖當事者破斧缺斨不能定也維中丞公開府秋鐵扎布條教閒飛尺鐵嘘噏尊俎三省坐帖又昔以繡衣操斧巨芘涅波浸被下國不啻豫章長河之烈而不知其出太夫人貞靜博厚之遺澤人之言曰可爲衆母不可爲衆母母今太夫人衆母之母寔靡慚德矧聞聖善含祥紫金挺淑名族佐德髙閭母儀璿式婦則蘭馨近蹤中遐饒桓君乃中丞公奉乘傳於江介華海錯而山[illegible]衍社于下方遽掩彩而歸真痛寶婺之隆曜悼[illegible]孫之闇明豈中丞之失恃洵吾邦之隕厥親倘逝者之可贖亦何恤千百乎斯民佇龍章之自天將焜輪于泉扃㡚中丞之踢顯信振古而罹今嗚呼太夫人[illegible]迈從西粤之[illegible]而民士之將逝者又曷書[illegible]嘘而掩襟其等或叨通家或激輿情悼逝悵離競[illegible]心崩情悴寫詞薄奠聊陳於燦明靈儼焉居歆

祭少司馬張公母太夫人文

[illegible]大夫人武朗焜隆作嬪名哲[illegible]儒宗[illegible]言[illegible]新我方教崇毓驥渥北孕粤河東溫溫少府術政稱雄暨少司馬灘水燮龍伊昔司馬爽鳩發軔時有電人纓掉魁柄順指朝紳從風奔命紛世頑洞寀海氛祲定芘可馬亭亭孤憤飛章慓閫借劍剸佞彼髯且都冠琢峨如聽咸縮頸語戲全[illegible][illegible]情剎至猝聞而愉大哉劍訶闡皆乃[illegible]世[illegible]母[illegible]殷旁母千載同符子戌夜郎母迈西粤荏苒十霜國是再揭司馬登朝母悉彌赫鎮虔撫楚脩能滅澤彼殺者睟衆母之烈[illegible]國[illegible]忠孝一轍簡伻樞府安攘是賓[illegible][illegible]要[illegible]司馬伈伈曷恐倭遲回幸覲[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將母有期[illegible]意不[illegible]遺我知二難擗踊摧裂[illegible]恃[illegible]待太夫人上壽屹屹矧維賢嗣芳流靡極[illegible]司馬[illegible]純嘏世[illegible]誠孝天[illegible]也[illegible]自

觴祝雲可共升司馬堂與道義情愉邇倚起臺飲徳
滋深今官茲土休戚同襟耳熟聖善日領徽音慚未
摳衣拜母階庭薄奠遥馳於赫來歆

祭歐陽鑑翁先生文

於維乎翁遽作化人寢於大室令人哀擗如摧如擊
其也爰自束髮好文負氣彷徨馮闓交游紛集所不
雜者惟與令子文朝偕尚滿氏少同研筆長共衣裘
瑕疵相箴德業相求出玉衍清有若麗澤之為倚緣
是承接翁之顏色而飫領其風猷挹次骨肺情通戚
休識非一言之可以酬獨惟昔者予自蜀歸翁已縣
穀七衮高年髮鶴顏玉子隨升紳構文為祝拜翁元
配偕臨皓顏融融瑩與祖孫曾玄日宴賓友傾倒縉
紳雖立酬百觥而令儀之不諼竊度翁之遐齡蓋有
巫咸莫能測筭而司命莫能制年亡何忝起楚學維
辭廣臬憾先慈之衰孱再馳疏而舍綬獲覲翁之風
度猶曩而慶翁之年齡及耋擬為翁賀情彌殷而意
彌結乃今賀者未幾在門而吊者已即及乎庭嗚又
曷強為之哀些其也憶翁之慈祥性植孝友天畀惔
先人之手澤雖耋年而隕涕仁睦三黨初終不替守
質愍左河間贊府鄉民嫂氏歲金於茲護翁則立拒
…有若扳於盖頌邁崇公顧猶之未生而又嚴倚
起四知之本勵兩地士民寔咸有來慕之歌而翩聯
去思之繫頌以仰署疏歸雖故相推轂而拂衣閒瀟
逍祗家十秋巳近茶齒猶薾薾而若處女抑抑而遁
壯稱或者語及干謁輒赭色掩耳而為之引避盖翁
抱德場和復韜不衒巳外非譽而忘人似矣以故鄉
袞子衿日相評翁不云古之長者則曰今之善士夫
以翁之居鄉當宜以逮處鄉非常寡過寔垂典刑從
造物者雖假之純嘏而綏以百齡庶足荅婍脩而慰
群情胡大使難弟文子之溘喪淑配冢孫之繼亡翁
以一人而充休畢一門不二三年翁亦病足痿而退
養於闢房以粗床敝席為佳趣以仂躬薦後為美場
詎其食飲起居靡有奇尤乃焱歘乎乘東維騎箕尾
而神游乎茫沆其也撫今悼昔又安知涕横之縱衣
於維乎翁人之聚散死生懸諸大鈞猶之大塊然造
爲而不能滿酌焉而不能傾若翁之令德冠鄉閭盛
名重朝紳天壽八衮惕其緒業㢠又有孫符雲衢看
麟定之根振翁亦何憾而不為長號其自闕訃閣哭
根不飛越乃阻哀臨有功緦不吊之例然其與翁之
子殊宗一體又詎可以刈阡乃奠斯樽乃泣精宗知

之用特殊[illegible]取精豐溝盧洲奚異以能惟闇辜
江襄於維予翁

祭太僕少卿劉仁山文

於乎鋼爵逸足羣毒是肩函牛九雋弗以烹鮮大器重負自古則然悲嗟我公廼獨弗延百年長筭短日而捐萬里脩途未路頓顛公乎至此豈天弗恤予始聞訃涕泣有標適也居廬沉痾百鍊莪為化人從公世表念至必吁談及生前公秩僕卿秩若非尠公壽踰六壽奚為夭所孔悲者匪世之難公巨才匪擬常爲六飛未駕盧稱駡躅試爲苑郄豈瑩淵谷世患無才才莫竟錄既錄而瘁乃至中躓於悲嗟哉匪予也獨追惟疇昔壺觴騁轂當斯之時楚材寔繁磊砢崩落惟公軒軒祝融是孕雲夢可吞搒則連茹師乃同門情家例海學共探源予西公南各天異轅胡期於粵爰追熊轓職業既聯心膂弥結斯遊嘗繼夜集蹚輟身箴是琢民理均切于時覩公如揮巨闞星軺所指霆颷雨澤訐耘小醜兵殲巨賊褰蹇鞠躬孌孌許國蠻烟毒霧積僨疇知早不登公暮稍陟斯扶拄喬躍竟遠 天擇一朝長委如山斯隳方寬予繇竟塞運蹇天既殊休世刊[illegible]斯世[illegible]公羣朔公莫巳矣[illegible]頃巳逢公逝夜堂今巳三期掛劍有在絃絃為誰表墓緘悰病不身馳孰諒予悲公必諒而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一終

傳

盛公小傳

泰和胡直正甫著

盛公者吳縣人也名杲天順間進士授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為政廉明務興利除害不詭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胡元昂嘯集稱叛祖著檄諭散其黨遂緝元惡平之不煩隻兵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軍覆陷按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祖令引水繞負縣田畫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市未半祖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鬭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魚肉多矣肖其像今存初祖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倒請祀杲弗聽至夕有鶏伏神前如釘置然杲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夢張令求解張晨語祖祖弗允張夜夢如前張夢語神曰若何不自祈神曰前者乃鬼卒為吓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具為鬼神懾伏若此祀後陞欽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於寺歲不廢云胡子曰余校士按羅江訪名宦誰氏署邑者報邑自翔無名宦亦未有祠寺檄責之而學官導士民以盛公事狀上余覽之不置蓋為之斂容屬然而慕也盛公決策挫賊存無城之邑斯旣以奇矣廼能使鬼神懾伏其威德此何以致哉夫行立則人知念動則神鑑然能矯于行者不能矯于念能逃人非者不能逃鬼誅若盛公事非其素念無頗不可矯而得也豈不亦至難乎余未暇考盛公始末粗傳其事將刻置祠中覩吾黨士及吏茲土者得以覽鏡焉

蕭丈人傳

昔先太父謙齋府君布衣抱當時志方直八九歲時屬望之固遠而直之姑丈人蕭晴川君一見與太父意合遂取而館穀之令從其族彥二岡先生學文先先語曰是子可教丈人輒忻忻解頤輒又屬先生教益篤先太父先君繼逝直兄弟傳傳疢疢唯丈人相吊問嘉靖癸卯直舉于鄉丈人迎之大噱生平難酒至是飲輒酹曰吾老矣無希于世吾獨念若祖父世修關弗聞幸顧白前地耳久之直連落南宮不為大

人歎秘無傳或訴曰見將為不食泉矣丈人爲浴大
言曰焉有如此士而終不名世耶退筋直無游古文
辭屑進士業丙辰直成進士而丈人已先期攝館矣
隆慶改元直始從蜀臬解文柄歸始克哭丈人墓灑
盃酒僅僅濡壠上草耳悲哉直去丈人二十年無它
改矣自顧迂覇內無樹于身而外不能毗世不獨負
丈人且負先太父直何以自償焉雖然以丈人之隱
德洸行俾終不暴於世則直之罪戾益不貸矣乃為
之擬其事以傳其傳曰

蕭丈人者諱川字偲仲號晴川居士邑南溪里人也
性醇夷不為攢眉過人無猜勝少事父巽菴公及繼
母能得歡心兄卒遺二孤撫之尤恩賓客過從隨所
有盡歡退居時時吟哦不休有紿之者後雖知其紿
也無較意貸弗克償者無過督門無叱咤之聲僮奴
過節俾矯以好言謝過輙攸然不加撻事至遽受杖
[illegible]胼胝不記其嘗逆也丈人族系最遠[illegible]宮師爵
[illegible]以後綏綏文學士益彬彬稱盛丈人無見殊[illegible]
[illegible]動眉睫歲貧與族士捷者必先見兆無不
驗故族人歎視丈人婁卜進取丈人好形家學自以
其卜晋巽菴公埋葬之地戊巳辨弗[illegible]衣故
[illegible]投山丁山亨勝有龍王洞虎鼻峯丈人歲時濟
于其間曰吾歸骨此地足矣然竟未可作辛年若干
葬某山之原子三伯某季某先卒仲某世其家論曰
蕭丈人之質符德度休哉有古含哺之遺韻豈非熙
育於帝域澤太平之盛民者與以視今之人如包
尾礫榛榛棘棘其疲佚安殆何其相萬也嗟哉今之人
何不為丈人而為此又曰丈人田畝士耳其愛樂後
儁何異世之寶琴瑟育蘭芷者雅雅然覬望其成猶
惧一日毀而萎也彼非有希于世豈亦其天性固然
者耶向使丈人居位有力其於當世何如也余故詳
著其事匪獨追感今昔已耳

仙門先生小傳

仙門先生始業舉輙工登等竟弗售乃改蒙詹曰吾
豈復袂一經捐大旨鑽墨義求有司提衡哉乃精讀
六經博觀群書下逮稗官小説靡不窮治一㡬則究
覈敲是非善敗若擊目指掌乃繹以是作為文章無
不當是非善敗者曰吾不為欺言矣讀史至感帝詰
臣事辭絕者輙作為傳賛以詔于其子伯元仁卿者
曰是當做是不當做有王學論者崑山人博物君子
也一見大相引重至是而先生門徒履爲不當百[illegible]

先生教人授經先行曰吾貴實不貴華始先生弱冠
居約邑人弗知也鄉先達鄭令尹獨敬禮曰是吾老
友竟後禮不輟嘉靖乙卯仁卿年十五侍先生館鏡
鄭令尹相見異之懈喜賦詩期許不淺鮮哀乃知鄭
令尹有遠鑑云仙門者先生故里名也鄭令尹見輒
呼仙門先生先生讓弗居則稱仙峯從門人號也鄭
令尹沒先生乃勅仁卿從其子游以明相報既去鄭
令尹踰十霜語及未嘗不違[illegible]嗟咨也先生治家恥
纖然性勤約歲督耕[illegible][illegible]積[illegible]而性實好施予其姻
戚待先生舉火者至[illegible]五家[illegible][illegible]其女男者六七人
而先生不歆其德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德之然先生猶多量出
而配某孺人喜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較有無不設猜疑門
輒倒橐故閭左右感誦孺人澤猶殷也孺人初歸時
見田不五畝數置輒解釵簪資先生游學既稍贏先
生爲父介菴翁上壽致客[illegible][illegible]匝視者不後縉紳家
然其閭多門下士覘知者曰孺人助不尠哉生平薄
視榮利志情得失鄉人或以貴富溺也領之輒是與
非也必立解之世[illegible]胥壞[illegible][illegible]綺服王[illegible]瓔[illegible]仙旋
姣童駿驃之以相聞也未嘗口之而獨皆喻味又喜
閒其[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之既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既晚益

佗倜儻超其致則[illegible]患之爲之左右也恬漠之爲之
酬飫也寥廓之爲之行廬日月之爲之燭照也羅浮
潮海之爲之琴瑟烟雲泉石之爲之角觝意未厭也
蓋其於世變矣仁卿既長領鄉書後知聞學則獨勸
曰學在實其辨在義利毋若近學者挂荐恣世議耳
其它與仁卿語者至多世咸莫得知仁卿自叙生平
無外師父即師耳萬曆甲戌仁卿第進士令泰和提
身刻厲致教[illegible]用仁禮蔚爲時冠而世莫不頌先生
爲教者[illegible]且[illegible]也已卿[illegible]年[illegible]哉　禾子下至書褒
封如[illegible]官母爲太[illegible]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除[illegible]入皆年七袠
人稱[illegible]數云先生姓[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潮之澄海縣人也
胡子曰古抱[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情泉石彼其於世
豈崖然絶耶抑無所[illegible]而尚有貽耶今夫海人知其
瀕瀁無端涯也而不知出於河河之先又貽於星宿
海其貽者遠也質石[illegible]門始不欲以名姓落人耳然
亟求子房孔明而授以其道者何哉彼其抱而沵者
固可以立濟天下之具也故其所貽于當時之天下
若響應然彼豈它有慕哉然彼擧所抱以貽人亦豈
必人人授之苟得一人爲吾事畢矣甚哉一人之難
遇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遇于家[illegible]之背以立

濟當時之天下將錄然邀于家者則惟古賢其他鮮

聞今仙門先生與仁卿令君蓋庶幾哉蓋庶幾哉

墓表

袁東山先生墓表

昔先君抱道未試出授經於慶之雩都友其士何公廷仁黃公振之袁公育秀及育秀之從叔東山先生三公皆用學顯而先生獨隱於醫云先生子淳受學先君直幼隨侍爲同學托館穀焉先生及今配王夫人賑以兒子直嘗見慶人稱先生醫道能生死人四方求診視者戶外屨常盈先生無論疏顯貴賤治之多不問謝貧不能購藥者則自與藥藥之無不早愈者時有奇疾衆醫方縮手傍睨則必叩先生先生爲之切脈一過曰是可治是不可治疑不能決者先生色鄙鄙焉而不皇食目睢睢焉而不皇寐必究其端崖發之往往亦愈嘗有遠鄉望見途中人中暑死者令侍騎視之其目口血脉非人也獨其腹尚微溫曰是可生也因托宿二日治之竟愈訊之其人道[illegible]飲水腹痛則伏地二日矣其索貧已爲人[illegible]去則又與之斗米遣之又嘗合丸製膏藥與病者絕不責償其終身未嘗倦也蓋先生少業舉已[illegible]一日感[illegible]遂棄去學醫此其心殆自仁孝非有所規而爲之者故能用志不分業精而奇中又嘗居山中遇異人授以神術能呼召風霆役使鬼疫者嘗爲邑令及督府禱雨皆應已而雩都視他邑慶視他郡皆獨受有年雩慶邑東[illegible]里有巨潭中有物焉俗謂有物每三年必沉其渡舟死者無算先生禱潭上旬日雷雨冥晦頹山頂石隳潭塞其患遂息直嘗視先生義重如山剛禱[illegible]經方書多堂拂棟前植花藥穴求遊[illegible]林間援方書刲灌畦飼魚業年[illegible]若此其皆有以知其術也先生名某字某嘗隱居東山故以爲號先世君賢公自泰和來寮雩傳幾世生端公領[illegible]封刑部主事先生大父也父慶雲公以貢[illegible]上杖司訓子淳第丙辰進士今爲監察御史先生之始病也屬曰汝習譜青烏家其爲我相厥宅兆已而郡守林公以官地某方畀侍御君覓之果[illegible]以葬焉侍御君既得顯者爲誌銘復以墓道表委直直竊思先君與先生均未試今幸侍御君闡紹先生之德於先君之志當亦無憾矣東念直微時與侍御[illegible]皆[illegible]不知何者

為兩父酬其於述先生之遺行殆有感焉遂合潄狀
所觀聞以表諸石

處士屠宜菴先生配汪孺人合葬墓表

余聞閩今之縉紳士有能發言悃愊兢兢為約躬之
行大率皆有所興發不然則其先世喜脩者也余于
同年中昕夕切劘若三四君子者試發其先世咸然
而寧國屠子因得悉其祖宜菴翁行義習吾耳已而
屠子祖母汪孺人以今年某月日卒則又過予泣涕
請曰昔者羲英先祖方盛年已能傾廩囷賑里中饑
既匱竭即又剖資買粟伺有急多寡食之既又匱竭
至自斸草根木實不厭非直不厭也方食即又憮然
語吾祖母汪孺人曰吾思某某家絕炊烟久將殍卧
填壑也吾與若其奈之何而吾祖母汪孺人亦忍餓
節蓄恣吾祖之為義日力先祖生醇厚自童至白不
知有公門內行孝友外謙退好急人其天性使然又
素諳青烏家為人相埋輒吉意未嘗責報至延禮名
師教兩叔父逮羲英而汪孺人皆贊佐成先祖意然
先祖初欲羲英等不溷落士者業非知榮祿位而趨
之者今羲英乃得從
朝士未嘗不歎吾祖所存吾祖母汪孺人存今又皆
棄去矣羲英且痛其為心乃者宗大人書來以今某
年某月將合葬於先祖某山之兆誠得子一言表諸
墓斯羲英之為區區不小余諾而退曰信哉屠子之
賢有以也余因念古今之孝賢昌嗣皆自其陰善玄
德隱徹天至當上帝生生之心以翁孺人所施則非
獨今日將世世闓擇其衣德表于不可窮豈以余言
見發者於是為次其言系之羲英舉進士為戶曹主
事即余所稱屠子昕夕相切劘者是也

曾秋厓先生墓表

予邑南門曾氏有砥行之士二其一已用子貴其
一則秋厓先生是也先生之行余不暇細舉予獨舉
其大者三四事而槩可知也先生少為時文初試有
司見有弗合者即憪然棄去閉戶不出盡讀其家藏
書遂卒志遂業而不自悔父東峰公晚官嶺表先生
留侍已數年因自念二大人適暮齡而不忘仕情吾
兄弟過也力告公謝去公感其能養遂致以還先生
卒其兄弟竭力娛意凡八年而公歿一日江行感暴
疾怵然命棺瘞之因敕予貧者棺至終其身而止所
居文木溪夾旱澗先生首倡鄉人建堤數里躬荷鍤
舂疏行沐日歌笑以勸工方江堤成而先生告終鄉

人哭之曰不有曾公嚇或殺我至於今而里得有秋者嘗回魯公惠也先生之行多矣若此三事者余嘗較諸今世之士其守人附户借箸貴寵者亦猶也而先生則寧謝去而不悔于弟之幸利席貴羽翼先辭者且有也而先生則亨善養以為安今官至上吏部候邦者亦尊矣然能不殺人提下暴虐取者即謂為難其有恩施於暴羸力竭於早孱者十不可一二人也先生直布衣耳理亂不桂心是非不聒耳乃能為古良有司之事以此而觀彼其相去何如也噫夫古之王者以六行教民行成而上則有族師閭胥書之鄉老鄉大夫獻之天子令內史貳之於是遂最於朝遠悳於學而發發於世上也持者甚微而下之所自持者其有所悳也矣自後世純用文辭不稽行誼故雖有賢聖由與行舜禹史者不解書於族閭焉況其他乎今先生之為此又孰為之書曰某行為孝友某行為任恤由前則無族閭鄉老內史之録由後則無殿最褒老朕事之榮上無所慕而下無所利而獨為之不已者是非所謂藏行之士乎哉先生名某字某自號秋崖遠人卒以嘉靖某年某月日年才六十有一子四人某某治進士業今以某年月日奉先生葬某里某之原見委為墓道表予娵惡所言不能比於族師閭胥故為叙古今之慨俾鑱諸石用以答孝子之心

南太僕少卿仁山劉公墓表

鄱縣仁山劉公卒於南太僕之官邸其南省寮大司馬以下涕洟而誄曰天不弔殲茲賢哉大事疇劉楚之薦紳自元相而下咨嗟以唁曰天不弔殲茲賢哉鄉士誰則四方同志縉紳以下欷歔以嘆曰天不弔殲茲賢哉斯文疇依而孤時彙等則彝奉旅櫬歸卜某年月日葬公某山之原其宗晢學劉公為狀其事其友少司空連江吳公為銘其壙時彙等以予之友公不後二君子也逵請表其墓道而某之始聞訃也哭不置今而表公也奚暇愛言按狀稱公上世出求新劉楚公沆五世徙茶陵石陂又幾世徙中溪後割荊鄱縣遂稱鄱縣人傳至諱崇者以禮經領貢授縣令不赴則公曾祖也崇生灝灝生一峯翁泰一峯翁以貢丞嘉善服除補合肥取孟氏母有淑行先是一峯翁夢鹿鳴于堂又徵隣夢輒卜産奇已而公生警敏殊群兒稍長習春秋尋改讀易邑令張某者試屬對令撰聯公對亦佩令大驚以為器之十六補博

淵子員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癸卯舉鄉書時僅
中德清袁公有文名獨俯公而公名益著丙辰第進
士當此時四方趨公車者類多名士公既嘉交游而
四方士亦多服公之謹而傾其誠公于是始折節叩
聖賢之學從太僕何公游退而究異同于友人羅惟
德鄒穎南秋在倫借予三四子而識者已覘公幹濟
才乃除公兩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員外郎車駕郎
中時大司馬克齋李公始來相知已而熟公行事乃
稱其公公嘗以徵料奉檄行江西湖廣間抵吉州謁
羅念菴公北面而稟學焉曰此吾宿志也又之安成
謁鄒文莊公參訂學旨然後渙然當於心曰道在是
矣雖後書問與見文恭集中公官晉京幾門課寂莫
逆旅江吳公暇則偕之然礪牛首問吟嘯若遺世然
秩滿蒙　恩贈封父母如其官奉特陞廣東僉事備
兵南韶時南韶獞賊負固恣睢民習吾之公按部咨
詢始過在鹽禁而猾商遂鼓煽爲亂激使然也公不
辭衆乃單騎突入賊穴諭以更禁之道今督貧民兵
斗自約名獞賊始愕眙繼相感泣羅拜聽公約束不
復亂山寇馬五陳倫盧本洋等剽掠爲患衆頗疑之
公慮以計擒不戒正款遂恩縱而賄總督兩廣軍

門兩吳公偕錦衣使者咸倚公代題諸
朝就陟南韶兵備副使仍理道務公感奮曰諸寇桀
爰獨黠賊官祖政者智勇雙絕爲群寇雄長不殄戕
之是嚮於諸寇爲暴者也乃陽爲不問狀以懈其防
密令祖政妻舅何某者圖之故泄其事於祖政馬夫
白于是二賊生猜互相格殺部落死者幾六百人公
曰事可舉矣乃上書督府臺題請大征分兵六哨夾
進公督翁源哨追殺祖政於黃崗俘獲被虜男婦幾
千數餘黨撫化不爲窮治群黎讙呼動地至今翁源
與黃崗各肖公像樹村祀焉又以英德邊各賊巢相
比習築外城群爲官障詔郡故有明經書院公爲葺
修群諸生皆一一課延宿學者一二導以正學晰夕樂
育雖兵旅勤劬中意藹如也公體故癯以是積勞成
病遂愁然有歸志聞之兩臺兩臺與士民留之不可
乃爲代請得　旨璽還調理疾痊擧用尋以前功
家欽叅者凡二公既歸勅家事勿聞白樓跡祝融天
堂問複構精舍于鳳峯之麓鑿石爲洞嘗嘿坐其中
中丞汝泉趙公問俗湖南造訪題曰龍鳳書屋公門
稱龍鳳山樵云又嘗與同郡僉憲易公集南宮士危
君某寥君某魯君某聚會相爲切劘遠近與者頗衆

丁卯偕蔡君出遊太和山從止一僮遇意會處輒銜細詠歎以寄獨往之意相繼撫楚臺若唐岩劉公幼溪陳公文川郜公疏薦靡不首公隆慶辛未省臺大臣以下應 詔咸交口推公於是起補廣西副使分巡桂林道公聞報喟然曰吾仍病骨豈堪驅策擬疏乞罷而當事者力止之公不得已戒行會予亦起詘藍從楚臬擢廣西藩參蓋與公同年同門又同治一道喜不自勝時古田甫平尤艱善後撫臺殷公獨信伏公凡一經公畫者輒抵掌稱善亟行恐後予亦感公相得咸不忍夷其民也相與撰粵嶠俗諭以開其迷謬正其瀆亂獞民至今誦焉西粵靖江王府故貪殘自失勢不能制諸宗室諸宗室中多驁悍好鬪奪攘民挾持有司甚則趣入縣廨鎖吏莫敢訶又嘗手毆逐方面官走累邸以是益得氣不可孰何予至會一宗室殯二屍當分司孔道予入司叱紆徑非體而以謀諸公公乃創殯室郭外遣兵卒移其殯殯焉已而公與予出則宗室子婦咸攀號且詳且詈時予已追攝其姻戚擾置者施之桁楊而攀號者覩之始戢退不敢復譁自是凡宗室暴民者各司輒罪姻戚而西粵強宗構逆患爲臺開之寔曰二君治強宗狼治

猺矣狩府江緣惡舅鈞公兼畧其事公以府江爲西廣襟喉而各獞憑險出沒戕殺官吏掠民商有年矣若不請兵大加剿戮則兩廣梗塞禍亂無已寧經古田哉議上三院是之合疏 題請大征會東廣缺海道副使吏部難其代遂就近以公調補職與夷人凡南夷貢舶貢艦挂天下之珍希者萃焉前者縱容人猶有顯公立法既簡又請同藩司官共閱而夷人莫不忻其便服其公焉

天子篤念邊臣加恩贈一峯翁如其官母爲太恭人尋陞公參政仍兼憲秩理海務公益釋松剔期清海氛巨寇林道乾朱良寶依險負嵎跳梁勢益熾而殷公時爲督府公則時時爲殷公畫策以是朱良寶就擒而林道乾遁海外餘黨解散他如增戰艦擬縣治設參將諸所條畫殷公悉采納 題請施行且寓書吹府屬公爲己代又以廣西府江征勦捷聞而撫臣郭公疏曰原任分巡桂林副使劉某倡議請兵鋭情討賊凡諸機宜悉有成畫尤宜優叙爲用事者尉於入吏部參以省功寂陵公南京太僕寺少卿蓋擬優閒託寄亞大之意公至任得見峯王公明宇錦參爲泰無不相契嘗公暇則追先哲歐陽公王陽明先

之迺而公方新疲政遽補散局足稱其隱乃
謂公拜
表入南都宿疾復發醫藥罔效竟考終太僕行臺之
邸蓋萬曆乙亥之十月某日也距其生某年月日得
年僅六十有七當疾革時公自知不起索筆書貽時宰
者唯孝友語略不及家南都知厚若少泉汪公念溪
萬公坪石屠公巽川李公暨王韓二公咸為買棺櫬
斂靡不周備亡何復以廣東功襃
贈一級而公已不逮矣嗟乎豈不痛哉公孝友出
天性教育異母弟不後其子與本宗不設畛域開口
若出肺肝有急輒為出力賙䘏其他而友誼之篤逆
爾天下居鄉恂恂喜利濟睦宗敦故無間賢愚又多
大借後進口不臧否人以故人樂為親炙其德者不
為諸生時受里人侮至入仕未嘗口之即加侮者
上重談學必先事功蓋亦曰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也生平親不勝衣至其憂國奉公有萬夫莫
旁而天下名賢矚望以為總文武憲萬邦者屬
之公乃謂公邁已矣則謂天之不弔非耶予取
交海內大半多楚材而同官合舍久而妒忌者則孰
於公往公從廣西別予之東寶輒涕泗橫下曰吾奮

能舍予已而予至東廣赴
觀比首公又涕下曰予安能舍予嗟嗟予既與世遠
而所期在公今公也奈何先舍予逝哉予喪所期矣
雖然予不兩侍公于粵則安知公之碩畫偉伐若是
詳也然則表公之墓則亦孰踰予故為叙次行事最
詳而不為諛言

封監察御史朴菴張公配楊孺人合葬墓表

自昔稱義俠貌希名蓋獨推關中焉予同年出關中
者數多奇而予嘗慕德業下上古今者則韓城張
君最亡何張君以監司蒞滹鄉弟歸自粵謁君君堅
予從容談茲茲有利濟當時之概予曰君其有自來
邪君曰予幸濡先大夫身訓耳已乃出予友耿侍御
所為朴菴公誌銘求予所表意甚篤予因嘆公始末
有名位而利濟若是博也其古稱義俠非與按誌公
諱孟德字天與朴菴其號居韓少梁里之芝川為碁
姓曾王父楔大父幹父蓮配秦氏生公乃出從王從
父催公生而隆準廣顙炯目方頤寬眉脩髯音吐洪
亮剛見若神久少坐貧勉為儒然性剛敏倜儻不以
地局而氣蓋諸瑣瑣者矣亦所娶王氏對孺禮過
慎僕不自惜蓋猶因告主人辈以皃母而自主眈累從

乃得竭力於養又得楊孺人歸片言治黹勤績紡
揭揭蓄蓄始能充朝夕而伯仲氏故獨窶公爲推食
外內無難色伯氏子負貸不能償公惻然爲鬻產代
之償其孝友蓋天性也又嘗爲里中折豪暴者伏之
里中以是推高其義有爭輒來質平公爲之排解措
畫曲中人情至倒橐屈體不恤絕不爲勢家利孔高
下其手以故訴者咸服雖至重辟有不之官府而之
公之舍公一口裁問經官府若奉成案莫復平反如
是者凡數十事里中免破產殞命皆公惠也歲乙卯
張君舉于鄉有司例徵里中參贍其家公重困里人
亟令辭參自後諸士舉者習其風卒不爲諸人病維
舉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滿考貤封公文林郎顯里中
矣顧嘗著短褐閒耕隴畝有時襲錦綺翱翔貴游間
又與縉紳能已而君晉爲御史遂采大著人或以榮
公公恬如也公卒之時適張君上御史考詔改封如
子官而里人有哭同張君哀者其感深矣予嘗見史
稱郭解能解人紛鬪以而延頸願交然後特有救焉
耳若公好義利濟其天植與故曰義代然公始教君
書則縣楊孺人夙夜督課每令君讀書紡車燈下而
公之義益爲義亦多出孺人贊佐力孺人故里中楊
公諱[illegible]若女也不二年繼公卒可不謂存歿儷儷哉
子三長[illegible]仲[illegible]季[illegible]即張君今爲江西按察司副
使張君先後厝公偕孺人鎮北之原其生卒葬日詳
具今取侍御及馬太史誌中茲特載其行誼磊砢著
者表之碑後張氏子孫得覽鏡云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二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行狀

念菴先生行狀

於乎念菴先生逝凡三兩寒矣其孤世光以嘉靖乙丑七月十五日卜葬近里同江赤石潭之原又一年世光偕其戚曾于野同事門人王選曾乾亨羅微竹等編纂其遺事以書抵西川告同門生直屬為先生行狀同門恭陵劉應峰同邑王託歐陽昌繼以書曰是學術所係不可不勉直念先生逝之先三月尚無恙而移緘曰朝聞夕死喜為逝之語若為永訣者直讀之盍然遽求東歸乃先生竟棄去未能啓手足佇含殮摧心裂肝茹恨終天盖非獨侗淺不足發先生淵蘊誠亦有不忍言焉第念是則無為既厥衷矣直可已乎昔歲乙卯聞先生僑寓楚山廢書塊坐三月恍然大覺貽書及友人道林蔣公信大略言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内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一身乃其發竅非形迹能限是故縱吾之目天地不能滿吾視傾吾之聽天地不能出吾聽冥吾之心天地不能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四海遠矣其疾痛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是故感於親而親吾無分於親也有分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仁吾無分於民也有分吾與民斯不仁矣其感於物亦然是乃得之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物之性故為天地立心萬物立命往聖絕學萬世開太平皆自任也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嗜欲小慶之私自無所措然訛特自知不以語諸人第謂此萬物一體舊說未有譎也又嘗貽其門人尹轍亦云且輿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寔此為那脂耳曰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直時寓都中奉讀二書慨然嘆曰大哉淵乎何幸堯舜以來正脉連筵瑩澈此非先生言程陸二子寔言之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又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陸子曰宇宙內事即吾分內事吾分內事即宇宙內事非二子言孔子子思孟子寔言之孔子曰天下歸仁子思曰上下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非孔子子思孟子言堯舜[illegible]見之堯舜始以天下得人為憂終

以天下與人爲悅禹稷饑溺由己三過不入伊尹恥
君不堯舜若撻諸市一夫不獲引爲己辜此數聖人
者豈皆好爲其大者哉又非獨數聖人之心吾人之
心實有之於乎自堯舜孔孟後乃得周程數子自周
程數子後得陽明公當陽明公之始倡斯道及門得
者誠有人矣其後漸涉異同令之語萬物一體者尤
夥詰其所以則唯泥于西銘同理氣之說而不知天
地民物之本出吾心也至數十年後私淑而自得者
則惟先生一人而已雖然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先生
其必有疑[illegible]者矣按先生羅氏諱洪先字達夫既長
讀書至克念作聖遂自[illegible]其先由豫章徙
廬陵唐懿宗時諱[illegible]居[illegible]村至[illegible]四世孫志大始
吉水谷村李氏始居谷村之[illegible]溪遂爲吉水人志大
孫珙入
國初舉茂材爲仁和縣丞貤交趾子朋壽夭無子以
姪昌壽子慶同後之慶同者即先生所傳善菴府君
大度輕財者是也是爲先生高祖生曾祖良貴補廣
海衛經歷生祖玉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郞
配周氏贈宜人生雙泉公諱循字遵善公附籍陝之
白河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爲人慷慨質厚

林累武選首[illegible]理刑牙凡二十八人尚書王敞至
膝行環前祈免慈公持益堅尚書寘莫奪陝中同年
李憲羽翼環得通政導公公卻之環敗憲擠故黨縮
匿公獨載酒郊別憲伏地哭曰公古人古人兩守劇
郡咸以廉惠著稱公配谷村李長史公某女封宜人
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子時生先生誕降之期適
雙泉公自白河挈家起復寓京[illegible]工曹理呂梁
洪遂以命名先生神穎殊絕身不踰中人方而秀眉
皤髯皙膚吐音鏗然目無[illegible]不爲嬉弄
才五歲夢至通衢紅樓[illegible]人肩摩自
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illegible]尚自擾擾何耶拍
手大笑遂覺告李宜人聞[illegible]如[illegible]垓人也八歲屬
對語奇長史公驚曰汝[illegible]矣九歲始就塾師
三年授尚書竊讀古文[illegible]爲古文辭慨然慕羅一
峰之爲人方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
之遂卑視舉子業常欽日端坐同舍生譏讓之曰是
欲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先生奔假手抄玩讀忘
寢往往脫穎見篇章間同舍生益驚避之年十九始
就試補邑庠弟子員二十二舉於鄉時雙泉公偶感
疾遂輟會試侍疾適里中谷平李公中家食乃皆王

嵩直吾所淑之予恭師事之公端居有守學以閑邪
為訓語具先生所著谷平公傳年二十五赴會試明
年舉南宮比廷試
世皇帝親閱奉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
擢之首者賜進士及第第一人官翰林院脩撰先生
方聞報無矜喜色心怦怦念雙泉公不置次年正月
遂請告南歸途纔真病幾殆晉數月愈乃謁谷平公
浙邸訂其舊學方病時有欣州富人王姓者坐事為
同年項甌東某按治乃飾名妹介萬金謁求解已峻
拒之矣而項聞之微以意訾先生先生辭益厲項嘆
服遂爽爽為耀今既歸實申友所遺當拒而罪不當
死父之有同年饒比部錄判江北致書生之已弗遂
矣為之憮然是後二年先生侍雙泉公于家公訓飭
不殊童穉言動步趨稍違必厲聲至令衣冠行酒掃
席授几無不祈祈從事又明年壬辰有詔聚諸告者
過期公趣之行至京補原職特南野歐陽公德今元
相存齋徐公階兵事錢學先生每過從論學歸輒綴
記父之遂載快矣次年二月充經筵官躬展
御書三月陪祀孔廟聽講彝倫堂俱錫宴五月忽夢
訃雙泉公伏地哭大慟悲捶而醒淚零枕席心悼丕

能出户以椎而公訃音至矣先生痛欲絶奔歸至
揚子江舟人難之先生曰吾不得見父矣用身為疾
抵家即喪次三年蚩哀不入室蔬食水飲葬祭以
禮常携二弟壽先居先出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友
來會頗衆同邑羅公僑貽書諷居喪講學非宜先生
復書畧云春來以弱體多疾因廬舍旁之玉虛觀蓋
亦竊居廬之意而使靜養之功求免於辱喪焉耳而
周子欽之聚友切磋某亦或側坐聞其緒論其會則
諸長者主之某不欲避嫌引去蓋主於求益固非敢
以開講為也若夫開講者以身淑人而兼淑諸人者
也是樂育者之責而非衰疚者之有事也昔者東萊
呂子行之矣象山責之以為非禮夫以儼然衰服而
乃納贄帛擁皋比則何異於墨衰即政非惟禮之弗
宜顧精力有限亦恐有所弗暇也服既闋之二年李
宜人病痺先生廢寢食躬飲饍藥必手烹溲必親覘
衣不解帶者數月諸婦請代宜人不許曰出吾兒躬
親者吾饗之安居喪痛慕執禮彌殷一日讀楞嚴經
得返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
覩其類覺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噫殆哉是將入禪邪
矣乃悔置前功篤志求孔孟正脉必蹤濂溪之無

謝而已之不穿與同志東廓鄒公守益及諸同志
劇無虛日次年還居雙泉公李宇人于盧陵之盤龍
山己亥推補宮寮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雨入
城時同志與王龍溪畿極論無欲之旨至維揚趙會
心齋王公艮咸相質辨心齋一見期以孔子大成作
歌贈焉先生登舟感切著冬遊記又為歌曰父母生
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真聞歌乃
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內仁義無疎親讀者咸
為感奮踰歲抵京入春坊進講與其友唐荊川順之
趙浚谷時春居相密荊川每語羅先生之學輒傾誠嘆
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
子謁曾夫人闞室中一無有乃曰羅君內外翛然若
此蓀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
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時東宮未定朝儀浸闕有它
異先生乃與二公各上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已而忤
旨謫為民先生出京與荊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
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國史日書字萬餘咸駕運甓
意既歸二年二弟請析居先生盡推先世田宅咸令
主焉乃于舍外別建一宅居之題云芸館先生自歸
田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咸栽以義世局時

於秋毫雖人不敢干以私嘗曰此所當然非若
毀譽而為之者素憫通邑多虛糧乃貽書上官力請
丈量其廣阡陌者至為毀言撼阻先生曰病民孰踰
此乎毀何可恤復為書促郡縣竟成之時郡中東廓
南野二公及雙江聶公豹咸家食又有彭石屋簪劉
獅泉邦采先生每特往訪會者至數百人先生往謁
謙抑抑求屈歷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
俯為之潛消一時薦紳青衿扶觀景行有不假言辭
之末者矣仲弟壽先病迓家視藥既卒哀毀累月寢
食俱廢常與其友會盟如赤將文遊衡嶽門人尹轍王
試劉禾徒從竇盟岳并及白沙先生祠語載集
中山絕頂為祝融峰峰下為會仙橋橋外石可二尺
側出懸不測人無至者先生躡足而登放歌而坐徘
徊乃返過觀音岩有僧楚石者不出岩八年矣至是
迎見且曰吾嘗受異僧外丹無足傳者今以授公先
生曰吾道自足寧須此乎拒而不受丙午季弟居先
如南雍送至金陵過毘陵訪荊川夜語契心相對躍
曰庶幾千載一遇乎遂達旦不寐時先生與荊川皆
以重名為海內宗依所至聚觀望之若仙然荊川自
以博大不如先生雖曰念菴之學平正而海內士亦

以是致二公所訪云十月闢石蓮洞洞故虎穴荊棘
翳塞不知年矣先生異之遂加搜剔闢其中容可百
餘人遠望類蓮花故名先生自是多洞居錢緒山德
洪偕龍溪遊會如青原士友同聲至者百數十人先
生多告以去欲除根之方訂約擇龍虎山中為江浙
會所先生遂預赴龍虎之[illegible]岩遊沖玄觀登象山樓
意甚悅之還諸君子未至[illegible][illegible]歸一日坐洞中有
悟恍惚大豁洒然自得同者曰到此能無[illegible][illegible]乎先
生哂曰今因[illegible]子又在[illegible][illegible]會[illegible]西石[illegible][illegible]以先生
[illegible]講無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會西
石自是日津津向學矣先是青木先來貯祿倉納戶
市米權穀沙移還本米展轉多費運戶買補類破產
先生惻焉乃言已令本鄉人建倉同江水次納戶就
辦貯倉遂免前患已而五鄉咸因取法至今利之庚
戌聞虜逼郡城先生目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
不起于時友人有以仙學招者先生寓書拒之始先
生謂儒者之學在經世而無欲為本夫唯無欲然後
用之經世者智精而力鉅自後儒失傳盡主多識本
末倒易久矣天地之運不息必有所寓以顯其神失
此得彼不得不旁落釋老之徒君儒者能不自愧于

[illegible]者哉故取其所長以相濟發此諸儒深[illegible]則寫
程大儒固有之矣故雜于二氏徒倡未嘗盡絕然不
知者輒以相詒至是寓書謝之然後知先生毅然一
出于正非衆人能測識也先生又以晚宋號理學者
無慮數十家其書連數千百卷往往歸於理氣動靜
之分發衍贅複益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
心須目眩亦孔氏一厄也至近時傳良知之學者又
多失本指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罔致知之
功一闢用功語輒生詆訶過在於任心流行而不復
辨欲遂於聖賢所指[illegible][illegible]兢業之功盡與掃除甚者
[illegible]
將吟於悅衆[illegible][illegible]之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眉故
其平時提[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無欲故靜為寂然不
動之語以[illegible][illegible]靜寂乃為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
切無染乃為主靜而歸寂異時答鄒子明應書其
畧曰陽明公良知字教本[illegible]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井怵惕
孩提愛敬乎且將墜[illegible]言為[illegible]於井怵惕蓋指乍見
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
不慮自知自能而言乎且好惡蓋指日夜所息未及
反覆而言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
以為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

原缺

即復其全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陽明公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又曰思慮知覺與良知不可混良知者能發思慮知覺而不雜於思慮知覺者也繼又作良知辨讀者謂先生語良知益盡發陽明公之本旨數年先生簡出久之出為荊州於康郎山訪周訥溪怡于九峰庵既歸習靜天王寺癸丑先生年五十矣從居陽田是秋遊王笥山登九仙臺明年趙大洲公貞吉期會天池乃偕友人赴之至九江寒洲公行矣遂展謁康齋先生墓為書[illegible][illegible]於江宗更之乎是龍溪適候先生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歸謂龍溪曰往年見談學者皆謂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予嘗從[illegible][illegible]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illegible][illegible]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與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龍溪曰近自覺何如先生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當時

河[illegible]往至九月迎會[illegible][illegible]共八[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江水泛陽山居漂沒因假借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先生自登第後坐省建坊咸力辭則又餽坊價多至百餘金先生悉却之然有司仍[illegible]藏積凡數千金撫臺鍾陽馬公某知先生家故窶又以水[illegible]撤理前金將併致然已入臺吏私橐久矣先生難為官屬累也致書馬公以悉領為辭事遂得寢聞者莫不嘆服學憲王敬所宗沐來問學又率邑令各致助少宰尹洞山公臺咸為分俸先生用構正學堂于洞南曰吾以此集四方士則拜惠多矣戊午正月荊川邀會齊雲岩是時荊川以與事起復欲與先生共謝出山先生辭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欲為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荊川意乃寢次年先生復徙居於今松原傾其貲曰體仁亭若[illegible]丁記先是吉水籍多虛丁浸至九萬派差負苦先生力言當道覈其數為七萬一邑稱便時元相嚴公既推轂荊川公矣乃又致惠問自京師以出處嘗先生先生答書願畢志林壑辭[illegible]而厲嚴公嘆曰是乃真不要官爵者入冬以病謝客屏居止止所中不復窺戶蓋先生自大覺後其語學皆多言知止又曰欲[illegible]止安[illegible]上此[illegible]

湯語學父第故扁其室曰止止所又製為半榻越冬
春多嘿坐榻間自是心每前知凡鄉邑事巨細咸先
得絶未嘗露一日有南昌儒生來乞書先生遣問其
字未報已先知書之果然或問之曰是偶然不足道
荆川訃至哭始下榻始先生雖在榻間然四方書問
未嘗不應族戚交游之休戚與
國事之然否聞之未嘗不致意蓋嗒然玄嘿而物無
不綜澹然無為而自無不為由是益明儒佛幾微之
辨答雙江公書乃駁其專主寂靜又以佛氏之異吾
儒其棄倫遺物之大者人未以入也其誤人易入者
惟在幾微似是之關今後儒踈略舛異其身已遺本
逐物反以阻其[illegible]棄倫遺物之大者
則入之者曰是大者吾未有也彼方自信其未有而
不使之知幾微似是之辨則趨者弗已也乃著異端
論三篇專明似是之非斥釋氏精髓之弊語詳集中
蓋先生自叙已百信不惑矣故其書問論議咸為學
者指迷決疑雖以考前聖不繆俟後聖不惑可也時
同水鄉鄉約成適春饑先生預擇士友咨訪邑中要
人移書郡縣請賑得穀數千石舟載就浦量地艤船
刻期散給按廢差等貧者必濟商價因以沸騰一邑

猶大康莊據昔之蹊徑又有異焉在它人豈可以也
矣乃其意則以為出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不為過
幸秘其[illegible]能特立而困猶夫救者固尚衆也則又
極力呼[illegible]與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顧迷惑又呼號愈
切其安為而弗之覺者猶其未收至老死不休而翻
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于中嗚呼豈
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
下並有索證殊資然特以見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
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某淺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
一日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亦審矣學先生之學者
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待乎書[illegible]年譜固其職
也閱者知先生意所獨至深矣是歲先生年六十乃
預為書謝絶交游輟視雅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
繁先生弟以病倦乃又於止止所後闢有裴亭于時
杜偉自吳江周來自安成劉孟雷自廬陵曾乾亨羅
微竹即先生族戚也咸先後棄學向往篤切及舊游
諸君月聚襟亭中先生痛懲末世口耳其教先嘿識
重躬行日以精神相蒸因材有造不事規條初至者
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故從常視
者若未嘗施教而稍知尋求者則皆充焉而各得其

得也每日環坐先生相對默然起立徜徉吟哦上下
或時浩歌從容指發一二語聞者莫不興起九月間
復病痰右臂痛遂廢捉筆至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
先後不絕時亭中竹樹交蔭林鳥和鳴歌聲日夜不
輟先生日凡三至雖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真意融
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六月間郡推周少
魯弘祖躬來請問先生親書冊以復章凡三其首曰
凡與人解釋文義發揮道理此心甚是明白言說既
畢此理無存如此只是說話說話不濟事者有所倚
故也不知何物與道相當次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
落存守者不守即無欲得此理洞然隨用具足不由
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更然不類末曰
言此學當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
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偉至也却從學
求中得來由人識取盖先生末年語學者既言知止
又曰一念不漏曰幾先曰良知與物無對可謂淵矣
然未嘗語其所得至是始發明一竅生生無存無不
存之實此豈偶然也哉先生又謝棄文字八月初門
人鄠縣劉翱臺穩乞其父合肥公墓表先生曰吾不
文久矣重違翱重意竟為撰之又以子世光右省試

親書白沙公一絕句走示之蓋絕筆也方與諸生訂
四季會令先聚玄潭會畢詣亭就正初七感脾痛移
項止至十三日痰作翼日漸熾語家人曰吾明日行
矣家老長問疾覩室中無長物曰甚矣空囊也答曰
吾平生無所餘窮固自好吾子歸以是語之姪國光
再問咲曰死已矣復何說耶十五日中秋辰刻滃雲
四起風雨交至震驚林木門人王詫李希稷周㲊曾
乾亨劉孟雷偕家族人環侍先生以意示欲起狀詫
等扶翼危坐先生正巾歛手端嘿如平日忽見精神
若離連聲疾呼而先生長逝矣年六十有一晡暴雨
鳴簷天黯無光聚哭者竟户雖山谷細民聞之灑泣
訃聞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無不悼曰天喪斯文馳
文告致奠賻者不遠數千里日踵于道邑諸生請於
臺司祠列學宮之右門人設主奉入玄潭閣下邑令
遂扁曰江陽書院方先生之歸田也攻苦淡鍊寒暑
曜馬彎孤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
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
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
也至五十前後覩時事日非始絕意仕官然饑溺由
己旋市引導之衷未嘗一日不業業也當事者例薦

原缺

性孟子語不同人心徹世儒不抹而置之則強解以附其說譬之索形于影索音于響索日月于重淵依依終其身道不與心謀學不與政通雖甚賢者亦皆隨聲於彼長而我長之為義訓詁者悅其似辭章者便其擣知謀者假其跡語唐虞三代者不求其本而齊其末而帝王之心致不可復希矣奚獨孔氏一厄已哉明興陳白沙公學為知本天下反詆為禪後數十年陽明公作獨手抉其蔽揭白日身犯群嘵號呼以挽天下之士莫不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使□則事物得其理而□不格矣是謂致知格物其旨與明物察倫雖數千載若出一語天下始翕然□往已而信之者衆及門之士莫□陽明之教彰彰行矣其後有玩弄於知識寄任中氣機馳騖于言說沉浮于老釋莫能實致其良知是蓋知求道于心而又莫知吾心之有天則此孔子所以栽狂簡也氣質之不美者益恣益遠其經至妨人病物疑阻天下嚮往之心正先生所謂任心流行者之獘夫任心流行與離心言道者其為禍道埒焉斯又陽明公一厄也天佑我文先生中起兼江陝之靈秀稟陰陽之正氣孝友通神明忠誠壓金石潔白寒冰霜凝重侵山岳澹泊少然

也其長陶學邈往得有退乎恭然邈以入也確乎躬行以日履也湛乎感應之常寂而非虛也炯乎先幾之常覆而非念也兢兢乎纖細行之矜而非小也爲爲晉盡人物天地之性而非大也浩乎環際于四方而非動也寥乎屏坐于木榻而非靜也至于一切知見氣機言說以逮老釋似是之非咸不得參故讀中年稽道林之書則知其大覺之後經綸為已分讀末歲告少年之語則知真得之餘丈夫不足言蓋自其生平用志不分竭才凝道已駸駸乎達天德入聖域若未見其止也然竊其際乎爰自廿年以來天下尊奉師表奉其片言咸為取衷上自王公下逮韋士語天下真儒必曰先生故良知之訓先生與人同也至其不言而人莫不信不動而人莫不從俾天下皎然知末學之非而堯舜孔孟之緒必在於是則自先生而定先生不得與人同也此豈能以聲音咲貌為哉易繫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先生以之先生才六十耳卿使先生不入行得久存以遂其所詣長為斯人蓍蔡又不知何如也今實已矣此直所重悲也直少負不羈沉湎辭章既壯見文辭先生勃歸尚必豫比岡而果學焉

當其時雖殺先生錄[illegible]

激發如嚮所叙者是也至其擇人而教使物而與之

若近於可者與之進及直出而仕就正四方不[illegible]

四十始知所性既歸問先生謦欬而覩諸其行事崇

而能卑介而勿劌深周而無比至近而不褻高乎達

人倫日用之懿廓乎寡意必固我之私而醉然當天

道人心之主最後讀其端論明辨幾微乃知先生之

所長抵距獨指瑕實乃攻聖其于彼之所長非拒之

不動乃是乎此無待于彼是真不動也豈綿乎得堯

舜孔孟之正脉二氏烏得而比之生平敬老慈幼哀

惸屬婦故人孤嫠在數千里外者必推余之有諭孝

慮忠節事雖遠若自己出其見篇章未嘗不三致意

雅誦程伯子晝分之語每書以示人意慨如也末年

尤以成人材厚風俗為任尊賢容衆嘉善矜愚無論

貴賤賢不肖接者無不醉心其教雖不事言說然順

焉若拘嬰孩而不以己主若食貪乎而復誘以生道

兆彼教者蕩乎如觀蒼旻恢乎如遊溟海穆乎如滌

條風而飲甘露煥乎如乾春陽而臨秋水又如窶人

見富人之樂取不皇乞金而返以鉛鐵雜物傾獻之

者誠槖于虛而隨于大也所謂樂取而與人為善者

先生又身有焉當直之歸而求正也先生輒指示曰

是予所謂日長而足短者自數年來妄有稟質始蒙

印可蓋嘗以本心天則為請先生謂吾儒所以異二

氏者正在是又復曰僕近於執事之學洞然無疑斯

學其有賴乎方解官為終身依歸而先生先期往矣

同門相見哭曰先生晚年期予甚不斟予歸晚矣然

懷有終請憾不逮先生之存泰山頹矣江漢遠矣直

將何所賴以不負終身此又直之所重悲也直舍是

誠無以既厥衷乃承同門之命勉為狀述粗若編年

雖不遺煩碎而靡敢緣飾要令觀者知先生之學與

年俱升庶可以得指歸之大都矣然先生不事言說

而直之言若繁而縟何哉嗚呼直豈好言哉直亦有

不得已焉俾後之君子誠以是得先生之指歸則直

之千百言猶無言也惟有道仁人秉斯文之正鑒者

其必垂採擇焉先生娶曾夫人太僕卿三符公某之

女有賢德生子即世先克世其學娶萬安劉郎中現

女側室某氏生奕光孫某某先生少喜為文強年弗

以屑意然四方謁文者屨常填門著作為最富刻撫

州南畿者漏且泛今吉水前令王君篆令令蘇君士

憫然解全本分內外別三集方梓存邑中既凡若干

王拙逸先生行狀

直同邑友王有訓氏篤意聖人之學嘗先直事含菴先生已而偕侍門墻切聆最親邇因拜其父拙逸先生創瞻先生衣服容範知其有儒長者行又知有訓之洸脩有自也而先生尤愛好直若相導所為蓋有若翁之誼焉歲之己未十一月之十一日先生背棄人二年壬戌有訓偕其兄寵條先生遺事貽書楚邸告曰不肖孤不孝不天不即殞毀將以某年某月某奉柩葬於某山某岡之原痛惟先君懿德懿行昭尚庭除煞俾黯墨不顯白於世則不肖猶辠厚矣謹斲哀茹痛摭其大都屬為狀文以乞銘於有道仁人將茂著於玄來某於先生事誠習之矣曰篤倫由忠誠曰厚志此其三大者焉遂按而狀之曰先生姓王氏名音字于振號拙逸世居邑城西龍灣里晉大傅導之裔宋吉州刺史諱崇文由金陵徙居泰和越數世諱以道稱元鉅儒語載省誌以道生沂洪武三年被徵與諸王說書辭命歸沂生泰夔州守祀名宦由夔州公而上三世俱以文端公貴累贈至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夔州公子二伯諱言字行叙號稼軒是為先生高祖治都秋有隱德楊文貞公撰薦以侍養辭仲即太保文端公也曾祖南坡府君諱仲祖木訥府君諱後性孝慈好利濟人如奔嗜欲父培竹翁事祖母繼母以孝聞居讀書其居身未嘗涉非義母清溪楊氏上舍崇明公之女慎脩孝道一如翁志先生自少奉翁教治周易年十六遊邑庠鋭志四方以翁早世遂輟舉子業偕伯兄春谷先生懃養母志務得其歡心母孀居輒念翁輒慟哭幾絶先生歛長跪榻下泣勸哭已乃起事無鉅細必請命行出告反面垂四十餘年不衰稍遠即旬日不敢見嘗語其弟爾乎汝曷弗畫如吾罪負萬里言訖泣涕洏交橫下春谷先生繼逝之嗣先生命次子訖後之誠曰吾兄種德弟食汝當仰承無為兄辱汝也能子即吾也能弟矣故訖惟兢兢服教不敢後以故伯嫂蕭孺人庶娣易咸得以貞志終其身先生力也同舍生獨孤起鳳者同先生硯席一日為胥令誣所死而匿之後七日索屍於溺出焉其母誣先生與其從弟昂邑長令執昂抵死而釋先生先生曰兄弟同獄而我獨得釋忍乎乃赴訴監使者被篤苦不一回弟由是獲釋竟不死而家既落矣先世喪弗能舉先生又

諸仲淵從兄玉湖先生明爲王氏宗子有賢行道
孤二先生撫之同所生之欽弟廷先生又命諸子各
捐產若干供祀事爲王氏祠祭田久多堙沒先生既
割己田若干畝增二祀之需又嘗經畫爲永永計此
先生之篤倫其大者若是其細可知也里有繼母訟
子不孝其姑嶽蒼其子而反訴其母俱及先生爲諭
先生諭其母曰子之於汝猶汝之於姑也汝訟而毒
其子姑欲汝貸得乎母遂悔釋其子今二十年無間
然嘗人陳道者貧且獨先生客舍養之俾之有室病
亡爲棺殮葬之已地歲令家人祀其墓有寠子林蘇
者負先生等錢莫能償將謀鬻其妻先生聞急還
其券且導之生甲辰歲饑先生鄉邑食以食至戚者
又同從弟負稅先生倡族人設粥濟活甚多終身迄
無自德之意此先生之急誼其大者若此其細可知
也先生不妄言笑與人言輒出肺肝無有關城至辯
是非曲直雖豪貴弗避生平無奕博搖兒態居常偃
仰一室披閱古圖書爲娛非素知與雖權家視若無
縉紳學士識與不識咸以三代直道頌服邑長令高
其行數以鄉飲禮賓請先生辭謝不往暮年其姻弟
清川劉公解組獻歸先生獨相晨夕於其論有會

於心者子姪亟受學爲雅曰吾不及未知分義當然
名不可襲取造物最忌以是躬躬砥行謙沖俟命終
其身蓋華孳孳焉此先生之厚志其大者若此其細可
知也蓋先生天性孝友寬厚無猜人謂有晏師德之
度貞穆先生素慎許可每自稱曰先生庸不適中人
而恤孤賑窮若飲食然非其心有契慕不可解者其
能然乎直於先生亦云先生細行以直所覩聞不皇
悉舉直故撮其大者著之篇以請於有道仁人倘無
靳俯賜爲與撰誌銘俾加諸堅石垂千億年則非
獨爲直榮亦爲先生子若孫慰其凡爲士者勸且敦矣

通政武東楊公行狀

方嘉靖末權臣竊魁柄願指天下士奪時愛書赫蹏
以示銓臣列某當內某外某上某下一日飛數楮若
傳闔閭語雖太宰以下咸拱聽奉若畫一私相悲後
而一時幽明慶罰之樞盡歸私家于時子邑武東楊
公以銓部郎適管選事柄家挾所爲又憑鄉故關說
獨繁要在必從公心厭薄之叉之以其來楮擲地作
色不可柄家遂因大蚼忌者乘之進熱譖傷公竟落
職左官閩之將樂典史由是中外縉紳想望風采嘆
曰是大丈夫持天乃有此砥石何其待征也公之名

遂熾布中外矣公既出一時當事者咸弭耳惕息爭
先爲役士大夫風習爲之大變歲壬戌柄家既敗天
下名流唯冀公一朝還朝與當塗上下共濟然公竟
逡巡補外服稍遷至銀臺而病作矣未幾時公竟不
起中外縉紳莫不痛曰是猶以巨艦出長河方未濟
而折覆又何其失望也嗟乎此豈獨一邑一家之戚
已哉公家居武山之東故號武東載鳴名盧卿字也
上世華陰人南唐虞部侍郎幹來居廬陵二世徙吉
水至宋盛時曰允素始繇吉水徙泰和又十三世爲
坦窗先生景行舉元進士官至翰林待制事載史傳
又三世爲文貞公士奇大顯于世以文貞貴追贈坦
窓而下及本生祖某某皆少師又再世爲太僕公昱
乃公之曾大父也昱生雯雯生天柱公訓天柱公性
嚴重有家範以貢補華亭學官遷岷府黎山王教授
以公貴贈吏部員外郎娶七星劉先生女封太安人
以正德甲戌十月廿三日生公公生而方面或言頗
文貞幼穎敏殊常兒五歲誦外傳靜重不爲佻弄七
歲業舉子至九歲天柱公方試有司歸即以所試目
試公公立就又嘗爲族人著勿齋賦咸有奇思天柱
公誨曰汝大賢人後當紹烈學近時士止料節箸

稱耶未幾著賈誼疏一卷言治安事曰吾將執此以
獻天柱公笑而火之曰是非汝小子先務也歲戊子
以童子就試邑侯及督學使者皆首諸生補弟子員
歲丁酉年踰冠今元相徐公督學試吉安士得公定
名盧位論大加賞異曰是能從韓文脫胎換骨者江
西第一卷也文名益大振是歲舉省闈高等戊戌第
進士天柱公方教諭華亭
先皇帝出幸承天公扈從側歸省如華亭時人榮之
已亥補廣東潮州府推官公天性方稜既居官益砥
礪操節曰非獨官箴盖吾有家法焉廣中吏故有貼
班銀曰助衙錢公至首罷免有鄉官自閩寄香茶公
不啓封還之餽遺請托盡絶至刑名出入未嘗不覼
覼爲措意也常曰推官法吏法生殺人易耳一付吏
人手鮮不爲奸又或視上官指下上其手其謂法何
故公於讞獄有疑一主公正而行以詳慎文出躬裁
吏人袖手供鈔録無能爲與灾者時公方盛年然稱
敏練推第一云潮故有橋稅與特監者乾沒其間入
恒寡公監未一月輙倍其入以是常豪例外之旌在
潮凡一歲再被薦踰年丁外艱聞喪即行每痛天柱
公未面大吾恨弟立免喪補登州府推官登海國端

識勤選數百人當道𨶹公至則故知名也多委難大
事公亦畢力自効不避怨疾不數時庭無滯獄因囿
遂空代巡党公薦公有氷清玉潔鑑空衡平之語時
謂知言丁未行取補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陞考功員
外郎滿考得贈封其父母先公以推官既請封矣至
是乞
恩改封蓋異典云公在部感激思報而當時士習事
體日乖公隱于心乃遂自淬厲力謝饋謁物奕入坐
署與教家人鑰宅舍務絕賓親之請以獨行一志然
選賢者未嘗不款接咨詢人材舉衆不負意者部凡
七叅始晉掌銓事時公於人材臧否既考鏡瞭晰乃
首擇其望而淹者拔若干人摘其圯而倖者抑若干
人曹中吏多匿善缺市厚賄故應選士有數年不得
出者選君未皇稽也公乃示應選者各呈報其鄉之
缺官不踰月缺盡出公于二大選中按次除補無復
壅滯歡聲為之載道往時外察文憑付權貴家僮持
營各外省承差至必索厚利應吏尤苦之公建白揔
季類付巡按御史分致其屬一時大便公管選凡五
易月士論翕然顧獨與柄家私心刺繆或為公危公
不之感也甲寅春行取天下官員有推官部某者素

若文公少嘗偕友人讀其文題之時在念至是因按
[illegible]最遂置取列而鄭適以它事被參柄家遂
一[illegible]公而其心之公既蒙譴過家起居太安人卧
[illegible]行[illegible]未一歲量移惠州推官道經嶠峽舟覆漂蕩
[illegible]重幸免于難方覆時公自檢考生平無欺　君
父傷人害物事可質天神决不當為死所既出未見
有惶惑意捫髮幘猶故也識者異焉是夜宿野舍賦
詩自慰又著為嶠峽志謝城隍祭役人成有文門人
黄侍御緝刻以傳而公自序題曰困愉錄公之至惠
州也當道不欲煩以吏事公因圖請中丞王公乃疑
士民頌以惠志托公公殫精竭思凡五閱月書竣其
有關郡邑利病兵賦善政一篇之中反覆致意務為
永鑑而隨事抒讜翼教衛道意肫如也學士文人傳
誦謂足駕武功安陽二家矣未幾得召復為南吏部
主事進考功郎中故事南考竣當陞卿寮公文以坤
望久次入也復因考察貳於舊寮再出為四川僉事
時論滋不平而公分巡川西樹利剔蠹無幾微不堪
之色時川有採木重役使者鱗鱗載道日費千萬公
條布慎委手註出納隨時批荅事與少蘊吏抱文書
睍視莫敢出氣撫臺黄公代巡郭公相與嘆曰是絕

無觖望之氣者二公不以常數遇薦皆重語亡何擢
廣東督學副使公即毅然以復古道正士風為任其
造士先德行後文藝首揭義利為諸士辨別布行冠
婚喪祭飲射儀則而亮節峻履又足以表率之至文
行品題明若觀火公若執衡士無敢譁潮令某者墨
而苛公曰予奉
璽書擊貪墨清化源是不可貸竟去之潮人至今樹
石饗宮以志感領廣大夫士謂自魏莊渠歐陽石江
以來蓋僅僅覩公云庚申夏轉福建參政遭母喪奉
柩歸諸有司各賻金帛悉辭卻長跪出境無敢以緣
髮累者持喪必稽於禮參酌文公遺約不散帛不
設筆舉樂為邑縉紳倡人咸服焉癸亥再免服入都
僉議以公久淹當處京堂公慶然曰仕無崇卑顧建
樹何若耳今某免服再仕以時清行志有地庶不負
所學以忝先臣何遽以崇秩相加豈謂某乘乏來也
竟不能奪仍補河南參政時論愈高公謂公固難於
權貴擠忌之日而尤難於廟堂推挽之辰公聞自若
也公未至汴即有通政之擢海內志士聞者彈冠相
慶而當軸益有意顯用之乃公竟不起以逝蓋癸亥
年之十月四日也嗟乎此豈人也哉公天性篤倫誼

奉太安人曲盡至情友其兄寒松公及弟能卿無一
怡怡寒松先逝撫遺孤尤厚遇天柱公故友雖下考
必侍坐出入四方謹奉文貞公像以隨曰與日吾得
見烈祖無覸面也嘗經紀從叔給事公之喪與殯送
侍御黨公周卹其後士林義之公詩逼杜文睥睨周
漢晚浸淫王蘇汪洋無涯涘所著文集凡若干卷惠
州志幾卷困喻錄一卷世多傳誦生平憐才好善若
出饑渴見人一語之工無不嗟羨彌日或手自抄錄
迄其身無倦意蓋公自圖史之外無它嗜玩素不問
家有無誨其子首上德誼薄勢利不得口官勢呫囁
鄉里又刻文貞公遺誡誡之家居未嘗一干有司其
庶幾有人或難堪者蓋自守固嚴也嘗大書晚節二
字于堂內蓋有意乎再出之業也顧竟已矣悲哉方
疾革無一語及家唯力一書上元相徐公未言深負
師門仰慚天地意未能相從報國此為憾耳踰時竟
卒其令終如此先娶龍安人繼室蕭氏側室邢氏子
二佑寅亨仲寅獅咸有逸才足紹公之世烈亨娶[illegible]
人女二依文端公孫文弼娶尹氏宗伯洞山公女亥二
適世寶丞喫公子文揚次未聘孫男三嘉猷[illegible]
嘉祥女一人寅亨等奉公柩歸自京師以乙丑年十一

月廿七日葬廬陵宣化鄉蔣湊江邊艮山坤向[illegible]
[illegible]士有羅生夢傳歐陽生昌[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相朝夕直少亦妄學有交
[illegible]不置口公既先逵視直濩落棄[illegible]交
[illegible]情不置口今羅歐與公皆先後逝矣
惟直病廢苟延亨粥以直公宿與也委狀公行直誼
不可辭嘗考公晚年為惠州學記其大畧曰今天下
學者咸知談先王之道遵孔孟黜百家可謂盛矣而
黌序之間三代之教未覩其科條之定於一而文辭
之為藝者已失其故况於道德之實乎惟教不出於
黌序故縉紳先生特發明其學以待術黨之士而搏
士諸生牽文義守成業不知究大道之原其稱有志
者多為名高而鮮實以譁世疑民甚者相訾詆矣又
安望其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哉其語學者之蔽殊痛
切蓋嘗讀而傷曰若公之言豈獨其文章節行之超
盛已哉惜也其背棄蚤世不得竟其所底於斯邈也
是故臨文為之三嘆尤不能已云謹狀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三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四

歐陽乾江先生行狀

泰和胡直正甫著

嘉靖壬寅歐陽文莊公方家食講學浩溪之上從
者如雲予時方逡巡而公仲子乾江君先枉過若宿
善遂得從君偕其族子昌俞謁公門公不予凡教之
君教君昆弟也乃君遂友予而寔昆弟之父之公薨
予怦怦然獨與君期二三十年間先後仕且返方倚
君相携共老歟幾今歸乃一旦朝飛書而夕報冥遊
矣嗚呼痛哉先是君寓京病脾萬曆壬申羅太夫人
喪哀毀病復作甲戌八月已踰禫以未逮襄事同持
小祥服夕侍靈[illegible]表起盥櫛拜奠如平時或與門人
論學反覆而君內覺病乃作醫戒以明身病貴治未
然然君雖為戒而自妻孥以下咸莫測病殷也十月
十四日方平旦起坐與醫論病狀屹然不少亂頃刻
疾熾遂端拱瞑目長遊君庶幾焉得正而斃矣嗚呼
豈不痛哉二孤宗符宗翰將以某年月日卜葬某山
某向爾交家知深莫若予與萬安太僕卿蕭公乃以
行狀屬予將乞銘蕭公予雖不忍言而誼不可諉按
君諱[illegible]字幼承行二以家近橫乾江上遂號乾江

居士上世起貞勳階見前相徐公所爲文莊公碑誌
中祖諱庸封奉直大夫六安州知州進贈通議大夫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母龔氏封太淑人父
諱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莊母
金灘康氏封夫人以正德丁丑十二月廿三日生君
于栖隴岐坛上之第君生[illegible]誥五齡入塾學端靜若
成人書過目成誦公歷宦南北皆携行經山川古今
事蹟咸能領畧年十二讀昌黎原道篇公試問以衆
農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君應聲對曰得非指老佛二
家耶公大奇之[illegible]爲應門過渭崖
霍公過訪覩君有大器稱歎不已目送曰此國
器也翌日贈以大學衍義勉以聖賢之學釋未嘗通其大
義是歲戊子陽明先生訃至公製服設位率君兄弟
哭奠君臨之未嘗不蹙然君色動聲摧作古體詩及
初爲舉子業皆有驚人語公乃屬令從黃泰泉曾公日
治經義旁及外經史百家有餘力焉一日曾公試李
斯學帝王之術論通篇稱荀卿不及斯辨精語乃述
斯曾公與公皆奇君不置公官南都凡八歲二親在
衙舍君適成嘉禮時年十六亟倣呂東萊故事月中
摩編尚書禮記二經註以便研閱公時出鄉寺講會

君未嘗不從前相興化李公暨當州貢州守玄略沈
參議思畏凡一時名流咸欣慕願交焉時公結隣廣
南湛公若一夕夢騎過湛公門邀留不肯下少旋瞻
新敞第陽明先生坐大門三五門人侍遂下肅謁先
生笑舉方寸印印君兩掌中又披襟印君心既覺後
久之乃紀詩二十五韻以自勗丁酉君年二十一始
自南都歸就試徐相國時督學畀其文首選補邑庠
繼三督學咸列首梓其文而晉江蔡公益奇君檄送
白鹿洞讀書邑侯喁齋王公尤重期許曰此必紹家
學者也會公外艱服闋[illegible]公安成鄒公吉水
羅公出會九邑同志君得聞所未聞退必劄記久遂
盈帙方天下士遊公門者日盛故禁昌卿若仲贄永
豐宋大理卿望之新喻張侍講仁伯萬安周方伯仲
含蕭太僕子發安成鄒方伯繼甫邑庠友曾思健暨
楊給舍汝容曾中丞思極其族子昌偕予先後受學
與君相切磋咸稱莫逆暨公復起南北成均君復與
貢沈及禾嘉王大参某南昌余憲副餘姚楊正郎某
暨諸名人訂學續文無少休至嘉靖壬子君始以易
魁江省第二人時雖初薦而識者咸指目以碩儒稱
矣是秋公內艱服闋起大宗伯君納子偕上京官舍

延禮恩健為二子師益相砥礪斂退人不知大宗伯
子也未幾公歿　召入直內廬君嚴關私第河內鄭
府假宅封餽至百金君為痛拒疾火其書雖四方列
餽一切為寢自是門無干請之私時公為
穆皇帝請婚禁中激怒
世皇帝故令議傳位禮公咸與君商而後進凡公所
為啟主禪國君與有力而世莫得知之甲寅春公進
疾君侍湯藥躬便溺器至廢寢食　世皇日遣中使
問疾君為代草上謝表竟不起君哀毀至柴立比歸
葬護喪南還予方逆于丹陽君為述公綢持
世皇丈于國及調二相國其間曲折非公有道弗能
行非君莫贊也予於是走與君相痛哭蓋曰天不慭
遺乃公不得秉衡佐泰階耶君歸臺司檄搜公文乃
夙夜編摩付梓以傳且曰此非獨為先公文為斯道
也丙辰閩廣流寇至君乃與仲父太僕及伯兄太守
卜居邑城之東而邑大夫多折節造廬賓問政從凡
關通邑利害有聞即言不及請託所報撫臺蔡公六
事皆安民禦寇要略辛酉寇至君倡各巨室捐列粟
酒脯餉兵樹防為力甚細是冬君赴會試過山東之
荊國驛會值栗寇掠其行橐盡君返止滕縣一守倉

杜門皆書蕭然弗為意冀日周方伯以文　觀取道
過方觀君談笑自若因曰吾行也邇茲來也非為子
之恐于虎口而有所喪也吾以觀予也今予其可矣
君方步月乃遂作月吟敘之曰吾始也有而忘其非
吾有也已而知其非吾有而猶未知其信非吾有也
逢茲暴寇乃幸過良師矣雖然吾滋惑矣吾故固存
吾何所喪也始以為有者固惑茲以為失者益惑也
是故君子處風塵[illegible]為徒與物俱順時皓月在庭
碧空如拭輒成短韻以復慕于周予噫觀茲言也而
君之胸次若遊乎無物矣已而事聞于　朝山東撫
臣謝公致百金為助君固卻之明年復下第乃返晉
京又結四方名士三十餘人為文會而因以程學舟
過湖口觸日風濤有覆舟候稅之艱遂惻然貽書觀
所閣公竟除其害戊辰君試累蹶會徐相國具題行
吏部選下第舉人取有問學通國體者授試中書舍
人入制勅房辦事仍聽會試于是合試諸下第士得
四卷君與焉二三閣臣偉其文又喜其出君也既授
職日讀書中秘時　穆皇登極綸制日頒閣臣分屬
各官而君獨倍君摛詞起草若不經意而莫不贍舉
君物諭俺答及獻俘樂章王文成公復爵贈官　制

誥咸出君手徐公曰此固非歐陽君莫辦也或以金
酧悉却不受以暇輙合館院臺省部寺諸同志數十
人會靈濟宮西尾廠二所其間若趙翰林某徐議部
某王太僕某習脩撰某魏給舍某咸斯夕切劘善類
以興是秋奉
欽差往河南周府掌行南陵王祭禮周府贈送金帛
君移文長史司返之歸省康夫人會兄太守喪亟草
疏乞養而康夫人竟不可君不得已留妻子侍養獨
身後
命在道途覩見民隱國是心不自已乃著為十二議
擬陳而諸公以時忌格不上其間若處宗室酌久任
明教學定驛規鑒　祖訓博舉薦皆鑿鑿中當時
事務庚午復命適纂脩
世皇實録充收掌官日食大官蒙例賚獲與
慶成宴是冬
欽依實授中書舍人復賜白金十兩紵表裏各一迨
辛未以篆書　潞王冊寳及禮成又冊封　妃獻俘
禮成先後蒙賚凡四白金表裏各若干已而又纂
脩
玉牒官元相李公以敝舊賔禮咨訪掄才必之居處

李公所為吠　主薦賢君莫有力而世亦莫得知之
是時中外爭議陽明從祀事君草一疏其畧曰守仁
以致良知立教其旨在慎好惡之獨知以端治平之
本遵皇極蕩平之道以承精一執中之傳識者謂君
于陽明能識其大者又草乞養疏俱格不上會徐州
決與治河相涉需才尤急吏銓者遂擢君工部都水
司主事尤便君迎養至中丞洪某議開泇河者補臣
私為訪驗君身履與泉復書覆議獨陳疏河事凡五
條一曰審從源二曰預先備三曰嚴疏濬四曰堅堤
築五曰專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疏濬不必開鑿朝者以為確
論先是河決[illegible][illegible]運塞[illegible][illegible]下朝命鎮山朱公兩侯
萬公相繼督理而君分理其間乃疾馳沿河下上数
百里起境山至梁山審視講求預條規畫明若觀火
備陳二公遂創築兩岸河堤北岸梁山墻至李家庄
而竟南岸自清凉寺下起至大港埠關家口而竟加
築計萬丈餘君咸躬督一旦屹屹並峙黃河始復歸
東君又為四議一言守堤當如守邊定為限期各夫
役許事家從事二言夫役既有信地每三里合建一
舖四舖置一老人為督聽各夫耕牧如河南泰黃樊
[illegible][illegible]三言植柳四言[illegible]錢糧夫額銀[illegible][illegible]淺[illegible][illegible]若干

恥換朱萬二公題其議行之已而茶城口及沽洪淤
洄流淤塞胡家庄二里泥淤旋挑旋塞逐稱稍患君
舟居野坐風飧雨巡鳩工集材造為束水活木壩兩
岸對峙用木椿維繫空其中與閘口等置木簌箕分
布夫役扒撈沙泥又編板障其空稍令水積輒起淺
之時積時淺泥則隨刷水徑去每進半里許成一活
木壩如前法始一日僅過二十艘萬公慮焉符君是
策即數十里河溝如常越日遂過百三十艘三數日
間艘盡行萬公手札慶曰奇哉遂下活水壩木簌箕
式于張秋濟寧至今為成法焉自昔運艘禁越幇君

獨于河凋處許其後先競勸而行愈疾萬公益喜以
為運務未有若是速也工竣遂薦君智可觸機才堪
御衆官舍不治而棲遲草莽之中舟楫為家而出入
脫棄之地奉
旨紀錄叙用賚銀幣兩徐洪舊立鈔關後移呂梁分
司主之君至適船户告非便朱萬二公劄行勘議復
其舊制乃又為八議呈二公大要欲薄征為先其省
役平稱防奸剔蠹咸周且當二公遂請諸朝輒著為
令田云君始用文學起家至臨政廢繁大而石畫精
智度越常人遊刃有餘地又嫺恤人情省斥常費復

任不半恭而忠勤激澤神益上下者厚矣朱萬二公
稱曰豪傑之才譬若太阿斷蛟割玉隨投隨效衆咸
曰然君初承康夫人迎養之命以漕事少佇事甫竣
不虞康夫人訃音至自家君以不得親訣益恨痛號
擗仆而絶者凡幾徐之士民日數百人排闥號呼若
失慈母相與採石樹碑志思君開力阻而百餘人者
送至下邳乃止已援例陳乞歸與
上命有司給役成墳諭祭並文莊公既歸侍柩罔間
晝夜至大祥後始暫出近地會友有答或人書引文
莊公語曰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太過不及

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又曰卜葬之暇不
可廢朋友講習此與志衰營私者不同今某之會亦
求免欽失已耳非敢違禮也甲戌八月偕子聡過青
原會四方同志君以中秋時祭先返感發遂著學箴
其畧曰學之不講孔子是憂厥講伊何義從德脩惟
此從義匪事外求義由心集心慊日休闇過自外攻
悉由中何者為主良知是宗是知本明雖愚不昧果
能志脩道以志會志之不立雖知復行如就深塹迷
復自阬志堅且一知嫺孰奪如日天中萬境盡豁又
曰恐識為吾障蔽真知孰識為真謂語乃吳以應

桝中秝乖忤不咎其非乃評未熟又作在田精舍記
以見志讀者知君之晚脩篤矣自是與予相期偕隱
為終焉計予方𢘅不已詎曰聰舫白下合襟青原固
即與君為長別之地永訣之期矣予安能不痛哉君
天性孝友家範彌敦事仲父太僕如事公公直廬恩
蔭舍其子以遜仲父比兩從弟逝奉侍尤謹雖雨夜
仲父未歸必伺歸乃寢兄太守諱餘慶性寂嚴竣事
之弥懇家帑悉兄注雖婚嫁需一請諸兄終其身無
違顏色兄入仕餘廿年君家居侍養惟務悅親康太
夫人寂念外家君竭力維植之其教從子弟不殊已
子暨族戚故人子弟恩意靡不周洽歐陽氏族寂蕃
君申飭先訓陳告郡邑遵行到今下逮歲穫咸有約
誠生平豈弟溫恭無貴賤智愚過之皆出悃愊雖寒
畯下士叩之無不款曲當允迫意氣藹然又錄如也
嗟乎行誼見諸孝友學問數之政治上不忝乎先德
下有濟于斯人若君擬諸古人可多覯耶君得年方
五十八初娶灌塘尹氏生子二即宗符宗翰俱太學
生世其家學繼娶村蕭氏皆贈安人又繼萬安蘇溪
郭氏宗符娶夏潭胡氏宗翰娶萬安橫塘張氏女二
適南富京衛經歷王良鵠序班王良讓孫之京之鐵

之衡之同君自齠著作詩文頗富晚得代制草統用
若干卷予與君分友也而誼切昆弟逝時予哭之以
辭曰胡浩浩之回遹伉吾徒之特酷曆萬毒以蘊隆
萃一朝而隕禍肆之子之遄遺若駒迅而飆促方椅
角于脩途補東隅於榆陽將朝聞而夕死庶不報夫
子之門墻念尺書之予臨展宿墨之猶瑩何虞子之
捨我曾不留信宿風馭之停乃一語之未訣雖千號
其寂聆奮百身以從之亦安能返子于幽驕嗟乎辭
不足以雪悲也乃幸狀君狀不足則幸有中丞吉水
曾公太僕萬安蕭公為銘而少司馬南昌萬公為表
足傳云

先母周太安人行狀

先太安人周氏生十二歲失母胡而最末弟絕乳食
太安人日含涕穉哺乞乳隣媪得活闔內嘆曰是何
其天慈篤也父樵峰翁山伯兄恭素佚氣槃矜門戶
私相愉曰吾家良婦不知當與誰氏已而先太父謙
齋先生妁來則又私相愉曰自吾祖父見其家筆耕
者幾世矣其後必有興兄好良宜太安人年十八歸
先刑部目擊蹇迍慨曰若是將尊章曷以堪不月間
盡脫其釵釧供甘夕謙齋先生承同創府君家學言

動一舉諸禮閑左右嚴事之姑恭孺人端靜有母儀
太安人為少婦無閒內則躬賓祭當尊章意既三年
太安人初產子即不肖直也誠齋先生喜走筆書七
言絕句詩報樵峰翁致期許語或言其過翁恭然曰
吾女卜亂當大吾門歸謝過耶父之先刑部補邑庠
弟子員贄幣出太安人飭車先刑部學陽明先生之
學綵髮不妄取以故家益落歲時多遺餽然飾縮操
書萬目劇心俾翁夫婦內顧之憂太安人力也歲戊
子謹翁先生猝中風竟卒先刑部館雩陽太安人治
喪凡衲身物皆竭已奩力辦一一出手製族人有感
嘆至泣下者癸亥先刑部病癰旋抱痿太安人方病瘧
閱半期矣時家止一婢一僮瘞且聾太安人獨力病
躬藥膳至眩伏蝪側氣奄奄弗支人莫之知也比先
刑部捐養家漬縫者再亡何伯大父繼逝短後太
安人曰是吾舅之伯也其辦治如舅喪于時太安人
年才三十有七撫不肖直攜二幼子傍偟伶仃朝炊
不夕謀會遭多難而奉姑彌殷常時作姑饍已惟啗
其餘相得歡若母女鄉族稱孝敬婦無疏戚必口周
氏然貞烈氣類偉丈夫有責逋者雖千百弗恭迄未
前下時時訓飭不肖等口若等之世澹絕貲務吾止

讀遺書點若等耳若知所自願乎又曰若等知先世
行誼瞿瞿乎已而聞不肖直從歐羅二先生學曰是
女父從事也則色喜又見交游中深分有歐陽文朝
王尚涵胥思健思極王有訓此六七君咸吉士也而
六七君或時見母之輒又色喜癸卯春忽語不肖直
曰吾夜夢九人款從地騰起昇空其末女也女必勉
之是秋直領鄉書名次九太安人曰數定矣輒又喜
踰年太母病太安人侍寢臥起必躬持藥食必手上
既終哭擗不忍聞不肖直既三上春官不第乃仰祿
得教司由奉祗銜含才歲閩府封倭警思歸如命歸
為又踰年直成進士而太安人適六十設帨報至喜
滋三年不肖直以刑曹滿考蒙
貤典父贈刑部雲南司員外郎母封太安人會時宰
見謂不肖直左右言者報出為湖廣泉僉因得取道
奉迎抵分司寓朗州太安人居衙日以慎刑恤鰥誠
詔不置口二年遷蜀藩請侍太安人曰楚可矣蜀險
未可亟赦行既蒞蜀駐雅黎尋督蜀學遘病時思太
安人絕耗遂告歸見太安人色雖煦而心弗可不肖
直累太安人之弗可也又三年承
命起補臨復督楚學遂奉祗楚居臬司又曰以寬教

鄰柱木誠詠君泉飲時二年徐改西粵請假太安人
從曰楚可矣粵瘴未可敕行益厲時已覲太安人足
撿濕閒夜行猶豫憖曰吾徒役無他慝女惡可留行
不肖直勉聽赴西粵二年轉東粵總憲以
覲行過家見太安人足未瘳因自上章乞養蒙
可太安人徐曰可矣可矣自癸酉歷丙子凡四年太
安人雖難履閒伏枕饌飲猶自適歲時諸孫詵詵群
從子姓舉觴捧觴媞媞于于談往釐歡丙子季春之十
三日太安人春秋八十于時孱郡邑大夫諸名貴豎
閭左右族戚遠邇朝賢致緋綺髓將介祝名言為之
充家太安人一一訊玩曰吾何脩以堪之戒將命者無
輕失客戒雍人倫膚酒人優尊司庖者無膩䓃惡享
從戒諸孫咸知敬承又憮然語子婦曰惜女父未逮
也是歲終忽思還故居相去二里許留月須若與諸
婦決仍復新第丁丑正月疾作稍失聲稍愈再越月
病泄夜數起泄止卻穀食五日悉飲湯又五日飲水
二月念六命取服飾散諸孫婦逮僮婦念八起坐訓
飭諸孫悉孝敬語持季之孤爲不肖盡曰女當植其
學蓋季卒先十年矣至申刻卻水長逝距其生弘治
丁巳得年八十有一嗚呼痛哉天乎乃罪不肖子乃殞

于聖善母耶于時又孱臺司郡邑大夫諸名貴豎閭
左右族戚遠邇朝賢咸致奠詞絡繹如壽誕時而太
安人無聞矣嗚呼痛可道哉太安人雖久居床笫然
閫外事靡不洞曉病革神明不少憒子婦涕泣曰先
死固有時吾時且未至何遽悲耶識度豁朗若無町
畦方已屬閩人置鄰傾所有絕廿分少恨不出咽下
食故其歿自妯娌子姓下逮臧獲哭也有洮思也有
感其感深矣性故喜儉雖貴且耄不易而最恬于殖
利常戒曰吾家免貸于人足矣假有貸人無逐時多
科子錢也雖季之孤素絕愛亦不令近利四方朋來
訊所懸鎊曰彼非利也無弛供饋平時雖聽召醫而
不悅藥雖信鬼神而不瀆禱雖朔望蔬食而不佞佛
凡太安人大節類此其生平茹荼茸蘖細行斤斤蓋
靡得名狀焉周之先自潭州來吾吉徙今漆田為右
族里中周胡二姓世婣婭陳雷子三直仕至廣東按
察司按察使取聯科里蕭氏諒庠生娶北門郭氏繼
蕭氏戴氏問取高坪郭氏孫男四順庠生娶西門張
氏顯取唐福黃氏頴取江口陳氏繼曲山蕭氏顯取
珉瑚趙氏繼槎當張氏孫女四長嫁梁某次郭隆沛
大康東璧大東宗軒曾孫三士綏士統士紀乃若卜

兆待邑東鄭家園牛欄門面庚之原卜日待足年之
四月十六奉畢大事顧自悲鹵于養又涼於顯如毋
之況脩何世有元夫作者操三不朽將徵一言托諸
世世廼含血攄述大較如右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四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墓誌銘

觀復王君墓誌銘

今世之談學問稍質有其行者良難以余之寡昧近取諸鄉遠訪問於江漢嶺表海嶠其在黌校之間蓋有人焉若東海之永嘉王君其一也君叔父諱叔果今為兵曹世多稱賢又雅言君賢已而得讀君仲弟照所為狀益悼君不可置君諱勛字其少寡嗜弄目無游昵既十七八遂志聖人之學獨有得於孟氏之先立乎其大者且言本朝陽明王氏之推尊陸氏誠有獨契其揭云致良知者與其本心之旨合蓋皆出於孟氏俾聆者反躬即得不至泛濫支離之弊遂手輯象山語畧明其非禪而與晦翁晚年不相二者在此補邑庠弟子員為舉業貴意邑屢試高等君故業禮經以今業者傳訓故不達其旨乃獨研求作者精意至儀章度數眇忽微皴究其旨歸乃已既後讀易至復卦則又渙然嘆曰惟復然後識良知之大體所謂儀章度數二千三百其莫不歸此與遂自號觀復子君既毀非直然與人居無城府故肥不校事父母

愍若嬰兒教群從弟子鄉人反復喻其肺腑下暨臧
獲終身無詬罵聲讀書至深夜雖盛暑不褫服倉卒
不作草書郡守洪公檄行鄉約首族人習禮衆感其
勸悉皆樂爲盡鄉閭觀而化者翕如也讀書半山十
年雖手不釋卷而日不輟遊有終焉意嘗曰使吾老
是山令所學有明於吾平生足矣而丙午夏忽遘疾
遽謂家人曰吾將逝矣向八載前吾夢與顏子同壽
今期至疾作其能久乎越數日又曰予雖蚤世遺孕
當子是天不絕予者又十七日曰予將以丙寅終已
而乙丑日夜半介在丙寅竟卒卒之時聯弟照曰善
事老親吾行矣奄然而逝訃聞貴士寒畯莫不痛惜
涕洟者先是半山巨石夜崩比君卒人咸以爲賢者
之應邑士遂摭遺行請于督學雷公欲列祀鄉賢繼
請阮公二公遂爲榜其閭旌之或者乃謂君無名位
且夭又莫得名賢者爲傳諸後於乎是不足以語君
也古之人曰死生亦大矣而君獨輕若委蛻不少罣
於慮已幾乎知幾而神者名何足云名何足云使君
不蚤殞則其質行不詭雋哲獨詣必能使斯道有明
何嘗被之鄉族人而已此吾所以悼君而不已也君
祖某父某母某氏娶某氏遺孕果生男某以某某[illegible]
葬某山與哲君使來請銘遂志其事而銘之曰
悲王君乎有明者形不朽者神靈未消重復以還於
眞璣樹芝草世不可以常珍雖頌有卒陟降帝庭既
姚其第亦幾其仁君無脩短世易底欣歸丘千祀有
道之墳

鄭節婦張氏墓誌銘

鄭節婦張氏者慈谿句章里人也生靜且惠父某授論
語孝經通大義許聘爲里中鄭秀才娛若妻秀才方
弱冠應解試不第嬰疾歸久弗愈親族議曰秀才年
少才雋視無前今乃嬰疾轉劇藉婚姻以制也於是
求以處秀才病者因請卽迎婦廟見婦父母難之兄
嫂以告婦默然見面而已而泣曰女業已許鄭家矣
今病劇脩短不可知吾奈何弗與面乎父母感其言
歸之旣歸而秀才病已革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
睫越信宿秀才絕矣秀才之未絕也持婦泣曰吾死
天也爾以我故至此如盛年何婦泫然曰君卽妾所
天也君今且短世妾恨不得相從地下乃顧櫬守死
終身耶妾志決久矣君無慮也言已秀才竟卒婦與
棺哭不欲生已而絕復蘇者數矣遠近吊客聞皆悽
惻婦潰不衰[illegible]鄭生而更勉婦也比葬歸寧母哀

其少稍別識婦知即號哭靳近夫家泣訴姑曰嗚一
吾母終弗諱吾從吾夫地下死不憾矣姑亟為慰
止繇是兩家知婦志卒不可奪也遂成其節行云婦
之得已志也歲時不御時履筆致勤料終舅姑世皆
為人所難能而舅之從弟長沙守某偉之乃為擇猶
子中賢者令子之而以時周焉既長沙君捐館家益
落婦率子娘茹苦潛耕織意渚如也已而嗣子某亦
逝獨撫其孫憐令肖其子某時婦已遊風疾積羸且
卒蓋嘉靖某年月日距其生天順某年月日年八十
一葬某山有司請旌其門

葬秦某邑里而余同年鄭君卿者媛之從孫也又以
其從父某衍為狀請余銘其墓余曰噫古稱貞女明
白之節有矣然自童迨老若鄭節婦者蓋古今千百
人一二而已為之銘曰伊其貞哉將上薄於青旻蚓
彼坤寧滄海枯為桑松栢摧為薪有嬪者靈行乎渰
虞濯濯精粹歷千億禩而恒晶熒奈焉用哆而銘

封宜人羅母蕭氏墓誌銘

吾邑西岡羅文莊公家既有柳氏之嚴閫內憚之獨
其仲子太守君瑚配蕭宜人事事祗慎當公所職宜
人綜紗華旌德遵書向紹為公門卿能蕭家俾肯盡
益宜室家其姒娣咸獲之閒邕邕然悅也酒漿鹽
醯醬米鹽果餚能匭飭寮事井井然辦也字畜紡績
澼纊勉勉然躬而時也公曰是能不墮吾家範者繼
姑李夫人年相埒宜人事之終身恭順太守君仕光
祿贊督府性貞介肖公宜人為膺內戶無令有點既
守高湖曰吾得宜人能事公也繇是得篤修官箴稱
良二千石者宜人力也始用光祿推
恩封孺人繼受今封
制詞兩稱賢婦縉紳家咸榮美之子男三份今似女
一適歐陽司空仲子銳孫男二材楫孫女三以是知
宜人母儀為戚備蕭氏先世自司空公以下科第蟬
聯稱聯科里高祖貫之為溧水令曾祖元憲祖職以
輸粟例授冠帶父廣為淮府典膳母大岡郭氏宜人
自童孝敬最後事典膳公夫婦高年尤備物而予內
子即典膳公猶子傑之女宜人間予內子將北歸日
盼盼望之既歸乃知宜人以八月六日無疾而逝距
其生弘治甲子二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有七而份
兄弟又過予要為誌銘曰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本
里龍塘之原丁山癸向予內子聞之嗷嗷然泣也退
而曰宜人之令儀不可覩翔翔然思也其或証感動

右此其他可知已遂爲之銘銘曰人曰爲婦難爲羅
氏婦尤難歐陽司空曰若蕭宜人不可謂稱也耶嗟
難哉千春之遐欲稽文莊公父子家範峻崇視宜人
此銘

王母梁太夫人墓誌銘

歲之癸亥予歸自楚則聞王仲子有梁太夫人喪走
而唁王仲子泣曰育仁以巳未叨第出宰肥木過家
爲二大人上觴歡甚而吾母獨惻然出別語心竊疑
之然顧綠吾母健不悉虞也逮入官近三年私訃得
棠貤典爲二大人光寵詎謂吾母以壬戌六月之十

一日暴病竟卒訃聞追恨別語又彙欲未邪慟不欲
生然以家君高年遂恐死還茲卜以某年某月某日
奉葬於某山某向之原非得知言士爲吾母昭揭其
隱闕以宣吾悰吾寧根死矣言訖複泣且拜出太夫
人行狀爲之銘又曰太夫人生某年月日距其終得
年六十有九子二伯口某邑庠生娶某氏仲即育仁
是也娶某氏女一適鳳岡庠生蕭某孫女幾予同年
都諫陽岡石爲王仲子從叔雅曰克毅乃予者梁太
夫人有焉于蓋聆之習矣於是次第狀語而著之篇
於太夫人系出長沙華南唐兮濟原卿渠頭炎靈陵

宅奠岡兮社煥佩佩飛英冑監判遐荒兮一峰白泌
賡唱鉅篇譜牒煌兮厥發曰奎世其証夏母則蕭兮
筓歸東皐逮事翁姑彩恭聊兮禰祖厥翁爲百夫特
夗發桃兮室廬炳灼若彼彤烏鳳飄飄兮於大夫人
拮据百千支餘窳兮字畜績紡中饋有秩供祭旅兮
姥廷於痾叨壁籍珥懨醫愈兮夫奄於茲憂虞毀瘠
諭歸勵兮彼東皐公性嚴以格訓子力兮程課弗逮
色愁於室辭孔亟兮夫人于子督責其子勤以飭兮
廷對外傳手調瀡滫屬粟兮於太夫人爲母儀榔
婦儀孟兮慈德瀰渗含慶孕靈歸麟鳳兮鸞鵠貤恩

焜燿泉扉不日[illegible]兮封塋奕奕千齡之遐覩者頌兮

外父蕭處士碧池翁墓誌銘

翁蕭姓傑諱世英字生而頎碩隆準脩髯故第之右
池水洞碧娛之築其上口舒嘯臺而性又喜酒時時
挈客陟臺臨池婆娑然落落然引觴嘯客指示之曰
碧哉池也予樂之而號在是于時搢紳以下呼碧池
先生既號稱翁云上世自瀘源入國朝登制科者四
世故稱聯科里高祖貫之溧水令祖珹父序維落先
業傳翁漸納翁才足封殖然歲取供伏臘辦滫髓不
覬籯餘與人絕井分火遽急其私唯義所在雖倒囊

致後或犯以非禮輒悠然見詞色不肯抵視世之[illegible]
恐干罵人雖貴膴蔑如也賓留輒引滿竟日不間[illegible]
有無其賓於人亦然父性有度而遜翁獨敏捷父夙
為慎枝者凌白翁有知始免伯兄某為邑庠生翁懼
其佚業也百相左右覓貢為麻陽學諭理[illegible]翁者
可謂豈於倫誼而耻於財利者矣母文溪康氏以弘
治庚戌某月日生翁雖其終[illegible]成某[illegible]日享
年七十有三初娶董氏繼室[illegible]女一[illegible]曰不
畀凡子巳乃委甯爲直曰吾[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哲名卿
貴賜以耳直至今碌碌[illegible]遺仕不[illegible]無以報

塞方再解官適翁子[illegible]向之[illegible]責為
銘嗟嗟直固忌銘[illegible]有姻家乎曰朝
释後雖生遝[illegible]可知巳孫男
某某還出某某[illegible]銘[illegible]世規穴
金若抱璞[illegible]引[illegible]然以適世擁鳴珂洪渥孺
兒翁獨伉直不[illegible]以從往似朱家不以俠揚達似伯
倫不以酣狂[illegible]名家兮咕呂展篤人綱兮[illegible]歸
封表兮千[illegible]宜子孫兮振振

亡友歐[illegible]生墓誌銘

予親世多言[illegible]才雖然世非[illegible]之才世罔有度[illegible]

也山才[illegible]軼群力[illegible]千鈞而氣吞九河者一旦試值
[illegible]尺度異參不合則沉跡蓬蒿殁齒殞牖下視漢唐
上以褐衣叩關及遇微辟至列顯樹勲烱後世者[illegible]
亦大相為然則世之異才不多覯既覯又以尺度棄
之死何其悲也嗟嗟以予友歐陽生之才度與氣力
居今時既不得合有司尺度假令在漢唐亦自不屑
叩關之事歐陽生固廉幾哉三代遺英矣乃亦終棄
且死豈不尤悲與歐陽生者昌名蜀南其號家世賢
科甲邑中曾祖某某郡守祖某監察御史父鑑齋先
生某刑部郎中母為文和尹公孫以正德丙子生歐

陽生生自童穎敏五歲授書十歲攻詩賦時侍御公
以文著海內因生文日起遂字之曰文朝十三補弟
子員縣令呂公濮陽人讀生文曰是當為名士督學
使者舜澤蘇公亦濮陽人試其文高等補廩生先後
偕故通政使楊虛卿氏今廷尉王尚涵氏暨予六七
人者咸均硯席無治古詩賦最久且密則予及尚涵
氏咸兄事生相期許以古人有無通共邑中談交道
必推穀予三人者以生之誼激深也方壯偕予與曾
思健氏事其族祖文莊公問學十年汰其宿嗜既強
又皆予與有[illegible]氏[illegible]文[illegible]公三[illegible]人於數[illegible]

學無蹤高遠躬行孝弟先耳事二親先志為悅徹
被難傾貲接捄輯睦一門雖內外貴賤秩秩如也相
惇愉愉如也鑑齋先生守廣德生携一僮步省官舍
人莫知太守子先生意故倦游生輒贊成遂築堂曰
受日其知者謂生與先生父子間以道交相成不諒
乎哉不諒乎哉予既從仕越十年矣思老母逮生不
置遂告歸予歸以丁卯春生特頫予村予泣曰吾欲
俯仰無愧于為吾書以相究予遂書之七月生當貢
期忽病痢遂困至殞年五十二訃聞無論識不識莫
不浩痛雖市儈咸盡然傷曰城西須者真君子也嗟
嗟生曷以致哉生天性廓達不設城府又益以問學
瀰滌世態其遇人情而有禮飲其和者蓋忻忻為傾
矣讀書茶山凡三十年山隣人相習狎暱貧極溺一
呼倒橐蓋待生而舉炊者凡數十家隱若保母然平
居憂時愛國見之詞色開口論天下大計輒能破膠
見中窾綮雖久涉世途者不能絕也嘗見生值紛挐
糾結或以事請解者立剸决厭人情辟若游刃而訛
大郤有餘地先後邑侯至為請益質疑一不以義則
生不假色詞以故邑縉紳莫不悲生經濟未試雖然
予所為悲生者詎止是予又聞生方病革王所謝客

疾生自逆而嘆曰死無憾獨憾不終二親養或時
予名悲哉予負生負生予曷忍言今萬曆改元某月
之某日鑑齋先生暨生六十一都銅家庄癸山丁向
祔母尹大人之塋又手述行誼屬其姻王信卿撰狀
委予誌銘予以為使生用當時其才度氣力其為楙
世之業特若窺左足出閫限外耳然世終莫得知及
予歸將與生相究繇其身以俟後世生又棄去悲哉
予負生耶生負予耶予曷忍言生初娶王氏繼陳氏
子四伯斯敬增廣生婿王尚涵氏女側室陳氏某氏
生敏聘王信卿女敦聘張淵女女一聘張海子孫男
二一贊聘康汝良女一舉聘蕭某女生終予既哭以
文且作悲憤詞今又為之銘以復於先生銘曰世言
銅爵必徵歷塊世言琥珀必徵拾芥惟生之為才不
假微而諒其槩辟彼楚梓雖靡匠石度必為梁辟彼
崑玉雖靡追琢度必為章於悲嗟哉罔試而折世乃
謳乏才猗其學身抑抑兮志嶷嶷世標表而道郛郭
間已矣乎長之天不慭遺摧幹而毀璞追疇昔兮莫
從倘九原兮可作

勅封賀母劉太孺人墓誌銘

與內螢女師無紛彝掖留京賀伯子為言于朝始
建制師椌馭三省終獲底定人以是偫伯子伯子曰
是涇母督訓殷也退語予曰涇母訓云若言官也慎
無以老身追報主大誼涇敢不勉于時伯子方以最
上闕下貤封劉母為太孺人而薦紳閒浸知太孺人
母道為今時希覯予固心識之踰二十年太孺人年
八十有五考終命伯子走予山中雪涕屬銘予曰是
當紀史氏予曷庸辭太孺人諱某系出金竹冠纓名
族自童婉嫕父某母某氏相依得龍岡公既歸事姑
高孺人獨以恭慎當意姑怒輙悸伏伺稍閒徐進其

言卽解姑每歡然語所親曰賢婦賢婦時龍岡公遊
庠弗問家孺人時脫簪珥紝以佐弗給始公負才名
登鄉舉累上春官弗第太孺人輙贊就銓選為養于
是乃勉就銓得耒陽令再補麗水以方介忤時改應
天府教授太孺人至竊衣支旅費意恬如也公雅志
娉脩繼獲聞陽明先生致知之學銳志以古賢自期
太孺人靡不奉意以行故公得歷稱循吏蔚為儒宗
實本內贊之力多也歲丁未伯子成進士累官至蒲
參憲伯太孺人時時舉龍岡公治行具言之且曰若
享爾君父哉繼從子所與鄉故從孫一推官御史李

子試給事于郡太孺人咸訓若伯子而賀氏一門宦
綏遂踔踔煊赫望初太孺人已舉子輙又贊取側室
張而壯若娣姒時已貴盛猶身衣皂綈歲餙惟薄性
最喜施絕𢇁分少至倒橐焚券弗恡又逮下無待人
自弗欺詭者謂太孺人婦德母道豈獨今所希覯雖
古弗數數覯也其他細行蓋纍纍得而悉舉云既終雖
疏遠者莫不悼痛生某年月日歿某年月日今以某
年月日葬里中梓背山金鈎形首癸趾丁於乎天之
報施太孺人可不謂純嘏令終哉爲之銘曰
璆琳菌芝磬香耀世孕必靈巖苓蚪緈蟜雨澍下土

產必困澤顯允德門績郁名哲人曰烈矣疇知聖善
之為則猗與賀氏純哉純哉百世靡竭

平樂府節推劉公墓誌銘

吉水龍山劉公以萬曆改元癸酉終于南洲里第其
孤子韶子武涓甲戌臘之十四日奉柩葬西槎灘山
之陽首乾趾巽蓋公所自卜稱吉壤云先期二孤持
曾君于健狀走予涕泆交下言曰昔先師羅文恭公
語先府君吾兩人莫逆誰後死當為銘詛知師先往
府君雖未逮銘然緦服茹蔬者朞餘而今則孰銘先
府君耶今不得耶名得與聞其學者銘其墓以昭來

世甚幸故敢以累予蓋予嘗試於學而不備一獨
學於師門者也銘曷辭按狀稱公諱方興字東望號
龍山始祖廷尉平由新淦來邑之南嶺再徙粉溪仕
宋代有聞人國朝永樂丁酉鄉舉教郡邯若是為公
高王父曾祖樞安祖大烈有隱德父文鳴號竹齋甫
貢卒公竹齋公第五子也公生而脩癯音吐洪亮兩
眸若炬竹齋公自憤不第不督公業舉至年二十一
室楊孺人始從吏治經學文踰年又從其伯赴館九
江鄉先生廖憲副奇之迎教子姪為文遂蔚然彈補
邑庠生試輒高等然非其好也是特母楊夫人在堂

公能率昆仲婉養以孝稱楊夫人逝公獨哀毀血症
已乃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學心竊慕之訪其門有
雩陽何善山黃洛村二君得先生緒論公遂走正洛
村得讀傳習錄慄然從事而黃遂以令興安令子褒
從學為久要既歸則又走師鄒文莊聶貞襄二公而
志彌篤矣已又偕先師又恭與周七泉諸君為玉虛
之會同會倚以興立歲嘉靖丁酉始以詩舉于鄉尤
君讀易故三試春官俱以易中辰落第就選授廣西
平樂府推官平樂當孔道又邊府江寇竊發難治公
至通署郡事所當道邊人兵刑為公為肯試獄訟無

徵治兵雖不斤斤然事職則課諸生語以學郡產蓮
酒公既絕飲且不應索自是酒不病民因有以四命
抵一人死者久覓不服公竟辯釋其三梧州有白晝
攫人殺行商於市疾散而莫知犯者遂坐居民羅逮
數人公心疑之乃微行蕪得兇首而數人始盡釋其
事疑雪冤類此故一時有劉青天之稱公天性嗜蕭
喜淡居衙蔬食家人習之每承檄行郡查理解藏吃
例金各餘百兩辭是浸為同官忌一夕楊孺人夢人
畀公弓矢且曰好積陰德即休官何傷以告公公方
念諸兄淪逝風有去意聞夢欣然亡何兩廣督府張

公議征蝶石黃峒等徭牛屬賀無特檄公署賀以調
處軍務公蒞賀不先理兵惟急痍民省供縮費釐正
賦額禁絕包僥仍條刻家給以示永利民大寤悅而
軍政亦以振舉且密計峒賊出沒鄉道分哨戰守糧
糧舟楫咸讓且贍蓋不違發食者三閱月明年大兵
數萬至賀民咸若衽席過師又能指山谷不遺尺
寸張公大韙之潘臬籍籍推許咨云既事竣唯道一
賊首誤傳匿良民姜城村總兵監軍各帥咸擬移兵
屠絕一村公抗論曰因一賊而殺殲良民數百以立
功其家死不瞑開也議遂寢諸監帥賞不能平又嘗

忭謝哲學因共相之公笑曰予失之夢驗矣遂力求
去條屬士民挈留不得道經名勝輒登覽賦咏以寄
興意先是二孤爲公卜隱南洲公歸大悟遂移家焉
自是正祀訂譜丘隴社倉咸次第就理又日拧子姪
從先師文恭合舫聯車大會同志猶叟于雪浪石蓮
青原白鷺之間罔間歲月又常遊匡廬如安城無不
偕之及退則謝客捐書對聖像晝夜嘿坐動踰半年
又好樓居既静久忽若天牖洞徹本真不叅人力證
諸經書靡不合旨辛丙避閧廣寇寓居城東適佐先
師清賦籍議賑濟咸并并可爲後程隆慶丁卯公七

十有四時文恭已去世四年矣公語諸孤曰吾後來
日月有幾恐虛此生復杜門南洲孝友堂静中有得
或援筆書之其言曰妄念者邪欲障也意見者理道
障也不學則都歸妄念既學則多習意見二者爲心
病則一焉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顏子屢空詩稱文王
不識不知正謂無意見之知云耳公論學精確若是
者多矣特姑記一二云居林端二十五年未嘗一干
有司裳衣慢褥蕭然故物意所蓄一話不能茹必吐
乃已竟後猶然而性又善忘故文恭謂其學得兩忘
以暢理華子方之公自贊亦云蓋所自得者有在也

生平無他疾先年除夕飲驩甚告子姓曰明歲恐難
待老夫語咲矣明歲二月腹左結塊漸長大常會公
以醫來咲曰吾須醫耶盖已口占有易簀之咏至屬
纊恬然言曰吾心地光明去好去好頃之目且瞑矣
是六月初八辰刻也嗟予世之搢紳先生從結髮操
舉子業逮長官成輒曰身事酬矣時不謂學務若能
山公進好行其志退克茂所脩其庶哉易所稱進非
爲邪退非離群者矣觀其易簀屬纊之語則亦豈罔
生者能測識哉第伸予欽公不逮文恭足重且遠也
雖然詎可已哉銘曰

嗚呼世琛鏤冰棄白璧兮維公乎弗揚世寶康瓠棄
周鼎兮維公乎早識跡哉達人進不爲邪退非離群
豈與道而翱翔昔叢邃左右吾夫子兮公千載其頡
頏唯鵬纊飄颻遊元化兮洵幾幾乎死而不亡銘兮
其昌彰

勅封張母廖安人墓誌銘

方廖安人之童而膚也父晴谷翁台愛最篤恒曰是
子必嫁官人昌忍與凡子年及笄卜壻罵富人不與
婚亡何翁弟永州同知言同水部張公峯上春官適
水部失元配[illegible]遂許安人繼室[illegible]

丑水部公筮官令南海南海獄邑附會城最號難治安人則能佐水部成庶政獄獄有聲稱已而贈君石坡大夫終宦邸至不能辦櫓安人方冲年遽解釵珥應辦事聞上官給助乃免釵珥水部免喪補令江浦安人相從其節如從南海入子夜猶督治女紅不休水部判應天府陟治中晉水部尚書郎列官駸駸起矣先是以最貤　恩贈石坡翁如已官廖氏封安人水部致政廖安人歸首翠鳳之冠府雲鸞之帔棣棣煌煌拜堂廡間父母歡曰向使婚富人子寧有今耶安人始歸張也嚴奉丘嫂儼若厥姑水部故從吳歐

二先生學聖賢學書延四方同志士安人辦治惟所命兢兢不敢後可不謂難乎安人曾祖膠州同知璺祖仕父爲晴谷翁取劉綱太守孫女以嘉靖甲申子月望日生安人距終隆慶己巳酉月朔日得年才四十有六生子憲卿補國子生恒鈁令自樹故憲卿能世其家學雅亦從余遊女一適羅文莊公孫庠生雲書劉安人所出子二孝卿忠卿孝卿早世忠卿補邑庠生側室徐生子慈卿安人字若已出前側室孫生女一適廬陵王魁南孫女二適頗學龍庠生陳杏忠卿憲卿以今年九月廿三日奉水部命葬安人于同

縣第六都槎塘塋艮山丁向以余爲水部宿知廼介其姻家十洲尹大夫撰狀乞爲誌銘爲之銘曰

倚滄海乎明珠偉名闕乎良因翊夫子乎庶循鈁嗣子乎席琮樟塘之水乎泓泓萬有千歲乎含靈融乎溢乎衍螽斯乎繩繩

新鋟青舍叢稿卷二十五終

梧州知府劉見川先生墓誌銘

泰和胡直正甫著

始劉見川先生齠齡文才甲等適予邑王太史改齋公以忠諫死闕下鄉大夫徐公欽太史風節欲為其幼女擇對則曰無若盧陵劉某賢當先生綰髮時父刑部公挈之介所為詩謁御史漁石唐公唐公奇先生才屬徐公禀之因締姻太史談者希艷傾一郡是年乙酉先生得與計偕北春官明年落第歸始受室己丑再北春官再蹶而學行蒸然推儒宗矣先生方欲謁選吏部或語選之曰焉有如此才而終跡者先生曰不然吾寧甚親年高矣乃卒謁選得泰與學諭庚寅丁羅安人憂起復補江陰六年擢廣平令辛丑內補刑部某司主事到官甫三月丁刑部公憂乙巳起復刑部某司主事以太廟覃恩階承德郎得贈如制尋歷某司員外郎某司郎中八年始出為梧州守守凡四年赴覲在道奔繼妣張孺人喪既服闋先生覲時事矣門嗟乎吾車懸晚矣乃遂闢逆國山房被隱居服時年纔踰六而二至甲戌年八月十二先生偶病遂不起距其生正德丙寅之十一月念四時卒六而九子聞先生家子孟雷方登第行次都下報痛絕乃匍匐走數千里歸卜壤遂某年某月某日奉先生柩葬里馬鞍山山負癸抱丁固以壙石屬不敏某且曰孟雷幾欲從地下矣然隱忍視息者首痛先生之學未有繼明其次欲得知言士傳先生神于無讓某自念從雉髮亦知希艷者夠數遊從聆音旨交先生父子間銘曷辭先生系出漢長沙定王發後自高安徙安成山莊轉徙廬陵之藤橋高王父某曾王父某王父某世有隱德父某號某學經攻詩不為饑餓行一鄉推儒長者以先生貴贈刑部主事母羅安人出周橋先生名某字某號某七歲即善為聲偶題壁淋漓驚座天性孝友事生死如禮訓二弟有成門內雍雍如也生平私淑太史公而切劘於郡內諸公雅務躬行尤嚴義利不為潤昌居江陰迪士功令視身先之而督課亦殷業學舍者夜必稽勘惰佐以苦飲競後日力論者比蘇湖云廣平歲輔民驁悍難馴先生首節浮蠹計丁均役不為苛察而事至先知邑有民訟誣為殺奪先生論曰訟至是哉此必某嫉汝為之翌日鞫審果然民以是歸心恐後歲大旱務賑平糶而賑恤粟入諸皆辨邑流徙載道而廣平

妄如也明年大蝗先生請于當道以便宜發廪令民
各捕蝗易穀亡何廪傾而蝗丘積矣又爲文禱神蜗
率民過鼓鈴鐸逐蝗已而蝗盡入他境而邑内無恙
廣平民戴先生仁父神君不衰化行囹圄爲空蓋先
生始至題堂柱曰視民如子知我者天已而言靡不
酬刑部時分宜柄國先生方有時誉又以從叔同年
通家屢招致出門下先生百計引避日散衙歸即關
戸賦詩自娛會巨閹子弟殺人事下而郎中某故巧
宦稱因戚家求外補自脱先生署爲危之先生
曰國有憲持憲得罪分也論竟如法閹竟不敢出氣
大司寇石猶閒公録是加重名益大起奉命江北恤
刑尤以洗寃自盟各郡平反活者無筭梧州爲日南
孔道綰轂南海四方賈舶夷畓出入與匯故設督府
以塡撫之地重且劇文武百需單帑出納謗怨所繇
叢先生之官獨携二力盡裁一切民間供費方到三
日郡士民閧祈太守治行輒舉手加額曰青天青天
尋又請于督府并議商供而令甲之過者覔先生濟
素堅忍輒不相撓自是商人無横徵而督府事亦莫
不贍舉當時上官惟魏公一恭譚公大初相契許蓋
臭味同也先歸[illegible]罔柰何客也先生曰今人[illegible]以[illegible]

吏咸色而恕不知常俸薪爲外毛髮賜也吾柰安得
不容曉在山房日惟讀書賦詩所爲詠史篇末重悼
末學罕守其於孔門默識未嘗不三致意親友過從
惟竟日談學然所談即所履不鶩爲玄遠聆者信而
興焉不敏某每一炙侍引瞻眉宇已若出炎埃儵然
灑濯於冷風也其感深矣未年興化東鈞廉吉郡有
一劉其一安成劉公陽其一先生皆爲起用而皆不
赴人並高之而先生尤以天官爲則重語絶特人稱
興數然獨棄之若遺豈孔門所稱逸民非歟嗟乎今
先生溘然已矣邦家失典刑人斯文損先覺士誄曰
一人一方倬恪已耳不敏某倬尤藎然幸繼明先生
之學有赫奕賢嗣者在焉所著詩文有賢陽廣平西
省蒼梧芝亭詠史九六稿又有孟子筆義恤刑開録
各若干卷藏于家子男三長即孟雷娶張布政使某
女出王安人次孟雨聘蕭知縣某女次孟霖未聘出
側室戴氏女三適張淵黄景性胡錫命與孟雷俱王
出也於戲福亦純矣銘曰
山爲以珍玄猷罕繇雖有介丘莫踰青原水爲以珎
淇波洙源雖有大兕章貢足觀偉兹山水孕賢孔篤
完節[illegible]相[illegible]公[illegible]爲石

[illegible]太[illegible]子曰叔度[illegible]可與[illegible]
六九之逝形往神留有赫顯嗣與道偕悠

[illegible]十松翁墓誌銘 [illegible]

松翁者宅邊有蒼松十其意好素篤也故號翁[illegible]
姓蔡名以暘字先世自長沙來泰和後累徙邑之禾
溪至十三世諱杲貴州副使曾祖文鑑祖諒威府冠
綬父泉麓公諱脩早世妣歐陽憲副之孫年十九抱
節以弘治戊申閏正月三日遺腹生翁翁生而穎特
未弱冠補郡庠生督學虛齋蔡公空同李公皆天下
之鉅夫文人也莫不駭翁文第置高等歐陽恭簡文
莊二公嘗造廬讀所作泰伯至德論成效賞不置口
銀臺楊公過從談史上下數千載燦然指掌楊公服
其博顧九試不得第以太孺人孀居高年不忍遠遂
謝去舉子業事太孺人備物腆過有祿者既沒哀毀
欲絕鄉人以母子節孝稱雙美云平居恂恂寡競食
膳御疏然周急拯溺育孤葬貧趨義恐後其增益祭
田賽龔先世誥墨至老猶盡心焉先後邑侯聚鄉飲
固辭不赴至邑侯楊公行丈田禮翁爲都里人總領
因陳便民之法十楊公欣納著爲令甲其會計勞盡
以虛删施公明[illegible]施[illegible]新額莫爲[illegible]都里人至今
賴之指畫胡公[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語且檄有司建牌
以[illegible]以翁之才行可施諸當時而局止以一事一方
[illegible]不識[illegible]爲致慨于里選也隆慶戊辰八月寢
疾[illegible]終年八十一娶盧陵北溪劉氏生二女長適縣
學生楊載芳次適萬安頓某側室蔣氏男女四人宗
望宗錫宗箕克世其家女適某孫男八某孫女二以
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介予門人楊能卿撰者行實
謁爲誌銘且曰翁其無愧于予銘者爲之銘曰
德苟履兮雖替猶其終職義苟腹兮雖達棄其弥貴
爵爵樂翁六經爲眾百家樵[illegible]乃賜飫爲孝友
饗爲溫恭任恤足以敦忍人公應可以激墨風嗟哉
歲稠易爲汨沚不爲江河雖曰靡位領者孔多祚躬
既壽子後既賢乃鐫玄宅千載稽焉

胡母劉孺人墓誌銘

[illegible]廬陵芳徑有賢母其夫子西岡翁始遊邑庠
[illegible]棄去叩正學於安成鄒劉二先生二先
[illegible]之每歲謁安成及心所嚮往則供糧[illegible]
[illegible]風黃賓友以講業至者饋饗無乏詢之
[illegible]孺人手治也以是人莫不頌賢婦某年[illegible]
日西岡翁卒以貲遣子獨遊劉三五先生之門三五

劉先生者名勝以尚行儀一時非其人弗與燭至劉
特録門墻而教教之既歸構室曰求仁精舍延師友
居之燭得以磨德厲業焉人以羨燭燭曰某則安能
爲稟母命成父志也人又莫不頌賢母萬曆甲戌中
秋之日燭不幸母亦卒又三年爲丙子三月燭乃得
卜吉葬萬段蟠龍形其山某向於是其里中姻友文
岡蕭君懼母之賢節將闇閴弗聞也則代燭狀母行
而謂予宜銘予按狀母諱某出城南故閈父某母某
氏生正德戊寅十月十九日至年十幾歸西園翁鍾
英翁家故貧母拾[illegible][illegible]務成有餘夻奉尊章禮尤曲
至處妯娌間逮遇臧獲恩義裒然厥儀有可數祖翁
出粟翁爲之傾廪人難以頌翁然知母之贊助多矣
母之終以其始哭壯子繼哭翁曾幾何時哭其三世
遂疽發背不起距其生年五十有七子二伯某先卒
仲即燭也娶某氏繼沂塘黃氏側室某氏女一適亦
文士可揚孫男一某女一某俱幼文岡君曰西園生
[illegible][illegible]儒宗薰其道味自别於流俗又推所蓄爲公私
利[illegible]功蓋有自云此母德之大致其他勤儉敬慈細
行不數不盡述予亦云然子辱族屬方欲與燭偕之
沂道燭恐不彰所由以[illegible][illegible]銘曰

有房燭之淑媛兮嬪夫子予道也依型善之母儀兮
教生予予道也斤斤瞿瞿靡弗禔兮擢其嫩不可殫
[illegible]嗇[illegible]恤恤哀此女儒兮胡職之筭弗使至皓也

[illegible]溪處士胡君偕配劉孺人墓誌銘

[illegible]文水羅文恭公語某曰子之里胡仰齋先生爲給
舍時雅善子後給舍以言事謫歸勑其子汝賢從予
學予歸可相朝夕勗之又某五從兄爲汝賢君經師
遂因道家往還稱莫逆云隆慶改元予歸自蜀君率
鄉士数子問學挈二子遊予門時方盜劇自辛酉至
丙寅凡六年每冬盜輒昏暮擁強横戈入門無得脱
者蓋無夕不惴惴度若年旣曉第聞殺人事迄數十
里閭相弔蹙蹙不可聊生君過予曰聞子寓蜀有鄉
約團結禦寇可倣行乎予口然乃爲刪潤出覧君慨
然館穀數百人偕二三友倡議决行予因題曰求仁
鄉約君又爲捐貲梓散之口非家授一冊不可也以
是盜勢浸息異時有官司爲盜地者約事幾殆君獨
與[illegible]維持每晤對輒相悲歎久之萬曆初予又歸自
東粤鄉士以會所迫隘欲剏興求仁書院于覺山君
適病爲聞即捐金首衆頃十年予里中上知嚮學家
彼交從君與力不淑也丙子李泰君皆康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救豈餘活我指見孺子已是先師文恭望興
淡泊者相與賞慕極歡詎謂君遽以季秋長逝將不
為不誄哉予憶君方惆君家嗣則禹仲景禹卜是歲
十二月廿一日合葬君與元配劉孺人行灘江坤山
艮向吉壤手予門人胡以兆狀來徵銘曰非師莫悉
知吾父君子矣恐辭按狀君諱舜舉字汝賢號螺溪
晚號東皋居士其先世建州五峯先生後名成拱舉
江西家泰和蟠龍山幾世生國寶徙舍溪又十三世
為君曾王父曰清王父曰元讓以子貴　贈兵部郎
中父即仰齋先生諱堯時官至貴州按察使母蕭宜
人出南溪以嘉靖壬午九月廿九日生君君生資頴
貌偉五歲先生携如官邸之泰聞心齋王公論學羅
然有發弱冠歸補邑庠生業文出人意表屢試場屋
不利遂棄去先生聞亦允之且曰吾家嘗得人矣故
宜力四方靡內顧虞先是郎中公病君侍病旦夕躬
扶挖親藥液惟謹比捐館一一如禮先生歸既病且
羸先生官滇聞季弟之變輙欲懸車君奉書曰人
大艾天下事寧即委乎又論征上官事曰此國
家外樊似未可以一告輙急擊痛斷也覽者韙其言
先生末年以君言[illegible]可故物論與則責君曰且也深
百金一散當倚靡所濟不若舉以濟人先
生在滇之戊午先生背棄又十七年蕭宜人亦逝君
盡哀毀先後卜葬廬原靡不勤腆檢遺書或至泣下
匯復以教其子曰古者教人先小學曰友道貴破藩
籬皆名言也歲侵時嘗倒廩賑里族緩急無難色吏
仿古常平社倉遺意平糴以抑踴貴邑侯祝公多君
表其閭曰敦睦之門鄉里婣灘陂每旱輙醵金偕偕
衆利賴之蓋君樂恬嘉齋自對庭訓而已盟矣始病
稍艱食已而吏數醫竟弗起時九月廿三日也得年
七十有五豈不悲哉劉孺人出廬陵若溪進士吳
縣令劉公輔宜女性靜懿婦君得順遺雖居華腆而
持儉洛非大慶弔無踰閫閾事尊章禮尤至臧獲有
過亦微讓之而已始自慶歲子即贊君置側室已又
贊之擇若睦右婦姒無何連舉子又撫若已出補長
贊君延禮名師教育恐後諸子林林詵詵如也孺人
賢可知已君卒孺人哀絕食不下四屆節辰愴傷乃
後君一年丁丑七月十三日病且殁其生先君一年
為辛巳七月十一日其筭加君一年均未登乎上壽
以故里族悼君更悼孺人蓋嘗觀於今貴介子有不
期進取漸嚴益蕆錙銖踰軋肉其下惟驁楚楚仙仙

衣棠佩紉[illegible]樹尋幽駐宕乎齋貢勸耿之間以奇耽
群黙自爲多矣講知從師友語問學哉且捐利倡義
利濟不已若君豈多覯耶聞君病爲猶鼓琴一曲若
有遐思又何其爽然絕出也子五長邑庠生郎則爲
娶歐陽卿女恭簡公孫次庠生秉禹娶庠生張洛女
亞卿公孫次命禹聘早未渡業迪德女僉憲公孫次
承禹聘南漢[illegible]其蘆女次[illegible]禹南幼女五長適歐陽
文莊公孫大學生宗發次[illegible]大學生歐陽宁次適添
溪周夢祿次適羅通政[illegible]孫男三子湯聘
南[illegible]庠生李丸來女次[illegible]庠生[illegible]學義女
次[illegible]湯未聘孫女[illegible]與[illegible]人雖未上壽乃其
[illegible]風振振若是天之[illegible]其遠矣乎爲之銘曰
謂其才可以喬迅[illegible]截兕[illegible]騁髯已而退
然擇於問學終匿景乎東皐[illegible]其力可以歌鐘蒲前
吳歙趑趄日酣而酰巳乃蹇然率先倡義唯利濟之
勉踊躍矍柳抑士也匪叨棣棣婉婉婦也嫕操避垃
培墨千載同牢胡以徽嫩[illegible]定鳳毛

蕭小峯處士墓誌銘

子邑南以儒林墨卿世其家者右鳳岡蕭氏蕭之先
出建康始[illegible]金[illegible]始[illegible]泰和之鳳岡[illegible]幾世

而有今小[illegible]公公[illegible]盖[illegible]仕至交州[illegible]歷事行[illegible]
郡志生四子登甲第者二而伯子益益子貴祿祿二
子天貞成治書未逮仕天貞[illegible]晴峯翁以行誼表諸
鄉娶康氏生公公諱朝賓字汝勲天性孝友骨鯁諤
諤始嘗戮力舉子業旣脫穎足進取尋以家累棄之
初晴峯翁拓落有大志不[illegible]事生產以故家益窶公
閒出受徒爲養晴翁捐世公天踊[illegible]毀痛翁之弗祿
也殮葬飭從腆居喪如禮[illegible]二親者[illegible]老孀居公
旣朝夕承歡菽水[illegible]史[illegible]晴庚
子始設教虔鄉[illegible]人避公
治殮葬持喪如前又明年[illegible]人[illegible]公益兢兢
勑勑罹危疾幾不起旣愈乃挈二弟偕如虔虔人感
公誠信競舉延不令之它[illegible]曰是我家先生也不得
師公者輒競師二弟謂有公之風爲幾年公自虔之
會昌會昌人爭迎如虔亟留挽不令之它邑曰是我
邑先生也公遂留會昌至廿年公爲教其子弟邑中
無老少貴賤莫不知名會昌人有急反貧之公公無
不倒囊至積券數十定勿問也前後所有悠弟出入
婚娶饔食觴豆共三十餘年友于之愛彌篤里中誦
孝弟者必推公小峯公雖[illegible]或云公雖不[illegible]

然素厚重未嘗臧否人環堵蕭然而賦乏恤匱之𠯵
隱若饑渴鄉隣有競得公一言必解咸曰小峯公無
他腸而言不比周故醉心焉先是邑令祝大夫暨今
唐大夫廉公篤行為鄉人推服相繼署鄉約長公曰
此古三老職也敢不盡心而鄉人前已信從自是爭
訟為衰晚歲與人無長語惟孳孳勸善時語伯子廷
對氏昆弟曰作善降祥貴先存心已而廷對舉癸酉
鄉試鄉人頌曰諒哉作善之食報也明年廷對會試
下第歸日夕承顏公逌爾而權訓曰祿位固有時吾
獨盼若等提身樹業不忝先君子足矣先君子者謂
交州思恩兩君子也嗟乎若小峯公行誼庶幾不愧
兩公矣詎論隱顯哉公不幸卒萬曆丁丑正月初五
距其生正德庚午九月十一享年六十有八卒時廷
對赴試歸自京邸抵累川始聞訃號絕復蘇卜以是
年某日奉柩葬某山之原屬其友蕭州守君某撰狀
行事謁予銘予習知廷對善繇之有自也銘曷辭公
初娶堵陂胡氏繼下揆郭氏子男三長即廷對娶朱
南徐氏次廷捷聘胡　氏又次廷擴聘尹氏女一適

前溪康一陽氏銘曰

風積基厚而鵾九萬山積基崇而埣雖崙崇矣風罔
者才是崇倚矣小峯倘林斯兒為行不一貞一者兼
侃積既欲如取如券盱彼嗣人彌久彌昌

處士蕭杷淇翁墓誌銘

翁蕭氏諱其坤字順齡一名晚所居濱淇塘別號杷
淇人稱杷淇翁云上世仕楚自長沙避地來家邑北
之早禾渡幾世為大承事從南彥里幾世為惠可從
今墊溪而又幾世傳務逵逵生慎菴某娶某氏生翁
翁齠而樸天性孝友居約節嗇奉養為養已而去為
賈賈不牟利輒復耕然事慎菴公恍志承顏雖卒菽
粥擾未嘗不令公大嘆曰兒如也事異母兄嘗外禦
侮友愛無篤既卒撫其孤不後己子時從昆弟競構
重役幾不解翁勃然作曰予其忍坐觀哉遂自奔告
上官直其事獄竟事定乎急公甚私輸稅董役竣事
嘗先鄉人壯年伯子元周生為朔縣教明師教之敦
就外傳雖力不克靡不傾誠伯子學問容友為族父
鄉皋翔耀翁一見曰國器也雖匱必殃後果為名御
史嘉靖丁酉伯子偕舉于鄉捷音臨翁方乾犁耕壟
端已聞報猶逶迤竟畝無驚愕態嗣是雖輟耕然與
田叟談耕牧事如飴歲時〻　錢晉先穀種芋魁輒出
諸泉甘林茂觀渡亙千林林下不肯休物奕厉刎忌

地評茂園[illegible]牛[illegible]當如有[illegible]貴人
當如是耶翁曰吾老農耳焉知貴人其賢任類如此
歲辛巳伯子下第遘病竟殞翁哭痛絕至困憒若熟
寐見伯子來曰父無哭壁間不有烏龍在耶父收桑
榆豈晚哉視之龍光隱約既覺愈慟時季子元冏驟
伯子遺孤象僑甫十齡咸通章句時人擬曰此非烏
龍兆耶于時翁室如懸磬薪桂米玉然教一子一孫
遣外傅如教伯子無替他歲丁巳二子咸得補邑庠
弟子員翁稍憩擇[illegible]盆喜津塘之勝曰吾無力爲
亭榭惟築一園環植松竹而優游其間吾生足矣又

喜飼黃羽時從籠落啄之曰是其富貴庸以口舌
爭哉隆慶丁卯改元翁年適八十而季子[illegible]須鄉書
翁遇捷使不異丁酉時賀者填戶翁揖拜酬獻一若
昔時仲冬送季子赴南宮侃侃命之不爲兒女憐明
年正月八日翁忽以無疾竟卒距其生某年月日得
年八十有一嗟夫若翁可不謂善生善死哉翁長身
鵠立目若電光音吐鍾絃雖倨慢者遇之莫不屏息
然[illegible]沖恬約愈久而篤宗祠滌圯亟督群從葺修成
畫自胸臆衆並功之翁曰吾[illegible]川兆吾可以獻先人
地下矣何功焉嘗自置[illegible]

於冠其子遇求[illegible]所宜[illegible]諸翁輒[illegible]然曰吾貴若
父軀並修今以吾棺棺之明當還一棺如長耳或曰
劉某[illegible]念微難之可倒其橐金翁大不可曰吾曷忍
至是哉常時竈突不烟而意氣軒豁雖子嗣冠時髦
未嘗華其冠服爲人解爭是非斬斬不爲模稜處家
族睦而有禮吊喪問疾嘗先衆人賓至雖蔬一盞酒
數行無不傾竭相與譚如也或謂翁介不貫鄙朴不
遺俗勤不出位厚不市恩茲四言者足以槩生平大
略矣方翁考終季子在途時夢翁已又夢翁儼然有
不起狀翌日而訃音至哭擗天涯絕不欲生者幾矣

既歸卜某年月日葬翁龍目山丙向之原乃飲血爲
狀語甚酸楚而乞銘于予予與蕭世戚而季子遊吾
門其政聲烜烜炳炳矣予以是知翁之流係至茂厚而
所享亦不斟天之報施善人何其弗爽也翁娶嚴氏
伉德安貧生子三長郎元周娶某氏次元冏娶某氏
季即元冏今爲龍川縣令娶某氏孫四象僑庠生次
象仁象鯉象岱女二適某某孫男二某某爲之銘曰
有昔盛民耕鑿作息內靡淫志外娛化日雖咸可封
而安自食漢舉力田亦先孝悌矧翁處蹇[illegible]攸備
既亥[illegible]不貲其躬而公律乃監其祠[illegible]龍目之阜如[illegible]

吏部尚書郎張玉屛先生壽藏銘

予以癸丑仰録句曲而予邑玉屛張公已判應天下見京兆邑公卮公口予乃張公閣左右人知公才乎已而歷謁各部臺大吏無弗才張公者諏之府人人曰公自判府席未温即出署溧陽公奇政著溧陽最予諏之溧陽人則曰吾邑人工逋賦嚚訟公至庶知積逋者乃出令專督之而緩其餘已而積逋者内悸輸輾先其餘咸感激爭輸不肯後凡四易月解竣唯成堡歲堡二里以圩圮潦甚未輸而公方剔蠹節縻謝供却饋民感切爭欲得生祠之已鳩金若干矣公聞諭曰若欲樹祠莫如以若金入官自營各民歡然獻金公輒呼二里民曰此予祠金也以代補爾輸金愕然爲之歡呼公又調知鄉謚九龍十虎各成緝而置之法又痛治誣告者罪繇是良民始復樂業焉太史曰自非司命大人禔已無黙則此猱虎者跡處及門庭相尋也今何幸空境矣于是公得稽坎隱惡奇入因審編知户口所繇銷亡繇前令不爲民寬益故以下户群富室則貧者愈貧齊民班勢家則弱者愈陽公乃歷[illegible]

民各爲列點見在輸寡于稽充徭編覈于巧免追呼辭至凌奪它邑寄庄者莫爲遁射矣公既覈且明雖強有力者弗敢譁細民欣若更生又出鏹金築成歲二堡圩遂成膏壤民咸家奉公而尸祝焉已而句容人曰公兼政郡止是公昔在予邑誠革胄聖宗免徭事辭議偉且確又有豪家誣執八平民爲盜得院允者三公獨闢旎止一麵狀又庶知豪家絶無被盜事乃覓白諸上吏而八人者生矣操江盧公嘆曰張判古人也已而應天人曰公兼政郡止是蓋公職司馬八縣舊有例金數百公悉革絶之已而予以耳剽目擊得知在悉公鞫獄也無茹實若高淳李某者故和奸而以強論死宣城唐德亨等十四人咸欠户而以侵擬遣公皆爲辯釋之又宣城隷人湯龍因追攝劉登不得懼刑自縊死縣擬登抵命公按驗之耳後故有八字痕登竟得減死寧國曹隆與賈姓者相毆趙和赴勸曹怒𢧐推趙跌死訟稱擬傷潤分餘議皆抵死公覆審駁曰傷潤分餘則擬亦耿矣奚能死人曹隆亦竟末減懷寧謝教與從兄弟爭産辯弗直而謝叔謝元實証成之始謝元入郡門時謝教等買九肉酒西之元發九二[illegible]

歸舍夜半腹痛死理官生勑等眉毒謀死親叔合重
典徵成三歲公乃駁曰使勑等果眉毒酒中則從人
眉餘者曷不死而獨死叔兄取庫貯採鏈迄無黑狀
此非毒謀審矣且八十而奄忽死者比比有也豈皆
中毒哉於是救二命得竟釋焉公又廉知高淳庫役
盜庫銀富子毋錢公戒吏搜得券置之罪量罰各貸
家甚學宮適又罄逆併剏尊經閣而宿圯者咸煥然
內翰邢公紀諸石公風裁嚴爲人誦者則曰發源有
王郎中者既罷歸仍結柄家倚勢淩駕府縣丞劉大
武族誣劉至罷免劉奏辯下撫按吏情知其冤而猶
顧慮公激以大義乃行公會勘既兩造倫王獨抵立
言曰事有成按公乃欲翻則當牽繫入錦衣獄公曰
錦衣獄非賢者不能入我儻入幸矣若不問
欽依問犯例先受杖隸人即按王于地而同問官皇
遽祈免免之乃鞫各里庫咸稱劉清操所指賍絕影
響于是復劉職而抵王誣自新臺史以下莫不欣悅
而公之名愈籍甚一時矣公尤敦風教非獨沾沾事
簿書間故尚書齊泰溧水人革除死難臣也家故被
籍嫡孫光裕等傭耕自活公爲買腴田業之又以光
裕有先人風白督學廩諸庠蓋公之彰往忠義類然

于時公得除本府治中南吏部題授奉議大夫公先
後居應天者六年其蒙知撫院臺史咸題薦有殊稱
所建白可施行者靡不允民食利者無算而大司馬
克齋李公操江時嘗陳江洋事宜十二策咸納行之
郎以逸才薦歲甲寅陞南京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時
倭寇薄南都城下而徐御史者建議增高金川等門
城垣與挑濠十五里奉
旨會勘事歸工部因檄公夫量合用銀十四萬有奇
公白尚書曰所議增城頃嘗興工第挑濠事關繫不
貲今京軍以錙銖營利自活若役之挑其妻孥不免
凍餒或至嘩逆難制則蕭牆之憂其孰當之議銀兩
取辦各府然近蘇松等壯郡皆爲寇患若復加征則
畿內之憂其孰當之尚書白科道暨甚當奈何公曰
金川門係
皇陵右臂昔
高皇獨不濬是門豈無意耶尚書悟乃啓具奏有旨
下南欽天監勘議果碍事遂寢軍民獲免徵役之苦
公一言之力也次年公得奉
勅清盧洲首追勳臣逋銀二千有奇又追豪勢占洲
地以給細民是歲冬予則公遽告以原職致仕知者

莫不惜䝉曰何世之輕惜才賢也公家居十有八年
丙子自粵歸乃挈鄉生汝瞻訪公洞巖山之館則公
已亭百歲後藏室於山巔予頋鄉生曰不登洞巖山
不知公之達生與壽裕之造也蓋洞巖山稱廬吉州
中詞公昇仙地公凡築其巔爲壽藏非達曠能之故
曰達生予鄉人鮮不治青烏家然逞智力千萬方莫
能獲勝者頃聞公獲玆真勝今視果以是卜公澤茂
不恥故曰壽裕公喜即偕其三子忠卿惠卿慈卿以
壽藏銘請無何三子以歐學諭所著公敀行示予督
銘予曰知公京兆事唯予覈若其生平則敀君嚴按

公名峯字子奇號玉屏世爲泰和後溪里人其先有
洪州參軍刺吉曰景重者家吉之城西後徙永豐及
富田井頭又三傳曰洪則後溪初祖也六傳濟字行
之清字毅旦中宋紹興開禧解試又七傳諱元方爲
公高祖諱孟遠爲曾祖皆以耆壽膺冠服祖諱鑑號
愛山以輸粟授散官父諱泗號石坡贈應天府通判
世稱京兆公云嫡母生母俱羅同贈安人初京兆公
嘗禱嗣夢鯉魚山竪皂纛揭江山淸氣四巨字翼日
公生實弘治辛酉九月念一日也公童而英喆嫡毋
絶愛之五歲訓禮度九歲爲程書弱冠京兆公用訟

[illegible]歲嘉靖改元公理舊業邀起等其族叔貢守會試
而奇之乙酉補庠生是歲京兆公遘危疾亡藥罔效
公乃額天封股服之果瘥戊子舉鄉試上春官不第
公自惟曰舉業詎可畢人道乎時歐陽文莊公官翰
林乃謁而師之聞正學已丈母服闋復之晉都卒業
文莊公門已又遊泰州禀學王心齋心齋之學與文
莊公同出而拓發者稍異公兩契焉辛丑四試不偶
于是謁選補南海令南海居會城稱巖邑公在歲當
造册邑富家多分戶飛洒自等貧民貧民苦之各邑
寄庄戶止徵稅而弛役其後則并稅弛之而本邑富

戶爭效尤公曰[illegible]民[illegible]此哉乃區分丁粮上者承
里下者充甲各邑寄庄則比回該邑徵編而本邑寄
者例如之雖勢家[illegible]者[illegible]咸弗顧貧民稱快上吏亦
多能公譽縣[illegible]里長必拘正役不輕加刑獨械繫
一二稍逋民[illegible]納不敲而逡邑中百需止辦諸
六庫役破家者十而九公白郡守酌議使客公費郡
邑分任各用[illegible]金註籍撈筭既不煩里甲而庫役亦
蘇矣初海涯中新起沙洲成股田簡氏以其近而有
之許氏者爭不勝遂投諸纈宦相恃且
參道斷歸許賞恃以既定滿浩不服然能者巳數人

乃山德公憫之乃諭簡便并以售諸宦慾者宦與之值則兩利矣簡從之果得值諸司嘆曰張令其善濟哉有潘寡者娟親姪殷富則乘其寡婿爭而以用強誣之姪大稱冤行公勘公曰姦非和弗爭也叔婿與親姪和姦律各絞婿始供馮姓者姦乃坐寡誣而姪得釋上下快之明年壬寅公偶得劇疾太守西村胡公知公寠乃日遣醫代辦藥比痊喜曰張令生則南海民生矣時有楊兵憲者聽總甲捕盜凡七人寄縣獄中惟真盜一而六人者皆平民公鞫真盜語又得總甲欧六人攫金情乃爲文申楊六人獲生焉公又出黎南支死罪致忤陳守其急生人不避怨類此是歲夏京兆公病終暴無辦廖安人解叙珥貿棺西村聞白附臺咸致賻及行里老四民遮留哭奠吏五日乃獲出境甲辰服闋乙巳補任江浦江浦故凋瘵又當孔道旦夜使車驛騷舊例公費月給十六金里後不足則起派通邑丁歲約八十餘度民浸不堪公曰嗟乎艱哉江浦乃定畫每年僅起派二十度即省民四之三凡例供節饋及展緣設宴附餘扛解一切禁之南京四門給派粮不及百石而中璫科索費歲亡足金乃白上吏修置之是年旱無收倉儲運[illegible]

公白撫按請常平稻及原估賑銀盡派究究院粮然曰君書生不肯擬此徒沽譽耳公對曰民饑極矣嚴此是驅之逃也院怒叱不已公即拜辭文請罷職浦民聞叛數十群行哭都市撫按呈部行追籍有言院始知假銀稻下縣不知罷職公乃持銀起運而躬詣各鄉行賑尚餘銀三百兩爲築城費盡邑後有禾豐順濟二圩自成化間盡地田[illegible][illegible]公增措金備築次歲大穫粮乃有歸並是江[illegible]有石奉免瑚江折納而勘報者不盡所免又黃冊收除與實徵大相徑庭公乃稽[illegible]邑粮數覈[illegible]對勘雖焦勞晝夜忘櫛風霜不以[illegible]逸勤出[illegible]汗手米千石有奇改造實徵貧民[illegible][illegible]果每年預割稽版方緒而户給之以杜伸鈔其實遷與徵者則援望江例請侍征録是江浦之粮靡不有歸爲峰山周公極稱異之時侍御蘇山吳公道浦觀公政慨恨留駐因邀諸同門編校心齋先生遺録公遂割俸鋟梓於浦公又嘗與胡柏泉公松戚南玄公賢同遊瑯琊定山珠泉之勝相與訂學不以廢邑故窘意豁如也是歲秋陞應天府通判江浦民爭爲樹石柏泉公製文題曰勒思而後公既升永郡歸副見業勤諸從子卷[illegible][illegible]

緝譜𢿱建宗祠𢿱曆先京兆及其長兄上逮曾祖顯祖凡四櫳其為貧族衆大者幾為姪孫從姪孫舉聘者幾為橋梁者幾為利濟最溥者則賛佐張月泉郡公才量邑田畝而月泉里臺司十策即公所畫陳者大口竣民咸知歸德邑令而莫知其出月泉或知出月泉而尤莫知建自公也公又約束里中輸納不後期而倡行鄉約近塋尤力盖公力艱極危維風俗才志業業若水之必潤火之必燎若越人之治病隨地必効孔子曰是亦為政於公豈尠哉公又嘗為義陽書院聯鄉之子弟講學讀書其中又嘗追鄒羅二先生青原舊盟爭先倡導雖耄不倦家居𢿱刻心齋遺錄稱于序之公功德于斯世斯學則並遠矣丁卯穆皇登極進階朝列大夫士人特以為稱先是甲子卜居廬陵之蓮塘至癸酉乃獲茲藏藏脉玄而兩形龍備天識者咸謂德徵公先配劉安人嘗亦封股救姑生二子曰孝卿先卒曰忠卿邑庠生繼配廖安人生子一曰慈卿鴻臚序班側室徐生子一懿卿女二適王魁南太宰羅文莊子太守詡之子雲書孫同祖同升同倫孫女二適顏學龍生員陳杏或者謂公祚亂如松栢之何隆造天非遠其源本生人者多也予

緝輯從叢漢裔世譜仲溫徙今之五雲梅湖圍背其後曰東昭曰祥祐則君之曾大父大父也父弘聦號秋巖隱居有長者風娶曾氏生君君自童髫敏有心計從塾師不竟絕督而業常就稍長為門祚未遑治舉子遂棄去專脩封殖之業下至米鹽穀纊外及吏徭賓祭之需莫不辦畫助然家以饒裕天性孝友母病躬湯藥必嘗乃進衣不解帶者數月既卒哭踊欲絕喪祭以禮日侍形家者流蒲伏山谷間風雨疾病不休雖至勞費咸身荷不及其季又篤友愛終身如一日事繼母若事母然生事謹祀事急利濟有貸者弗克償無論子錢雖母錢勿問也遇人開口出餉肝延禮名士訓子弟以問學為他人父兄亦必以訓子弟問學言故族里間莫不信悼梅池君者君其庶幾有得於六行大都者耶君生嘉靖壬午三月上巳日乃遽以乙卯八月十一日告逝得年才三十有四悲哉天之奪君算何早也雖然天以誠質厚君生前故能禔其行不隳其世以賢嗣厚君身後故能發其子可以鳴世算脩短訓論哉君娶龍江曾氏有節操語具其族子太守青螺君傳中生子一即天叙配鳳岡康氏劉李氏女一適同邑嚴旋吉孫男二令磐令

磬俱幼孫女二聘予邑歐陽錫齡男文成侍郎横溪先生孫也狀君行者即其族弟郡博與京而父翕潭憲伯所善族中處士唯君不辱故京之言益詳覈可信云銘曰

碑彼良璞不珪以璋而遽早撲碑彼良木不柱以梁而遽先撥詔有令行遺有令嗣有彝者原有永者世

衡廬精舍藏稿卷之二十七

泰和胡直正甫著

雜著

省約贈呌年出宰

古今之言吏治者多矣然而首廉曰吏廉則民之大命繫而國之元氣植矣故廉吏者下為民母而上為國保也是以君子首尚之也胡子曰不然不如首約首約則無不廉矣何以言之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變色非為象箸變也以為象箸弗加於土簋乎必將尊犀而杯玉箸象杯玉寧飯藜而羹藿乎必於熊蹯豹胎寧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乎必錦衣九重以御之已而果為瑤臺瓊榭酒池糟丘則王府不能供而四海殫矣是不約之為過也夫天子不約則不能以廉而況其下者乎今夫越人斷髮而居跣而行雖進之玄冕赤舄將棄而弗顧況纓與縞乎粵人非能為廉彼其所以奉首足者約也夫鳥見樹而翔魚觀水而悅者性也然栖無處乎鄧林而泳無觀乎彭蠡者豈魚鳥有損哉其措身者有餘也是故君子之能約其躬若粵人之奉首足魚鳥之措其身則雖有金穀彼無所用之矣

是故廣者意廣者也止于守官約者不以意廣者也
可以守道夫唯守道則廣非為為吏而已
夫士方伏草野日啖不能重味歲衣不能十襲居不
出甕牖而安寢不越匡床而佚可謂至約矣然而一
旦宅民之尊握勢之便則耳必窮乎要眇而聽始劇
目必極乎佳冶而覩始悅口必殫乎甘脆而饕始厭
身必恣乎逸豫而體始樂若此則孰取而供之乎是
故吳歈越吟遞歌于堂非不靡也而民必有愁嗟憂
號合聲以詈者矣蛾眉皓腕結袂于闥非不都也而
民必有棄捐子狼棄以斃者矣飛閣層榭匼匝精
鏤連甍亙延非不與且美也而民必有竄伏以給轉
輸不休者矣彼士者一人之身而前後情勢若此懸
者何也則以侈心之為患而未習有以約之也今夫
人之侈心其亦猶火燎之而燎則至於焦都邑燎原
野不可得而卻過也而況可撲滅乎何以言之彼通
都之廛甕室之衆俾人人文繡纂組而衣乃令一人
御執業以班之則不誘而效矣俾人人複道井幹而
居乃令一人擁華户而雜之則不約而甚矣何則致
其焦都邑燎原野之勢有不意其為而已為之者也
然則君子立于群婦之中而欲以免灼躬之毒則何

道以勝之也曰君子約其身非難而約其心為難約
其心非難而能存勁特不可之志難是故必有勁特
不可之志以約其心者庸焉然後懸揭伯夷之風以
招之明厲皐陶之法以繩之而天下始更化矣
夫君子之約其心者誠知其本也非必窮形抑性矯
而為之者也然溺者之于食色若鐵滕然不能以脫
於其心則曰足人性不可絶是說也則又愈於燎原
之焰者也余後有以解之何以言之彼夫南威白台古
今之所麗也嘗試使之蒙冀纖而不解扎則鰥夫為
之却足而掩鼻焉此猶以為畫纖之不可近也使令
骨肉之間有然發疑則雖狂男子莫有萌不肖之心
矣是色亦不可使不說乎炎珠之肉淺蘇之膾天下
之至味也然必越山海而後至則饕者未嘗一垂涎
焉此猶以為道遠之莫致也彼大江之湙莫甚于河
豚雖有選者必不以不當為弗嗛也是食終不可使
不甘乎非得食色左手據圖而斷其右手雖駿者弗
欲諾之斷璞而寄懸于羿矣雖悍者弗取此又古今
之所共明者也此猶以為有斷手之灾射矢之危也
乃若王侯之尊童子知其貴也然而恢王侯之額者
則千無一焉千金之富興儈之所貪也然貿之千金

而不償者則千無十焉是貴富終不可使不欲乎故此者彼非有慕于旨爽而有嚴于皐陶人心固有所不欲也是故君子之約其心者視色之凡皆為家姝則色不爲蠱矣視味之凡皆若河豚則味不爲饕矣視貴富之凡莫不如王侯之尊千金之貸而不欲焉則貴富之不足以滑其中矣夫使食色貴富皆不以槩于心則非獨其神德王而區理彰也其服御省而供餽寡民力舒矣民力既舒雖由此以清内寢外可也而况於吏治乎然則君子之約其心者誠有其本矣

養微 有序

錢塘吳鹿岡子以瓌文首兩浙士有年今歲春始得與予同第補令寧國之南陵識者謂吳鹿子名材頗惜其去予于是作養微一篇解之并以別吳鹿子

人之旨曰君子之屈信小大猶日月之虛盈其循環之理不營而同然是故君子之不戚於屈小也以斯胡子曰非也夫屈非能伸也誠善爲屈則伸也忽焉小非能大也誠善為小則大者勃焉今夫神龍之隱於沮澤也當其朋鰍鱔肖蜥蜴族之衖狎之而不與較神龍初不自計其能變化也故能以一日興風雲握雷電撟厲太清而霖雨乎天下繇善其為屈之道也河之發也微于星宿海蜿蜒于崑崙之足千萬折而不肯回河亦不自見其狹小也故能以一日經積石貫龍門盤帶晋梁而東滙溟渤者繇善其為小之道也假令神龍先自計異日之變化則必與麥族較短長其德亦淺矣其曷能終霖雨乎天下哉河之行先自意其狹小不繇不回阻則河之力薄矣其曷能終滙於溟渤哉故天下頌神龍為博德而賛河為完力誠其所蓄者厚也豈爲繇而已乎是故君子未嘗無屈屈而為龍之博德則善為屈矣何虞其不克

伸乎未嘗不小小能為河之完力斯善為小矣何虞其不克大乎然則君子之屈且小也予將覩其霖雨天下而滙放乎溟渤者必不遠矣夫是之曰養微

醫喻八首

楚王有膂𤸇之疾三年神室圯泐亡培夜寐姬娭謔謔妹妹嫫嫫大夫國人謁巫祠鬼朝褒暮柴歲無休改玉帛殫藏幣而牲牢崑陵壘犧弗祓將謀人詩比郭尙生感之進王國門叩中庶子告曰王疾與禱不相為也禱何能詠疾臣聞炎帝辨百草軒皇明九候伊姬述之遂樹醫政秦始介衍容成岐伯之徒肆其

術蓮能經緯陰陽操握元化血肉死骸噓吸髑髏制
人生死坐運掌股雖有司命莫之敢取蓋醫之爲功
賑賑乎矣今王病有年不肯購醫乃狠從巫覡爲四
不取也中廢了以北郭生言進王召問曰醫果濟乎
請言其蹤北郭生曰夫醫雖天地弗遠而况人乎昔
者成湯之時雨澤亢旭蟄蘗火蹟星辰燀灼金石銷
爍河漢起塵山嶽焉童五穀百卉之物爲之疵灺如
是者七年人曰此大瘧也湯得伊尹醫而調之于是
月徃從卑電乃轂雲陰陽所合靈雨既零而天之病
始瘳書曰格于皇天此之謂也唐堯之時巨浸滔瀰

溫日○乾家已瀕濠覓間幾寥人巢樹狄蛟蚊載而
食之如是九年人曰此地泄也堯得禹稷醫而治之
于是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隩咸宅六府孔脩而地
之病始瘳書曰地平天成此之謂也周官有古惢性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貳公弘化寅亮天地醫証
多矣臣未皇悉惟大王財擇王曰生言皆古人骨塵
久矣今焉從購醫北郭生曰有[illegible]渤海秦氏越人
遇長桑君飲上池水三十日[illegible]表數人五臟
腠虛實畢知以是能生死人名震諸侯今雖亡去有
弟子子陽傳其秘業齊名越人大王豈能謝巫而尊

醫也臣請以王命敦致之來則王疾瘳矣王乃賜生
赤水之駒風胡之劍介白璧一雙黃金百鎰錦綺一
純遵海陽跡子陽之庭扣焉子陽問故啇然念曰生
不遠數千里過臨鄙人鄙人敢以身從乃偕至楚郢
謁王

王曰先生固傳越人之業與子陽逡巡避席對曰然
昔者臣師越人昆弟三人越人長兄於病視神未有
朕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視病治氣已有朕矣
因而調之不一二七故名不出于閭臣師越人視形
形雖楚治無不左驗故名聞於諸侯夫長兄視神則

堯舜之治是已禹稷可得與也仲兄視氣夏政是已
益契可得與也越人視形湯武之治是已伊尹周公
旦可得與也臣習于三師之門匪一寒燠矣亦嘗總
統其大都用則隨所適王曰嘻噫先生言良哉皇哉
汗淼如溟海寥邈如秋旻寡人冥頑罔聞所從卜邪
生對曰古語有之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則先生語之
矣王曰唯唯否否

王曰敝邑固陋罔知道術上古之事竊有疑焉且夫
藥應周天毒居其半炎農氏嘗而知之子陽對
曰彼炎農氏豈誠嘗哉臣聞學醫辨藥猶治國之辨

材非一手口一耳目之力也臣請言辨藥令夫翠羽
屑金雄鐵枯銀蟹漿水滌神砂泥鐵此皆銷物也而
以之相為則左蟾肪合玉犬膽柔樹鷩血續劍虎白
拾芥此皆聯物也而以之互易則膠方諸取潤不若
游波之漲涸江陽燧取炎不若猾髓之燎洪河何則
彼性于天者殊也巨貘食鐵則其糞可以切玉香獐
嗜栢則其臍可以辟鬼蜃脂爇蠟則樓閣為之湧出
而非蠟不得龍肉濯酒則五色為之縈旋而非酒弗
能何則彼制於物者異也夫血畏則紅藍之花丹紫
之參氣達則蘇芥之子沉腦之香神忻則千歲之苓

九節之蒲雖下工皆之矣然而用違其性顛所錯制
則君臣易位主使僭宜雖有聖神而莫之撰功是故
或比而戕或忌而使或首尾而相反或熟生而相攻
或左燥燥應或左寒寒應國老艱獨任將軍虞徑行
骨領戒力分卒伍尚得引故曰時為帝者也不可無
辨也故善用之則伏翼之糞貴于珍不善用則太陽
之草等鈎吻若乃索狼毒羊躑于獸旗求鶴虱蠻腸
于虫譜滕益厚矣臧人焉用哉雖然彼炎農氏豈誠
嘗哉維聖維靈抱虛以仁仰巳下詢重譯來陳山澤
之癯土著之萌莫不貢聞假令炎農運一耳目懸一

口欲以辨物則毘每夕矣惡能徧嘗廿郭生喜曰
知材善任虛躬廣諮則先生訪之矣王曰唯唯否否
王曰先生語藥既聞命矣倘亦有定方乎子陽對曰
可胡可定也臣聞天有四時地有八方人有五藏五
氣四八多寡爽衡疢乃發生方其倪也緼緼瀜瀜尻
几蓬蓬宂若隆囦浮若蝶空既進則塌兮痡兮數兮
灼兮擗兮欻崩雜兮潮涌蒸蒸兮旱月之爍炙爐熯
淩兮玄冰之固陰洞冱兮若劍戟兮若蟄蠹兮若鋸
剕兮若擷若舂若嚙若齧若飲鼓兮雷砰擊兮雷聲
迅兮風翻容兮霧鬱肌骨之隙腎腸之府有物宅之

吾不自主須同萬幻謬擣于齬齟有良工拱手睥睨
癖若觀兩軍之鬭頃刻機決不收妄投其一劑也方
胡可定何以明之今夫句芒行而宵雨作祝融鼓而
金石流霜露降于蓐收冰雪勁于玄冥此四旹之異
也物生應之則蟪蛄夏死螟蟀秋鳴鷹化為鳩雉變
成蜃彼非擇之也誠篤於時也況道之微能下番禺
之隘斷雪嶺彌望而鹵吳越彌望而波此八方之
異也物亦應之則貉不踰汶鸜不踰嶺橘變爲枳
洲北徙欲亦非擇也況乃於方也惟人亦然舟車殊
御毳葛殊服稻麥粳魚酒酪殊用鹽豉殊幹疏密殊

理勞逸其寄殊情感衰貴賤殊勢春冬不以互治徹
比不以交攻爰收爰宣爰瀉爰補爰調爰燥爰茹爰
吐爰緩若文爰急若武爰升窮天爰降下土爰逆若
攻爰從若撫表裏相半輕重相取及其猛大毒戡奇
辟則將膏肉乎砭石弥蘊乎湯劑神針刀而聖爍鍼
矣方朝可定是故爲可爲於其時則雜用可用於其
地則宜否則否殊食燕薊人以物蠻夷蜂而咲越姬
以蠡蝗唐靡也鮮不至坐殺矣北郭生曰百里殊風
千里殊俗因地任人則先生郭之矣王曰唯唯否否
王曰先生辯乎無處方也治則奚先子陽對曰先主
氣夫日月有朓朒星辰有溫隕山石有窊崩木果有
蠹潰歷一朝夕之害主氣盤也夫主氣未盤則雖奇
痺若痤瘇痸瘵賁純癃瘕癩瘧痺痿癭瘵瘥癰癧
瘻蠱可以一再劑祛主氣既盤則雖無事而郗好悅
澤驪磊頎倚伉健雄武燕頷彪身虎闞驚悍不可以
石劑活臣聞大王之國南感白台曾不鞭嫵麗波濮
遠乎巫峽之神媛也白雪陽春曾不爲絕音連綿乎
陽河之哀響也雲夢之野共蘭之浸削軀刺猊伐蛟
斷鯨曾不曰小哄猶欲東釣彭蠡西狩葛春不見有
窮日也則主氣盤久矣臣願太王立御此臣請進不

死之藥三焉臣有藥自衛齊之帝處哲之王莫不首
餌其名曰遠志遠志之師曰益智益智之友曰苦參
此三藥者臣師伯仲二兄治神氣之聖劑也非時與
方能格也雖然太王誠服此三藥臣請然食鹿胃臣
聞鹿性九草解散群藥食之則三藥之力懈矣雖然
單食鹿胃無寧食黃耆大王獨不覩耆之毒乎填心
塞膈雖沆瀣甘露不能入也耆而閼功祗益鬼巫此
郭生曰臣聞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此古之善用
遠志者也曰其德克明克明克類此古之善用益智
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古之善用苦參
者也今大治國亦有主氣主氣盤雖通國竭人禱爲
祓王曰唯唯否否
王曰寡人聞之急則治標今先生顧言主氣達邈漫
遠不可旦夕效也請言其次子陽對曰臣有一藥迎
之無首隨之無尾非白非黃非甘非苦草本弗爲族
金石弗爲侶食之則鼓臼腎腸震驚萬里百妖逐之
腦裂衆魅窗之魂魑王欲購之不出五行之內臣愚
不敏請名曰怒昔者臣侍師越人與青袍見顏色輒
曰得怒乃解臣曰怒可已疾乎曰可有二有怒其
已怫者是曰食鴆酒也其毒如鴆勿治有怒其已驅

者是曰飲火齊也其毒吐吐乃瘳是故人主毒在内
太患不怒人主大怒則大治小怒則小治昔者舜有
幽憂之病流共工放驩兜而四方風動此大怒大治
也齊威王有幽憂之病烹阿大夫并其左右羙之而
一國懾服此小怒小治也王誠赫然奮洪響之霹靂
發霆發乎紫宮起蟄沉困驅節十重大則爲舜小乃
威王則王之六竅關二部通六節可調八正可順十
二官可理王之去沉病就禎吉捐悶憤登康豫碎岩
爬梳抵飛埃爾臣所陳不死三藥王可一試效矣臣
聞古語欲忘人之憂者則贈丹棘欲蠲人之忿者則

贈青堂臣乃所謂贈王丹棘青堂者也願無讓北郭
生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則先生詔之矣王于是隳
乎其聽聧乎其視頊曰此非寡人所能建也
王曰寡人聞酒之於人一也有濡吻而醺者有勺合
不勝者有數石不醉者今寡人勺合器也聆先生言
閑恢遑畔中心益忞忞怦怦黯黯疣疣莫識端委意
者先生有它妙巧能易短令長拓隘就弘冥旋神除
護從所陳于陽對曰有昔者臣師越人望見桓侯告
曰君疾在腠理不治將深侯曰寡人無疾不聽後五
日越人復見曰君疾在血脉不治將深侯曰寡人無

疾不聽又五日曰君疾在胃腸不治恐深桓侯不悅
又五日越人望見桓侯反走使人問曰疾在腠理湯
熨追之可及在血脉鍼石追之可及在胃腸酒醴追
之可及今在骨髓雖司命莫之追臣故走也又五日
桓侯病果不起夫臣師猶望見桓侯而知也曩臣未
至王之國臣已知王之病不在腠理血脉亦不至骨
髓王病在心腑台萬億歎王頼遇臣聽臣臣請運赤
王之斧揮九華之劒剖劉王胷擘心腑洗清冷淵而
劇條之淘蕩其腹絡滌絜其九竅澡雪其滯靈發已
其兹慮翕其餘王心者讐罪戮之五逵之市然後令

天孫擘素霓爲絲而縫合之王則悟焉莫焉嬉焉[illegible]
焉若蹶而興若醒而醒若跛永夜而覩歸陽若失[illegible]
穴而升層臺當斯時王必能繼臣所欲爲王建[illegible]
其短之蔡長隘之弘將昔病之何隅遣之巳[illegible]
矣自王四體至四境八埏靡不滿志此天下聖[illegible]
王之所驚而駭也王豈不願之乎王乃仰天而[illegible]
心而答曰寡人肌肋不足當君斧鉞請終從[illegible]
子陽曰先生有疾當食何劑子陽曰臣所食[illegible]
休北郭生聞之曰王咲甚矣嗌嗌然有舉哇哇[illegible]
撟氣結函聲不復出聲於是子陽大[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家黷聲若霆訌於朝野病罔知厎麗

詩誡

予童喜詠賦然非所長又夙遭凶憫浸淫抱痾年十九而有咯血之疾夜寢恒不交睫血耗而大突故也至年念六雖閉學罔有獲三十二得廣南鄧先生指示靜坐始稍袪宿瘵今年四九矣曩苦未得去丑承命督蜀學相知孫山甫之倚以校文勞瘁為予憂予因自念多岐不能入道矣晝以病胃而勝勞役之艱也因絕意作詩省思慮遂書為誡

誓師

惟我

聖皇仁涵義激天時地載風自閩閩旁邑子函夏之外迺茲西蜀比隣吐蕃綰轂勞蔑括謚交析執政不庭西域雖遙重譯納琛某義留風爭為妾臣矧惟逆賊黃中父子曩屬編民寵居蜀東在楚之隣一朝迷賊化為頑冥自以蚕蚊之微不桂雷霆之誅蒼臂谿谺之谷鼓翼蓊薄之區剽奪民腴蹂躪民稼虜掠其畜產焚蕩其室廬侵軼略地蠶侶植交豪吞噬戮何啻千百負固逆命九越幾年姦居孟獲罪浮玉琮竊極兇霆激怒神人可謂一方之虮蜮當庭之猿猱肆我

聖皇赫怒特命必征於是遴委將佐之良集調漢土之兵彊弓勁弩之如羽長鎗短戈之若林叱咤而風雲起指揮而山嶽騰欸茲小醜取彼凶殘何異振炎焰以燎槁葉挾泰山以壓危卵歲有不逞若矣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將以安民匪以耀衆將以止殺非以逞暴是故殲取渠魁脅從罔治此今日命師之大旨聖皇之西顧而屢屢也廼用寧爾將卒共告于

皇天后土以昭茲不得已之祀凡爾番番之將桓桓之旅或攜其壘或伐其交或以計擒或用謀攻或先登陷陣或擁衆攻寨或哨探得真或用間有獲或斬逆賊之首或獲群醜之級賞格已布決不食言或劫奪民財或洩漏軍情或妖言惑衆或逗留不進或爭奪功次或賣放惡黨或濫殺良民或擅離信守或違節制或亂紀律各有常刑其無少貸爾諸將其悉以此意布告多士克廣德心早集厥勳以無貽師老財靡此昔之名將所為先發而致人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其各如律令

果州鵲

予校士果州行臺後圃高樹雙鵲巢焉一日鵲出鷇

俄居鴉爭不競已乃聚族數百翔鳴啄欲爭巢
去覘者曰是成異耳踰再月鷄雛于習飛方出巢群
鴉數百哭來與鷄鬬鷄不勝移去鴉雄雌復居焉衆
始知群鴉先非畏鷄以鷄方伏卵不欲令毀棄蓋有
俟也噫鴉誠黠矣哉而世薦紳道詩書或至乘危搉
奪殺人衆視茲鴉遠矣雖然鴉巢特枯株腐草不
□者陷乃之性不可然鳩族必爭者彼其智視
析株腐草不斷也人固夕夕之以宇宙之大觀人一
丘一室一官一爵其于杖株腐草何如也然人亦必
爭不可已不亦足哭乎於乎等而上之七國之戰爭
劉項孫曹之相傾相奪也亦何以遠與

別諸生

予嘗著爲功令訓諸生以學聖其言曰非恥弗聖恥
弗人也諸生興者咸云有感于斯語嗟乎是諸生真
感也有真感故有真恥有真恥故能有此興發之憤
不穀良慰良慰然觀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幸而免則知一念之罔卽爲幸免幸免者以其形體
人也生也而人之實生之理已亡矣雖有爵位文章
奚爲孔子所謂直非曰直陳人之是非事之得失之
謂也人心性理本虛而明不作于意無索無祖無畔
無倚無將迎茹吐之念始可言直物無是非得失倘
僅于意而思作于意而言作于意而動均謂之罔罔
則弗生弗生則弗人而幸免耳若如見人克伐怨欲
至于機械變詐者又益遠矣於此不恥烏乎恥嗚呼
豈惟可恥而已諸生誠由不罔進之有自得焉則人
道近卽聖道邇詩稱文王無畔援歆羨誕先登于岸
易坤言敬以直內孟子直養無害皆是功也諸生勉
之

二

國家所以育成人材欲其共生斯民而已共生斯民
者仁道也天道也帝道也王道也故能成一人材則
能生一萬人以一人材又成衆人材其所生豈可勝
道哉此所謂體仁事天而學帝王之道之實事也不
穀當何篇書以成人材重望之今棄而去豈得已哉
亦以諸生百方勉留言之惶汗不穀寢食不寧反復
思惟坐此痾痡良繇素養弗充元氣內剝故也是不
能仁身焉能成人材又家有老母雖叨祿仕素未盡
歡是未能仁親焉能成人材雖對諸生不任內媿此
不穀所以不得不求去也不穀重負
朝廷重負臺司鄉大夫與諸生罪戾何可言第此生

理諸生莫不明著但不問生郎無弗得所謂體仁事
天學帝王之道之實事則亦望之諸生而已矣諸生
非獨自盡其爲不𣪘盡所未盡補愧而贖罪則所以
厚不𣪘者亦無盡矣

龍說

龍之能大小剛柔修短幽顯下上遠邇能爲蛇爲蜴
爲蠶爲蝎爲犬豕爲人神能負神禹之舟能變陶氏
之梭能解角而示瑞曳尾而告凶能簸撼昆侖掩蔽
三光此雖其變化叵測特賢於董父所豢與劉累所
擾者而已而未可語龍之至也客有談海畔龍起夜
半風吼濤湧轟若萬雷舳艫跳躍鬼蛩悲鳴廬舍漂
沒合抱木拔水族皆從空墮死世以爲神龍變化宜
然不知此亦非其至者予昔寓蜀游四日仙人崩覘
其間龍升遺跡廟門壁及兩旁支樹相去盈丈皆無
恙僧徒晏如又都司周宗者自敘守松州時親覩龍
升前有物若拳舞意殷氏所謂木尺是也渠時率將
佐拜禱城巔城撞蕩若舟頹衆爲悸𢤱然卒無恙天
明既定視龍行處有新置坯土依然級立秋毫無損
予又遊霧中山老僧指龍升處僧舍一無犯且曰是
有道之龍然也若道力未純鮮有不憑氣而傷物者
予乃知龍之有道以仁爲至而變化次之如以變化
而已則蛟螭乘風雨化人物妖狐怪幻倏出豈亦稱
神物乎哉是故君子之學爲龍也學仁爲先變化特
餘事耳不然而舍仁先變化至妨人病物則與堯舜
孔子之龍德殊矣曷取龍爲

翠峰語別

吉水曾見臺子始釋服未移季而就部命下見臺子
方廬於丘園未皇遑發則期衡廬胡子蒙山陳子塘
南王子合襟翠峰之刹相與語學爲別居翌日二三
子與見臺子語所致力既約而深矣乃以達衡廬子
衡廬子曰予復庸言哉雖然予不可不爲見臺子別
也夫學有正脉自天命之自堯舜孔孟傳之宋之諸
君子明之而莫著於程伯子之言程伯子曰仁者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知天地萬物之爲己
知己之郎天地萬物始可語學之從來矣雖然非有
真志吾未覩其入且成也已而見臺子行則又爲衡
廬子申之衡廬子曰今良知之學之行於天下幾何
年矣然學者談先飛龍而行後跛鼈語折毫芒而事
違丘山壯爲天下師而皓無真得此豈良知之罪哉
其志病也昔者念菴先生嘗憂之矣拔之曰歸寂然

後知良嗟乎使斯人而果有斯志則良知足矣使衆無斯志也又安知不以歸寂為贅疣乎非直贅疣又毒藥也故志非始學事也雖皓由之也孔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而後志始成今學者語志則曰此始學事不足言嗟夫吾未見其入且成也子不見吾儒之趨二氏不有載其家珎而覆沉湘水者乎不有鍇碎寶器而棄官西游者乎已而二子皆有成若今之以儒趨儒者果有斯志乎儒者之道不捨所事而捨所業舜禹有天下不與是也今學者其能以天下不與乎自予嘗較之天下之最溺人者聲色而

剛者不與也其次官爵而勇者不與也至於聲譽之所寄雖剛且勇者未嘗不介介於懷也已而思之吾與天地萬物一體使人吾譽是猶以左體譽右體吾何憎人吾毀是猶以右體毀左體吾何損已而未瘵也則又思曰吾始生無姓名已而姓名之則孩未知也方其未知雖堯舜我無喜也雖桀跖我無愠也此吾之本然也故惟不失夫孩之心者然後可與語一體之學故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雖然非有真志吾未見其入凡成也程伯子不又曰志立而學半吾婉此久矣非見臺子無望也見臺子憮然作曰嗟夫志誠非始學事也於是復訂於二三子乃叙諸卷首再拜而別

答客難上

座客許將軍言貴縣深山有人一種土人呼山子性頑愚不為刧殺地無布縷粟谷蔽體用蕉麻芭蕉葉以藤索綴之食草木鳥獸肉自活其取獸雖虎兕熊羆踵其迹畫圈圈之口黙誦呪獸伏不敢動即用藤索以一夫牽挽歸衆共刺燔分食乃不知其何所傳呪而能然也飛禽輙用毒弩射取之尋常持鹿麂等物赴墟貿易谷粟鍾之徒以其素愿善亦樂與互易

不相賊害又言兎無牡猿無牝猿始生玄色既老閹有變金絲色者即為牝觓尾短群猿比焉始久生猿蚺蛇出左右江巨者圍二三尺能吞鹿鹿角嗟蚜齕以足來速化轂自纏巨樹絞化之然取者用葛麻藤罥其身輙亦不動遂結而縛之雖童稚可引而行也其膽有二一在身一附肝者良同座因難予曰夫虎之猛暴能畫圈取之猿變金絲化為牝蚺則制于葛麻此三者則何理可窮也予答曰是何理可窮也客又曰若戊辰錢船仙巖木櫃西川火井交趾鹽樹可謂異哉又若先朝嘉靖間報演關山飛五里雖居

人及隣家麥田咸共徙一處隣人猶訟取其麥秦罷
地裂出黑水成潤埊水中草木不一或有魚巴而水
涸仍爲地此皆不可理曉子其謂何予曰噫此非獨
予雖聖人不知也曰然則將何如予答曰其變尺皆
其所以然不必知

答客難下

客吉予曰甚矣夫世之毁譽之難定也今天下冠綬
三年一外察六年一内察遭變有不時之察其間以
愛憎毁譽砆玉並播善類冤誣者歲不下二三人謂
有之乎予答曰有之同座客曰是不必遠引近時如

萬安周方伯賢宣南昌魏給事時亮則衆所稱學道
篤志士非獨衆人予稔之舊也又如勾章顏留臺鯨
閩州姜祭酒寶則衆所稱抱琢濟世器也非獨衆人
予稔之舊也此三四子者或因計察或用劾罷被
之空言而不得辭此予與子所以學詘謂氣也昔者
伊尹孔子尚有割烹癃疽之誣近代有道如周茂叔
而先疑于闕道篤行如程正叔而卒皆于蘇郭元
振之輕財古今罕矣而蒙販賣之謗歐陽永叔之立
節亦云勁矣而罹中冓之污孟子曰士憎茲多口此
自古到今雖聖賢弗之逮矣而又何疑客因難予曰

設予遇之當何若予曰無何可爲也曰古云止謗莫
如自修可乎曰未可也夫修非爲謗也世固有修而
謗者則伊孔是也焉用止曰使伊孔親履之當何若
予曰亦無何可爲也曰古云發憤著書以自表見可
乎曰未可也夫書非爲憤也世固有著書而淡後世
之詬者司馬相如楊子雲之徒是也焉用表見曰若
是則將默默聊忽終焉而已曰然曰然則子之言如
躡層崖未易行曰人之生本無名又焉有層崖平地
之殊同座客曰子之言果未易行也吾黨今日惟知
求焉可也予曰可也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七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二十八

泰和胡直正甫著

言末上

胡子閒居二三子從遊盂山之陽咏歌螺水之濵迨而休於長洲之舘魚魚于于翼翼嶷嶷沛焉若有踰其所之已而避席請曰學如是而已矣蔑弗一也道如是而已矣蔑弗明也而世儒之爭之也有弗一弗明何哉意者言弗可已與胡子仰屋而盱彝然不能出語崖然歎曰言何可恃也言何可恃也弟子曰道之弗明學之

弗一不言已諸胡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則琭見者之爲祟也琭見如雲徒言如雨以琭見出徒言而天下東書始業業乎若嶽汸汸乎若海矣夫道何病于見哉昔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魯與天下非故小也孔子見之泰全故也然孔子猶儉然自命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予欲無言孔子寧知其爲見乎其不爲見乎而烏爲乎琭寧知其可言乎其不可言乎而烏爲乎徒雖然孔子固嘗循循爲誨終日爲語周易爲之十翼春秋爲之筆削未能一朝而膠口廢言也然而孔子言之凡席非爲近也而遠如天言之四時非爲遠也而近如蕢言之毳毛非爲小也而大莫載言之昆侖非爲大也而小莫入言之膚華非爲淺也而幽者闇言之神髓非爲深也而顯者藏言之瓦礫非爲粗也而幾微著言之金玉非爲精也而庸常見言之九乾上也而無不下言之九淵下也而無不上言之一二簡也而無不繁言之億兆繁也而無不簡言之三千三百外也而無不內言之無聲無臭內也而無不外乎也如衡鏡也如權方也如律員也如著眉睫也而長上古旦夕也而把千萬世孔子豈巧爲恃乎孔子亦實得其全而已矣今夫窶人之子見一金一綺則唐然

矜闤闠之士見一溪一壑則奭然詠唯夫宅通都而擁璟庫户莽蒼而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不見非不言非不不言此全不全之分也古之聖人惟全故中中而之言焉則不隅唯全故悉悉而之言焉則不庖唯全故實實而之言焉則不裂唯全故化化而之言焉則不閼非獨聖人不自爲隅爲庖爲裂爲閼雖後之誦之者將復臆而似之曰是隅耶庖耶裂耶閼耶亦不得而似之也易繫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此明聖人之爲言也而教無窮也世之爲言則不然

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
而外焉徒語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則之遠大深精
簡上而內焉徒從於此則不得不訟於彼當其徒雖
君之王之不嘗也當其語雖仇之讐之不嘗也彼惡
覩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仁知非不蹝也見仁則病知而亦以病仁見知
則病仁而亦以病知蓋見之爲祟久矣故珠見者其
頑如銋頟脫未有不割者也其裂如火烈熖未有弗
燎者也見珠而言徒未有不割燎道真者也孟子曰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之謂也

言末下

何以明其然耶曰老氏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夫輻轂與無之無為用也明矣唯老氏見無
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徒彼固不知徒無之賊于有
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荀氏曰鉤木必待檃括而後
直鈍金必待礱礪而後利人之性惡必待師法而後
正夫木之待檃括金之待礱礪人之待師法皆其性
之本具而後能也假令木之性若金金之性若木人
之性若禽獸又惡能檃括而直礱礪而利師法而正
也哉人性之能爲善也明矣荀氏見惡不見善夫斯

以言惡焉徒彼固不知徒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
以翊惡也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
治矣夫楊朱既不能損一毛利天下則又孰肯出身
令天下不損不利哉為我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楊
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徒彼固不知徒我之
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曰仁者兼相愛
交相利又曰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
兼相愛交相利猶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不可防止于
天下夫賞罰並行則既不得以兼相愛矣況欲愛秦
人之兄猶已之兄愛秦人之父猶已之父則雖有賞

罰亦莫之能强矣兼愛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墨氏
雖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徒彼固不知徒人
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徒而雄
者也彼其偶耶庖耶列耶關耶彼兼皇者也嘗試辟
之天地無弗全矣而見者自異天有高虛地有廣漠
彼見而徒言之則老氏之家似也天有冥晦地有陰
塞彼見而徒言之則荀氏之家似也天之四時異迭
地之五方殊風彼各見而各徒言之則楊墨之家似
之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爲教也
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逖然遊乎天地有物之表

故其為言茲徒而世儒之病之也滋厲匪徒病之又且高壁深塹以拒之長鋋短矛以攻之矻矻無遺力天下莫不曉然白也雖然世猶有見者焉而天下未嘗曉然白也是則可憂也彼其為言曰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之實盡是矣山川土石水火木金地之實盡是矣鰓鰓焉憑藉其實而徒言之則世儒之家似也夫世儒豈為非哉亦唯琢而徒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其為隅耶厄耶裂耶闕耶尤弗皇省也今夫天下徒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千一徒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十九世

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謨猷聖神之懿軌在焉是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土石而人之實盡是矣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竊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為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哉言乎非獨拱信之亦將高壘深塹以為拒長鋋短戈以為攻有老驅泥洹氏不肯遺餘力豈皆甘器數文章而毒心性哉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見也譬之指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柏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又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然則夫人烏求其曉然白之日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柏源竭則焉有江淮是故不見固見之從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真見蔀不聞固聞之從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瞶此世所為殲其根以戕其生鑿其真以乖其全雖天下儒夫織人咸凫凫填填安也久矣有不然者厲而相踔而子欲奮舌軒猪並馳而明之雖孔孟生今時態不能克而況其下乎故曰言不可恃也雖然吾不可已於二三子者子思之語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語聖人

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為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為全也今之君子恂知文之所以為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理問上

弟子問曰先生之不恃言也亶哉雖然今之學術棼挐膠轕是非異同其爭若訟其拒若攻為理內外為辨各工弟子益閑之矣自漢儒來咸言物理至宋程叔子則訂之曰在物為理紫陽夫子推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理者窮究物之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

則物格知至矣此非自儒者詩有之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
之德未有物而無理者也則理之在物所從來遠矣
乃近代儒者欲挽之入內曰理不外心而予故張之
甚是不將絀古而溺今也哉吾懼後之覆議今也胡
予曰嗟矣乎此非予所謂難言者乎夫以千百載之
惑而僅基于近代之一言宜其緘縢而不可解關辟
而闢其非也言何用益聽雖然子安知古之爲今而
今之非古哉子不聞昔人有先世之廬稱寧廣焉不
幸罹罪借其妻挐出于秆稷厥子長育圓扉窄覩天

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圓扉爲家日促母
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恒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
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
也其父識之引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
祖証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
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況夫理
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烏能回是非于先
入哉故難言也雖然于今誠以爲理在外與內予向
吾嘗求之矣將爲內乎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雖三
尺童知其在物也強爲內不可也將爲外乎則維皇
降衷若有恒性雖三尺童知其在心也強爲外亦不
可也若是則果無內外歟曰理豈有內外哉雖然予
之信外非信理也而信程叔子之一言予姑以叔子
一言明之昔者先府君嘗讀叔子之言乃著論駁之
曰既曰在物爲理而又曰處物爲義謂義非理也可
乎既曰在物爲理而又曰性即理也謂性爲在物可
乎是二語者可謂明矣叔子之非窮待攻而破哉惜
先府君之論散佚不全而世之聽之亦猶圓扉行乞
之子恒惑疑懼不肯自信非借証其父祖終必不信
也請舉其証今夫理之說易知乎詩曰我疆我理釋

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
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之者曰
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
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
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
最後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下又即曰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蓋言聖人作易成理一於性之義故窮
理者窮斯盡性者盡斯以達夫於命者咸豁之矣吾
未聞理不在義而在物也亦未聞窮理之理非理于

義之理也故夫子又明言之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嗟乎吾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哉易書詩與吾孔子之語理若此是吾不得已借証于父祖之說也世旣不自信又捨父祖而不信則誠莫之何焉已矣而又惡用言爲弟子□弟子得夫子性命之理一言已氷解十五矣不然是叛父紲祖而艮從爨子之謬也然詩所言有物有則何哉曰今子也以耳目父子語物以聰明慈孝語則之矣然謂聰明慈孝果在乎物乎抑不在物乎世固有病風狂者矣其耳目父子人也曷爲其不聰明慈孝

也哉子也寧知聰明慈孝之則不則于耳目父子而則于人心也故謂則能則乎物可也謂則在物焉不可也是以詩人稱之曰秉彝又曰懿德審如世儒之說則秉彝懿德皆當爲在物而不在人矣抑與書所稱降衷恒性記所稱生而靜孟子所言根心固有非由外鑠我者一何其盡戾也彼世儒者信乎所謂叛父紲祖而不知反顧者耶而世之徒猶狂奔倒馳唯恐叛之不先紲之不至若怒濤然旋晝夜而赴河海終不知風之白也悲哉故難古也

理問下

曰理之不在物弟子已氷解十七矣蓋聰明孝慈推之則人之統爲五常率爲五倫發爲四端脩爲四德數爲五教爲五事爲三物四術爲五禮六樂其極爲九德其事六府三事九疇九經其著爲百行爲萬善其放之準四海施之天下後世無朝夕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刪述爲之載成輔相爲之範圍曲成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成天下之亹亹贊天地之化育鮮不自人心出之是則內者乃未嘗不外也罔之無內外誠然也然而天之高而覆也地之厚而載也日月之明而照也星辰之列而

燦也雨露之潤雷風之薄四海之廣六合之大歲序之行而不紊鬼神之幽而不遺河海之流而不息山嶽之峙而不毁鳥獸草木之繁育不一其性火之炎木之開木之文石之脈金之精玉之光是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鴻鴈之昆弟雎鳩之夫婦鷄之仁鵲之智烏之孝羖羊之正犬馬之義麀鹿之慈獺之祭魚豺之祭獸玄鶴之珠黃雀之環象不拜殿而泰吉了之不願爲貞是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大人之百骸九竅五臟三關莫不有經而醫之治也寒燠濕涼君臣制使佐之名

循其執又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是則弟子述之微也子其謂何胡子於是復仰屋拊膺嘆曰是實獨子一人未徹哉蓋昔者孔門語理咸不遠人而語之也故無內外今世之語理遠人而語之也故有外而已矣子惡得徹子不聞孟子之闡告子口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知義則知理矣子又不聞子思上下察之旨乎今夫鳶飛戾天自人視之爲在上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上察也魚躍于淵自人視之魚在下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下察也大哉察乎其諸人心神理之昭誠之不可掩夫是故

察之外無理也子知之乎曰聞諸先儒之言謂道之察也而未屬人也曰嗟乎此所謂遠人爲道者也夫子思本以費隱言君子之道而世儒必欲推費隱於君子之外何其與孔門千百徑庭哉以正數千載之惑毋父語之而不信者而奚子尤子見皎日乎吾請爲子譬之方其未有皎日也黝墨荒忽未始有天地萬物也已而皎日照之則天地萬物列矣然[illegible]日也其體在天而其光與氣散於天地萬物之於人之執其光挹其氣者一盤盂一皦日也一甕盎一皎日也一淵谷一皎日也一江漢一河海有萬皎日也今

知有考父焉逐日於谷彼亦惡知皦日之體不在是也子知皦日之體之所在則知理之所縣來矣是故天者吾心爲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爲之厚而載也日月吾心爲之明而照也星辰吾心爲之列而燦也雨露者吾心之闓雷風者吾心之薄四時者吾心之行鬼神者吾心之幽者也江河山嶽鳥獸草木之流峙繁植也火炎水潤木文石脈疇非吾心也螻蟻虎狼鴻鴈雎鳩疇非吾心也一身而異竅百物而殊用疇非吾心也是故皦日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吾心者所以造日月與天地萬物者也其惟察乎匪是

則亦黝墨荒忽而日月天地萬物熄矣日月天地萬物熄又惡覩夫所謂理哉乎故曰察之外無理也曰若是則子之言理亦猶夫欒理雜理之謂理即孟子長之者之謂義也所謂不遠人而語之也果非外亦非內也然則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各有區別卒不爲理乎曰子之見皦日方其在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雖指之曰是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日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也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區別雖指之曰是天地日月萬物之理亦何不可也然而莫非

訥覺則痛痒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痒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卽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痺而已而實其覺然則謂覺爲覺于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爲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大覺性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毫分也吾常

比釋氏於宿火猶木而水大實罪哉今奈何嫌于此杜之言乃至躋梅物理以相別也可乎昔虞廷公言未中常待而盤及于無髯若他凡無髯者照及已也乃皆畫髯以自別今之儒者恐近釋氏而必求物理以自別是亦畫髯者之自惑歟也豈不過甚矣哉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又以爲參合理義若是乎析也何哉曰世儒之藉口也久矣然哉其泥文牽義之無瘳也信哉世儒之疑則仁亦然在物矣顏子又安得執在物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

忌得不甁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有則可執父祖之所自以疑人子之非有則從不可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也攏而語之則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時能外吾心盤盂甕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啟日已詔之矣子則曷疑且也先天地長上古而不爲老後天地毀萬物而不爲敝者詎外是哉詎外是哉子未可語此也曰是未敢語然弟子知天下無心外物也况理乎曰若是則子能信其父祖進而自信幾夫

六錮

翁子曰旦旦乎先生之語理弟子已氷化矣然而世儒之訓熟爛乎耳日徽纆乎肺臟譬諸層崖陰黯非太陽爲之曲照莫能覩也溝澮積潦非霖雨爲之終日莫能滌也蓋二三子之錮于中者有六請竟宣之以瘳疢痼胡子曰何哉大錮曰世儒之所爲多而未肯答者則虛實也天人也心性也體用也循序與格物也此六者彼方挾以攻我我又安能令彼之有入哉夫彼之挾以攻我者非其故爲也彼固有似是而難明者以錮于中也而近儒者語之未竟則是我固

未盡于彼而欲彼之有入于我無異乎其矐然明而淪然塞也胡子曰然

然則何謂虛實之銅曰昔者世儒立教以萬理爲實是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父子實父子君臣實君臣夫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唯求理于心則将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于父子君臣哉此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又何以殊也胡子曰然非也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下文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于物則萬物奚與于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于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其極至弑父與君而弗之忌彼爲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其極至褻天瀆地而弗之顧彼爲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子欲求實理乎孩提之愛親敬長則實理較著焉今人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實理較著焉見牛觳觫而不忍殺則實理較著焉豈當求實理于親

長孺子以逮牛羊哉故理莫實于盡心而莫幻于索物而世儒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徧爲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曾不知其所索而認者乃其口吻之爲名也楮墨之爲書也影響之爲傳也意念之爲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強以爲實而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其言雖少偏而亦不至大謬蓋釋氏者雖知天地萬物之不外乎心而卒至于逃倫棄物若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蓋釋氏主在出世故其學止乎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于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所謂毫釐千里者此也而奚以罪心哉今夫心之能察物猶水之能流火之能炎也苟有人焉潴水不流而欲其常澄宿火不炎而欲其常熅亦豈水火之罪哉而但乃獨以虛幻不實歸罪于人心則又烏取實哉雖然使世儒誠有得于盡心之旨則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爲實也實無不虛費而隱也無聲無臭是也虛無不實微之

顯也三千三百是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
何謂天人之錮曰程叔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叙爲天叙秩爲天秩命爲天命討爲天討工爲天工官爲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則曰物者理之所依存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于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是故聖人之道達諸倫物以爲經常行諸萬世以爲準則者誠得其天也彼釋氏者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覩三界與山河大地不足有無於是爲屏居以覩空跏趺以求慧禪那見性而寂滅爲樂其極則逃倫棄物而卒爲天下之大慈斯道之魁賊此非求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然非也夫程叔子以聖人爲本天將本其蒼蒼者與抑本其所以爲天者與若蒼蒼者則莫爲之本矣若天之所以爲天則當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曩所謂先世之室廬慈父之窖藏莫非予物者是也然則聖人之本天舍人心又孰爲本哉書曰惟天生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夫人之與凡貴者以其心之出于皇降天命者也所謂道之大原出于

天者此也非心之外而別有天也是心也在詩曰帝則在書曰皇極曰天之明命在記曰天理在孟氏曰此天之所以與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聰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達諸倫物曰天叙天秩行諸政治曰天命天討蓋不得以一私意奸於其間故曰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慊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愚夫當之必有怫然而不中耳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皆爲之也程伯子曰以心知天譬如在京師更不可別求長安言至一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一理居焉何天之厚物而薄人若是也其可通乎謂凡人之本心者即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爲人之大祟人固不幸而有是心天亦不謂而畀人以心矣其可通乎若是則聖人謂人爲靈且貴者咸歸之誣而帝則皇極明命天理皆當劃心別性別有一物以索諸棼棼芸芸而後爲得也其可通乎若是則仁義禮智不可謂根心愛親敬長不可謂良知而世之言根心良知者必皆獲罪於天而非吾人之所當本者也其卒可通乎審如叔子之言吾不知天者何在而本者又何物吾聞古之人有

不雜知識以順帝則者矣未聞多其知識以求帝則
于物者也有不作好惡以建皇極者矣未聞恣其好
惡以求皇極於物者也有顧諟以奉明命反躬以窮
天理者矣未聞不顧諟不反躬求明命天理于物者
也有先立乎大以不失天之與我者矣未聞舍天之
與我而別求諸物者也蓋惟不雜知識不作好惡反
躬顧諟以先立乎其大則達諸倫物爲天之叙秩行
諸政治爲天之命討逆諸靈臺而通諸天下之志寧
諸方寸而準諸千萬世之衷特俾賢知者不以爲少
而愚不肖者不以爲多千萬世之上不以爲古千萬

世之下不以爲今所謂不得以私意增損其間者不
增損其心天故也是所謂本天也伊尹之告太甲曰
一哉王心周公之告成王曰既厥心彈厥心未聞外
心以求天亦未聞本心之處爲釋氏也世儒者不能
自信其心天也乃果爲索諸棼棼芸芸以求之吾見
世儒者勤如算沙探如射覆析如擢髮泛如望洋劈
積磔裂膠固紛拔不勝其推測不勝其安排思匠攢
乎戈矛心機馳乎彼焉搜窮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
愈離曾不知意必勝而固我橫吾未見世儒之能本
天也叔子之言亦自枉枉天矣了然則釋氏曷爲其

棄倫逃物者是其戕曰釋氏之失吾所已言之其失
在偏于出世而已何謂出世超死生是也卽老氏所
謂死而不亡莊氏所謂有旦宅而無情死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者其爲學亦非有大戾
于天者之比而吾聖門盡性至命之全則亦未嘗不
馴至之而不少偏以爲功也夫惟釋氏者之偏以爲
功則不得不逃倫棄物禪那寂滅以從事于不生不
滅之歸矣吾所謂宿火欲其長熅豬水欲其長滀
卽彼之不生不滅是也是其見偏而學駁者之過也
而未可謂心之罪也亦猶夫宿火豬水者之過而未

可爲水火之罪也彼也自謂之先天矣而不知吾聖
人合先後皆天也故爲全彼也自謂之形上矣而不
知吾聖人通上下皆道也故爲大彼之火專宿而已
矣而聖人之火宿而靡不炎炎而靡不燎也彼之水
專豬而已矣而吾聖人之水豬而靡不洩洩而靡不
濯也彼之心專寂而已矣而吾聖人之心寂而靡不
通通而靡不盡也今不知咎在專寂以出世乃獨詆
人心而罪之可乎夫聖人盡心而達天賢人存心而
事天吾無庸言若二氏則遺物溺心任天于內世儒
則執心徇物徼天于外二者均未得于心則均未得

于天矣孰曰心與天二本哉

何謂心性之𫞔曰先儒以爲心者止于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意者覺虛而理實則心虛而性實此心性大較也故心性雖不可離而亦不可混其果然歟胡子曰然非也夫先儒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不混矣然以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于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相爭焉已矣其又可通乎曰然則子將奚析曰心性奚能析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即有一星之明明不在火之表性循火之明情循明之光有一星之明即有一星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可謂爲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無覺則弗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苟若其形蒙以衮舄載以冔冕立傳而告之曰是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而兒

物理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含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蘊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貯于中也則覺爲之宰也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于外也則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烏有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夫覺何以若是至哉帝降之衷天命之性靈而則生生而能理故也是故帝堯之謂欽明帝舜之謂濬哲文王之謂緝熙太甲之謂明命成王之謂光明伊尹之謂先覺大學之謂明德衛武之謂有覺德行程伯子之謂明覺自然紫陽夫子亦謂之本體之明莫非是也曩子所謂五倫五教五事三物九德四術五禮六樂六府三事九疇九經以逮天地萬物之有觸處莫非是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者爲之也向無能覺者則亦捧土揭木已爾亦烏有夫所覺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今先生以覺語性安知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審如先儒之言是烏足以言覺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

之夫亦痒痾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痒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即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痺而已而實其覺然則謂覺爲覺于欲者非也

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専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彜分也吾嘗比釋氏於宿火潛木而水火實罪哉今柰何嫌于覺性之相近乃至辨析物理以相別也可乎昔漢廷欲盡除中常侍而濫及于無鬚者他凡無鬚者懼及己也乃皆畫鬚以自別今之儒者懼近釋氏而必求物理以自別是亦畫鬚者之自爲贅也豈不過甚矣哉

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又以芻豢喻理義若是乎析也何哉曰此儒之藉口也久矣其哉其泥文牽義之無瘳也信如世儒之疑則仁亦然在物矣顔子又安得執在物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違非心外索仁也顔子雖大賢或不能盡有于三月之后夫子所以稱而激之豈謂仁與心爲二物哉若夫理義芻豢人孰不知孟子之取辟也豈誠以理義之在物哉世儒外理而物之而義又可外乎甚哉泥文牽義之莫瘳也子姑反觀無滯喩蘩惑也終身

何謂體用之綱曰夫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記稱未發體也發而中節用也易繫稱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性即體也情即用也體用曷可相遺哉今子也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與胡子曰然非也夫發與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不觀諸鑑乎鑑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烏可離言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性善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與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與

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爲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於字也是亦泥文牽義之爲蔽也亦猶爲火爭明與光焉爲鏡爭明與照焉爭者方紛然分別而火與鏡固未嘗分也豈不嗒哉且體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釋氏有之釋氏曰吾言如黄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今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成四片自以爲分更瀰箕繭絲不知其文義愈析其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其又不可悲乎然則謂心之覺爲性爲體謂心之察爲情爲用可也謂覺性無體用可也謂覺即察察即覺體即用用即體亦無不可者然則語道而必曰有無虛實動靜內外體用截焉是誠無異乎其刻舟而劍已遠

何謂循序之錮曰古者學不躐等教不凌節亦有序也否則欲益而賊之者至矣以孔子上聖猶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且不能躐等而學凌節而教而況衆人乎故古之小學必習於少儀曲禮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也今乎嘐嘐然唯心性之務先躐覺之獨切吾恐先後序紊而中下者惘然弗之

入矣然則吾所稱學于古訓易所言多識蓄德則又何也胡子曰然非也不聞大學之教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猶之種樹必先植其根而爲之培灌積日而累月焉然後其枝幹葉葩從而敷茂其爲序何漸也猶之治水必先濬其源而爲之疏决積日而累月焉然後江淮汀漢從而滙浸其爲序何漸也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者乃推極其本曰先脩其身而脩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即性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于心性哉其爲序亦何異于植根濬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爲漸也世儒乃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于末終又何異種樹者先求其葩葉導水者先事于江河非獨凌節躐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爲紊也孰紊哉夫本末非二物也立本固以豐末而顧末未有能生本者也若孔子所謂語上語下下學上達要亦本末之間均有上下非謂以本爲上以末爲下也蓋自用力者而言謂之下自得力者而言謂之上孔子告顏淵仲弓則并其得力者而語之是所謂可語上者也若樊遲

司馬牛則止曰恭忠敬曰訒言而未嘗及得力之道是所謂不可語上者也然仁卽心也性也恭忠敬訒言卽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不以心性學哉蓋心性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出于心性第曰心性本也而未可後焉爾非離言行爲心性者也小學者習于少儀曲禮治于詩書禮樂皆將以收攝其心磨礱其性禁於未然而非專求其文藝已也故曲禮發篇曰毋不敬風雅大旨曰思無邪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最先而學文特餘力耳然則聖人教學先後之序蓋可觀已豈嘗以

先末爲序哉且學於古訓者其孰爲古歟蓋莫古於精一執中之學而人君尤務先焉人君者雖未可以廢書然一日二日萬幾若必如經生學究以討求乎物理其勢不可得矣堯舜之智不能徧物況後世乎經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不能通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往行亦莫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專以蓄德非曰乏然馳騖物理者倫也昔者謝顯道擧史不遺一字程伯子譏之曰玩物喪志然則古人之學古

多識乃可覩已亦豈以先末爲序哉而世儒迄不自知其爲紊也噫嗟

何謂格物之綱曰弟子將明訓內反諸心外印諸經其於致知之旨瞭矣何則知也者卽經文所謂明德是已致知者卽經文所謂明明德是已以是知東越致良知之訓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然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則似與正心義相涉剏初學者猝難了也蓋嘗聞之蒼頡觀鳥跡而作字奚仲觀轉蓬而造車中古聖人仰觀俯察制器尚象莫不取諸物觀冠員象天屨方倣地聘取圭璋樂徵律呂婚

陳鴻鴈舞用雉翟授時假諸璿璣考祥驗諸蓍龜三公擬自三台五等法乎五行帝堯之十二章咸有取義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者雖未嘗索物求理亦鮮不因物觸心竅然則致吾良知而與遺物豈亦其旨與胡子曰然非也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己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矣乃轉而爲窮以物語物矣乃增而爲理是正所謂移經以就己經安得不晦焉經上文已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卽以格物應是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

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循懼其汚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旣矣故其下文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噫亦明甚矣異時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已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曰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末也而其求端用力玆玆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而末學者未嘗一力其本乃先以窮索物理爲事豎焉浩焉如貫舶

之無所歸不倒置而拂經也哉彼旣倒置矣而猶自以爲知序不尤倒乎而子又以制字造車仰觀俯察制器尙象者言之是特以語聖王開物成務之故而無裨於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此正謂先末後本先終後始其於大學之道不尤倒而重傷乎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謂窮索也易繫曰窮神知化夫神不可致思矧可索乎故窮神有極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天理得非謂極欲而滅理者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矣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即所謂致知所

謂明明德故程伯子曰才窮理卽盡性至命更無次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哉曰先儒曰理有所當然所以然此非獨自人身雖一草一木亦皆有之曰一草一木則烏覩夫所當然所以然者哉儒者豈不曰草木之生有時而形有定此所謂理也然而有春花產乎冬實穫質生乎人面仆而髮伐而血者何哉人曰此草妖木怪也然謂有怪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天清地寧日晨月夕此所謂理也然而有裂陷朓朒又暈珥晝星而夜日烏夾而蜺貫其極則有雙月

兩日日中見人馬戰鬪之異又有山移數里而雨魚猝生雨毛鬪石穴犬井羊之殊者何哉人曰此變象也然謂有變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大德受命作善降祥此所謂理也然而孔子旅人下惠三黜顏回夭折仲弓癩死者何哉人曰此異數也而謂有異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曰弟子聞諸陰陽人物之失悖洪範者皆歸咎於人事乃至春秋以降明王不作則何疑於尼惠之不遇曰若是則理之在人不在物也益瞭矣知本之學可後乎哉

卷之二十八終

衡廬精舍藏稿卷之二十九

博辨上

泰和胡直正甫譔

弟子問於胡先生曰孔子之丞稱博學也何哉胡先生曰博乎哉博乎哉知博者希也夫伏羲所謂聖非以結罟網立庖厨而稱也軒轅所爲靈非以教熊羆貔貅神策而擅也神農所爲神非以察百藥斲耒耜而號也夏禹所爲智非以製橇樺沉金匱而名也周公所謂才非以造指南立土圭而推也孔子所爲至非以對羵羊識專車而謂也彼其所以聖所以靈所以神所以智所以才所以至則有歸也孔子教人以博學明也他日語多能則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多知則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語人以博而不自與博孔子非故也彼其所以學所以博則有歸也今夫人性一也故愚甿野人可與上聖同腹心才質殊也故巖廊上聖不得與匹夫爭技能是故大撓造甲子蒼頡立書羿力牧著兵法羲和明日月胡曹製衣服奚仲作車輿禹專水土稷任稼穡夔樂夷禮契教陶刑皆終身不易其能能者非後而不能者非拙也誠以才質殊而實用顓也其在後世若后羿之射王良之

御師曠之音郢匠之斤各不易業非不欲易也以之易業則頗其藝大夫種之治國蠡不知也范蠡之治兵種不知也子房之運籌决勝淮陰之戰勝攻取玄齡之謀如晦之斷各不易用非不欲易也以之易用則頗其國昔者樊遲之在聖門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子入太廟每事問夫農圃之役太廟之事孔子且不能兼知况學者乎子思子曰雖聖人有不知不能此非獨才質殊也勢力弗兼也而後之儒者設窮理之誤訓則謬悠其說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夫既耻一物之不知也於是焉騖知所不能知騖能所不能能騖兼所不能兼辟之臨海算斯而欲以窮源登嶽辨枝而欲以探本非獨失其源本其疲天下後世不可竟也天文地理古之人有布算者要多出于偏長專家而君子難强焉世儒若曰聖人仰觀俯察吾何獨不然不知此觀察者非聖神弗能也故惟伏羲而後能仰俯觀察窮極象數吉凶與民同患不然者則一毛千里矣唐一行之曆法得之國清郭景純之地理受之錦囊陳圖南數學傳穆伯長以逮堯夫象學傳种放至范諤非所受者弗可以強雖授之者亦弗以強之人而宋之蔡元定之

待以欲強知之強能之而又強兼之豈不左甚矣哉始元定以天文傳諸其子載諸書傳既自謂得之人莫有非者矣

明興高皇帝軍中置表乃歷驗書傳天文之謬亟語群臣改削蔡傳劄示天下學子無蹈其誤又嘗閱宋龐元英記元定與鄉人卜塋咸繆鄉人至作詩刺譏之然則元定之天文地理亦何殊於見夢中之蕉鹿而晝訟于官家者也夫夢蕉鹿非誣也然而以夢求則不可執而訟矣此奚獨元定哉參同契者漢魏伯陽所作火記之亞篇也雖假諸易卦而義實不貫不

註可也晚宋儒者必為較釋而托諸鄭所至令丹家者反譏其失天之爲體也尤不可推測求也宋儒者或言如弓或言如蓋或言如確或言如卵而皆未可知晚宋儒者必曰有天殼吾未知殼之外又執物也亦孰從而覘知之也嗟乎宋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宋儒則幾於不知爲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當春秋已貴博其著者左史倚相子產叔向然二子者治國不倚于博漢臣博者稱司馬遷東方朔劉向楊雄方朔至能辨劫灰識畢方事

涉奇晉臣博者稱束皙杜預郭璞張華華能識寶劍之氣明銅山之崩辨龍鮓之色斷石鼓之和記然石之異訝海鳧之毛事涉奇唐臣博者稱虞世南段成式杜佑賈耽耽能兼曉陰陽象緯醫卜居相位時民有失牛者叩之馬上耽發筒推盤知牛所在有病蟲瘕者卽知龍水之爲祟又知枯井藏書事尤奇又有人主者石書輒乙其處又有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至于辨食苹之非藾蕭識跳脫之爲腕釧之數君臣者可謂博矣然而以議道則荒以窮經則戕以制事則繞以脩詞則靡曾何補於是非之實理亂之原哉

生所謂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此後儒者之爲博也雖然使數君臣者誠用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夫水一也而史見易牙辨味淄澠陸鴻漸則能辨江水與南零水之殊一斛之中孰首孰尾乃李贊皇亦能之贊皇辨江表水與石城水咸不爽此皆爲異然猶以口飲而別之也若鴻漸飲茶知爲勞木所烹此尤爲異耳之數子者之於物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漢眞玄菟曹元理數人者咸稱名博達一日陳廣漢留元理曰吾有米二囷忘其頓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

東國七百四十九石有奇西國六百九十七石有奇後果覆如其數已而元理復筭廣漢資業丼蕪廿五區應收一千五百卅六枚躋既卅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二石後皆覆如其數又有用勾股法筭南北極□相去不踰八萬里又云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又云地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云日去地常八萬里之數子者之於物之於天地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

博辨下

曰夫子所稱博學豈異是與曰夫子所稱博學云曰無適非博也彼誦詩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非古博學也孔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于曾子三年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可以言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如是何其博也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曰立如齊坐如尸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頭容靜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曰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請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賜願息于妻子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焉可息哉賜願息于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焉可息哉賜願息耕子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乎曰望其壙皋如也顛如也鬲如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夫以事親事君至于妻子朋友耕稼死而後已學如是何其博也若夫讀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未可言博學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子知約之為博也而後知孔門博學之歸也此不可

不新也曰若是則背之視聽言動者悖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夫子示顏氏為仁之目其即博約之訓乎曰然曰約禮則約矣然而出門使民與執事之敬也居處之恭也與人之忠也終食與顛沛造次之仁也言行之忠信篤敬也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温貌之恭見得之義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也父母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妻子之刑朋友之儀播谷之動也亦若是乎其燦燦弗一也而亦謂約禮可乎曰予以謂是燦燦弗一者果自外至耶抑亦自中出根於人心者耶曰畸弗根心者矣曰予

以為人心之燦燦弗一者必有宿貯分具候時位而出耶抑亦其靈則至一者無有宿貯分具隨時位而出耶曰畸弗出靈則至一者矣曰若是則謂非約禮可乎故曰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是故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約後也予欲知禮乎請詢予之靈則

明中上

弟子曰學有至乎胡子曰有之靈則至也曰靈則奚謂曰堯舜之執中是也雖然予不求道心之微又烏識所謂中

曰心一也曷為有人心道心之異曰心之宰性也而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率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為道心道心故有者為役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為人心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為為之者也無為者其止若淵其行若雲子思所謂不睹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烏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為為之者也有為則其動如波其行如緊抑詩所謂愧于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慊心

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烏有危曰精一何居曰微哉道心弗以人心雜曰精弗以人心二曰一弗雜弗二則內無偏倚外無過不及中不在斯乎故曰允執厥中是故外執中語學非堯舜學旨也外道心語中非堯舜中旨也

曰允執之中與未發之中同乎曰未發之中中也發而中節之和亦中也焉弗同與中庸之中同乎曰發而中節焉弗中庸亦焉弗同與易之天則書之皇極詩之帝則記之天理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同乎曰焉弗同以約禮之禮同乎曰焉弗同

然則世儒所稱至當同乎曰世儒所稱至當非不同也世儒雖雖焉索至當於物者非同也夫心盡則天下無遁性性盡則天下無遁理理盡則天下之物從之矣豈反假物哉而世儒者必曰一物而第一理一理而求一當方其見一物一理也則雖有萬理萬當而弗之顧也方其守一理一當也則雖有非理非當而弗之恤也其去至當也朔越矣乎弗觀慈母之爲鞠乎時飢時飽時涼時燠時擇時㳿時燥時浴時其寢處時其嘔咒時其嬉作而溲溺之晨夕抑搔出入顧復慈母之慣施而曲中者豈索物而得哉彼其爲慕子也身不敢離闈闥口不敢嗜兩髦雖有姆母焉而鞠子然而鞠道靡不當者其天慈必至者性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蓋亦性也苟得諸性則雖億萬其感億萬其應億萬其當而億萬亦一也其時能二曩所謂盤盂甕盎水沼淵谷江淮河海之日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者是也故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性一之也雖然世儒匪特小當耳焉識大當既未識大當又焉知變當

曰何謂大當曰古之爲君者以和萬邦行海宇至爲勸魚鼈咸若爲大分以天下得人爲先務而宅未得焉此大當也古之爲臣以天下飢溺爲己飢溺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爲己辜而他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爲子以悅志爲善養以立身行道全生全歸爲終忝而他弗皇此大當也古之爲師以學不厭教不倦爲分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爲樂而宅未皇此大當也古之爲士以仁義禮智根心生色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爲所性之存而他未皇此大當也故古之儒務當其大當以該其小當雖有小弗當弗暇恤也今之儒務當其小當以拒其大當雖有大弗當弗暇問也當如世儒之論摘其小以刑其大則堯舜玄聖鮮不爲闕行湯武明王鮮不爲逆節伊周鮮不爲跋扈孔孟鮮不爲遊說之數聖人者將被之以大不韙之名而不可辭而況其下乎嘗試觀之堯使二女降于一夫則姊妹之倫瀆以天下讓舜則宗廟之享易舟朱傲慢而不能化則教子之效宗伯鯀圮族而不能辨則知人之哲睽堯且不得匹於時君世辟而又況其下乎然而堯之必爲此者何也堯固以天下得人爲大當而教子則有命焉不可得而強也傳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語曰銖銖而稱至兩必差寸寸

而度至丈必謬此世儒之爲當也溺於小故也

曰何謂變曰予弗觀之雨暘水火天地且不能操其變也而何獨必于人古今大變聖人不能操而禦也久矣然一日一夕小變億萬不啻雨暘水火之不測聖人又烏能豫逆其倪豫射其形而懸定其當哉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爲典要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當斯時也聖人曷當聖人豈知其當吾之道心雖億萬變而中常執矣聖人曷嘗將迎於其間哉天下非小物也死生出處非

細故也而唐虞以禪夏殷以繼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天假予以去箕子以奴比干以死伊尹以五就湯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仁孔子一身之止久速非必欲異也唯其時易詩書禮春秋非必欲異也唯其經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非必欲異也唯其中且和忠質文世殊尚貢助徹也殊制校庠序也殊名櫓尾懸也殊器收冔冕也殊服養老則殊序又殊食聖人亦非必異也唯其用故聖人之道皆當於性則如耳目口鼻之無不相通也不假鑽鑿四支百體之無不相爲也不假告戒又焉用以懸定爲世之儒者語養民則斷斷然曰必井田爲當不知井田成而民骨腐久矣語任官則斷斷然曰必封建爲當不知世祿之于淮劉以遲天子且不得時廵而易之矣斷斷然曰必肉刑爲當不知末季之君一日而千百紂信不難矣斷斷然曰必明堂辟雍爲當然而後世非不明堂辟雍也而未嘗底於治一深衣也而爭之數十世一桐杖也而議之數百言知好尊古矣而不知盃斝之適于持也知章甫古矣而不知巾幘之良于冠也知籩豆古矣而不知今之祖父之未嘗席于地也知篆隸古矣而不知今之

君臣之未嘗嫺于書也刻刻然也鑄鑄然也懸定其小以曲藝其大執一以距萬術已以郗人矜好古之名而不怵于當務之實天下之事債且去矣猶曰是符古禮是不符古禮㢠時失日而不適於變不可通於天下之志不足以成天下之亹亹此世儒之爲當也弗究于性弗由于道心弗靈弗則故也故曰世儒之去至當也朔越

曰弟子聞之天下理一而分殊夫分殊故必先析精而不亂理一故必後合大而無餘今予示理一而已而未盡乎分殊吾恐仁而之墨義而之楊忠而之苟

息信而之尾生執中而之子莫虛無而之老聃寂滅而之釋迦是何辭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之爲譏也曰世儒自以爲得星寸矣然未有求星寸於所揆之物者也若求星寸於所揆之物則物未至而爲之先卜竟無窮而府以定畫非獨畫餅難以捄餓膠柱難以奏瑟吾恐星寸不生于所揆之物而強所揆以求星寸雖白其巔不可得也孟子不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心者夫人之天權天度者也故有天權則有天星有天度則有天寸之星寸也孩提得之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鄉人得之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凡民得之冬日飮湯夏日飮水孝子得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時君得之大賢則師小賢則友君子得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當其時也物不得先與也之星寸也堯舜得之而以揖讓湯武得之而以征誅伊尹得之而以放伐周公得之而以制作孔子得之而仕止久速各當其時群聖得之以官天地以族萬物以儀日月以翕山川以儐鬼神以和四時以範圍之不過以曲成之不遺當其時也物不得先與也語其藏則渾渾則淵淵則空空一者不得不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斤斤則井井則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而實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也故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天權天度之所存也天星天寸之所出也荀氏曰兼陳萬物而中懸衡諸葛氏曰我心如秤則亦測而知其故矣若夫楊墨子莫荀息尾生老釋之偏則皆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未始求諸天權天度者也又曷有天星天寸

哉今世儒者乃自侻其心自遺其性而索當於物非獨惜於星寸且并其秤尺棄之矣夫焉得當是故縣世儒之學而學焉是路天下也路而天下之趨之也寠寠爾矣縣世儒之當而當焉是棘天下也棘而天下之入之也戛戛爾矣然而天下猶然奔走鑽鬭而不已者則浸漬之敝深也堯舜之中旨不著于天下非一日矣悲乎

明中下

曰子之言盡心者謂人心乎道心乎曰孔孟之言人心也兼而言道心也多然則道心何以能當曰道心

者性也性靈承于帝也靈故微微故辨辨故不入于過不及故能中而當當之不出于物也審矣曰世之人鮮不有靈性然而弗當焉者何哉曰性無弗當矣有弗當者非性罪也子不聞之浯溪之山有石鏡焉能照百里已而鑿之則不能見尋丈是人亂其天也四明之水有鑑湖焉能鑑鬚眉已而汩之則不能覩舟楫是物混其體也世之不能得當則人亂物混之爲賊也所謂人心惟危者是也非性罪也世儒者侻心疑性而必欲索諸物是愈亂而愈混也且夫夜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必引矢而辨之當晝見石而猶曰求火則贅矣醉者見蹄涔以爲滄瀆必攝衣而涉之既醒見涔而猶必攝衣焉則眩矣是心之靈何嘗晝且醒也而儒者之必索諸物亦何異見晝石而求火當醒涔而攝衣者歟是愈贅而愈眩也離婁之目稱至明也而加以金玉則反昏師曠之耳稱至聰也而飾以珠琲則反聵世之儒者不自信其明與聰也而求加以金玉珠琲之爲美是愈昏而愈聵也吾聞堯舜惟精惟一而中斯執矣而今也以不精不一求之文王不識不知而則斯順而今也以多知多識求之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矩斯不踰矣而今也以意必

固我求之是愈求而愈離也何以然以其遠求不靈之物而近傷性靈也是亦物之相物而已其何則之可循而當之可得諸

曰子言性之無弗當也則常人有諸曰有之吾請證以往事可知也昔者陳平宰肉而均于公讞獄而平此皆未始問學而能之可見常人有當者矣曰女婦有諸曰吾請證以近事可知也建文間有范氏婦者燕山衛卒儲福妻也福闘靖難兵起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忍負背君竟不食死范氏韶年有姿奉姑特謹聘哭其夫則走竄於山谷中懼姑聞而痛也官有欲委禽者聞之不敢犯而范氏竟全其節焉又有牛氏者其夫龔天保嘉靖間從府護衛軍也天保病卒牛氏誓以借死粒米不入者十有七日時有義之者爭捨棺以葬其夫一以先施言一以木美請婦泣語曰吾業已許先施者矣請必從之已而天保葬無之事而婦姑長絶夫范氏懼痛其姑牛氏誼取先施此亦謂至當非歟夫此二當者豈嘗窮索懸定而得哉彼所謂天性篤也是靈則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此之謂也然得其一不得其二抑亦未聞盡心之學焉皆也是故行之弗著習矣弗察日用而不能知

故君子之道鮮也

耿子謂胡子曰古之語至當者辟如索瘀今之語至當者辟如訟爲何謂索瘀昔人有瘀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恚曰妻子肉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揺而瘀絶何則瘀者人之所自知者也自知自揺寧弗中耶是故求至當者求諸自知者而得之矣何言訟爲昔人有覩鴈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烹燔半焉而索鴈則陵空遠矣世儒之求至當何異爭翔鴈

之烹燔哉吾不知世之爭翔鴈之烹燔者將幾千百人幾千百載矣胡子以耿子之言語弟子曰惟自知者無爭曰然則學者奚所從入曰易繫不云復以自知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夫自知則辨物而當自故則弗克辨物弗之當矣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善自知也善復者也幾當矣乎小子亟學復無亟學當當乃入

曰今之語良知者有當乎曰良知即覺也即靈承于帝者也良知而弗當則疇焉當雖然昔之䚥良知者發之今之䚥良知者 弘之彼玩焉者辟諸下夜瞻月

於海雲之間翱翔躍也 曰日蓋是矣然而未邈也曾日也又況日中天乎何者以其端不求其全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黎不知權天度之所存天星天十之所出躔于江洋究于葡簡而忽所如往出處取予之間不得其當益令天下變色而疑性則委曲矗無它勝弗不濱于琴張本由之徒崛猶其高爵幽棲下則多幾于妨人而病物昔氏所謂飲食賤儒非若人哉嘗試較之世儒懲二氏逃遁者也其流執物理而疑心性今儒懲世儒逃焉者也其流執心性而藐物則之二者蓋不知心性匪內也物則匪外也子思

不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知當也此堯舜相傳中旨也

孔徵上

弟子曰弟子竊測靈則而知堯舜之執中文王之順則孔子之不踰距皆不越瞬盼而髣髴其都矣雖然孔子之身通乎上下學不知取衷孔子是猶操弓而不知正鵠之爲的也運轂而不知周行之爲趨也則學非其至矣夫世儒者亦豈不知孔子之爲至哉其於孔子之學果有近乎胡子曰甚哉豈易言與夫世儒自以爲尸籍孔子矣而不知自失其正貫也自以

爲俎豆仲尼矣而不知自遠其主鬯也夫世儒自失正貫而遺主鬯者非孔子高且遠也以孔子近在衣帶而世儒鑽索之道塗也今夫世之譜孔子之年者則曰孔子某年在魯某年在齊某年爲中都宰某年爲大司寇此特譜行跡耳而未足以得其年也惟孔子自名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距此則自譜其年者爲獨真也世之譜孔子之宗者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宋啟之裔也自微子五世至孔父嘉以孔爲氏此特譜世系耳而未足以得其宗也惟孔子自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則

自譜其宗者爲獨真也譜孔子之聰明者曰孔子辨羵羊專車識長人楛矢測釐廟之災別五土之性預知商羊萍實之應大夫諸侯有問專對若轉輪焉而不窮也此特譜孔子聞識耳而孔子不貴也孔子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已而自名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則孔子自譜其所爲聰明者爲獨真也譜孔子之形體者曰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月

肩日準龍顙河目有聖人之表又曰其頂似唐帝顙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特譜其形似耳而其神不存也惟門人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而曾子之告門人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則譜孔子形性爲獨真也夫世之譜孔子者非不高且遠也然而不如孔子之自名與曾子之所名者何哉誠以孔子與門人近取諸身而不在物也夫孔子之學果高且遠也則亦孰愈其自名與當時門人名之之爲真也今也欲尸籍而俎豆之乃猥以已意而競宗物

理之表是何異于適京而罵轅引盼泰山而流沙其車也其不得爲孔子正貫主鬯者則儒者自遠也豈孔子高且遠哉故亦不易言也

曰孔子志何學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即習乎古大人之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者是也凡十五入大學者未必能志學唯孔子十五即志于學焉所謂志即孔子所自言發憤忘食者是也非曰其心嚮慕之而已也曰發憤何與于明德親民止至善哉曰明德者人心有本明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是也此本體者以爲君爲仁德也以爲臣爲

德也以為子為孝德也以為父為慈德也以交于
國人為信德也是謂明德憤之義從心從賁賁即明
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於仁敬孝慈信
而不失其體也故曰在明明德於為君而仁以治民
也為臣而敬以事君也為子而孝以事父也為父而
慈以育子也為國人而信以相交也而皆不失其體
也故曰在親民於為君而止於仁也為臣而止於敬
也為子而止於孝也為父而止於慈也為國人交而
止於信也而所謂不失其體者無不用極也故曰在
止於至善凡皆啓於一念之賁一發憤之功故發憤

即為孔子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他人非不憤也
而或作焉輟焉者多也孔子發憤則至於忘食可見
孔子之志于學焉者與他異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
曰三十而立何也曰孔子自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
用力也不能無乍興乍仆乍明乍昏之病已而用力
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為氣昏欲蔽隨地應用而
屹然有立矣此體屹然有立始可言志立故曰三十
而立是立也即大學知止有定顔子所立卓爾孟子
有諸己之謂信是也學至於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

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
曰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
又十年而後不惑何耶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
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
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是非而
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
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
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爲性性
即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

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
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
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即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
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
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
亂亦治也非無死生古今而死亦生今亦古也即易
所謂先天弗違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是也故曰知天
命曰若是則孔子之學與先儒所訓窮至物理者一
何其徑庭也曰儒者必曰先知後行今如所訓十五
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

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晩矣不又悖之甚乎今操筆童子莫不曰吾性之仁知其爲天之元吾性之禮知其爲天之亨以此爲知天命是操筆童子賢於仲尼遠矣其又可通乎曰然

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

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若謂聲入心通此恐未然

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卽所謂止至善者亦卽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吾所謂靈則所謂天權天度者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卽志此矩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孔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非曰以是爲謙而誨人者也嗟夫今人自謂從事終身乃不能望孔子之立與不惑又況知命耳順縱心不踰矩乎何者以今人不如孔子之志故也然則學孔子者其亦自審其志已乎若夫求之物理則益遠矣

曰發憤忘食旣聞命矣然則孔子惡貢何也曰孔子惡夫貢於外者也夫惟無意于外貢然後能發其內貢矣又何患不外貢哉曰樂以忘憂何也曰人心之體本樂也唯自昏蔽其體則恒多憂方其昏蔽雖飮食歌哭讀書考古頃斁適耳憂可免乎唯能自發其

本明無一昏蔽則心得其體自無弗樂又何憂焉故憤無弗樂也樂乃爲憤也孔子爲人終身憤樂已耳故曰不知老之將至

曰孔子之多識多聞遠絕常人而自謂君子不多又自謂無知孔子豈重遺聞見哉曰孔子非重遺聞見以其本不在也本者何真知是也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孔子所作必出於真知而非真知者非所作也夫真知者雖不假見聞而聞見自不違故爲上也若專以多聞多見爲事則不免摸索影

響而自牿其眞者多矣故爲次耳孔子上眞知而次聞見者卽大學知本之意旨也孔子豈遺聞見哉曰何以見孔子之言眞知也曰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夫知之與不知者聞見逮不逮耳假令孔子專上聞見則逮者無論矣彼不逮者乃不以踈漏斥而槩曰是知也則所謂眞知者可知也蓋天下莫明於不自昧而莫不明於自昧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可謂不自昧矣天下孰有眞知過此者哉聞見雖有踈漏而患不能隨時位以自增耶此眞知卽所謂心之貴所謂明德所謂本體之明所謂覺者是也他日孔子與顏子之學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曾子曰毋自欺曰愼獨子思曰自明誠曰內省不疚皆以明眞知也舍眞知而曰孔門之學蔽耶支耶

曰孔門之學之出於眞知也審矣眞知之性生也亦審矣孔子何乃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史稱伏羲生而神靈黃帝生而徇齊孟子稱堯舜性之此必其天性靈覺自少至老而無纖毫之雜且二也故曰生知孔子豈其初亦微有雜且二耶故自曰非生知觀其十五始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則

孔子爲學知者明矣夫古未嘗言學也堯舜亦未言學而實發其旨孔子之好古敏求正從事堯舜精一執中之學也精則不雜一則不二孔子自既立至不惑則不雜不二而執厥中矣從心不踰矩則不執中自無不中也至是則孔子雖學知而實與生知者等爲是故優入聖域直同伏羲堯舜以逮文王而他聖不逮矣夫古莫古於堯舜精一之學今世儒者每言古則止以考古者當之何其淺也又或以是爲孔子謙巳誨人之辭若是則孔子且以知之爲不知亦異乎所謂眞知者矣是皆不信眞知故終不識孔子

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聖與仁有異乎曰仁者聖之事也聖者仁之極也一也何謂仁曰孔孟詔之矣孔子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唯生而覺通乎民物察乎天地無不惻怛是乃仁之全體仁雖自孔門發之然在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鳥獸魚鼈咸若則仁之全體著全功備矣二帝三王君臣上下所爲民物造命天地立心者疇非仁也特未明言之至孔子始言仁可見孔子直接堯舜以來學脈豎吾儒與二氏異者在此仁耳若夫中心安仁樞而化之則聖矣當時

必有以聖與仁稱孔子者故孔子辭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已而曰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乃知孔子非仁聖非學非仁聖非教而其作聖
則必自仁始畢將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脩齊治平
中庸自致中和以至位育自至誠以至盡人物天地
之性咸以譬仁也記曰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語曰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蓋為此也故孔子不以仁自居
亦不以輕許人而其實則專以此為學亦專以為教
今世學者語仁則悖而不敢學乃擎擎焉索之物理
以為入門吾孔門無是也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皜莫尚則盡發此心之
貴譬諸大明中天纖翳皆淨萬類畢照即所謂無意
必固我從心不踰距者是也匪曾子疇能傳神
曰孔子以上猶有武周二聖然但言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何也曰是非承學能盡知也雖然孔子專言文
王豈無謂哉嘗讀詩頌文王之學矣詩既稱文王刑
寡妻惠宗公罔怨斯七綱紀四方以至遏阮我崇求
寧覲成無思不服其功業丕顯矣而其德之當帝心
者則唯曰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若此者可見文王之學不事知識而順帝則上同堯

齊道心之微而執中下同孔子之不貴知能無意必
固我心不踰矩古今若一轍耳後之頌者又括而言
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異時子思又括而明
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揚雄亦曰仲尼嘗潛心
文王矣達之然則孔子所以為專言文王者非出此
歟於乎此以俟文王孔子可也
曰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
極言孔子從應曲中孟子稱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
豈皆所謂不踰矩者歟曰矩則是矣然非在外也夫
人心未能忘意必則雖能輯柔其顏未有得其安者

也雖能比擬安排于外未有曲中而當可者也唯孔
子發憤忘於皜皜則無意必于恭而恭自無不安無
意必于應而應自無不中無意必於仕止久速而仕
止久速自無不可人見孔子無不安無不中無不可
而不知實皜皜無意必者為之故皜皜無意必即矩
也是矩無不內也亦無不外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而非輯柔比擬之可得也彼世之學者
不知求孔子於此乃愈以意必求之而不知其愈不
得也然則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與天執鄉黨一篇

為盡出聖人者亦無異其愈求而愈不得也
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衆聖迭遞微諸孔子今予以孔
子之言明孔子之學亦可謂至詳矣曾有一於物理
之訓乎然則世之儒者戶籍孔門俎豆仲尼一何其
自昔也曰此吾所謂豕之道塗者也嗟乎吾無微焉
微諸孔子吾無學焉學諸孔子曰久矣世之欺孔子
也曰予無欺其靈則斯無欺孔子矣

微孔下

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然乃皇皇乎車不維席不溫
者求于予於道略者何哉曰是乃仁也今夫人自形
氣觀則一身重次及家族自穿形氣者觀則民物天
地皆吾大一身也是故天地吾頭足若親吾心腑家
族吾腹腸民庶吾四肢群物吾毛甲是孰穿之哉即
所謂生而覺者仁是也唯生而覺則此大一身者理
而不痺矣苟天地不得理焉則頭足痺若親不得理
焉則心腑痺家族不得理焉則腹腸痺民庶群物不
得理焉則四肢毛甲痺孔子之時豈獨頭足心腑痺
也乎哉使孔子而無覺則已孔子先覺者夫豈能木
木然不疾痛求理也孔子曰天下無道丘不與易也
而非與易之故曰是乃仁也曰仁者吾性之一也孔
子專為仁何耶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
禮智信皆仁也此非識仁者不能知曰若是則孔子
所以為仁即盡性是也子言吾儒與二氏有盡與不
盡之異則仁與不仁是也曰然

孔門言仁詳矣其曰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曰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
沛必于是為仁若是急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曰有
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為仁若
是近也而記者曰罕言何哉曰記者容以見之所近
筆之意其誤耶抑陋夫

孔門以仁為學故各以仁問而答之各不同何也曰
是因材之教也雖然語不同而旨同曰出門如賓使
民如祭不欲勿施曰訒言曰恭忠敬皆所謂非禮勿
視聽言動者也而皆不外存心

曰克己復禮為仁何也曰自漢儒以勝私訓即子夏
戰勝之意然嘗疑夫子告顏子或不然且克己由己
一語而頓分二義殊未愜載觀下文孔子止言復禮
之目更無克己之文乃知二己當為一義克能也孔
子正言能於己而復禮則為仁矣能己即與由己應
蓋為仁功在復禮而復禮在由己夫復禮何與於為

仁哉人心莫不有靈則焉有靈則則無不理無不理
則無不生生者矣禮也者理也靈則著也今內外而
莫非生生者也故復禮則為仁復禮為仁則天下皆
在已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嗟乎明矣今人不能復禮
不能天下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之莫非已而
異視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節儀者當
之不求其本而專事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
之道反以窒焉孔子既曰復禮為仁然又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非禮又曷有

乎天地萬物之得其理而生生者哉至哉禮乎大哉
已乎禮本在已而復之亦由已天下歸仁亦取諸已
而已矣天下歸仁取諸已則器數儀節特餘事耳故
伯子又曰認得為已何所不至夫惟知伯子之認已
然後知孔子之由已知伯子之何所不至然後知孔
子之天下歸仁是可見孔子之所悲歎者在是唯顏
子能得之唯程伯子達之彼言勝私者非不致力然
而猶二之也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
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
者人心一有昏蔽而靈則遠焉弗得其理即為非禮
故視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視也聽而非靈則則非禮
之聽也言動亦然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于靈則則
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
在已生生之中乎器數儀節非吾餘事乎此不由已
而將誰由故顏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已而
直為已任非顏子疇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
數儀節之失者當之此不知禮故不知仁也且如猝
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焉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掩
耳又何以為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

其靈則而常得理焉是謂之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存心問已所不
欲勿施于人曰如心唯存斯能如唯如斯能盡唯盡
心則亦天下歸仁矣曰世儒者曰賓祭之大者敬之
大也則何如曰夫人一見大賓一承大祭則敬心肅
然自生豈窮索而得哉誠以人心有不然之敬故也
故孔子告仲弓欲其出門使民時皆如見大賓承大
祭之心則無不敬可知矣非謂出門使民時恍然見
一大賓承一大祭也若恍然有見有承則惑矣又安
得謂之敬或曰敬有小大不在惑乎曰何以為敬曰

有節敬也曰訥言與恭忠敬又何也曰無不有則無不敬曰若是則孔子之語仁亦詳矣亦嘗有一于物理之訓乎且夫樊遲之在聖門先儒謂其粗鄙近利其或不喩矣孔子乃不告以窮至物理以消其粗啓其鄙也乃遽告以居處執事與人之恭忠敬孔子不近于凌節之施乎又況異日屢問屢告咸弗逮物理焉以斯知物理之訓益無據矣不知先儒之窮物理胡不一質于孔子之敎而徒爲是杜撰紛紛者何也

曰此亦未易言也

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曰吾于博辨見之矣曰請申諸

曰昔吾業擧嘗從事先儒之訓矣然私竊疑之意者以博文爲窮至物理矣然約禮之禮亦理也其亦在物乎若約禮爲在物則人心竟無一理恐必不然此一疑也訓禮者唯曰節文曰儀則若使約禮者于節文於儀則一一而求之則又不得以言約矣此二疑也仁義禮智性也若禮爲在物則性亦爲在物仁義知皆當爲在物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謂禮爲在物亦必不然此三疑也若以博文爲窮諸物理以約禮爲歸諸人心則理自理禮自禮內自內外自外旣截然二段矣乃欲先博而析之於外後約而合之於內吾懼二段之不相爲用也此四疑也予有此四疑而無以自釋比得東越博約說而讀之粗若有明然似東越亦不免岐內外而觀之又以博文爲約禮工夫則令始學者茫無入也已而掩卷置之乃恍然若有契於孔子之旨孔子敎顔子若曰夫今爲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事物變化云爲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孰宰之哉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也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

是禮非文外而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爲約禮之事約禮爲博文之功顔子領此則知文不可違而禮不可已固無間可罷矣故欲罷而不能然不竭才終無以得竭才者盡吾力而爲之諺謂獅子搏兎用全力者是也由是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立也者言吾心之靈則卓然呈露不爲事物所侵亂吾將以其至一而應天下之至不一無復高堅前後之可惑矣此與孔子三十而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同可見其功力到也然顔子又自謂欲從末由非曰未達一間也夫如有所立則本無形

象之可執雖欲從之而執之不可得矣蓋既無高堅前後之形則自不容有意必固我之私非顔子真得此體其孰能言之曰若是則禮之外不復有理約禮之外不復有窮理庶乎免于先儒兩段之失而亦不患於茫然入矣使孔顔復與子之言其不易夫曰吾安敢言不易吾又嘗求之孔子矣孔子言視聽言動之交於天地萬物者博文也[illegible]其視聽言動者約禮也此其證昭昭乎又嘗證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博文也反身而誠約禮也其又不昭昭乎雖然孔子所言禮即記所言有本有文無內外者也而先儒也外之今儒也內之學者愼無以內外裂孔孟正脈哉

曰顔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得無有類于窮至物理乎得無應一事而擇一中庸乎不然何以曰得一善也曰孔子之書具在未見有言物理者也孔門之學較著未聞有窮物理者也若曰應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況一事之中庸且與化而俱徂矣下文又何云期月守也豈以一事之中庸而期月守之乎必不然矣嘗觀孟子以伊尹夷惠孔子較言之其決擇則願學孔子之時中是非所謂擇中庸乎今如顔子始求諸高堅前後卒乃得夫子博約之訓而竭才焉是即擇中庸也得一善乃一乎至善者是也夫子恒曰明善明善者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物乎故又曰擇善然則至善之爲中庸亦較然矣而謂爲物理可得乎

不遷怒不貳過何謂也曰此顔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實功夫人一怒則多爲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其理也蔽則忒故也唯顔子心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嘗不怒而亦不爲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顔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唯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顔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消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顔子之改過改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矣而對哀公舉弟子之好學唯顔子一人顔子之爲好學唯此不遷不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不尤彰彰哉曰然

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何也曰孔

所以安仁為至唯顔子則有三月安仁之久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則一月不違仁者有矣一日不違仁者有矣故曰日月至曰既謂心不違仁則心與仁有間矣此世儒所為疑心也曰子亦疑心非仁乎曰弗子驗之心之體仁也其有違仁者動於欲也非心本然也使心而非仁則一身之間且痿痺不貫矣即孩提何以能愛敬見孺子入井何以能惻隱見牛觳觫何以能不忍若是也世儒豈不知愛敬惻隱不忍之根于心然必謂心與仁二者則泥文執義之為過也亦自背甚矣曰子又不觀乎孔門不言事不違仁而

言心不違仁蓋以是知外徇者之遠於仁也況求諸物理乎

凶也其庶乎屢空何謂也曰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蓋自言吾空空無所知唯叩夫人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吾亦不能有所告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不隨知識不牿聞見絕意必固我之私即謂之空空空正見無知之意非曰如釋氏者偏於寂滅逃倫棄物者之比也自孔子以下唯顔子庶幾乎空空故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者即近道也今訓者特

以其庶乎為一語謂其為近道以屢空又為一語謂其為空窶不獨非孔子無知空空之本意即文義亦甚割裂不融貫也大抵先儒以釋氏言空乃遂諱言空故其訓無知空空之義已稍戾至訓此章則大戾矣不知吾聖門言寂釋氏亦言寂吾聖門言虛釋氏亦言虛其幾微毫釐之間固自辨也又安得曲為諱忌而重背經旨哉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曰漢儒以子貢為貨殖集註因焉曰或者以子貢多學而識即為貨殖可見其不如顔子之空曰亦嘗疑貨殖非子貢事是義近也

曰曾子三省其在一貫之前與曰然則今之言一貫者以一理貫萬事如其一繩貫千百錢也其果然與曰一理散在即所謂不貳心是也以是不貳心事君則止于敬事親則止于孝以是不貳心應天下則無不止于至善故古人云一哉王心又曰貞夫一唯一則無不貫矣是一也豈若今人想像一理道以應天下之事乃自比于一線穿萬錢而繆謂一貫者何其相萬哉唯曾子獨知其故荅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忠中心恕如心夫人心至中而自如則可謂不貳心矣其曰而已矣云者言忠恕之外無一也一之外無貫

也先儒嘗憂有一而不能貫夫有一而不能貫則非一也且謂一為一事而謂貫又為一事是已自二之矣又烏覩所謂一貫者哉曾子異時稱夫子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至于皜皜則一矣此得一者之言也故顏子既沒唯曾子獨傳大學得其宗也

孔子與曾點者豈情與乎曰孔子而不為情與則孰為情與者曰孔子始問侍坐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究其用也而點乃為之鼓瑟而慢對違衆而異撰嬌然欲為暮春童冠之遊浴風詠歌之事殆與嬉遊者無別此豈足以用于世哉然而夫子情與之者不已過乎曰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咸若無意于天下者之為乃不知異時亮工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已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嗚呼旨哉後之學者未始識有天地萬物之心乃欲矻矻擴擴為以行于天下措諸當時吾未見其不出于名與功也矧曰撓乎即若諸葛孔明其樹建非不瓌瑋亦終于方駕管樂爾已其於了天地萬物之心何如哉然吾謂孔明以[illegible]為學而猶若是則其它憑才能意氣依倣古人以建事者其又何如哉此無他志卑而見局故也[illegible]點所陳若已悠然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又能不以天地萬物撓已故夫子不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夫子非與其即能為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illegible]也超舜利下事功而于了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在也其行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者較然矣然點也手狂簡不能克念以入聖則固其自息之失而非夫子之過與也雖然孔門三千惟曾子獨得其宗則點所為詔其子者亦必有在而夫者以大杖事槩棄也吾景行孔門不敢于點也[illegible]點也恕

曰孔門自仲弓閔子騫南宮适數子咸亟稱之然而龍磨貴望則淺加于子路子貢其不以子路剛果子貢穎達故耶曰然昔者夫子嘗誨由以知之道又告以知德者鮮蓋欲其從是以入室也異時問君子則告之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安百姓此則揭與謨學庸大旨而盡發之至與以一貫啓曾子者無殊致而與吉仲弓者若有加矣然子路似終未寤豈亦以前聞未行而終為累者耶陸子曰子路結纓是甚次第蓋言子路雖未中道而其剛過人遠矣

子貢之穎必有近似于愌子者故夫子有與回孰愈
之問將㮣其如回之潜心於内也而子貢不寤但時
乃以宴空與億中者對言之而又不寤無言之誨其
所以寤之者尤至矣而反有何述之疑故夫子不得
已詰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盖示其非多學也
而子貢猶為兩可之對已而夫子明言曰非也予一
以貫之子貢乃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以發聖人之蘊
異特猶曰性天為二道又推夫子文章於性天之外
何其歧也嗟乎以穎如子貢乃反不得豈其以穎障耶
然則孔門之不事多學不貴知識聞見也豈不諒哉

雖然弟子大喪三年子貢又獨居三年予以為子貢
獨居時當加三年之久其所得又不可以常情竟矣
今猶以常情語子貢者非也
曰余先生以上徵孔子旁証顏曾授受心精源委根
枝千載如遠較在目前洙泗若此末學如彼何為其
然也聞之孔門弟子曾子子夏年最少至晚歲各以
其學為州國師惟曾子一貫自得發之大學知本其
先以授子思逹於孟子遂失其傳子夏之學篤信聖
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為聖人始事以本為聖人
終事故傳其學者狃遊聞見謹數器令著于記者可
考矣彼漢儒訓詁繁賾太史氏已譏曰儒者博而寡
要彼儒者卒不知其與孔門徑庭而知本齊觀也嘗
試究之為曾子之學者以由本逹末為序為子夏之
學者以遡流窮原為序遡流窮原者畢所謂臨海羨
淵而欲以尋源循葉而欲以探本錯白其顛而
不可得者也當子夏在聖門時夫子已詔之曰無為
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務為利小人哉所謂小儒是
已孔子固已逆知有末學之卒為學累矣雖然末學
者流則猶止于遵聞見謹器數比于識其小者之倫
未有主在物為理以為教也記禮者自中出根于
心又曰無節于内者觀物弗之察矣則根于心節
于内之為主亦未有他視其心而專求物理以為學
也嘗試究之末學者流其在孔門比之門庭若也求
物理者則在索之道途爾已曰乃令知之棄其父而
信眾子者匪一朝夕矣雖然先生指我盡則示我全
全途諸父祖微諸孔子大哉貫乎未可以口舌承也
願言請事以候百世

衡廬精舍藏稿卷之二十九終

談言上

泰和胡直正甫著

談子曰東壁之子嘗尚陸博至忘寢食遺違父母捐棄妻子胡若是之癖也浮休山人曰古今嗜尚奚必斯人昔唐潘彥嗜陸博一日浮海舟破彥猶手握陸局口齧骰子翌日達岸兩手見骨而二物不離漢劉雍嗜瘡痂嘗詣太守孟靈休見痂墮地雍即俯取食之至有鞭撻徒卒以供痂食宋明帝則嗜蜜蝤唐鮮于叔明嗜食臭虫權長孺嗜食人爪而海上又有嗜臭之夫今夫人性當嗜之外有剩嗜焉鮮不爲癖矣必斯人乎獨不知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芰魏徵嗜醋芹皆剩嗜也推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允成公之[illegible]嵇氏之[illegible]阮氏之屐顧氏之畫劉氏陶氏之酒王氏張氏之書又推之五侯之爭六王之戰蘇張之辯[illegible][illegible]之文衛霍之貴王石之富皆剩嗜也予又不知談天衍雕龍奭公孫堅白惠施五車[illegible]子華韓非[illegible]卿司馬子長相如子雲之徒[illegible][illegible]著述列屋盈家末儒訓詁百葉千施自賊根芽就相雌誇皆剩嗜也夫孰爲不癖又何此之愉悅而彼之咈嗟

客曰若山人者含軒裳耽林壑是亦所謂烟霞痼疾泉石膏肓者耶山人既有剩嗜寧免他人山人曰與其癖詞章訓詁寧癖烟霞泉石弟子以告曰甚哉山人之言先生顰蹙而語曰剩嗜乖性枝見賊道山人之言甚則其矣而爲吾徒者可無辨哉可無辨哉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也乃從楊求畫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召入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閎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踰閎若陳韓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昔者楊子華畫馬于壁居者如聞鳴齧李思訓畫巷障波濤而玄宗夜聞水聲此非馬與水聲也聽者自聲也吳道玄畫鬼神數壁而颯然風起馮紹正畫龍而白雲出廡此非風起而雲興也覽者自興也學者可以知妍媸之從生矣是故知物所從生則物物

而不物于物
漢儒者馬融自極知經又善推步常算渾天不合輒弟子莫贊一辭唯鄭玄一算而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乃潛欲殺玄推式以算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躡之玄亦預知乃入橋之底俯伏柱上融踟躕蹙息而反玄由是得免嗟乎融之所爲是烏知詩書禮樂之豪芒哉故曰漢儒尊經而經愈亡

雲之樵遇設置者于途曰慎無獵人設置者曰吾所獵者豉而角蟲而翼何謂獵人雲之樵曰子弗聞昔者羽山之熊貝丘之豕牛哀之虎其先固人也况乎鄗末之野彘彭世之鹿又王祐之道士鹿也劍南之猓然中年之馴雉茂先之鷄鵡賈人之秦吉了也之數者形人物矣而心人焉子謂之人非耶今之豉而角蟲而翼者安知不有若人然則子之獵人多矣設置者聞言而懼遂裂置折矢誓終身不復獵它日設置者從上邑適都遊而歸謂雲之樵曰曩所謂形物而心人者爲其有義也吾頃見冕而相圖弁而相奪競利忘義者何啻十九不亦形人而心物乎謂之物非耶况以人獵人世不見罪而子猶罪予之獵物雲之樵憮然不能荅久之吁曰吾寧忍天以人而相物且相獵也

海嶠生曰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紅蟹子小如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其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異哉學者之違內遂已而終弗因躓者希矣弟子識之

星之徒問于扶桑君曰予不見昭昭者之爲光也非神明乎扶桑君曰非也子不觀吾扶桑之日輝映四海神哉明哉豈昭昭者與之星之徒曰允哉日之爲神明也太一丈人曰日雖大俾墐戶而塞牖則光無入矣寔其神且大若夫神明在我五通十達無所不之之天地而天地焉之四海而四海焉之古今上下而古今上下焉四海何足以竟雖然則無不自昭昭如夫星與日雖影有大小其爲外一也影烏足以達神明吾重悲今之以影學也曰學明以不墮於影曰

予思子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日南之國倮人所居倮生既長則縛制大樹取物如
紫粉然羞其胸而刺之班班若異物謂之文身華人
視其文也恒用爲怪而彼視華人之弗文則亦用爲
怪然世徒怪倮人文身之非而不知自文其性之非
下士嗜人姑不遠其儒而搦管一日之閒不知幾淫
思而濫慮也幾讕言而枝說也何況體節之繁註疏
之多熳爛瀰漫于天下宂踰九牛毛彼其于真性何
啻素之受繪餅之受和將求其初而弗得抑且以繪
和爲真矣視彼文身者一何多寡之遠然則君子奚
彼之怪又奚怪怪乎哉

谿俗多賈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
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
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晳今瘠黧像寡鬚今鬚多
鬓皤乃至冠裳履綦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遠矣
已而其父與其母亟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
顛末乃恇然阿曰是吾夫也子于是乎禮而父焉夫
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于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
儒者獨不知經史亦聖賢帝王之繪像也何則帝王
聖賢之道出于心著于事而載記于經史是即乎
影堂父像者也經史載記有定體而道之出于心者
無定形今世儒顓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即所
謂泥繪像而拒真父者也於乎彼儒言者其不泥繪
像而拒真父者蓋幾人哉
客至自建爲言武夷大王峯之升真洞洞中有雷文
瓶甌五以盛仙人蛻骨洞外有黃心木爲棧雖險不
墜而久不爛又有四船相覆以盛仙函船皆圓木刳
成外懸如半桃于洞土人禱雨者輒用竹繩綴梯造
其處又有小藏峯二小船大藏峯橫插板木中有圓

器如笞方器如筐餘者如杵如盤咸不知幾千萬禩
而未有毁也此何理以致之通一先生曰是何理可
窮也同坐客曰以予所經仙岩亦有床櫃之異其他
如西川之火井油泉峨眉之光相登之海市靈岩之
飛瀑華陽之喜客泉是皆不可理喻豈惟是哉稷生
以武敏契育以鳥卵其事表諸經君子雖不語怪然
前史昭晰若晉杜車騎出于蛇是蛇而人也疑非獨
杜預也唐張路斯出于龍龍而人也疑非獨張氏也
宋韓蘄王出于虎虎而人也疑非獨韓王也李侍郎
出于黿黿而人也疑非獨李椿也夫人物相去遠矣

物之能爲人則人之能爲物亦可知矣儒者必曰理則無是是何理可窮也子思有言及其至雖聖人有不知歐陽永叔曰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是之謂中道先生曰是則理也

吳門之貴冑其先世田廬貲藏称雄膴而有三子其伯長唯日騖飲愽恣聲伎騁宕不返卒爲窶夫莫以享其業其仲獨之則鄙醲絶聲身不離闠研稽業籍窮所自出晝畒而記刻銖而題下逮于鹽盤殼枷之微薄札充楹自謂擴祖父之遺筭矣然而田卒汚茦泉貨內耗事至必曰俠案籍爲之籍日紛紜而家窮循伯兄也至季弟則大變曰吾二兄均左矣于是舫屛南畮目織貨器日課子母錢不多載記而先業益充妻孥享其贏隣里食其餘伯兄恚曰是齪齪者異我仲兄鄙曰是未嘗觀農器譜而妄治農也未嘗讀貨殖傳而遽治貨也至訴之不容口季終不顧而脩業自若祠先子曰季得矣季得矣夫人心受命于天萬理皆備比之先業孰不膴膴然而衆人奪于聲利色欲則伯長是也世儒荒于物理載籍則仲兄是也今也反諸身心直求天命之性有類季弟之爲者則世儒莫不訴之猶二兄之訴季不已也雖然人固已享其贏食其餘矣訴何患焉

樊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秋竊惧晩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以前春種也盍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信枝葩繁者之本根壞也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況於人乎是故君子貴歛其眞不壞其根萬類以生

南海鍾生曰吾國西樵山之坡陀有行木一則可滋千百茗種茗者覘一行木之地則躍然喜已而樹之千茗雖有旱乾不灌而榮瘥無俟汲也桔槔無俟鬪也非他有繆巧也行木性能召水者也有一行木則其地之百泉爲之灌漏津液而餘潤被茗者多矣故時称行木有賊工者憂曰是亦一木也夫豈能生水兀以障吾茗遂集斧而薪之搰搰然走于山澗之間朝汲而灌暮負而溉人百其勞而榮弗若之矣胡子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夫人心之生理豈啻行木哉而世儒者不反諸心而求諸物又奚啻工人之合行木

而走山澗者哉嗟夫行木世不恒有者也而人駭於希蓮乃曰人心亦猶希蓮智乎

談子曰昔唐郭元振未第時已能為汾民禱烏將軍之害其膽志蓋一時異時忠孝文武已兆茲矣又有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于燈下元振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題畢登之其物遂藏若元振膽志豈其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曰稽之元振讀書大學時適其家寄資錢五萬有叩者曰吾五喪未塟願有假也元振即舉五萬錢盡畀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量固若此然則膽志其有本哉力本則可以學矣弟子以告先生曰器量生于明明為本也子不聞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魅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魅晝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魑魅魑魅隱不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恍魑魅者矣其不為魑魅怖伏者誰夫弟子曰昔宋顏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悸遂卒然則魑魅夫人自為之也先生曰然

談言下

戎夷違齊如魯而後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為天下惜死不嫌生也終能為弟子捄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戎夷誠知道則雖為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侯嬴之流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詢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衆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成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成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嘗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梁天監中有扶南大舶獻玻瓈之鏡鏡面廣尺五內

外皎潔方圓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斯國獻寶也約値百萬緡帝令有司筭之傾府庫償之不足朝臣無敢議其直者已而有國亡沉隱亡也衆鏡熱視斥而去之曰此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州有神鏡能照左右爰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曰燭無遐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有濯其靈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繳外無姑息則天下拱手而治福樂孰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帝不能用竟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弛卒有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濱有蜃市焉蜃據背海隅邇宿廣脩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眡為石洲漸刱茅茨鱗列成市不知幾何時也興時有穴其肩為鐵冶者天旱火熾蜃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譏之曰是置居者不審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慮其安而雷且焰則鮮不成蜃市也東海之濱有蜃陽焉蜃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表禽鳥倦飛就棲輒墜氣中竟以溺死或譏之曰是為禽者不審也而不知人之宅富貴者不擇其從迷昧終身則鮮不殞蜃氣是故惟仁人者視天下為蜃市不以欲熾耻富貴為蜃關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為天下處富貴也可矣

昔唐寧王嘗獵於鄠縣今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鑰固甚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妹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愕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一生熊因納櫃中乃扃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久腷肸有聲遲明寂然店户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妹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為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太真足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為胡也明皇能哄二僧後之人又哄明皇於乎人主其無令相哄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好內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鉤怨而獨任以政人不能間何其難也已而脩內政興海利贍貧窮祿賢能踐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歃血葵丘責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

管仲卒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於外發長衛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淫于雍巫雍巫又厚結豎刁以蠱惑於內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築塞宮門桓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死既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夫命令天下終惑內變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齋祓受相桓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尚可以為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

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瀆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急仲固導之內仲又安能禁辟嬖於身後乎仲雖平戎其若女戎何哉故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難剗亂誅韋黨而安廟社又誅滅李元楷等陰謀立殺長孫昕之怙威可謂不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柳澤增置侍讀以弘嘉謨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且明也橋陵襄事已踰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望陵灑泣既耕藉田猶穫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收藏示重稼穡兼知民艱可謂能皦然為義者也史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宮嬪以懲荒叙友于敦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帥以明軍法朝集計最以校吏能函著競歎北狄趨風冠帶百蠻車書萬里咸非溢美然九齡既疎林甫日親太真擅內而漁陽鼙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徬徨望賢朝食不供頃興馬嵬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縊貴妃宗廟丘墟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既晚乎明皇晚節詔天下祖奉玄元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員老為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

遠學道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道亦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嵬之間易為不能道耶其倒謬益甚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尚有是而況其下者乎然則女禍于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變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唐甚武韋王氏至莽遂竟移祚呂與武韋移祚且十之九其原出漢祖唐宗無刑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又稱莽將挾漢婚已人為平帝后平帝崩后年

求十八為人婉婉有節操莽既篡乃更號黃皇室主
而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莽不能強也及漢兵
誅莽燔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莽之
篡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為作符命而其
女獨不欲更節且為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
不以習易若莽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
道以為子孫型模欲無亂也難哉

秦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
驗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言
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

及二世責讓高以盜賊事高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
樂謀弒二世使郎中令為內應閻樂將吏卒入望夷
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為
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
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
為黔首樂曰臣受命于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
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
帝號為王以黔首葬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煇矣詩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女婦稱妲褒乃寺禍
未有甚高者也秦惟祖龍煽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
其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為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
取也秦乎其孰讓

談子曰寺禍自東漢唐末浸盛史稱漢仍秦制中常
侍雖至親幸止金璫右貂不復禪調自和帝朝竇憲
秉權鄭眾謀除大憝遂獲封侯超任宮卿至鄧太后
女子蒞阼刑人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復掖庭故
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冀乃遂植茅
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卿第擬諸天家
養子出自帝制忠良摧陷毒盈海宇曹節張讓彌為
尉雄竇武何進之徒雖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歆

其劍已而袁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
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為職守衛中宗
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尚寡
玄宗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翊衛代宗乃
至三公王爵柱國尚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
恩為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
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璫臣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
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
門生之稱文宗謬托匪人謀用不臧甘露之變幾已

覆國昭宗被李述等持摑數罪收置幽辱鎔錫固扃
鑿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屠戮流血成川而
國祚旋亡不太晚乎昔者周制閽人領于冢宰止供
掃除無假名器劉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為之倒列日月獨以晦冥
身殲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為人主者
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漫成古今悲歎而卒
無救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
僖宗吟曰紇紇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
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為齊民而不可得讀
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
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
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
擻吞當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
因以葦筒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
賢士詩書閹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閹寺唯親賢講學
夙夜警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賚功唯賞無推
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未多見婦寺大禍此
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受禍
則豈後婦寺哉宋徒務政不飭武備唯恃賂獻馴至
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既下
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問普普回奏止之藝祖遂
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
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呼普書左矣即如藝
祖取天下而帝之又曷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
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瘢異
日之疆場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俾異虜都華夏冠
冕為魚肉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
議敗三恩敗夫天下好戰必亡忘戰亦必危自晉以
銷兵為長策其後太宗若有方取太原已而北伐契
丹互有勝負乃至寡州之陷太宗君臣遂絕口不言
兵真宗之朝民不識兵虜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
濟河大犒其氣然竟以歲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
宗中箭自謂不共戴天憤恨為之泣下後值王韶等
覆敗遂弛幽燕之念總之皆襲普智識者慨焉蓋當
時不議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猥以兵不可用為言不
究乎日無謀虜之實而徒以虜不可謀為心歐陽修
曰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夫不憂
而懼則積懦之為患也異時虜至城下徵欽汶于竟

不守死相繼請降懦刼之也故曰懦敗歐陽脩曰近
年朝廷闗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十至於臨事誰
策可用又曰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斯語誠
中宋政之膏肓凡皆多議之為過也虜人譏曰待汝
論定吾已渡河其言足警矣而南渡士大夫議戰者
則不知所為守議和者則不知所為戰曾無定議一
定之畫坐成秦檜賣國之奸群臣罔知厝火乃至區
區弊精故紙奔走一世以趨窾言雖言滿天下何資
實用故曰議敗宋既增益歲幣計數十萬至於郊祀
覃恩任子之多乃逮于女夫外孫濫亦甚矣當貴似

道秉政閫事已去猶推恩至太學生是何異于疏旱
苗之水以沃魚藻而無救矣故曰恩敗此三敗者儒
者與有責也
杞翁曰前代尚有文臣樹將業若羊祜杜預謝玄韋
叡裴行儉張仁愿之徒偉然為世虎臣至宋寧鮮有
文臣能將者亦懦累也夫吳越之人狎舟燕趙之人
輕騎豈其性能哉習使然也古者男子生則有桑弧
蓬矢以射四方六藝有射豈獨教文亦所以脩武也
昔者諸葛讀書獨觀大旨李靖不欲作章句老儒知
其無裨而有妨也故國莫病於畏言兵士莫恧於疲

腐文假令宋之君臣不屑屑於苟安訓諸將以時
其傑氣鶬鑄其英氣俾士之才力相近者習於武事
而試用之亦可以廣材而破懦矣詎至以中夏衰弱
甘爽虜臣僕哉雖然此非獨宋過也
談子謂杞翁曰子過也臣矣然而未知擇將之弗易
也乃若今日擇將猶難而子胡易之杞翁曰嗟哉宋
耶爵神哲而上未始擇之而謂曰世乏其人則誣世
綵高孝而下未始任之而謂曰人非其材則誣人夫
觀日之王照夜之珠遠出異域來自重譯此非古今
所希觀耶然無足而登王庭無翼而棲瓊庫者何也

則所好存也宋徽之為艮嶽也杏岫梅嶺猶為宜土
之樹若夾州荔莉素非中土宜植亦莫不挨集而蓊
生之則所好存也向令宋君臣以構艮嶽之心搆國
家以集花石之力集將才則何患擇將之艱哉不然
棣山亂而李郭顯兀术至而韓岳名豈假之異代哉
古語云將相無種古之取將或出奴隷或出敵國或
出亡命亦或出盜賊惟英主良相多方試之不吹膚
之則無弗得矣而必謂擇將之弗得是亦所謂過活
烏坐待終斃者耶雖然亦非獨宋也
談子曰嚴尤有言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後世三家

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
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
之盡境而還辟如蟁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
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
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
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王不忍小耻
而輕民力築長城袤延萬里疆境既完民力內竭以
喪社稷是爲無策信如嚴尤言則禦夷終無上策其
果然歟杞翁曰不然昔周宣王之先周公相成王撫
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厥兆民其始在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弘化六卿分
職率屬以倡九牧以阜兆民而大司馬則克詰戎兵
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當是之
時虜雖天驕不敢望壯月南牧矣此非上策而何然
則策莫上于脩內政莫要于得賢相得賢相則能得
大司馬得大司馬則能擇良將飭武備其禦之也不
在寧抓鳴鏑後矣而必謂禦夷無上策者是襲以後
世之事言之者也又焉知帝王者之爲策由帝王者
爲策何如曰不策于策而策于道夫唯策于道者治
未然

杞翁曰不聞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
事干謁而規禮聘其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
句韓范守邊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
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易名張
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爲謀主勢日强
大鬨右塞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爲四路招討駐兵延
安忽夜有人持匕首入臥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
公頭不忍加刃第取金帶去盖宋君臣之用人繆矣
談子曰孔子曾子豈非所謂前知者耶孔子脩書終
秦誓曾子著大學亦以秦誓一个臣終之彼一聖一

賢豈皆知秦之繼周者耶不然何皆取于秦誓也
洞先子曰孔曾之前知吾弗得知已然吾知秦誓一
个臣之足以相天下也相天下舍此雖有善者如丙
魏姚宋亦節士耳何足與于大臣之道哉曰然則後
世孰爲近曰韓范升其堂房玄齡游其藩
談子曰大臣之事大矣然使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而坐擁天下大事恐未可也洞先子曰子不見龍乎
龍赤身耳然能以雲爲輿以風爲駟以霆雷爲徒御
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
而用神也方龍之始潛也不患不神而患不虛惟虛

與辨神矣風雲雷霆之從之者徒於虛也龍贔屭若
辨大事也假令龍如贔屭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趺而
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則技
止鍾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技止鼎蓋睚眦技
止刀環爲此者躧彼爲役者躧此又安能從風雲霆
電而變化雨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
之技用天下之技爲技猶用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用
天下之手足爲手足謂一个臣不辨天下大事亦未
可也不然則亦贔屭螭吻之尤而已又惡足語大臣
且夫大臣學道不學技曰大臣學奚道耶曰休休是
已彼休休者芚乎若愚綽乎若暇恢乎若無畔渾乎
若無擇視天下人皆我人視天下耳目手足一耳目
手足也我方有美技何患無技是故大舜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
則善用休休者也休休已天下治矣曰然則周公多
材多藝何哉曰周公有而無實而虛故曰公遜碩膚
赤舄几几周公何技焉曰使天下皆爲龍不爲贔屭
螭吻則孰爲起而作事者與曰古之人臣有坐而論
道者龍之徒是也有起而作事者贔屭螭吻之徒是
也雖然自其偹者言則不可以定擬是故有坐而論

道者之道而下稽乎技則未始不可以作事也有起
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道也
是亦在乎人耳雖然世固有論道之賢而宅作事之
地則稷契之分職孔子爲乘田委吏繼爲司寇皆是
也猶曰得龍之道而任贔屭螭吻之事龍之道奚少
也

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
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
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寗戚請立
爲大司田平原曠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
爲大司理犯君顔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橈富貴
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於是桓公聽管
仲立五子者而國大治諛子曰若管仲亦幾于大臣
之道者與洞先子曰管仲善用才者也加時相多也
然而非知道者管仲自云君若欲治國强兵則五子
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管氏不知帝王大道而
徒以霸王自處夸被世主之前於休休几几何啻千
里管氏而知大臣之道孰不知道

談子曰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者性最妬伯玉一日讀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足矣明光曰君奈何悅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死越七日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覺遂終身不敢渡水其後有婦美者渡此津雖枉粧風浪暴起卒不得渡醜婦雖盛粧無弗渡也故稱妬婦津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旁好醜自彰妬婦何其烈哉嗟夫後世不有妬臣津耶凡人臣賢者未有能涉妬津者也或曰惟大人者秉衡則無津而賢者利涉矣

小說家載則天末年有益州父老賣藥城市得錢即博濟貧乏經歲餘病者得藥無不愈常時遇有識者輒告之曰人一身一國也人心帝王也旁列臟腑擘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矣何異君亂于上臣下無不病者故凡欲身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由受病矣況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故病則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如失其序必自亂矣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吾老賣藥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醫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父老之言指哉豈隱者耶

談子曰莊子所言聖人之道聖人之才岐矣夫有其道斯有其才未有有其道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道者也故曰岐也洞先子曰否自吾涉世而驗之世之不岐也難矣何以明之昔者漢高武唐文皇非謂有聖人之才而無其道者與不然何其能一天下而不能與湯武齊化也衛武伯夷柳下惠非謂有聖人之道而無其才者與不然何其擅聖稱而不能與周

孔比跡也若夫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兼有而不岐者其惟堯舜三王契皐伊周孔子乎其次學聖人之道而近其才稷夔傳說曾子是已具聖人之才而有其道顏子子思孟子是已傳說之後程伯子近之孟子之後東越王子近之雖然古未有遠聖人之才而能大濟天下者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難也者難夫兼有不岐者也

談子曰昔宋蔡絛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至元符間憲章古始耿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

下者幾故有一器佔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冢墓破伐盡矣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已盡見三代典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被諸制位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復古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所重唯三代之器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不収及宣和後則累至萬餘若岐陽宣和之石鼎紂文翁禮殿之繪像罔問鉅細索入九禁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諸鼎彝禮器及圖畫然世事則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考驗俄遇僭亂悉入虜營若孔父子

産之景行散召公季之弦辭牛鼎象首之規模龍號雁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散滅不存中國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若是則好古非歟荊先子曰好古何可非也雖然古不在書亦不在器物宋人君不好古道而好古器物其覆國廢古也宜哉古道矣貯乎貯在人心載記在六經是故正諸心措諸事與政以敷錫生民施及蠻貊則可以坐對文武而籍蘇堯舜也好古孰踰此而奚以器物爲若必唐宋其心衣事與政而唯沾沾焉器物之好圖録之妍雖盡移三代禮器樂章充溢于後世之朝野亦何以別

于樑頹氏歟而已太公九府錢之譏也耶唐安樂公主嘗令尚方織百鳥毛布二疋而服之正視一色也旁視一色也影中一色也日中一色也而百鳥之狀悉見方出降時益州獻單絲碧羅裙縷金爲花鳥細同絲髮大比黍米眼鼻嘴甲皆具唯瞭視者能覩之韋后效之亦集鳥獸毛爲韉各肖其形貌工費爲之巨萬誤子曰左氏服妖之譏至是極矣洞先子曰予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艮嶽爲極也有器妖則髮幕珠垣爲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爲極也文妖胎于宋景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

徐庾之徒自是則末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六經是何指也雕繢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綸誰何事也蓋數百禩惜乎若不旭之夜其後陳叔寶江總輩當隋師壓境猶然與狎客賦詩爲娛彼豈眞能忘利害哉誠以淫詞蔀目而盬曲塗耳也其禍若是烈也又之王文中出天下始聞六經仁義之言而唐室以興蓋世與文交興交喪非一代矣今也復何恐崇妖辭禍斯世也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

人凡文為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
法守不可一日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
人所以壽道法敎萬世如一日也孔子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盖為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為教
乃徒項項焉鶩為文采表見于后世且曰易與春秋
皆聖人發憤所為作嘻其左矣于是有不得勢則窮
愁而為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為著書咸以
徼後世名彼其畔道圮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其
徒而腥其人即不醜不腥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齒
哉今之世亦喜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優

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魍魎即工
為魑魅嗾之犬彘即工為犬彘三尺之子鮮不詬優
伶彼魏丈夫乃不自知為優伶且將決性命而蹈之
其不謚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盛
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畔道圮法后世所醜而腥者
至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
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
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
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詎無定體可乎曰
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然欲測之而肖粵之面可得
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彖之室肖楚之室可
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
司命不如塑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臺魯之
靈光是古也則般輸不如畫史之便子不知世之為
古非獨優伶且將為塑為畫史二者雖極肖似而離
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
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
人之言為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闇鬱
姑論其槩漢渾而蓄唐漸明雹至宋獨昌弟子以告
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爾吾焉擇漢唐宋

續問上

弟子問曰昔之語物理者曰菱芡皆水物然菱寒而
芡暖者以菱華背日芡華嚮日故也稻麥皆土物然
稻滋而麥燥者以稻生卑濕麥生高壤故也此其理
在人乎在物乎曰手即以背向卑高為理乎抑以別
擇其背向卑高為理乎如以背向言則向日理也而
背日豈理哉夫此四者方其在背向卑高也塊然物
而已矣物各無有也及其離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
已矣物亦各無有也而奚理之言惟自人而理之則
曰是為背向故有寒暖是為高卑故有滋燥品而題

臣而用之鮮不自人心故理在人不在物也且夫參蓍世謂補物苓連世謂瀉物而内熱者則以苓連為補蘇麻世謂泄物薑桂世謂補物而氣虛者則以薑桂為泄然則補泄之理亦在人不在物也天下之草木多矣其具寒暖燥濕補泄之質奚啻此數物哉自人弗識之而品題之未加醫用之弗達則烏覩其為理哉夫黙蒼之后備山水之態桂林之洞禁人禽之形苟人跡之弗至與至而弗遵者寧復有山水人禽哉是故知山木人禽之從出者則知理矣昔有國工善畫鬼者畫鬼之怪異時見而畏之以為真怪也不知其怪自已出也善畫姝者畫姝之美異時見而愛之以為真美也不知其美自已出也今之求理于物者亦何異國工之畏怪而愛美者哉然則理之不在物而在人也益明矣

弟子問曰庖丁氏之解牛也曰循乎天理言循其經絡天然之理者也然則經絡不謂理乎今人恒言地理脉理腠理膚理韓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故人有文理今皆不謂理乎曰經絡與地理脉理腠理膚理文理此取類而言之曷不謂理哉猶之曰物情曰藥性水性金性文猶之杜子美曰岸容山意亦皆取類言之曷不謂情與性容與意哉雖然盤盂甕盎池沼江河湖海之凡疇非上天之日之所括也然則經絡與地理脉理腠理膚理文理疇非人心之理之所綾也苟無人心則惡覩所謂經絡地理脉理膚理云哉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苟無人焉高厚之理不自存乎理豈盡在人哉曰苟盡無人焉則天地且荒忽久矣又焉有高厚而況經絡地理脉理膚理云乎弟子思之三日夜復曰諒哉苟盡無人焉向無天地理孰從生盖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豈謂是與曰然

問殺人者必償貸債者必酬世以為償之理起殺人酬之理起貸債不曰士師殺至十百則曷為不償父子相取至十百則曷為不酬殺而必償貸而必酬是孰區之又孰行之此理之在人易辨矣曰若也使雞司晨使犬司夜夏葛而冬裘燕車而越舫謂理不在物則未易辨曰苟非人心則焉有裘夜又焉有雞犬孰曰使司之者哉夏葛冬裘燕車越舫莫不皆然

問曰理弗晰于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稱曰性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説故荀氏言性惡楊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宋儒惟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與孟子軏又曰有天地之性

有氣質之性意以為天地之性即孟子所言性善是也為氣質之性即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善者謂上智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也其果然與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盖試諸孩提與見孺子入井觳觫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恒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烏覩其恒哉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云性相近正以其善

相近耳聖人辭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孔子又曰人之生也直直即善也孔子曷嘗不言性善哉所謂上智下愚乃承習相遠而言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若性有善惡不一則天命亦有不一而人之率之又烏得謂道哉三子之言皆不違相近之語而多以氣質與習成者言之非言性本然也竊嘗驗之使人性不善則天下父子不相保久矣雖有禮樂刑政奚為哉小人見君子而厭然盜蹠覩孝子不忍加害是孰使然哉夫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苟非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為貪與亂者則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于氣質猶清泉出于土沙既久為泥淖則有貪無廉有亂無治矣氣質與物相物者起于欲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動於欲猶清泉久而為泥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以後吾以陸賈為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錯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而統于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

清後雖汨于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于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封蟄入沸湯矣而一足在器者猶動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質也亦妄也又有言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嗟夫吾不知當時誰為之合也且虛安在也而能令之與氣合耶虛與氣皆非有知覺物也而能令之與氣相合為性則性亦甚哉冥頑不靈者也又烏取其

不[illegible]者乎、又合性與知覺、則性與知覺特若狼狽相倚矣、其可遺乎。是則人心所貯有虛與氣有知覺三物焉、其又可通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為虛乎、謂為氣乎、謂為知覺乎。此皆未可通、然則性與知覺奚分。曰覺即性也。曰然則有淫知惡覺者何也。曰是泉之汩於泥淖者也。而泉之本清固自若也。故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汩于氣質習俗也、而覺之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子又奚疑理為

問曰世儒決言人心之無理、大患不知性而其端尤在不信心、彼以為心不過知覺、知覺者虛而屬諸人也、虛則理非所出、屬諸人則所發必私、故當即物窮理而後能無私以合乎天。是不但于心外求理、亦且于心外求天。蓋不免昔人疑泉之說、昔有疑泉者謂泉虛實也、安得有水。此必有汲江海而注之者、不然何若是其汩汩混混也。乃不知泉實虛而水斯出、雖江海之水千條萬派、疇非泉也。其疑之者見江海、不見泉故也。亦猶覺體虛而理斯出、雖萬物之理千變萬化、疇非覺也。其誣之者、信萬物不信覺故也。且夫人承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故能為萬物之靈。噫、靈則

紛之訓而竭才焉、是即擇中庸也、得一善乃一于至善者是也。夫子恒曰明善、明善者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物乎。故又曰擇善、然則至善之為中庸亦較然矣、而謂為物理可得乎。

不遷怒不貳過何謂也。曰此顔子卓立以後事、乃復禮實功夫。人一怒則多為怒所遷、以其心蔽而失其理也。靈則貳故也。唯顔子心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嘗不怒而亦不為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顔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唯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顔子雖卓立

然或不能無小差、小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魍魎潛消、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顔子之改過、改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矣、而對哀公舉弟子之好學、唯顔子一人、顔子之為好學唯此不遷不貳、則孔門之學不在物理也、不尤彰彰哉。曰然

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何也。曰孔

門以安仁為至唯顏子則有三月安仁之久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則一月不違仁者有矣一日不違仁者有矣故曰日月至曰既謂心不違仁則心與仁有間矣此世儒所為疑心也曰子亦疑心非仁乎曰弟子驗之心之體仁也其有違仁者動於欲也非心本然也使心而非仁則一身之間且痿痺不習矣即[illegible]提何以能愛敬見孺子入井何以能惻隱見牛觳觫[illegible]何以能不忍若是也世儒豈不知愛敬惻隱不忍之根于心然必謂心與仁二者則泥文執義之[illegible]也亦自昔甚矣曰子又不觀乎孔門不言事不違仁而言心不違仁蓋以是知外倚者之遠於仁也況求諸物理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何謂也曰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蓋自言吾空空無所知唯叩夫人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吾亦不能有所告也蓋孔子自[illegible]本心不隨知識不牿聞見絕意[illegible]我之私以[illegible]之空空空正見無知之意非曰如釋氏者偏[illegible]倫棄物者之比也自孔子以下唯顏子[illegible]故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者[illegible]近道也[illegible]

固也然亦有不必盡然者此不可定擬也已而一客傳郭黃門使琉球録群披誦之見録稱今琉球與杜氏通典載盡異或曰杜氏年久遠與今異者宜也已而又讀星槎勝覽亦多異勝覽載其國山形合抱有翠麗大崎之高聳今録稱無之載田沃穀盛今稱則沙礫而不碩載氣候常熱今稱雨過邊凉而亦有霜雪載造酒以甘蔗今稱以水漬米而謂之米奇其它不合者更夥勝覽所載出本朝永樂間今去尚遠乃不合如此自非郭君親歷而目較之鮮不以勝覽者為是也然則不船行而云真知者豈不誣哉即若吾黨今皆身履蜀地故知蜀國之事雖然亦猶有不盡知者彼由灩澦入者而談劍閣則為夢劍閣語也由劍閣至者而談灩澦則為夢灩澦語也然則今郭君録者其不為夢語矣胡子謂南大夫曰善乎哉其言知行者也大夫曰其若溺燎之辨何胡子曰夫人者雖未身經溺也然日有溺者矣故知溺為真雖未身經燎也然日有燎者矣故知燎為真且水火朝夕庸之耳目逮之安得不為真知其它未庸耒逮而必曰知之皆夢知也即若茲堂也吾與子棲其中然後真知斯堂之景物彼在外者縱工考訊亦秪想像已耳

二三子若久居斯堂則所知充詳若遂有而主之則
亦嘗詳也而且忘所為知矣故謂知為行始行為知
終可也謂真行即知真知即行亦可也彼必謂知行
異者夢語也哉想像也哉南大夫曰夫升斯堂而知
其景物者知及者也久居斯堂而遂主之終與堂而
相忘者仁守者也知行一而仁智亦一也弟子曰允
哉諸君子之言一也雖然易繫有言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彼日用則行矣而又不知何也曰百姓雖日用
之然而冥行多矣非真行也然則何以為真行曰真
知則無不行真行則無不知

客有與先生論學者曰學在行事先生曰然行事在
存心異日復論曰學在脩身先生曰然然脩身在正
心弟子曰請竟其旨曰學固在行事矣然生于其心
害于其事則謂何故學在存心學固在脩身矣然心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謂何
故在正心

問理一分殊宋儒語之審矣苟非有分殊鮮不入墨
氏兼愛乎予弗之然何耶曰非無分殊也謂分殊即
所以為理也夫理條理也唯其條理固無不一亦無
不殊今以理一分殊對舉言之似乎理與分為二物

理不可以分言言分不可以理言也一與殊為二事
一者不復能殊殊者不復能一也其旨岐矣故不若
曰一本萬殊則渾而未嘗不析

問曰古之君子多謗何也曰古今唯鄉愿則無謗若
聖與賢謗未始不相踵也子不觀之舜與伊尹皆大
聖既去千餘歲而舜有臣父之譏尹有要君之議况
其它乎歐陽永叔好脩而中媾為誚程正叔篤行而
五鬼是詆自孟子至于宋亦千餘歲也而李泰伯猶
譏之曰孟軻之欲為佐命何其躁也然則聖賢謗滋
多矣曰古人謂止謗莫如自脩然乎曰謗焉能止哉

且夫自脩非故為謗也為止謗而脩匪真脩矣今夫
食而欲飽者非謂避枵譏也是故君子遯世無悶不
見是而無悶其要在于識已

問曰今之學者有欲冒毀以直達性命之真即令此
生叢謗于身埋沒一世迄弗之恤是則性真可以覿
體其果然乎曰然非也夫君子之欲復其性真固不
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
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即有不得已蒙
世之大詬因皆付諸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
諒其心精也且夫天下至大矣湯武以放伐得之而

人莫不知其非弋取也奔婦至穢也下惠不辭而沺諸室而人莫不知其非為淫也叛逆至不韙矣太子一聞召而即欲往而人莫不知其不磷而不緇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若謂君子必埋沒一世終黯墨而不白則子思所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百世俟聖人不惑者為誣誣矣此必不然也雖然君子固無意也

續問下

問曰予言讀書考古特學之一事然考古莫首六經六經之旨浩穰豈學語心哉曰六經雖浩而其大旨

則有歸且夫六經首易易首乾其言乾元亨利貞嘗在外哉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舍人心則疇見其長善嘉會和義幹事也未至于乾者則其功自復始而要必以占占也者占諸其心視諸其覆而以考祥焉非必盡在蓍策間也亦非盡如世人之避凶而奔吉也故孔子譏無恒者曰不占占之時用大矣哉古之善占者莫如顏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幾也唯幾占則由復可以至乾此所謂吉之先見者也言有吉無凶也使家國天下而皆以幾占則豈復有亂

亂亡哉此易大旨也書之大旨則首精一執中精者即所謂幾占者也幾占則不雜不雜則可以不二而能執中其後建中建極之訓皆不出此此書大旨也詩之大旨在思無邪禮之大旨在毋不敬春秋大旨在誅心誅心者誅其未嘗心占者也故六經傳心之大經也噫謂六經不語心哉曰陸子言六經註腳過矣曰使我占諸心果能精一執中無邪而常敬則雖曰六經註我可也使如世之違心以求經違經以求物理則六經與我不相為又何註腳與不註腳之議

問乾坤果屬天地乎抑屬人乎曰乾坤者其義為健

順其變化為易其實體即陰陽天地人三才莫不由乾坤以生莫不各有乾坤非謂乾即為天坤即為地也故有言天地之乾坤者有言人之乾坤者伏羲畫卦專為人事故易首言乾元亨利貞自初九以下取象于龍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自初六以下取象于馬皆自人事言之自此六十四卦莫非乾坤莫非言人事其間有言天地之乾坤者咸取象以為證繫辭之傳皆言天地人三才其終歸于人事唯善玩者通之善占者得之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並言乾坤為衆卦之父母乾為天言乾所以為天

坤為地言坤所以為地咸非謂乾即為天坤即為地也注疏以乾即為天坤即為地者非

問萃以聚之奚為聚曰聚即凝聚之謂非積而聚之之謂也傳曰敬德之聚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凝聚之功大矣哉

問天地人三才皆由乾坤以生然作易者獨歸人事曰彌綸曰範圍曰成能曰成位乎中則人者管天地矣夫天地至大也人至藐也而人管焉何哉曰天地人莫不由乾坤生而發竅則在人心是故人心乾坤之大目也故易即人心也非人心則疇為彌綸疇為

範圍疇為成能而位乎中作易者蓋曰直陳則膚矣是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上稽天地而下托于蓍策欲人反諸心而自得之其要存乎幾其次存乎介又次存乎悔幾無悔也故曰易者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後世不信人心而獨信物故大天地而藐夫人非作易者本旨也

問先天而天不違豈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為先天耶曰然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子曰在於上古而不為老在六極之先而不為高此皆論先天也然則夫人孰得與之曰先天而人弗與則聖人何以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耶今夫人心莫不有本然未發之中即先天也即夫人之無極而太極者也有本然發而中節之和即後天也即夫人之陰陽五行者也匪先天則後天靡所宰匪後天則先天為幻矣是故聖人致中和則先而非先也後而非後也一而已矣若夫二氏則先先天而後後天其失則偏雖然老莊所言先天亦未嘗不在人也吁哉古今知先天者蓋無幾矣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謂也曰陸子靜無我無物之訓雖聖莫易也曰未達曰夫人語

身而止于背則身為全矣而反不獲其身非果無身也吾心固無我也語人而行於庭則人必多矣而反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吾心固無物也曰艮其背止其所者何也曰唯艮背而不獲身夫斯以止其所

問同人于宗為吝于郊為無咎至于野乃為亨不幾于無愛乎曰此正示一體之為仁也夫于野則雖九州之外靡所限矣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矣故惟有是心也而時于宗焉則不為吝有是心也而時于郊焉則不止無咎矣曰其間重輕緩急差等可無辨乎曰一體豈能無差等乎今人自視元首心腑為

重爲急視手足毛髮爲輕爲緩可謂差等之至而一體之心未嘗斁也故惟一體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乃天也匪人也故曰禮所生也與墨子兼愛遠矣

問洗心退藏于密何謂也曰夫人心本有易焉本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蓍卦之德與六爻之動一無思無爲而已夫斯以員而神方以知易以貢而吉凶出焉此豈人力也哉聖人以此本然無思無爲之體而洗心退藏至于知識不作聲臭俱無虛而自靈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著而神

不卦而知不爻而貢吉凶與民同患者出焉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前知必啓于至誠而通于無思無爲之體亦豈以推測億度爲哉若謂由於燭理不免於測度而愈蔽其天矣未有能前知者也曰昔先儒深辨以心察心一語至比於以口齕口以目視目之繆則洗心似亦非也乃不知口目有形者也物也故以齕以視而不可得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心洗心而自藏于密奚不可哉是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于皜皜則無思無爲之體復矣

問惟精惟一先生固以不雜不二訓之夫不雜則雖有二之者矣而又何待於惟一乎曰一雖言也夫道心至於不雜精矣然亦或有重內而輕外喜靜而厭動者是二之也至於靜無動有則皆不免於二之夫學雖精然有內外動靜有無之二見則一爲雜也記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而生猶一而貫也非如今人所言一理貫萬事之謂也

問曰古未始言中而堯言之未始言微言精而舜言之未始言止言幾而禹言之未始言性言禮義而湯言之未始專言一而伊尹言之未始言學而傳說言之未始言皇極而箕子言之未始言明德而康誥言

之未始言覺而衛武公言之未始言仁言誠言理而孔子言之未始言至善而曾子言之未始言中和言中庸言篤恭而子思言之未始言浩然之氣言良知良能而孟子言之蓋爲其言之不一也曰言雖不一莫不知其出人心故自傳說而上傳說視之古也其曰學于古訓學此而已自孔子而上孔子視之古也其曰好古敏求求此而已後世則捨此以博物爲好古已而專求物理則古非古矣嗟夫

問上帝有諸曰苟無上帝則乾坤毀而天地萬物息矣夫上帝天地萬物之眞宰也詩書孔孟之語上帝

也悉矣豈誘言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敢不勉夫

問鬼神有諸曰苟無鬼神則上帝亦虛器矣夫在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在地之山川海嶽五方八蜡莫不各有神祇故國家莫不各有祀典書曰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於群神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夫豈虞周聖人知其無神而繆爲崇祀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則泰山之有神明矣迎貓迎虎皆有神其他若安得謂之無神但君子當自盡人事行求無賈欲鬼神而遠之不可諂瀆以自爲戾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于神子不語神責盡人也非謂

無神也若夫鬼則易繫遊魂之說已著之矣人之逝始有招繼有靈皐未有主藏魄有祀欲其魂得所依也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亦非爲漫也記曰人死則魄降於地其魂氣無不之夫曰無不之則非可以窮詰高者如詩所謂於昭於天在帝左右次者如蘇氏所謂幽爲鬼神而明復爲人其下則如賈誼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凡此皆繫於其所習故君子不可罔生老子曰死而不亡莊子曰無情死又曰火傳此皆有深者未可槩以其學而廢之也曰若是則輪廻之說亦有之矣曰輪廻吾未敢言然嘗觀史稱羊祜先爲李氏子唐時如房琯顧非熊宋時如蘇軾真德秀諸君子之事而宋史載王貞婦之事尤奇近時聞見頗不鮮豈盡誣哉大要體魄有形有質者固常以聚散爲有無性靈無聲無臭者詎當以生死成聚散哉但性靈因所習爲變則不可知耳在吾儒苟人人如文王人人不罔生則自不至于此惟佛氏乃盡棄倫物而專力超之佛氏非欲超輪廻規再生利也今儒者攻佛氏輒謂其欲規再生利益則不能中其病矣曰佛氏之病奚在曰佛氏病在于專力超輪廻而盡棄倫物者也

問夫子語詩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盡遺物哉曰聖人非獨不遺物而已也且欲盡物之性而後吾性始盡若遺物則二之矣非聖人之學也雖然物有本末而知本先焉蓋夫子教人學詩莫先於興興者興於善即思無邪是也故曰可以興其末乃有多識之訓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非謂先以多識爲窮理之事也且言多識其名亦非謂多識其理也夫子之教其本末不昭昭哉夫多識鳥獸草木古之人未嘗廢如堯嘗取華蟲火藻以作服伊尹嘗取湯液本草以教醫此皆盡性餘事而堯與伊尹之本務不

在是也若專以多識鳥獸草木爲窮理事則後世若張華陶弘景段成式輩當度越顏閔矣必不然也

問曰今人語詩謂賦物詠情爾已不知古之語學其簡從而明辨者尤莫如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即慎獨是也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即無欲是也曰於緝熈敬止曰有覺德行即明明德是也曰思無邪即正心誠意是也曰殛厥心曰秉心塞淵即盡心是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即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是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是也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即可欲之謂善是也古今語學不煩辭說其孰踰是然而今之作詩者率嫌心性而遂問學則何如曰今之語學者且嫌而違之矣作詩者曷責爲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于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不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爲用是故禮非自外至者曰禮者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令也槩求之心則將入於空踈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曰是區區心學者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有恂慄而無威儀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謂子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子以爲先王之禮果天降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不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詰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然則三年之喪自人心之弗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夷子從薄葬孟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他日過而視之其顙有泚其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然則厚葬之道自人心之有泚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於心然則先王之禮三千三百莫不自人心矣

孰謂心學不可崇禮而反違先王哉曰周之禮本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則果自心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太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理因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人而官天地和陰陽儐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自外至哉今之心學即毋不敬是也既毋不敬矣孰謂齋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終無威儀廣大高明而不能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曰是何可廢因其時位勿之有慢焉爾矣將周知

之乎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曰昔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倚尸而歌子貢譏之二子嘆曰是惡知禮意漢戴良曰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阮籍曰禮豈爲我設哉而郤竟夫詩亦云然然則意與情無佚也而禮可間乎曰禮何可間也禮雖有本有文然而無內外無常變靈則行焉者也故未有內不佚而外故自佚者也昔子桑伯子不衣冠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夫不衣冠何遽至牛馬哉然而裸袒不已則尤之至于踰垣之繆箕踞不已則尤之至于張皷之狂此亂所由生也

奚啻牛馬哉故不仁則不可以爲禮而去禮則不仁甚矣故孔子言復禮則萬物得所而天下歸仁乃知仁禮非二物也然則禮豈可以內外異而斯須去哉唯後世不知禮之出于靈則一切徇於其外則從是古而非今膠此而遺彼溺器數而盛聲容禮之本喪失而文亦非故老子詆其忠信之薄然而非禮之本然也近有士焉父子議禮而爭至失色反唇若其子猶忿然曰我禮是也夫父子失色反唇而猶曰禮是焉嗚呼此今之所謂禮則亦非禮之本然也夫禮之本然則內外本末何可間也

問樂曰樂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其道主於和此世所共知也雖然不節則不可以和故有禮而後有樂曰律所以和聲也古樂不作由千百年律呂之制不明清濁高下失所準故屢興而屢廢其至則苟焉成聲爾已不知當曷以制律迺古也曰人心有自然之節得其節諧諸器數可以制禮人心有自然之和得其和諧諸律呂可以作樂非謂禮先在器數樂先在律呂也今夫燕秦之音悲壯吳越之音柔婉質使然也若乃其悲壯之質而求柔婉仍其柔婉之質而求悲壯則雖有律呂而不可爲矣是故君子必先有陶化

氣質之方而後和可得和可得而後律可制矣曰和者均可治律呂乎曰均是人而有和不和均是和也而有能不能非和則雖能者不調非能則雖和者不治苟和矣天下豈無有能者出其間乎而又何憂吾獨憂夫人心之莫由和也是故君子陶化氣質之方則莫若以學學之莫若以愼獨而致中和其次則先盡去天下妖淫之曲與忿厲之詞而後人心節節故和也夫妖淫忿厲古之謂夷風夷風之侵人肌髓不啻鴆毒不去則終不可以正樂故柄化者必亟禁而烈盡之眞毋若管仲曰酒色不害伯也孔子不云放

問中心安仁天下果一人而已乎曰非也言中心安仁則視天下之人即我視我即天下之人故曰一人所謂一體是也若孔子謂止于一人則亦非安仁者語矣故又曰大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曰耐曰非意則即安仁之謂也

問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能靈萬物參三才者以有覺也克其覺則無往非道是謂弘道非曰人身之外別有一道而可以弘人也故曰非道弘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問何事於仁先儒謂何止於仁信乎曰施者以物與人之謂也博者廣與之謂也子貢以此為仁之事夫子謂此何事於仁哉蓋言此非從事於仁之意若以博施為事於仁必也聖如堯舜而猶病不能矣其辭意亦非抑仁而揚聖也若抑仁則下文又何以專言仁若揚聖則不當以堯舜之聖為病也大意不在以博施為事而當以一體為心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乃得其本然一體之心則不必博施而自無不博矣其次能近取辟亦惟取諸已而已矣又何事以博施為

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之教人有序固如此也今也不顧中下而槩語以心性此與孔子循序之教其終協乎曰吾於六錮詔之矣曰未達曰今也誠有中人以下者問於子子且語之以物理乎抑以心性乎若語以物理則大而天地幽而鬼神散而萬事萬物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窮高測深蓋頃暫而馳千里撫六合者數矣是為語上乎語下乎有序乎無序乎曰是未可言序也然則當何以語之曰中下者正當語之以収放心約其情合於性焉可也夫心性在上智不增在下愚不損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非當以心性獨為語上也故有語中下者曰歛爾身心約爾性情則雖窮奇未有不瞿然而反顧至告以物理則茫乎莫之索矣何則物理遠而心性近也孰謂心性為非序哉曰若是則語上語下何謂也曰學之不明則上下之序不明久矣古者自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先明明德非致力心性乎大學豈槩語人以上而失之紊乎乃不知古之人舍心性無為學故凡致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下學凡得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上達若中下者方其求明明德也而遽示之以止至善則為不顧

其安而緊以得力者語之不免致其狂惑之非是果
為無序之失矣非當以心性而獨為語上也雖然明
明德之中又有序焉苟方其致知格物也而遽語以
知止方其求知止也而遽語定靜安方其求定靜安
也而遽以能慮與能得凡此皆謂之失序然則致力
心性者之為序不尤為次第乎若也窮至物理則所
謂未能定靜安而遽語慮與得也不以是為失序而
反謂心性為非序不亦左乎曰今者之學誤在格物
終何以明曰大學上文曰物有本末下文曰格物言
知本也本豈在外哉故其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是經文初無不明而世儒乃增言物理而補竄
傳義及泛濫而不得也乃始貿以居敬之說夫居敬
則又非以心性為先乎大抵學既不明則序亦不明
復何說之辭弟子悟曰諒我所謂未能定靜安而遽
言能慮猶之未磨鏡而先照物未平衡而先稱物失
其序矣曰吾與子皆中人吾語子以序也請自求放
心始

問曰人之生也直仁遠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
子語性善也曰然

問曰孔子言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孟子
言自可欲之善至聖不可知此序之大較也序之中
又有序焉蓋不可以悉數者矣曰然

問孔子於仲弓原憲猶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
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鄭先生曰子貢問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
之仁也故夫子舉其功而答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
之仁而已非誠以管仲為仁也故未有一體之心則
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況不如召
忽管仲者乎

曰無意必固我夫子所以為空空也然又曰誠意則

何如曰意者作而致之者也有作則罔而不誠故不
作于意以事親則誠孝不作于意以事君則誠忠是
毋意乃誠意也然則何以驗之曰孩提知愛知敬見
孺子入井而怵惕見牛觳觫而不忍寧待作于意乎
其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于面目寧待作于意乎然
而莫非誠者此也曰存心非意耶曰存者存其不作
者而已矣有作不可言存繫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蓋存而非意者也曰古也以無意必固我求之今也
反欲以意必固我求之此古今學術之大介也曰然

問天命之性果無物乎曰物非無性也而人為全若

中庸所言天命之性則專屬人未始兼物也故下即言率性言脩道豈物能率性脩道哉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言下民則亦未兼物也是故率性脩道盡人物天地之性者其責在人

問中庸首章自脩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即性也中即獨知之未發者也和即獨知之發而中節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烱然者無增也既有物之後鏡烱然者無减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即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

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然則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則何如曰豈獨未發時無氣象即已發時亦無氣象有氣象者是意想方所為之也而况其求之有先後乎此則意發紛紜辟諸皎日而加以燈炬無論未發已發皆非其真體矣曰然則養其未發以為發而中節之基可乎曰猶二之也夫致中和者固不能離和為中離中為和也

問獨知自朱子言之然嘗考而證焉易復卦之翼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復以自知孔子謂由口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古之語獨知也審矣曰豈惟是向所謂中所謂帝則皇極所謂矩所謂靈則舍是奚取則哉詩曰不媿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皆獨知之始功也百姓日用疇非此然而不自致其知故君子之道鮮使致其知則君子矣雖然世之言獨知者類皆以念慮之始動者當之是亦未致其知者也曰獨知何如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唯得於幾先者惟能慎獨

問世儒語獨知者謂專屬於已發而子獨無分于未發已發無分于動靜先後而且以鏡喻明矣然弟子猶未釋然于世儒之說也則謂何曰子試觀于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乎抑尚有烱然不昧者存於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蒙莊尚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既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曰微則謂獨知專屬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襲之而照之用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照不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唯蝕焉則無論已發即未發亦非其體矣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

旨餘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于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

曰獨知即良知乎曰獨知固有誠而無偽也非良而何曰或謂良知必用靜與無欲何如曰言用則二也夫良知本靜也本無欲也靜與無欲皆以致吾良知之本然者也而奚以用為

問世多以鳶魚為上下察其與君子費隱之道何與哉曰此正所謂遠人以為道者也夫中庸本語率性之道率性孰踰聖人其次莫如君子故于是曰君子之道曰大哉聖人之道皆不遠人以為道者也今以鳶飛于上者為道之上察魚躍于下者為道之下察則不但無與于君子之身且鳶魚之外所遺者多矣鳶足以見道之費隱哉蓋子思言君子之道其具于心而率于性不可睹聞者為隱其率於性而見于倫物可睹聞者為費是費而隱者雖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者即性也即孩提知愛知敬之類是也非止居室之間而已也蓋此與知與能在愚不肖不為損在聖人天地不為加故充其量之所極究其盡之所在誠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遺憾者

焉可見此道雖至隱而其費則無不至鳶飛戾天自人語之為之飛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上者也魚躍于川自人語之為魚之躍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下者也故是道也造端乎夫婦之與知與能而其至則察乎上下以際于天地此子思語君子之道未如是也奈何訓者必外君子之身而專求天地以及群物不果遠於人乎且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為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乎道也即如蛙之鳴蟬之噪皆氣使然也豈道之謂哉曰鳶魚既非道然在記者又曷以風雨露雷為教而莊子亦曰道在稊稗在瓦礫然則彼皆非與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何莫而非與知與能者之所察何莫而非吾率性之道之所至也夫既為率性之道之所至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大程子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是矣何但曰鳶魚即道而已哉又何但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即道而已哉若必謂天地萬物皆有道而人獨無道則何以稱曰君子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問尊德性道問學果一乎曰大哉聖人之道其諸德性見諸倫物隨處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

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已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又何能凝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為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則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故有者溫矣能溫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敦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之禮而道于是凝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故能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皆道德之至自然而然者固如此非有二也

問勿正勿忘勿助曰正心之弊程伯子以為擬心之差是矣然忘非怠忘也夫既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蓋世有以坐忘為功者矣故言勿忘助者言未剛而強為之剛未大而强為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擺脫者則自賊其根矣故類揠苗惟勿正勿忘勿助則心得其體而行無不慊矣是曰集義

問曰子言性一也何偶與二氏異者在盡與不盡之間曷言乎其盡也曰盡之義即親喪自盡之盡所謂知明處當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也唯盡則莫先于盡倫其次盡制由盡倫盡制至于盡物盡天地然後吾性始盡孟子又曰盡其心盡心即盡性後儒訓盡心為窮物理遠矣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夫斯以逆倫棄物而不返也故曰在盡與不盡之間然聖人雖曰常盡亦若太虛浮雲然其歸無不空空

問存心養性有二功乎曰無二功也性者心之體當其放心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久自明性靈者矣則當以涵養為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既放之後養者養於既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性有二體存養有二功也

問良知不慮而知曷為又言屬良能不學而能曷為又有學曰慮者慮乎其所不慮者也學者學乎其所不學者也慮而後復其不慮之體則以不慮慮而莫非良知矣學而復其不學之體則以不學學而莫非良能矣

問萬物既皆備矣何待反身而誠而後能樂曰萬物之理雖備人心然動於欲而有不誠則自失其理而弗之慊矣烏能樂故必反歸于誠而理既足則自慊而樂矣如為子而能誠則孝之理慊為弟而能誠則弟之理慊寧有弗樂乎曰強恕何以能求仁曰萬物

之理備于人心仁體周然者也惟如心則亦能誠而求仁近矣夫人心本欲孝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强盡孝以如其心則孝之理近本欲弟也有不如其心必勉强盡弟以如其心則弟之理近求仁豈遠乎如心即所謂慊也至于恒慊則亦無不樂矣孔子曰能近取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皆勉强如心義也曰若是則物理固無與也

問曰子之言無欲也亟矣無欲亦豈易哉曰子必寡之以至于無可矣曰聞之淮之南之學則異是淮之南曰孔門唯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孟子

言可欲之謂善未嘗言無欲也曰不然今夫人不能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能欲仁而得仁者何哉以有欲也既有欲矣而曰吾能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僞也蓋彼欲重則此欲輕勢固然也故孔子曰無欲而好仁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乃謂孔孟不言無欲不幾誣乎昔者文王上聖猶必無然畔援歆羨而後登於道岸成湯智勇猶必不邇聲色貨利而後建中於民況以今學者懷多欲之私而欲明明德於天下未有不理欲交襍而終歸於覇也然則淮之南之學則左矣雖然今之學者苟不先見無欲本體亦未能致其功

也曰然則曷為能見無欲本體耶曰是非真志不可也有一弟子問曰弟子非不有志然而興仆不一若不能為特操則何如曰今之學者以意之嚮慕為志夫是以不能不興仆也昔者孔子之志於學則以憤忘食樂忘憂為功蓋志在是則功在是非曰嚮慕之而已也故學之十五年而有立也辟之有志長安者必褰足啓行以日計里始為真往長安者也若盤桓家食未有行期雖峙粻治具日訊程途則何益矣故孔子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非學不可以言真志弟子曰嘗聞諸先生曰人心本在

長安此又何說也曰人心無不備與無不照臨而道義由出辟諸人身本在京都苟不昏寐則不必別求長安矣蓋人惟昏寐不自著察則亦夢中長安而已故曰百姓日用不知者此也今也唯求時不昏寐又何俟褰足而後至長安乎雖然唯時不昏寐乃真褰足唯真褰足即時不昏寐可矣甚矣時不昏寐者之不易覯也

有一弟子問於胡子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為宗以存神過化為功然獨慚老未得也曰神化豈易言哉曰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

君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為應迹言過化也而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是非弟子所能企也請下之曰以仁為宗以覺為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為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為驗以無聲無臭為至曰亦非所企也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為宗以獨知為體以戒懼不昧為功以恭忠敬為日履以無欲達於靈則為至曰若是則弟子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滞也雖然其椎在真志乎

問曰昔者羅先生贈予有疑濂溪之語濂溪可疑乎曰濂溪何可疑也自孟子後百千年學者耳目昏蒙汚墁得濂溪夫子抉之人始能張目而覩皎日故濂溪近代之祖父也吾何敢妄疑祖父哉吾獨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也吾所疑有十不可解者夫以太極既稱無極不落形體方所又何圖而圖之若鏡若環然果孰覩而孰傳耶此不可解者一也大易以乾坤言陰陽取象奇偶而畫之卦可謂明矣今圖則左白而右黑之右白而左黑之陰陽果可以左右分而白黑定乎視大易不賀乎此不可解者二也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先果何為耶亦何以耶若果有未動則當謂之静矣是則先静而生陰也何得謂之動而生陽抑何待生陽之後乃曰静而生陰耶此不可解者三也且曰動極而静静極復動當其時二儀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為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為静之極也昔之言天者莫如易詩與中庸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槩未言鴻濛之先有若是之次第也且不知動静者果謂理耶抑謂氣耶如以理則無始無端不可以動極静極求之若以氣則動者謂之紛擾轇轕可也而静者當謂何狀其必凝結為塊而已此不可解者四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不知未合之前此精此真各置之何所又何以見其有合時耶此不可解者五也上言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而下言五性感動則此五性即五行之性也此五行之屬於人果在内耶抑在外耶若謂五行之性即五常之性則何不直以五常言之不尤[illegible]且當耶且五行各一性特其質耳於人性何與或今言五行而不及人性此不可解者六也形既生神發知言其始也方人之始生而遽有五性之感善

惡之分則人性果善惡混矣此與易繫言繼善商書言恒性大雅言秉彜孟子言性善者不大爲謬耶此不可解者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衆人與聖人同也聖人特先得人性同然而身爲之教耳豈固人性有善惡之混而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哉且周子通書但言仁義中正未嘗言中正仁義也中正仁義果可四分而列言之乎此不可解者八也其始言太極也動靜兼之今特言聖人主靜不爲偏耶夫心好靜而欲擾之致虛極守靜篤此老氏家貴靜語也大學雖言定而後靜然亦不以靜爲主也若聖人專於

主靜則又何嫌虛無寂滅之爲教耶或謂周子自註曰無欲故靜夫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是周子固未嘗以無欲爲靜也此不可解者九也言者曰二程子始從周子學周子手授是圖示之然考二程子立教數十年遺書數千萬言未嘗一語及圖與說也豈其師特授之而弟子特遺之與楊謝之徒豈真無一人可語者與此其尤最明顯不可解者十也予有此十不可解故疑非濂溪作也非敢疑濂溪也予昔在蜀時嘗著之辨蜀有固陵先生讀之嘆曰此雖周子復作不易斯語嗚呼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問曰昔子從遊於二先生其緖論要旨可得聞與法

予自植髮從先君子論學未識從事年二十六始從歐陽先生問學聞致良知萬物一體之訓至年三十復從學羅先生羅先生訓以無欲首嚴義利之辨然予善質駁習深壯闊而中弛既皓始勠力而猶無得也雖然不可不爲二三子舉其崖略

予少駘蕩好攻古文詞始見歐陽先生先生誨曰大人天下爲度故威德君愚塗人我師而淺中莫容標已自賢烏能成其大者夫藝達於道故游焉而不灑志役於藝故局焉而脊[illegible]子曷早辨之予聞言愯然

自悔始有發憤刊落之意

先生見予嘗有疾惡之病一日謂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好惡孰不能之何獨曰仁者能好能惡予因請問先生曰今人非不好惡然嘗作之好作之惡則好惡反爲累是不能好惡也惟仁者得其本心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視人有善猶已之善雖無不好一以本心好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好也故其好無張皇之失卒不爲好所累是曰能好視人有惡猶已之惡雖無不惡一以本心惡之未嘗有加於本心而作之惡也故其惡無忿恨之失卒不爲惡所繫

是曰能惡且古仁人見人有惡猶有哀矜之意可以救正則救正之不可則止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令也見惡人一切忿恨不平若不隆諸淵不已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又何惡人之有乎時聞之憮然則從汗背

或曰曷由使人皆入於善先生曰昔者大舜隱惡而揚善此所為與人為善者也曰何謂隱惡揚善曰常人未必盡善亦未必盡不善若苟於其不善處指摘而亟攻之則人愈激為不善矣惟大舜見人不善則姑隱嘿未嘗遽加指摘唯於其善者然而揚之則斯

人嚮善之心愈興嚮善心生則所為不善有不假詔告而潛消之矣故孟子於齊王不斥其非止即其愛牛一念言之而王遂有戚戚向善之心此亦可見與人為善之驗

先生每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匪是不足以平天下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匪是不足以用天下

先生曰今之學者有二病卑者溺著慾高者滯意見其不得入道均也曰意見曷生曰學不見本心故或牽文義或泥名跡此意見所由生自荀楊以至今日意見之害不勝矣

先生答羅文莊公書曰天命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又曰學問思辨皆明善之功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敬長仁民愛物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繁而繁即所以為簡非有二也又曰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后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

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矣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矣又曰有蔽而后有學欲其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后已學而能之則善復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

其再書曰夫人所謂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覲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用天用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

知之用雖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酬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人物之理一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脩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或動於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為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於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也

予始見羅先生先生教由靜坐以入

予初登第先生特示以不榮進取致誨曰不榮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忘世界始能為千古真正英雄作千古真正事業才能枝藝規時好襯此路背馳也予乃漫知好名溺文詞之非

先生雅曰古人有天下不與與萬物一體非二語也

予入蜀時先生訓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體驗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於中而絲髮不盡是

之蔽見正甫蜀歸尚以實脩者盡言之及予請告歸欲請質諸非一而先生已逝越歲矣先生將逝先以書示予曰朝聞夕可庶為近之豈非永訣語耶

先生初嘗語靜又言歸寂中年不同答武陵蔣君書曰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風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巨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其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所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其能惻然蓋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親焉吾無分于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弗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于物也有分吾與物斯弗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嘗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先生此書蓋與孔子天下一人子思上下察

孟子萬物皆備之旨千載一致非可驟與未豁者言
也
終之月書麻城用君刪其中篇曰落思想者不思即
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
由思得不由存來其中必有生生一竅寏然不類
申言上
有難于弟子者曰子之先生以菱芡稻麥雞犬決理
之不在物也輒曰理自人理自人斯踈矣且天下之
物衆矣物若無理則子午針曷為不東西指也嶰谷
之竹曷為能制律于穀之黍曷為能起籥也陽燧曷

為致火方諸曷為召水磁石曷為連鐵琥珀曷為引
芥葵何以嚮日珠何以應月橘柚曷不度江芍藥曷
不踰嶺此皆無知之物也寧不有定理乎星辰未必
其有知也乃若龍角見而雨畢天根出而水涸帝車
正而四時調三能著而上下和景星見于中道則泰
運昌旄頭盛于街北則胡秋熾亦不有定理乎鳥獸
之蠢也無知乃亦有貴賤之異龍以骨貴龜以殼貴
犀以角貴麝以臍貴象以牙玳瑁以甲翟翟以血寶
以膠故皆可膚亦可器其次若蟒蚺之合玉翠羽之
所金烏龜之藥石犬膽之柴胡龜溺之浩不能盡之

解流鹼骨之消蚊巨勝之延年䗪蟲之辟兵又不有
定理乎然則謂物無理未可也曰子之擬也詳矣子
豈不知氣類之有相感者乎獨此物哉雖然太陽無
不照矣而蜀犬乃為其吠日也太陰無不貫矣而嶺
犬曷為其吠雪也水至清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至
炎烈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
山輕物宜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古人有云不可以
一槩斷之然則理奚在哉夫品而題之區而用之制
自人心耶然有條是乃所謂理也而不在物也曰然
則理氣二乎曰盈天地間氣也疇非吾心之理之為

綠也先儒曰性即理子必以氣類之感者為理則謂
性在于午針與陽燧方諸可乎難者無以應異時以
告先生曰誠如難者之求理也我則不暇
難者曰漢儒有言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
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
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
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
流相承也其他言父子君臣兄弟善善惡惡皆有法
其法皆不出乎陰陽四時五行之數魏徐氏曰太昊
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

謂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後之言本天而窮物理者豈不出此而于之先生胡非之也曰由漢儒言則無人性矣先儒之天亦豈至如漢儒之謬哉雖然先儒與漢儒不信人心而任氣與物者則其弊一而已夫二五之氣鼓舞乎萬物者天命宰之也天命具于人心曰性惟人[illegible]乎萬物之[illegible]故二五者得天命之散殊氣用者也人心得其全得天命之主宰神用者也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故能握變二五和調四時綱紐造化贊佐萬物出乎天地之賴于人心多矣今儒者于萬物則曰此出于天而以為理故即物窮理以求天也於人心則曰此出于人而易私故一涉人心輒譏訶伐畝之不皇暇矣吾姑不言天地之賴于人心也吾獨莫知本天者之能外人心否也吾恐先儒外心以本天其不為漢儒之繆亦無幾矣雖然吾聞莊列之言天曰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焉不以鶴鵰筐[illegible]不以為鱗魚不以網罟焉不以畢弋治天下不以斗斛權衡與符璽雖先儒之本天反若陰與于莊列之言多矣然則聖人之理燮和調敘皆予私而易所謂裁成輔相云者不將為誣歟此先儒與漢儒所為均非也曰魏徐氏之言何如曰古之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以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觀鳥獸類萬物將以開物成務制器尚象以成理燮和調之功裁成輔相之道蓋其先有本也非曰以是窮至物理為學者事也而徐氏未詣也異時以告先生曰然

難者曰子之先生以為人心通天地萬物惟不禪為仁然則禪者之逃倫棄物是亦非禪歟曰禪者之謂頓為出死生為事也夫安得非禪曰禪者亦自謂明心矣曷為其至于禪曰禪之言曰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彼豈不知心之通天地萬物哉彼知心之通天地萬物而不肯盡心于天地萬物者則其出死生之為禪也是學之偏也非心之本然也夫心一也以盡則為儒以不盡則為禪猶人之手一也以拱則為禮以擊則為暴足一也以蹈則為善以踰則為非豈有二手足哉甲兵亦一也以在湯武則為仁以在桀跖則為虐亦豈有二甲兵哉而世儒必謂本心者之為禪則是天之生人心豫屠之毒而為禪也其生萬物豫貯之理以嘗儒也其果然乎難者憮然曰天之生人心大率有豫屠而為禪耶甚哉不盡心之為禪

也明矣
難者曰禪者之言出死生也出則易之曰先生嘗詔之矣即莊子所謂有旦宅而無情死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毁者是也此非獨莊子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非獨老子吾聖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歸者豈歸其形軀哉夫曾子戰兢常如臨深履薄豈常憂形體之不全哉其曰吾知免夫亦豈免於形體者哉且夫盜跖[illegible]靡至老而幾獲保首領全其形體滔滔皆是也固知曾子憂不在是矣曾子之憂憂性不全爾性不全則不得為仁孝不仁不足以繼帝不

孝不足以饗親故曾子將死自幸其全而以曉門弟子雖然豈獨曉門弟子哉曾子不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姑息者憂在形也以德憂在性也曾子之辨形性也審矣豈肯自居姑息而徒為懷形者倫哉曰曾子易為令門人啓手足哉曰病者令人起動其手足以便與居此非異事豈欲門人為是而驗其手足哉且曾子手足之全門人豈不習知門人習知之而曾子復欲其敎驗之則相率為偽矣況古之全歸非必以形體為也如以形體已矣則比干之剖心萇弘之流血顏曾國文信國之

徒皆不得為全歸孔孟所謂成仁取義將反為不仁不孝者也豈聖門之敎哉是故君子夭壽不貳全性立命上也身體髮膚不敢毁傷則其次耳曰若是則聖門亦以出死生為事乎曰聖門盡性以至于命則不假於逃倫棄物而死生弗滯矣聖門豈顓顓為死生哉夫二氏顓顓為死生故其學為偏其流為無父無君雖然非心罪也

難者曰子之先生齗齗焉以覺為性緦緦焉引物連類而強證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耳夫性

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觀此則性屬理知覺屬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為性亦終認氣為理耳雖千萬辯奚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為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吾

姑不言吾請聞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覺則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夫人其耳目口鼻與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弟與倫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與發而要之皆一覺也予知仁義禮智之出於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惟以覺為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為氣而不當為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得私夫既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之覺乎未能外我之覺則所謂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者未為非也亦未為私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我之覺性屬乎氣不屬乎理可乎且夫不以我為主則必以物為主不以覺為性則必以不覺為性苟以物為主也則物如木石皆可為主乎吾未聞人靈萬物而反不如物也苟以不覺為性則不覺如木石可謂有性乎吾未聞人性至善而一無所覺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父子之道天性記曰毁不滅性是皆以無覺者為性乎抑亦以有覺者為性乎即如先儒之與德明辨自謂有理矣不知是理也其果無覺者為之乎抑亦有覺者為之乎先儒何其與少許

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矣其又可乎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為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為之宰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不以畀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于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于人之知覺本通于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者本未為非亦未為私也孟氏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蓋謂此耳如曰求理於物以為無私吾見其憧憧焉憂憂焉不任其安排布置不任其有我之私未見有得其理者也至如德明異時以書論學乃遽加以咆哮而拒之其能不為有我之私難矣哉此由不以覺為性故失而不自覺耳曰然則人心之覺生而聚死而散若謂非氣也可乎曰晨先生

於見神篇已詳之矣今夫人心之覺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是故文王於昭于天孔子至今猶存此未可為世儒言也

難者曰甚哉二氏之不可不排也今之學者太要溺死生潛簡徑故雖迸倫棄物之教咸爭趨之苟不過其流則率天下而皆去君父矣今子之先生非不知之反若陰為之地者何哉曰排二氏非不聽然貴知所以排知所排者吾既得其全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好偏者其趨全也若歸矣不知所排者吾方守其偏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慕全者其趨偏也若驅矣

吾見今之排二氏者將授之魁柄而驅之矣又惡能遏其流乎不聞之昔者唐韓愈任道排佛既自比孟軻矣已而見大顛以理自勝則瞿而服見三平論以智入則懼而聽是排二氏者其言也而趨二氏者其實也此何以然哉則繇其以偏攻偏終折而入于禪也蓋不知所排者也宋富鄭國趙清獻劉忠定陳忠肅呂侍講楊大年張無垢及蘇氏兄弟文信國皆天下之英偉絕出人也皆莫不從禪以樹于世其間若富趙劉陳文信國忠孝貫日月死生如旦夜彼豈死生能劫之哉韓楊張蘇咸稱博物君子亦豈空疎自

便於簡徑哉此其故又何也嗟乎此固諸君子之過抑亦儒者之驅之也自孟軻沒學淺忘本若左丘明以下咸以遵聞見謹器數為事至有窮年莫究累世莫殫之弊太史公已譏之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漢文帝賢君也蕭曹汲黯賢臣也當時鏡其弊已棄而從老老之後禪說盛行周程二大賢生于最後雖能辨別幾微昭揭吾儒之本要而二氏之熖熾已久矣周程既沒物理學行其意欲以勝禪亦非不韙也然而聞見器數之故整若有加焉此諸君子者咸亦洞鏡其弊亦肯復從人臨海算斷登嶽辨葉而不知反

顧哉惜哉諸君子鏡其弊矣又莫能自反其家室則左嚮禪氏以為歸宿路也亦勢使然耳方其在諸君子則如坐夾熇而急執夫清冷在諸儒者則如倒持大阿授二氏其魁柄也然則諸君子之從二氏寧非儒者之驅之哉而儒者不自知其偏且遠也而獨曰吾能排二氏攻異端則烏能得其反顧哉今之日誠有真儒者出遡孔孟之真指陳知本之學辨別幾微以廓聖學而世儒猶復執客物理撫於近似增壁加壘益相拒敵既自棄其家室猶復攻人之逆室者反曰是陰為二氏地吾不知精一一貫之旨何日而

明彼箕斷辨葉坐違其家室者何時而返也我後之
阻此而趨彼者愈無日矣李覯有言無思無為之義
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緣作噫嘻諒哉
是嘖之慾歟是囋之慾歟
難者曰昔者孔門誨人不一其說如問仁一也而荅
屢異其它荅問孝問君子語皆異四教則有文行忠
信之異至于孟子則有五教今子之語若画一焉是
不失之徑乎徑固捷者流矣胡子曰不然昔者唐虞
三代上無異教下無異學道德本一風俗本同故不
必画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孔孟之世去古未遠故

其為教亦不必画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何則知本
故也然自今觀之唐虞三代具于書者可考雖千萬
其語而其歸為敬與中則一而已孔孟之教具于論
語與七篇者可考雖千萬其語而其歸為仁與義則
一而已然則古人何嘗不画一為教哉至如孔門告
為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曰
訒言曰恭忠敬要皆不外存心然則孔門又何嘗不
画一為教哉子以四教此自記者各以所見言之如
文行猶可析忠信則不可析孔子屢言忠信未嘗析
蓋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者也四教之說疑亦非

孔子本旨矣至若孟氏教宋句踐遊說之徒咸不出
仁義其它可知此則自孔孟已不欲有異教况在後
世處士橫議百家雜出詁訓繁興不一其門大要騁
于射覆之見肆為專門之說磔裂辭說轉相攻刺至
有膏肓痼疾之非風角讖緯之流吾嘗辟之臨海箕
漸登嶽辨葉天下唯識其斷與葉益以利祿蒙之而
帝王孔孟知本之學蕩然不知所底至宋道州夫子
始揭其要曰誠曰無欲大程夫子復示其宗曰識仁
曰天理其它雖千萬其語要不外是然則此二夫子
豈嘗好徑而影響也哉嗟哉自帝王孔孟與二夫子

的的乎訓若画一而世猶異之乃今則尤有異焉箕
斷者反若執一斷以讖全海辨葉者反若珍一葉以
攻全嶽有詰源與根者鮮不揮戈逐之天下學士高
者欲歸其堂又畏甚戈戟則寧野處而不還其它則
如甘海錯者寧使其地產而竟忘其肉食買珠貝者
寧愛其精麗而竟棄其珠貝益亦壞爛極矣而言者
又操不一之說以滋多岐之毒是將疲斯世斯人而
剝之其亦不仁甚矣是故画一非得已也子終有疑
則從箕斷辨葉可也

申言下

或者曰載觀近儒嘗搜考楞伽金剛傳燈反覆辨證著書萬言深排釋氏以爲心性不可離而亦不可混性者出於天命而有定理心則不過知覺妙用而已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認知覺而遺定理故終有逆倫棄物之失又曰佛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者理良由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今之儒可無省哉曰近儒非獨以詆釋氏實以詆今之儒者之言覺也其辨爲甚審而語亦甚確矣以愚觀之近儒固矣吾不知近儒所指天命之性果在人心乎抑在心外乎若性在心外則天下古今無心外之性而孟子亦不當有仁義禮智根心非由外鑠之訓若在心內則非惟釋氏不當違性以求心而吾儒亦不當違心以求性也且夫心性不可混則謂如火之明如水之清可也謂當外火以求明外水以求清則大不可也其曰定理非覺曉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覺曉精之乎高下之準輕重之權非[illegible]覺爲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其曉爲之乎近儒[illegible]欲外覺以求理則亦所謂外火求明外水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猶以覺理分心性以心性分佛儒吾恐心與性儒與佛皆不得其服矣故曰固也夫覺即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若夫釋氏主於逆倫棄物者愚吾析之明矣要其學止於明心而未逮盡心止於見性而未逮盡性是有覺而未能類之爲德行者也非心覺之專爲釋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以有覺德行責釋氏則釋氏詘矣

有海濱李君讀近儒書悱然若有得於儒釋心性之辨因友人見質胡子而氣銳然胡子曰吾言滋贅矣友人曰子海濱士當知海水之鹹若能外海水以求鹹則亦能外心言性矣君嘿然去三日則來見曰吾觀近儒之辨儒釋誠過也旣曰釋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者理乃又曰理經而覺緯則是以儒爲經以釋爲緯未可通也且天之生人豈使之心爲釋而性爲儒乎必不然矣胡子謂弟子曰李君寤速矣李君曰近儒則云理果何物也哉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

收藏爲人事之成敗得失爲斯民之日用彝倫千條萬緖紛紜轇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然而然是乃所謂理也又曰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玆非天理而何若是則近儒皆以氣言理耳乃又以此言性是果以性在心外矣果當求性於天地萬物之散殊而所謂仁義禮智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不忍人之心皆一不相涉矣其可通乎乃若易繫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記所謂生而靜皆當求之天地萬物之動靜往來闔闢升降之間吾終不知其何所看也其可通乎或曰此以推本其性之所自來者曰以是爲推本猶告人子之爲孝者而推本其父母婚媾之始往來之儀則亦何與哉盍亦告以良知良能之不可解者是乃孝也性也亦理也而推者遠矣胡子謂弟子曰吾見今之學者莫如李君達理

李君曰近儒自謂理氣無縫隙矣然其言天地萬物之聚即聚之理其散即散之理是既以氣之聚散爲理之有無也可謂無縫隙乎向所謂定理者果安在乎且於人性之善亦安所與哉至是則理與性又各爲縫隙不相顧也曰然

曰近儒曰理只是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乃轉折處也若是則兩頭皆無理唯在中轉處乃有理如春夏故無理唯春夏之交始有理秋冬固無理唯秋冬之交始有理然則性亦當于二時求之乎曰噫吁何以辨爲

曰近儒自謂朱子小有未合蓋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氣强理弱理管攝氣不得近儒又自謂于程朱語累年不能歸一及以理氣二字作互體認亦竟不能歸一且于理一分殊有悟于是始渙然自信至語理一分殊則曰人物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良以爲得矣吾不知受氣與成形相去幾何而理一分殊乃爾頓異其果然乎又曰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知百姓則分之殊天命之性理之一也率性之道則分之殊觀此則凡以屬天地者均爲理一而無分殊屬天人者均爲分殊而無理一恐未可也且仁者知者百姓日用不知者謂爲分殊則是楊子之義墨子之仁百姓由之而不知道者皆當爲分定不可移易而人無責焉耳矣恐未可也夫近儒謂先儒爲未歸一吾恐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曰然

曰朱子曰思慮未起知覺不昧近儒易之曰所覺不

昧不知思慮之未起也而覺者寔其所曰思未起而覺存覺即理焉而覺無迎也感旣通而理行理即覺焉而理無将也無迎無将曷求其所弟子悟曰思未起而覺不昧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是也又寔其所曰然

曰近儒所引程伯子之言曰天地閒有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此正理孰存乎曰嘗試觀之井有人焉救自井上則爲正理其從之也則非正理是正理在井乎在人心乎昔者司馬公兒時嘗率石擊甕以救溺子是正理在石乎在甕乎又嘗考物而爲之乎抑亦在司馬之心乎皆可辯矣稽伯子本言中者天下之大本經曰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以是知伯子所謂中所謂大本所謂正理固不在物也曰然

曰夫人靈萬物心天地出于書與記近儒豈不詰哉而其譏楊氏之巳易也曰人以藐然七尺之軀乃欲私天地爲巳物多見其不知量信斯語也則書與記之言妄矣其然乎曰靈爲物心天地者固不在七尺之軀而以宰七尺軀者即以宰天地萬物者也且夫以物觀之則天地大以道觀之則天地亦道中一物耳夫率性謂道脩道則中和位育不在身外然則七尺軀則又不藐矣嗟乎是未易語也曰楊氏之學何如曰楊氏吾不深知而巳易難廢也

曰近儒曰未發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夫謂未發之中物物有之則發而中節之和亦當有之矣是犬與牛皆與人性無異皆當責之以中和位育之功也其可通乎近儒又謂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又云在人心者與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異夫然則鳶魚花竹草木金石皆當責以中和位育之功不獨人人當窮物之理而物亦當窮人之理也其可通乎且夫中庸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本以人言未嘗及物也下文脩道及君子戒愼致中和皆責在斯人亦未嘗屬物也而先儒乃強以人物並訓之亦誤矣大抵先儒欲證成在物爲理一語以便格物窮理之說乃遂謂物物皆有未發之中則是堯舜所爲精一而執之者今則物物皆有之是物物皆堯舜矣其可通乎雖然此與反多辨也乃若人物之性其偏全邪正以逮有無乎猶未悉也則當爲子竟之昔者告子問生之謂性是以知覺爲性明矣孟子未嘗非之惟欲告子辨犬牛之性不可同于人以

人得其全而正焉故也亦猶羽雪之白不可同于
以玉得其堅而貞焉故也書與記所謂靈萬物心表
地孔子所謂人爲貴不以是與然則鳥獸雖有知覺
亦不可以擬人而况草木金石乎且天之生人與鳥
獸也其知覺之性則一而已至其氣質輕重清濁相
爲低昂而偏全異矣全則成正偏則成邪而邪正出
矣何以言之盖氣質輕清者近天爲陽重濁者近地
爲陰故其最輕清得陽多者爲上知上知全性無蔽
者也輕清重濁陰陽互勝者爲中材中材者性因氣
質爲通蔽而可上下者也最重濁陰多者爲下愚下

愚多蔽而鮮通者也自下愚而下愈重濁陰愈多漸
易其形者爲夷狄夷狄中之良者不以其例愈重濁
陰愈多大易其形者爲禽獸禽獸中之良者不以其
例夷狄禽獸非其良者唯有蔽而已矣是則性一也
而以氣質之低昂爲偏全爲邪正于是有人與禽獸
之分故謂人性異禽獸者固非而曰同禽獸者不尤
爲非哉若夫草木金石則雖有氣質相勝而已盖既
無君臣父子亦無飮食男女于其親義序別信罔所
着也乃謂其有性謂其有未發之中可乎又必謂其
與人心無二則外而近于誣矣推其意惟欲以誣成

在物爲理之一語而不自知其陷此耳然則物理者
說愈不可通矣
曰近儒又以天性爲本體明覺爲妙用且曰天性正
于受生之始明覺發于既生之後若是則受生之天
性其稟也爲無用之體既生之明覺其發也爲無體
之用受生與既生截然兩人也本體與妙用判然二
物也其可通乎且夫性者近儒所謂理也是理既正
于受生之始矣乃復欲求理于物又欲求理于氣之
轉折處其不爲播[illegible]覆而重騈拇乎苟謂此明覺者
不出天命之性則此明覺胡爲乎來哉又胡爲其若

是妙用哉天亦胡爲生人以明覺而徒爲無體之用
哉若是則凡人之既生皆止爲無體之用而已其可
通乎乃不知覺一也未發則爲體發而中節則爲用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二則非也曰然
曰近儒曰今以良知爲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有此
良知否乎又曰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度外耶
此近儒之憂憂夫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之獨有良
知者必置之度外也曰近儒左矣失使天地萬物無
良知而人亦無良知焉則亦孰知天地萬物之爲度
內與度外也今而草木金石之無知則天地萬物[illegible]

不相涉矣惟人獨有良知則固所以通天地萬物而理之者也良知之通天地萬物而理之是乃所謂天然條理者也苟謂良知而反外天地萬物是必如草木金石未始有良知者也曰近儒謂人物為度內者蓋推本其同得天地之理為性同得天地之氣為形焉故也又焉假夫良知曰此推本之說未為非也乃不知其所為推本者苟無良知則孰使然哉且夫孩提知愛知敬見入井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當其時非惟不知推本而亦不皇為推本也則又孰使然哉是夫使人無良知鮮不以耳視目聽又鮮不以鼻食

哉且將胡越其肝膽秦齊其骨肉子不以父父臣不以君君者蓋比比矣則以何者為天地萬物度內哉子獨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以良知弗痺故也非假推本而後能也然則謂良知為天理明矣

曰近儒又言今以良知為天理則是理全屬安排無復本然之則矣此近儒之憂憂夫良知之涉于安排也曰近儒又左矣夫良知者乃吾人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者也吾致其良知以應物是猶乎衡定準以稱量天下之物者也夫是以順乎本然之則而不涉于安排者也今若舍吾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而惟以窮索臆度懸定物理之輕重長短是未嘗平衡而欲以稱物未嘗定準而欲以量物則非猶涉于安排且以顛越其輕重長短者多矣又烏覩所謂本然之則哉且終不知其所為窮索臆度者則亦良知之未光者為之而衡準則未見其平與定也盍亦反其本哉雖然世儒之良知固自在也使世儒而先從事于平衡定準焉然後知天權天度天星天寸無事于窮索臆度為也然則謂良知為天理益明矣

曰近儒語良知謂良者不過自然而已自然果可以訓良乎曰說文有之良善也賢也長也故書稱元良

孟子曰良心曰良知良能皆善義也善固無不自然而以自然訓良者非本義矣近儒又以知為虛字知果該虛乎曰一字而數義者多也一字而虛實不倫者亦多也如親仁字本實義也然而曰親民仁民則虛用之言行字本虛義也然而曰善言善行則實用之又若明明德一語上明則為虛字下明則為實字以知即明德也抑何疑于虛哉甚哉世儒泥文執義之自為蔽也雖然君子明其大者而小蔽無多辨也

或曰世儒必以無知覺者為性然古今未有無知覺之性吾請析中曰知覺之中正者為性可也世儒必

以事物之有名義者爲理然名義亦人心之知覺者爲之也吾請析中曰名義之中正者爲理可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知覺之中正者性善是已名義之中正者乃所謂善也今必曰名義生于物不生于人心又曰吾憂其近禪而畏虛而以物理別之是天蔽無瘳者也亦復何辨

曰自三代後不幸有釋氏故有是紛紛今也則何以祛焉曰昔者歐陽脩曰脩其本以勝之良然哉良然哉然修又曰性非所先則亦倒執其柄而與之矣又烏能勝夫善治病者當究其原彼釋氏欲明心見性

以出離生死者是病原也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乃至迸倫棄物而爲之者則病症也何以辨之昔有得寶鏡者二其一磨礱使明而懸照乎物曰吾將盡鏡之性而無愛吝也其一磨礲使明而襲藏諸篋曰吾將任其長明而無復翳也夫鏡非異也磨礱非相遠也然一則懸照而盡鏡之性一則襲藏而令其長明則公與私之分也猶之性非異也存心養性明心見性亦非相遠也然一則以是盡已與天地萬物之性一則以是而出離一已之生死則亦公與私之分也雖然聖人既公矣既能盡天地萬物之性矣乃未嘗以天地萬物擾已則亦未嘗不出離生死者也且夫文王不顯之德中庸擬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固有不存存不亡亡者在死生焉得而囿之又如孔子無意必固我而從心不踰矩則謂孔子之心終與形俱化焉吾不信也若是則釋氏所憂爲死生大事者吾聖人無憂也爲吾聖人之學又何必迸倫棄物以爲出離計哉雖然吾聖人惟其公也故獨得其全焉又何辨之今夫一日之間方在詰朝冠櫛未施文理未著冲冲融融若遊于天地之初行乎萬物之始此一時也則黃老

家類之及其嚮晦弛衣卸冠晏寢以息泯泯默默若處溟涬內不知有已外不知有天地萬物此一時也則釋迦家類之夫惟至晝日焉冠紳禮樂交際揖讓斤斤郁郁其應天地萬物較若星辰之燦川原之辨此一時也則吾儒家者類之嘗試較之自其偏一時而言則在晝日者爲是而在詰朝與嚮晦者爲非也自其全一日而言則在晝日者固是而在詰朝嚮晦者亦人之所不能免也是故黃老釋迦各專一時之偏其過不可貸矣乃不知吾儒家聖人之大全則又未嘗不兼有二家者也非故欲兼也亦猶全日之不

能外詰朝欝悔者也何則吾儒者存心養性以盡己
與天地萬物之性此正脉不待言然使暴其氣則不
然也故無暴其氣則無有黃老矣而聖人固不嫌有
黃老事也使不全歸則不可也故全生全歸則兼有
釋氏矣而聖人亦不嫌有釋氏事也此聖人之所以
爲公而全也故程伯子曰句句同處處合然而不同
則亦公私偏全毫釐之間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
繆由之是則同此心性而毫釐千里出焉則學者所
當早辨者也若徒分心爲釋分性爲儒吾恐心性終
不可分則儒釋終不可辨耳吾故曰辨儒釋者當辨

異于同而不當辨異于異乃爲明也然則今之袪異
端者惟辨異于同之中則彼且媿其異而無不服惟
示同于異之中則彼且追其同而無不侮彼亦天下
之高朗人也苟有見焉則將曰公且全焉是無乏吾
事也吾又何必爲其私且偏而不爲公且全哉若是
則不但得其病原以治之而太阿之柄亦在吾儒不
在二家二家之歸也有日矣所謂脩其本以勝之其
在此歟孟子曰歸斯受之嗟夫使孟子在今之日則
亦如是而已若曰斷棄物理以自洗于釋氏如畫[illegible]
者之別于中常侍則徒自違其天矣嗟夫今之君子

蓋重辨異端之名而極違其實知脩其本之說而莫
識本之所底假令今果有孟子則吾言是矣使竟無
孟子又鮮不以予爲排儒入墨者而壁壘戈鋋反射
之矣予于今之日也亦曷容辭
曰釋之家以三界爲心凡一身罪福果報以至天地
萬物之治與亂皆歸諸己老之家曰天地大爐造化
大冶凡一身富貴貧賤吉凶壽夭以至天地萬物之
治與亂皆歸諸天是二家者之相反也孰則是曰斯
二者皆是也唯吾儒爲兼之吾儒不曰作善降祥作
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

未嘗不歸諸己也不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行止
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未嘗不歸諸天也故於吾儒兼
之兼之者通之也不執一廢百也曰是亦所以見吾
聖人之公且全也曰然
曰今之儒者之語學獨喜援二家言者何也曰是亦
所謂不執一廢百也是故孔子問禮于聃比業于彭
孟子且不廢陽貨之言而况其他乎程伯子訓孟子
之勿正心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作釋家語乎紫陽
夫子作調息箴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非老家語乎
且紫陽夫子既老矣猶復較參同契其它文與詩至

二儒成之風屢嘆息焉若程朱二夫子豈真從二氏哉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然則君子之學莫病泥文尤莫病執跡彼執一廢百者則執跡之為害也是故君子慎毋泥文執跡以遊乎全全

衡廬精舍藏稿卷之三十終

衡廬續稿目錄

卷一

賦

悼才賦

詩

賦得三顧山贈賀郭封君兩峯翁即相奎父

龍澄源君自黃還辰沅兵憲兼督學政寄賀

乞橘

書社秋興八首

客有言朱鎮翁見訝無詩寄謝二首

中秋同王未菴周貞夫至執之訪陳篆山翠峯別業是暮王德甫劉述亭同集翫月和周生韵

送羅田周貞夫燕試黃梅瞿麐夫

九日登覽山再別貞夫

訪頡泉年兄園居

卷二

序

贈余曉山郡侯入覲序

賀毛白山公八十壽序

刻陳兩湖先生全集序

送鄒汝瞻召還北上序

卷三

記

忠義亭記　貞壽堂記

敦典堂記

卷四

書

復沈鮫門侍講書二首

與郭相奎書　答郭相奎

卷五

頌贊跋

文翁頌贈賀郡公楊春宇先生

玉瑞頌　仁社三逸圖讚

梅村陳公像贊　跋永寶圖卷後

卷六

行狀

大理卿宋華陽先生行狀

卷七

祭文

祭尹洞山先生文　祭大理卿宋陽山文

會祭徐存翁閣老文

奠耿封君靜翁年伯文

卷八

墓誌銘

龍西華先生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憲副毅齋楊公墓誌銘

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一厓郭公墓誌銘

雲塘郭公墓誌銘

亡友月塘曾君墓誌銘

山陰陳雲谿先生墓誌銘

卷九

墓誌銘

曲江蕭處士墓誌銘

上林苑監署丞平溪王君墓誌銘

楊母蕭孺人墓誌銘

誥封周母王夫人墓誌銘

尹蕭兩賢婦合厝墓誌銘

誥封賀母周宜人墓誌銘

亡妻蕭安人墓誌銘

故太學生陳芙野君墓誌銘

處士蕭介齋翁偕配嚴孺人墓誌銘
劉母張孺人祔冢子德韞墓誌銘
處士兆庵王公墓誌銘
康東泗先生偕配胡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十
墓表
族祖順菴公墓表
贈監察御史慕雲楊公墓表
龍池劉公𦵏墓表
行大僕卿月川王公墓表
確齋處士墓表　兩封安人王母張氏墓表
壽藏志
新創吉水龍家逕壽藏志
卷十一
傳
少保趙文肅公傳　宗伯尹洞山先生傳
給舍事齋楊公傳
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靜菴耿公傳　三才子傳

衡廬續稿目錄終

衡廬續稿卷之一

泰和胡直正甫著

悼才賦　少作

少華曾子侍御華山公冢子也良其風林翰羽文毛絢五色之奇龍穴腑姿駿骨呈三花之迥少綜鉛槧遂軒藻囿騁河漢之雄才峻崑丘之逸氣人固擬其東沂之詠可以攀軼南豊之撰可以方駕且將登漢苑而謝治安入虞宮而覽皇鳳篤彼忠蓋奕其世武者矣然而翔儀未騫驥馬先折斯可謂洞彼神樹毀厥懿璞者也悲哉侍御公哭之痛曰天毒吾多才子也僕欽挹脩能返結幽憤因抽弱素爰造斯賦題曰悼才非欲以流布遐求聊用以廣公哀腸云爾

繄夫陶化之甄兩兮心荖疑而曷測摶衆物之振蕩亦何熾夫魁哲彌憤悁以戢絓綿思子之閑則昉少康之瑶華蔭伯巫之瓊英衍沂國之神緒逯嬋連於忠貞曰維子之嶷君冠飛矞而揚虞脩皇斧以擊奸翊絳虬而上征誕作配於良僃鴻求路有嘉聲益山柢之拊采滋江妃之孕靈分精爽於日月授文章於列星茲八殥以為胸柱四極以為肩雕琬琰而為腸

厩瓊華為之面發孤韻於秋飈騰逸氣於霄烟鑽老
易於三昧鏡丘索於九淵擣柚華於六家逼枝義於
百氏旁搜層而炤璣餘撿圖而耕鑄浩宇宙之奇詭
罔一臆之所羅礐縣圃之積琛芬沙棠與璇樹有九
日之飛花爛光米於十璧騂樣黐而飛霧絢凝壁而
浮綺朝百賦而霸但纂千詩其猶壹彼談天與炙轂
將馳騁而伉鑣覺當時之碌碌曾不足以騁睨衆棺
纓之凰髭孰不歆艷乎雄名誰發軫於澤國邅息轡
於上京紫貝闕而玉堂竹旖翼以飛騰嗟遠期之未
從猋戰景其何輕包造化之一經遍環絶寸尺墳纍

吐舌而談九州滕荒物而無聞羅古今之奇珍誰適
為發其真精豈如箴之墜承倘招搖之隕明駭增城
之絳樹豈隨霜而謝榮彼夜光而明月亦孰允其無
瑩洵造物之慘慘妬鵜鴂之逸鳴斯文章之胎孽反
酷以戕其身飄怊悵以侘傺刻惟子之嚴君痛呼天
而繚結氣萎絶而中焚曰皇毒儇之多才兮剽吾庭
之蘭茝彼重烏與蒼舒雖幼耿而惻哀矧佳寵之倣
儻遭罹兮之惛昧精一劃而越梨頑微鬢而芟敗子
與子之未遘獲瑤函于群瓌凝並駕於赤鵠胡委翮
而先摧豈憤世之國織騃白鶴于神丘將績騂爲遂

門必回誼之不脩斥巫咸以罪兮斯映北其誰由覲
三合之芒芒洵糾錯其曷尤於惟子之濃烈揚芳蟬
于來胄雖蕙若之委化終苾羅之伉壽登高岡以長
嘯曷祛吾之殷憂

賦得三顧山贈賀郭封君兩峯翁即相奎父

三顧之山乃在雲亭天柱間歲嵬直與斗牛參削出
三峯成卓筆倒寫青霄河漢濕峯頭遥瞰章水江應
似莊生堂坳瀦蒼莽西連娀姥雲谽谺東吞紫瑤石
中有仙翁方玉容坐窺鴻冒巢雲松鹿裘何謝晉文
聚角巾肯效漢林宗虚生墮古去不返獨有若翁駕

白龍若翁説世成芻狗富貴何如一杯酒掉頭不肯
耕倉章天語還今回白首自昔大山長名材更聞崑
丘生瓊玖奇哉存賢世莫京詞賦寧為中興傾世業
汾陽詎足誇許身直擬三代英我當與翁結隣好紫
芝韓睞斷雲耕儲皇是非付國手商山雲物不世情
龍澄原君自黄還辰沅兵寧無將學政書至寄

賀

名才超拜看神筆節鎮新開近夜郎已有雄文程楚
士還多廟界靜蠻疆沅芷澧蘭清幣之酉山辰水濟
舟航乘瓊將佇它年事先借前籌 揚

乞橋
春田乞橋纔過蔺老去新栽欲待誰没擬炎天花穫
郁俘看水雪葉蔵綻松筠成列堪為侶禽鳥深藏迫
不知剖實乞年逢二老殫巷應許喫相隨

青社秋與八首

青社莊堂暑漸輕高秋事事愜幽情覺山爽氣通匡
嶽桂木滄波混太清巻幔忽然聞桂馥罷琴且復啜
尊前炎又知世味成冷纖指盃何須問向平

二

明時出是棄君平身高非濟世英僻遠曾無釆節
使衰殘早已謝經生晝眠靜抱松風韵晨起常占野
鳥聲莫道幽人無一事扶山還白斷雲耕

三

有時散步自西岡颯颯涼飈灑故裳縱意坐遊天地
外忘機身近萬鷗旁當門魚戲蘆花白遶逕蜂閑菊
蕊黄一望蒹葭零露濕伊人宛在水中央

四

堂外高樓影碧濟晴窓莞尔對南山林間日月来西
見席上星河次第攀釣艇互看来去好樵歌時聽短
長閒白雲黃鶴曾攜賞何似飄飄獨往還 刑曹有白雲樓

五

病客終朝不掃門軒前紅葉落循翻東書且學禽中
戲散騃延覩原上村萬頃禾麻圖錦繡千峰華武 至華武鼎供在望
列兒孫吾鄉莫用鄭鄉擬正咲康成

著作祭

六

老不悲秋祇自欣一聲遥鴈却懷人四海交親書並
斷三江耆舊會難頻衡廬已負佳約吳楚相看作
外臣獨有褰裳長不負濁醪時共道吾真

七

嵓眉高挈九穹浮曾共皇人汗漫遊別後幾迴驂白
水歸來今始得丹丘神超早已齊鵬鷃身隱何辭喚
馬牛最是七夕橋上月清光應似社中秋

八

更思岱嶽號天孫長往其如老病繁三觀廷連滄海
潤淮門高擁介丘尊南瞻金簡猶非匹西挹雲臺欲
並嵩不得一登天下小太虛隨地且槃桓

容有古朱鎮翁見訪無詩寄謝二首

昔遊曾綰大司空唱和翩翩柱上公既老漸諳文字
幻相思猶爲道情同赤松應作留侯侶綠野長瞻晉

國風肯信雲特遊象外相期還共訪鴻蒙

二

秋水凝江鴈欲開秋風嶰桂正初芬登高著屐懷安石掃素龍鵝羨右軍疎慵豈合勞青眼持贈那能寄白雲最是疣園饒樂事芭蕉應不費揮文

中秋同王未菴周貞夫王執之訪陳蒙山翠峯別業是暮王塘南劉述亭同集覩月山巔和周生韵翠峯一名集仙臺

元龍結構傍仙臺翠擁群峯挹斗台佳節正同泉石賞高朋還趁鴈鴻來風傳嶰桂千林馥月抱江光百里迴庚亮登臨何足擬應知人世有蓬萊

送羅田周貞夫聽訊黃梅羅廉夫時廉夫方有詿誤事

命駕遙憐千里情才名三楚舊諸生賦成豈肯干揚意書出誰知擬論衡廬嶽去看天際遠郡湖秋見鏡中行已瞻雙劒連牛斗何處人間事不平

九日登覺山再別貞夫

詞客聊停抱膝吟佳晨臨眺且開襟菊花對酒何辭醉江上狂歌不自禁轉見兩不依白髮安能五臟化黃金古來離合原無定明月唯期千里心

原缺

衡廬續稿卷之二

泰和胡直正甫著

贈余曉山郡侯入覲序

內江曉山余侯以戎方郎握符來守吉郡凡幾月例入覲郡僚貳守馬君通守孫君曹君節推茅君則以書抵胡子山中曰令守令蒞政淺者多無足以稱大計以

天子有問治狀無為獻今侯則不然侯始至語寮吏曰令之言吏治者恒外而不內不知此堂皇者周千百里之總萃也堂皇不脩則邸舍遇廟社賈威福而

射工之巧何而恣螫也詎論旦暮哉故其首治以身示型諸朝出聽堂治公牘爰書必親覽裁條發蒙闢訟訟毋得株牽其宅斷者剔蠹削冗節靡一視令甲加察一出必稿鑰郡門史雖內辦文若抱冰霜莫不得與民相比為奸吉故號訟繁盜至是則訟盜若喪竄宅而害立戢侯故嚴重寡言然實悍大不欺賊府遇寮屬屬有禮愛士好文適學使者至校文侯則為士談經析義未嘗不戒色咲傲譬予言之也以故吉士文稍振頃得逆抶冠者[illegible]前守為今監司楊公亦西蜀人楊公之政[illegible]以貿繩之不乘奉

發榮至夏日而蔚然茂矣侯持是見獻
天子其等念無以表殊政彰察宜故以言累予胡予
曰然夫駑馬十駕不能百里騏驥一日歷塊而越數
都寧論久近往予將學西蜀侯方椎髮闇岸彥已蜚
故少保趙文肅公學比予復柄楚學侯已踰冠登第
為楚理官于時侯政稱最方佇內召以年例格逐補
戎方當此時
天子已悉侯名姓矣侯之上計也果奚以久近論哉
予嘗校楚士文借蔭于侯侯列粹竅聯額精及髮末
時時出人表予以是知侯鑒天下事當若是精深也
又嘗與侯登泰和之重巔裴回指顧顛奔晉梁楚咸
在頷馬下浩然若有凌厲六合之意予以是知侯之
并包無蓄當若是閎大也若諸君子之視侯果得其
粗且細尓侯今獻
天子必問何以終治吉必且對曰臣不難為楚臣
嘗學于師有所受請上之可也至是而侯之精深閎
大者始可見崖略矣雖然斯非久道不可以成是為
贈

贈賀毛白山公八十壽序

世多稱古今人不相逮豈其然耶然予嘗求諸今人
有能伯仲古人始不假型模而終相肖似者或千萬
衆始覯見一夫或不啻千萬衆即通都邑不乏覯見
一夫要不知其何也然則以今肖古誠有通都邑不
覯見一夫者則謂古今人之不相逮未可名誣也自
予踰冠耳熟毛太保公之守秩顯烈四方士爭躡屩
曳裾願道聲光者不可勝道其冢子白山先生矯然
若獨翔寥泬略不以家第世貴滓其腹臆既早辭廕
典矣又以先代腴業重器咸遜二弟曾不少掛生平
不治生產刻跡公庭退與寒畯時上下劣者為埒
予時心推高之已而辱與先生之冢子世卿同舉鄉
書以通家子謁先生一見迄無城府就問語出胃腸
衣履皆皂布其製皆循弘治以前式範體若不自勝
行必循牆迄未嘗御軒蓋見者不知為太保公子予
未嘗不愀然慕已又十年世卿世其高節遂謝南宮
專侍養左右先生灑然曰兒不仕當為君守吾欲效
向平高步四方君乃峙歟恣先生之所如往既涉吳
楚歷中原乃抵京國予聞而叩寢焉覯先生皂布衣
履猶然故弘治式也訊其來意則曰吾以是自適其
適焉尓矣吾焉知京國予聞為朝士言咸為慨慕曰
世寧有是人哉有物色之者則已行不知所之矣否

先生所謂通都邑未有見是人者也謂先生今之古
人非歟今先生年且八十仲子恭手其内兄中丞曾
公之書抵予以予世誼必欲得一言祝之予以為
紛華靡麗之蠱人心雖賢如子夏依歸至聖猶待戰
戰勝況其他乎故古之尊生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乃若先生累葉纓冠即襁褓宅紛麗之都數矣然
而天植其樸至與年而偕盛是古之見可欲不亂者
之儔也非亂而後勝者之可擬也然則先生之為尊
生蓋有道矣而奚俟祝予獨概弘正間衣冠者猶僅
有先生而世之競紛華仰機利者如日方新棫棫然

若據水山而闘火宅其為身與後豈可恃哉視先生
之冲然内適交食交樂有道以尊生有教以貽孫子
其事之勞逸享之多寡豈不亦瞭然辨之也而今之
人胡為彼不為此予既驗古今人果不相遠而竊幸
覩見有先生也故為祝頌先生不獨長年將永為末
世型模且以復中丞公

刻陳雨湖先生全集序

夫色以養目然而使之目覩盛麗則眩味以養口然
而使之口厭飫膏醲則害君子之於文也亦然文之生
以明道而次為述事古之述事莫如書書雖以辭與而
亦未嘗不匠意以達乎道道達於意矣辭從而將之
未有不達乎意而獨主藻辭以相雄也是故苟知色
之養目則三英九華非不庸之乃不如紈素之為常
也苟知味之養口則八珍五齊非不庸之乃不如稻
粱之為常也苟知文之明道則剞劂琢瑑非不庸之
乃不如辭達之為常也然而世既主藻辭矣又特聖
司馬子長而剽獵其句字不敢一蹺尺寸其極則盜
哭為悲借笑為歡俗下其意而矜高其詞至艱詰不
可讀陳之則上不知所明而下不知所承蓋非獨以
病道亦以病事彼先不襲句字而表裏古人之精神

者反詆訾而詞喝之由今之道而欲求得古作者之
本旨則何啻千里予邑陳雨湖先生弱齡操時義冠
江藩復冠南宮而偶不録一時若石淙浚川諸宗工
覽之驚曰子長復出也當其時先生亦方推先子長
即日無東京焉有唐宋今如集中遊仙顯政諸傳自
時之藻辭者觀之孰有如先生之不蹺尺寸者哉既
登第官翰林雅善同郡羅文恭公又與毗陵溫陵二
君者友昕夕論文間及予同先生伏讀嘆曰是獨能
表裏古人之精神為言者也吾今于予同乃益知予
長今夫子長雖未知道然當其遊齊浮相南窺會稽

固巳有攬結宇宙之逸志矣故其述八書等篇諸作自出成有本末此豈可與今之工剽猴者言哉于時先生文為之一變持論造意大畧類子同而祖述未始不之六經而變化未始不之百氏而以平澹雅容發其剞劂瑰瑋雖不色澤子長寔未始不之子長至其神領絕出傅極群書搦筆動數千言瀾瀁磅礴引物連類不爽毫芒則又其天禀獨擅雖同聲者不能以不知儆也况其他乎然先生大旨要在翼道豈亦猶古之佳公子者日御盛服滫醴而厭之矣又下之布蔬者均饗此其志意非苟而世之崛起詞家者方

拾所唾棄若欲以腐鼠嚇之丁何其度量相遼遠哉然則語先生於子長固所謂議乎其將而拘拘焉以子固言亦未可謂深中所撰矣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繇是推為兩湖先生之文可也先生孝友天至立朝會遭權奸不能安其位既歸益肆力所學蓋其始游於鄧文莊晚與文恭切琢為多其行誼詳同邑曾中丞誌銘中子大學生某序生某等世其家學亟輯先生手刪龍津原稿合其詩凡如干卷為全集付諸梓以予辱先生忘年好而偶之序予喜得先生文示當時俾知先生今昔之所操趨則可以較然於所從矣乃不離而序以發之

送鄧汝瞻召還北上序

初汝瞻氏從予遊予視其器遠且恬既登甲以言事謫戍夜郎過家非獨予勁之即孺兒子莫不詫奇節三年假歸方問關無鞅掌態人服其度屬者蒙
恩賜還旋有　召用之命又走予辭而北上予締觀於酬應注措閒而重偉其才蓋嘆之曰大古今非才則雖有夷由之節曾史之行亦無能大濟于世何則以無為將之者也予幸今日見有子才蓋凡四見汝瞻而四異巳而汝瞻論學則自擬貴大而又在識仁

于益喜汝瞻之才之出於識仁非世之擅剸割揮斥而哆張之者之為才也雖然識仁不易矣世儒者多不得其故問其所繇則推本之曰吾與人物同得天地之理氣為生是謂同體嗟乎此今之揄輪童子類能言之然而曠見其同體于物哉且夫孩提至顓蒙而能愛親常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自勃然生則又豈假反顧而後得哉是孰推孰本抑孰宰而施之是故得其所以宰則不下帶而天地萬物自我矣理氣自我矣而又奚屑屑焉懼其離也而推以合之又懼其混也而推以析之者哉今夫水以合水無弗合

也然自潸滄而傾之渤海則猶有此彼焉今也不下帶而與不在我則以其本為至一而自不得以二之不假合故也故知仁則知一矣夫苟知一則非不器也而不以器見非不節也而不以節標非不才度而不以才度專長則汝曉之所以為大者乃實於微往汝聰有同門爲友曰曾舜徵舜徵父老武故聞古爲習子與舜徵言微者數矣已而謂舜徵曰使吾仁與斯言未一也則不待聲響消而二之也久矣然則知一又生易於汝爲今來往有庸者之去至都中咸朝夕舜徵以言退相稽所以爲微也則不患不爲

大亦不患不升孔門未仁嫡吉且爲語都中同志上與用以推則舜徵未不然而自渖吾仁終身不復以

衡廬續稿卷二終

衡廬續稿卷三

泰和胡直正甫著

忠義亭記

族之祉溪蘄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書抵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于所請也頃年二公卒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碟山成列祀信國丞相左右亦子所覩也然二處皆獲名賢紀載傳述獨站口故有忠義亭久圮嘉靖丙寅本督學徐公檄從金臺渡口峙請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力經始出台州通守姪濟世而措置則常州姪獨殷蓋二

郡則因丞相建二公今子孫則因二公建丞相咸以忠義故歷今二十年矣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子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按省郡邑志與諸載籍足吾家諱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略挺騎射方丞相輕兵勤王公散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明日覩公緋衣謁軍門喜甚曰殆天以養我耶更名曰夢炎辟為都巡又嘗贊公推遂一見劉有忠肝義膽之稱及丞相敗公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難至遲口為哭而卒靜山公諱文靜公弟也丞相嘗遣龍泉許某知彭某縣背公

家靜山得並謂君為提智可山公後提兵過韻以詩二首寄勉靜山期奮義作奇男子已而元滅宋天下聲為元矣靜山公猶亢不服元乃起兵將屠泰和邑何侯门令不請者惟冶陝胡文靜一家爾邑何與焉乃集鄉兵入冶陝執文靜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靜仍亢不屈曰吾寧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悲公兄弟死事呼胡氏為勤王家云第在元時猶多諱言　明興邑侯余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為建兄弟忠義亭于其地後圮乃移金臺渡口即今所建是也然靜山公事獨記于楊文貞王文端二老而邑志以向諱言遂之比者邑庠侯復脩邑志求數為語靜山公事侯固奇之則以當事者庸若竟格弗入悲夫二公者當時乃心惟在宋舉數百口棄之不顧其祀不祀誌不誌即亭不亭又曷足計哉古之忠義夥矣夫唯懷忠與義也則各有所荷有荷則欲有存弗存則不能不與俱亡故有荷一城死一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荷天下死天下者未有荷中華死中華如二公者也丞相宋大臣力荷而不能存死固宜爾二公故一匹夫而靜山公又嘗歎天為元之日乃挈錢鎛棘矜而欲與亢此子雅謂古今特覩[illegible]也今猶幸俎豆布列各方子孫麟麟然詩書纓組聯評官歲咸不詭于先世相與葺亭于既圮之後數百年間如揭日月轟震霆巍瑋勃鬱足以撼吞人心鼓舞世教風乎天下功施于無竟安知異時不如夷齊獨附驥於孔子哉為二公子孫者乎時效忠義則莫貴於有荷有荷則死不死亦各惟其時爾且夫二公所爭者華夷大介人孰不知之乃不知有是忠與義即為華不則夷爾項背之間大有徑庭焉此又吾黨之所當繹思而慎勸也予是先生又飭其子南宫士某從孫太學生某庠生某共爭來督記敬書以復

貞壽堂記

予族子肇立構堂右之舍如堂制而少殺將以奉母荊孺人為昕夕歡乃手其外從王父二川君所記孺人節行以諗于族父廬山子曰吾母出蔗庄里故姓祖隱逸公子佐父竹墟公端文母王氏生吾母未笄而竹墟公逝吾母日夜侍外王母同事女紅于時外大王母即吾義和胡孺人公三從姑也以吾母幼失怙而性莊飭絕愛之俾獲聞古烈女之訓長擇配得吾父諸冠群及歸事二姑孝敬歲時惟謹而奉夫子甚順已而新寨泉毀殄絕惟奉姑鞠子復興喻大

祥長者謂其盛年諷令它志毋仰天泣曰二姑煢煢
孰與奉養以代有終孤子呱呱孰與植翊以永厥祀
未亡人所以朝夕拊膺泣血者懼天不吊耳豈暇有
異心哉凡夫垢面從人吾恥之久矣苟欲奪吾志吾
有死尔勸者乃止自是不夜哭不見至戚教肇亨務
篤孝友力儉勤弗為呰窳曰汝必從名師學䌫無成
宜有觀法為世家子盤㽦先人吾願遂矣當此時以
先太母世寡穉蒙凌㡭于人不幸吾父繼逝而凌㡭
者益獰辟諸未造之室風雨又漂搖之吾母不得已
發憤求理中間勤劳憂瘁萬狀至有今日幾五十餘
年今七十餘矣肇亨嘗耳熟吾母及吾舅氏言今外
從王父卮者又如此肇亨無能養樗斯居侍左右歲
時伏臘聊相為歡耳敢煩叔父錫名斯堂垂一言為
不朽廬山子曰古今閨閫抱節懸者不鮮矣然當急
難慷慨著有奇跡者類傳于世而平居積累忍千百
死守義不移者卒闇沕而無聞不知平居悬難艱甚
而堅貞一尔非可以軒輊視也今將孺人予族嫂于
諸之舊矣假令孺人當内外諷勸之般覬覦者凌㡭
之獰一旦心如石又如靡焉則寧有今日垂老而未
終令終者哉予獨喜孺人貞而壽安知異時不聞賢

者言不表見朝着顯有褒嘉下子之宅里耶予且
而俟矣予請以貞壽揭名斯堂遂記之以為後券嗟
乎貞之時義豈易言哉子且知古顧貞之道乎
請事以報周樞庸不覥于予言

敦典堂記

添田周氏綰轂予義和盖在邑北之信實鄉楅負豐
里門惟二姓世婚媾若古之陳雷然而先太安人寔
周出往歲予解四川督學歸嘗為諸鄉邑士講業集
者日繁周氏時一館穀仁社之鄉也其助金為獨腆
會次有安成劉獅泉先生者故宿儒也與周亦婚媾
家適觀周氏長行導廸其子弟斷斷顒顒然而子弟
佐長者視賓且懼懼抑抑然頗瞻其祠屋有時思之
堂問所為祀濟濟洋洋然相與嘆曰是不覩世家禮
義沒又若千年為隆慶庚午周氏以齒衆堂隘聚族
長幼謀拓而大之乃建中堂凡若干楹標曰敦典仍
以時思堂為後寢其長行某某等則予外王父行也
次某某舅行又次某某等昆弟行相率屬予記之予
考周氏出三國公瑾之後公瑾傳都鄉侯徹徹以罪
免徙廬陵為東又五世自烏東徙泰和之南岡皐下
其後傳郊為西臺御史傳翰為平章學士而泰和之

周淩巖南岡四世爲廷奕字訓高始徙今漆田凡三傳禮瑞潭州路司理禮端萬安縣斜曹又二傳慶章官爲郎迄于今者仕版者不絕而漆田之周淩呂漆田十一世孫良舜有子二彥明彥仲彥仲宅徙彥明獨守漆田今堂則創自漆田一泒視昔規模又奕奕乎膴膴乎稱其族之衆矣堂既成周之長行則有申禁曰繼是而祭必與志物必以盡不者罰于斯繼是吉嘉禮必以告有登于朝若必以告歲時必以告不者罰于斯繼是而毋以貴凌賤衆暴寡强侵弱不者罰于斯敢有不遑其如悖典何且夫五典我悖虞書

記之周氏之尚論于虞書者寧不明且備哉余行天下多矣燕代不假曰即鄉啟亦未有尊祖睦親加吾鄉邑者然吾鄉邑亦右族蕃碩則力不瞻非風媚于禮義則亦不可與有明也而周氏屋屋矣記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余于見卜周氏之敦樸彌遠無疆而裨益仁壯之流風長也故詳爲記云

泰和胡直正甫著

復沈鮫門侍講書

大士戒無因而前者此爲末世游士語豈足準哉古若友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古之人未嘗藉介紹論因緣者何哉以其因在我故也因在我者道術是也而人與已古與今不異觀矣某未足語此乃何幸有門下某嘗妄謂後世士以事功見者至難遘而君子猶不許其知道若夫規規焉以文辭見而已者其遠道又何假辯雖然道固何嫌于事功文辭哉辭之水焉

事功者道之流濟也而文辭其流濟之著于方跡者也故謂道必有事功文辭則可謂專求事功文辭而視道術若拼拇無所用之則雖欲爲流濟而亦非其水矣水非其水者非謂無水也謂斷港汚瀆是也此斷港汚瀆者久矣自埒於江與河然而不可欺于易牙竟陵子之口矣又況柄文詞者內史而外經聖焉遷而儷孔孟乃至剪裁模畫不敢離黍米其極則盜哭爲悲借笑爲歡不自知所從來于是有能求六經孔孟之爲文則曰此文之別種有能發其精意微言以揭示人人則世益起而彈射之甚哉世之好似而

不好真何其紛紛也故僕雅曰不憂文而憂世不憂世而憂道謂憂夫水非其水者之為孽深也往遊四方得門下文讀之再四矯然嘆曰是何其言不從人之哭笑以為哭笑者也蓋必有見于水源者矣是必為江河既歸懷此無與語間者以語蕭爽陵不謂閩于門下輒先以瑤緘纏幣遠貢及于山椒之間矣以禁近臣不鄙草莽此固門下餘事若乃自忘白雪之高致而欲定同聲于下俚之音又何其舍已者過而從人者輕也其以是屏息知門下且將為巨海又亡論江河雖然其固憪非據矣抑何為門下報夫今世

士好言馬遷乃不知馬遷雖未達孔孟門庭猶欲以史記繼春秋當其發跡龍門遊齊魯至浮沅湘其志力已陵出庸衆故抒為文辭制作亦豈肯從人剪裁模畫盜哭笑以為哭笑哉然馬遷終不得為江河以未嘗從事道術而得其源也馬遷且爾而況以剪裁模畫希馬遷者乎假令馬遷嘗從事道術而得其源則當凌出漢臣為禹稷伊衡其又歉樂歐陽氏曰脩于身施于事不見于言可也假令未脩于身見于事如禹稷伊衡三公則雖百馬遷何足道哉昔者嘗觀禹稷伊衡三公至于粒我烝民格于皇天其流齊全

愽也乃又不知其於于思而已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伊衡思天下一夫不獲若己推而溝之當其仰而思則將欲為馬遷迄不暇矣又況以剪裁模畫希馬遷者乎是則思固所謂水源者也締讀来教有曰操約而欲奢不可以幾約意思鄙人者之以約自限也鄙人者何足以知約彼三公者操一思至賴于萬世則約之未始非愽也其誠思天下不同三公者之思思同矣而奚奢不奢通方不通方之患曉今天下若門下固睿于三公之思者也夫是以不從人為哭笑夫是以忘其高致而逮下俚其蓄遠矣且夫禹稷伊

衛固亦門下職業存焉者也故曰門下當為巨海其也況病柴而立人間矣又跧山陝即家問樊之不通頃因家弟貢生敬赴南宮念無以為知己者報聊布

昔子美者詩有許身稷契之語或謂子美詎遽此已而讀其贈吳郎詩至惻惻撲棗窮嫠則卹卹焉以恐懼須親為嘱然後知子美誠有稷契之一斑者也偉哉三代以下文士籠挫古今非不鉅麗乃有子美之心希矣雖然子美有其心無其學故其自獻止欲企

及相如枚皋而與最自許者若兩人不相為不可惜哉夫稷契實學也大哉帝堯克明峻德稷契之學豈異焉記曰大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此非峻夫其德之謂乎故誠有峻大其德之學則疇非峻大而非其學也即一班之明藏終無以為矣頃家弟貢士胡敬赴銓來尔通左右書固知門下有其心又有其才乃因是借以學叩也抑見林莽間忻忻快稷契復覯良為斯世預慶家弟兩書感誦睠引不遺下士類此茲擬蕭希之赴計敬附布謝伏異珍護以幸斯世

與郭相奎

衛齋之作專為斯學蓋自癸丙乞養歸不期丁丑以後衰疾相仍遂抱沉痾既謝世塗又不能出遊四方既正有道且不能似前為鄉中及四方士講磨故不得已著此書大意因前哲雖發明此學尚似有隱忌含諱不敢直前盡發乃不知不直則道不見以致誠者狐疑指摘莫決從違而同志中好立門户與務奇爭異者亦自矛盾斯學何繇明人心何繇定古人一道同風固若是乎僕不忖漫為八字打開一口說破直將此學表顯究竟不敢仍為先儒領惜門而如告人孤媚以取天下者之倫蓋亦實見此理非由外鑠由本達末先貴知本夫崇本非遺末也乃正所謂本末一致也大要明中微孔二篇則宗旨工夫證據不杜撰明矣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又不得已而文之非欲為文以表見也其間頗有若心有聖者作或有取焉知我罪我曷恤哉吾子必諒於此矣復布以見頻頻

答郭相奎

承遣使解到拙稿刻板凡若干片費足下工力鉅矣鉅矣及得印發者適羅近溪在座共閱任序辭旨法

度高古爛郁令人不敢正視已而細誦知以禹與元公言則益令人慚愧無地不穀初學文亦止欲與時好爭鶩行其後涉道之藩乃浸知學問於明亦不越是而古人文斷斷必出于道始為正法眼藏漫欲融濂宋為一治通古今為一轍以為斯道傳神然力終不逮雖然亦取其畧窺古人緒餘以澤於道而已矣詎敢以禹與元公言哉來言毋亦誘而至之不穀於文而已矣其道敢不勉夫所謂繇無欲達無意必極於無聲臭此非遠不可即也顧賢者共加力焉不穀厌心世途足下所悉繆荷

當宁再録畝畆自顧朽劣詎復從事簿書期會間哉
非便也以是不果閩行辰下欲赴界上繼憑遂爲從
姑之遊期來月中而發必得𡚁轉往報計必使
當可以揆扶傾倒也使行迫甚力布不盡所懷

衡廬續稿卷之四

衡廬續稿卷之五

泰和胡直正甫著

文翁頌贈楊春宇郡公有序

國家建置郡邑自守令下若戎稅盜三務咸有專曹而庠校士獨無典者此其故何哉已而讀文王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然之知古者作人養士之大同諸侯大夫與邑宰者專職也而他曹奚能與之然則 國制所由來不卧矣夫士者國之楨而世之表也假令郡大夫邑令君畜迅才猷能致虎旅如林金谷積山丘黃也無弄戈之徒亦可謂劬所效矣乃獨忽眎養士猥抑遠而挫䘵之士緣是不自貴重其身罔以究道業之所存儒懦然冠進衣逢嗜飲食爲賤儒則士下一何穎哉故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非士貴賤之也乃上之貴賤之也夫使士至自賤而上下一無賴則雖劬所效亦寧能爲報國上考乎漢之初惟吳公獨重士賈生由以[illegible]相繼文翁甚盛然文翁事在後世雖有之而未嘗數數覯也賈生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嗟嗟豈不諒哉蜀南春宇楊公守吉凡三霜循政弘猷殊操休績吉人飲之上下譎

之語其他紀載中已不可殫述乃不知公所為惟作
人養士其大者焉公岡文翁治鄉之奇產也公始臨
覲吉士風憮然嘆曰吉士故有聲稱于世今稍陵夷
靡矣作而新之其惟在父母師帥乎昔文翁時尚未
渺學乃多餚學子賫刀布蜀物詣京師遣博士授受
業方今天下郡邑庠校咸列樹博士為之師導孩稚
風勵博士使知自貴重則弟子員莫不知貴重矣故
公獨優禮諸博士平時進見命坐訊問學事重護諸
士時蒸其髦者與之稽業講課覈藝循循不啻家子
姓吉之師弟子語公必曰是大父母即大師帥迺無

間言今年春公以歟望遷補江省憲使監巡湖西仍
駐節于吉郡郡邑諸博士君以書抵胡子曰公今之
文翁也吾黨慚無報稱與得子一言庶以藉手予既
以病謝而固不予捨予乃抽素追文翁而為之頌頌
不以公而以文翁者從諸博士君所稱欲令見公為
今之文翁也其辭曰
茫茫人王爰肇物軌燀其德音眷皇斯土上多濟濟
惟司禎惟王以寧居者興謀訟者質成於孔子觀
學而知王道之易易原伯非學閔予以卜周之失義
素綱不張斬絕王跡仇學殲儒頹乃社稷偉哉文翁

挺出炎漢乘軺西維敎化攔煥既覲誨勵復隨討吏
刀布蜀物遣詣人士士獲受業經明行飭是用察舉
署之右職與校捋官以地之才膺招下縣士莫不來
歆希槐市祁祁蹌蹌受事傳令蔚為龍光蜀民榮之
忻懽鼓舞墨卿儒彥洸洸楚楚而躡跡齊魯貢于帝
廷來于四方帝曰休哉詢二千石之良爰詔天下建
學斯始維文先生之令模王道續啓於乎千禩誰識
踵繩有蜀奇產關西瑶裔

王瑞頌有序

蓋聞古語王者慈仁則芝草生又曰王者德至草木

則芝生然多說金玄五色而鮮逮王瑞及覲神農草
木經有曰白芝生華山又曰白者如截肪而抱朴子
亦曰白符芝高四五寸似梅然則王瑞豈易遘哉屬
者守軒陳公持斧來按江藩以讞獄清閒格穹王瑞
產于蘭臺公遜不居曰此皇仁所格敢不敬承遂自
記其堂曰承仁于是同臺有予鄉賀公示予題曰承
仁王瑞為之頌曰
燁昔聖皇上德孔膴四靈兢臻朱草斯舞猶有奇卉
不根而吐太清為垣太寧為圃王燭分華卿雲是母
曄曄瑩瑩禎符旬古遐哉天葩季世希覯偉哉端公

手承天斧鐵冠神手直指南楚八章時飛六察鏡睹
英稜勁風輷轟天鼓蒸蒸百寮孰敢苦麻廼江之閩
魚龍安堵天旲從窟乩蜮褫所廼至岸獄再疑當暑
雷風勃興怵焉中憮曰惟皇仁太上同普一夫不獲
疇爲罪罟乃偕庶司夙夜靡盬淑問如皋祥刑必呂
罔以腥穢而干天忤豈曰王瑞産茲閩府維天鑒斯
完若携取水姿綷約瓊華容與匪木感靈匪狀龍虎
皎然人望懸柱離礎匪柱史之仁醇和孰鼓公拜稽
首碩膚不處曰惟皇仁員于輻輳恭階坐平蒸黎遐
撫天地既忻休徵彌寓嘉穀元稷甘露盈雨繼生白

符以彰衆甫慶蝶黃軒房陋漢武何以承斯敬共心
贊何以踐斯俾民無瘼猗與一時明良並著繁祉戩
穀上格　皇祖尊彝作頌無然揚詡曰惟　天子萬
年其寧曰惟斯臣衮職永補

仁社三逸圖贊有序

予以嘉靖丁卯蜀歸而鄉縉紳青衿耆舊英筆敦爲
學會動至數百迄無憩所又創社祭鄉約議得隙壤
樹屋可以畜衆相率卜勝咸曰覺山寺之旁宜足山
之崗有喬松數百十株可蔭前橫槎灘江水江外斌
姥對峙東列王華西有虹岡群峰造天列若圖畫孰
睹茲壤隆慶己巳予起咏歊至癸酉冬復以乞養
于舊社友人康宗望暨諸耆宿復申前議至萬曆丁
丑遽起崇構危堂奥室傑閣嵯嶸邑侯唐君題曰求
仁書社爲記其事而予方侍慈膝相尋哀疚幾化去
者數矣萬曆辛巳始得擔簦爲久寓計閱歷夏秋寺
玩川睫于時宗望偕樂君以誠相與聯集洞啓重門
則山色水光若浮几案松濤颯颯時挾水聲問答禽
語若逼宮商晨夕登閣平疇曠衍遠山峯巒紆青繚
黃翔雲飛霧晴雨殊態江中四時商帆漁艇葭洲柳
渚日與白鷗數百共盪波心月擁波光與閣下上予

與二君憑欄嘯歌二三子和之互發交唱洋洋灑灑
予誠不知其身已都于太虛而人間何世也次年壬
午予乃令工圖其景歸置予三人者其間因稱仁社
三逸圖蓋予方欲老此以爲偶去此則圖與俱是山
川一日不我違康君抱用世才履蹶即早棄繻着隱
士服以去年八月際六秩樂君少從獅泉劉公學性
喜治花果自食一圃中年遽謝跡庠序亦以是年某
月際七秩而予年六十六適介其中予將假是齋二
君令三圖分藏三人者家是二君亦一日不我違且
將俾三人者之子若孫又以惇世講無既焉贊曰

山翁覺山其下維几千松近巒三華道阿捻江自丙
映帶前駛坐挹平疇横亘百里奕奕峨峨如賓斯峙
玉華紅岡左右如椅突矣崇構在山之趾曰推求仁
翩翩學子勝日良辰冠裳華止蔚蔚吾鄉鄭鄉嶷偲
維二三君寔倡寔始祈祈衆宗偕賢盈簋沉沉室堂
既靚既偉予獲息焉講習燕喜時哉二逸儼然来戾
樂君疇希善信是勵早謝世途仲蔚喬美康君訣詩
匡生娓娓凮飫才情遐遯于世遊好詵詵切孫覺豐
載歌載笑觴闇行只山水同休風月並古予衰抱痾
世味如洗曉得二君意益有啓並予為三如鼎如錡

古有六逸匪予攸擬猶祈二君眉壽多祉予從下上
如魚泳水優哉游哉以樂餘齒

梅村陳公像贊 有引

陳氏日五代入泰和稱仕族少雙元至正間有梅
村先生者蓋吾宗子壻也先生仕為元揔管推官
世系出處大節概見於前承吉廣平程公再為序
及劉槎翁先生狀中今先生裔孫世紹締予好而
予進士秉浩則又與予子順為婚姻嘗泰[illegible]道
像請言於予予乃拜手而為之贊贊曰
西昌有陳大立延兮五季拓基金陵遷兮聲翰瓌瑩
長發賢兮公降至正幼清蕉兮辟教瑞金行發端兮
庚梅而廣四坐氊兮卻金夜暮反岸田兮瘴風蠻雨
桃李翩兮帥府借掾司獄虔兮四解石械民弗寃兮
老乃宰瑞循政綫兮民始弗紿終弗諼兮贛路揔管
朝優恬兮既賦歸來餘廿年兮武華之間時發篇兮
梅花百詠韺遺編兮待制楊公伯仲仙兮伉儷偕老
儀不忒兮穀祿纓綏世嬋嫣兮鄒魯厥心冠則元兮
王姿鶴髮儼具瞻兮我家奕葉締姻緣兮登堂拜讃
生氣旋兮於萬斯年清德綿兮

跋永寶圖卷後

世之好古圖籍者率時得瞻一賢人肖貌而閲其事
行已足慰景行思矣矧多賢不亦難哉又矧曰並出
一姓豈不尤難歟吾胡氏遠遡虞舜舜古今大聖莫
與埒而顔氏輙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顔
氏豈不以形遠而性近宗殊而道各在我者耶今卷
內自安定而下若文定忠簡汝明凡四五公咸肖其
形貌又録其勅命傳贊誌銘以表著其事行予不知
圖者果以同出一脉而作耶抑以同姓賢者必圖録
一方為來裔者則耶雖然此四五公者其性與行既
一致即使人異姓事異家者瞻肖貌而閲行實鮮不

徵步趨其遺武勃勃興九原可作之懷而况其同姓從事者耶脉之一不一無論矣是卷藏予宗弟常州別駕其屬予題識其後予以為吾宗来裔能不斷此四五公即舜可企矣予將觀於斯圖之後吾宗子弟孰可續者無若予老迈無足傳也

衡廬續稿卷之六

泰和胡直正甫著

大理卿宋華陽先生行狀

萬曆丁丑華陽宋公解南京大理卿歸明年九月則期其友王公時槐偕予晤言于金牛寺公既稍自述撫南畿事狀卒逮于學蓋千餘言氣沛如也尋余踵公舟訪予南村里第遽報寢疾時廷予榻次譚叙偶及死生之際慨然曰夫人死則死矣豈當作兒女子憐耶予壯其言然不謂公為永訣辭也別數日忽聞公以十月朔日捐世臨終問其友程君某曰日已午否或問家事不荅惟以不盡報 國恩所學未竟為憾而獨得訣別予為斷治命屬予狀其行事次年其長子瑜次瑚偕予邑張生来致公之遺命手其姪瑺所叙世系年編移予讀之未嘗不哽咽涕横也曰嗟乎予曷忍無言于公哉 公諱儀望字望之初號陽山更號華陽山人上世出丹陽太守哲至幾世[illegible]古水洪洞宋嘉祐間從永豐之滁溪為望族高祖某起鹽買曾祖某應 詔出粟濟邊事聞 賜羊酒綵幣鄉里榮之祖某七品散官父某號垣菴翁以公貴勑贈吳縣令繼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初娶嚴氏繼鍾氏

公則鍾夫人第四子也始鍾夫人夢黃衣人以幅錦盛明珠來獻光熖奪人目因受而含之不覺咽下遂有孕及生公果光爛一室家人駭異太夫人心知其爲祥也先是坦菴翁以貲雄里中後遭流寇家日落公九齡乃得從塾師學句讀逾年能遍誦塾舍書塾師遜避年十七更從蕭經魁斗山君學時已畜經業舉而旁覽秦漢諸家文尤好杜詩一日讀史至秦檜殺岳武穆事悵然太息坦菴翁訊之荅曰假令兒在側則當爲武穆歃血擊檜翁喜謂太夫人曰吾兒異時當能忠諫爲耳目臣又一日讀史涕下翁又訊之荅曰兒讀裴晉公表云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甚哉義氣之能感人故泣也翁復語太夫人曰吾兒異時當能宣力爲股肱臣已而愀然曰惜吾不及見矣是年督學范公首錄補邑博士弟子員明年從其從兄滁汀君某業文遂闢正學即欣欣有嚮往意矣于時邑西有郭翁者嘗爲女擇對諸富人求焉不與一見公遂奇許之又三年公已試冠等廩于庠夫人始來歸未幾而坦菴翁寢疾公若不欲生翁諭曰吾有若不死矣既捐館公盡出奩物治櫬具殮踰有力家親者爲之嘆服哀毀至終喪如一日庚子服

闋赴省試未第歸遇寇同行友沉死公爲假貸成襚又二年始購得吉壤奉坦菴翁窆焉癸卯復下第公獨嘆曰吾無以酬吾母已而曰吾奚可轉轉況一舉爲孝乎乃結諸同志往來青原白鷺嚴事邑之聶貞襄公又師安成鄒文莊泰和歐文莊二公而觀磨于羅文恭公力究致良知之學四君子稔公穎悟卓朗成大器重丙午赴省試既捷或用爲悅公獨愴曰惜吾父未逮觀歸拜太夫人涕滂沱下太夫人亦泣不止觀者異之次年第進士觀政都察院遂迎太夫人養于京邸主爲翰林大洲趙公亟爲延譽榜中推公與南昌胡子文太倉王元美齊名時公年三十三矣戊申得選蘇之吳縣乃備太夫人如吳吳爲蘇首邑賦甲東南民黠難理公悉以治家者治之首稽民隱病在勢家免差而細民苦役又莫甚運頭乃追古公田之義置役田以取給民獲蘇又置義塚易火葬節靡則齊咸爲畫一創建文學書院祀子游群邑儁月試之發其素所受于師者破崖岸爲之講習一時名士爭出其門如今相申公侍郎王公劉公其最著也時韃虜逼京城部議專官徵吳稅之積逋者吏乘風恐劫民[illegible]公方告郡守急出榜安民民始定辛亥

課考循良第一士民為樹生祠壬子召入為河南道御史會大將仇鸞擁重兵居外旣誘虜刼城下又挾虜要 君凌壓在位人心震懾群臣無敢言者公獨上言發鸞奸歷抵其罪蹤雖留中而公之直氣已輷然壯中外矣亡何鸞暴病死而通虜事發詔剖棺梟示謝天下始皆嘆頌公之先見公又陳時務十二策議守三關開通桑乾河以便運餉扶踈萬餘言皆能稽事實破膠見鑿鑿可措之行癸丑出按河東鹽政公為法夙竄通商晋禁落室移貸之弊題請稽覈群工賢否風裁凜凜如也時有武臣史某者坐強娶與

私鹽事數與其邑大臣有連大臣為關說公必致諸法大臣啣公不置異時公被再讁則肇兹矣公以西北士雖知業舉然于正學未有聞乃建河東書院集名士廩之日課其藝因以論學又為刻陽明先生文粹以示嚮往自是西方學者益知遡河汾宗旨矣事竣公思太夫人以病乞歸築象城山房迎養自為之記丙辰病痊起部掌河南道并七道印綬與一觀察事當此時嚴臣陰持魁柄天下財賦入私門奪欲言草成為相知者煆之邑邑不自得已而獨疏論邊事六弊二難末及東南總督胡宗憲淫侈誤國請黜督

貴察閩撫阮鶚之貪婪而二臣者皆嚴臣心膂人也嚴臣大不懌亡何 肅皇帝詔監脩復三殿及午門璫臣議工直日一錢公不可又欲盡易門石公請易所損者有富商裴五十金賄嚴臣求與工事歐陽工部尚書聽其請公又執不可于是嚴臣與尚書交啣公工竣序遷歐陽轉冢宰公轉大理寺寺丞時遷轉者例有餽謝公又不餽嚴臣恨益次骨明年己未太夫人春秋愈高公乞假終養旣歸侍太夫人不離左右辛酉太夫人卒公方守制會風霾言官請考察應變嚴臣與歐陽計黜公以塞責總憲周簡肅公正色

詘其議得免然竟署浮躁落職乙丑起復補夷陵州知州未任轉霸州僉事霸當孔道多響馬大盜白晝肝腦人公戒嚴捕治賊為屏息先是西寧侯析次霸寇猝至侯奔皇避入水死公至始擒寇窮其窟宅題請豁洪武間養馬逋稅民益感悅丙寅轉大名兵備邊報日警公曰防秋莫先積貯方臨六越月積錢金至八千足備餉適河東大臣啣公者掌銓篤言倭寇浸盛移公福建監軍副使將以危公 公辰聞報已即啓行以素無便文自營故能疾也至則飭武練兵嚴飭海防先事預備比倭至乃得與總兵戚君戮力捍

倭破之入閩賴以人安戊辰大臣狀前意欲罷公文選劉郎中某備言公才賢狀且云今日必罷宋寺丞寧罷劉某某與宋生平無識面然知其才賢某不為言則如公論何大臣不得已竟署降調公尋監軍遊武夷賦詩見志有武夷漫稿已而歸理南村新第為終焉計期會同志寓講青原白鷺殆無虛歲至辛未公年五十八矣而部臺薦剡凡十八疏乃起補公四川僉事未任轉福建提學副使先是提學例有條教然多靡文公獨慨曰　臥碑教士迪正道崇正學令詎越此乎乃條列而敷宣之暇則為諸生發明大

學致知入門正脉仍刻陽明文粹鄒歐兩文莊文選遍示諸生而興者丕變矣已未郭夫人訃至既哭歎曰吾亦老且休矣遂舍綬而歸俄轉福建參政不得已復赴闕以賀貢　萬壽表行報陞大僕寺卿尋轉大理寺少卿是歲復當天下群工入　覲公率諸縉紳偕諸　覲臣講學靈濟宮無慮多所發明時　廷議王陽明先生從祀事議者拘牽舊文不能究竟其學至為聚訟公曰是未可以口舌爭也乃著為或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意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于物若心于外孔門大學一書首言明明德

而[illegible]吾道心之靈覺不昧者而知識其末影者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後儒誤訓致知為推極其知識殊失大學知本之旨陽明則指示之曰是致知者乃致吾之良知而非以知識先也以是見陽明實本堯舜孔門正旨從祀允當一時聞者醒醒然辛未行甲戌　廷推應天巡撫公習知江南民苦賦役既蒞任首政均賦雖格異議然豪家欽戢不敢專持全免以肥己瘠人賦稅得以通徵細民若獲所天江洋寇熾乃理兵儲緝海船脩戎器吏置將吏簡練行伍沿江編立保甲蕪湖盜劫庫竟捕賊之復築城禦寇又

銅陵望江青浦咸為城之春汛輒先事戒嚴已而果有倭船連艘擄掠公授畧三遣兵勦截殲之洋外其擒斬俘獲綴口器仗不可勝計語具三捷疏中繇是倭寇不得流突而內地以安當宁大悅　詔陞公副都賜賚金帛有加鎮江各府水災民貲蕩析公題請蠲租發廩賑濟若拯溺咸見疏中礦徒嘯聚出沒不可蹤公為設防禁伏迄不敢肆撫署寫蘇公至酌列郡道里均處改建于句山會部覆靖難死事諸臣公為建表忠祠于金陵宋忠臣楊公邦義吉水人也舊祠墓在江寧其後祠存遺址而墓堙久矣公為訪民

門往其墓表章之又復其祠其篤意忠義類此丙子
冬陞南京大理寺正卿辭不允先是爲堂徒事與御
史奏與同科臣參劾公既辨明有詔轉北大理寺卿
上疏乞罷　溫旨不許公曰　主上恩意渥矣然吾
義不辱遂堅不出初吳有伊郎中者故病風常持刺
候謁閣者恩其失言弗爲通公竟未知也伊乃嘶公
騰謗而它不樂督公賦者和之當途浸聞不平公反
擢伊吩書解之聞者益服公之雅量然終不免論
者之口自伊始也公歸杜門南村都中自元輔以下
屢書督行皆未荅曰身隱矣焉用文之先是公念豐
邑歷科七未有薦者或請易學宮公居南大理時即
捐金百以助脩改既歸則專力改建而觀其成公孝
友出天性方年十六時坦翁搆味琴樓成輒搦筆題
其壁曰睦內睦外之志矢死不朽翁笑曰子異時其
衣德吾門乎公事父母養生送死事諸兄推產讓居
亡論已自坦翁以上至高王父塋不吉者公必爲卜
吉兆厚棺歛而改厝焉諸兄有不吉者改厝如其祖
父從子有不能婚嫁者公爲擇婚嫁貲必腆其諸從
以逮族之疎遠資雖有差然無不食公之德者如其
從子姑之子孫太夫人之子孫內家之子孫與其家

友之子孫貧雖有差然無不食公之德者如其諸從
鄉鄰有慕義者力詩書者掖之寒餓者周之喪者助
之急難告者左右之四方士挾一藝者苟可用情無
不厭其意通邑有利病苟可言無不盡言而視鄉鄰
與通邑四方如其家族蓋公夙見良知之體通乎天
地萬物而偉度足以勝之長才足以達之敏識足以
鏡之勁節足以樹之乃至治劇應猝荷艱力重當其
遊刃曾不動色而恢恢有餘地矣彼世之沾沾煦煦
僬僬覼覼銖稱寸量自以爲得者非其儔也故其際
于得失利害祟下一不足以滓胸臆而易眉宇予與
公鄉國悅慕篤矣而綰結則在京都當時海內凡四
五君子者咸以講學論文莫逆然咸推轂公浸以公
之廓落好善固今文武濟時偉丈夫也蓋在相國亦
云公嘗貽示與相國往復書牘彼已皆報　主大義
讀之可見一時之相與者非苟而已也然而予且快
公之歸將與公適軸林端淬礪末路究斯學之大歸
石遺雪浪之區青原白鷺之刹侯公舊矣孰謂天不
弔憫乃一疾而奄忽其逝豈誠吾黨寡倖末世薄祜
俾瑣瑣者延而獨殲此哲人也哉文章之弊久矣名
賢反古濟濟彬彬然獨師匠史漢而刻濾劇心雕鏤

模擬其極至盛哭為悲僻咲為歡而非其中心之誠然公每嘆其為中古影子曾未探六經之緒而窺道法之所繇來惟公咏歌必本性情論議據自道法絕不屑屑于雕鏤模擬而雄渾與質厚並至停蓄與縝密交見若無意繩削而自中其度其友曾中丞于野評公文出天才非人力易致豈不信哉公家食時喜邑之陽山遂著陽山賦題其詩曰陽山詩稿後在南畿愛句曲華陽之勝既以更號乃衰其詩文若干卷奏議若干卷總題曰華陽館稿姑蘇兩王公叙之皆極推高擬古作者是豈今之譾譾然縛步秦漢而遺

已失真者之可言哉予嘗括而論之夜蕩之翼非鷙斯所望重溟之淵非溝澮所擬此公之高大不可以小局小知追也銅爵勝都越國而以之捕鼠則詘龍淵斷蛟剸犀而以之蓋臛則左此公之高大所以不得于小局小知者也嗚呼公無憾矣公娶郭夫人難子乃以仲兄次子瑜後之瑜初娶藤田甯氏繼東湖劉某女劉號澄湖即公所作澄湖記者是也副室艾源艾氏高郵州郭氏又許氏李氏艾生子二珝娶聶祠部女玘娶永新劉知事女女一適盧陵胥脩撰季子某郭生子珽聘盧陵賀春元某女許李子俱殤孫

原缺

衡廬續稿卷之七

泰和胡直正甫 著

祭尹洞山先生文

唯郡有文盛啓六一雖涉道藩而靡入室唯國有文弘正稱殊雖極剞劂而道淵淵業業夫子挺出昌朝玄聰天牖姱姿神雕拔髮戲翰坐絕群髦掇冠藪藝毗睍貫晁入對彤廷治安萬言 世皇親嘉褒詔以傳既遴清切斅綴文園摠轡司馬揚班後先囊括百家涵浸萬彙抒軸堂搆弘言奧義譬諸江河迤延逕裔洛乾盈坤孕㤝育異朱樹綠烟陽氷陰火龍拏筆

端物無不可又若廟堂朱霓青瑣言言獨發嶷嶷無頗夫子之文雄瓌若茲曾多君子交益以滋昌其氣矣以道為師振其奇矣惟正是基匪直也文秉心淵碩志存孔姬忠希亮弼大政抗議回衰辟易聽者咸縮娟若瀰力九三典文藻識執並權臣重臣策日殊劭為國樹人樹必以正兩教成均髦趨如競心期一躬風勵無前辭婚宰家謝玄帝壇傳奉而抑意厥弗然貞孤不撥遂貳南銓矯矯銓臣奕奕舊京手握衡鏡課必幽明尋登宗伯寔遠帝庭帝念不置疇為同升遽意卷懷年始六袠飛章縷縷爰脫羈馬縱心圓

史畢志泉石再起東山匪意攸憚世方矚目社稷休
虞補天浴日實競延竚昊天不吊倏焉傾徂國殄老
成士喪型模夫子文采世莫不知翳其勲伐匡救潛
施如彼泰岱罔見波靡七十泉啓澗澤四馳其初拓
落如石碌碌公獨不爾題為良玉一代一生知已則
獨矧托婚媾再世情篤悲豈一端重悼者世不朽維
文象昏繼嗣翩焉騎箕靈爽如爍陟降下上倘臨斯
歆

祭大理卿宋陽山文

夫九萬之穹鵬斯不能翔其顛重淵之浩鯤魚不能
竟其極此言器大者不可以小局追也銅爵一朝騰
鄴趙國而以之捕鼠則遜于山狸龍淵一出斷蛟剸
犀而以之羞牘則謝乎佩刀此言受大者不可以小
知督也悲哉若吾友陽山宋公其可以末世之小局
小知班乎其又可令斯世遽奪斯人乎惟吉盛時賢
萃道茂蔚有我公挺生其後神穎出于天陶貞稟植
乎性既承親則壽母樂志友悌則諒逮群幼務齡養
翩僉屬冠英壯成中第歸為老成製錦吳句恚訓獨
餕役田之設其濟也宏尋發蘭臺喬負許國出案醮
攻蘿洗疏墨方斯時也陰邑詭持邦衡頤指中外外

金淫鋈以逞冠擴蓋以榛塞公惟峻節喬岳儼若松
柏搢擊椎奸摧抑巨慝時雖以直聲動天下而媢者
已恨恨乎次骨已而左斥遐服迄無慍色天下稍清
既歷復起握憲畿甸柄學閩臬允文允武為世程則
晚撫南畿憤欲為斯民剔積蠹樹長利身廿是塈而
猥為方域異議者之所格然而灑澤浸于江介奇猷
著于海壖瘝切民隱而不遺軍國公之勛勩已烈矣
尋掌棘寺遽告休止方欲適軸林端究斯學之大歸
詎謂天不吊閔一疾而猋其奄忽悲哉某昔與公鄉
國悅慕京都綰結一語投膠百好調瑟嘗覩公之使
才應猝馭繁荷大力重負無變色誠所謂簸箕問各
得其任雅意同黨中文武負名公偕諱大司馬定維
共特未嘗不快濟艱之在吾徒而棣時之假俊傑顧
乃未竟其庸而遄奮其年是孰為通也抑孰為之塞
文章之弊久矣濟濟時賢競曰反古然獨聖秦漢而
凡六經公每嘆其取裁者皆中古之影子而未嘗一
探作者精意之所定惟公論議擬自道法而詠歌必
本性情擬筆成篇不假穿易而炳朗弘碩自中節會
雖宿構者有不能蹀而公猶自著為鄙小子之釭斯
相期許於前脩予又何能躡響驟而規彷彿蓋公蚤

迎賢儒之所遠探洙泗之旨既歸將與王淬勵金鑰
志欲衍千聖於一脉晰彼飭伐文辭特剩糠耳而天
不假年竟止于斯吾黨寡儔末世薄祜俾瑣瑣者延
而殲此英哲十年之間合襟無幾崇朝促席遂公寢
疾而猶幸執別以成永訣於乎吾雖攬匡阜爲辭傾
章水爲涕莫以抒其憤愠乃閱再霜而始臨哭其靈
床公必不謂戚疏于存歿也雖然其終無以解予之
惻惻

會稽徐存翁閣老文

天下大器或傾且缺自匪天人疇披疇補公降自天

嶽嶠海瀦多才喋婭桑嘉遘甫掌制王廬咸揎鴻筆
抗疏孔杞斥謫靡戚典學兩藩若啖漸液青宫既還
講筵日闢遂晉秩宗惟清惟恭 帝曰汝才亦惟汝
忠簡任大政位亞上公啓承睠倚寔亮天工迺際巨
慝上瀆下墨讒說肆行訛訛論論公居其艱惟忠而
哲靡敢昌言獨進密勿曰惟國禎人才是務拔擢奬
提取收愛護蹇蹇夔夔匪躬之故既祓孔壬爰搓鈞
衡貪婪未息島夷毒横戈船四遣機決廟庭南東鯨
鯢一朝告平爰扶 穆皇乾清坤謐學術炎炎方賛
皇極手挾雲霾斯道如日惟公之功匪啻社稷既遣
横巨如蜩如沸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飛章累乞遂復
田里衛武德業既耄猶勵令公子孫領示顧桔世方
倚公耆碩追麻再斡鼎軸邦國無虞云胡傾徂騎箕
神遊元老既謝巨儒遁休某等誼辱門墻宿蒙振拂
聞訃失聲有涕横頰東望輀車莫攀引紼千里緘辭
曷既心惻

奠耿封君靜翁年伯文

嗚乎自靜翁之訃至也小子某爲翁悲者浩渺而彌
爲中丞公戚夫大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
其天責固然也方中丞公致養林端日以鬚髮華顛

曲躬爲俎之調會旨爲絲之置蒿目杖履之擇屏跡
廁倫之涓姁姁旋于周闔子舍而從從翊于園圃田
疇以從吏其所嗜翁固陶陶焉樂而忘老公亦洩洩
焉不知天下何樂之可代然而 朝家不能一日釋
公天下競引天責更相盼伺翁又督迫于内公不得
不起而仗鉞以臨疆場當此時公所願翁不啻岡陵
翁自計亦翔健難老中外咸從而盱祝之疇謂翁一
旦遽以長棄公之惘詎可言故某之孫爲公戚者此
也夫江啓于岷嶺淮啓于桐栢天下不幾江幾淮也
則岷與桐栢之功詎不爲鉅且尊哉今天下學道任

天貴之重者如公固幾人而翁喬然為天下岷嶺桐栢天下誦歌仰繫至崇厚　天子加恩甚盛穀祿壽考子孫蕃碩既貴如貫既賢如林翁既以舍然無悲矣然其不能無悲與戚者蓋辱中丞公以天貴周然者挈之大道之中相與匪獨交契視翁骨肉伯叔等也翙昔侍翁上京炙樸飲醇翁亦予姓近之今忽忽餘廿年其獨浸淫沉疴欲奔千里圖伸一慟動左足者數矣而病紲之其之悲故不已而戚亦詎可言乃越翌歲敬馳椒醑先寄遙思尚佇躬祖嗚乎尚饗

衡廬續稿卷七終

衡廬續稿卷之八

泰和胡直正甫著

龍西華先生墓誌銘

予總角游黌而里中西華先生已翔文場試首冠先生不予穉一見忘年期許覯輙驩甚歲庚子先生得雋江藩又三年予乃繼踵偕上春官得朝夕其論而益知先生之高雅與俗趣殊轍後予入仕北歸先生不金玉其音貽予令人寶不可置心凝時時叩于雲之室而今不可幾矣先生冢嗣朝宰季其姪孫太平二守澄源君所為狀謁銘予既辱每又欽君之彌於

文能故於銘也焉辭按先生先世繇京兆令永新家焉繼徙今泰和甘溪里嘗有兄弟五人同舉其諱登騰者並登淳祐進士騰之後有震翁事母至孝時有枯梅六月而花事聞理宗朝表為孝梅命詞臣廬摯作記又御製七言詩奬異之明興樂山公諱仁安以長子驗封公貴贈祠部主事驗封公兄弟亦五其四曰某某四傳生梅坡公某娶黃氏子三長諱子用舉嘉靖壬午尹行唐其季即先生諱子昂字行敬別號西華西華先生自幼奇穎讀書過目成誦文辭企涌經學試郡邑每冠王公尤賞異曰此王守溪流亞也

原缺

嘆曰是淵明再見也因扁五栁高風贈焉先生天性
孝友養邑承志初薦例得坊金百時方匱則以獻梅
坡公為壽而公宿貯不貲悉所與一弗問晚與伯兄
見稍抵情故弗聞伯兄暴終先生痛絕為理喪事家
務悉當人益服之平生所撰詩集若干卷臨終神氣
凝然呼筆示身後事又自著西華小傳曰無令煩名
筆諛墓中耳先生享年七十有六元配陳孺人繼余
俱前卒又繼康副張伯子朝宰庠廪生有雋才類先
生仲朝賓陳出女一張出婚歐陽文孫孫男四學易
學書學詩學文孫女一適楊某曾孫女一聘胡某朝

宰卜今年某月某日葬本里某向之原予既序次其
事又未嘗不嘆慨思之也夫今世官比民者不啻紫
幾十百橐而先生獨嘵嘵凉凉與世戛絕世並難之
矣乃不知先生致歸時其傳經士楊銀臺方柄銓事
朱大司空漸都顯地先生不一徊翔聆慕引手而決
去若脫煩歊然於今世為幾見且夫林居市交者逞
逞幾當塗為推轂甚則誣指上吏孰我門孰我故以
攝閭左右為閭奪先聲以是較諸先生則誠談虎鼠
於鵷鶵間也又豈啻相什伯哉予以是免諛墓誚矣
銘曰

維公奇穎嘒則遡之王華炳靈維公貞姱嘒則儷之
其水澄泓文敷三邑譽髦斯成澤溉两邦腹藉殘民
出膺畏塗靡斷其真處謝群囂獨葆其神曷豈乃罣
而嗇厥行冥冥者鴻振振者麟甿藏玄丘精歸蒼旻

雲南按察司憲副毅齋楊公墓誌銘

予伏石蓮吉水楊生應祥侍則談其族父毅齋公之
令終然予故善公心知公所為有原本已而二孤以
予友鄒方伯撰狀請錄將以其年月日葬公某山某
向之原按狀公諱儲字元秀別號毅齋其先南唐虞
部侍郎輅再傳徙吉水涖塘而有忠襄文節又幾世

徙廬陵逢塘曾祖德淵祖主敬廣西桂林衛經歷父
珙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太孺人公其仲子
也御史公嘗為廣西梧州府照磨時征叛徭例不當
臨戎乃慨然請先臨敵死之時公八歲從太孺人奔
喪哭奠如成人人指目曰此真忠義後也公長身廣
頹脩目巨耳美髯過臍寸許弱即端重太孺人性嚴
子有過輒數日損言笑公日夜跪受過少解乃已稍
長以麟經補郡庠乙未援例入北雍丁酉下第乃偕
同事留京邸淬礪者三年庚子中順天鄉試捷聞獨
無喜色曰一舉未足以畢生平又諭同榜必勉期報

國母沾沾懷私便心衆咸僭曰公言是公言是丁未
再上春官不第遭太孺人變哀毀幾絶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既塟猶悲慕不釋庚戌謁選授湖廣衡州府
推官既至刺廉自亭遇獄事疑必反覆求其生不
得輙痒然見顔面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終
司理之任不輕入一大辟衡陽故多逋賦公代署爲
破崖岸諭以至民浊期寛刑不問多寡親收而民反
爭先輸納彌月至數千金又嘗代署捕則能以奇畫
擒黠寇直指使梅林胡公雅重公檄爲彌封官凡春
秋卷屬公者無相可否公既清約外父至謁曰署中

何殊僧舍衡人無任傀稱楊肯天太守白石蔡公恒
爲嘆服嘗奉直指使檄查全楚人不敢私干有一邑
簿以病艱迎伺暮扶疾跪獻數十金公叱而却之已
而廉簿騃無它過竟貸不罪癸丑冬拜貴州道監察
御史斷民冤獄不得行比行懸棄出門　肅皇帝末
年事玄公賀表致諷忤　旨廷杖四十幾斃飭戚人
稍不法不少假丙辰出按河東鹽法至則令鹽吏均
風解綫去者數人于是爲請蠲通前年鹽之政一新
値地震乃出鍰金檄有司行賑全活者衆葺河東書
院群所屬生講業其中暇則詞課文品第之士益椒

彬行部至衡謁于路墓增脩其祠宇手爲文樹碑躬
致祭戊午按北直隸未履境有撫臣饋無金奇貨不
啓封返之事竣舉刺一無徇部中每見公疏即曰此
楊侍御直筆也爲覆行無異同辛酉再案晉晉故多
強宗貧者至無給公處之有方莫不懷畏是秋鄉試
公失公餉度百執事咸廩廩閲卷輙衣冠端坐至夜
猶凝然無呟倚惓倦惟嗔目少頃或勸弛服叱曰上
爲　主上求賢下則士進之始事也是烏可慢故事
秋季防邊多委官行公躬閲三關猝遇虜衆請旋旆
公曰今日正臣子致命之秋逗進者斬衆志甫定乃

隳險樹營竟以先聲奪虜氣虜輙遁去公與時宰雖
四門姻然絶無阿比每不待其歡心歷御史係八年
矣乃出爲湖廣布政司參議分守下荆南兼提督太
和山太和故有中官共事其人頗擅威福聞公至輙
戒其下毋輕相犯公所行咸斂手憚服無撓有知州
劉欽命者以事忤中官被奏誣荷械行公適外歸乃
力爲辯誣移文撫按復致書當塗且曰無令中官籍
有司中甕欲也劉竟得免幾歲擢雲南按察司副使
報至即忻然曰吾欲歸久矣遂封還璽書長往既歸
杜門懸車絶聲色遊宴之娛謝綺麗不復御遇先忌

必潔服如蒞籩豆踐進畢則手自徹儼若事生居鄉
務善俗乃立鄉約抑浮息訟有爭質成歲以祀事一
至郡城不謁有司盡絕干請郡縣至不識面而事關
民隱最切輒慨然以書達無不為擧行晚年闢一圃
常角巾布袍督植茗蔬為樂客至語及時政不答故
吏門人蒞江省者無隻字之交聞薦卽愀然曰非吾
意也先是雅與鄒文莊公遊東山講孟子鷄鳴章及
孩提仁義之旨頗然有省又與羅文恭公講于石蓮
咸有深契長兄休寧簿其事如父友其弟光祿署丞
某靡違所欲少時與吉之高君玠彭君魯友善高同

擧順天彭竟窮約歲時問訊周閭官遊輒致水土物
彭卒為服緦麻贄賻最腆服則期高君會葬贅亦石
間縱談古今善敗是非不及時事高君卒公哭哀疏
食為經紀其葬而重恤厥孤時論高之其它任恤類
此歲時祖墓祠宇橋梁水利類破百金不惜嘗懸一
磬座右戒童子曰若何吾有惰容輒擊磬而聞磬未
嘗不儼然危坐也對家人父子若嚴賓鄉人多嚴憚
之戊寅七月中忽語二子曰生死常事吾頗不動心
第惟若等當勉修以不辱宗既命循率行鄉約冠服
竟日無惰十九日與弟姪談養生歡若平時及晚沐

浴更衣夜微不寧至念日端坐兩目炯然精彩飄飄
家人訊後事不語乃知其神往矣方卒時烈風迅雷
交作電燭榻席既逝天星朗爍人莫不異之距其生
弘治壬戌四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七娶羅氏贈孺
人繼王氏封孺人子二長某次某予以鄒君狀論公
之世則古所稱外不絕俗而內不失真者予未數數
見也而僅見公銘曰

孟子闡古之至人兮尊神明而下穢濁飡正陽之壹
氣兮練要眇於六虛質龍蛻而鍊化兮神綽約而容
與松喬不可以齊年兮翕騰精而上清都惟嶽然之

蓋臣兮寔德義以自盧既遠追於關西兮又近希乎
褒節之故途誕齋居以精醇兮抑直氣之不回紆其
壽豈兮若薄其死則愉神翔大儀為列星兮嗣彥為
駒金聲玉色不可挹兮瞻遺封之禹如

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一崖郭公墓誌銘

一崖郭公以某年月日終正寢季子某冢孫某既請
予友陳亞中公狀其事屬予銘曰此先大夫治命也
予在真恩江訊知以是月十有八日奉窆公某里某
山之原予言奚敢後蓋予昔交公秦淮間嘉靖之著
雍敦牂公為刑科右給事中會琉球請封其世子尚

先為中山王詔遣給事中吳時來文正使行有日矣以言事謫去乃改命得公　上憫仍賜一品麒麟服既陛辭告行予時在比部則詣公曰夫海古所謂長為委輸者也公往則若無色怖何也公曰夫人之死十有三豈皆犯窮溟者哉矧君命乎予曰公忠且達矣別幾年予歸自東粵公亦解太常正卿家食久矣郡中二三同志相與期集青原山予因叩浮海事公曰吾浮海有四微夫人平居語利害不大怵于心至涉境鮮有不攖者方吾始開洋梅花也潮平濤靜瞬目千里何其壯也頃踰赤嶼遘巨魚舟頗甚雖予與

舟中人無不悸瘮事竣歸國颶作柁折舟中群號而予亦憂慄至五日不粒食已而豁然思曰吾學不在是乎徐自定又思曰吾以死報國分也其如五百人何于是聽舟人請捐所愛物投諸水又口占文授士擬天神即得風不怒易柁而還吾然後知涉境攖當少弗易易也此一微也夫人旦夜念慮淵淪颶衆蓋然于潮與颶矣自非舟柁牢甚弗可排抑孰知吾實以學為舟以志為柁乎孔子從十五得舟柁故卒登于道岸此二微也昔讀杜氏通典紀琉球事以至所觀記則蔓異即永樂間星槎勝覽載翠巖大奇等山

及蔗酒事種種誣也予乃信不行不為真知然則知行果一矣此三微也吾昔泛彭蠡稱弘矣至海則不知幾千萬里而始覩土納巳之山是山不知幾千萬里隱若泡影其若是山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之衆且廣也予乃知海之無不有也而不見有此四微也吾浮海僅僅達此予聞之懼然曰學非微不自信公且坐進矣已而與二三同志期公歲一集青原以為常而公忽已矣嗟乎豈不悲哉公永豐層山里人也諱汝霖字其號一崖上世自唐監軍公來鎮永豐子定功贅石橋吳氏為祭酒博士徙層山代有聞人侍讀

公其淄川令伯庸其最著也高王父其曾王父其父中軒公諱某以公貴封吏科左給事中母吳氏封太孺人嘗夢神人指一星曰此汝子汝必為貴人母及公生果有奇表父老覘曰是當後吾鄉文毅公矣文毅公者羅先生倫也公稍長亦挺然以自任曰不者非丈夫也試有司日未午呈所為文邑侯臨海周公奇之再試賈生論立就數千言益大奇是年補邑博士弟子員大司馬斯貞襄公覽其文異曰是郭氏千里駒也一時名士如羅艮山陳視軒宋華陽鄒六華皆與推許曰礮礪作時義非其好也則時時從貞襄

公開學及逍安成鄒文莊泰和歐陽文莊兩公門因
吾學豈以舉子業竊紲哉嘉靖庚子舉鄉試癸丑第
進士授行人司行人父之選吏科給事中上平倭十
議一海防二兵衛三選將四練兵五器械六招募七
專任八號令九圖結十糧餉又上疏極論邊防時務
在廷韙之巡視皇城中貴人知不可犯不敢私役一
軍比使琉球轉刑科右給事中其使事本末具使琉球
錄及前叙述中公之始抵閩也與副使李行人某例
各造一舟費不下數千金公曰合舟則費裁而力協
李君從之人莫不稱便踰年公至琉球成禮中山王
饋裒歸黃金四十兩皆作書辭之彼國法司等嘆曰
天使守義峻矣不可再辱越四年復命而琉球亦遣
使臣謝恩具疏言公辭金狀上益嘉悅因命使臣齎
金歸而特賜公白金十兩紵絲一表裡陞光祿少卿
改順天府丞于時北虜嘗寇通州　朝家出內帑勅
公督脩通州灣城議者非二十萬不可公力裁之費
止二萬五千有奇六越月而工告竣人皆奇公公曰
凡工踰期而溢費者弊在中官與吏胥乾沒耳第能
禁中官清吏胥則事既易矣一時咸稱名言蓋公不
令以一疏一粮出有司則身範嚴也工部上公功請

陞公俸二級是秋提調順天鄉試士論欣服謂得[illegible]
體嘗攝府尹事吏白有羨金例請受公盡卻之獨念
畿輔經虜踐蹂邑里耗甚乃具疏請發內帑以賑貧
窮寬徵徭以復轉徙上嘉納行之尋改大理少卿暇
則集四方同志士講學靈濟宮往往有所發明問[illegible]
猶相稱曰實學信固在前矣公天性孝友[illegible]語人
曰吾身已置波濤矣惟念太夫人[illegible]大理
力求歸養[illegible]知公意[illegible]於上[illegible]
使迎養公因取道上饒太夫人[illegible]
太夫人性甘里居因不往公益歉歉不自[illegible]明年上
書乞致仕詔可逮太夫人已八十公敬養盡歡踰年
疾終毀瘠盡禮已乃率諸族人脩廣曆山祖祠既屢
火屢新之少不營生產既貴祿足贍人不為[illegible]償異
時谷太守張公訪邑利病條具五事邑人賴之淡薄
語不及家第語二子曰和以睦親無忤慈以處己無
亢儉以制用無侈不者非吾肖子孫也又語謝君為
謝同郡諸公相見無期惟共勉爾學曉乎公於死
生之際視世之沾沾者何如哉公生正德庚子三月
廿日距終時得年才七十有一娶丘氏繼宋氏又繼
王氏俱封孺人子四長負臯並出丘次奐禹皆先卒次

一人太學生又次奐龍王出孫男四人某某邑庠生
詵次誤次諮曾孫男二某某曾孫女一夫公之白於
與天之祈僞於公不可謂篤且繁哉公所著有石泉
山稿航海漫稿使琉球録行於世又有古文奇矩古
文亟要詞苑倫英介省録志學編凡若干卷銘曰
疇駕天輪鞭長鯨浮乾浸坤靡有驚壯哉夕郎膽貫
義不辱帝命洵上士京兆一疏療者蘇學道愛人埶
豈紆巨節細行世莫咸唯公邁種力獨無言念壽母
懸熊車高堂豈樂閭里閭於爍景星森然矣胡啻有
蔑貽孫子

雲塘郭公墓誌銘

郭爲予邑南故族蓋皆稱汾陽後宋時居厝溪里父
僅子美之同計偕仁宗改僅爲佺詔曰卿父子同登
名冠朝廷邑人遂改稱冠朝里公大父一先號唯齋
父公域號西坡西坡公壯未舉子唯齋公夙置妾西
坡公曰士無曲妻曰是矣乃令歲禴穀可五伯石須
族里毋收責爲後嗣地乃舉公請名唯齋公曰奇矣
後以避四世祖集賢學士諱易曰奇士唯齋公嘗立
諸童孫陽擲金錢散几上而入衆爭匿金獨公鵠立
亡匿意公出曰若匿金不曰未又問諸立者於公亦
曰未唯齋公心大異之曰是兒不貪娉若此束髮學
易于劉鐵心先生孫公杰唯齋公乃繕其先世故學
士讀書臺居公弱冠補諸生又易名彥即能輯郭氏
譜又議新祠屋祠址故隘僉欲得公旁便地拓之青
烏氏曰是地有吉氣築居必大若後公曰夫吾一家
孰與大一族乃力請西坡公捐地計若干丈祠成又
以義起推祀始祖中丞公因定祀儀作孝思録年踰
強仕以累不得志亟屢舉子業曰吾將老雲塘矣遂
號雲塘居士明年輸米如白門大司農顧公故善公
諜米入府軍衛近輸省耳椽誤亡後字悉入府軍衛

費倍顧怒坐椽償輸後衛不贍計鬻子公不忍乃仍
自入後衛米主會者索羨公與之羨及見公禮于大
司農歸公羨公覓與歸者既歸讀孟子曰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遂建有心樓大究百家著甲子紀元天文
地理爵書各二卷官制四復著韻海卷三十嘉靖辛
酉閩廣寇至走爲安寇燹其廬諸書火若過半所不
罹者選擇一覽四卷韻海已亡五卷里中有暴子弟
相黨將從寇人詾詾公率里中受憲于部使者約法
連互救之自是夜犬不鬩衆有欲抵偷兒死者公竟
薄治其人乃卒改行汪忠懋公死寇後皆有物肅鑑

里大恐公曰鬼無歸耳明日文祭汪公及諸死寇者
肅頓息益公方物策事多中情迄不廢賢而自與雄
故鄉人藉藉倚為里君冠平率子弟省諸先塚動石
置田曰辛哉墓未毀傷松楸未薪也圖錄紀之初酉
坡公没公自粵步跣奔喪哭毀既塟巷口遂廬巷口
書院後母蕭孺人卒亦廬傍舍咸三年二弟求分財
田公取下劣者其美好黙遜二弟晚從子豪奴誣公
于獄事辭家益落乃盡發所蔵書課諸孫曰吾産在
是然公已匱而好行徳愈甚里瘐大作余死者骼藉
公悉蒙瘞之又為竭力賑捄身竟無恙駐會郭卿者

涉河亡五十金于河壖詰朝掌金不得將自沈死公
呼而還其金邑大夫淩閭高公義固以例授儒官寔
飲澤宮先是公夢貟弩矢從東方射日懷而歸筮得
震公曰冢子象也果舉今潮州守子章絕奇愛之故
廬鳳尾草蹊已七年忽挺生公構瑞草亭彙所秘祠
前方春四桂皆華公意兆在潮州時潮州以貢赴廷
試居第一登順天賢書明年舉南宮官建寧公悅移
書誨曰儋成庶學成政力勉之萬曆癸酉正月寢疾
手義穀記藂譜各二冊附寄子章成吾志夜語諸子
姪曰人言將死有異我無是我死有家禮在慎勿從
俗又曰吾恐死須史遲建寧使者来果来進問状屬
力脩集賢世業名世端坐卒距其生弘治丙辰四月
天年七十有八配曾孺人前卒男子二長元鵬次元
鴻以子章貴封南京工部主事配南溪蕭潤松先生
孫女贈安人子章母繼羅氏又繼劉氏女子一適蕭
乾岡孫男五相甲娶歐陽氏俱卒相乙字子京禮部
儒士娶王氏繼劉氏相奎即潮州守子章也娶蕭氏
封安人相朱天相禮娶張氏孫女一適曾碩應曾孫
五孔篚娶蕭氏孔建聘刑部郎中張公敏徳女孔延
聘廣西按察司副使彭公應昕女孔太聘歐陽文莊

公孫鴻臚寺序班宗翰女孔陵聘楊文貞公孫浙江
按察司僉事寅秋女曾孫女三工部君將以其年月
日塟公某山某向之兆以潮州遊余門屬為銘余嘗
讀潮州所為編年而知公六行與六藝之兼備也為
之銘曰
孰濬其先亶集賢之名閎嫣然孰繩其後亶潮守之
文采翩然於鑠雲塘上則懿孫下乃文祖不為長河
之沛胡停涵為沱潴不為應龍之升胡澤霧為豹武
洸洸乎矯矯乎將導為溟海翔為靈雨不在其躬在
後衆所踔潮守兮前鋒而皷

亡友月塘曾君墓誌銘

予少即好友竒節士得予亡友月塘曾君君自舞象之年已與古人期既北倂予事歐陽文莊公問學又結五人會當時已欽君德執又善豐豐忠告會中無不拆服唯君聽予蓋兄事之嘉靖癸丑予上春官適君教文莊公諸孫寓京予方仰祿為養届期猶豫君為起擊案曰若為養乃不自果是不予也予悅而受官退乃思曰非君疇則成我比君卒歐陽生為狀令予銘後幾何年歐陽生繼卒又幾何年予尚未銘也予共恐後乎其亦有待也今予年近髦於斯學粗有

辨乃取讀君狀追而誌之誌曰君諱于範字思健先世居邑文溪徙月岡自士俊士敏始俊舟傳勉訓公生松坪翁才冠領正德丁卯鄉薦授敎金壇母蕭孺人有淑德君弱不喜弄穎嗜誦書一過目不忘指髮操筆成詩題二鴉翁竒之已而從至金壇檡庵王公學在諸生中才而寠翁為館榖與君同硯席數年時王公雖最稱敏不能絕君也君博涉群書至廢眠食為文左國六子漢魏無所不之癸未翁解組歸微疾君左右養不解帶翁出藏金授三子護讓伯兄庶弟共同舍生徒課一日撰三場君夙娶康氏仕族禮成弗尸斅不見客人頗訝之及出所草管識二卷北國語一卷禹貢簡傳一卷士友傳誦爭與後翁疾篤多君讓金義出券若干曰以償汝君掩泣祇受竟不取償尋值大故堅執喪禮養蕭孺人克曲意庶母庶弟督學范公選補邑庠弟子員首多士至是邑人士指目之曰是嘗一日課三場讓金而不肯昧券者其學行詎可犯踰冠愈端凝四方爭延為子弟師道頼會開以識私鹽久閑羅亦隨阻吉人仰食于韻嗽斅然咨于君也君抗書諸督府錢公請其書萬言至原禮廷納開關通糴諸鹽賈循故事歛厚貲納君君

弗顧邑侯陳公有威嚴與庠師貳且欲危庠士衆咸避鋒君獨立堂下折數言陳莫孰何士氣為大振檡菴公司理吾郡下車拜翁墓登堂奉蕭孺人如母禮然道故竟無私謁時抱重獄千金求解者盈門竟不可至為雪雷丞誣及楊氏冤檡庵公奉若神明而雪楊弗知也蕭孺人喪恐死襄事與邑處侯雅慕君行誼聘修邑誌君亦重盧為社誌成不溢美不隱惡人咸服良史才維舟螺川夜有持囊金納君袖者呈去怪而俟之爽日囊金者至曰幸公金得不奪願分半為謝君不受詰之曰予非故而托金謂何答曰小人

祖公状庶士也竟不得申誚祝天叩首去壬子秋君以歐陽文莊延禮居京師朝紳及四方名流剌滿戶外欲覩君面不得伯兄性嚴急事若父兄卒撫兄子如已子庶母沒撫庶弟與庶弟之子如兄子嘗偕從弟澧州學正今中丞諸君合長少議創明禋堂又欲本歐蘇法爲譜建家塾群族子弟存數以廣冠與未逮也辛酉大饑請發廩不報乃出己貲周本支及賑里中貧役學廣德行必首君嘗謂古道不復卷卷以正風俗成人材自任從吏從叔松山封君雙溪少參二公申訂羅文莊公雲亭鄉約鄉人尊行數十年以

故雲亭視他俗稍美群從有文者鄉有識者莫不師視大過失不頤開君及門凡百餘徒多不遠千里來君少尚氣槩讀書見烈士獨行輒義形于色見不善若凂已晚更爲平友朋微詰奇文與字君語必詳卒無伐意有過未嘗不引義然飲人和人雖敬悼又莫不信愛焉對妻子僮僕甚肅而不見怒容厲聲郊外緩步如委蛇室中既訂五人會鄒文莊公引其會籍歐文莊居宮端聞之示以知方立志皆首望君最後念庵先生延教子處松原蓮洞者六年雅曰予從吾畢志斯學即終身焉可矣壬戌九月約諸同志趨[illegible]

原求訂正不請君適以是月七日病中風卒于松原里第先生爲痛哭具棺斂摛詞以祭致重語訃遠邑中識與不識無不悲悼直時寓湖北歐陽生書報乃爲位哭若不知慟所從也距其生某年月日得年才四十三歲已巳邑士彙君異行陳諸督學使者乃列祀鄉賢祠大夫士聞者皷躍若有勸焉且曰月塘君雖未仕官其視仕官而[illegible]俎豆其間者以彼易此其所樹豈不遠哉已[illegible]君[illegible]子仲聲與計偕乃邑人士又相與嘆食德之[illegible]于二一鴻庠生娶某氏一[illegible]即仲聲娶某[illegible]二孫以某年月日厝君

某山某向之原殆今[illegible]矣一日同會友王有訓謂直曰或有疑君[illegible]士不宜埒仕官者並著蒿也于曰噫鄙哉言乎夫鄉賢者爲閭巷砥行足勸也非以爵位爲進退也令不爵位而祀不益覩公評乎乃反謂非宜左矣嗟夫君窮而早殞天也假令君而獲立文石出入乎禁闥則汲汲孫之戇不阿也夫孰與君令君而綰符握篆宰一邑一郡列乎岳牧則龔黃之循政楊氏之卻暮夜金也夫孰與君令君又進與起居注則杜楠之君舉必書也夫孰與君此非臆與也以君操執已然者可槩驗也矧君學幾自得祀不

祀又曷為有無而世之勑于君者則什伯乎尋常矣
訐曰祀非宜予既以是解或人之非所疑也因綴諸
誌末不獨郭有道不慚予言而予至是始不慚有道
也遂以是銘墓

山陰陳雲谿先生墓誌銘

往紹與諸太史為言胡總督填浙時怙勢樹黨境內
同年第者朝附門夕可蟊千金産一時遂為風靡獨
其邑陳雲谿先生不可招既強致一拜別迄無請閒
語斯非吾邦違偉丈夫哉胡子曰予知先生偉若邦
而未知其偉斯世也先生昔宰于鄒之分宜會令柄
臣父子氣焰方灼即入座握銓太史已頤指若舍中
兒其舍中兒出如建槖緹騎靡不辟易先生之始下
車也乃令民曰予受命為茲邑長若把度于憲養蠶
豊苴于罔弗敢其或附麗夾要從吏其私人為若無
草毒則亦無用予為也若等其毋自貽咎咎弗在予
于是聆者廪廪趍繩約而柄家人故自挾虜突来見
先生直奴畜之有犯輒捷治弗少貸柄家欲有私干
禁弗敢出口人或危之先生屹弗以動不㲉直嘗至
分宜見分宜人曰方是時有督學使者乃與其舍中
兒均禮至為生童行關說視先生何如哉又曰先生

英敏絶世事至輒若觀火聽斷如流庭無逋事四境
細民一詢姓名不忘初試隸若老吏大小犴獄吏抱
文牘立應下若土木無敢出氣一時例路為洗民閒
有公門如水之謠邑賦故重有黠吏習為寄戶嫁稅
貧民生致破富人莫能詰先生廉得其情籤殺于市
乃遂稽研故籍釐正分數時斂平衡盡塞其弊孔民
皆歡欣出賦不越期而輸自竣劇盜張安邦乘公出
刼帑攫金既旋偵知縛至戮之自是盜絶庚子大饑
穀價翔貴先生賑救有法又平糴勸貸所活至不可
算既蠲租　詔下無有先輸匿里總手者先生嚴示
立令給還民始食實惠邑為孔道供張偵騎費不貲
先生悉取而令甲之節靡裁濫以身率先民大蘇息
然其心要為民樹長利若厚士興文禮賢易俗葺黌
宮飭公舍完庾藏繕杠梁輒曰有司分也咸以次舉
先生蒞政急民隱明治體罔如此此豈可與沾沾謭
謭者比哉乃其覓事未嘗以隻字尺幣與柄家相問
遺以是柄家啣次骨歷五歲甚臣交薦循廉為天下
第一癸卯以內召應補要職柄家乃抑授南大理評
事又令人陰伺欲皦之時先生讞獄平疑又赫然有
聲更五年不得遷已而遂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是歲

仲冬先生甫臨任次年首春以觀察擀去公論為不平然雖譁而靡敢言若先生者所謂終始秉節違違偉一世者非與諸君相與嘆曰嗟哉偉人偉人盖先生以庚子與江藩外簾適閱不轂直三試卷辱豫題曰是將與買馬爭馳驟者然竟不録先生譏讓不已監臨者雖直其言已無逮矣不轂直舉癸卯先生仍在場既見喜名薦猶嫌未冠先生愛才至篤切然而不轂直非其人也自庚戌到今壬午先生家食餘三十年不轂直雖登仕然靡足為知己報稱亦既碌碌伏林莽先生冢嗣某舁數千里踵門告曰先生先年

辛巳某月往矣遺命誌銘屬予又示以新喻張翰林所記分宜去思碑不轂直拜受相對泣下讀記首曰毀譽之興如沸湯故聽者淆是非之定如止水故傳者信蓋記作于先生去任二十年後諒哉所謂止水評也然不轂直聞南北有事時歐陽冢宰握銓遴才難其人仰天嘆曰得一陳雲谿足矣冢宰屬聯踣問雲谿奚在公曰是人以不諧時去久矣聞者益用為詘夫為政可以取大吏當前之遇不可以得丘民去後之思可以致有力九遷之榮不可以儌無意一言之重可以貫虛聲于崇朝不可以永實譽于異代此其

得失多寡世必辨之矣先生諱鵠字某別號雲谿世為山陰人生正德巳巳某月距其卒享年七十有三初娶吳氏封孺人生女一適庠生何景賢繼朱孺人生子四長即大縉大學生次大統以明經第甲戌進士令景陵能世其循政次大綱庠生側室張氏生子二大縵大綺縉娶潘氏生子三昌言曷言女一適某統娶胡氏生子二法言巽言女一適某繼花氏生子某縵娶高氏生子三可言正言至言綺娶梅氏縵娶周氏生子某綱娶汪氏夭於先生不瞻其偉而昌其嗣可不謂既定而勝者哉是故叙其事可為官譜表

其人可為士型獨慚不轂直言不足行遠而先生固有自不朽者存異時傳循吏者其又誰能刊之為之銘曰

洪河天倒滂湃訇磤匪砦者石礴為中屹嚴冬冰雪凌玥摧擊匪喬者松疇獨秀植於惟先生倚山構負際彼昏瘃擽柄以傾大吏既偃小臣若崩以齊洪河冰雪峻嶒先生挺挺獨行其志倨百里長杭三公貴黑羖玄貙禁弗得梟發摘拊綏廼曰餘事休而懸車耶木之側垂三十春聛世弗屑邑懷其循朝思其傑芳猷穹碑百代攸燁曷啻碣石嵩松飛節諒哉循良

灼爚史牒矧曰天定奕奕後哲彼昏者徒腥穢萬葉

泰和胡直正甫著

曲江蕭處士墓誌銘

予昔為郎時同里蕭令尹來陵以謁選時都中覩其人璞身靖飭詢知為曲江公子曲江公吾先子宿與也益起敬焉嗣聞令尹嘗與教常熟而從兄教授式並時教江陰相去僅百里迎養曲江往來二邑間嘗秉晝舫倘徉倡和遂成帙集適七旬士大夫觴詠慶祝縉紳榮之予亦嘆羨既予先子早世未遠也今年予自蜀解文衡令尹以兄式所為曲江公事狀謁銘予曰是世誼何可辭按狀公諱籌字克猷號曲江其先宋大理評事德寬公由吉水之螺陂徙居泰和之祿岡螺溪自大理而上遠有端緒九傳至誥封工部員外郎璁是為曽祖生尋甸太守公集號半菴生邑庠生絢絢生四子公其季也公少敏有巨人志以詩稱邑庠弟子員天性淳懿不事華好平居務繼先志事父母善承顏色惟意欲為罔不殫心生事塟祭要不詭于禮奉母嚴孺人尤謹事伯叔父猶父也未嘗先以賢智訓子姪義方曰汝祖半菴公豈偶甲第哉乎其清白足傳也以故令尹與教授甫闡

時里人鹽豢德升公墳側又侵大理公塋公毅然率
子姓白于官竟抵其罪而墳無毀中年承　詔例榮
以冠服遂絕舉業行吟江滸之間意泊如也娶唐福
黃氏繼沙隴胡氏咸守公家範男五人長曰棨即求
陵附爵楚遠安以貢擢常熟縣水教事陞尹山東萊
邑次崑邑庠生次嶺例受冠帶次巖幹蠱克家次業
王府典膳俱黃生孫男七其曾孫男十一其曾孫女
二亞生成化丁未十二月初十卒嘉靖某年月日享
年七十有九孩卜塟于本里丁山癸向之原塟之日
六月十九之吉也嗚呼公可謂不作世德而奕奕有
貽穀矣于是乎銘銘曰
承先志不作豈曰其蘊貽後有穀豈曰其榮卜兆厥里
曾孫攸臘取步林林千秋萬歲誰哉侵

上林苑監署丞平溪王君墓誌銘

王君諱一覺字智卿號平溪蓋諱貞磬耻齋公仲子
也用王父命後大僕卿諱貞吉脩齋亦仲子少治易
嘉靖乙卯補邑諸生戊午為太學生辛酉例授上林
監署丞待次給假歸養歲庚午部檄當行君不忍去
八司親留家食侍脩齋公君平年乃後修齋公天年
下世服闋萬曆辛巳始謁選都下今年六月上林苑
右丞員缺將實授先二日暴病竟卒嗟乎始檄選
以親故不赴甫選而輒以疾奪且死其命也哉其令
也哉君體癯若不勝衣然天性剛耿不設城府見者
接容貌聆謦欬已覩見心肺矣既後脩齋公生能養
卒當大事無弗盡誠信而及耻齋公夫婦之卒塟亦
無弗如事修齋公者王氏出後能兩盡子道謂僅見
君上世塋為勢力者侵奪君奮發倒私橐協族人理
之族之人數萬指莫不指目君服其首義其它周邺
諸寠無為食銖無為室者凡若而人廬陵太學生段
某同舟疾疫從者莫能與君周旋其間不因人言自
便卒亦亡恙識者高之族里有爭君毅然揩曰若直
若曲若可若不迄無吐茹態以故善者悅其直即黠
者無怨也予雅遊修齋公公篤信古人之學君從父
貞菴從弟一俞世其業而又皆善予予嘗摩挲登斌
姥講業虎鼻龍洞之間君踵有味乎其言退自感發
恨得之晚告其族姻曰不學詎可賤斯人哉於是延
知學士訓其二子必隆禮際腆餽餉故二子亦蒸蒸
期上達衆誦君遺子以善不以金諒哉蓋君淵源先
世又嘗從其族祖南巖大夫學而浸潤者非一晨夕
故君之[illegible]以孝為根幹其趨義棄利如此咸非苟而

已也君生嘉靖壬辰十一月辛萬曆癸未六月十三
日年凡五十有二母梁氏封孺人前母熊氏周氏贈
孺人本生母郭氏娶張氏水部玉屏公姪女子三萬
眎邑庠生萬瞳業舉皆有雋才所謂燕燕期立達者
是也萬曜庶母出君方強仕即營壽藏於五十九都
剣角之原逮今十餘年驗視之吉將以某月日厝君
于斯而以南巖大夫狀來請銘銘曰
彼其之子絕裾呈身曾不如君郤檄臨門而留以親
猗其之子持籌課利曾不如君倒橐歷時而急者義
豈不悲哉臨銓告殞一命未歷孝實為之匪天攸抑

旅櫬既還孤櫬蕭颯義實為之匪人攸厄爰悲爰繹
貴弗以祿壽弗以世天定報覃有焓其嗣剛角之原
以延萬祺

楊母蕭孺人墓誌銘

楊母者楊仁叔母蕭氏諱曰重閨出南溪故相尚約
公之族父諱其陶號復素有行誼嘗出身濟公家事
寫上都拾金索金主還之主剖金贈謝不顧也而受
之服所至稱長者取周氏生母母自童靜重勤女紅
年十幾歸贈君贈君諱紹祖字善卿號集雲故相楊
文貞公六世孫以仲子義叔貴贈文林郎時大母王

孺人嫡君治家嚴密有濃度母方稚弱輒能躬勤六
右理中饋謹出納事事當大母意退食櫛纚服澣敝
無雜色大母憐之大母病母晝不安坐夜不寧寢手
調藥餌食飲亦無倦既大母病愈而母疾作矣大母
憐甚劇藥餌食飲亦若母事大母然大母故禁巫至
是百求禱禳涕呼天願留新婦已而母果愈乃竟以
產難不復起大母哭幾絕月餘廢家平時憶思訝其
子寅春曰爾不自樹曷對我與而母地下哉言訖涕
泫零下母宿嘗遺房忌祭輒辦以羞嗟嗟乎非母也
誠孝曷以致之故中外莫不悼傷曰孝婦逝何遄耶

時王貞稷先生倡學於家贈君為其甥嘗左右之子
得友貞稷遊於君君母事厲者仁叔游子門泣請銘
因撫其大者為銘以傳母生嘉靖辛巳月日歿嘉靖
六月十四日得年二十有四男三長寅春即仁叔母
所出也次寅秋即義叔第甲戌進士令東莞縣次寅
冬女一適上舍生胡起鳴俱繼母蕭孺人出孫男六
某某孫女六母塟清溪園某山某向銘曰
為婦無曰幼而孝靡不為母無曰歿而徹乳厚需樂
丘兮來藏衍千禩兮有邑

誥封周母王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諱某生吉木花園里右族卜世徙官臨川
世有顯人父二池翁其博物君子也早著聲邑庠間
每丘孺人夢仙女導從被九旒服下臨臥內遂舉夫
人夫人自童靜慧端莊方三歲時王氏一夕羅巨盜
闌入細甚會丘孺人病難遽棄皇遽挈抱夫人匿舍
傍委巷中幾不免矣忽覩兩紫衣人遮蔽亟不得見
既去丘孺人以語翁翁曰異哉此女之祥曷不爲丈
夫子耶吾門耶稍長嫺姆教勤女紅敏絕人翁爲擇
對適聞簡肅公前配夫人逝耳熟夫人賢爲懇翁特
篤遂許配歸時方齡齒歷夫人已有子女各一成舉

夫人鞠若已出先是公在諫垣疏請復王新建伯爵
忤旨謫太倉判後移宿州夫人始從宦時公家故窶
而操獨嚴夫人躬率績紡佐費常食脫粟半菽無不
忻忻及行每見途市中餓殍必令家僮予食飲或授
之衣願全活者衆既公叅粵藩遷憲司副使遊諸叅
婦宴會諸寮婦衣飾爛如夫人以布素列坐迄無怍
嫵意及公歷叅政方伯俱在閩中夫人未嘗一[illegible]
閩物故公獨以官望著稱上下丁未公入　覲尋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應天明年總督兩廣都重鎮
而夫人猶衣不完綵食不常珍自視不知有與庚戌

公以三品滿封淑人是年轉刑部侍郎出掌南臺頃
之爲南冢宰改南兵書夫人禁約內外如曩時立二
子膝下時訓之無乘時蹈機利濶若翁清德成若家
慶小子誠之未幾公以簡命爲左都御史掌內臺是
時權臣席勢攬魁柄順指諸大寮無弗應者然每有
關說建公公不爲應權臣啣公時時陰令人偵公短
長爲甘心地夫人聞益約束僮奴絕外交偵者連歲
竟不得隙於是權臣父子咸嚴重公不敢以私奸朝
臣望公若霜雪之獨有松筠也其賢者倚以自樹則
夫人之助翊豫矣繼公二品上績晉封夫人自夫人

之歸至是垂四十年篋中唯一鳳冠及袚袍其它無
希奇之服是歲前室子守謫選爲中軍都事夫人諭
誨至於泣下明年守感疾不起夫人痛哭逾數月不
解少間則謂公曰守不祿妾不若携幼歸理家政便
既歸歷數千里越百驛饒遺一無所受民舍隣婦走
女奴候訊會夫人仍被布素理庖事輒問夫人何在
夫人曰固我也女奴不謂然而家人喻之乃縮頸咋
舌曰甚哉夫人儉德固至是耶蓋是時郡邑風習稍
變閭閻咸以璣翠綺縠競高而夫人獨守淡約無嗜
顯家氣閭者嘆曰是效姜再覯矣一時閭閈修風[illegible]

之少息其歲公舉子位夫人聞喪哭欲絕者數矣族婦勸為弱孫計乃稍近食飲已而訓其子宜時舉公生平與古人行事督令熟習不則繼以聲色至宜納婦訓尤嚴久乃授以家政性喜周貧有叩為倒槖恐後待中外昆弟子姪有恩庚午冬夫人病偶作遂不藥病革執宜手訓曰若考宦中外四十餘年清德為朝野推高汝其勉承無貽九原戚言訖呼諸婦櫛髮甫畢端坐而逝時十一月十有六日也自其生以治壬申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二長即守中軍府經歷娶張氏次即宜天學生娶楊氏女二長適庠生羅思與守俱熊出幼適大學生李祖庶孫女一許聘庠生曾復亨夫人出也夫人生平閫模與公官箴家範相伉儷終始如一日今宜卜以其年月日奉葬某山某向之原乃撰次夫人行事蒲伏百里外泣血請銘丁予予往在都辱公知誨又其姻家中丞曾公予篤友也恒語夫人懿德為里中內則欽風非一日矣不辭而為之銘曰

翼翼簡肅握憲先朝有竊嗤侮乳虎雛鳥避羿遁浞如沸如蜩公獨正色式是百寮如魯靈光巋立邢挺彼狂雖騖猊靡敢騁群彥倚公如倚嶽喬行欲砥隤靡隙以招挾其媚司閫德孔昭偉偉夫人天植不佻勤朴且惠閫井世標甫傳而逝徽音則遷天胡埋之猷也秀翹我銘茲宅百世一朝

尹蕭兩賢婦合厝墓誌銘

某年月日歐陽子將改二亡室之塋而合厝之因手其事狀授親友胡子委之誌銘胡子曰是嘗閱予師所稱兩賢婦者銘詎可謝耶兩賢婦其一尹孺人諱瑞蓮出灌塘名族初母劉有身父松岡先生夢巨人履空昇彩幢張樂喧填降止其家就視絢爛金書有字曰尹氏瑞蓮已乃得孺人故名正德甲戌五月九日也年廿歸歐陽子又九年為嘉靖辛丑十一月廿一日以免乳卒年才二十有八孺人始至能期歐陽子貌榮名為姑執勤雖夜不休方未乳時會叢大父事勞晝督辦往往浹曙又喜浮屠法不肉食用是益耗憊臨絕泣曰吾憊矣死無憾獨憾弱孩累吾姑子二伯宗符邑庠生娶胡氏仲宗翰國子生娶聶中丞女生子念稼二女適京衛經歷王[illegible]子生王良懷孺人亡時歐陽子年未及壯卜繼室得蕭孺人蕭亦寧村著姓父時裕母羅氏以嘉靖丁亥六月廿六日生孺人名曰秀蘭行曰六娘戊[illegible]歸歐陽子雖

莊坤年撫前室子絶慈御下不施鞭箠咸廪廪趍令
乃產女女死而身繼之其前子女號踴索母啼甚由
是王姑蕭淑人姑康夫人□酸楚痛之翁文莊公自
撰文令猶子代為墓其言曰吾家其賢而不求諒狀
其賢矣夫歐陽子又雅為胡子誌曰尹性婉惠肅斂
給然咸仁孝儉勤為門內嗟恩亟長富室而咸恬簡
素並有丈夫幹蠱才而咸無自擅之意痛矣吾兩得
之而兩不吾偕今將合厝某山某向之原乃吾益思
悲焉吾家自先公以下非子莫悉也子其表若吾二
亡室事毋讓胡子于是系之辭曰予師文莊公海內

競相宗依恐後者也而兩孺人父之予友歐陽子學
道有文天下名賢相屬繩武于公者也兩孺人君之
符翰二子嘗從予予稔其國器也兩孺人母之豈當
時所夢金書之祥固在茲耶猗二娥兮儷德慰合窆
兮與與過從慶生前兮遇同篤後枯兮靡窮萬有兮
千歲偉封鬣兮隆□

誥封賀母周宜人墓誌銘

曩予交心泉賀大夫于官已而遘家嗣學史君觀奇
焉知象賢有自矣而其從父少龍憲伯則曰子嫂氏
周宜人乃亦有內則焉鳳陽賑饑之事此嫂氏盡也

今食其德矣萬曆庚辰月日　周宜人棄世去學史君
卜某年月日奉宜人從大夫窆某山某向之原乃躬
扣予山樊手憲伯所狀行事屬之銘予慨然曰不佞
習宜人行事舊矣矧辱世講義無讓按宜人出林原
右族父周長者某母某氏以某年月日產宜人自童
端淑長者異之數謂所親曰是詎可娩凡子賀大父
覺溪翁聞乃遂為大夫委禽焉年十六歸賀氏大夫
方業文弁髦生產家故匱宜人躬飭勤女紅佐家費
大夫舉甲午鄉書連上春官未第宜人始以親老祿
仕諷謁選為鳳陽學正頃之鳳陽歲大饑官勞瘁相

枕生者竊相啖以苟活宜人聞之瞿然而告大夫曰
鳳民至是即寒官奈何可坐視乎于是謀易粟人粥
之繼而粥者至數百人又至千人靡弗給乃盡鬻釵
釧及別貸累日夜所活至不可勝數至今鳳民歸德
賀公乃不知贊決自宜人也三年大夫擢令太康退
食從容諷曰側聞痛楚聲得無桁楊過乎願少寬之
録是大夫益省刑贖以賢聲著則又勸置側室張以
廣嗣生子女鞠若已出自大夫宦遊一切家務屬弟
而宜人亦以閫寄屬弟婦至妯娌姑姒咸能身下之
常容人所不堪大夫欲析已產于弟力贊就之乃呼

學史君諭曰非若母安能成吾志噴大夫自能陽令
遷守威州威遠在西徼外念二老親不忍行宜人勸
曰君受寄邊城乃不肯寬左足動者知非以違悼也
意者為二老親然歸覲二老親翔健善飯吾保任滑
瀡猶窺二老親肺腑戚君弗往往而得封章以償生
平其視錄錄膝下不尤快乎大夫感其言渭日行又
更為置側室王皆以往踰年大母病宜人偽旅床第
間至廁牏或躬滌浣月餘蓋未嘗釋衣而寢安坐而
食也深夜獨屏息稽首籲天請身代大母病革前宜
人曰若賢孝乃亦顧我它生為若婦如若事我今已

矣聞者愴焉已而大父繼病宜人毘毘心相語曰夫
不欲行我故強之乃有今日彷徨達旦以身禱于天
曰是咎在我願閔我身貸我翁遲父歸然大父竟弗
起鄉族聞者為酸鼻曰賢孝賢孝大夫歸泣謝宜人
曰微子吾罪戾難言矣亡何學史君登第初除漂水
令取道迎養宜人輒訓飭曰廉明若世業也若欲為
一身祿養孰與以一邑賢聲養若父故偃游吾雖
獨往行矣勉之已而果以上最擢臺史乘傳按晉許
于家宜人泣送牽裾曰往聞繡衣使蒞吾邦盱衡闊
已若摧山嶽矣止管蒯民命已哉願勿似之則又屬

從者到部中申飭戒暴無輕用重典即我日坐邸第
蓋五嵗不啻也學史君服膺名大起遷即以才御史
受簡督北畿學宜人又申飭戒無枉士如前語學史
君緣是造士盡力旋膺察舉為天下首冠隆慶庚辰
上覃恩以夫階封宜人宜人既鳳冠霞帔珠璨珮鏘
爛然榮也處妯娌間愈姁姁不勝衣適鄉閭旱荒宜
人曰吾昔不忍于鳳民今寧忍于鄉之人乎乃出學
史前後寄養百餘金悉令人買穀分濟里民負穀載
道競相呼曰宜人生我里有上觀橋圮久病涉潦則
漂溺不支宜人倒橐金百餘鳩工橋之里人為樹石

紀其事又橋槊岡田坊凡幾所一日郡宅火惡少乘
劫空其帑藏已縶在官宜人弗豫者累日曰是天災
也乃竟貸惡少勿問平時見寒餓者必謀與衣食病
與藥喪與櫬有急稱貸與應貧不能償者無論子錢
即母錢無問也晚乃取積券可千金火之其素所自
奉雖裼布粗糲恬如也病作諸婦慰曰家君旦夜且
至蹬曰憊曰無乃差使至耶已而果然人咸異之既
逝距其生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
鄉族悲慟有哭至失聲者咸曰失賢母矣嗟乎此豈
一食羨足致哉子三長一桂即學史君娶蕭氏宜人

出次某某出夫宜人因群然閨流也始未嘗書詩書
然為孝至欲捐身為慈活可千餘人則視世之冠緌
業詩書口仁義者乃未能以涔流潤澤尺寸者何其
徑庭哉豈非其天性獨至者與𢇁曰襄其夫穀其子
以有令名較論功德可不謂今之女儒乎哉銘曰
大車之將孰云翊之副轄其邪太濱之濱孰云啓之
開先考汸爵贈宜人抱潄孔多孝腸綠結慈澤汪沱
靈修天至靡事弗靡彼晃者儒慚莫肩何翊維夫子
如車斯載載以令名落維哲嗣如濱斯涵洛日化鵬
禮闈師匠高門鏡衡生生之德𦦨聞　帝庭

帝寵聡之祚徹崇闈京丘合璧長發其榮

亡妻蕭安人墓誌銘

安人蕭氏諱閏𡎸出邑茅園巷聡科里父碧池翁諱
傑世系行誼語具予所撰誌銘中母鍾氏生安人敏
慧絕出童時一日覩天門轟闢中有人冠衣偉燁翁
聞異之嘗呵譙富人弗與婚嘉靖癸巳先員外郎晴
岡贈君方為予卜婚而其友[illegible]公璜劉公元語曰婚
莫踰蕭氏女已而聞諸邑[illegible]陳公邑博廣濟
文公咸以屬翁翁遂委[illegible]賠君背棄丙申予
解服乃儗貿郭居畢婚時予策且宴先世無尺宅陛

丙二方祖母孫太孺人高年母周太安人孀居下六
兩弱弟靡為朝夕安人愕曰若至是乎予乃出授徒
安人亦漸鬻諸奩具佐給俯仰而自啗者率半菽閭
出木布應二弟束脩癸卯予舉于鄉連弗第往往糧
絕至浹旬咸得安人脫簪始見突烟甲辰蔡太孺人
卒安人手嫁時新衣為斂見者僾嘆生平嫺女紅節
縮宇畜有方繇是家稍起亦稍贖故田宅始還故義
和滄洲里偟偟樹門戶矣癸丑予仰祿教向曲丙辰
登第官刑曹以三年考封安人于是安人兩從予宦
耳熱兩京國服飾繁靡未嘗從吏購一珍奇物方分

宜甚盛居舍右書夜輜輳請求如響安人亦未嘗一
日強所不可蓋久諳予樸拙知弗可強也予少負不
羈既長折節妄意古人之學安人初弗懌已而習之
又嘗慕尚古文辭故予雖涼劣一時門多儒夫名士
車即舍中𨻶竭安人必力办酒漿蔬饌俾予得罄懽
以上下古今為愉快知予志意在也庚申予出僉楚
憲駐湖北安人侍太安人居衙舍尤能嚴扃鑰禔左
右故予得為所欲為無返顧知予意有樹也予既獨
身赴蜀乞休後起宦楚粤先後十年安人家居夙夜
織畨自喜凡予所有廪祿帛纏咸舉以拓産葺居比

癸酉冬予為太安人再號乞養歸視安人布素糌糲猶然句曲刑曹時四方縉紳青衿日見叩者尤廬安人治具不皇寢食有昏暮至者輒輟已飯飯其從既終夜而枵腹者不知凡幾矣獨族戚百口莫不誦安人慈濟狀曰匱告必粟餒告必食以葬告必櫬有急必應已予訊之則曰吾習子夙懷久矣吾豈不亟承之羌嗟予謂安人之終不懌耶乃其知予而置之也類若是丁丑偕予來太安人事僅踰四年至辛巳之八月遘病九月八日即長逝矣遡其生丁丑閏十二

月之九日得年六十有五嗚呼痛哉子一某邑庠士配西門張氏女一適某孫男四長士統聘江口陳氏次士紀聘永新環湖尹氏次士經聘本里羅岸蕭氏次士綸聘廬陵敖城曠氏孫女二長聘槲溪陳摠會次聘　今順卜以壬午子月厝于吉水張渡下流之龍家邊申庚向即予壽藏右方其卜兆始未詳吉水見臺曾公所為壽藏記中茲不述第述安人生平茹百艱與其蹟行大者用詔後人并實錄云

銘曰

峵峵乎挈青原琬蜒而西也水則縈其下沄沄乎導白下溯涎而北也山則挹其右君歸伏兮樂以宵寧尒子孫兮祜孔學

故太學生陳芙野君墓誌銘

陳氏自先代歷明與以文學甲邑中然未有林林嶽嶽如尚寶先生盛也于時從予太學君斯一群從斯道二三子咸以古文語潤色時義科第詞林而太學君尤工為左國儷人讀之誠左國也時人稱曰珠林陳區一鳳〻雛嗟乎盛哉太學君名恭字斯一以高祖正夫公從塔下徙芙塘遂取號曰芙野曾祖恭供未仕祖某以仲子尚寶貴積貴　封禮部儀制司主事行誼著里閭父某號東洲翁始業舉後倚封君業

取白氏獨生君君生而炯目方頰儀觀偉碩東洲翁奇之猶昔之奇尚寶而督課殷也稚之血其衣白孺人有慈辭君遽伏地請曰毋無慈父增兒咎卒礪力百之已而從其族兄僉憲公某學尚書時尚寶冠壬午解試名大起臺司推轂唯所請意引君游庠校君止口參必自致身進取不則非夫後竟以文稱弟子員君既優業舉沉酣左國復肆力往列太史淮南欄英噉馥鼓舞筆端邑令陳侯讀其卷驚曰是必嫺古文詞者非經生能並驟也自是爲深知當此時君女弟夫尹大夫仲烈以宏詞魁江介次女以夫歐陽文

翰文質咸斌斌與君並宗匠尚寶若犇峙然君屢弗
舉僅僅補增廣生初尚寶念君諷從近例入太學君
固不從已而尚寶忤柄家歸君適赴試逆諸南浦尚
寶復理前語君勃然曰敢不唯叔父命明年秋遂隨
部牒援例赴北雍行次臨清病作竟客死焉時嘉靖
丙午七月日也訃聞鄉搢紳士痛惜之君天性與家
法咸篤孝友翁嘗被訟君請代逮竟得直白孺人病
癰君不去左右藥湯手上不眠內寢者終母之身尚
寶中危病君侍疾晝瘁一如侍母異時有傳柄家欲
甘心尚寶追正嗜婦之罪語逮將及門矣君為尚寶

分晝扶侍逆使者于途已而知出訛言而君之為義
烈矣故君沒餘三十年尚寶言未嘗不戚噓沾裳也
生平剛直面折人過是非廩廩難犯然好與賢已者
為深分才識有餘地乃竟短世未嘗試一割以
殞豈不可重悼哉距其生正德乙丑十二月得年才
四十有九元配王氏文端公裔也繼陂邊楊氏子三
伯貞觀娶王氏繼東城楊氏仲貞願娶陂山康氏季
貞兌娶學後楊氏俱邑庠生女三長適龍太尹子某
次王某子某俱母王出季適蕭太尹子某母楊出孫
男六某某曾孫男五某某女二諸孤卜某年月日塟

祔尚寶塋右首某趾某尹大夫狀君行謂君存一
侍夕步于誌而嘆曰名哉後有過車必且式于兩文
先生墓矣銘曰
符臣咳唾闢璧圃手披琅樹列采擷庭堦一枝赤英
翹燕壁晉林難並數風流阮咸豈足言勳業封胡期
生覩白虹紫氣空連牛三獻不得成琱瑀已矣埋光
珠江頭奇種千歲產琳璆

處士蕭介齋翁偕配嚴孺人墓誌銘

歲萬曆甲戌六月廿四日里中蕭介齋處士逝里人
悼焉越丙子七月十一日處士配嚴孺人逝里之族

戚悼焉又明年為丁丑十二月之十四日諸孤奉處
士偕孺人合葬龍門大坪山首坎趾離少于九部手
其外孫國學生楊應翀所為狀謁予銘予不得辭按
予里中望族蓋推先蕭氏蕭氏之世自吉水螺陂曰
大理評事德寬始徙予里之祿岡九世至本賢婿于
胡氏生宜休公器用仕至廣東按察僉事子七仕者
凡五第七子道軒公諱瀾獨未仕娶栁溪陳氏實生
處士諱信字國和介齋其別號云處士生質絕群兒
十歲為文有驚人語既冠補博士弟子員會道軒公
下世母寡家累侄匆未久棄學而專脩封君業然天

性孝誠奉母昕夕定省歲時燕喜終母之世孜孜愉
愉如也每上觴退輒感思嚴父不得偕引滿飲痛至
孺兒啼族故番輒聯屬倡建祠祀捐貲先群衆平日
謹護遺書以誨諸子其少子頎則勅遣從予聞正學
方戒華縟訓飭不欲墮家聲自御糲糲而喜利濟歲
儉輒倒廩無難色邑中丈田議起荷推擇爲都長輒
秉公動人不敢奸以私里人到今稱平若處士豈所
謂盛世遺民者歟配孺人嚴氏諱明莊父敏齋諱悅
母曰樊媪自幼靜重協婦儀處士少多交名士費匱
率脫簪珥贊助恐後其後貲大起母則操儉茹淡紡

績字畜無殊疇昔遇妯娌臧獲宗戚人人各厭其心
處士素剛矜己者所械百出訟獄糾繳孺人既竭力
內應又數數贊爲之和解爲四被盜掌中裝盡去處
士無問孺人亦靡有難色晚相對益訢訢談者稱偕
老不衰云翁生弘治壬戌六月初八日距其卒七十
有三孺人生先翁一年辛酉三月初九日卒後翁二
年壽七十又六矣子四人長梧早卒娶萬安陳氏次
材娶歐陽氏次森初娶康氏繼娶熊氏又次九部邑
庠生娶康氏女四人長適嚴沃夫次適庠生曾一桂
次適羅重桂又次適故通政楊君載鳴孫男九人某

某某某其幼孫　　　初通政君之講婚
也翁嘗語孺人曰世非無貴乃楊君名德并允貴人
今來議婚復何言已而通政君婚五十日遽別甫一
年寡乃忍死不二今十又五年矣自非處士暨孺人
義方素篤其焉能致是哉銘曰
奕奕祿岡蔡綫世叢處士承庥靡裁而豐爰擬素封
逴逴處士姱修維義孺人贊力內周以彝繁祉孔饒
我崇龍門社蘭合藏後千百禩幽闡攸光銘與俱長

明故劉母張孺人祔冢予德蘊秀才墓誌銘

褰五雲艮方劉生德蘊者雪涕而告予曰炫母以嘉

靖甲子歲逝今霜露已十餘改而卜兆弗一吉炫茹
痛毋欲籲天靡從也頃侍家君陟赦原之岡睹其形
勝僉曰吉將爲母藏炫懼不能自見于世以報母于
是又泣涕衣退以狀請曰得枉先生一言甚幸既二
年爲萬曆辛巳德蘊復來徵言已負痾至歲之仲冬
月報德蘊亦逝矣予哭之慟曰德蘊方爲母卜兆乃
遂從母逝耶癸未秋德蘊父大學生鯉江君某以書
抵予曰將卜某月某日亡子祔母赦原之兆弁得
先生枉一言也尤幸予曰嗟乎予于德蘊曷忍無言
按德蘊狀母張孺人諱順娥爲橫塘大學生張名世

女年十七歸鯉江君越九月姑方沒孺人哭泣治喪遇妯娌少長咸有禮又二姒故巨宗紈綺珠璣競華也而服御獨[illegible]華會舅志齋翁某以上世故謫戍稽勾[illegible]官相去百里凡七易絡矣歲辦轉餉未嘗[illegible]族為頌以詩家故多僮奴間有非義之饋報以[illegible]之鯉江君雅謂孺人有丈夫識是[illegible]翃我生子三長炫即德蘊次某次某從稼稼母道之友愛嚴出入慎外交母令臧獲以褻辭諾不者必呵禁之故三子咸從義方攻詩書屢遊藝有聲郡邑則閫內之教篤也女一嫁為某配孺人終以疾大得年才

三十六族戚莫不悲之德蘊之從子也以丙子往來處予精舍之同人齋計四年奮欲以學自荷瞿瞿汰其宿習性剛直不能詭隨人意為舉業必精求作者意旨不襲故常凡從予遊者昕夕履舄充戶庭而德蘊識度其傑出云予亦奇德蘊終可入道詎謂德蘊竟舍予輙先往嗟嗟自德蘊往而予孫矣德蘊得年若干將庠若干年既不得志又早世其命也夫祖即某受學安成劉御泉先生為高弟家世行誼見予所撰墓誌銘中父即某有才識德蘊娶朱氏無嗣今以叔某次子某後之仲弟亦庠生娶東門朱氏生子幾季弟某娶橫塘張氏子幾次即出後德蘊女一聘子之第三孫士經嗟乎若張孺人與德蘊母子相從一丘壠間同為地下遊豈亦生者之悲而逝者之慟與予慟德蘊不後鯉江君故并為銘云

猗劉母之淑兮偷厥翁百里七冬翊彼夫子為壽孔隆猗劉生之慕兮秀厥躬植學績文爰奚顯親除命之窮臙臙赦原天畀其吉母子相從於鑠來葉榮光佳氣盤礴鬱葱

處士執菴王公墓誌銘

處士王姓旦名子湛字執庵其號晋太傅導之苗裔

南唐時縣金陵家泰和大學生敘可卜居西關之柳街六世祖子與國初徵聘不就與仲氏侍御子啓俱以文行名世高王父直少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曾太父稹封中書舍人贈奉訓大夫後軍都督府經歷大父休生志號慎齋是為公父母蕭氏生伯兄畀劉氏生公公幼警敏撰事多中慎齋翁最愛幸家政必諮嘗為翁爭論僱室竟得直而翁益奇重公及遘奇疾醫家見以為不可治翁思甚夜夢有語云識真惟有段先生俄而覺遽遽然夢也厥明候門有段姓者至自言神醫公果愈公奉慎齋以孝稱伯兄累

雅有調度公卽事靡有失意初慎齋翁寢疾以至太
故公侍病治喪一切如禮性最儉朴雖世祿後卽一
布袍服之屢歲月無斁庭訓諸子孫純用此道其操
執若不可拔故以執名其庵公接人恭睦族獄敫生
平不毛舉人陰事居常有言夫人既不幸有不美吾
從暴其短何心哉公産埒封君然遇責力不足者悉
折券示弗用素慎疾往往以經驗奇方藥人人以此
德公誦義無閒言會外姑塋地未善發視繁蟻公手
為除蟻而加綿帛如故其厚類此公美髯面頳玉偉
然丈夫絕肖先貴人素尠病人謂公當永年嘉靖丙

午二月倏足不仁公計盡無可如何卻藥曰天之亡
我我何藥為嚴命諸子擇日治服斂匠事立諸子訓
榻下毋墜先人時有南宮士李君日守者視公疾公
笑曰恒言過半百非為夭余卒年順即不諱已安之
明年五月旁死魄正首丘距成化戊申十月初二懸
弧凡五十有九載初配雲津大尹松鶴劉公之子生
三男長霄次齊又其次霈繼配凰岡蕭子先公卒五
越月霄耆貨殖娶某氏霽邑諸生授儒官娶某氏霈
初仕留京庫大使至梧州府經歷娶某氏孫男女子
蓋林林多未爻也孫淵渙等將以某年月日厝公于

某山之原以公子壻詹事府主簿歐陽君狀來乞銘
銘曰
公生仕族而封君是業公承世祿而布袍自曆有類
隱者公執儉約而施及近惇公濟人藥而已固自卻
有類逵者吾何以知王氏之世昌哉驗其積厚而流
故長

康東汚先生偕配胡孺人合塋墓誌銘

子邑嘉隆間有詩人康東汚先生諱恕字求仁其先
匡氏至宋避太祖諱改康傳至伯瑀為泰和州學司
書子克俊始家邑東至十四世仁安早卒妻陳氏以

節著 詔旌其閭今康氏城居者咸節婦後也先生
高王父宜順贈御史曾大父弦敘官至僉事大父文
秀封評事父諱紀壬戌進士為南京大理左評事母
王氏以乙卯如月之二日生先生方越十歲大理公
卒於官先生隨王孺人護柩歸室是時家四壁立㷀
西隣火出依外家村居者八年刻勵治經書與曾松
山封公雙溪蕃蘇均研席莫逆交然先生獨負奇質
有敏才補學官弟子員遂以舉子業高一時非其好
也曰今士多白擅時義迄不知慕古此無異鏤脂爲
能久故自為秀才輒博綜群書作為古文詞歌吟攄

官刻就奇藻全涌盖不屑近代亟欲方駕兩漢上書
法王趙邑大夫臺山周公賓禮訓子鍵筆役擢進士
有聲而先生以嘉靖壬午以舉於鄉己丑會試下第
卒業南雍于時文名著公卿間渭野呂公整菴羅公
雅稱其詩文逼古念菴羅公尤服其詩謂選躁頗謝
律頡頏高岑乙未繼祖母羅孺人卒以耿身承重獨
當大事無弗嫺於禮家貧食澹然喜烤脩矜名檢居
舍縮斂縣門不百武非公不曳履辛丑猶南宮其妹
壻朱芝山督學慨曰以公之才乃竟左一第豈命也
夫力勸謁選授福建漳浦縣令漳浦届山海民雜鈍
廸險且囂甫下車會造户籍均賦役能力汰積弊以
公平服四境訟絕干請篤意學校首尚行誼而廉慧
溢閭閻閭民議生俎豆之顧以直己忤直指使枉論
罷歸令浦誌云康公博學好古清介不阿未究厥施
讀者謂實錄云既歸翛然故儒生舊廬甲隘苦市喧
力不建從山樊先是圓龍洲之上有別業乃攜子姓
讀書其中臨池學書悅益工暇必挈群從燕笑雖一
豆觴盡懽又時引諸文士倡和若廣平郡守曾二濂
中丞魯原二公不敏直歐陽生文朝至則未嘗不提
手相羊樂而忘人間世也已乃鄉歐兩文莊公劉晴

川先生相會青原雲津間輙命駕往往則相與究析
羣疑曰吾乃今知學之尤樂所貴力行先耳生平手
不釋卷虛己好善見人一字之勝輙揚不置口與廬
陵吳滄州君爲文字深分詩歌力相埒出處亦符或
謂二君子咸彛淵明風致而先生爲勝云所著詩文
稿若干卷配胡孺人出義和世族直從姑也外父樂
善公以弘治丙辰三月之望生孺人孺人端嚴純明
歸先生適宴輙鮮奩裝脫簪珥佐家無難色夙夜瞿
瞿躬操作凡閫以內取裁縣片言決中外斬斬無敢
佚家節若中饋烝嘗多手辦賓從日填而內供必旨
且時故先生得肆力文學適然無內顧憂者則贊助
力殷矣蓋孺人繼室先生先室楊有子誼方五齡孺
人撫摩不啻己出後乃得談悉督以學凜若嚴師焉
事羅孺人誠敬踧踖雖稱於人也必曰賢孫婦處妯
娌族屬閭里恩意咸隆篤晚益勤治生衣疏食耦造
不自德提撕子孫婦咸然先生以隆慶己巳十二月
八日捐世甫一月而孺人亦以哀病不起蓋隆慶庚
午正月十四日也長男誼娶批源蕭氏繼南富王氏
仲談娶冠朝鄧正郎孫女繼大岡郭氏俱邑庠生咸
有文孫男六公望庠生娶二守李文溪女癸卒公器

娶太守曾二潭孫女公朝娶太守梁少岳孫女公賜
聘寺正王荼泉女公亮公寅女四一適庠生蕭九韶
一適庠生聶挍一適庠生陳懋家一適王悅臣曾孫
男一雲翰女一適高㟨楊大經諳技戊寅年而談又
獨當大事以今萬曆甲申年十月二十九日合厝於
觀音山面卯之原屬銘直直憶捐髮時辱先生引與
穩語孺人無以九子還今皓且錄錄靡能報稱銘豈
敢謝銘曰 逸雖先生文雅天植醫能吐英千夫辟
易顏謝古風高岑近律如操龍困西盪東擊陽燧之
精夜光之璧價大售艱竟宰巖邑近民政猷儒術緣
飾才豐命儉名窮身抑返服龍洲世味如滌泛宅浮
家藥欄花榭高朋唱酬羣從絡繹一觴一詠與化無
極先生之黎五柳是匹姚也如翟內則孔翊後有式
者必曰此明詩人之玄室佳氣鬱于子孫奕奕

衡廬續稿卷之九終

泰和胡直正甫著

族祖順菴公墓表

於戲世孰不知貽子孫哉贏而僅籍不如樸而義方肢而糜庾不如瘠而詩書何則義方在則可與知趨詩書事則可與有植也若予義和近代累葉迄無豐產惟幸抱樸善義務治詩書自予有識以來觀記曾祖行若愚菴公洪南園公教此二老者皆近無懷氏民也祖行自謙齋府君以下則有樂善公行福心田公仰耕彝軒公昌德最少為順菴公其樸而近義咸足以護持元氣維植家範為盛代醇民順菴公諱鍚字仰祚即南園公冢嗣也少負義氣非公正不發憤以窶遊東粵為下賈時城中豪家有逆僮盜百金餘匿公舍中公執之僮願輸金于公以遁公曰吾豈以金易義乎卒白其事粵人至今高其義不置口越數十年稍羸橐有羨貸人不責重息服食則仍與最下者埒平生非禮聲色未嘗入耳目事南園翁務得歡心有疾藥湯親嘗嘉靖癸卯翁卒哀毀骨立殯祭稱力要不詭于禮母陳孺人孀居生事葬祭一如翁禮歲壬戌例行丈糧邑侯楊公畀公分任其也鄉鄰咸

訟服之三族議修譜建祠皆曰各族非無長者惟順
菴公端謹諸凡監督請都其事數年不少倦族人莫
有以私議者時舉家約推公爲約首長公率以正又
能堅忍不憑氣族中萬指莫不唯公聽鄉有㮄灘陂
灌兩鄉凡都宋中元末五姓築陂吾胡氏其一也至
是陂圮公與衆姓鳩力修築兩鄉利賴如先世焉末
年二子不祿公力教諸孫萬曆丙子次孫袞補邑庠
弟子員公督從予問學一時學博縣侯稔聞公高義
爾弟子賓公鄉飲又因八袞欲以例榮公冠帶公皆
固卻曰不尔則吾且入山之深矣庚辰伯孫冑甫授

徒東粵夜夢大雪見公夢中囑以人道大端遂歸時
五月之三日公尚健飲不日輙呼諸孫示弗寧趣治
後事又戒以立身立家語語畢告終正寢矣實五月
十日也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八十有三祔葬西岡
南園公塋左某向配長龍張孺人生子二長某次匡
群娶蕭氏孫四長即冑甫娶某氏次軫甫娶卒次即
袞字箕甫邑庠生娶某氏季𡡉甫娶某氏曾孫某皆
群後予嘗觀太史公言閭巷砥行立身若斯人亦豈
易視哉彼蘇辭臆祿與阡陌萬鎰之夫尚林林藉惄
崔圍谷不足以當況布褐士乎以公所標執行事獨端

且知義終其身有裨族里焉允哉其閭巷醇民夫以
曰不易視然吾所述數君子者其後皆能毓雋治詩
書安知天道不有在耶吾故表順菴公墓而三致意
焉

贈監察御史慕雲楊公墓表

公諱紹祖字某邑楊文貞公五世孫也先世具史傳
暨諸載籍父諱思旻白雲其號故公號慕雲初白雲
公遊道日廣叅客死泜中人睥睨公孤且孱謂白雲
後將落也而公則日夜泣恐墜先人緒既長聞舅氏
武陽王先生講業龍灣之閭公師之聽其言瞿如也

一時龍灣子弟自以篤實出公下母王氏拮据勤家
栞卧病不能治産公壹稟令而後敢言行事藥必嘗
乃敢進是時太母劉春秋高而王又向依外王父居
公知王所以觖觖如有失者凡以劉故則迎劉來並
奉之會劉七十公日爲擊鮮倫膚上觴跪祝又集諸
里婦置酒大洽而劉始驩甚其年公舉今侍御君王
抱侍御君弄之膝上以嬉劉曰抱孫抱孫而劉益驩
甚久之王病痢且劇又不欲醫來公曰柰何束手以
從母命苟能獻海上仙方者不難千金已乃果得秘
方而王竟起及劉病公無以異乎侍王病也先是劉

予修少子視白雲公稍後其視公如之公誠孝似
劉雖心而劉卒卒愛之視猶少子斯益見公式公白
問學以來日窺古人行誼歲時伏臘雖瓜祭必敬而
尤嚴于祠墓白雲公初塟清溪以形家言刻日改厝
會有言日在大火之次不利已諸公曰吾憾不旦夜
安吾親也寧事異日亦寧有火墓者式趣啓棺果見
蟻公且泣且詈曰幾敗乃事畢事三日而廬室火公
竟無悔其篤於養生送死類此公嘉賓客又不倦然
諾一旦扣門有急必應或乞錢於公不給則乞諸人
以應之而不收券書至人負之勿問也里中往往誦
義而族兄通政公亦曰是且類我公既晚尤勤誨子
知御史君之頴脫也乃日夜程督君學大要重先世
清白故君以甲戌成進士始令東莞課最贈公如其
官既登御史臺未幾月即擧去秉銓大奸天下咸誦
文貞公有賢孫而莫知慕雲公式穀之為力殷也公
於是家 恩改贈某道監察御史元配南坑蕭繼大
遂蕭贈封咸孺人有丈夫子三人長寅春嘗從予學
南坑出仲即侍御君今為浙江按察司僉事季寅冬
咸有文女一適予族子大學生起鳴則皆大遂所自
出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七葬今
某山某向之原侍御君謂予故好也以墓表請予雅
聞侍御言人子欲論譔其親之美當如畫史傳神則
庶幾其子孫仰瞻者將見之予深有味其言雖然俾
畫史者未逮親覩見其形容則能彷彿未盡也昔者
吾武陽先生抱道士也公嘗學于武陽予得因武陽
交雒公以予之鄙為公論譔而表著之者豈獨彷彿
哉好曰文貞公以四朝元勳光昭于先後嗣若侍御
君又以直節鳴天下公上承下啓而媲脩若此公誠
可表于世夫

龍池劉公墓表

余往在都下友人麻城耿伯子蓏指海內同志必稱
其邑友劉君師召因得習君先子龍池公茂行隆慶
庚午余視湖廣學與二三君論學齊安劉君在焉遂
手耿伯子所為公狀曁大司馬劉端簡公銘示余而
謁為墓表按公諱光字德厚麻城河東故有黑龍岡
劉氏世居曾祖王父而下陰行善公少敏治春秋以
諸生高等舉正德庚午上春官不售嘉靖丙戌毋老
謁選授茂寧別駕甫下車能決屠刷誤殺傍人者如
律遂以敏練著稱確羅二邑獲盜出官兵誣服者移
成獄于公悉平反之初執成案者始不悅已乃知公

無它腸遂反相得自是旁郡有疑獄爭質成劉別駕
者尋巨盜殺守倫官兵亡他所莫可執何監司檄公
擒捕卒用奇計縛二首惡獻當事者獎以百金公悉
頒諸用命者郡守復用五十金相勞公還之府藏曰
吾分也敢受上賞事聞闕下下本兵論公首功而公
丁何安人憂服除補廣州府所屬連州二水洞巨盜
叛服不常時且薄城聞公先聲乃悉歛迹聽繩束不
月餘而境內平視篆南海大豪數與民爭洲田莫能
制公至爭所著為令甲曰已納賦者直不者曲豪乃
帖相率勒石記之公素彊直廉峻廣故多珍貨而公

澹然歛以不善脂韋失督府意調柳州會安南有與
檄從勅使往勘問既至夷皆輸服不煩一戈是時公
已構疾遂乞歸先是公用廣州判奏績進承德郎贈
父母如官歸自柳州杜門謝事非公不見邑令日與
熊司理某者徜徉吟咏有塵外風致鄉人稱河東二
老云公悃愊不脩喜怒不見與人處油油然居常魚
朴糲飯疏布意恬如也其家範可世世法邑大夫欽
風造廬扁堂曰耆德有大事則就問公忽謝世卒之
日邑博黎君大鵬汝寧人甫至聞同僚宦吊未知吊
公已乃拜于墓曰自公去吾汝且三十年吾汝尸祝

之如一日孰謂大鵬至是邦不得奉色笑言未竟逌
然淚下易簀時立仲子等床下訓曰吾年將及耋何
憾若第能俾余與程太中同遊地下死即瞑目仲子
即劉君師召氏也公有丈夫子四伯某邑庠生先公
卒仲師召仕至松江府通判叔師皐亦庠生季師啓
嗟乎公望仲子等遠且大仲子果淬礪躬行自厲于
道居官政教與俗吏異指卒偕楚侗耿君柳塘周君
發明孔孟宗緒世因君益信學君蔚為醇儒善成公
志公所遺固不庶幾大中同流者哉予以是表公于
石不辭

行太僕卿進階嘉議大夫月川王公墓表

昔吉水羅先生文恭生平慎許可雖貴勢人百方不
能繆得一語之褒惟黃陂月川王公來令吉水文恭
睞其循廉則為扁其堂曰清白又為對語有生我桐
鄉期君清獻之詞一時覽者謂公得重語不啻榮袞
自非實有其事其烏能致之時吉水方行丈田公必
與文恭講求行之卒不為屬邑故樸而文公與民興
革條教法令不為鉤距境內大治已而遭旱癥禱雨
輒應又賑濟有方所全活不可數嘉靖癸卯予時領
鄉書出公門下公因語曰吾政無它長惟晝極耕犁

夜不閉鳴犬足矣然公用是一不為表襮故知者希
三年陟為南戶部主事毋憂去服闋補北戶曹出理
密雲糧餉協謀督府擒虜有功蒙　恩賚白金拾兩
尋遷郎中督邊儲先是宿蠹蝟積公悉守令申月成
歲會遂絕乾沒之弊擢守保寧公至會採木令下亟
為調画夫役迄不至擾又嚴束黠吏力禁民暴豁雪
士冤弭蒼昭巨盜民為樹古閬遺愛碑士為著無二
手石說人為實錄辛酉陞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訊
黔國之毒解黎副使林衆議之誣御史始猶難之公
奮然曰若是則寧褫吾官吾焉能誣人以媚人哉御

史竟不能奪壬戌陞甘肅行太僕寺卿居三年遂以
疾請致政歸既歸絕不口時事暇則以圖史花卉自
愉予昔兩持楚憲公未嘗以事干既晚課孫以文日
色知也隆慶改元　覃恩晉級嘉議大夫秩三品萬
曆乙亥春偶疾竟弗起得年七十知者謂公位與年
咸未獲上躋以為公悼予嘗觀古之傳循吏者或以
縣令或以郡守不必其官或以一事或以三載不必
其時若公則令守操若画一而先後若出一口古人
所稱奉法循理可以為政則公之謂也公所為顯與
壽者固不在茲乎矧公臻上大夫之階登古稀之籌

子孫三世又斌斌足繼也而固曷少哉公諱霽字汝
明月川其號父某以公貴贈戶部江西司主事母熊
太守知女贈太安人配余氏封安人先公卒子一化
熈太學生孫男一師曾亦太學生曾孫男一嘉元化
熈以予習知公屬予門人熊生徵斐越江踰湖歷數
千里請表公墓嗟乎此予分也曷敢以不敏辭乃為
首揭公吉水保寧事以俟傳循政者考焉若夫公之孝
友質厚則有家族鄉閭之口實存固沒世不諼也茲
不具載

確齋處士墓表

吾胡氏自仲祖承先大夫緒業以富厚甲閭右其後
多匱約雖詩書纓組相繩而約自若迄無陵栗穴金
之藏然家世負氣仗義又動朴不事侈靡即窶極亦
能以纖嗇逐時致積屋取充衣食無至餒絕而有義
舉即爭奔走焉視里中數百年間富厚者屢興屢仆
而吾胡氏亦自若故不以貲著而以完稱若吾確齋
處士則亦以纖嗇致積屋又不獨充衣食已者也處
士名厚字仰堅父靜軒翁法母陳氏以某年月日生
處士自其少已有心計能忍嗜欲時節縮勤蓄播不
遺餘力又嘗從靜軒翁遨嶺表行子母錢不避艱道

貸人競趣之中年致有盖藏然處士喜信義一然
不肯自食又恂恂謙慎觀其體貌恥不勝衣然閭俗
義即無不踴躍于時兩鄉興求仁之約吾胡氏亦故
有家約而從吏後先之者則處士力多也末年數樸
猶故不一御綺靡訓其子素無廣田宅素守其言到
今不敢違生平自以伏義惇信履謙守儉四者確乎
無以易也故自號確齋郡搢紳大夫士高其為人咸
有文叙述處士行事具悉嗟夫使處士非質有是四
者載而行之則無以居享而致斯譽也故觀所享而
知仁義亦諒矣哉處士以某年月日卒得年若干子

二某某今子素以某年月日奉處士塟某山某向之
原乃微同邑尹大夫十洲君銘其墓而屬族子某為
表之夫人飾情矯行可欺遊方而不可愚里閭寂言
令色可媚里閭而不可範子嗣處士逝幾何年矣而
子某急義後利獨斂如捐陂金輸社穀助構求仁約
寓出力不尠是非處士遺訓懿範而孰使然哉向使
予族人行皆處士則古所謂安其居樂其食時吏不
至呼門可以幾矣予故叙而表之用勗夫嗣處士者
益勸而成乎

兩封安人王母張氏墓表

十七越舞象之年起諸生交恭泉王子王子少予一歲
已先遊庠有聲稱矣既予先受室而王子踰數歲乃
婚予鄉沙里張安人與予室蕭去舍許睦若
姻娌歲時問訊織道萬曆辛巳予室背棄張安人抱
哀甚今年癸未之夏六月乃安人亦相繼逝矣豈相
為期耶悲哉張安人諱某父遇自號清溪居士正德
戊辰進士煥其族父也母蕭氏以嘉靖甲申九月十
七日舉安人居士相攸耳王子名拔意妁者聞諸贈
公矢齋先生遂締姻焉年十六歸王子時嘉靖己亥
念九日而明年庚子大比王子亦以是日掛榜列江

省第一人是時劉太安人治家嚴勤衆處安人少婦
難儕乃安人折節自女紅外旦夜不自休躬親臼爨
習庖劉始憂憂乎久乃便焉遊刃若盡一蔦諸姑姑
已心賞之又能先意承順無弗姑是悅劉太安人乃
大愉曰少婦誠賢而安人未嘗一日自伐其能居妯
娌間誽誽如也贈公病肝贅王子迎國醫供糈恐後
越歲如一日劉太安人晚病怔忡易恚安人益俛俛
候伺弗越寸晷既沒哭癖痛曰操習成我語未嘗不
濕衣也乙未王子謁選歷吏事告受校官得華亭華
亭士習稍稍異鄉邑王子每朴其不若于訓者安人

兵每諫曰子無以鄉邑卹也惡羲慈于子舒王子爲
怵然聽之繇遷國學寓禁城東北凡客訪自西南來
者十里而還王子必延留安人具饌必時必腆雖僮
從腹不逮犒它家多不爾客以是知王子有賢相後
轉大理亦賦于時王子有審錄要責之命偕安人南
旋丁卯　莊皇帝改元覃恩明年冊立　東宮安人
再膺封典翟冠霞帔族戚交榮而安人固退然一若
少婦時自家庭至孫屬畢行頗能絕甘分少有急必
應貧而適與償不足券者置勿問其自御蔬食飯布
恬然王子未五十自解官安人無不從吏晚年喜佛
晨夕禮足歷二紀無懈視藏獲不忍加撻撫妾媵迨
無倚意以是中外咸誦安人賢如出一口無不祝安
人遐算閱及孫曾然安人竟病瘵弱又鬱鬱爲孫晚
遂逝得年才上六袠豈其壽不以年而振振繩繩者
已逆覩身後矣王子慎遴窆所獲四十八都下龍門
洛坑虎形其向以是年某月日安厝乃自誌壙內而
屬予表墓外且曰安人益友也予耳熟安人閫行良
然王子諱泐字尚瀣號柰泉以大理寺寺正致歸予
一袠庠生有倩才女二長適予友歐陽子子斯敬亦
庠生安人出次聘康太尹孫某側室李出予猶憶歐
陽子與王子及予相爲替婚事如昨朝然今歐陽子
夫婦與斯敬久故而予室又偕安人同往于乃爲詳
其事如右蓋既可述而猶有可感者存

新創吉水龍家邊壽藏志

胡子以萬曆癸酉上書辭廣東按察使歸養丁丑周
太安人終寔邑東之鄭家原牛欄丘背距贛江八里
許胡子服除益抱痛遂謝當時跧伏山陬九十霜而
年且六十五矣于時配蕭安人亦棄去方難卜兆友
人侍御賀文南君以壤讓蓋在吉水張家渡之下流
三里許曰龍家邊山脉自青原蜿蜒歷數崇嶂爲雙
峯逆奔踞江而止贛江走其下其右砂逆抱而成案
案內水左旋若螺旋乃出江江外特朝即婆羅山若
冠蓋焉青烏家而勢爲卯脉申庚向宜又狀其形曰
伏地獅交曰下山蜈蚣交稱吉胡子乃令子順塋其
右厝蕭安人遂自營壽藏居左方而親友觀者矜紛
論于胡子曰先生之營是也亦蚤矣胡子曰嘻君何
覩之晚也夫有生必有死古之賢聖唯以朝聞夕可
爲難而事詎可免昔司空表聖既豫爲壙又引客飲
酒賦詩其間謂曰吾寧暫游此中哉雖然此有數存
非予能就避之也予纍然從[illegible]以講學青原

人自見山崇嵬若頭顱矗矗下其旋有塚人曰此窟
家塚也詰晚以語門人鄒子元標鄒曰夜中王君某
亦為先生卜此壙王與鄒俱吉水人也已而君至諏
之良符今此壙隸吉水山脉乃果自青原山發也豈
不異哉雖然尤有異焉去歲之春予方淵小舸謁先
太安人墓于牛闌立取道龍家邊聆而躡其山足已
心卜斯壤矣然先宿夢予邑龍西華先生以物見畀
晨貽此壤諏之為龍家邊有龍姓者宅其左又半里
為西華觀心益自奇以其地遠置勿問乃不知侍御
君之謀即斯壤耶豈不尤異乎哉人之視生死大矣

乃不知生與死以遽歸藏之所則皆前定久矣而君
果何嫌又何蚤之疑為觀者亡以應於是築之冀如
臯如貴如其友蒙山陳子為題其額曰泰和義和里
胡氏佳城胡氏上世繇醴陵轉金陵徙泰和之義和
里胡子名直字正甫始號廬山子嘗游衡卜隱未果
而所居據衡廬之交既晚稱衡廬耕雲老農云胡子
少孤年廿六始慕聖人之學乃從學歐陽文莊公繼
學于羅文恭公三十七入仕今且顧老矣而又稔瘵
莫能大樹以光斯道有慚德焉然自信惟朝聞夕可
日有孳孳死然不知死生之將代乎前而又況世之

榮辱毀譽乎哉所著有胡子衡齊八篇詩文若干卷
高祖哲賓授訓導曾祖阿極祖行恭父晴岡府君諱
天鳳贈刑部雲南司員外郎母漆田周氏封太安人
生子三長即胡子娶李阿巷聯科里蕭氏即蕭安人
以今年仲冬十有八日安厝右穴生子一即順也孫
男四士統士紀士經士綸胡子以龍家邊去舍七十
里而遥乃獨詳基事著其本末用祈于知言君子以
詔来葉作壽藏志

泰和胡直正甫著

少保趙文肅公傳

趙文肅公諱貞吉蜀之內江人字孟靜號大洲宋丞相趙文定公𣏌其先世也公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人呼天童又曰公輔器也年十五讀王文成公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以自求之同舍生方沾沾程舉子業非所好也嘉靖戊子領鄉書竣走謁故相楊文忠公里第文忠延語稱曰是將為社稷器吾兒慎弗逮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

飈忽若是遂無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是雖治安策弗能絕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因感恩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陵遲頗惑方術遂疏言敷求真儒以贊大業數政見之不懌公遂與同志友尹公臺徐公樾敖公銑等切劘不與世比踰歲謁告歸蜀邑士雲從乃為發明大學致知本訓西蜀士浸知有問學出此嚮上者則昉自公也二年出與

冊封事再謁歸三年復出教司禮監同脩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未幾三謁歸又三年復出始與內廷供奉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其於聖門性道之旨蓋蔑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由性不明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教為訓大意以天命本然者即良知也此萬事之母百行之主習識雖蔽不能滅其明習氣雖累不能害其真是天之所命不容人偽焉者也為性率云者以之為則不失其度焉也自一念至百為感應自一身至家國

天下皆則於天命不失其度則道不可勝用矣為道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夫以萬有之習日馳騖以求勝其欲則天下之日入於亂不難矣于是有聖哲出皆歎人反己潰之習以脩道而復性也為教諸士聞者憮然有立志汰習以求復性者若濯而新是歲為庚戌公嘗語當事者曰虜將大入盍為防禦計已而八月之望虜果闌入古北口內蹂通州進薄都城公乃上虜計破虜疏請急遣官捧 詔激勵各軍嘗許開楨軍令凡獲一級賞銀百兩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可否日

中莫有發一談者徐公將取簿二署名書之公獨出
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入
城要索不已即内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
有退虜奇畫公曰爲今之計頗爲請　主上出御正
殿下詔引咎録周尚文之功以厲邊帥釋沈束之獄
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
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它無可爲計畫者
上已偵知公言手詔輔臣嚴嵩曰趙某言是第不當
及周尚文沈束事命下嵩公壯猷陞左春坊左諭德
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未有督戰

事權可統攝諸將以行者也公亦先以是請于嵩嵩
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者素銜公與相齮齕而并心
之故既不與事權即兵曹一護卒不可得于時虜騎
充斥公獨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咸
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咸奮惟趙國忠
一營駐沙河聞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次晨入城被
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事權督戰已撰有疏草矣
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
趣既不果獨以宣諭事畢奏上　上怒謂公領銀未
覩措畫第爲周尚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遂落

職謫廣西慶遠府荔波縣典史然一時海内識者謂
公主張國是大義凛然令邊塞不開國勢日尊者皆
公力也公至荔波久之總督軍門張公岳檄議經略
公行遂便歸省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京吏部
文選司主事未至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禄寺少卿遷
南通政司參議先是嵩已嗾吏部推公藩參因　上
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陞南右通政是歲以賀
萬壽入都中明年陞南光禄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
執政言大工後作不宜以提編加賦爲第一義嵩見
大忤又三年乃陞公南戸部右侍郎時公已聞外艱

歸矣辛酉服闋得　旨改北戸部右侍郎然初非嵩
意也抵任　上即屢遣代祭示眷嵩滋不樂亡何有
建議薊州增設戸侍一員職督糧以便練兵嵩遂以
屬公意在出公爲異時遣坐計且召公初詭曰是行
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
公徐曰今欲戸侍專管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
二運已皆有職掌即部中催與出薊州催何分添官
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戸侍出
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嚴遣嵩請告　上遂手詔
次相徐公問薊州事次相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

吏部尚書楊晉埋為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益
公而詆林侍郎嫉其親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遂并
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
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
公汝楠逆而問學公遂列為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
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意一
之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庄嘗為諸生復申
致知之旨又為講說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大要以中
即性命即天然之則也而後儒乃不指言中為何物
至以為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
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最痛曰 先皇知我

隆慶改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
府事補修實錄副總裁官會有言登極幸學祭酒坐
講當預擇老成醇德者攝之遂奉 旨以原官暫
掌國子監祭酒事是歲八月朔 聖駕幸學賜坐講
禹謨之后克艱章 上見公闡發有指音吐儀端大
為感動垂問知為先朝新起用臣益喜動色乃命充
日講官稱祭酒事賜賚有加先是北虜陷石州公以
與執政數議邊事稍忒乃求補南禮部尚書既行御
史李作儆南戶科給事岑用中等交章言趙某才德

居啟沃之任可以格天心贊治本不宜置遠地適
上顧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有年大往南京去者仍
令日講吏部遂題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
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階資政大夫贈祖某
父某如其官時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
張家灣公執不可曰往年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
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之側哉况燕薊乃戎馬場
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三
千教鳥銃識者謂為得算頃奉命教庶吉士徐顯卿
等三十人仍充講讀篆修又命代祭 先師孔子為

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賚無虛日時薊
鎮奏脩敵臺幾千座公以為徒費無裨戰守欲因講
語中力言之語具為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邑懷去
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篤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大
學士同諸閣臣入輔大政既辭不允一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第近朝綱邊坊弛廢臣欲稍身任事惟陛
下主之 上色益喜于時 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凡
再群臣謂自臨御以來未嘗有也翌日 御便殿手詔
閣臣謂公已有年嘗同任閣事又輯勅令中貴捧詣

閣下咸出特典公已註門籍不出矣先是大同邊臣
或有棄城失機事為巡按監科道官交糸而閣臣未
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元年山西失事酌治不宜含
默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為是遂註籍　上
閣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聽乃復出仍上
䟽乞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
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令兵部仍循四議
閣臣俱出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矣
上以公忠誠亟慰留之是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
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中猶以將才難得題

復　上姑兩解之然一時銳意委任亟欲閣臣同心
共理寔近代希覯事公益感奮明年庚午遂上言遵
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其畧云我　朝內外御兵分
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
握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
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
五府兵也正統末年營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
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
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為賊將仇
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

以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
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　成祖分
營之意向使鸞遲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
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為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
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閱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
歲春秋校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
熟紀律之嚴緩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
成精銳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於閫外事畢則繳勅
納印歸將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
轂下有數萬精兵隨所用而宜矣奏　上稱公忠謀

且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
兵兵科挾前議大同功罪事遂蜂起異同乃至朝更
夕改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贊理機務仍加太子
太保是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事方欲挾權寵制諸
臣意假公為分諸地故推公兼掌都察院事已而本
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
求退䟽中誣公主使公既辨明且欲付法司究問贓
私以糾官邪繼兩上䟽乞休　上一稱公忠直任事
一稱廉直老成宜副眷倚勿再辭的日間授從一品
榮祿大夫散官賜蟒衣鸞帶寵賚且增然公歸志已

決乃上給假田藉送死不允拱尤啣故相徐公欲
以重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　先帝所去
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用超擢死者贈官廕子
無乃仇視　先帝為無父無君之事又引弘治閒彭
程事欲有以治之閣中擬票將如請公拂衣起曰若
是則將如宋時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
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
是忿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為徐婚家
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
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公

當秉筆而自院至閣遠拱遲公久不至既至又未忍
遽書拱遂代書徑擬以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
兩立弟厝火未發爾亡何宣大督撫王崇古等奏俺
荅孫把漢阿吉等入降議處置公預語輔臣李　公春
芳曰此亦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
是公曰大約浮言謂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
年每年邊餉數百餘萬何年無釁豈在納降是閑廟
謨今惟當從閣中詳覈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亦制
虜機宜當令督撫自善為措乃同改票如公言亦那
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當此時朝議紛然虜求封

貢邊臣進退維谷獨公與今輔臣張某力主其議亟
令王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
叛人趙全等九人者易其孫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
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
失助公為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為拱
嗾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贓事抵戍後齊倚拱
辨復力擊王都御史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
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熬寢不得行拱懷怒思欲
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降出公曰是將倚法為
報復計非所以惜人才成聖治也　上疏請止之拱

聞即上揭謂有成命竟不可止公曰此既出朝命吾
不可不與共事遂赴吏部偕行考公執筆有給事中
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
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
奪竟從公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次骨
業已嗾心腹給事中韓楫者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休
且曰願　上惟臣放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
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侍　祖訓下
不失諸臣之職掌命下以公屢辭遂允暫馳驛去時
上雖倚眷而拱恃故邸舊講交通中外亟謀逐公

天子不得自持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遂叛人趙全
等獻俘禮成　上以公與議㕘一子其中書舍人明
年春公抵家舊㐲門及舊遊高君拱等咸請設教聖
水寺公亦之立誠巳而報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水
漿不入氣鼔成嗽疾乙亥遂杜門辭後會講第作擬
述二通移諸門人内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
通各分二門内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
曰宗通内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
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
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

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
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藉勒聚一處以俟來哲是歲
十月即閉局編述乃為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畧曰
身居臣子之地每懐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
出世之願迩來垂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
肸列隨文㸃㪷各就部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於
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於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
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詳公内外二
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嗽疾復作輟編丙
子正月疾良愈作詩貽同邑馬君其示所詣亡何子

左府都事昺柱自都歸省公喜甚携展先墓宿墓祠
發德遂絕口家務醫來卻藥勿用自是斂目淵嘿至
三月望端坐甍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一日
諭祭褒揚誥贈少保謚曰文肅天下士大夫識與不
識聞之悲嗟公孝友天至從揞髮與弟顧吉自相師
友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
雖百千挫不回稍激勇退倬有鳳翔千仞之志至其
問學淵源上探羲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娑
違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亦希古之博大人哉
將與天地精神往來遨乎其初荀楊諸子未足窺其

與也海内士業文章者爭高模擬公負特操不襲人
後而博辨雄深瓌瑋變化如出溟海起神龍不可端
崖要歸于道所著詩文子昺柱偕門人恭其詮次得
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

胡直曰予異聞公訃率爾長號遙以病解及讀公行
事年譜又未嘗不掩卷涕下也夫公兩當巨奸若麾
壘然亟欲以一身横塞其衝雖以　帝眷勤篤終弗
獲安其位亦勢使然也况欲行所學耶然公之匡救
獮拂斷斷行其間其功豈下握衡者哉予往卒覩公
請曰吾儒能兼二氏二氏不得兼吾儒以吾儒與二

氏有全偏之殊且夫性一也吾儒惟盡性故能處之
有則雖經世未始不出世也二氏止見性故特終于
出生雖出世未始能經世也是吾儒異二氏者罔在
盡不盡之間而全偏繇分也公曰不然夫二氏咸有
爲行豈獨出世而不能經世哉今觀公內外通典都
部序即嚮面談語予何足知之予何足知之雖然予
見今時士喜攻二氏自附孟子距楊墨例不知楊墨
非孟氏莫知距也即蒐瑣黷墨知分宜者搦筆動舌
類多攻佛以着所爲曾不當佛之奴隷而反自嘵嘵
不可悲哉彼加忮害于公不亦宜乎以是觀二氏雖
稍偏然而害天下不在二氏而在功利諒矣諒矣不
然公曷以能卓偉昭揭提出斯世若此而分宜新鄭
之徒蒐瑣黷墨貽詬百代乃若彼耶於乎

宗伯尹洞山先生傳

洞山先生尹氏諱臺字崇基吉永新人也其取號以
居左有石山空洞故咸稱洞山先生云母劉太淑人
夢神人餽美珠白髮始有娠大父夢神登中堂而生
五歲受小學誦至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語作而指曰
至言也聞者異之甫亂倚父少宰公某司訓吳縣棠
巳慕故相王文恪尚書劉鈇衲二公心自負束髮又
隨往潛嘉靖元年公卒于洪哭幾不生居喪如禮以
孝聞戊子舉鄉書明年入南雍名震白門乙未登第
肅皇帝御覽手大夫列十二卷者命與一甲並梓行
世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故相顧文康張文忠二公屢
簡先生文與內江趙公更相推稱二雋云貴文憲公
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
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勛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爲力解
諷令造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脩乙亥奉命往諭楚
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一切饋餉及覲先生
儀節迄不敢言餽事使竣登衡嶽窺金簡上祝融慨
然思禹功而詠歌之追尋朱張軼步剏倅建二賢祠
辛丑充會試同考試官癸卯請乞終養三年劉太淑
人卽世又哭幾不生旣襄事猶將食羅大宰鄒大司
成兩文趣宮贊羅文恭數勸勿滅性始肉戊申除舊
官乙酉同脩大明會典庚戌復充會試同考試官策
問及重臣權臣　上覽亟取臣鑒録賢姦傳有覽爲
之感動繇是稔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
望而不相中者進執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
惕吝以好言而中心怨次骨矣國子缺司業序得遷
會趣公新起復高梁歇先生旣分俸助又詒於嵩曰

趙宴甚司業有衙舍馬皂頗先趙嵩咲曰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督六舘生首在端習所奬拔多為名士辛亥以舊官兼翰林脩撰回坊專理誥勑先生曰是所謂代天言也故其言鬱為古雅不為偶儷咸寧侯仇鸞新柄兵請互市陰實輦虜欵以欵之鸞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馭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鎜曰有如上怒逮君柰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壯之卮酒會鸞先伏逆誅錄入 上覽摘策中數事咨問嵩

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為對乃令蔭臣世蕃介劉其置酒䜩席致求婚語先生覺確辭之以是怨曰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年陞南祭酒嵩舉卮酒曰何以別不穀先生從容請曰楊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願相公勿貽 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退為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觴之王曰頃有王生也貞者亦云王梁謁嵩以請嵩諾而曰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有決謀諸鄢懋卿鄢持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內稍知王楙楊竟莫知出先生也甲寅過家見邑士五科弗聚會文廟火乃

相邑西廡署從之稍百金贊厥成自是登名天府者橋起是年艤舟玄潭期鄒文莊羅文恭二公及郡指紳士無遠近咸集盡攄所學諸士喜曰得先生斯學其益昌乎滋任首華與齊廳宿蠡太學諸生欣欣向往遽改北道三茅時鄉士胡生直為句容學諭挈邑登焉決日慨然諗曰吾嘗以新學與言說解躬行適歸頗有觸于鄒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屢屢不數則又喜曰學在吾郡因重相易過京口又期武進歸安兩唐公再訂學抵京獨與宗伯歐陽文莊公講磨無虛月己卯 上諭嵩進忠謹文臣二人供奉內直

意在先生嵩乃以少宰茅公恭及先生名進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召見上於簾內指曰前行者狀元後者學士也二月特傳御劄令侍郎尹其代拜祭孔子蔭臣以金花綵帶一輿一賀曰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鉄吏禮二部惟執擇先生曰上不以其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法名捐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 莊皇在東宮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 上弗懌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為蠢無所之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為不舉孝慈録乎中不禁民間服內生

子語乎嵩用其言以對上釋及　莊皇即位首闢先
生左右莫言或誣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為國大
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　上命同閣臣餘姚李公主
會試事録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擇之語時
上方脩玄每疑群臣心誹以為不經乃諭嵩曰丑臺
言自養自擇豈以朕為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
詞多習為玄教語而先生止言玄德或逮青宮字皆
拂　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同寮有
欲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髼臣構蜚語誣先
生忽旨從中出指謫先生曰某受朕簡任問安于曹

光着嚴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御史名也詹
事府缺先生應推補又有與鄢懋卿戚者賄得之鄢
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為都御史乃為相門傳
語客耶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察與太
宰王公黙陂惟允大司馬譚公少宗伯殷公方面朱
君薛君為郎時以與嵩有郤部欲罷之有附嵩者部
欲庇之先生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會次當祝
萬壽節既至　上降温旨賜銀綺後念舊直之勞出
内帑緋熊衣一襲銀十五兩賜焉嵩迎上意故欲留
北乃竟復南乙未三年滿詣闕進階通議大夫贈父

祖如其官適南都營兵變上下危疑甚先生昌言曰
有李侍郎在徇鼠輩不足慮也已乃果然李蓋豐城
襄敏公遂也詔舉邊才先生首以王公邦瑞曹公邦
輔胡公松應薦後皆起為名臣癸丑陞南禮部尚書
故事教坊司供應公曹長及臺省諸司先生以非典
裁之是時新政府與先生及趙公皆疇昔同志相翼
已而以事與二公異議黠者構蜚語間之丙寅秋先
生將以南尚書三年赴考御史王某乘風遂誣奏沮
其行奉　旨為民然有識者知為讒中相與愕曰清
朝乃有是耶而言者亦竟以是取詬　今上元年詔

起原任不允所辭介行與親族決曰吾感主上知遇
出即還耳未幾再疏乞骸骨遂歸先是嘗割腴田三
百畝入社倉賑復歸乃別建鳳西書院又割田四百
畝給來學蓋先生早極崇信象陽趙泰和羅文莊公
獨至中年因有契於大學知本之旨最與鄒羅二公
語合晚年益以明學術為首務譜書至老不倦為文
槩主六經而體裁一準西京蓋自廷對已然詩歌儕
建安天寶聞典辨四方謁文者充户所著詩文及永
新志凡若干卷暇則偕田畯野老談咲或乘笋輿棹
小艇夷猶江畔觀者不知故上卿也已卯秋感疾既

華無惰容晨興楷坐瞑目而薨年七十有四先生忠孝大節文武才猷碌言讜議著天下耳目而卒未柄用于世有識者重慨之

胡某曰吉郡昔綮甲第盛勛節乃若儒學則與自正嘉間蓋蹟偉無前矣于時有子邑羅歐兩文莊安成鄒文莊吉木羅文恭永豐聶貞襄永新則有大宗伯洞山先生相與下上羽翼絲四人謂吉郡後伊洛而盛豈不信哉直最晚出恒繆以文字謁先生數倒屣焉及丙辰乃出門下方文場啓彌封時先生目睢睢佇覬有直名則為析躍揖謝房考者曰得士得士蓋

先生為國憐才推轂海內士為世名御者不鮮若尹秉衡劉顯武士中錚錚者耳先生亟為引重不遺餘力曰世所需也先生豈私樹人哉伯子絫籃其文與直子締媾因屬狀先生行事不敏狀之又娛文莫不足傳乃著其大者為傳視狀不能十之二三猶概之耳

給舍事齋楊公傳

始予為諸生從歐陽先生于海智古剎則獨與楊事齋公相切也予時綠綠舉子業徽纆文義牢甚事齋公故簡嘿語出則能剖膠解拨發歐陽先生意旨沃吾黨腸或問曰知行果一乎公曰非令強一之蓋本一爾即若紫陽訓窮理則先居致此謂一耶二耶況予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咸未嘗先知非弗之先也行即有知知即有行故曰本一已而偕之南宮同舍生多駘宕騖為滑稽不羈予亦時遂槊視公慙慶若起然雖戲弗虐閒出莊語則滑者之意也消公素練事負濟世才吾黨有疑事咨公輒不太繆私語予曰今欲天下平非盡汰虛文敦縟儀必不可昔者晉弊於清談六朝抵唐以浮詞弊宋以空言弊吾俱今時之以虛文弊也予一時心推益友則未嘗不屈指公公諱海字汝容號事齋少師文貞公四世孫上世語具

史志中父北渠翁某負才累不舉期在公公壯穀脩擢龍饑不自下為諸生時邑令數抑挫之翁大不懌乃督應詔入大學因居歐陽先生門友四方士相淬礪者六年舉順天庚子鄉試丁未第進士觀政刑曹日讀律不厭大司寇試假如同儕多倩吏代草公必親製曰此皆職業也既官行人承命護費文通公柩歸葬故事喪家重王人謝必金幣而王人亦不以金帛嫌公至視窆畢即登舟趣解纜雖一蔬[illegible]也久之復使瀋府鄉厥方醵金餞公公竟[illegible]同鄉勞之曰向行何疾也公曰吾慶歸無[illegible]取騎

賤耶其先後翛然不滓若此公故有肺病不時作踰
歲授工科給事中識者謂公古道素抱當時志一時
褒譽挽鱗臣濟時艱表見出流輩者莫獨望公未幾
肺病復作竟卒卒之先日告親友曰天下事公等勉
之又曰吾年已四十有七過顏子多矣無所恨獨家
大人未有馳典徒飲恨爾又索筆作書寄別翁迄無
亂語觀者曰觀於死生之際而知學之重裨人也聶
貞襄公哭公慟曰楊汝容孔門狷者嗟乎若孔門狷
者豈易及哉子二伯子高州貳守其有才識世其業
手公行事屬予表諸墓予病未逮也病間乃為傳傳

公巨節軼事俾世知狷行大都云其世系生卒則有
聶貞襄林太史所為銘表在

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靜菴耿公

傳

公諱金字宗秀別號靜庵楚黃之麻城人也公屬黃
安先世家浮光賽山里勝國季國寶以才官摯仲子
必安占籍幽燕伯子必順奉母周氏徙麻城三角山
居之自必順公至大振處士凡五世皆業善處士欲
以儒發家弗克遂丈夫子四人公第三少穎敏嗜學
乃處士欲未老而傳則以家政委公公後舉今伯子

中丞中丞稟內美長有脩能公庭誨期以遠且大者
不猒傳一第致顯庸以是中丞六通四辟嚮往古聖
賢之事蓋自為諸生而已然矣中丞為諸生時所至
無前邑令延禮異等里中有劉某與盜同名直盜亡
逮劉劉晝無復之公故習劉良民陰諭中丞以曾參
同姓名不殺人言之令釋奉幣駿馬號上壽公忿
然作色曰吾命孺子生若以君非盜非盜以責報報
我我將盜魁媚家吳童子才乞公屬中丞受知令中
丞敬諾後忘之吳復得高等德公公曰汝之才乃爾
孺子何與郤謝幣公先世故豐貲至處士稍落公發

然不淄非分即一介不取大都若此類者未可更僕
數嘉靖己酉中丞未登賢書隣人子彭某先登公曰
彭子故親暱彭登猶吾子登也壬子報中丞舉者至
公擁篲自若中丞既第進士為侍御史迎公都門見
中丞日與其友泰和胡子某南城羅子某偕諸君子
相從問學公喜而笑曰茍人人可聞道也勿以我耄
棄我自是駸駸乎究問學大旨適然一以澹怡神而
尤斤斤嚴於禮法之程義利之辨一時京師大夫士
咸謂公有李初平風而益多中丞薰染有自公思東
歸令太宰汝陽趙君中丞同年進者也趙方用司徒

郎奉差還汝副車載公偕行趨後見今成都守叔子
曰若翁以侍御史父所過州縣致餽即一[illegible]一[illegible]若
得嘆焉其介如此我抄前聞中丞奉直指西夏之命
亡何改南京督學使者時邊官走千金請公為中丞
關說者叱之出徉入以紿秦恭人曰此可取乎恭人
怫然與公意符公曰業已麾去蓋嘗子耳已而中丞
迎公白門與中丞往來者皆同志士公最敬重史君
桂芳以為古道則令守嚴事之踰年天子封公御史
中丞已拜廷丞又踰年得在告凡八年隆慶庚午中
丞為故相新鄭見銜謫西粤公聞曰自吾子以封事
批逆鱗吾固知有今日何憾辛未守初第進士公猶
然業時權[illegible]態癸酉　今上即位中丞再起晉遷尚
符璽奉命使魯歸省公曰魯夫子之邦得幸奉使吾
子勉夫是歲公以守計部最封也守主事乙亥中丞
遷中執法佐院事而守且郎比部未幾秦恭人下世
明年公八十中丞奉公山中躬執爨以暢歡當子舍
彝鑰間公為燕喜有加公好明農中丞率候以服田
公杖往觀聞田歌益樂瀰瀰當此時耿氏父子若不
知人間世有何樂可踰也戊寅　天子以中丞填撫
入閩公聞命曰吾父子居畎畝若將終身其若今命
何中丞疏辭其執柄者終不得上欲再疏士大夫曰
與子之際公方震懼聞者天王仁聖不期年而璽題
崇秩未有涓埃報乃茲疆場大役閩方多故需君節
鉞于斯豈得晏然自適已聞有警報至公乃強中丞
與疾入閩受事閩人卒食其賜公於家報時聞閩人
得中丞始安堵益歡悅見須面已邪　上兩宮徽號
得晉封令官公三承命御錦綺無貴人態公方日
夜走書中丞督報　主而忽微寢疾遂捐館舍得年
八十有四公天性儉樸醇厚以外慕喜施予不欲毛
舉人過失恒以德報怨雅善引義解人忿爭既病猶
趣裝嫁族中貧女峻節婷脩雖一言動若中繩然卒
之夕神識不憒楚人蓋稱儒長者云中丞守皆名世
仲子某季子某孫某某咸飫聞是道宜與中丞同年
同志海內號最能脫形骸相切琢期翊于道視公伯
叔戚也中丞自聞候代不至毀絕不幾生病間乃能
屬門人建業李君登撰述公行事冀得直著之篇又
不欲為揚詡以庶幾焉觀公之生氣俾少抒其鬱結
某於是上下李君言著為傳以傳又用憫孝子心嗟
乎某昔者親奉几杖飫醇炙樸亦于姓近之尚今
某有揚詡非所當非所謂脫形骸相切琢者也然則

公雖未仕宦而實後先宋之程公珦其人蓋昔者稷
公二子實産黄陂黄安乃割陂麻黄三邑創成後世
安知不俎豆公配程公為黄安國故哉不然何予嗣
之肖又何地之近也後之君子盍以是覽公焉

三才子傳

三才子傳何傳予邑羅夢傳陳良敬羅鵬三子也三
子者予夙友予悲三子蚤世又不偶于時然實軼才
詎當使湮没不少概見耶故為述崖畧傳三才子云
其傳曰

羅夢傳者字良弼世居邑東禪巷德安同知子理之

後十歲擅舉子業未弱冠業已博通經史搜羅百家
稗睨古作者軼轢邑令濮陽呂公巽之舉補博士弟
子員是時學士家方喜模左傳文夢傳曰是節短而
氣弗鴻砲乃獨喜為先秦西京體雅推高賈晁子長
曰三代以下大文匠也為舉子業至論策掀摅所蘊
下筆汪洋卓詭文彩爛郁迄不為晋唐以下語連試
督學使者驚服僅列高等分宜令山陰陳公博雅士
也嘉靖庚子與外篤得卷二一為胡某一為夢傳曰
是足以方駕古人矣並薦弗録恚而語曰將背為後
來者冠夢傳以書謝陳公其大畧曰夫葉公好龍而
真龍至則震且彝齊王好音而九部奏則惓且[illegible]
以二君者好其名弗好其實抑靡有名賢魁哲相後
先故也是龍與韶未為失遇也今也有名賢魁哲先
之矣而見聽者猶若二君之彝且聑則失遘未有若
今日者也雖然夢傳測所原矣且夫絃鈞湛盧世知
其斷蛟剸犀也夠有薛燭為之游談然韡室夫浼不
足屬目則越王將貽輕之矣奔宵逐影世知其一日
千里也又有造父為之騕裊然而轡靶銜勒不見其
飾則穆王中道舍之矣何則人情非獨好名乃又好
其名之贋末則古今所稱希世神物又曷所借賴以

行于世哉雖然世之靈修偉夫抱其席珍有以自腴
不虞失遘唯虞失所知于名賢之門今夢傳蒙知于
名賢左右者既馮𡶶矣則今日雖萬被擯落終身弗
遺于世奚以戚為弐舅氏都給舍曾公雅謂人曰使
夢傳得志則伯仲李何何有哉然竟不舉以死得年
才四十生平與故通政楊君載鳴同學齊名既歿載
鳴哭曰悲哉世不能外驪黄求千里也君寧得遇耶
搜其遺文以予宋卿等幼不能緝藏覓不可得傳其
業而著者今蘄州守同邑胡汝礪其外則今禮部侍
郎莆田陳某是也

敬者邑珠林江口人也字仁甫先世出柳溪父
昌嬉舉進士為華亭令良敬生絕敏十歲讀五經日
誦至十又五葉十七八時從父華亭聞江左徐廸功
嫻文辭祝允明工書唐伯虎工画此三人者稱東南
奇雋絕藝也心慕嚮之乃時時輟舉子業竊倣三子
者之猩力能追之乃自寫蟾宮圖及為賦贊巡撫秦
公秦公讀之驚曰子異時必獨步文苑矣丹青曷足
從事是時良敬獨喜六朝文且曰六朝精麗莫踰王
融劉勰若江淹上建平書此特下俚語耳而世反登
諸上選不既左乎既歸與羅夢傳胡某一見莫逆嘗

與某同舟約口占為賦良敬矢口至數千言不竭試
録之輙可觀某大異之因相勸為東京以上文良敬
大喜遽曰吾與子當彎膂為弓交射于先秦西京矣
已而屢不舉則以書抵某曰古今人有能有不能若
良敬今日則可能不能者也世之祖盧皇氏者捐家
而宅太清休糗而飡太和驂駕九陽稅于赤將氏之
原此謂良敬不能則誠不能者若乃抽世儒之末緒
纘将士之落英醞釀為舉子業此近日弁髦童子類
多能之文類以是纖第蜚聲虎視寓内士此豈良敬
誠邪能哉子知之乎夫舉子業非必欲橐宇宙攬萬

彙而為也而吾以橐宇宙攬萬彙求之非必欲濬墳
典攬百家而為也而吾以濬墳典攬百家求之夫鑽
木者不操錐而操龍淵捕鼠者不策貍而策蒲稍終
必不相為矣故曰良敬可能弗能者也後某折節浸
為古人學以書招良敬良敬謝曰是亦豈子不能哉
顧言者越飛兎而為者不蹀躞蹩則吾亦曰不能可
也某謙之曰是亦所謂可能不能者耶良敬竟咲不
從久之挈其從兄文中登匡廬絕頂覽彭蠡退讀書
白鹿洞感李渤朱文公之遺風慨然悟曰若吾黨豈
盡在科第詞章哉嘉靖壬子始領鄉書又屢不第辛

酉赴試道淮心動悸曰吾念老父得歸侍足矣返棹
抵儀真遂寢疾竟卒年四十四良敬生平為鼎應文
不自惜好事者獲短牘實之不啻拱璧族父昌積有
海内文名哭之曰才子才子天忌才耶

羅鵬字日表邑浩溪人其居近歐陽文莊公宅少學
文于公承旦旦教讀五經左氏傳通其大義既長又
讀荀子老莊董賈韓柳歐陽三蘇皆精熟叩之可誦
終篇為舉子業雖日試十目一目作千餘字咸綽如
也少同胡某游庠又同舉癸卯遂為莫逆已又友歐
陽昌廠若弟昆論文貴意勝客有傳李空同薄韓蘇

六爲者鵰會然曰是豈知文者之言哉即如賈生治
安策爲千古絶特豈專以辭哉以其承秦之後能言
教太子易風俗禮大臣偉然有三代遺意董仲舒三
策咸流自心臆可以翊道晁錯公孫弘皆傑然非苟
言之者與司馬相如枚皐鄒陽等絢爚辭句間者不
可同年語矣故謂西漢人文爲爾雅近古者以是若
韓退之原道原人自今日誦者熟爛故人多易視究
其先則賈董子長恐亦不能鑿空創說若斯其當也
蘇子瞻之文章大尤熟爛亦尤易視也然其間如中
庸伊尹留侯等論應詔策畧策別等篇其旨皆能推

道法斷國是後之論治者稽焉即賈董子長復生不
能絶也何則以其色象雖若異漢而其精意則漢儁
也故謂此六七公文足起衰繼漢者以是它若韓之
送二王秀才送鄭尚書韓重華等序蘇之明正日諭
稼說遵花漏銘清風閣記又它如歐陽子之序廖氏
文稡秘演詩送徐無黨等篇曾氏之序戰國策梁書
列女傳禮閣新儀各目錄等篇此文皆發天地之秘
閫六籍之微詞澹而理腴言近而指高凡多然倘未
逮至如李空同論道與事要不出晚宋末議疥癬其
音節粗其辭句模擬秦漢間俠客狂態策士口吻緣

飾而損益之乃又木彊之命玉之瀾碎裂非江河之
淩古人有云若正言則人人知之矣其間皆韓蘇所
不屑乃曰薄韓蘇不爲豈不誣哉予是客不能難而
歐胡二子聆之大省退取六七公文讀之喟然亦始
知讀六七公文有味乎其言也鵰窺不揚喜詠諧善
謔引滿謳發音寮喨如蕭管士大夫始以貌易之及
決談讙爭覩狎之已而病卒短嗣亦無遺文可採錄
識者莫不悲云

論曰三子之生咸在閭左右蹤其少已敏辯有文采
豈不稱一時才子哉昔文考子安咸有著作流後代

以時無經生時義繫維其奇逸故能摛藻以傳若三
子則繫維之者梏矣寧責著述哉予邑上世人文不
可殫知　明興劉尚書王竹亭昆弟又陳海桑蕭正
固以逮楊文貞王文端二公咸遠為端緒爲一代文
宗而其間布衣居多弘正嘉靖間歐陽侍御雲少宰
鐸宗伯陳尚寶昌積尚寶稷兄工曹德文曾廣平雲
康諫湳恕曾靈璧洋尹合州宗武次第以文起而布
衣則時有劉公鴻及蕭輝氏頂者楊通政載鳴歐陽
工曹紹慶咸踵脩先哲之業其間天資卓絶則遜三
子而三子又以布衣終甚哉才難而才之出乃不俾

傺然者享爵祿壽考與鳴　國家之盛上躋諸大老
相映照豈三子者修短局諸命限抑一邑之分數固
使然哉悲乎予負三子迄皓首固陋無能有植以藉
甚斯世靡足為三子者表予慚矣慚矣已未予寓都
中夢陳仁甫癯然麻服杖而拜予乞文予訊曰為親
乞耶為自乞耶未荅竊而報仁甫已客死予雅欲為
三子撰述會病未逮今聞仁甫于柩又淪逝矣而良
弼子宋卿既長甚欲得予銘之予不皇銘比自愳晚
暮終不逮也故傳如右其它若亡友歐陽生昌曾君
于乾咸有文采彬彬則別有稱述茲不載